#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 集部第三四册目次

古文快筆貫通解四卷　〔清〕杭永年輯　清隆文堂刻本……一
明文英華十卷　〔清〕顧有孝輯　清康熙傳萬堂刻本……一〇一
幾社壬申合稿二十卷（一）　〔明〕杜騏徵等輯　明末小樊堂刻本……四八一

# 古文快筆貫通解四卷

〔清〕杭永年輯

清隆文堂刻本

山東省圖書館藏

# 古文快筆貫通解四卷

〔清〕杭永年輯

清隆文堂刻本

山東省圖書館藏

## 古文序

古文曷名乎快筆也仍余時藝之舊名也其曰貫通解奈何葢本諸朱夫子云嘗讀大學傳論格物致知之理有所謂表裏精粗全體大用必窮極其至乃能豁然貫通於一旦微獨格致也閱文之道亦然文體多端有情焉有理焉有事



焉有詞焉每錯綜以出而呈其機趣或用不一或勸焉或懲焉或誠焉或托焉常隱躍於中而使人感悟理爲事障情爲詞掩則表裏不能貫通知其勸而不知所諷何事知其懲而不知所托何言則精粗不能貫通必也見影知形窺骨入髓使作者之意了然於閱者之心而後脈絡融通文心貫徹焉余因取幼所誦習諸篇察其表裏辨其精粗詳其體用爲之解說而暢言之遵先經始事而題之前有解焉奉後經終事而題之後有解焉復推廣先經後經二義而題之內有解題之外亦有解焉題之所有解之題之所無亦解之正解之不得則反



解之直解之不可則曲解之解其表而亦解其裏解其粗而亦解其精解其體而亦解其用不極其隱微而便前後貫通焉不止亦可謂解前人之所未解矣冀讀者由此而豁然於一旦云

吳門杭永年資能氏題於與稽堂

古文快筆目錄

洞溪陸費錫大勝氏鑒定

吳門杭永年資能氏評解

山东省图书馆藏书印

同邑□自道鼎臣氏叅校

卷一

東周文

周鄭交質 左傳　曹劌論戰

楚使對齊師　展喜犒師

燭之武退秦師　晉知罃對楚子

穆叔重拜鹿鳴　季札觀周樂



仲尼論政寬猛　晏子論梁丘據

○召公諫厲王止謗 國語　○叔向賀韓宣子憂貧 公羊傳

○王孫圉論楚寶　○荀息不食言

○虞師晉師滅夏陽 穀梁傳　逍遙遊 莊周

卷二

范雎說秦王 戰國策　顏斶說齊王貴士

樂毅報燕惠王書　漁父辭 屈原

西漢文

過秦論上 賈誼　治安策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五帝本紀贊 史記

項羽本紀贊　孔子世家贊

蕭相國世家贊　晏平仲列傳贊

孟嘗君列傳贊　平原君虞卿列傳

屈原賈誼列傳贊　游俠傳序

卷三

東漢文

王命論 班彪

後漢文



前出師表 諸葛亮　後出師表

晉文

陳情表 李密　蘭亭記 王羲之

歸去來辭 陶潛

唐文

滕王閣序 王勃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為徐敬業討武曌檄 駱賓王

送董邵南遊河北 韓愈　祭鱷魚文

卷四

獲麟解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箕子碑　○阿房宮賦　杜牧

宋文

、岳陽樓記　范仲淹　、嚴先生祠堂記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秋聲賦

辨姦論　蘇老泉　○前赤壁賦　蘇軾

○後赤壁賦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卻聘書　謝枋得

元文

○加封孔子制　閻復

明文

○司馬季主論卜　劉基

吳門杭永年資能氏評解

## 周鄭交質

隱公三年○周爲天子而用魯紀年者以春秋魯史故也　左傳

左傳者左丘明傳逯春秋之事也周天子國號也鄭諸侯國號也質當也交質互相以子爲質當以明不背約也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質音至

武公莊公皆鄭國諸侯也莊公武公子也平王周天子也卿士周執政之官也虢諸侯虢公也貳不專一也鄭伯即莊公



也莊公諡也鄭伯春秋所書也何以上文曰莊公下文又曰鄭伯以其臣事王朝則姑稱諡以予之以其敢於怨王則將爵以貶之也王子狐平王之子名狐者歸公子忽鄭伯之子名忽者此一段是叙周平王與鄭伯交質之始末也曷爲而交質也推原其始鄭自武公以及莊公父子相繼爲周平王卿士秉執周政當武公執政時猶指安於無事至莊公而威柄日盛王稱畏之時虢公亦仕王朝平王欲進虢公而不敢進欲退莊公而不敢退乃私分貳於虢而不專任莊公莊公知之忿然怨王夫以臣而怨王無君甚矣於是左氏依春秋書法變文而書曰鄭伯怨王斯時天子弱鄭伯遂平王不敢寔認分政於虢之事乃諱言曰吾無此意鄭伯不能深信因彼此各以其子爲質當以圖苟安於一時也當去聲

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祭音債帥同率惡如字

王崩平王崩也周人周之臣民也畀與也將畀猶未與也祭足鄭臣祭足也溫成周俱周邑名交惡謂此疑彼惡也

段是叙周鄭交惡之失體也蓋欲畀政虢公平王本意也交質之事平王不得已也是平王崩周之臣民遂推平王本意將復畀虢公以政鄭伯怨周人負約命祭仲帥師夏取麥秋又取禾使掠不已自此周鄭交質者而交惡矣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要平聲間去聲薀音溫錡音奇潦音老泂音迥

左傳內凡稱君子曰皆左丘明之論斷不敢自居因假借君子以爲名後倣此由出也中中心也明謂心相知恕謂心相諒要結也間離也山夾水曰澗水注川曰溪方池曰沼小渚曰沚毛蔡蘋薄菜也蘋大萍也蘩白蒿也薀藻聚藻也方曰



筐圓曰筥皆竹器無足曰釜有足曰錡皆鼎屬潢汙停水也行潦流水也薦薄祭也羞進也二國指周與鄭也風國風也有采蘩采蘋二詩其義不嫌于薄物也雅大雅也有行葦之詩取忠厚爲義有泂酌之詩取可供祭祀爲義此一段是左丘明借君子之言以論斷交質之非也意謂信之所以孚人者也其出于中心也信不由中則內無所據質之何益哉使彼心與此心明而相知怨而相諒而又要結之以上下大小之禮則一言而終身以之雖無有質誰得于其中離間之不獨此人事之小者苟有明信則澗溪隨地之采筐筥隨用之器潢潦隨取之水皆可薄祭鬼神上進王公而不以爲愧況於周鄭二國稟然有上下之禮在焉誠能行之以禮有何不信而各以子爲質哉此非予言也詩國風有采蘩采蘋之什大雅有行葦泂酌之篇按其爲義皆借薄物以明忠信也

左氏傳春秋亦以春秋之筆傳之非漫然伸紙弄墨也卽如此篇劈頭提出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名分昭然儼如春王正月之義接手便曰王貳于虢是開其隙也接手又云王曰無之是縱之驕也鄭之貳目無天子其罪固大然

平王亦不能無責焉故下文曰交曰周鄭曰二國傷王室之卑也誅鄭伯之僭也正妙在寫得無情無理可笑可惜寓譏刺于不言之中奈何言以並言周鄭混稱二國殷之者意此迂儒之見豈識文人微意哉○前二段紀事以二交字爲關鍵後一段論斷挈一信字爲斷歐提一禮字爲眼目讀者須看他自君子曰以下字不滿百而許多議論詩多光采從來作家不能及其萬一也六經而後文章首春秋內外傳全書已揭日月而行茲僅錄其華贍流麗者數首爲操觚指南若此篇尤爲後代史斷之祖取冠斯集其誰曰不然

## 曹劌論戰 莊公十年

左傳

魯莊公八年齊襄公爲賊所弒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納子糾公欲立爲齊君九年雍廩殺戍小白自莒先入齊是爲桓公怒魯之納子糾故興師伐魯曹劌魯人也論戰詳本文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遂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

間間去聲請從之從去聲乘去聲肉食謂在位食祿者間與也犧牲祭牲也玉蒼璧璜琮之類帛幣也皆祭祀之物小獄爭訟之類大獄殺戮之類察明也乘兵車也○此一段敘未戰而爲之謀魯莊公十年齊桓公師伐我魯莊公忿然怒恨不計可否將與齊戰時有曹劌者慮魯不知兵法因請見莊公其鄉人止之曰國有兵事肉食者自能謀之矣子藜藿士也又何必與其謀哉劌曰若在位者見高識廣深思遠慮吾固無煩與謀今肉食者所見鄙陋恐局于目前未有能爲遠謀者吾不忍坐視也遂入見莊公問曰戰必有所恃以爲戰而後戰可無失公試思之平日所行之事句何所恃以與齊戰公曰衣食二者雖吾身之所安然而不致自專必分與人之凍餒者或者感吾之惠而可戰乎劌曰此小惠也小惠未能徧及于人民心未必從上所使也未可恃以爲戰也公曰犧牲之設玉帛之陳皆具文也不敢有加于舊必以誠信或者感格神明而可戰乎對曰此小信也小信未能感孚于神神未必降之以福也未可恃以爲戰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明察如神然必盡己之情以求其實或者獄無含冤而可戰乎對曰獄必以情是能盡己之心亦忠之一端也民必感其忠而思報此則可用以一戰但隱微應變又在臨敵之時未可預定也若與齊戰願請從行莊公甚悅與劌共乘兵車而同往焉

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

長勺地名轍輪也軾車前橫木○此一段敘戰時之事曹劌從莊公前行遇齊師于長勺乃合圍而將戰莊公卽下令鳴鼓進兵劌止之曰鼓自有時此時未可也既而聞齊人三鼓莊公未及下令劌急進曰今可鼓矣莊公從而鼓之兵將出如虎矣既戰齊師大敗公喜揮兵將速馳車而逐之劌又止之曰未可遽逐也急下車而遍視其車轍之跡復上車登軾而望齊之旌旗望畢方請于公曰逐之可也莊公從而逐之如入無人之境矣

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克勝也○此一段敘已戰談兵魯既勝齊師莊公問劌曰兩軍既交必待齊師三鼓而後鼓齊師既敗必待上下觀望而後逐此何故也劌對曰君欲知戰乎夫戰以勇氣爲主方一鼓之初則勇氣勃勃然作矣勇氣作而卽戰戰自無敵若一鼓而敵不出也至再鼓而勇氣漸衰矣更延至三鼓則又不獨衰也敵己心灰意懶而勇氣竭矣彼齊師三鼓則勇氣

觀

已竭我師初鼓則勇氣正盈以盈戰竭故克之易易耳既克之後似宜速馳然齊固大國也大國不可測度也恐其詐敗而有伏馳之適以中其詭計也大約有伏兵者必其轍不亂而旗不靡吾下觀其轍跡紛紛擾亂登望其旗縱橫靡倒則是無詐而眞敗矣故請君逐之可保萬全耳太公論兵則曰智信仁勇忠孫子論兵則曰智信仁勇嚴大約兵法之要不出此六者而已今曹劌論戰衣食不專仁也儀牲不加信也察獄以情忠也一鼓作氣勇也將鼓而止其鼓將馳而止其馳嚴也侯敵三鼓而速鼓望敵旗轍而急馳智也即一長勺之戰實得兵家之六要劌可謂洞悉兵機者矣而小惠小信二段更發人之所未發仁信固不可少然小仁小信仍無足取此文為天下之蔑用仁信者開一迷津矣雜之武經中可當兵書一則至其布格鍊局節節照應字字精采非左氏不能有此快筆

## 楚使對齊師 僖公四年　左傳

齊桓公為五伯之首擅征伐之權天下諸侯皆畏服獨楚恃強屢伐齊之與國鄭侯欲與齊爭伯長故於魯僖公四年齊師伐楚楚遣使對之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齊侯桓公也蔡楚之黨國也無鐘鼓曰侵有鐘鼓曰伐潰敗也牛走順風馬走逆風喻南北之不相涉也虞度也○此一段敘楚使對齊之言齊桓公恐楚之恃強因與八國諸侯之師先侵蔡不伐楚而先侵蔡者所以治其黨也蔡雖黨楚然小國也豈能當齊遂不戰而自潰潰即奔楚齊師出其不意乘勢伐楚楚子恃強不以為意但遺使與齊師言曰凡征伐必有故也未有無故而橫相及者試就君與寡人而一思之甚無故也君所處者北海也寡人所處者南海也南北相去甚遠惟是風中之馬牛彼此不相及也既不相及則君故橫罪亦橫肆于北海之地是吾所寘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斯

何故
矣

**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召音邵女音汝共音恭下同縮音東

召康公周太保召公奭也太公呂望齊始封之君也故曰先君五侯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也九伯九州之牧伯也履謂所踐履之境界穆陵無棣俱地名包裹束也禹貢荊州貢菁茅祭祀則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徵問也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渡漢水船壞而溺死○此一段敘管仲對楚使桓公聞楚使之言使管仲對之曰齊之南征北討非私意也蓋有先王之大命存焉昔召康公奉成王之命命我先君太公曰諸侯有五州伯有九皆所以供王祭者也設有不供女寔征討其罪以率諸侯夾輔我周室然則五侯九伯皆相及何謂楚不相及也不獨此也成王又賜我先君所履之地東至于東海西至于黃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東西南北甚廣何況于南海乎惟周王命齊如是故惕惕不敢忘而稽察諸侯之不臣也哉爾盡職寡人何必多求今爾之所貢者包茅也久已不入于周可謂盡職乎若包茅無闕重輕尙無容深責乃包茅之貢是供周王祭祀之用而楚竟不供以致無以縮酒不職甚矣寡人是以徵楚之何以不責此今日之大罪也更有若日之疑案焉昭王曾南巡于楚而竟不復遑身人是以問楚向日昭王何以不復是有此二事豈無故加兵耶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師進次於陘**

陘音荊

陘楚地名○此一段敘楚使對管仲楚使聞貢對之曰問人之罪亦問其罪之所不能辭則罪有所歸若加于罪所不當則罪誰肯受如以下貢上臣之職也今貢之不入此則寡君所伏罪者也自今以後敢不供給王祭之用若昭王之不復

此漢上之事耳。漢非楚地。君欲問罪，當問諸水濱，與楚何與焉。齊見楚不伏罪，乃復進師次于陘地，欲與楚決勝負矣。王或曰：荆楚僭王，罪之大者也；包茅不貢，罪之小者也。昭王之不復，則非其罪矣。管仲不以僭王責之，而舉此二罪，是舍其所當責，而責其所不必責也。余謂不然。禹之征苗，湯之伐桀，皆明徵其辭者，有諸己而後可求諸人，無諸己而後可非諸人。齊桓之伯，所謂以力服人，而非以小服者也。所行之事，失德甚多，若遠加楚以無上之罪，彼必將將我之環以抗我，於威名不無所損，故舍其所當責，特發其小罪并事之無涉者，使彼易于輸服耳。伯術往往如是，仲豈昧昧者哉。○寫楚只是閒閒然，絕不爲意，真詞令神命。而何調鏗鏘，丰神淡宕，允爲用古家之金科玉律。

## 展喜犒師 僖公二十六年 左傳

前年魯僖公與衛人盟于洮，衛嘗伐齊，齊怒魯盟衛，故興師伐魯。展喜是魯大夫。犒者，以酒食迎勞三軍之名。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竟，



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

犒，考去聲。竟，同境。

孝公，桓公子也。展禽，柳下惠也。竟，魯境也。趾，足也。辱，臨也。○齊孝公深恨魯衞之盟，乃帥師伐我魯之北鄙。僖公自揣強弱不敵，欲得舌辨之士說之休兵，因使展喜以酒食犒齊師。父恐展喜不善辭■，使往受犒師之辭命于柳下惠。展喜既受命，不待齊師入魯竟，即先迎從之于境外，請見齊君曰：君興師伐魯，是欲伏我寡君也。而寡君不欲遽仇君也，以爲君若遣將來臨，自應出師迎戰。今聞君親舉玉趾，將辱臨于敝邑，則寡君有主道焉，故使下臣敬犒君之執事。時齊侯氣正盛，心正驕，見其詞色之和，而盛氣無所逞，又見其單使往來，而驕心終不化，因詰之曰：我軍來此，輜重千里，旌旗蔽空，曾人恐乎？展喜暗忖，說恐不得，說不恐又不可，于是分別而言曰：敝邑固多君子，而亦不乏小人。彼無識之小人，不知大義，但以侵掠爲憂，則戰慄而恐矣。若有識之君子，明于大義，則不恐也。

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

懸音員。大音泰。勞去聲。糾音九。

磬，國語作罄，言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懸罄然。太師主司盟之官，職主也。○此一段以昔日之盟言正告之。齊侯聞展喜之言，復詰之曰：小人之恐，此寔情也，可毋論已。若君子之不恐，是必有所恃也。今觀其內室，如懸磬之空虛；觀其外野，無青草之荒蕪，一無所恃也，何所恃而不恐？展喜對曰：君予之所恃者，非恃富強，乃恃先成王之命。君豈未聞此命耶？請■之：寡君之始祖周公也，君之始祖太公也。昔者二公爲股肱于周室，左右夾輔成王。成王嘉二公之功，而慰勞之，封周公于魯，封太公于齊，賜二公盟誓。其誓辭曰：今雖各分一國，然同出王朝，爾世世子孫無得相害也。此言載在盟書，而藏於



司盟之府，至今周太師主之，凜凜猶在也。延至後世，諸侯漸失此意，惟君父桓公念之不忘，是以糾合諸侯，以會盟諸侯。有不和協者，則謀所以協之；諸侯有闕失者，則相與彌縫之；諸侯有災患者，則相與匡救之。桓公之所以若是者，欲昭顯太公夾輔之舊職也。

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此一段以今日之違盟反諷之。桓公既殁，孝君即位，天下諸侯咸有望于齊焉，皆曰：君固桓之子也，其庶幾率循桓公之功，使天下仰君者如仰桓焉。諸侯之望君如此，我敝邑寡君望之更切，用是不敢聚衆而保守。君今問罪，魯人皆曰：齊若率桓之功者也，豈其嗣世僅九年，而即棄先王之命，廢太公之職，其如先君桓公何？諒君必不然也。君子之不恐，正恃此

耳李公點點然以感因下令還師只是短幅却有無數奇妙齊侯以恐字赫他斗然分出君子小人字面來占許多地步一也齊侯以恃字矣他斗然指出先王之命來何等名正言順二也昔周公太公以下斗然並舉二祖細細述先王之命一番大義凜然三也桓公以下斗然藏過細述其能守先王之命一番舊盟照然四也及君即位以下一勸一徵婉曲沉痛五也至末掉轉恃字首尾照應結束精神六也○通篇得力處只在恃先王之命一句尋着這箇大題目便是壓倒齊侯想此即展禽所抄之語前用受命一句包之章法妙甚然不可竟認爲展禽語也其主意則受之展禽其答應又在臨時耳

## 燭之武退秦師 僖公三十年 左傳

燭之武鄭大夫秦晉圍鄭而止言退秦師者以秦師先退故也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



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

函音咸 氾音凡

函陵氾南俱地名佚之狐鄭大夫○此一段先敘燭之武之始末時晉文公得天下將伐鄭秦穆公會之合而圍鄭問其圍鄭之故以晉文公出亡時曾過鄭鄭不禮之且不專一事秦而有貳心于楚也于是晉之軍直軍于函陵秦之軍直軍于氾南去鄭不遠矣佚之狐言于鄭伯曰鄭國被圍勢甚危矣是非戰鬪所能退者也欲得辯士往說之奈遇說在廷諸臣無一可使者臣再三思之因得一八焉特患其不肯行耳若使燭之武慨然背見秦君秦晉之師必退鄭伯從其言召燭之武面命之武辭曰君欲用人當用過人之才與涵之人然後濟事若臣者方壯年之時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矣佚曰吾悔不能早用子子謂吾非過也至于今日事急而求子不待子以寡人爲過子寡人亦自知其過也然寡人爲鄭君子亦鄭臣同居鄭國則同是患難中人若子出則鄭爲二國滅亡矣設鄭果亡豈僅寡人不利哉子必難保其無禍恐亦有所不利焉子獨不思乎燭之武見君引過自責因許之

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

縋音墜 舍音捨

鄙邊也陪益也行李謂行人共給也○以下方敘燭之武說秦君此一段言舍鄭之無害燭之武既許鄭伯恐自晝出城晉君驚覺乃乘夜以繩懸城而下往氾南見秦伯曰秦晉大國也鄭小國也以二大國圍一小國鄭國自知其必亡矣然



伐人之國取其有益也若今亡鄭而以有益于君敢以煩介胥之執事今秦在西鄭在東晉居二國之中設使得鄭欲以爲秦之邊邑尚隔越晉國于其間無論臣知其難以保守卽君亦自知其難也保守既難勢必至獨入于晉是秦[illegible]益而晉有益也因爲君計何必亡鄭以陪益鄰邦設亡鄭[illegible]晉則晉之土地必陪之而厚君之土地必漸削弱而薄也可不許乎亡鄭無益不如舍之若秦能舍鄭以鄭爲東道之主人倚秦之使者往來道路有所困乏鄭願供給之饑能如是卽無所大益于君而君亦無所害望君熟思之

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

夫音扶 厭平聲 逢音旁 戍音恕

焦瑕二邑名厭足也闕削也杞子逢孫楊孫俱秦大夫○此一段言陪晉之有害臣勸君舍鄭不獨利于鄭而實利于秦毋謂與晉相好而不忍負也君欲不負晉其恩晉之負君何如者乎君嘗獲恩公而釋之爲晉君之大賜矣惠公感思許君焦瑕二邑以爲報及其朝濟河而歸夕卽設版築以守二城背秦之速如此君之所素知也不知文公請視惠公惠公貪而無厭文公亦非易于厭足者也夫晉何厭之有若存鄭而不爲晉有或其心尚不橫肆倘既滅鄭以關其東方之封疆又將肆志于西方之封疆也西封非他國實秦也秦在西則必闕秦若不闕秦則將何所取之以肆其西封也如其闕秦則不利于秦而利于晉惟君自裁度之秦伯悅其言背晉而私與鄭人盟又慮鄭弱不能保守乃使杞子逢孫楊孫爲鄭防守乃引師還

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夫音扶 知音智



子犯晉文公舅狐偃也晉文公出亡在外秦穆公納之立爲晉君故曰夫人之力○此一段叙晉之解圍也秦軍既還子犯怒其背約請文公追擊之文公曰不可吾之得爲晉君皆秦伯之力也非夫人之力吾安得及此因秦之力而反以敝秦是不仁也且秦與國也今若擊之是失與國之好矣無所取而先失所與是不智也二國帥師而來甚整也擊之則亂以亂易整是不武也不仁不智不武非伯者所敢出鄭之取舍何足重輕吾其還也因亦去之

叙圍鄭則曰以其無禮於晉叙子犯請擊則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爲文公此舉無非從出亡時之恩怨起見也從出亡時之恩怨起見則晉爲主而秦爲附不說晉君而說秦伯已得說之之道矣先將亡鄭陪鄰一語點醒秦之無謂再將於東道主一語歆動秦之舍鄭且君當爲晉君四何以往口之背秦獨怒之夫晉何厭五句又以後日之闕秦發激之詞命之善一至于此宜秦伯之說而且成亙○妙在其辭愈委婉其說愈曉暢而其文皆作連類不斷之句一似讀之急不得斷者胸中無數闕陽嗜歡之病讀此等文字便一時頓消

## 晉知罃對楚子 成公三年

左傳

宣公十二年晉楚戰于邲楚獲知罃罃父知莊子還救射殺楚之連尹襄老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因之以二者還知罃之在楚也有鄭之賈人欲藏罃于褚中歸晉既定謀未及行而晉已贖罃矣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

知同智罃音英勝音升俘音孚馘音國

穀臣楚之公子連尹襄老楚臣求贖也荀首卽知莊子也生擒曰俘馘執事指楚之將師釁鼓以血塗軍鼓也卽就也○知罃爲楚所獲至是已十年矣晉人思知罃乃將公子穀臣并連尹襄老之尸歸還于楚以贖知罃知罃荀首之子也



是以首佐中軍矣父爲中軍之佐不還其子恐又開釁故楚人許之知罃既釋而行楚共王送之曰今雖釋子然拘囚于此數年辱于甚矣子其怨我乎知罃對曰晉楚二國治兵臣雖未將亦有臨戎之任焉能勝其任豈至受君之辱奈臣不才不勝兵戎之任故彼執而爲俘馘若楚之執事者[illegible]法嚴峻殺臣而釁鼓久矣乃執事不以釁鼓因得苟全性命于楚今日使臣歸晉而就戮此君之惠也然非虛言也臣實自惴不才致有此失又誰敢怨君乎

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

好去聲凡利好之好俱去聲

楚共王曰子既不怨我而反以爲惠則是我有德于子矣然則德我乎知罃對曰臣今生還雖出君惠然伏思所以待纍君惠者是二國念兵凶戰危各圖安其社稷是二國念供給勞苦而求紓緩其民力故各懲戒往日戰爭之忿以相赦宥

而釋纍也是以晉釋穀臣楚亦釋臣兩相釋此纍囚之因者以成二國之和好耳異日社稷安而民力紓莫不稱揚二國之有好與纍臣何與焉纍臣既不與及又誰敢以君為德乎

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以上答任音壬

楚共王曰既不怨我又不德我事遂釋然而已耶意者子必有以報我矣但子今歸晉將以何事報我知罃對曰報仇起于怨報恩生于德今臣之于君既不任受怨而君之于臣亦不任受德臣不任受怨是無怨矣君不任受德是無德矣臣反覆于心是不知所報

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



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以爭重為之禮而歸之帥音率

不穀諸侯謙稱稱于異國君曰外臣○楚共王曰由子言之無怨無德而又不報今我心疑不解矣雖然試子自有別見必不以告不穀知罃對曰臣今歸晉非竟忘君也但有不忘君之道焉若假君之威靈使纍囚之[illegible]得以骸骨歸晉寡君以為不才以為辱國賜戮于朝是楚之戮歸而為晉之戮矣臣雖身死感楚且不朽若寡君念楚既不戮楚之惡也或從君之惠而免戮于晉以賜君之外臣荀首首國臣父也以為不才既辱國又辱祖父其請命于君而戮臣于荀氏之宗是戮于國者戮子宗矣臣身雖死感楚亦且不朽若臣父請命于君不獲賜戮之命而使繼嗣祖宗之舊職異日及于軍旅之事則臣非楚囚也仍晉臣也或師偏師以修晉之封域疆場遇君之執事雖不敢忘今日之周旋然君命在身其敢違邂逅但當竭盡其力致身死地以與楚戰無有攜貳之心以盡為臣事君之禮此所以報寡君也報寡君即所以報君也

楚共王聞知罃對咋舌驚嘆語其臣下曰晉有臣如此未可與爭因以厚禮待知罃歸還于晉

知罃之對理直氣壯不激不隨既能重本國而又不失禮好眞善于詞命者也不意共王四問使有如此四段妙論一段妙是一段讀之增添意氣曰謹敢怨曰謹敢德曰不知所報曰所以報一篇血脈自相連屬渾然天成○逐段細著其起伏轉折直是四篇文字四篇又是四様此是千古第一等議論第一等文章

## 穆叔重拜鹿鳴 襄公四年

左傳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

穆叔叔孫豹僑如之弟也魯逐僑如立穆叔以繼叔孫之後鹿鳴樂之詩章也見詩經小雅



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知去聲夏音亞

如往也知武子即荀首也肆夏樂章名周禮有九夏其一曰肆夏其三曰韶夏其四曰納夏金鐘也工樂官文王大雅之首章其二曰明明在下其三曰緜緜瓜瓞鹿鳴小雅之首章其二曰四牡騑騑其三曰皇皇者華○此一段是叙事魯襄公四年使穆叔往晉其往晉者何先是襄公即位之元年晉會使知武子聘于魯至是使穆叔報其聘諸侯之禮也晉侯安其聘而嘉其有禮因設宴享之初享即命樂人擊鼓而奏肆夏之三章賀侯之意欲穆叔感其尊隆必出席再拜以謝乃穆叔則若固聞竟不拜音君臣異之因又命樂工歌文王之三章意謂宴臣而歌君詩加一等矣使臣敢不拜謝乃穆叔又若固聞竟不拜晉君臣縮付曰便臣不拜不知禮也不若歌尋常之樂因命工歌鹿鳴之三章料穆叔必不拜而謝既歌穆叔肅然而聽之歌畢穆叔離席而拜一拜不已而再拜再拜不已而三拜贊君臣益異之矣

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

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員音云舍音捨

韓獻子名厥行人通使之官子員其名也辱臨也下辱字與屬同藉存也○自此至末爲一段彼晉與穆叔之問答也穆叔三拜鹿鳴晉君臣不解時韓獻子在側欲親問之恐不能辨難穆叔故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吾子奉魯之命辱臨于敝邑寡君重魯君因不敢輕吾子于是遵先君待使臣之禮于其享也必薦之以樂故寡君三歌樂章以屬吾子盡待使之禮也待使而歌貴重之樂章重吾子也奈何舍肆夏文王之大而不拜乃重拜鹿鳴之細此必有禮也但未識何禮敢請問焉

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三夏作一段○文王亦作一段



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諮諮親爲詢諮禮爲度諮事爲諏諮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與音預勞去聲使去聲下同度音托諏音鄒難去聲

元侯謂九牧二伯諸侯之長也周忠信也○穆叔對曰君享臣而薦之以樂君之惠也但念所薦之樂亦必義有可承然後承之而無愧故初聞三夏即悚然而思三夏之所以作是必元侯來朝天子奏此三夏以享之者也今晉非天子使臣非元侯若妄承之不幾僭乎故使臣弗敢與聞既而歌文王夫文王以下三詩皆述文王受命作周之事兩國諸侯相見乃歌此詩晉君固君臣則使臣也相去甚遠何敢與及但聞之而惴惴不自安[illegible]拜謝乎惟呦呦鹿鳴一章有我有嘉賓等語是君所嘉美寡君也嘉美寡君而爲寡君臣者敢不拜君嘉美之意乎至歌四牡騑騑一章詩言使臣乘四牡騑騑然行不止而勤勞也則知君之歌此所以慰勞使臣也臣爲使臣君慰勞之敢不重拜乎至歌皇皇者華一章乃君遣使臣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也且一則曰周爰咨諏再則曰周爰咨謀又曰周爰咨度周爰咨詢則知君之歌此寔有以教使臣曰必諮問善道于忠信之人臣聞之總之釋諮字之義以訪問于善則爲諮也再就詩之詢度諏謀思之諮問親戚之善爲詢諮問禮儀之善爲度諮問政事之善爲諏諮問患難之善爲謀君以此五善教臣臣受君惠教而發此五善敢不重拜以謝君乎非拜其細實可承也非舍其大大不敢僭也君亦知之乎

晉侯奏三夏無君甚矣穆叔不拜寔以大義動晉侯不獨詞命之妙也而作文純以層見疊出擅奇又是一據筆法肖哉孫若士之評曰闞答之文貴簡貴勁然簡而無韻勁而無姿則無爲貴簡勁矣又忌贅忌複然贅而不贅複而不複又何傷其爲贅複也試看此文叙三歌只三語叙五善只五語可謂簡矣而歷落淹貫韻致嫣然落韻多不用助可謂勁矣而婉折秀宕姿態橫絕不拜又不拜三拜敢不嘉拜敢不重拜亦云贅矣而風流佼逸正妙此贅四夏三文王三鹿鳴三不變一字解三歌釋五善不羈一語亦云複矣而鄭重端凝正妙此複解○此爲綴風起波之文呆



是穆叔如晉晉侯享之何處便有如此一篇妙文余讀之因悟今人日用平常語言動靜之中無處無時不有妙文特是人不會寫出來也○

## 季札觀周樂 襄公二十九年 左傳

季札吳之賢公子也周樂周天子之樂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命魯公世世以天子之禮樂祭周公故魯有周樂不曰聞而曰觀兼舞言也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去聲邶音倍

工樂官爲之爲吳公子也周召地名周公召公之采邑曰南者言化行于南也其寔皆文王之詩而分繫周召二公耳邶

鄘衛三國名武王伐紂分封管叔蔡叔霍叔為三監三監叛
周公滅之并三監之地封康叔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康叔
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吳公子季札奉吳王之命來聘
于魯深慕周樂之美因請觀之魯襄公即命樂官先為之歌
周南召南二詩札細聽之乃贊嘆曰其聲美哉正者之化始
其于此矣惜猶有商紂之亂尚未治于天下也然閒治世之
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今二南之詩雖憂勤政事未能
安樂而其音已不怨怒矣工又為之歌邶風歌鄘風歌衛風
札細聽之乃贊嘆曰其聲美哉抑有德化之淵深至此乎閒
之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衛遺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
雖憂思而猶不全于困也是誰之德化以至是哉吾聞衛國
康叔剗之于前武公繼之于後其德入人甚深故能如是聞
其樂而思其人則知非他
國之風也是其衛風乎

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
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



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
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泱音央大音太樂音洛

王周平王也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政不行于天下其
風俗下同列國故其詩不得入雅豳周之舊國公劉遷于此
後周公輔成王管蔡流言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于是舉
兵東征之乃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作七
月之詩以表志太師以其注意于先公在豳時之事故別其
詩為豳風○季札贊美衛風未已二又爲之歌王風札細聆
其音而贊之曰美哉其聲乎吾察其音一若為宗周隕滅而
憂思再細察之猶有先王之遺風而不俱其周之東遷以後
之詩乎工又為之歌鄭風札細聆其音而嘆之曰美哉其聲
乎美則美矣然政事煩細已甚民弗堪命也恐不能久計列
國之亡是其先亡乎工又為之歌齊風札聞而驚訝之曰美
哉泱泱弘大之聲乎其大國之風也哉就大國而表表若是
意其表東海者其齊之大公乎以鄭之先亡較之其國將復
興正未可量也工又為之歌豳風札聞而嘆息曰美哉其聲

坦蕩而無邪曲乎詳察其曲中節奏蓋言豳民樂于農事得
其性情之正而不為荒淫其殆周公遭變居東之時作此詩
以教成
王者乎

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
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
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
以下無譏焉渢音凡易去聲思去聲鄶音快

工又為之歌秦風札聞其聲而異之曰吾聞秦起西戎其樂
皆蠻音至秦仲而始有諸夏之聲今細聆其歌此之謂夏聲
夫能變戎而為夏則其志甚大不獨大也大之至也然未可
竟謂秦之聲也其殆秦襄佐平王東遷受封其地猶有周室



舊地之餘音乎工又為之歌魏風札聞而細繹之曰美哉渢
渢然中庸之聲乎聲雖大而詩多刺褊急抑何婉也音雖險
而詩多咏儉約抑何易行也惜其無輔耳若以德輔此則可
謂賢明之主也工又為之歌唐風札悵然曰思慮深遠哉唐
故陶唐氏之故墟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以若是之
憂深思遠也再細審之設并承嗣陶唐令德之後誰能如是
工又為之歌陳風札嘆曰淫聲放蕩無所畏忌國雖有主而
若無主也其能久乎自陳以上或其聲可贊美或寓譏于美
者有之自鄶風以下則有曹風鄶與曹甚微弱亦無關于得
失不特無可美而實無容譏焉不言歌鄶歌曹左氏之省耶

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
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
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
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

處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復音福 樂音洛 底音旨

雅者天子諸侯公卿大夫相贈答之詩其詞雅故曰雅政有大小故有大雅小雅焉頌者子孫頌祖宗之功德于廟中也有周頌商頌魯頌○自起至此皆叙歌國風既歌遍矣又為之歌小雅札聆其音察其理曰美哉民當此際未嘗不思文王之德思則必叛而竟無攜叛之心未嘗不怨商紂之政怨則必言而竟能忍而不言其周德衰小之時乎非周德小也以其猶有殷先王之遺民故使周德未得大焉又為之歌大雅札復貴之曰廣大哉熙熙和樂之聲乎然其聲委曲而有正直之體他德莫及其文王之盛德乎又為之歌三頌札歎贊其美又若美不能盡乃贊嘆之曰至矣哉吾不能形容矣闕其聲而知其直直每易于倨傲而此則不倨又聞其聲而知其曲曲每失之屈撓而直則不屈再細聽之與君相近者恐其淩偪而謙退不逡何偪之有與君相違者恐其攜離而猜疑不生何攜之有以德自守雖有變遷而不至淫蕩致數



曰新雖有反復而不為其所厭薄當哀而哀不因哀而變為戚戚之愁宜樂而樂不因樂而流為荒亡之樂用之不已物將匱之而此則量入為出不至于匱德之廣大多自宣揚而此則由近及遠不必宣揚好施與者皆費財而施其所自有一無所費取人物者每貪多而義然後取不失之貪守之以道雖止處而不阻滯制之以禮雖運行而不流放按之宮商角徵羽而五聲和矣稽之八方之氣而八風平矣音之克諧有節其節皆在常度自之無相奪倫有守其守各有次序至矣哉商魯與周其德之盛皆同也吾烏能盡言哉

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箾音朔 濩音戶

象箾武舞所執南籥文舞所執皆文王樂大武武王樂也韶濩湯樂也大夏禹樂也韶箾舜樂也○此一段單叙舞夫樂有歌有舞歌則咏其詩而以聲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出隨之歌之聲既已闋之詩矣舞之容又次第見之札見舞象箾南籥者不禁贊美而又嘆息曰舞之容洵美哉猶有恨焉恨其不及身致太平也見舞大武者札曰美哉觀其容而知周之盛也其若此乎此則無恨矣見舞韶濩者札曰聖人之弘大也若此然而始以征伐得天下猶有可慙之德也以是知聖人處變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札曰美哉大禹勤力溝洫而不自矜其德非禹之聖誰能修舉其功哉見舞韶箾者札遂贊美不置曰舜之德其至矣哉與天地同其大矣如天之大無一物不覆幬也如地之大無一物不持載也雖古帝王甚盛之德其蔑以加於此矣吾請觀周樂觀至此觀其止矣設使更有他樂蔑無加此吾不敢復請觀之矣



人謂此篇乃周樂之定評余謂此篇寔範經之定評也看他一面審察歌聲一面体貼詩意不但善于知意亦且善于知詩非號讀節經不見此文妙處尤妙在論歌而歸重于頌論舞而歸重于部如百川爭流忽滙勃海前半幅連用十三個為之作起句後半幅連用五個見字作起句中閒俱用哉字乎字而字也字矣字連鎖成文而句法變化韻調舒鏘命人讀之但驚其層見叠出之奇絕不嫌其重復眞出神入化之筆也炤字起止字住為一篇之大局致請字觀字起觀字請字繼為六篇之大凡應此又章法之最精者也⊙魯為公子作樂為之歌聲曲耳不告以所歌之樂名也故公子每聞一歌多用揣測摹擬之辭此皆公子出神細聽乃能知其為何國何風今日讀者于公子每一評論亦當逐段逐字出神細思便亦能粗粗想見其為是國是風也不然雜雜讀之乃復何益

## 仲尼論政寬猛 昭公二十年 左傳

寬猛二端乃為政之大體子產重在猛太叔失之寬故仲尼則衷其說而論之

鄭子産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乃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大音太 翫音玩

子産鄭相也子太叔游吉字也鄭穆公之孫狎輕慢也習忽畧也○此一段叙子産之遺囑太叔也子産相鄭爲政愛民時有重疾自知不免慮後之爲政者謀用其愛因謂子太叔曰爲政貴合時宜未可徒羨美名也是不得不與子商之夫鄭國之政有我在則我爲政今既有疾安保其不死我死後則代我者非他人子必爲政矣子若爲政毋曰寬則得衆爲布政之常經也同一用寬有用寬而民化有用寬而民頑非寬不足以服民其德不足以服民耳欲以寬服民惟有德者能之有德而寬上也若求其次莫如治之以猛猛非美德而反易于服民譬之水火然夫最猛者火也其勢熾烈民一望而畏懼誰敢犯之惟不敢犯故死于火者鮮焉至寬者水也水性懦弱民輕狎而翫忽翫忽則不避惟其不避則死于水者



多溺由此觀之非謂寬不如猛恃因民之畏猛而狎寬故覺寬之難以治民也子細思之毋忘我言

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萑音完 苻音蒲

取劫掠也萑苻澤名夫子指子産也○此一段叙大叔之爲政子産囑大叔之後不久而卒約計其寢疾蓋有數月也子産既卒鄭國果用大叔繼子産而爲政當斯時也大叔非忘子産之言特念吾雖不德若一以猛治之使民無所惜手足實有所不忍也是以因循而仍行寬政焉在大叔之意本欲以寬服民孰意爲政太寬民遂無所忌憚鄭國向來少盜者此時則多盜矣往往潛伏于萑苻澤中而劫取人之貨財太叔知之自悔其用寬之失乃發嘆曰子産之言誠良法也吾若早從其言不至于此既至于此不得不行之以猛但藪澤之也戕車無所用之因大興徒步之兵以攻萑苻之盜盜在萑苻者盡擒而殺之自此以後他處之爲盜者卽不能盡絕亦少止息矣盜雖潛息而死者不旣多乎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糾音九

糾約束之意○此一段引孔子之言以折衷之時孔子聞子産之言與大叔之事因嘆美之曰善哉政之不可徒用寬也政太寬則民生慢心民心慢則當以猛政糾之而亦不可徒用猛也政太猛則民受殘害民受殘則當以寬政施之然則寬猛二端缺一不可用寬必濟以猛用猛必濟以寬既不失之寬又不過于猛政是以和平矣

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



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産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汔音肸 從去聲 絿音求 遒音囚

詩大雅民勞篇止語辭汔幾也康綏俱安也中國京師也詭隨不顧理義而妄隨人也式用也憯曾也能順也不競不絿四句商頌長發篇競張也絿緩也遒聚也○此一段引詩以證之寬猛相濟自孔子言之而不獨孔子言之也詩不有曰今民亦大勞矣卽不能太安之亦庶可小安之乎是必先施惠于京師以綏安夫四方此四語者欲其施之以寬也又曰毋從詭譎隨君之人使無良者有所謹而知肅寇虐輩有所遏而知止曾尚有不畏明法者乎此四語者欲其糾之以猛也又曰遠者忌澤難遍則柔而撫之近者畏澤易服則順而習之王室不自此而定哉此二語者是皆猛濟而平之以和也又商頌曰湯政得中不太強而急不太絿而緩不太剛而暴不太柔而寬布行政教優優然而甚和則百祿皆求遒聚也末此四語則非弟平之以和殆寬猛相忘而和之至也由仲尼之論而再微之詩乃知子産勸大叔用猛非殘民也仍

是愛民也故及子產卒時仲尼聞之不賛其賢才不美其功烈但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良有以哉養民惠子產之寬也鑄刑書子產之猛也先寬而後猛卽孔子所云寬猛相濟也獨至遺囑大叔甞主猛言誠見鄭國當日非寬政所能治而又抑知大叔用寬之弊故特為痛下一針耳非謂政必尚猛也玩其次二字便見立言本旨大叔雖失之寬然能悔而改則亦寬而濟之以猛者也孔子不過推廣其說而發明之但源出一和字便冠萬世不易之常經後人不察泥其先殘暴而後相濟以為非聖人語殊覺頭巾氣○善哉一贊在子產既卒之後遺愛一涕在子產方卒之時或疑其叙次無倫不知此非序事也左氏之意慮後設詔子產之論偏重猛邊故錯綜探引以為諡其重引孔子語作結者注意在一愛字也隱然見子產勸大叔用猛正在愛民處讀者不可不知

## 晏子論梁丘據 昭公二十年

左傳

梁丘據齊景公倖臣每事阿順景公以敗國政故晏子面折而廷論之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 遄音川 據去聲

齊侯景公也田獵也遄臺臺名子猶梁丘據字晏子晏嬰字○此一段提出和同二字立一篇之案齊景公既因獵歸于遄臺晏子入侍于側是時景公在上晏子在下雍雍然有禮也忽有梁丘據者馳馬而造于公之所焉夫遄臺何地也子猶何人君前何為馳馬而造無禮甚矣景公因飾之曰非據之敢馳而造也惟據與我和順夫凡事皆欲順我而不敢拂我故見我至自出恐後至之晚因馳而造也景公迷惑如此晏子不得不諫又不敢直諫乃隨機而微折之曰如梁丘據者謂之同則可耳焉得謂之和哉

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醢音海 燀音川

燀炊也宰夫治庖之人○此一段以五味之相濟喻之景公聞晏子之言謂而問之曰吾有命而據從之據有言而吾聽之和也亦卽同也而子乃謂同不謂和然則和與同有異乎晏子對曰和與同名雖相似而實大異矣請先取和而譬之所謂和者如調羹焉調羹必需水火而水火不同性調羹必需醯醢鹽梅而醯醢鹽梅不同味以此六物相濟為用以烹煮魚肉益以柴薪而炊之聽宰夫之調和何以和之醯醢鹽梅之味不齊宰夫則齊之以適其中也味何以齊濟益其味之所不及洩滅其味之所太過而後味始和焉是以君子食此羹得以平其心味和且足平心況君臣乎

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 鬷音宗 嘏音賈



詩商頌烈祖篇祝中宗之詩也鬷總也嘏大也○此一段正論和之所以為和觀宰夫之調羹不于同中求和而于不同中求和則知君臣相濟亦如羹然假如朝廷有一事君謂兆事可行而其中實有不可行者焉為之臣者務獻其不可商酌去之以成就君所可行之事假如朝廷又有一事君謂此事不可行而其中實有可行焉為之臣者務獻其可勉君行之以去君誤認為否之心君此者其跡似與君不和而實和之王也是以政事和平而不干于民民亦和平而無爭訟之心矣故商頌之詩曰中宗非徒身自賢聖亦有賢臣與其君可否相濟如宰夫之和羹也能如和羹則臣既警戒其事既俾君和平矣然後中宗總齊大政自上及下皆無怨言時之民亦無有相爭鬪訟者也觀詩言不愈信和之異于同哉

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

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

樂音洛瑕音遐

詩豳風狼跋篇美周公攝政之詩瑕缺也○此一段以五聲之相濟喻之不明和之說者請觀之先王先王之濟五味以爲羹和五聲以爲樂非爲味也非爲聲也蓋聲味皆和而後心平心平而後政成先王正欲以此聲味平其心成其政也平心成政在于五味五聲則弟取味與聲而思之五味之濟既詳言之矣聲又何如者乎亦如濟五味然再詩詳之聲貴乎成成雜言也先王固以數和之焉數起于一一則主于氣非氣之動聲無皆達也一生二故有文武之二体文聲執羽籥武舞執干戚也二生三則有三類歌詩之風雅頌其類各別也三生四則有四物八音之器非一處所能備故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也四生五則有五聲宮商角徵羽也五生六則有六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六陽律大呂應鐘南呂林鍾仲呂夾鐘爲六陰呂六生七則有七音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illegible]爲變徵五聲之外更加變宮變徵爲七音也七生八則有[illegible]風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八生九則有九歌水火金木土穀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之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此九者合終後相成而爲和樂矣但聲成而無以濟其聲猶弗成也而濟亦雜言矣淸與濁不同小與大不同短長疾徐不同哀樂剛柔不同遲速高下之各別出入疏密之各異此十者之相反如此而能相濟以成其聲亦猶水火之相調君臣之可否相濟者也君子聽此樂其心宰有不平者耶心平則德自和矣故幽風之詩曰德音不瑕蓋言心平則德音無瑕缺也和固如是可漫言和哉

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此一段正論子猶之同而不和君子之和取其不同者相濟以成其和也今觀據之所爲則大不然君若有一事焉溺之



愛之而謂之可據安敢拂君之意而獻其否必脅肩諂笑于君前而亦曰可矣君又有一事焉惡之怒之而謂之否據則安敢犯君之顏而獻其可必變色厲聲于君側而亦曰否矣若譬以先王之濟五味據則猶以水濟水不成美矣誰能食此味哉若譬以先王之和五聲據則猶琴瑟之專用一聲不成樂矣詎能聽此聲哉其所以不聽不食者以其聲其味同也同之不可如是今而後君若謂據于人則當曰惟據與我同夫不當復曰和矣

和同之辨純是至理至論議佞聞之自覺通身汗下有用之文也音論其筆端一何淸峭疏越通篇或二字成句成四字成句或五六字成句俱用短皆徒節左氏集中又是一樣筆法今人設喻只一喻一正便了否則兩喻都放在前此則一層設喻夾一層正解再一層設喻再夾一層正解已有草蛇灰線之奇而前層引詩我足在正解以後後層引詩橫插在正解以前章法變化奇妙絕倫最妙是先王之濟五味四句方作過接對空再起如波濤洶湧忽往怨來莫可名狀允爲揣學家之金科玉律



## 召公諫厲王止謗 周語

國語一

左氏將傳春秋先採集列國之史粗記其語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內傳而先所採集之書草稿具存時人共傳習之號國語謂之外傳殆非丘明本志也故辭多枝葉不若內傳之簡峭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

召音邵監平聲弭音迷

厲王周王也召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衛巫衛國之巫祝者監察也弭止也○此一段敘厲王監謗厲王爲君暴虐不恤國人于是國人多有謗王者時召公爲王卿士聞國人之謗入告于王曰從古以來暴虐者有矣然不過使民無所措手足而止今聞國人之謗則是民不堪命矣王庶幾改之王聞言不但不思改反勃然大怒欲殺謗者無從知其謗若爲

諱因得衞國之巫以巫有神靈謗則必知乃使之監察焉巫奉命有謗王者卽以告王王卽殺之自是國人畏其殺俱莫敢言而或愈恨其虐道路相逢惟以目視而已王甚喜告召公曰予弭民謗是只知國人有口而不知國法之森嚴也今喜得衞巫監謗境內默然于無憂謗者能止謗矣不獨不敢謗卽言亦不敢言矣其快爲何如哉

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瞍同叟 耆音祈

障防也潰決也爲治也導通也宣猶放也列士上士也無目曰瞽無眸子曰瞍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史外史也師少師也



箴規誡也近臣驂僕之屬瞽史樂太師及太史也耆艾師傅也此以下敘召公諫監謗此一段言民謗不可防召公曰據君之得謗卽殺此非弭謗也是防川而以土障之也不知防民之口更甚于防川若任川常流卽有決時傷人或少若壅塞其川忽然潰決一時洶湧傷人必多矣川之不可防如此民之利害亦如川然是故治川者必決其壅障而導之使流流則往來無阻矣治民者必宣諭下民而使之盡言言則得失可知也故古之天子爲朝而聽政不欲虛臨而無所聽因使公卿以至于列士皆獻詩焉詩有美有惡獻之而美惡在于王心矣又使瞽獻樂典焉樂典有邪有正則之而邪正入于王耳矣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則使之獻書少師刺王闕以正得失則使之獻箴規書而知往古之治休聞箴而知今日之是非矣他如矇則賦詩述古瞍則絃歌風箴百工丹榴刻禍亦得孰藝事以誨庶人卑賤不能自達亦得傳語于王驂僕之近民則責其盡規膳腑之親戚則望其補察瞽史知陰陽天時禮法則責民教誨文之使耆艾修古史之教以聞于王不獨宜一人之言必合舉朝之言而後王斟酌以行焉是以所行之事上下相宜而不悖柰何欲障民之口也

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阜厚也其與語辭能幾何不久也彘晉地名○此一段言民謗宜之聽王弭謗而塞民之口者毋亦謂民口猶贅疣然不知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山川之所產甚多凡國之財用皆有皆于是乎出因思民之有口不獨猶山川又猶山川之有原隰衍沃也原隰衍沃之發育甚繁凡人之衣人之食皆于是乎生矣然則山川原隰衍沃皆王之所不可少何獨怪乎民之口哉口之宣言也政之善治之敗皆于是乎興王能聽其言民所



善者行之民所惡者備之正所以阜其財用衣食者也財用衣食雖出自山川而阜之則自民也且民之言亦不易發也必慮之于心而後宣之于口既宜之于口則當成而行之何可壅也若壅障其口則國之敗亡有日其與能幾何哉幸聽臣言無使監謗王弗聽愈誅謗者于是國人莫敢出言隱忍而聽王舉虐權三年遂流王于彘則召公能幾何之言驗矣一篇主意只是宣之使言四字以下層層疊畫曲曲折折無非寫此一句也前則比之以川後又比之以山川原隰凡作兩番比喻須知前言民口猶川孚監謗來言謗之口如是其難遏後言民口猶山川原隰承事行不悖來言斟酌之口如此其有利不惟不犯重止欲如此用筆以力辨民口必宜敬聽不當怒而監之耳後賢務須逐番細讀眞乃精奇無比之文不得止作老生常誦習而已

## 叔向賀韓宣子憂貧 晉語

叔向姓羊舌名肸晉之賢大夫也韓宣子名起晉之賢卿也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行去聲難去聲

二三子眾公卿也欒武子名書上大夫一卒之田書爲晉上卿而又不及越發闔也疚病也○此一段舉一貧之可賀者爲驗一日叔向見韓宣子宣子以貧爲憂叔向曰夫貧美德也敢以爲賀宣子訝之曰居官而至爲卿富貴極矣彼眾公卿以富貴行吾亦宜以富貴從奈何吾有卿之名而無卿之寔無以從二三子周旋吾是以憂而不能釋子反賀我此必有故其故何哉叔向對曰子謂卿必富貴乎不知卿之貧而足法者正自有人也昔欒武子晉之上卿也觀其家無一卒之田察其官不能備宗廟之器貧乎不貧乎然宜其居官之德行順其朝廷之憲則使越闔於諸侯而諸侯親之不但諸侯卽戎狄亦懷之以大正乎晉國晉國不攸賴乎故遭厲公之變以其行刑不疚卒免于難由是觀之則貧正可賀矣



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難去聲下離行去聲

桓子名黶欒書之子藝極也略犯也則法也居蓄也懷子名盈桓子之子也離罹也亡奔也○此一段又詳寫欒書之子孫以武子之賢自宜垂訓無窮而孰知其不然及其子桓子不惟不貧而且驕泰奢侈既驕泰則貪念生既奢侈則欲心熾其貪欲遂至無所窮極矣又復不顧犯法以行其淫志又復假貸以蓄其賄利宜其身及于難而竟不及者賴武子之德猶在人心故僥倖以沒其身可見貧之可賀不獨及其身又及其子孫也及桓之子懷子知桓子之行不善而懸然改之念武子之德當修而奮然修之宜可以免于難矣奈桓罪重大懷于雖可免而離桓之罪終不能免以致逃亡于楚可見不貧之可弔若不于其身又必于其子孫也

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於朝之朝音潮夫音扶

郤昭子郤至也三卿郤至郤錡郤犨也又有五人爲大夫故稱八郤○此一段舉一富之宜弔者爲驗武子之貧若此反足免後人之殃桓子之富若彼終貽後人之禍則知富之不可恃矣不觀夫郤昭子乎論其富則莫富于公室而昭子之富則半乎公室矣論其家則莫眾于三軍而昭子之眾則半于三軍矣既恃其富又恃其寵以驕泰行乎國中自以爲身泰而宗亦泰也未幾而問其身則尸于朝問其宗則滅于絳斯時求爲貧人豈可得乎若使昭子一人猶曰榮寵未大耳夫在朝固有八郤矣八郤者何五人爲大夫三人爲卿其榮寵亦至大矣雖能動搖一朝而滅乃竟無有哀之者此何故也唯無德也無德而富則富正可弔也



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稽音起

桓叔韓氏之祖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爲大夫是以韓萬故後以韓爲氏○此一段言所以賀貧之意觀于昔日貧富之事而知今日吾子之可賀矣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又有欒武子之德矣是以賀子子若不憂德之不能建而徒患貨之不足將弔子之不暇何賀之有宣子聞言而感悟因再拜稽首而言曰旨哉貧而有德必存富而無德必

亡今起不修德而憂貧是亦將亡之兆也賴子之賀而存之
非獨起一人專承君賜其自我須桓叔以下皆拜嘉吾子之
賜矣敬勉修賦
德不復憂貧矣

賀憂貧非賀其貧賀其貧而能正德此德之一字自是篇中大眼目看他寫欒家三世有許多曲折寫郤家一門正書警時熱鬧可謂極盡人事天道矣柳子厚賀王參元失火書從此學來或問于余曰有之免難固是貧之可賀如何又接懷子一段文氣似不順余曰桓賴武以免于難見有儉德者猶能善後也懷可免難而罹桓以亡見無德者後雖改行猶罹其殃也桓子一段爭武子來懷子一段又承桓子來總在有德無德上着解耳古人作文偏要下此拉雜之筆今後人細細尋之○今人憂貧非豎然笑之削慨然憐之矣者固屬愚癡憐者亦屬鄙陋叔向不惜不笑不惟不憐且再拜稽首眞是曠世奇識于古奇文當與貪不受人憐句並垂不朽一是爲勢利者開迷一是爲懷惡者說法合而讀之送窮文可以不作招魂辭可以勿賦矣



## 王孫圉論楚寶 楚語



王孫圉楚大夫也大學記楚書曰惟善以爲寶與此不異總之古人引書但斷章取義不必執定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享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敍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相去聲下同射音亦父音甫說音悅惡去聲

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玉佩玉也珩所鳴聲白珩楚之寶玉名射父楚大夫左史官名倚相爲左史物事也痛疾惡也○此

一段言楚以寶爲寶不以寶爲寶也○王孫圉奉君命聘于晉晉居答拏之趙簡子鳴玉以備以行相鳴不問楚之國政民風乃卒然問于王孫圉曰吾聞楚有白珩今猶在乎王孫圉對白尙在備于曰以眞言白珩爲楚之寶但不知其爲寶也幾何世矣王孫圉曰白珩則有之未嘗以爲寶也楚之所寶者賢臣耳晉臣衛以一曰觀射父能作訓誠之辭以行事于列國之諸侯使諸侯服其詞命之善無以責寡君之過以爲口實又有賢臣左史倚相能道古之訓典以敍次凡百之事物以朝夕獻政之善政之敗于寡君使寡君聞而戰兢惕勵無忘乎先王之業不獨能爲寡君也又能上下有禮說乎鬼神順道其所欲又順道其所惡使爲神者無有怨疾于楚楚不敍賴于此二臣者則眞楚之資也

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



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共音供好去聲相去聲夫音扶

藪澤也楚有雲夢連接也水中可居處曰洲徒其名也毛牛尾也賦兵賦不虞也不測也望大也相助也○此一段言楚以地利爲寶不以白珩爲寶也楚有此賢才國政事之所出也而不獨此也又有藪曰雲夢者固接連乎徒洲其地廣遠所達甚多若金若木若竹若箭皆其地之所生也所生之龜取之以卜吉凶所生之珠取之以備火災所生之象齒可以爲弭所生之獸角可以爲弓弩至于虎豹之皮則以爲弓鞬犀兕之革則以爲甲胄鳥之羽以飾旌旄牛之尾以注竿笴皆所以備兵賦之用以防戒國之不測者也皆所以供給幣帛以盡賓主之道而享于諸侯者也若遇諸侯之好會以地所生之幣具焉而又導之以觀射父之訓辭設或有不虞之備而悅神有倚相皇神自相助之矣既有賢臣以佐政又有地利以備用則寡君其可免罪于諸侯而國中之民得以安保焉此則楚國之寶也若夫吾子所問白珩者不以先王相倚

之玩器也何

寶之足云

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獻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相去聲否音否夫音扶譁音華

玉祭祀之玉也珠本水精故可以禦火災譁囂猶譁讀也隱指鳴玉之聲○此一段推開一步以剌簡子之鳴玉也圉言楚不寶白珩以其無關于國也圉聞國家之寶有六而已一曰聖聖人能節制酌議凡百之事物以輔相國家則貴重而寶之二曰祭祀之玉有此玉以祀神神其必享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或水或旱之災則貴重而寶之三曰明吉凶之龜小



之足以獻臧否之兆則貴重而寶之四曰純陰之珠懸之足以禦火災則貴重而寶之五曰金以爲兵足以禦亂則貴重而寶之六曰山林藪澤之地其所生足以備材用則貴重而寶之圉所聞如此是以知楚之所寶在此若夫白珩如吾子之鳴玉不過譁囂之美耳楚雖屬在荆蠻實不能寶之以爲中國羞也

不寶白珩而寶賢人自是正論但此等語易入道學一流此則俱從國家關係處立論便不蒙腐然已被後人盜襲至成爛熟套頭甚又以雲連徒洲爲寶則後人至今未見臨摹也可見後人只是依樣亂說古人則盡是眞寔見識眞是本事看他三樣寶串作一片便可信至其句法參差歷落段法長短不齊最有紀律之文

## 荀息不食言 僖公十年 公羊傳

公羊高齊人受經于子夏爲經作傳曰公羊傳荀息晉大夫也不食言生死行其言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舍上聲父音甫

此一段先發明春秋書法孔子作春秋于僖公十年大書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二語義正詞嚴讀者多不深識子揣其意而知之矣其曰及者何故若曰君不宜立臣勉立之爲所累也春秋之世弑君者多矣舍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二年宋蕩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由此觀之則孔父仇牧皆累也若止孔父仇牧猶僅見耳乃春秋之弑君者多矣舍孔父仇牧更無累者乎曰有有則非僅見也常事也常事不足書此何以書書之者以荀息爲賢也荀息事獻公不勉之以正而反成其不正之則無可賢何賢乎荀息曰荀息生受君言死猶在口可謂不食其言矣此其所以賢而書之也



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如何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之信矣 復去聲

世子長子也○此一段追叙未弑以前之事賢荀息既賢其不食言則知有其言必有其事其不食言奈何請述之獻公有五子長申生次重耳次夷吾驪姬生奚齊驪姬之娣生卓子則奚齊卓子二人皆驪姬氏之子也聞驪姬之二子誰傅之則荀息實傅焉荀息傅驪姬之子豈不知驪姬爲何如人夫驪姬者蓋國色也因其國色獻公愛之不獨愛之而且愛之甚既愛其毋遂欲立其子無奈已立長子申生于是乎殺之殺申生而傅申生之里克自不能甘心所碍者獻公耳然未幾而獻公病矣又未幾而病將死矣將死之際自知壓正必有後患欲托一子子荀息因動之曰子爲士必知仕之所

以爲士之蓋有信者也必如何則可謂之信矣荀息知獻公死在奚齊卓子一事故對曰士所謂信者能使死者可以復生而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之信矣

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殺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殺上聲

上問下曰訊○此一段申明不食言意及獻公死奚齊立里克不甘申生之死因正色謂荀息曰君在則君爲政君死則臣爲政君殺世子申生之正而立孽子奚齊之不正又廢長子重耳而不立乃聽幼子卓子而立之國政將如之何今晉臣也子亦晉臣也願與子慮而謀之荀息曰此事非今日所宜言也設有是非當議于生前不當議于死後君嘗詢臣矣士何如謂信臣曾對曰士之所謂信者能使死者可以復生而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生時以此對死敢不以此自踐乎里克問之知荀息但知有信不知有義不可與謀因退而弒奚齊荀息復立卓子里克又弒卓子荀息死之由是數之獻公復生荀息無愧可謂不食其言矣故春秋書之荀息爲及者殆讒君不宜立臣勉立之爲累也夫始終只一不食言便了並不旁及他事意旨甚深而起伏照應章法絕佳王鳳洲曰荀息一受君命終身以之故言及與孔父仇牧同義不食者不正遇禍始終惡明故暑之又曰左氏以白圭之詩譏其食言于初終不可悔爲得春秋旨矣

## 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公二年 穀梁傳

穀梁赤一名淑字元始魯人受經于子夏爲經作傳故曰穀梁傳其全書美不勝收以此篇眾目共賞故獨取焉

虞師晉師滅夏陽。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先去聲爲去聲 塞音賽屈音掘

舉拔也荀息晉大夫屈邑名其邑產駿馬垂棘地名其地出美玉○春秋書虞師晉師滅夏陽言簡而義嚴矣吾聞之滅國始書曰滅今夏陽不過一邑耳非國也而亦書滅者何也夏陽關乎虞虢之興亡重此夏陽也但晉滅夏陽虞何嘗有師其亦稱師者何也滅夏陽之由虞實在晉之先故不可不言師也其先晉者何也爲其懲然假道晉因得長驅而進則是虞亦主乎滅夏陽者也抑知夏陽者乃虞虢兩國相塞之重邑也晉滅夏陽則失要害矣所虞虢亦自此而救矣然則虢失而虞亦不利則虞竟主乎滅夏陽者何也益有說焉先是晉獻公欲伐虢而伐虢必由虞道荀息因謀于獻公曰君欲伐虢何不以屈產之良乘垂棘之美璧而借道于虞以伐虢則伐虢易矣獻公曰借道于虞其策固善但此乘此璧晉國之寶也即借道得國尚不足償死事更有不可知者猶止受吾幣而竟不借吾道則將如之何荀息曰亦思虞之國虞何如國乎小國也此璧馬之屬亦國之所以事大國者也今以晉之大國而反以此禮加之則虞非疑即畏矣彼安敢叅先設或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必借吾道如猶吾道則朝取虢而夕取虞矣是我垂棘之美璧不啻取吾國中之府庫而寄藏于國外之府庫屈產之良乘何異取吾國中之馬廄而暫置于國外之馬廄哉君可無慮也

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

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畧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又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少去聲 知音志 長上聲 與平聲

宮之奇虞之賢大夫〇獻公曰以虞公之愚定不出吾子之所料然其君雖可欺其臣尚有如宮之奇者存焉必強諫而不使受吾幣也子勿輕覷之荀息曰若論宮之奇吾知其為人矣達于心而懦于事又自少至長與君同處達心則其言



畧而不詳懦事則其諫不能強力少長于君則君親狎而輕之雖言不聽也且美璧良乘之玩好陸離神駿在耳目之前若圖虞之患目前未之見也即使明知有患尚有虢國在前其患在一國之後若此之患惟中知以上之人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之為人中知以下也必不信此獻公遂從之因使借道而伐虢宮之奇果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甚卑而幣又甚重必不便于虞其言果畧其諫果不強虞公果輕之遂弗聽竟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果達于心而知其必敗因又諫曰虢與虞若唇之與齒也語有之曰唇亡則齒寒其斯假道之謂歟虞公又不聽宮之奇因挈其妻子以奔曹此魯僖公二年事也既而獻公亡虢至僖公五年而後舉虞荀息因牽屈産之馬操垂棘之璧于獻公前曰璧則猶是璧也馬雖猶是而齒則加長矣

息之料事可謂神矣得行其志晉因以興奇之料事亦可謂神矣不得行其志虞因以亡此萬世興亡之鑒也其筆法之妙有明寫處有暗寫處有詳寫處有畧寫處荀息語寫兩遍宮之奇語亦寫兩遍此明寫之妙也晉使荀虞君語借宮之奇口中只用其辭卑三字括却一段議論省却無數筆墨此暗寫之妙也若荀息語必明白曉暢只一二句此詳畧之妙也

## 逍遙遊

莊周

莊周字子休著南華經中有逍遙遊一篇是形容逍遙遊放俯仰自得之意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北冥北海也海運海氣動也〇此以鯤鵬寓言其大逍遙何遊也即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者是也無大無小皆然也無大小皆然則無大小皆可言也今請先極其至大者言之則大莫大于北冥之魚矣斯魚何名其名為鯤鯤之大若可以丈尺



計猶未大也乃不以丈尺計而以里計即以里計亦不知其幾千里其大為何如大則大矣然在天地化育中不過一物耳安能逃陰陽之鼓鑄不能逃陰陽之鼓鑄則未有不隨陰陽之鼓鑄而化者矣一朝化而為鳥鳥又何名其名為鵬鵬發[illegible]化大愈可知姑無論鵬之全体即一鵬背亦不知其幾千里也如此其大使棲息焉猶不覺其大乃有時而怒飛又無論背即其翼已有若垂天之雲布于四陲則其大又何如背既大翼又大則疑其轉動維難何逍遙之可言不知鵬雖大推其種類不過是鳥也乃是鳥也若不自知其大者當其海氣動颶風作則將乘此風力由北冥以從于南冥南冥若如北冥之在地中不過乎徙耳猶不足暢其飛揚之性也乃南冥者天池也遊于天地其逍遙可勝言哉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摶音團

齊諧古書名多記怪異之事摶飛翔也扶搖風名暴風從下而上也〇此引齊諧以証之自地而徙于天則測范而近于

怪然而非怪也不有齊諧之可徵乎齊諧者志怪之書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雖凌空直上然初離北海奮翼而起冲擊波浪直至三千里既而行空又見其搏扶搖而直上者至于九萬里其高遠爲何如惟其高惟其遠非朝發而能夕至直以六月之久而始歇息者也力何大勢何險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野馬田間游氣也塵埃日光中游塵也〇此結上起下鵬之徙天池高至此遠至此夕至此疑其困苦于天地而未能適遙也孰知其不然鵬雖大三千九萬雖高遠六月雖久皆就入言物也若自天地覩之則斯鵬之南徙何異游氣中之野馬也何異日光中之塵埃也即其怒飛九萬亦只如生物之以氣息相吹而游行不絕也有何困苦而不逍遙哉吾因鵬之逍遙而溯之天然天空虛瀰渺無可測也徙見蒼蒼之色其果天之正色耶抑或遠而無所至極故蒼蒼耶此予自下觀上則然不知上之觀下又何如據同理同想上之視下蒼蒼無所至極亦若是則已矣上下空虛若此因知天之積者厚也鵬之遊所以逍遙也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幻覆音福坳音凹從幼不從 培音裴閼音遏

坳堂之凹處也培厚也天閼不通也圖謀也〇自起至此爲一段是言夫之逍遙以鵬之大等于生物之以息相吹蓋見天之積厚也吾欲言天之積厚而天大難言且請言水明于水自明乎天水能負舟也以水之積厚力能勝舟也若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矣譬之坳堂之上覆以一杯之水若以芥子爲舟則猶之江河也設置杯其中則膠着于坳而不能行矣何也水甚淺而舟甚大也再請言風明于風自明于天風能負翼也以風之積厚力能勝翼也若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也無力矣言此皆言風之在上也若鵬之直上九萬里則遊于蒼蒼者風斯在下矣風在乎下而後乃全得此培厚之風風旣積厚則鵬直飄然于諸風之上其背若負靑天而莫能夭閼者而後鵬得以逍遙圖南徙也

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蜩音條鷽音學搶音鎗飡音孫決音血夕作反

蜩蟬也鷽鳩學飛之小鳩決奮翼貌搶突也榆枋二木名控抛投地也適往也莽蒼近郊林木之色也三飡久飯也果然飽貌〇此一段是言小之逍遙較鵬之逍遙于大者已知此再就其至小者言之若夫蜩與鷽鳩賊體最小則但知其小見鵬之徙九萬因笑之曰以我而較鵬鵬雖大猶之我也旣爲鳥安得不飛然飛不可強強卽不逍遙矣我之決起而飛不過搶突至于榆枋而止再上之則困苦矣寧有時不至搶枋而控投于地若必九萬里而南適亦何爲哉蜩鳩之見若此夫亦未思積厚之說也且無論飛之積厚而言人之行將則固有積有不積焉彼適莽蒼至近之地朝往夕返殆猶果然未餧不必有積也至于適百里則須隔宿舂糧適千里則須三月聚糧行愈遠者積愈當厚矣彼蜩鳩二蟲決起榆枋之下亦如往莽蒼之果然蜩鳩自適蜩鳩之性耳又何知鵬之所積厚而所至遠哉然則小大雖殊逍遙則一也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菌音郡

朝菌大芝草也生于糞上蟪蛄寒蟬也冥靈大椿俱木名久壽也〇此一段以大小相較而言物小知亦小非獨蜩鳩爲然也槩而論之大都小知不及大知由小知大知而進推則小年不及大年何以知其然也請廣徵之草有所謂朝菌者朔生而夕自葬所知者朝夕又何知一月中之晦朔哉蟲有所謂蟪蛄者春生而夏死夏生而秋死春生者知春夏生者知夏又焉知一歲中之春秋哉此則所謂小年也惟年小而知亦小也若夫大年楚之南有所謂冥靈者雖亦以春秋紀年然不以一年之春秋爲春秋而以五百歲爲春秋其年之大爲何知上古又有所謂大椿者其以春秋紀年併不以百歲之春秋爲春秋而以八千歲爲春秋其年之大更何如不獨草木也人亦有然相傳有彭祖者以八百歲之久年特聞而欲以衆人之小年匹之不亦悲苦而不逍遙乎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棘人名窮髮不毛之地修長也羊角風之旋者斥小澤也鴳小鳥也〇此一段又引湯言以爲證鯤鵬之說不獨見于齊諧湯會問棘即此是已但其言大同小異耳其曰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合而言之北即北冥乎此其同也彼又註冥海爲天池則包南冥而言此其小異也言魚之廣數千里未知其修言鵬之背若泰山亦即不知其幾千里之意也雖小異而實大同至魚名鯤鳥名鵬則一也特不言化耳若斥鴳之笑與蜩鳩之笑何異窮髮以言北羊角以言風飛之至以言自足不過言之畧詳耳然揆其立言之意總以明小大之辨也末一句結上意生下文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知行比俱去聲數音朔惡入聲

猶然笑貌數數猶汲汲也樹立也泠然輕妙之貌〇此一段言無所待之逍遙由前斥鴳之笑鯤鵬而推之用世則用世中亦未嘗無斥鴳也故夫智可以效一官之職行可以和一鄉之人德可以合一君而徵洽于一國者各以所能自適其



自視以爲足者亦若斥鴳之爲見矣而不知殆小乘小節也適爲宋榮子之所笑笑其所效所比所合者小也笑人小必自居于大然考宋榮子之用世亦不過譽不加勸非不加沮內以爲內外以爲外而定其分榮以爲榮辱以爲辱而辨其境斯己矣彼其于用世或然或不然實未嘗數數然也雖然不必推進之無窮即以用世之功德言猶覺其有所未樹也何未樹乎以其猶待用世而行也再進而求之列子則不待用世而行固御風而遊行空虛之間則無所阻而泠然善也既無所阻何不進遊于無窮不知御風必待風譬之三月不違譬之日月至焉試討其反期蓋旬有五日彼于致生民之福春或然或不然實未嘗數數然也雖然御風而待乎行行則無待而風則有待也若有人焉不必御風乘陰陽二氣之正御六時消息之變綽乎稽乎逍遙而遊于無窮者彼且何所待哉無所待則澤然無迹矣吾聞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則乘天地何已也御六氣何功也遊無窮何名也逍遙如斯殆至人也神人也聖人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

予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
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爝音醮
爝火炬火也尸主也○夫功與名之大者莫過于有天下使其有見于已焉則誰復讓之又誰復辭之哉故之于古堯聞許由賢欲以天下讓之曰吾之治天下也慮天下暗而爝火照之憂天下旱而浸灌潤之故光澤被乎天下今見夫子是日月出矣日月之光大爝火之光小而猶然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難乎今見夫子是時雨降矣時雨之澤大浸灌之澤小而猶然浸灌其于澤也不亦勞乎昔我之不讓者以夫子未立耳今夫子已立天下自治而我猶主之是我無已而有已也無功而有功也無名而有名也自視不缺然乎故請致天下于夫子可乎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
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



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
越樽俎而代之矣
鷦鷯小鳥偃鼠潛伏之鼠○此一段言各安其所之逍遙致天下許由不受因辭之曰天下子之天下也子治天下而天下不治猶可讓人今天下既已治矣而子猶讓我我猶代予意欲何爲吾將爲名乎而名不可虛襲何也實爲主而名爲賓也吾將舍其主而爲賓乎譬之鷦鷯巢雖在于深林而所身之所棲不過一枝而足再譬之偃鼠雖飲于河然飲之所極不過滿腹而止天下亦猶是也子其歸而休息乎此念仍前爲君若曰讓天下予所棲所飲有限無所用此天下爲況人生天地問各有所司也予司天下無論天下已治天下卽不治我不能舍所樂以代子譬之庖人司庖雖不治庖而尸祝者止司尸祝決不越樽俎而代爲治庖矣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

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
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如處子不
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
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是以狂而不信也 當去聲庭音聽射音夜淖音綽狂音誑
肩吾連叔俱人名接輿楚之狂士逕庭隔遠貌藐姑射山名淖約容止也疵癘疾疫也○肩吾問連叔曰凡人之言好發大言者有之然按之或有當不顧前後者有之然察之或可反若吾聞于接輿者則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因驚怖其言之無極逕庭而不近人情焉連叔問何言肩吾因述之曰彼言藐姑射之山其中有神人居焉肌膚瑩潔宛若消雪容止溫柔儼如處子能辟五穀而吸風露所乘者雲氣所御者飛龍而惟逍遙遊乎四海之外此言雖妄誕然欲神其爲人姑且無論最妄誕者彼又言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夫物不疵癘年穀豐熟自在天地彼何與焉乃誇以爲神人之



能吾故以其言爲誕而不肯信也
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
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
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
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
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與去聲蘄音奇
時是也旁礴廣被也蘄求也亂治也弊弊煩勞也○此一段言神人之逍遙連叔聞肩吾之言而答之曰以子之見夫豈不然然天下有瞽于目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而遂謂天下無文章乎有聾于耳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而遂謂天下無鐘鼓乎由子之不信接輿者而推論之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人之知識亦有之若子之爲是言也猶是汝聾盲之言也

與接輿何尤若夫接輿所避之人也之德也豈分物我豈分天地然過者化所存者神舉一世而甄陶之將無心于廣被萬物而自磅礴萬物無心于治世而一世自求乎神人之治己之不疵癘而萬物之不疵癘也已之神凝即天下之年穀熟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孰弊弊焉勞役其神以天下為事哉且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易于溺矣而亦不溺大旱至金石流土山焦宜乎熱矣而亦不熱無論神凝之妙即出其塵垢粃糠之粗亦將陶鑄堯舜者也誰肯舍其無為而以物為事哉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章甫殷冠汾陽堯都也窅然茫然也○此一段總結許由神人兩段也許由自謂鷦鷯偃鼠無所用天下是猶越人斷髮



文身不用章甫者也堯欲以政事致之是猶宋人資章甫而適越以為越人必需不意越人竟無所用之是故當堯之時天下之民已治海內之政已平聞王倪齧缺被衣許由四人賢而往見四子于藐姑射之山歸于汾水之陽見神人無事于天下而天下自治方愧執天下以治天下之為徇徘徊之身世覺茫然失其天下焉由是觀之則許由之辭非矯接輿之言非妄矣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為其無用而掊之

堅重也瓠落大貌呺然虛大也掊擊也○惠子謂莊子曰魏人難觀物易物固期于有用也若魏王所貽大瓠之種我樹之成物將用之也奈其實至受五石以之盛水則堅重不能自舉因剖而為瓢而瓢又瓠落無容雖呺然甚大然而無用也子將何以處之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龜音均洴音平絖音曠難去聲

不龜手藥冬月以之潤手手不凍裂也洴澼絖漂也絖絮之細者蓬心言短小也◎此一段借大瓠為喻以明無用之道



是莊子答曰物有小用亦有大用夫子不知用此瓠是拙于用大矣請以類推之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小用之世世不過洴澼絖客買其方遂大用之以資水戰而得裂地之封同一藥也或以封或以洴澼絖則所用之巧拙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思以為大樽浮江湖者以此繫腰則免沉溺矣而尚憂其無所容則夫子之心其猶有蓬蒿之見也夫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 樗虛平聲中去聲卷音權去上聲

樗惡木擁腫盤結也○惠子又謂莊子曰吾拙于用大既聞命矣然此猶有用者也至若吾有大樹吾不知所名人皆謂之樗凡樹之用在大本也今觀其大本盤結而不中繩墨安所用乎大本無可用或用其小枝今觀其小枝又卷曲而不中規矩將安用乎倘藏于深山或嘆莫知今立于塗中而匠者往來無一顧者則其無用明矣再準子言猶恐大而無用

故衆所同去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狌音星跳音條辟音闢彷音旁

狸狌狐屬敖物之閒遊者機辟掩取禽獸之機檻也斄牛旄牛也彷徨徘徊也○此一段又借大樹爲喻以明無用之逍遙莊子答曰夫子但知無用之爲無用不知無用又有大用也吾欲與子言無用之爲大用而大用無所利子必不取且用與子言小有用之適爲害也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潛伏以候閒遊之敖豈不自以爲有用哉然東西跳梁不避高下終



不免機檻罔罟之禍今夫斄牛大則大矣用之執鼠則非其所宜總之物無大小貴于用之得當耳今子以大樹之無用爲患非眞無用也以無用之樹立下有用之塗自困苦也予何不樹之于寂寞遼曠之地則無用之物得無用之地而相安于無用矣子再彷徨乎無爲于其側逍遙乎寢臥于其下將擁腫卷曲與不夭折于斤斧機辟罔罟物又無害子試思之卽無所用又安有困苦哉惟不困苦則此大樹猶之鷽猶之鵬猶之冥靈猶之大椿猶之乘天地之正猶之御六氣之辨猶之遊于無窮夫豈不逍遙哉此逍遙遊之所以作也

讀莊子文須先識其寓意之所存而後悠然會其旨趣否則一望汪洋更無端壁可依跡徑可見也卽如逍遙一篇想其大意只無入而不自得一語可了故篇中言大亦逍遙小亦逍遙治世亦逍遙出世亦逍遙有用亦逍遙無用亦逍遙反覆縱橫總以明其性分之各適文雖變幻而不可端倪然細玩之字字是逍遙遊地至其筆墨微妙杳冥忽而忽天忽鳳忽水忽冥忽大指忽乎嗚內入忽大瓠大樹于何有之鄉敬不有千能尚根氣之不在來下知其羽何若不手不[illegible]且郡存忽若眞入可神字可入力所能及

吳門杭永年資能氏評解

## 范雎說秦王　戰國策

范雎字叔魏人事中大夫須賈從賈使齊齊襄王聞雎賢賜金及牛酒須賈疑其以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齊大怒使舍人笞雎雎佯死卷以簀置廁中守者詐言棄屍陰放范雎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于魏載雎歸秦焉之昭王王召見于離宮范雎說之

范雎至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敎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敎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敎寡人耶范



雎謝曰非敢然也 屏音丙 跽音奇

屏去也間頃也跽長跪也○此一段敘范雎不言正爲下交疏言深立案范雎至秦入見秦昭王王乃屏退左右引人離宮宮中又虛無一人此時此景不待啓口而承敎之切已而想見乃秦王欲有請又虛坐請爲不恭因跪而請曰先生天下士也既業辱臨何以幸敎寡人范雎見秦王舉止異常如其可以深言轉作欲言不言之態唯而又唯不發一言察王不敢急請默對有頃復跪而請曰先生既嘗許諾不知何以幸敎寡人范雎乃作欲言不言之態唯唯而已少須秦王又請若是者三矣卒不發言秦王乃長跪不起復請曰寡人三請而先生三不言豈先生金玉爾音卒不幸敎寡人耶范雎始謝曰非敢然也蓋有說焉

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向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 父音甫疏平 許說音稅

呂尚太公望也渭水名濱水傍也○此一段引古之交疏言深身以自況臣非不言因己古君臣之交與古君臣之言而有故濱臣而昔者呂尚之過文王也呂尚是奔身爲漁父而約于渭濱耳文王說下交之其交尚疏也交疏而無所之辯交至終身亦疏也呂以敘文王下文之臣也說以當世之事交王信之遂立爲太師被與俱歸那何觀也以疏者而忽親敎知其言之關乎天下擇家者深也惜論言不論交故久王遂收功于呂尚雖不收功于一時而卒至于南面而王天下是非呂尚言深之力哉向使文王以呂尚爲漁父而疏之不與深言則是呂尚有王佐之才而周無天子之德文武業可敗子深而無人可兵成其王業也

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



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能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癘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 處上聲

癘惡疾也以漆塗身形如癘然狂痴癘也○此一段言己之交疏言深覩于昔日呂尚之事而知臣今日之事矣臣非親羈之臣乃羈旅之臣也交與王甚疏如臣所願陳者皆臣君之專或不至以疏而見擯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事事又多處人骨肉之間必深知王心而後敢言今臣雖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未知王心此所以王三次問臣而臣不敢即對也臣之不對者非畏禍而不敢言也臣已明知今日言之于前明日即伏誅于後然臣不敢避誅也但恐大王不能行臣之言耳信能行臣之言而使大王之國日益強盛則人最忠者誅死不足以爲臣忠最憂者死亡不足以爲臣憂最恥

者漆身以爲癩被髮以爲狂亦不足以爲臣之恥
也總在臣言之行與不行而不顧臣之榮與辱耳

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賁音奔

烏獲任鄙俱古力士成荊古勇將孟賁衛人慶忌吳王僚之子夏育亦衛人皆力舉千鈞者○此一段應上不足患臣之不患死者因思人誰不死何論微臣且以五帝之聖三王之仁五伯之賢而無不死甚至烏獲任鄙之力成荊孟賁慶忌夏育之勇而亦無不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死之勢使死而可少補于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



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溧水無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篪音池說音稅

昭關楚關名溧水吳地名蒲伏即匍匐也肉袒露體也闔閭吳王名○此二段應上不足憂臣之不憂逃者亦有說焉伍子胥因楚平王殺其父兄以空橐載之而出昭關恐人知覺夜則行路晝則潛伏行至溧水無以糊其口飢困之極不能舉步有時膝行有時匍匐首不能仰而稽首扁不能蔽而袒肉不得已而鼓腹吹篪乞食于吳之市也可謂逃亡之最苦者矣然卒興吳國使闔閭爲伯假令臣今見用于王得盡謀如伍子胥卒興吳國即加臣以幽囚終身不許復見是臣之身雖離臣之說已行也臣說[illegible]既行縱有逃亡之患又何憂焉[illegible]

箕子接輿漆身爲癩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亦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行去聲

接輿楚人陸通也○此二段應上不足恥臣之不恥辱身者亦有說焉臣患辱其身而無補耳若箕子若接輿但爲癩爲狂者也究之無益於主至箕子雖無益尤足以存殷祀若接輿則真無益者也可勿論已假使臣今見用于王得同其所行于箕子可以有補于所賢之主則是臣之大榮也又有何恥焉

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向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阿音烏覆音福夫音扶



阿保保母也○此一段以危言聳動之臣之不患死者以臣言得行也若言不行而身死則又臣之所大恐也不恐臣之死獨恐臣死之後天下之人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後有盡忠者因以是盡忠身死之故俱杜其口而不敢言裹其足而不敢進莫肯向秦耳足下若得自主臣猶不慮及此今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不敢擅專下惑奸臣之態不能自知且居于深宮之內豈識外庭不離阿保之手安知謀士是豈但一蹄逃惑哉必致終身迷惑無以昭恐奸邪因循姑息其禍不淺救其大而言之則致宗廟之滅覆以其小而言之亦令身處乎孤危此又臣之所恐耳若夫前所云窮辱之事與死亡之患臣不獨不患不憂不恥并不敢畏也大都臣言不行秦不治則臣生猶死若臣死而言行秦治則是臣死賢于臣生矣未識王之心以臣言爲然否

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

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及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慁音混）

辱臨也慁汗辱也○此一段望范雎之盡言也秦王聞范雎之言悚然而懼惕然以思因復跪請曰先生是何言也寡人亦皆自揣矣夫秦國最僻最遠寡人又最愚最不肖何敢望先生之來先生乃辱臨至此豈不大幸乎但悔非用先生之人是汗辱先生也非寡人敢汗辱先生是天以寡人汗辱先生而得以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于先生非寡人能屈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孤危之人也然則先生辱臨于此實天作之合奈何其言若是哉若肯惠教事無大小上不獨寡人及于太后下不獨百僚及于大臣其有當言者願先生盡言以教寡人無以交疏疑寡人也諸葛三顧而後也范雎三聽不敢言眞奇事奇文當是時也太后用事穰侯弄權一則昭王之母一則昭王之舅匪所謂骨肉之愛也雖欲排擊其骨肉不好輕易開口因故爲作難假粧口頰直至秦王心想意切然後纔發言之使不知不覺發出乎范雎之口入乎昭王之耳矣此先發一篇極善結構文字○全篇累累數千言先輩節取此段者欲後賢學其曉暢學其蕭疎耳曉暢蕭疎乃初發筆時之至寶也



## 顏斶說齊王貴士　戰國策

顏斶齊國之士也戰國時士人各持所見遊說諸侯斶因見齊宣王而說之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音觸）

齊宣王與顏斶相見因留之遠坐不使與語故宣王呼之曰斶可移坐近于吾前吾將與語而斶聞言而心大不然乃就此發議亦曰王欲與語可移坐而近于吾前宣王聞之心甚不悅未及發言左右迎王意而詰之曰王君也斶臣也王呼

前君臣之禮則然也斶亦呼王前是以臣而命君也禮可如是乎

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

斶聞左右之詰因對曰人但知以位尊王而不知以賢名歸王之爲更尊也請論之夫王擅一國之尊其勢固赫赫矣今倚勢而呼斶前使斶即應命而前人不以爲尊王之命而以爲慕王之勢矣士而慕勢尚可以爲士乎斶故爲王計而亦呼王前蓋王前則得趨士之賢名耳子試思之與其使斶爲慕勢何如使王得趨士之賢名哉

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

宣王聞斶之論心中自揣若以慕勢與趨士對較則見王與士貴賤等耳吾何樂乎爲君因忿然不平變色問曰今且不與子辨慕勢趨士之是非而先與子論王與士之貴賤予且謂士貴乎抑王貴乎斶對曰王何未之聞耶士人讀書服古



通統賴以修明綱紀賴以維持若王不過位高民上而已由此觀之至貴者莫若士耳王者烏乎貴

王曰有說乎對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

壟展禽字季食采柳下壟墳也樵採採薪者○王聞言而驚疑因詰之曰士貴王不貴果有說乎斶對曰誠有是士貴王不貴之說也不必引上古之事與王言即以齊之舊事爲証昔者秦攻齊下令禁樵採于柳下之墓不但不許入其墓且禁其離墓五十步而採薪者置之死而不赦禁何嚴也文下○購齊王之頭不惜封侯賜金購何急也今齊王王也而且爲生柳下士也而且已死乃秦之待死者如此待生者如彼則是生王之頭不得如死士之壟也士貴王貴乎可想見矣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願請受爲弟子且

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

麗豔也，都美也。○宣王見斶議論如此，不覺屈服，因嘆息曰：嗟乎，人安可以一槩覩耶？予今乃知予之侮人、人甘受予侮者，皆小人；若顏先生者，則誠君子也，君子焉可侮慢哉？寡人不禮士，貧王不貴之說，誠自取其敬士之病矣。今知悔矣，從今願請受先生之教，而就弟子之列，不更愈于趨士乎？雖然，此不獨寡人利也，顏先生亦有利焉。顏先生若與寡人遊，無論爵位，即一食必太牢，而非藜藿矣；即一出必乘車，而非步行矣。且不獨顏先生一身享寡人之奉，即先生妻子之衣服，亦將麗且都矣。顏先生將無有意乎？

斶辭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則再拜辭去。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當去聲）



制，裁斷也。遂，達也。晚食，飢而食也。○斶辭曰：王欲令臣從王遊而要，非臣之所願也。是豈惡富貴哉？正恐所得不償所失，而傷吾本來面目也。請譬之王：夫玉之生于山也，太璞完備者也。一裁制之則破矣，雖升之廟堂之上，非不爲人寶之貴之，然返顧焉，而本來之太璞已不完矣。士之生于鄙野者，形神自足者也。一推選則祿是靡矣，雖曰遊君王之則，非不且尊且達，然回照焉，而天然之形神已不全矣。故斶願辭君而得歸也。若曰太牢乘車，臣則有以處此矣。太牢者，重其美味也，然當飢而食，則藜藿亦可以當肉之美；乘車者，貴其體適也，然安緩而行，則而履亦可以當乘車之適。至于人之欲爲，祗取無辱耳，臣則奉公守法，無罪辱以加身，誰得而辱之？則何羨乎從王遊也？于是再拜謝王而辭去。作文者借君子以結斷之曰：以斶之言璞之，斶可謂知足矣。乃知人之一身皆有眞璞，能歸其眞而返其璞，則終身無辱矣。斶惟如此，故敢以士貴辭于王前而不屈也。

文章家最妙是逆折一法，不意戰國策士亦往往持此逆折之法以說諸侯，故語雖強詞奪理，而適以成其妙文也。試取是篇而讀之：王欲使斶就己，斶却偏要王就己；王自以爲王貴，斶却偏要說王不貴；王欲榮之以太牢乘車，斶却偏要說不喜太牢、不喜乘車，眞是逆折得妙也。但斶前固屬慢士，王前亦係凌君，詞意激烈，純是戰國習氣，不可爲訓。然讀士前爲慕勢之句，堪爲奴顏婢膝者針砭；讀士貴王不貴之說，可爲矯情傲骨者揚眉噓。斶亦人傑也哉。

## 樂毅報燕惠王書

戰國策

樂毅本魏人，燕昭王拜爲將，下齊七十餘城。昭王死，子惠王立，與毅有隙。毅遂降趙。後惠王悔之，使人招毅。毅乃報書謝之。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數上聲）



臣，樂毅自稱也。不佞，不善柔佞也。左右即惠王之侍御也。不敢斥言惠王，故托言左右侍御。足下指惠王。畜幸二字連讀，親愛也。○此一段敘報書之由。其意若曰：人惟柔佞善承意旨，故能得上下之歡心。若臣不佞，不能奉承王之休命，以順結左右之歡心，故左右讒譖于王，而欲致臣于死也。臣死不足惜，但念先王用臣者，先王之明也；足下推先王之明而畜臣者，足下之義也。今若聽左右之讒以殺臣，則傷先王之明，害足下之義也。足下雖未必即聽而殺臣，然臣恐足下出乎此，故逃遁走于趙國，俾足下不得殺臣，則先王之明不傷，足下之義無害，豈不兩全乎？今足下不發此心，使人數臣之罪，此皆就足下左右之意而數之耳。抑知先王所以畜幸臣，固有所以畜幸臣之理；臣事先王，亦有所以事先王之心。竊恐王之侍御不能察此理，不能白此心也，故敢以此書對陳。

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
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當去聲

此一段先泛言賢聖之君用人有道以引起昭王用毅之事若曰凡國家用人詔祿未可以私而廢公也臣聞古之賢聖之君不以爵祿私左右親近之人其不私者何也恐無以處功名之士也必也功多者然後賞之能當者然後處之則與者不爲過而受者不爲愧矣此在既用之後則然而于未用之先尤不可不謹故察士之才能可用而後授以官者可與成功之君也不但君之用士爲然即士之見用於君亦不可苟故論君之行誼可取而後結交其君者善于立名之士也

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
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
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



廁列也亞卿卿之次亞也○此一段自敘所以去魏事燕之由承上言臣因賢聖用人之道而竊觀于先王之舉動也見其不以世主自安有高出世主之心故臣本魏人乃假節于魏王得以身容察于燕蒙先王察臣之能不以爲不肖而舉臣而且過舉焉先列之于賓客之中漸立之于羣臣之上使先王倘疑不決謀及于人或未必如此過舉也乃先王明察無擬不但不與左右侍御謀并不與父兄謀遂以臣爲亞卿爵位隆重豈外臣所敢受然臣不自知竊念先王舉臣者將欲臣效力也臣雖才短而奉王之令承王之教尚可僥倖而不至于罪故受先王之命而不辭感知已也此皆申明前先王用臣與臣所以事先王二竅

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
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甲兵習於戰攻王
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

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

燕王噲爲齊所殺故云積怨○臣受命之後先王命臣曰怨怒于人大矣況我之于齊怨已積怒且深盍不思報哉雖燕輕弱勢不自量而欲以伐齊爲事何以教之臣承先王之問而謀之曰齊自桓公伯諸侯以來富強最勝今雖不能及桓而猶離其餘業豈非最勝之遺事乎是以兵甲能練戰攻素習未可輕伐也王若欲伐之非一國之力所能圖必與天下共圖之而後可若欲與天下共圖之莫先結好於趙結好於趙則不獨趙一國爲我且又有淮北宋地今皆屬齊夫淮北固楚所欲得宋又魏所欲得者也趙若許我攻齊則楚魏必喜我因得約燕趙楚魏四國共攻之則齊雖強可大破也

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
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
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使去聲



然是也符節諸侯往來之照驗也顧回顧言其速也○先王聞臣之謀深以爲是遂具符節使臣南結于趙幸趙聽從回顧即反命因起兵擊齊是豈臣之能哉以天之道明于燕以先王之威揖乎齊一戰勝齊遂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即得濟上濟上之軍復受命擊齊遂大敗齊人于是乘勝遂北不暇佚大隊之馳惟率卒之輕者兵之銳者直長驅而至齊國齊人事急無策乃逃遁而走入莒城斯時也宗廟不暇計社稷不能保僅以身免耳而戰勝之功爲何如哉

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甯臺大呂陳於元
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
先王者也磨平聲薊音計

甯臺燕臺也大呂齊之鐘名元英燕之殿名故鼎燕之故鼎也磨室燕之室名薊丘燕之地名竹田曰汶篁本名齊之汶界○自先王命之曰至此爲一段追敘其所以爲燕破齊以報昭王之事言齊王既走燕遂長驅入齊則齊國之有皆燕

國之有也。嘗物無論節齊重如珠玉財寶車甲珍器已盡收而入燕矣。先王得志而歸，遂以齊器陳設于南臺之上。齊大呂之鐘陳列于元英之殿，前磨室之鼎不幸敗于齊而爲齊得，今幸勝齊而故鼎反乎磨室矣。燕舊疆之植止植于薊，自今移而植于齊王汶篁矣。試論其戰勝之功，無論近世無人可比，即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五伯以來，赫然爲天下雄者亦未有及先王此一舉之功者也。由此觀之，則先王所以畜臣與臣之所以受先王之命者，端有在也。

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

慊快也。裂分也。○此一段敘先王之以功而封已。謂臣雖奉先王之命而破齊，然不敢自以爲功，惟先王之積怨積怨于齊者，一但得洩，爲快先王以爲快此志，念臣効力其間，故裂地而封臣爲昌國君，使得以小國諸侯相比，其寵遇雖曰過隆，然臣竊不自知，以爲奉王之命而奉不辱命，承王之敎而幸不辱敎，即不敢言功，亦可幸無罪矣，是以受命而不辭也。



先王之畜臣與臣所以事先王者，皆蓋如此。不意先王没而自幸無罪者，乃竟有罪也。

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乘去聲

蚤知先見也。夷平也。齊自太公以來至湣王八百餘年。萌珉同。萌隸，珉庶隸僕之輩也。○此一段敘已與先王功成名立，以結上功成名立意。若曰臣之所以受命不辭者，以功已成而名已立也，且以功成名立可再幸無罪也，乃今不能無罪者，亦未就聖賢之道思之耳。臣聞賢聖之君，弟患功不成也，功既成則安忍廢之，故勳業著于史册；蚤知之士，弟患名不立也，名既立則安忍毀之，故榮名稱於後世。即如先王之報怨雪恥于齊也，奮一日之力，遂平萬乘之強國，而收八百年之蓄積，豈非大功乎？此猶先王在日事也。即先王棄羣臣之後，執政任事之臣，奉其餘教而修治法令，務欲賞罰之必信，愼別庶孽，不以私暱間大臣，且施及乎珉庶隸僕，不止尊崇先公嫡將相，此豈特可以教一世哉，即後世皆亦可教也。然則先王已成之功、已立之名，宜世世守之，不宜初死而遂改易也。

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王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說音稅 差音釵

郢楚地。吳破楚，昭王出，至郢。夫差，闔閭之子。鴟夷，榼名，馬革爲其形以斂骸骨。入江不化，言子胥怨恨，雖入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神也。○此一段先立論，後引喻，議惠王不能繼昭王之志也。言作者賴成者之收功，始者賴終者之善繼。



以臣所聞則不然。前人善作，後人不必善成；其父善始，其子不必善終。何以言之？昔伍子胥說闔閭而聽其言，遂成遠迹王郢之功。其子夫差宜善承父志，尸祝子深，乃不以子胥之言爲是，而賜之死，以鴟夷橐其屍而浮之江。所謂善作善始者，而竟不必善成善終也。此豈夫差一人之過哉？此予論之。夫差不悟先時諫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恢，此夫差之過也；子胥不能早見夫差之不同度量而遠去之，以至入江而不化，此又子胥過也。臣故監其失而去燕走趙也。

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跡，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離罹同 墮音灰

離遭也。墮壞也。○此一段自敘所以去燕之由與不敢背燕之意。言臣之所以走趙者，非背先王也，實欲免此身之死，全昔日之功，以彰明先王畜臣之迹，此臣之上計，故便宜而行之也。若不去燕，甘受誅戮，則身遭不臣之誘，墮壞先王畜臣

立功之名。此臣之所大懼而不敢行者也。○卒去燕適趙，誠負不測之罪，然得免于戮，亦云幸矣。若以幸而轉欲為利，或佐趙以乘燕之敝，則揆之于義，斷斷乎不敢出也。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數音朔

此一段結已所以通書之意，以應首篇。言人之相交，當離絕之時，每每出惡聲以絕之，臣聞君子則不出乎此也。交道且然，況臣之不得于君而去國，乃欲毀其君而自潔，將置其君于何地？此豈忠臣之所為哉？以臣所聞，忠臣必不然也。臣不佞，雖非忠臣，然數奉君子之教矣。奉教君子，似可無言。然臣今疏遠，王之左右侍御甚親，恐左右侍御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之君王焉。惟君王留意而細察其始末，則先王畜臣之理可明，臣所以事先王之心可自白，而知其有功無罪也。



此文極婉曲，又極峻峭；極詳明，又極省筆，最得奏事之體。何謂婉曲？其自敘成功處，並不歸功于已，語語託之先王；其敘去燕處，絕不斥言惠王，語語託之左右侍御，何等婉轉，何等委曲。至其特特提出功成名立四字，說得赫赫奕奕，今古莫及，不歸功而深于歸功，不斥言而深于斥言，婉曲中復峻峭如許。昌言乎詳明也，自從魏來燕說到定謀結趙，自太破齊國說到量功受封，歷歷陳敘，可謂詳明極矣。乃每敘一事，只一筆兩筆點過，抑何用筆之省也。後生家熟讀此等文，可免躁率冗沓之病。

## 漁父辭　屈原

屈原名平，字靈均，楚之同姓也。為三閭大夫。時楚懷王內欺于鄭袖，外欺于張儀，原屢諫不從，又為上官大夫所譖，遂被放逐，作離騷，內有漁父辭一篇。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放，斥逐也。燋悴，黑也。枯槁，瘠也。○原之初心本欲立朝事君者也。今既被放逐，則忠愛之心益不得遂，于是遊于江潭，行吟澤畔，以發洩其不得于君之憤。夫心者，顏色形容之主也。心既憤懣，則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有不能免者矣。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

漁父，捕漁人也。○此設為漁父之問，以發起通篇大意。言江潭澤畔，適有漁父在焉。漁父似曾識原，今見顏色形容異于昔日，疑其非是，故怪而問之曰：若果是原，則子三閭之大夫也，當立朝事君，何故至於江潭澤畔耶？

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此是一篇主意。言人本清醒，溺于貪利則濁，沉于嗜慾則醉。然濁與濁同，濁則相安于濁而不知；醉與醉同，醉則相安于醉而不覺。無奈我之獨清獨醒，異于世人之皆濁皆醉，則衆人自咤以為怪，而不得不見放以至於此也。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掘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歠音啜　釃音離



餔，食也。歠，飲也。糟，酒滓。醨，薄酒。○此言已之不能和光同塵，而設為漁父以諷之曰：子之清醒，以世之衆人論也。吾以為世之衆人不足論，有聖人在。夫聖人者，與物無忤者也。不能必物之不凝滯，而能必我之不凝滯于物，又世道依寄者也。世雖不能推移于我，而我何不亦與世而推移。若予之清醒見放，是凝滯于物而不能與世推移也。如曰世人皆濁，濁之故泥雜于波也，予何不掘其泥而揚其波，使舉世而皆清。如曰衆人皆醉，醉之故糟與釃也，予既不能使世皆清而至於皆醒，何不亦食其糟而飲其釃，與之同醉而不醒。處濁世之道，固宜如是。奈何深長思廣，高為之舉，必致身于獨清獨醒之地，以自取其放逐哉？吾見予之不達也。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

……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

察察清潔色汶汶昏暗不明也浩浩猶皎皎也○此自明其清貞絕俗而托言答漁父也君曰士各有志不可強也以吾所聞新沐者必彈潔其冠新浴者必振拂其衣恐稍之累潔吾也予雖不才不知幾經濯磨方有此清醒之體安能以一日之故棄遂以清潔之身受物之暗昧乎如必欲予同流合汚則寧赴湘流中葬魚腹以死吾之清醒自在安能以予皎皎貞白之心反蒙世俗之塵埃乎此原之志也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枻音泄

莞爾微笑貌鼓叩也枻楫也滄浪水名纓冠索也○屈原之冷眼熱腸既不能自已又不便自言故到處只相漁父作兩歌之詞以爲波折也莞爾妙固不深信爲是亦不大笑爲哉莞爾一笑正在或然或否之間鼓枻始留而與之語已不入耳絕而逕去又離志情叩楫而去正在半去半留之際寫歌妙歌則歌之已耳乃欲去而歌有心爲此歌也兜矣誠詞妙清可濯纓喻清時可以修飾冠纓而往也濁可濯足喻亂世可以褒足遠遁而隱也猶是滄浪之濯也可纓則纓可足則足正聖人之不凝滯而能推移也通總括通篇天意不止紹應清濁二字遂去妙雖此時遂去有不遂去者在去之先矣文章紆折不盡莫妙于此乎古膾炙此文吾不知千古齒牙得其味旨者幾人哉○作詩卽此詩卽非作詩人讀詩卽此詩亦非知詩人作文之道何必不然讀文之道亦何必不然何也古人撥管謀篇凡有涉于憂君父傷國家若直敘其事用反準處難于曲折用正筆處易于傷時故僞立主客假相問答以苟意然後反王自如任意播弄論世而不傷世論君而不犯君悵悵乎游及有餘矣先生此辭用是法也須知世人皆溷我獨淸衆人皆醉我獨醒此四語便足以盡此辭之大意亦足以盡先生之生平太抵哀宗國之意亡發憤一腔[illegible]



憤非以清高自尚也若認爲憤懣以爲眞有此漁父問答吾知其不善讀文者也未足與語此文之妙

## 過秦論上　賈誼

過秦者論秦之過也論秦過者借以諷漢也文有三篇此第一篇故曰論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幷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衡音橫

孝公始皇六世祖也殽山秦塞也函谷關名卷收也如席之可卷也括盛也猶囊盛而結之也言欲盡取也八荒八方也商君衛鞅也以六國攻秦爲從以秦離六國爲衡故從曰合從衡曰連衡拱手易也西河魏地名○此一段論秦強之始若曰吾欲論強秦之敗于一旦而思秦之所由強則非一旦而強也迨遡其前蓋自孝公始其立國也雄據崤山函谷關之險固坐擁雍州之重地若論封建實周家西北之大藩也孝公念不及此君臣但思固守其強而冷眼窺周室之成敗竊之久則又不獨遺矣天下之大思欲席而捲之宇內之廣思欲包而驕之務欲囊括四海方稱其驕橫之意必期并吞八荒始遂其貪暴之心故當是時徒有君而無臣猶屬虛想不意天生暴虐之孝公爲之君卽生慘刻之商鞅爲臣佐之遂以虎狼不可測之虛謀而一一實見之行事矣內則立法度務耕織修戰守之具以固其本外則連橫六國誘諸侯相闘而疲之以神其用于是諸侯果力盡而疲秦人不用舉矣拱手而取衆諸侯之地直至西河之外秦之強不自茲始乎○天下宇宙四海八荒只是一樣字所以必發疊寫之者以席卷包舉囊括幷吞却是四樣字盎極寫示先虎狼之心非一辭而足也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

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從音宗

蒙襲也膏腴美地也要害險阻也締交連結也○此一段論惠文武昭強秦之事使孝公強而後人不強猶曰強一時耳乃孝公既沒惠文繼之惠文之後武王昭王又繼之俱蒙孝公富強之舊業因孝公窺周之遺策而侵掠四方南則兼并漢中西則包舉西蜀東則割膏腴之美地北則收要害之郡邑其強爲何如由是各國諸侯人人恐懼自危相與會盟謀弱秦之計計非一人之計乃不惜珍奇之器貴重之寶肥美之地以招天下之士謀之者也所謀何計約六國爲合從彼此締交相與爲一而弱秦也

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



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九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奢蛇

孟嘗君田文也平原君趙勝也春申君黃歇也信陵君公子無忌也中山國名後爲魏所滅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此一段只是詳寫以致天下之士一句諸侯謀弱秦若不以成敗論亦隨在可以有爲之時也何也當此時而計之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未嘗無人也此四君者又皆明而且智忠而且信又皆寬厚存心而仁愛待人又皆尊禮賢才而貴重士毛不獨有其人其人之賢又如此而且約爲合從離秦連衡以并韓魏燕楚齊趙兼并宋衛中山之衆不獨有其計其計之得又如此既有此四君之賢又更招致天下之士則六國之士於是乎集矣弱秦之慮無善謀而一時則有若甯越有若徐尚有若蘇秦杜赫之屬深長思慮而爲之謀合從若其意不通而六時則有若齊明周最有若陳軫召滑有若樓緩翟景有若蘇厲樂毅之徒婉轉曲折以通其意及戰憂其兵不強而一時則有若吳起孫臏有若帶佗兒良有若王廖田忌有若廉頗趙奢之倫選將練卒而制其兵以此謀秦秦容有不弱者乎

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鏃蹴

叩擊也九國謂六國及宋衛中山也逡巡退縮貌鏃箭鏑○此一段言六國不能弱秦秦地雖不廣以天下較之尚有什倍諸侯之兵雖不足以九國計之尚不啻百萬之衆諸侯率之叩關以攻秦其威勢之震赫爲何如宜秦人胆裂閉關固守矣乃秦人則不然觀九國如無人視戰鬪如博戲從容談笑開關以延敵致使九國之師反驚疑相顧或左或右逡巡怯而不敢進因俱罷去則斯役也秦未嘗亡一矢遺一鏃蓋無所費而天下諸侯或數百里或數千里車馬旌旗招搖奔走所費無算不待戰而已困矣固知弱不敵強有如此



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朝音潮

軍敗曰北櫓大楯也○此一段結上惠文武昭之盛叩關之兵既罷則遊說之士束手無策矣戰鬪之士胆落氣喪矣所合之從誰敢復合于是乎散矣所議之約誰敢復議于是乎解矣既不能弱秦勢必畏秦于是爭割其地而奉秦矣割之不已則諸侯安得不弊諸侯弊而秦有餘力以乘秦之餘力制諸侯之弊有不戰戰必追亡有不鬪鬪必逐北故有時而伏尸百萬有時而流血漂櫓因戰勝之利乘無敵之便大不安於秦而竟宰割乎天下分裂夫河山矣威勢若此強大之國猶勉保土地而具文請服一至于微弱之君直獻存而入朝矣其強一至此哉

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

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嗚嘗

六世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也時周分為東周西周故曰二周西周滅於昭王東周滅於莊襄○短曰敲長曰扑笞擊也越有百邑故曰百越蒙恬秦將也○此一段論始皇之強秦之強盛固已相延四世矣延及孝文莊襄二王雖嗣前烈然享國之日不久故國家不及見其強積之事也及至始皇其強愈盛畢孝公以來六世之餘業一旦奮發而為之振舉收天下之長策不御乎秦國而御乎宇內因先世吞二周之舊績而滅亡六國之諸侯履當世至尊之位而控制上下四方之六合慮天下不服執敲樸以鞭笞之威聲振動乎四海其強為何如哉東西無論已王極有冀如南越始



皇則取百越之地分為二郡一以為桂林一以為象郡致使百越之君俯首不敢仰視自繫其頸以委性命于獄吏其強于南者如此既振威于南遂從事于北乃使蒙恬起築長城以為藩籬而守之卻至強悍之北兵亦避始皇之威卻退七百餘里不但不敢南下侵犯並不敢南下而牧馬將士受秦之長亦不敢彎弓而報怨其強于北者又如此

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鉗毀

燔焚也百家言經史之類也秦稱百姓為黔首隳壞也咸陽秦都也鋒兵刃也鐻樂器形似夾鍾○此一段隱含仁義不施意始皇既并吞天下自以為德并三皇功高五帝則是先王之道不如吾道矣況黔首之民往往誹于先王之道而彥作聽明廢之可也則是百家之言不如吾言也況百家之言又往往蠱惑黔首之心而開其妄想燔之可也廢者燔者燔則黔首愚而無思矣且民孰敢于作亂者以名城堅而可據也吾隳之則復何所據哉民之敢于謀逆者以豪俊為之

倡吾殺之則誰復敢為倡亂起戰爭之舉者兵也吾盡收之以祭焚咸陽銷其鋒鋭以鑄為鍾之不盡以為三金人十二則民雖欲弄兵而無兵可弄矣縱有強民以此三者皆之則未有不弱者黔首既愚且弱吾縱心驕橫復何慮哉

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譬將法

華山名歲登也十萬曰億金城言其實且堅也○此一段隱舍守之勢異于攻忌民固宜防而險要亦不可不立故先為禹民冪民之計然後設險據要華岳嶮山也吾登于其止以為誠而城何如險也貴河洪水也吾因之以為津而津何如深也塹其上則據億萬丈之城觀其下則臨不可測之谿處此為固固可知矣再置實良之將設強弩之督守于要害之虎再托以親信之臣衛以精銳之卒而遍陳利兵則稽此者驚心駭目而自無可奈何矣當此天下已定之時推始皇之



心自以為關中如此之固金城千里之險可為子孫帝王萬世之基業也又何所慮哉

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東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甿同氓躡音 捲罷音皮

殊俗遠方也陳涉名勝二世元年起兵甕牖以瓦甕為窗牖也繩樞以繩繫戶樞也甿田民隸僕隸范蠡易姓名為陶朱猗頓皆之富人也躡足躡蹈也阡陌田間也揭高舉也贏擔也○此一段論秦之亡吾謂人死則威絕而始皇不然既沒之後其餘威所王殊俗猶為之震驚況又有縱其威者縱使家傑公卿誰敢更生異心然而陳涉何人也不過竊騎繩樞

之于爲戍作隸之人而東遷西徙之徒也察其才能且未必及乎中等之姿問其品行非有仲尼墨翟之賢攷其資財非有陶朱猗頓之富既非其人又無其資宜其貧賤終身矣不意始捹亡命驅馳于行伍之閒縱逞狂頑勉起于田野之中所率者盡疲弱之卒所將者纔數百之衆則軍旅不成其爲軍旅也夫此不成軍旅之衆皆秦之衆也以秦之衆轉而攻秦若無鋒刃而斬木以爲兵苦無旗旛而揭竿以爲旗則器仗亦不成其爲器仗也吾悲其不量力爲天下笑就知天下聞聲而響應者一時雲集焉而嬴糧資餉如影之相隨者又不知其幾由是山東豪傑遂相繼而並起竟將奮不世餘烈之險秦早旦亡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



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鉏音徂 銛音先

耰鉏柄矜亦柄也言以鉏柄及棘作矛槿也銛利也鎩矛屬陳涉謫戍漁陽故曰謫戍山東國謂六國也○已上俱敘秦之興亡此一段方總其意而論斷之吾觀于秦之興亡而竊有不可解者秦既兼有天下則天下非小弱也秦據雍州崤函而強盛今之雍州之崤函固自若也陳涉之位戍卒也非尊于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農械也非利于鉤戟長矛之利器也謫戍之卒罪人也非抗于九國百萬之師也謀之深慮之遠行軍用兵之道皆出于救死非及曏時爲謀通意之制兵之士也然而宜成者不成宜敗者不敗而異其變所就之功業轉相反者何也六國滅而陳涉盛耳試使山東之六国與陳涉之兵度其長而絜其大比其權而量其力則難以並論矣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乘去聲 招音召

招擧也天下九州秦據雍州此外之八州則冀兗青徐揚荊豫梁也同列指六國一夫指陳涉天子有七廟○此一段又總結全篇秦以[illegible]夫以九州論之猶是區區之地耳以此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八州之廣竟招而槩之六國固與秦同列者也而能使之朝服此豈一日之功哉蓋百有餘年之積強矣如此其久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雖似易而亦不易矣奈何陳涉不過一夫耳爲首倡而作難遂致七廟隳之而隳壞不但地喪于漢卽王子嬰之身亦死于楚人項羽之手爲天下笑此又何也嗚呼吾熟思而得之矣大都廢先王之道而仁義不施愚民弱民煩殺以爲固而攻守之勢不同也有天下者宜以秦爲殷鑒矣

通篇文字只要看他中間然而陳涉一轉未轉以前重疊只是論秦如此之強既轉以後重疊只是論陳涉如此之微欲形秦之強乃更形六國之強此只是反襯秦欲寫陳之



涉之微必帶寫秦之強此只是反襯陳涉至于過秦大旨只仁義不施二語便斷盡却不便說出故爲紆曲以作勢其極論秦之吞先分明是寫攻之道得極論秦之敗亡分明是寫守之道失若廢先王之道一段則又分明寫仁義不施也但隱隱躍躍全不露痕直待萬疊千迴蓄力積氣至於極重然後一筆挽轉自覺氣焰百倍而句法又長短不齊整而不排肆而不亂最無蹊徑可尋莊子中爲敘多如此爲文不可不知此意大約以氣驅使氣溢谿響自出

## 治安策 序　賈誼

賈誼洛陽人文帝欲任以公卿之位大臣多毀之出爲長沙王太傅既又拜梁王太傅是時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因上疏陳政事多所匡建故曰治安此一篇只如元自作序故曰序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

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

此數語立通篇之案。凡君之用臣者，欲臣為國圖治安也。臣雖棄擯于外，而國家之治安未嘗一日去諸懷者，竊惟天下雖大，朝政雖多，總不出事勢而已。臣每熟籌當今之事勢，非可欣可樂之事勢也。約畧計之，可為痛哭者有其一，不至痛哭之甚，而可為流涕者又有其二，不至流涕之迫，而可為長歎息者又有其六，此皆一一可迹也。若其他非事勢之所急，背乎理而傷乎道者，不一而足，臣即借箸當前，亦難以疏舉，陛下神聖，安可置之不問耶。

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厝，置也。○此一段先數倒時說有此痛哭流涕長太息之事勢，而陛下不知者，進言者之過也。使進言彼此異勢，陛下猶不深信，奈何滿朝之進言者皆曰已安已治矣。今天下眞已安已治耶？臣獨以為未也。是非故違衆也，誠以衆人之言安且治者，非就事勢言也，其設心蓋有兩端，非愚暗不達于理，則諂諛以媚陛下，皆非事之實際而能知治亂之大體者也。蓋危嘗伏于安，亂每兆于治，譬之積薪而寢，未為不可，乃抱火置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可乎不可乎？當其火未及燃薪，尚無恙，而寢者且舒徐以為安，陛下幸細思之，則知方今之勢，何異予此，而竟謂已安已治哉。

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孰數之于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

搶攘音村

舛，謬也。衡決，斷絕也。搶，不安也。攘，亂也。紀，理也。○此一段述陳策之由。臣以為未安未治者，惟治則安，未見其治矣，望其安乎？故安可勿論，但請論治。天下之事，有本有末，必也運其本而抑其末，然後謂之治，今則舛逆矣；有首有尾，必也從其首以及其尾，然後謂之治，今則衡決矣。若國家之制，有條有理，令則搶然不安，攘擾擾亂，即不可謂無紀，亦非甚有紀，何可謂之治哉。不可謂治，必有所謂治者，陛下何不使臣孰數之于前？陛下不令熟數，因陳治安之策，幸陛下詳擇焉。



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德而宗有功，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

軌道，遵法制也。○此一段以治安之效歆動之。臣請陛下詳擇，不必遠為較量，即就陛下之所好者射獵之娛，與臣之所言者安危之機也，試舉斯二者而較量焉，而知其孰者為急？急莫急于為治矣。使為治者，惟勞乎智慮以憂天下，惟苦其身體以親政事，而燕閒之間，又無鐘鼓之樂，則是以天下為桎梏也，勿為可也。抑知為治實有大樂存焉。治得其要，而本末相制，首尾相因，燕閒之樂，與今相同，而樂之外，又加以恣橫之諸侯，一軌于道焉，爭戰之兵革，伏而不動焉，天下之民庶，保其首領，強悍之敵，亦革心而賓服，四荒向仁義之風，百姓敦素朴之俗，獄于是乎衰，而訟于是乎息，朝廷之大數既得，則天下有不順治乎？斯時也，海內之氣，淸明和順，成就于邇，不獨生為明察之帝，即沒亦為靈明之神，名譽之美，自垂于無窮，而非止一時也。故之于禮，祖則有功，而宗則有德，使為帝而治安有道，得入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于太祖，與漢俱亡所極，為治若此，又何憚而不為乎。

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

此一段總結上樂與今同一段也觀于無窮亡極而知其所
建者皆久安之勢所成者皆長治之業得以承祖廟而奉六
親此則至孝也推此至孝以遍索乎天下以蔗育乎羣生則
至仁也至孝不過一家至仁則遍天下矣推此至孝至仁而
立綱紀使輕與重皆同得焉垂之于後可爲萬世之法程
萬世之法程既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襲已成之業
而安焉此則至明也至仁不
過一世至明則垂無窮矣

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
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
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亡以易此 亡無通

此一段欲文帝之納其言也夫至孝至仁至明固帝王所不
易致者也然亦未遇其人耳若以陛下之明達而立于上因
再使少知治體者輔佐于下則致此至孝至仁至明不難也
然致此必有其具其具非臣今日矢口而談也可素陳于前



願陛下幸覯而無忽若臣自創無稽之言猶或可忽臣謹稽
之天地既驗之往古又按之當今之務非一朝一夕所圖謀
蓋日夜念此至熟也無論眼前絳灌雖使舜
禹復生若眞心爲陛下計治安無以易此也
余少時聞大人先生云韓昌黎如海蘇東坡如潮使尋一
公文字反覆再讀深信海之與潮果有如此也既而讀賈
之治安全策乃始咋舌怪嘆夫此則眞謂之海矣波濤洶
湧變態萬千則眞謂之潮矣忽起忽落忽往忽來今此篇
乃治安策總目不過四百餘言已具有海洪潮湧之勢而
章法句法字法無一不練長短錯綜進退緩急之致節節
變換古今策體之祖也○恭儉如文帝乃不免射獵故賈
山言之誼亦言之然議非諫獵乃是請得射獵之少間以
自畢其說也讀得此
意方曉篇中之賓主

##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漢武帝好遊獵每自擊熊彘
逐野獸故相如上書諫之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
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 賁音奔

烏獲秦武王時人力能舉鼎慶忌吳王僚之子也王欲殺慶
忌請要離曰吾嘗以逐馬之江上而不能及言其走之捷也
孟賁古猛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夏育亦古猛士
也○此一段借人之殊能引出獸之殊能也窃見陛下萬幾
之暇樂于射獵署不防廣共亦謂人力定能制獸耳然以臣
所聞則不然益物有同出于一類及細察其所能則又有大
相懸絕者不可不留意焉譬如人誰無力而烏獲之力則殊
所以有力必稱烏獲人誰不走而慶忌之走則捷所以捷走
必言慶忌自古至今豈無勇士然人之所期以爲至勇者至
于孟賁夏育而又獨殊焉倘一概視之不愚提防倏遇其力
捷勇如四人者鮮有不被其害驚下神聖不盂不鑒此然臣之
愚暗不知神聖之所爲私心竊變之以爲人誠有此力捷勇
之事況驚然頑獸亦何必不若是
之難料乎是不可不慮而防之也



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
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
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
不殆哉 還音旋 逢音旁

軼才謂才過于衆也不存謂思慮所不存也屬車從車也大
駕屬車八十一乘車塵曰清尊之也逢蒙古之善射者輻所
湊處曰轂車後橫木曰軫○此一段烏獸之駭發臣思陛下
貴爲天子夫豈無好然好則保身好在逸樂則臣可無慮乃
獵下之所好在陵阻險射猛獸之事臣能不慄慄危懼焉使
陛下妖兎不發歟盡壽常亦何足慮倘卒然而遇軼才之獸
如烏獲慶忌孟賁夏育其人者駭發于慮所不存之地上犯
陛下屬車之[illegible]塵斯時倉皇無措欲返而避之而須臾不及
運返欲刃制之而駕車先遭者不過轅人又非將士無論無
巧即有巧計亦不暇施矣況軍士達遠合圍即有烏獲大力

逢家巧射不得用也是豈特獸為大敵哉即險阻間之枯木朽株礙車遇道亦盡為難矣天下最大之患是胡越是羌夷然憂在四境今為此遊獵卒然遇暴是胡越之禍起于轂下羌夷之患出于軫後也豈不殆哉

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一篇主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橛音掘

銜馬勒也橛騑馬口長銜也鉤逆上者為橛橛在銜中以鐵為之○此一段為人之不意臣言非過慮也射獵之事非萬猛獸為患天子不宜近雖無猛獸可保萬全而無駭發之患然以臣計之亦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天子之尊等閒不



出即有郊廟大事必欲御臨亦必先掃清道塗而後行猶乎中路而後馳如此安閒似可無失猶或時有銜橛脫落之變以鶩輿而況輕身涉乎蓬蒿之地信馬馳乎丘墳之間前但貪獲利獸以為樂而胸中坦然無存變之意以備不虞向由此觀之則其為害也不亦難料矣臣再思之高拱九重安道也乃輕萬乘而不以為安出而射獵危道也反樂出乎此而時以為娛即曰未必果危亦萬有一危之塗也在陛下不知何意以臣之愚暗則竊為陛下不取也

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illegible]

垂堂邊也近堂邊恐瓦墮而傷之也[illegible]切勸之舍安即危臣竊為陛下不取者蓋欲陛下以明智為法也蓋明者不待事之兆萌而後見之能遠見于未萌而智者不待危之已形而後避之能避危于無形陛下[illegible]日事有[illegible]可知不必求之隱微不知天下之過固多藏於隱微而發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有言家累于金坐不垂堂蓋言重驗此身不臨于危地也此言雖小推而廣之則可以喻陛下臨危之大矣臣不揣願陛下于臣言而留意焉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聖王所不廢武帝長揚射獵其病根在自擊熊彘耳故相如上書但出色寫獸之駭發人之不意以傲揚之語厚意長並不作一儒生家腐之談可為奏疏法

## 五帝本紀贊　史記

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也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贊者太史公既敘其事之始末復以己意贊之也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予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



漸音尖

尚上也言久遠也薦紳即搢紳也五帝德帝繫姓大戴禮及孔子家語篇名空峒山名黃帝訪廣成子處涿鹿地名黃帝戰蚩尤處○盤古以來事不可殁最為難紀學者多津津稱古之五帝不置可謂尚矣然考之尚書則獨載唐虞以來事是他無所及不而百家之言黃帝者則有矣然觀其文或涉怪誕多不雅馴于是薦紳先生恐涉不經往往難言之及至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之德與帝之世系姓氏若依此著書則有據矣奈何後世儒者以三書非正經疑其非聖人之言或不傳習既不傳習則予亦未敢引以為據也因思書無可考莫若遊歷四方訪其遺風嘗西至于訪道之空峒北至于破蚩尤之涿鹿東則漸于禹蹟之海南則浮于舜狩之江淮矣所至之處長者遺老皆各有所稱述余遍訪之往往指稱黃

帝堯舜之處命以德刑之不置觀其風教固與他處殊為總之于所親歷者與古今書所載相近不甚離背也

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闕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予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予見五帝之事跡不離古文因再觀春秋國語見其中發明五帝之德及帝之世系之氏亦甚章明矣但所嫌諸書弗加深考以今親歷驗之其帝德帝系之所表見者乃皆不為虛妄也故自堯以來尚書闕略誠有間隙而不全矣若求其全則上古遺事散軼時時旁見于他說此其故非篤志好學流覽深思心知聖人之意者不能領會為能有所領會固難為淺見寡聞者言也予故并其事而論次之擇其言之尤雅馴者著為本紀而列之于書首云



劈頭一語方用伸筆隨用尚矣一頓頓法奇絕然字一轉而百家言又起轉法接法奇絕孔子所傳三句筆能一伏予觀春秋四句筆能又一起起伏之法奇絕顧弟弗深考忽一轉其所表見忽一折書闕有間矣忽一曲軼軼見于他說忽又一頓然後用反筆結住最古勁最簡省意氣最多頓挫最大讀之生出通身氣力

## 項羽本紀贊　史　記

贊猶斷也故不獨頌美而亦有譏刺如此贊是也索隱云掘起爭雄假號西楚未踐天子位而身首異處不可稱本紀宜降為世家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蠭音峰　數上聲

周生漢時賢者眸子有重形曰重瞳苗裔猶言後代蠭起計其多也○此一段揚項羽太史公曰予既紀項羽之事而思有一贊之無可贊也意者其有異貌乎吾聞之周生有曰虞舜之目蓋重瞳子有此異形故天與之也予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舜之苗裔耶如曰不然何其興起之驟暴如是也夫當秦失政之時陳涉首起與秦為難豪傑因之蠭起相與故爭天下者不可勝數豈知有項羽耶然羽于此時非有尺寸可乘之勢又起于隴畝之中宜其艱于奮興矣乃起兵僅及三年遂將齊燕韓趙魏五國諸侯大戰于鉅鹿而滅秦矣滅秦之後遂分裂天下而遍封王侯孰楚孰漢其政皆由羽出自號為伯王由今觀之雖未踐天子位而不終然在當時威名赫赫實近古以來未嘗有也非重瞳之天意豈暴興至此哉



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懷王約先入關者王之高祖先入關羽竟背其約故曰背關羽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因都于彭城故曰懷楚羽又徙義帝于長沙弒之江中○此一段抑項羽天心固如此矣人事安可不問耶及羽既滅秦乃背關中之舊約懷故楚而思歸自放逐義帝而自立為王又怨王侯之叛已如斯舉動欲崛然興起亦難矣況自矜功伐但奮其私智而不師法于古揣其意謂伯王之業欲以力征圖謀天下僅當五年卒至于亡國不但亡國而且身死東城當其亡國之時倘能覺悟而自責尚不至于身死乃羽尚不覺悟並不自責過矣及其敗于垓下猶托言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

敗北今卒困于此天亡我也非我不善用兵之罪也其引天
亡我歸怨于天也其引非用兵之
罪終不知自責也豈不大謬哉
項羽本紀何等聲勢揭至作贊却陡然只說其目重瞳見
得除非重瞳上若論才畧乃一無足取張侗初曰舜羽重
瞳不必皆仁禹句踐長頸鳥喙不必皆不仁相皮固不足
以論士是評也殆得太史公之微意欤通篇凡作一揚三
抑而與亡字三年五年字過矣謬哉字緊相呼應極關鍵
最宕
佚

孔子世家贊　史記

世家者紀諸侯之世系也以其子孫皆有國土故曰世
家孔子非諸侯而亦稱世家者以聖人爲教化之主又
代有賢哲故列
孔子於世家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



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
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　若上又也下

太史公曰孔子至聖也余何能贊一詞惟詩有言庶幾彷彿
遇之詩言高山則仰止景行則行止又言雖不能至然心鄉
往之余是以因心之鄉往而復讀其書覺道德仁義充塞于
天壤間因而想見孔子之爲人及適魯拜觀孔子之廟堂遺
風猶在見其車服有神聖之容禮器存雍和之色俊秀諸生
猶時時習禮于其家直令余低徊歎羨于門墻之下而不能
遽去
云

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
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
至聖矣

折斷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適中也○余欲贊孔子
而終不可名言因思天下之君王不賢固無足道至于立功
立德之賢人亦云衆矣生在當時則莫不以爲榮及其沒也
則杳然已焉若孔子不過一布衣耳非有君王之榮也自其
沒以至于今相傳已十餘世無論道德崇奉不衰而斯文一
脉凡爲學者宗之上自天子王侯下遍國中凡習六藝者皆
折衷于夫子豈沒則已焉比哉予至今終不能
贊一詞但約畧想見之猗歟休哉可謂至聖矣
贊孔子又別作異様淋漓之筆一若想之不盡說之不盡
也者所謂觀海者難爲水也此非史公善于形容正史公
善于躱閃處何也文家最忌一口說盡而孔子又不能說
盡若必鋪排其盛德曲寫其休風縱連篇累牘到底不能
表揚孔子也此贊僅僅百言而意致有餘不盡正躱閃鏘
排曲意實筆而爲摹擬想像之虛筆也愈躱則愈靈愈閃
則愈高避實擊虛
法可從此悟出

○蕭相國世家贊　史記

蕭何輔高祖誅秦滅項以功封
酇侯侯亦有封地故列于世家

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
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
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
等爭烈矣　天上聲冠去聲

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竹爲簡牘故吏以刀筆隨便于削也錄
錄尋常也管籥即鎖鑰也韓信封淮陰侯黥布九江王英布
也閎夭散宜生俱周武王賢臣○太史公曰人之事業皆讚
人之才爲之予則以爲不盡在才也必遭其時過其主而後
備常之功竟成不朽之名也即如蕭相國名何者其在于秦
時不過一刀筆吏耳錄錄于衆人之中未聞有過人之奇節
設無遭際在當時已無知者矧後世耶及漢高之興遭逢眞
主依日月之末光舍刀筆而謹守管籥荷出納之重任雖無

血戰之勢乃因民之疾苦秦上三章之法如順流之行於下關中困虜之民與之更始于寛仁迨漢業成而何之功亦立矣一時功臣如淮陰若黥布自以為奇節過于蕭何不知功高疑畏或誅或滅獨蕭何之功勳燦爛彰顯焉在當時則位冠于羣臣之上直至于今賢施于後世之下幾與周之閎夭散宜生輩爭列矣豈非遭時遇主而後能然耶

謹守管籥四句是相國一生眞才實學亦是相國錄錄不為奇節有奇節人正不能耳若淮陰黥布便是有奇節人矣無奇節而功勳爛惟其遭時遇主也有奇節而伏誅滅惟其不遭時遇主也此是史公借相國發胸中感慨不止贊相國而已未比閎夭散宜生或識其無謂不知閎夭散宜生在周武時亦是無奇節同功勳爛一流若曰與太公望周公旦同功便冢不得

## 晏平仲列傳　史記

晏平仲齊之賢大夫也名嬰字仲諡平太史公以晏嬰與管仲齊名既作晏嬰列傳復合二人贊之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相去聲重平聲　衣去聲行去聲

萊即今東萊地夷維邑名衡稱也謂秤量其事之可否也○此一段敘晏嬰之名顯諸侯若曰齊晏平仲名嬰者乃萊之夷維人也始事齊靈公繼事齊莊公又事齊景公歷仕三世可謂顯榮極矣乃不以聲勢赫奕見重于齊獨以節儉力行見重於齊其為人可知矣若在下位居身儉約猶曰貧耳就為齊相則鐘鳴鼎食乃其常也今問其食則食不重肉綺羅成行非過分也乃問其妾其妾不衣帛非素性然者不至此其在朝事君也更不立異惟于言行盡其忠有時而君語及之即侃侃不避而危言使君聽而起敬焉有時而君不語及之即戰戰斡旋而危行使君覩而不敢怠焉國當有道君之言行正節順受其命而不辭國如無道君之言行不正即衡量其命而不受雖當時所行之政治不一端然即此已非他人可及是以歷事靈公莊公景公三世皆顯名于諸侯而無可議也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父音甫　信音伸

戄然驚貌信伸也○此一段敘晏子之好賢晏子之事多矣不可勝紀始就其一二事言之時有越石父者賢人也陷身



于縲紲之中正困厄而莫告適晏子出遭遇越石父于道塗在他人過而不問矣晏子見之心疑其非凡人問其姓名則越石父也憐其困厄解左驂之馬以贖之且載之歸此其恩為何如不意載歸之後越石父親為固然竟弗謝晏子豈望其謝者亦不以為異既而公事畢遂入內室良久不出越石父輒正顏厲色請與晏子絕不覺戄然驚訝知賢者所為必有其故因攝衣冠謝罪曰嬰雖不足以當仁者然自解驂免子於厄解驂免厄其事甚細固不敢多求子之加親亦何至於求絕縱欲求絕亦可稍緩何求絕之若是其速也越石父曰子言誠然以愚之見則實不然吾聞君子之涉世也未嘗不詘所詘者必其不知已者也又未嘗不伸所伸者必其知已者也方吾在縲紲中彼固庸人不知我也如夫子者豈庸人哉既已有所感有所悟不惜解驂而贖我則是知已也知已賢宜薦之知已能宜用之若知已而無禮不知已者之辱固不如在縲紲中而受庸人之辱矣晏子深服其言于是延入以為上客晏子之事此其一端也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窺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

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相去聲間去聲夫為之為去聲

此一段敘晏子之謙愼晏子之事不止此也當其為相時乘車而出必有御者御而出御而入其意氣見乎四體不自知也孰知其妻乃有心人也從門隙中窺其夫見其夫為晏子御擁高張之大蓋策駟馬之馳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御罷而歸其妻不悅願請去夫驚問其故妻曰人之度量何相越也吾觀晏子其長不滿六尺高位重祿身相齊國匡君濟民名顯諸侯卽今者之出穢然不安儼若有思妾觀其意念深矣雖無大賓之見嘗若有以自下者若吾子身長八尺不啻過于晏子乃不能自立而為人之僕出而御車誠可羞也然觀子之意氣揚揚自以為足何度量之淺鄙乃爾妾是以求去也其夫謝而留之深自愧悔痛加抑損晏子怪其異于昔日因而問之御遂以實對晏子賢其能改遂薦諸公朝以為大夫晏子之事此又其一端也



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氏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能上下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

太史公司馬遷自稱也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俱管仲著書篇名山高一名形勢九府論鑄錢之輕重故曰輕重九府晏子春秋凡七十篇軼事往事也○此一段先斷管仲太史公傳畢合而贊之曰當時管晏同稱余嘗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等書各連篇累牘詳哉其言之也吾思著書易行事難既見其所著之書因欲觀其所行之事故論次其傳至于其書亦宜入傳因世多有之是以不論但論其鮑叔及越石父御者之事夫管仲世所謂賢臣也然孔子謂其器小吾忖度之豈以為周道日漸衰微管仲事桓公使桓公而不賢則亦已耳今言聽計從亦既賢矣何不勉勵桓公至于王遇乃沾沾號召天下僅稱為伯哉聞之古語曰臣之事君也君如有美則將順以成之君如有惡則匡救以去之故上下能相親以至于上管仲僅以伯稱則古語豈管仲之謂乎

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耶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令平聲為去聲



此一段斷晏平仲管仲之軼事不能無議若晏子則不然方崔杼弒莊公勢其張而禍正烈人盡避之獨晏子昂然而入伏莊公之尸而哭之成禮然後去義在則勇往為之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耶至于力朝強力以諫不苟其說雖至犯君之顏而不避由此觀之其思之所存豈非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嗟嗟惜乎其死矣假令晏子而在無論為晏子上客予雖為晏子執鞭亦所忻慕焉然而不可得也故次其傳而歎息不能置云

太史公為晏平仲作傳獨取解左驂薦御者二事非舍此二事之外更無別事可紀也總是借他人題目發自己感慨蓋漢法儆刑自贖太史公為李陵故幽于縲絏家貧不能自贖罪而生平交遊故舊無能如晏子解左驂贖越石父者自傷不遇其人故寄慨于晏子耳如此看來卽解左驂薦御者二事尚是一主一賓于何知之于贊中願為執鞭句知之僕御之婦且羞其夫為晏子御堂堂一太史所忻慕執鞭正欲借御婦作一反形以發其激切仰望之詞也讀者不察便為史公傳晏子特特表出二事豈作者本意哉

○孟嘗君列傳贊

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蹟令可傳于後世也孟嘗君姓田名文其父靖郭君封于薛田文襲其封是爲孟嘗君喜賓客歸者數千人

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太史公曰風俗非苟然矣必有所起于嘗過薛薛地與鄒魯相接然觀其俗見閭閻里巷之間率多雞鳴狗盜暴桀之子弟大與鄒魯之風俗相殊予驚而問曰地相接則俗相近何鄒魯存儒風俗多戾風耶此必有故知者曰薛地雖與鄒魯接而實爲孟嘗君之封邑也孟嘗君好客嘗招致天下之任俠姦人入薛中以爲用計其數蓋有六萬餘家安得不生暴桀之子弟安得習儒風而與鄒魯同哉予聞而不勝歎息曰由此觀之則孟嘗君之好客自喜至于移易風俗則其名不虛矣

多暴桀子弟五字已寫得盡情又加與鄒魯殊四字反擊之可謂盡情極矣乃索性再盡情寫之更加以姦人六萬餘我足然後以戲謔結之只述眼見只據耳聞並不自出口罵却已勝罵勝打妙筆



○平原君虞卿列傳贊

平原君趙之諸公子趙勝也封于東武城號平原君虞卿遊說之士也爲趙上卿食采于虞以爲虞卿太史公作二人列傳又合贊之

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覩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令平聲 邯音寒 鄲音單 幾平聲

利令智昏言見利而使智者亦昏也秦樓緩說趙王割地與秦虞卿力言其不可魏齊相也與應侯有仇秦求之急乃抵虞卿卿棄相印與齊間行亡歸梁以托信陵君信陵君疑之齊自殺故虞卿窮愁而著書名虞氏春秋○太史公曰欲論人先觀世若平原君者趙惠文王之弟也好客喜士翩翩然日遨遊于賢豪間若生聖世又當別論今弟從列國之爭然觀之則誠佳公子也使稍知國計義利分明趙可保全然惜其未覩交鄰之大體而一時利令智昏有如鄙語之所譏者貪馮亭之邪說使四十餘萬衆盡陷于長平以致邯鄲幾亡是誰之過耶平原君不得辭其責矣至于虞卿料秦國之事揣横殺之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乃不忍魏齊之死以身殉之以致彼此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卿之賢人乎雖然相印一時之業也著書千秋之業也虞卿非遭此窮愁亦何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耶



○屈原賈生列傳贊



屈原列國時楚人賈誼漢人相去甚遠因竄謫有弔屈原文故合贊之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才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鵩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天問招魂哀郢俱離騷篇名長沙有羅縣縣有汨水屈原投此水而死賈誼爲長沙王太傅過此作文以弔之鵩鳥賦亦賈誼所作○太史公曰余感屈原之忠而見放因讀其離騷其中有天問招魂哀郢三篇字字離愁言言憤惋二君沉沙

之志已有在矣此其志不可想乎後過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之滸又未嘗不潸然垂涕想見其不得于君行吟憔悴之為人以為遭遇闇君死固不免而悲哀何能已也及見賈誼弔屈原文其中有云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讀此二語又驚怪屈原之自取何也以彼其才使游于諸侯何國不容乃自令若是哉賈生惜之固宜再讀賈生之鵩鳥賦聞之鵩鳥入室主人當死賈生所為作賦也其賦中之意俱言同死生輕去就以自寬由此思之則何必不懷故都何必不死又不覺爽然自失矣

先是傾倒其文章次是痛悼其遭遇次是歎詫其執拘末是拜服其曠達凡作四折文字折折俱是幽窅蕭瑟挺拔扶踈所謂化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目泪涙不可分何句是贊屈何句是贊賈

## ○游俠傳 序　史記

游俠者布衣而功見于世言信于人者也太史公為之作傳而先列此總序于前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相去聲 食去聲

韓子韓非子也春秋國史之總名季次即公皙哀與原憲皆孔子弟子○此一段借儒作引天下名實最不相副若從有名而實無所副者莫甚乎儒韓非子有言儒固美稱若徒以文自亂法廢而依據不取善若徒以武自犯禁分二者皆為所譏以為不軌于正道而學士家多以此言為是而稱于世云信如斯言則儒者之出必以道至如出不以道而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者宜譏所不免也乃既取宰相卿大夫遂立于朝輔翼其當世之主所建之功所立之名俱著于國史且復之美之固無言其術取者及若季次原憲不以文亂法者也乃不幸而為閭巷人也又不幸而好讀書又不幸而懷獨行君子之德無論不知術取宰相卿大夫即當時之宰相卿大夫招致之而義之所不出亦必不苟合于當世不苟合于當世然當世必重之乃當世不惟不重亦且笑之故季次原憲終其身于空室蓬戶中以褐為衣以疏為食而恬然不知厭至今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其所言所行不知袞倦嗟乎仁義則有之利則未享也

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



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 飯音反 行去聲

鼎俎即割烹也傅險即傅岩棘津即渭濱夷吾管仲也菜色是饑餓謂絕糧也○此一段言聖賢皆有緩急見游俠之足多儒行若季次原憲不能利己豈能利人哉今游俠所不足然論其行雖不軌于聖人之正義然不言則已言則必信實不行則已行則必果斷已諾人之我必誠心始終其事無論易為之事即有利害當前亦不愛其軀以赴士之困阨豈不難乎更難者既已亡者存之死者生之其恩不淺矣而竟不矜其能且以伐其德為羞則其義氣蓋亦有足多者若以游俠不足取必人處斯世無所緩急則可也試思之緩急無乎蓋人之所時有也余備員吏館嘗考往昔虞舜聖君也嘗窘于井廩伊尹聖臣也嘗負于鼎俎傅說不得志嘗匿于傅險之下呂尚未遇時嘗困于棘津之間管夷吾不免桎梏百里奚賣嘗飯牛仲尼大聖嘗畏于匡且危于陳蔡之間此皆學士家所景仰企慕謂之有道仁人也猶遭此無妄之災況

以讀書懷古中材之士而又涉于亂世之末流乎則其被媒孽之害何可勝言哉人之緩急若此而謂游俠之行不足取亦過矣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延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

饗同享跖音職蹻強入聲饗受也柳跖魯之大盜莊蹻楚之大盜○此一段慨世論之不平不取游俠者不過曰仁義也有德也聞其言無論入歎息卽鄙野之人亦忿忿不平而為之言曰仁義名耳饗則何知仁義所稱有德亦不過以饗取而已享其利者為有德耳



故伯夷之醜周也至不食周粟而甘餓死于首陽山誰不頌伯夷之義頌伯夷之義則周之文武醜矣乃文武則儼然縱堯舜禹湯之統不以伯夷之故而貶其王跖蹻盜魁也暴戾終身宜乎唾棄乃為其徒者猶誦其義于無窮何也蓋已饗其利也名如此實如此由此觀之則知竊一鉤金者饗利無多以其為盜固應伏誅至于竊一國則一國之侯矣已饗其利為有德矣何誅之可言古稱侯之門仁義存殆非虛言也然則仁義豈拘守者哉今拘于學者哉抱咫尺之不義拘拘自守以至久孤于世而無所齒豈若卑下其論而儕偶于俗世沉與之沉世浮與之浮而徼取榮名之為愈哉

而布衣之徒設取與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耶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為去聲要平聲

此一段言游俠不可少仁義之名寔既如此而布衣之徒不欲以布衣自卑設取與之節立然諾之行使千里誦其義雖爲之死而不顧世之是非此其胸中亦必矯矯以爲有所長非苟且而已也故士之窮窘無所解免不得不委命而望其生死存亡也誠能解免窮窘則其人豈非所謂賢豪閒者耶世乃輕其為俠不敢與儒齒嗟嗟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之聖門弟子比其權量其力問誰能效功于當世則不可同日而語矣非不尊儒要以功見于世言信于人觀之則俠客之義又可少哉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相去聲行去聲



此一段言游俠亦有別惟俠之義不可少因憑弔于古古非無布衣之俠然為時久遠靡得而聞已至于近[illegible]若延陵季札若孟嘗田文若春申黃歇若平原趙勝若信陵無忌之徒若因王者之親屬又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且招致天下之賢者為之游揚是以顯名于諸侯而一時之公族子弟者無及之者不可謂不賢者矣賢則賢矣譬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猶不難耳至如閭巷之俠無王者可藉無富厚可倚無賢者可招必修其行砥其名自致身施于天下天下聞而莫不稱賢是為難能耳

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沒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孟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

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比音避令平聲

居邀也文罔法禁也○此一段結出作傳本意俠之義既有可取則宜載而傳後然儒者拘墨者避皆排之擯之而不載其行事惟其不載而自秦以前雖多匹夫之俠皆湮沒不見使古俠之用心不傳余甚恨之令以余所聞漢興以來有朱家田仲王孟劇孟郭解之徒雖亦時托當代之法禁然察其私義既廉潔而不負人之利又退讓而不矜巳之功救人之危免人于難其高義有足稱者名實相副而不虛立士晤以濟而不虛附至如引朋爲黨以強爲宗互相比周而設財以投乎貧人恃其家暴侵凌孤弱之人而恣欲以自快若此等者豪暴之徒也無論不可與語游俠而游俠亦且醜之余悲世俗之人不察游俠之用心而猥以朱家郭解得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不亦冤乎余是以爲之作傳云

此傳本欲敘游俠之足多恐悖聖人之大道故借儒反覆辨論以明敘述之不妄耳而文起伏如長江大河層波疊



浪汪洋千頃真絕世奇文○史記須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故于諸傳記中凡遇揮金殺人之事便噴噴賞歎不置而于游俠貨殖等傳尤特地着精神總之一部史記只是緩急人所時有六箇字是他一生著書旨意今于此傳中指出正史記綱領處讀者大須着眼

綿邑 隆文堂校正重鐫

古文快筆貫通解卷之二終

# 古文快筆貫通解卷之三



吳門杭永年資能氏評解

## 。王命論　班彪

王命帝王受命也時王莽敗光武即位而隗囂據隴擁眾有分割之意彪時在隗處以隗所舉必見禍亂故作此論以諷之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暦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於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 禪去聲 契音屑

咨嗟歎辭暦數帝王相繼之次第暨及也奕世累世也哉行也撥理也曰此一段歷稽古帝王之受命若曰帝王之興豈偶然嘗夫有所受之也故在昔帝堯禪位于舜其戒命之謂曰咨爾舜爾之德當天心故知天相傳之暦數在爾躬禹難亦知天命在躬受之而不辭及舜禪位于禹亦以舜命已之辭以命之可見古之帝王總必之于天而並不以私意與平其間暨后稷與契非無聖德然天命不在其躬故皆安心輔佐唐虞其政教之光齊乎四海其純艮之德奕世而行積德累行如此然後契之後道至于湯而有天下稷之後直至于武而有天下乃知天意即有所歸而亦非遺之可得也雖其遭遇異于堯舜之時故受命出于征誅與禪代之敢與不局至于上應乎天下順乎人而安有所以則征誅與揖讓其理一焉非有二也

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



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 號平聲 累上聲

祚福也陶唐氏之後受封於劉因以為氏其後有劉累者事夏孔甲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宣王滅杜隰叔奔晉為士氏曾孫士會為晉卿食采于范又以范為姓其仕晉者皆為范氏他處者皆為劉氏漢即其後也此皆雜見于古史故曰春秋紹繼也沛地名澤水澤也符應也紀記也崛起特起也〇此一段總斷堯舜湯武以至漢興也觀于古之帝王而知劉氏有天下之故矣劉氏之興雖起自布衣而實承堯之祚也劉氏承堯似屬渺茫而劉累之後氏族相傳之世次昭然著于春秋豈渺茫哉故陶唐以火德王漢亦以火德繼之其用火而尚赤豈劉氏之意哉亦天有以啟之也當高祖始起沛地夜經澤中有大蛇當道拔劍斬之乃行神母號哭曰赤帝子殺吾白帝子則赤帝之符應實神



母有以彰之也由是言之因知帝王之起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修厥躬又必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以傳歷世然後有精自之誠意上通于神明流布之德澤遠加于生民故能為鬼神所鑒臨而歎其福饗故能為天下所悅慕而頌心歸往此古帝王所以不勞而有天下漢高所以特起于匹夫也未見運世既無其本功德又不足紀而得崛然興起在此帝王之位者也此理之易明者也

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 說音稅 夫音扶

高祖起于亭長故曰布衣神器帝位也〇此一段言天命不可強是一篇主意人若盡知崛起之難則各安其命舉世皆忠臣孝子矣乃世俗之見則不然徒見漢之高祖起于布衣卒成帝業不達其為堯裔之故以為非積德累仁之所致適

遭秦之亂遂得其三尺之劍而有天下甚至游說之士迷其妄說至比爭天下如逐鹿以爲幸有智力之捷者則先得之不知天下神器也天之曆數在焉得之有命安可以智力求哉欲以智力求者不得遂以爲祖之流目之特亂臣賊子耳悲夫惟其世俗之見如此所以多亂臣賊子而令天下殺傷無已也

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儋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 短音豎

短褐童子所著毛布衣也褻重衣也○此一段以人事喻天命亂臣賊子妄思逐鹿吾請其闇于天道既有然矣又再思之夫無若然者豈獨不明天道哉又不觀之人事矣何以見之夫寒無穀而飢無菜而餓賤隸之人至于流離不化飢餓而又寒給



乞食于道[illegible]不過一金[illegible]何所[illegible]貧[illegible]辭明所以[illegible]

故雖遭罹阸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幺麼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 餗音速 幺音要 麼俗从么

潤鑊煮也伏鑕砧也烹肉醬也分裂斷其肢體也幺麼小也闇干好求也駑蹇跛足之馬也疇類也六翮大鳥之翼也楶梲梁上之短柱也荷負也斗筲小器也餗鼎中之饌也○此一段歷引數子雖無所成以證神器有命之意觀于人事而知天位一

不可妄處如此故無論太平之世難于崛起遭厄亂之遇己竊其權柄而握其柄其勇也有如韓信有如黥布其強也有如項梁有如項籍此猶曰事未成者且其有成也有如王莽豈不滿其希冀之心哉然未幾而亂臣賊子之身或鑊或伏乎鑕烹者烹之醢者醢之分裂者分裂之俱不得妄處天位又況么麼之輩勇不及數子強不及數子成亦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豈可得乎是故駑蹇之馬雖妄想馳騁亦不能騁千里之塗燕雀之鳥極力飛揚亦不能奮六翮之用棟梁之任非楶梲之材所能負荷帝王之重豈斗筲之子所能承當易鼎卦有云鼎折足覆公餗正謂此不勝其任也

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 王去聲

此一段引一知命之婦人明于天位不可闇奸則極亂之世也原有不亂之人當秦之末可謂亂極矣不但亂臣賊子即豪



傑之士亦起而思富貴敢共推陳嬰欲輔之以王天下大王豪傑共推似乎天命有歸矣乃知嬰母則止之曰世欲享天下今一旦識先世之雅自吾爲子家婦而知子之不祥世世貧賤一旦卒然富貴願亦足矣如更有所希冀不祥莫大焉則不如以兵事屬之他人此非過慮也設與兵動罪幸而事成之利雖少而實受之若事不成則大禍有所歸矣竊恐事成之利可望而不成之禍且立至願子安分自守以保其富貴可也嬰從母言而陳氏得以安享觀嬰母之言不以高祖之貴而衣此嬰而反以貧賤如嬰則可謂知廢者矣

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 漢將之將去聲使去聲下同長上聲相去聲

此一段又引一知命之婦人夫以婦人而知命者不獨一嬰母也又有王陵之母不知何所聞見亦知項氏必亡而漢之將興也當是時陵爲漢將而[illegible]項羽所獲興亡稍不分明則漢使來楚必召子叛漢矣乃陵母則知漢王長者勉乎事之無爲我在楚而生二心遂向使自殺推陵母之意欲勉陵堅心事漢也其後天下果定于漢而陵得以拜相封侯則陵母可謂知興者矣

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分音問

春秋史書之通名○此一段總收前二段意嬰母陵母不過見福也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與理之運會探禍與福之幾私以保全宗祀于無窮垂策書于春秋而況堂堂大丈夫反不知帝王之事乎是故窮也達也非人也有命也吉也凶也非天也由人也嬰母何以知廢陵母何以知興若能于此二者審處之則帝王之分決矣安肯復爲亂臣賊子哉



蓋有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

此下皆申言高祖受命之事嬰陵二母何以知漢之必興哉蓋在漢高其可興之兆約有五焉一在帝堯之苗裔雖起布衣而實神明之後也二在體貌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抑何多奇異也體貌奇而遇亦奇天必不虛生也三在威靈神武有衆瑞之徵應四在寬而且明仁而且恕賦性過人五在知人有特識善于任使臣不有此五與則其興也豈煩再計乎

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好去聲說音稅戍音庶

酈食其勸漢王立六國後王從其言令趙刻印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曰請借前箸爲王籌之遂發八難王輟食吐哺令趣銷印方其爲沛公時酈生求見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公遽起謝酈生說王襲陳留從之既定天下以家在關東意欲都洛陽納戍卒婁敬之言遂遷都長安高祖愛趙王如意欲廢太子張良請帝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爲太子輔號曰四皓帝見之曰吾求公公逃避何獨從吾兒遊乎遂以太子爲賢而不易陳平亡楚來歸故曰亡命○以上一段應上文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也高祖有此五者其成帝業已有餘矣况加之以忠信誠篤而好與人謀不專一己之見又達于聽而善于受



不爲讒譖所惑見人之善有如不及務欲追隨選用他人如同用己一般著意聞人之諫則從之如水流順下不敢少逆見有利于時之事則趨之如響起應聲不敢稍遲當食而聞子房借箸之策即吐哺而納之洗足而聞酈生陳留之說計揮洗而揖之欲都洛陽懷土之情也其倚何如第與是非公卿所能阻者也乃婁敬不過一戍卒竟悟其言而斷此情欲立趙王肌膚之愛也其愛何如切與是非他人所能止者也乃四皓羽翼太子竟高其名而割此愛舉韓信于行陣而屏捲三秦收陳平于亡命而奇計六出盡心延攬而英雄陳力不私一人而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也大畧如此所以能成帝業也夫豈偶然哉

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王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

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 嫗音襖 娠音身

妊孕也高祖微時嘗從王媼武負二人賒酒既醉而臥見其上有快異二人遂毀其契不與取索呂公善相見高祖即知其天子因許以女即呂后也秦始皇見豐沛間有天子氣因東遊以厭之高祖即自疑匿于芒碭山澤間其所居之上常有雲氣呂后輒求而得之東井星名五星聚其主有以義取天下者韓信降封淮陰張良封留侯○此一段主應上故能爲鬼神所福享天下所往也高祖之天畧已自不凡若乃劉媼異祥端之符應文可得而畧聞矣當高祖未生也其母劉媼息于大澤中夢與神遇是時雷電大作天地晦冥太公往視之則見蛟龍據其上因是始妊高祖其靈瑞有如此及其長也人盡驚羨其多靈與衆不同是以王媼武負小人也于物而幾其適負之勢呂公相者也奇其形而進以后妃之女秦王眼空一世而東遊以厭之惡其有天子之氣也呂后任其陰匿何芒而往來必得之識其頂上之雲也始起而受命則斬當道白蛇而分爲兩段既而西入關則約法三章而五星聚于東井斯霸瑞之符應于天者乎故淮陰與留侯每見高祖之衆能皆謂而稱之曰此殆天授非人力之所致也由此觀之然知帝王之興不偶也



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越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拒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折音舌 分音問

厭合也度數也若字指上喪家之主四句覬覦希冀也○此一段總括通篇而結之言漢高祖觀之則知帝王之有天命如此因勸後世之爲臣子者當歷觀古今之事誰得誰失敗前入所行誰成誰敗稽帝王之世運果爲先聖之苗裔與否考五者之與機果如漢高之雄畧與否倘其行事之取舍不足合斯天命之位其祥瑞之符應不同于斯其靈異之數而苟昧其權利思越次而妄據之外不量其力不能謀內亦不知其命無所受凡人皆有家可保如此者則必喪其家保之主凡入皆有年壽可享如此者必至失其天年之壽其理必至遇鼎折足之凶度其勢必至伏鈇鉞之誅矣明眼英雄誠知天命覺悟禍福之若此然遠覽深識斧鉞之機以自警戒超然遠覽于禍福之外淵然深識夫成敗之機擇明主而事收嬰陵之能明定分安臣子之位信布之覬覦妄想比天下于逐鹿之無知之說也則拒而絕之神器有命一定之理也務審而察之毋貪不可希冀之事以致喪亡而爲嬰陵二母之所笑則福祚長留于子孫而天祿之綿長其永終而勿失矣爲亂臣賊子者可不知戒哉

反覆只將漢高祖敘隱與光武打箇照面歷信布梁籍王莽隱隱與隗囂做箇榜樣其通篇意全爲



隗囂而設也爲隗囂而設不過一時事耳而神器有命說寔可爲萬世亂臣賊子者戒古人立言有益于名教如此不可應作文字觀而文字特妙大起大落大轉大折最軒昂之文

##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蜀後主建興五年孔明將率軍北屯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此表表凡二上此在前故曰前出師表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

先帝謂劉備也崩殂死也○武侯意謂自古創業爲難而竊悲我先帝之創業更難也先帝以漢室之胄値天下分崩奮然崛起欲創興復之業無奈血戰半生始得開基西蜀使澈天幸而永其年何患帝業不成哉今但就蜀計之是先帝創業猶未及半也如行路者尙在中道乃不幸而早崩殂則先帝必飲恨以望後人爲後人者安可悠忽而不深念耶抑他落筆更不着半句閒言只用八字慟哭先帝早令讀者精神發越

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罷音皮

益州蜀郡名罷弊疲困也遇以恩相接也○先帝在時雖未一統而其仁義布于天下猶足以自振若就今之天下論之漢雖正位于蜀而曹尚竊魏孫尚據吳是天下依然三分也天下三分而蜀地富強猶可無憂耳今蜀所倚重者不過以益州一郡而且益州當兵馬之衝供應奔走又久矣疲困欲此與天下爭衡益州難矣臣每思之誠見其岌岌乎存至危至急之時可存可亡之秋也時勢若此爲臣子者竊恐怠弛而退此矣然侍衛之臣披肝瀝膽不敢懈于內忠志之士肝腦塗地忘身于外者此豈貪爵祿圖功名哉蓋追念先帝殊遇之恩出于非常暫思圖報乎不幸先帝崩殂欲報無由故不計時勢之危急存亡而欲盡心戮力以報之于陛下也報陛下猶之報先帝也



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塞音[illegible]

此一段提出宜不宜二語發起通篇大意承上言臣下猶感先帝殊遇欲報之于陛下況陛下爲先帝之繼體而可不圖守成之道哉誠宜開張聖聽不爲左右蒙蔽之務求易危爲安轉亡爲存以光顯先帝傳遺之德且使志士之欲報陛下者得以大展其才猷以恢弘其忠貞之氣而尤必上法堯舜高自期許然後忠言可入不宜妄自菲薄曰我非聖我非賢安敢當此引喻淺近以失大義而閉塞忠諫之路也忠諫之路不塞而聖聽自開張矣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陟音職 否音丕

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升也臧否善惡也○此一段是屬後主宮府不宜異法也臣請陛下開張聖聽者蓋見古今來不聽之主往往以宮中爲內而聽之以府中爲外而疏之臣以爲宮府雖分內外然宮亦朝廷之宮府亦朝廷之府合而視之豈不俱爲一體乎既爲一體則臧者陟之否者罰之當出于一不宜以宮中府中而有所異同也然非陛下自能爲不異同也陛下如自爲陟罰雖無異同而亦疑乎異同矣臣以爲若有作奸僞而犯科條者法當刑及爲忠爲善者法當賞臣付有司聽其論斷有司耳目甚親自能公正其刑賞以昭陛下均平明察之治不宜有所偏有所私使內一刑賞外又一刑賞而異其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 禕音衣 裨音卑



侍中侍郎俱官名簡選也咨謀也裨益也闕漏猶缺失也此一段言文臣當用此數人切囑宮中之事也臣謂刑賞付有司者蓋以有司能執法而無異同也特患有司不得其人則有司亦有異同又何取焉因悉心訪求而得先帝所遺數臣焉竊見文臣中若侍中郭攸之費禕與黃門侍郎董允等此三人者觀其爲人蓋皆良實其志慮一味忠純惟其良寔忠純是以先帝選拔在位以遺陛下然臣雖賢能亦必尊心委任而後得展布才猷以宮中之事無論大小事悉與郭攸之等諮之聽其審奏詳明然後見之施行臣既賢能職任又專必能裨補朝廷之闕漏而廣其所聞益其所損矣陛下宜留意焉

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 行去聲

此一段言武臣當用向寵切喻府中之事也臣細察先帝所遺畱之臣于武臣中又得一人焉此一人爲誰將軍向寵也何以見之武臣每多暴戾好勇而不諳兵法而寵之性行既能淑善而復均平至于軍事又盡明曉暢達試用于昔日先帝見其才幹卽稱之曰能是以廷臣咸議擧寵以爲督不獨先帝稱之衆人無不稱之則寵之才能大略可觀矣愚以爲營中之事無論大事小事悉與向寵之謀之必能使行陣和順如左右手優者用之劣者用之而各得其所也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

遠去聲

傾頹敗壞也○此一段又總斷賢臣不可不用也臣謂舉此數臣者蓋知數臣皆賢臣也賢臣與小人勢不兩立陛下若能親此數賢臣則小人不遠而自遠矣何以明其然也臣不必遠引卽就本朝言之先漢高祖文景武宣之興隆者無



他故也親近賢臣遠斥小人此其所以興隆也後漢桓靈之傾頹者無他故也親近小人遠斥賢臣此其所以傾頹也今臣與陛下言此事陛下或不深省抑如先帝在時每與臣論及君子小人之親踈卽爲國家興亡之效驗未嘗不悽然歎息痛恨桓靈帝之用閹竪而敗也陛下若知此意則知臣進此數臣者不爲無故矣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長上聲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俱官名計日謂時日可待言其速也○此一段又另囑二人蓋此二臣皆武侯所進恐出師後帝不能用故特特提出囑之國家興亡之效旣係于賢臣則多一賢臣卽多一賢臣之助臣因于郭攸之等外又得二人焉侍中尚書陳震長史參軍蔣琬此二臣者不獨善治宮府之忠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置之朝廷之上親之如手足信之如神明則三臣必盡心竭力佐陛下以恢復漢室吾見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猥音委 難去聲

布衣庶人服也南陽地名卑鄙卑賤鄙陋也猥曲也○此一段自叙出處本末也臣謂諄諄進賢臣于陛下者蓋以治天下貴乎得人也然功在陛下之屈己下賢而後賢才樂爲我用卽如臣者本南陽一布衣耳躬耕之士當不過生當亂世但求苟全性命足矣何嘗欲求聞達于諸侯哉不知先帝何所聞見不以臣爲卑鄙竟以貴下賤三顧臣于草廬之中目一見而卽開心告語諮臣以匡復之事共以布衣之賤出家先帝之任寄[illegible]云[illegible]所謂者不[illegible]而值以



當世則先帝知臣不淺待臣不輕矣由是感激于心遂慨然許先帝以驅馳出茅廬也自覺盡心戮力之眞誠曰剖瀝手識面之初豈待今日哉故後值曹操敗先帝于當陽長坂傾覆極矣當此敗軍之際臣受任往結孫權而不辭迫權遣爲瑜等敗操于赤壁臣卽乘間據荊州天借東吳爲援而竟自取其地東吳豈能晏然乎此誠危難之間也臣奉先帝之命畱守荊州而無所畏避此皆感先帝三顧之重也自昔以至爾來蓋二十一年矣兢兢業業未嘗少懈是以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時以克復之大事委託于臣也今先帝雖逝而付託之言時時在臣心矣

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帥音率 分去聲

瀘水名中有癉氣暑天觸之即死不毛不生草木之地即南中諸郡獎勸也中原指魏也駑駘也謂馬遲鈍也駑鈍馬亮自比也攘前也姦凶指曹丕也雍洛二州兩漢所都先主係中山王後故曰舊都○此一段自敘托孤以後之事臣受先帝付托之命以來每于早夜憂思以爲先帝不付托他人而必付托臣之必有所明鑒也常恐不能稱職付托不效無諭臣有負托之罪且有以傷先帝之明因念蜀近南中南中不靖豈能安心北伐哉于是先取南中時當暑天瀘水難渡臣以爲若畏炎蒸必玩日月故五月渡瀘不窮巢穴安得渠魁故深入不毛七擒七縱方令孟獲革心大向之不即長驅伐魏者以南方未定有內顧之憂耳今幸南方已定甲兵又已充足仰思先帝付托之重自當勸率三軍北伐魏國雖臣才駑鈍然不敢自飭務欲竭駑鈍之力以削除曹丕倘能興復漢室俾陛下還于兩漢舊都之地此則臣所以報先帝之知遇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

此一段以討賊自責以忠諫責攸之等也言復興漢室臣之職分也至若宮中之事當損當益而斟酌之進盡忠言以興陛下之德則郭攸之費禕董允堪此任也內既有人臣可安心北伐矣願陛不托臣以討賊與復之効不掣臣肘不亂臣心使臣一意驟馳則臣庶可報効如有不効則陛下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臣雖萬死甘心也若朝廷之上不開與德之言則攸之禕允不得辭其咎矣陛下責之彰明其意慢者也說自出師必違三臣裨補者此表所憂不在外賊而在內蠱也哀哉

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諮諏訪問也雅正也○此一段以納言規後主也臣之自任討賊并責攸之等盡忠皆臣之代爲陛下謀也陛下亦宜自謀訪問古今之善政察納臣下之正言況先帝之遺詔具在其所以訓誡陛下者至懇切矣陛下不必浮爲遵奉務深追其旨意所有推而行之則朝廷正矣朝廷既正則臣無內顧之恐可以導心驅馳于外而不勝受恩感激矣雖臣子進言于君不當愚直乃爾今當出師勢將遠離不能從容婉陳故臨表潸然而涕淒然而泣不復知所言之愚直矣統祈陛下鑒諒焉

前輩有云讀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余竊謂斷無不泣淚者即有不墮淚非不墮淚也爲其不善讀出師表也加讀出師表而止見其矢死伐魏以爲精忠則待以動其懷慨激烈之性發其酬君報國之情無論不忠者不淚[illegible]忠若亦不淚矣須看先生自云臨表涕泣夫伐魏[illegible]耳何用涕泣爲哉正爲此[illegible]國家[illegible]危急存亡[illegible]

[illegible]固自有無限內顧之憂而非與漢賊之不兩立也[illegible]先生之[illegible]讀先生之文吾恐[illegible]淚眼淚者亦必[illegible]

##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孔明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之羣臣多以爲疑乃上此表曰後者繼前出師而作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

漢指昭烈賊指曹氏故知臣故字作固字看○此一段言賊不可不討若曰臣諄諄請出師者非不量力而苦欲爭天下也蓋深知先帝有大慮焉先帝何慮非慮漢之不能滅賊也慮漢不滅賊賊亦必滅漢其勢不容兩立又慮漢之業帝王

之業也王業必天下一統而後安堵無虞今三分割據偏安一隅豈能安乎故先帝不計強弱一意托臣以討賊也不知此意者每以臣弱敵強為疑疑臣之不自量也臣無論臣不自量以先帝之明豈不量臣之才而妄托臣以伐賊耶推先帝之意固已知臣伐賊之才弱而敵強也然當漢賊不兩立之時王業不偏安之際非賊亡則王業亡也若果敵強臣弱無論伐賊而王業亡雖不伐賊而王業亦亡同一亡也與其坐而待亡又孰若托臣伐之而興亡尚未定也是以先帝不計強弱成敗托臣討賊而不疑也先帝既不疑臣敢自疑乎故復請出師討賊以報先帝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以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



此一段言賊今有隙可乘臣知先帝抱此大慮故受命之日當寢而不敢安于席當食而不能甘于味日夜所謀思者惟北征也然計北征宜先入南南方定而後無內顧之憂故五月渡瀘水深入不毛之地急于進發毋無并日而傭一食其不自惜也如此臣非不知自惜也[illegible]痛念王業不可偏安于蜀都是以身至危險之地而不避其難乃出師祁山以討賊非臣不自量蓋以奉先帝之遺意耳不知大慮者貪目前之苟安憚征伐之勞苦而坐議出師為非計是殆未思今日之時勢耳以今而論臣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漢是魏適疲困于西鄙矣既疲于西賊若結好東吳并力西守則賊遂以待我未可進攻也乃曹休不攜又務于東與陸遜戰于石亭以致大敗東西受敵豈不甚勞乎臣聞之兵法貴乎乘敵之勞而擊之挾之今日此正進趨之時也臣敢坐視此時而不出師乎

謹陳其事如左高祖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繇音由

創傷也此一段言不可以坐定取勝據議者之見止就自前之強弱論也若必俟敵弱而後圖之則徵之往事有不可解者方臣請謹陳于左以破陛下之惑上古神聖無庸論也即如本朝之高帝其明並于日月而輔佐謀臣又機智淵深宜于一戰而有天下然身當強楚每每涉險而被傷幾至危亡然後得安于天位今陛下英武不及高帝謀臣又不如張良陳平而欲不戮力中原但以長策便能取勝安坐一隅便定天下豈有是理哉臣之所未解者此其一也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孫策孫權兄也此一段言不可以不戰資敵英雄謀天下時不可違機不可失而坐談小儒焉足以知之即如曲阿之劉繇[illegible]郡之王朗并不各據州郡[illegible]王說伯自稱名士其論安忌言計策動必引古之聖人自以為坐[illegible]可以定天下



然用人則妬賢嫉能羣疑滿于腹內臨事則畏首畏尾[illegible]羣難塞于胸中今歲有可戰之機而[illegible]既退縮而不敢戰明年[illegible]之機又顧忌而不敢征伐使孫策由小而大遂并江東坐談小儒焉知論事臣之所未解此其二也

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此一段言難以不危而定小儒不知世變坐取敗亡此固勢所必至即奸雄謀僭亦未有不涉于危而竟安然竊據者如曹操雖漢賊若論其智計則殊絕于人論其用兵則與孫武子吳起等[illegible]以此遇[illegible]得而挫辱之然聞其戰張繡為流矢所中曾困于南陽拒袁紹困之擅而走曾險于烏巢征西戎曾危于祁連攻袁譚曾偪于黎陽遇趙雲于北山兵墮漢水而幾敗討馬超于潼關割鬚棄袍而殆死身危者屢矣[illegible]後安定非道定也僅僅偽定一時爾強者且然況臣才弱蜀

非其比或者冒危以乘其隱冀功成于萬一欲臣不涉于危安坐而定之何可得哉臣之所未解者此其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昌霸地名巢湖在合肥東南○此一段言難以庸才取勝既不能坐定天下識者逆以必勝為期而勝負亦未可料也再就曹操論之最善攻者莫如曹操而五攻昌霸不能下所至無不成功者亦莫如曹操而四越巢湖功卒不成曹操用人無不克當然任用李服而李服轉圖之委任夏侯淵而又敗亡豈操之才能不及吳與劉哉即先帝亦嘗稱美其能此則宜無失矣而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之才又何能必勝哉臣之所未解者此其四也



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喪去聲郃音合長上聲將去聲下同賨音叢復浮去聲分音問

突將衝突之將賨叟青羌皆征南中所得之將散騎武騎皆騎兵也○此一段言發之則無人難以圖敵圖敵全賴兵將而兵將日消豈不令人寒心哉自臣到漢中計之中間僅朞年耳而所喪之大將若趙雲若陽羣若馬玉若閻芝若丁立白壽若劉郃鄧銅等八人及所喪之曲長屯將又七十餘人故至今衝突之將無可前者他如賨叟青羌散騎武騎數累物散者又有一千餘人若喪一中材猶不足惜此皆先帝數十年內糾合四方之精銳而非一州之所有豈不深可痛哉今僅朞年已凋喪若此若復數年則所損愈多是三分而去其二矣兵將寥寥何以圖敵臣之所未解者此其五也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此一段言速戰則有濟難以持久議者止臣出師之意不過曰民窮兵疲耳今民誠窮矣兵誠疲矣而事若可息何煩再計試思漢不伐賊賊亦必犯漢事正不可息也事既不可息住則有守城之勞行則有戰伐之苦而糧食則用皆不可闕是住與行二者其勞其費正相同耳自宜及早圖之乃計不出此而欲以一州之地與強大之賊持久是適養成之也臣之所未解者此其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

平聲　去



平論定也○此一段舉往事之難料以引起下文後事之難料也臣思天下最難平論者未來之事也即如昔者先帝走當陽長坂軍敗于楚操賊苟以先帝為重而急圖之則先帝豈能有成乃操賊當此得意之時拊手謂天下已定不以先帝為事然後先帝乘此機會連孫權于吳越西取劉璋于巴蜀轉舉兵北征致令夏侯淵授首事可平論哉此固操賊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之機會也

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秭歸地名蹉跌猶言失措也○此一段言勝敗難料先帝常蜀之後若與吳同心討賊或可滅也乃因吳更違前盟呂蒙襲取荊州而關羽毀敗先帝痛羽之亡親力復仇又為陸遜所敗以致秭歸之蹉跌蹉跌固兵家之常而曹丕乘此遂

廢獻帝而自稱爲帝矣觀于曹賊先帝之事乃知凡事如此
難可逆料況臣駑鈍但念既受先帝遺命惟有鞠躬以盡其
勞瘁奮力討賊若能破賊固大幸矣萬一天命三分臣亦不
敢少懈勢必至死而後已至于或成或敗或利或鈍
非臣駑鈍之明所能逆覩也故今出師復進表以聞

讀出師前表想見先生無限內顧之憂讀出師後表想見先生無限外患之處蓋漢不滅賊賊亦必滅漢先生本意重在賊不與我兩立賊不許我偏安也通篇大旨全在起首兩句後人輕易讀過失之違矣雖此畨之出不能掃靖中原然伸討賊之義盡托孤之旨可以教萬世之爲人臣者至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言允稟稟與日月爭光業師殷銘倩曰凡做文字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孔明滿腔子都是忠誠惻怛故出師二表沛然自肝膈流出其覺一氣呵成不見斧鑿痕東坡曰孔明出師二表簡而盡直而不肆與伊尹說命相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爲說者所能至合觀前解二表之妙盡之矣

## 陳情表

李密

李密字令伯蜀人也父早亡母更適人見養于祖母及長以孝聞嘗事蜀後主爲尚書郎蜀亡晉帝徵爲太子洗馬密欲終養祖母故上表陳情帝嘉其誠賜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之膳祖母卒服終還漢中太守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 少去聲

險艱辛也釁禍兆也閔憂也謂父憂也背死也愍痛也零丁危弱貌成立謂成人○此一段陳祖母撫育之情以見不可不終養意竊惟人雖至艱處于骨肉不無至情使不遭奇變尚可相忘不幸臣以賤命艱辛早罹禍變于夙昔初生時遭閔天不弔之凶凡爲赤子父實生之臣生孩僅六閱月而慈父卽見背矣閔之父稱嚴君然臣在襁褓但見其慈不及見其嚴也其痛心爲何如父雖見背而母能撫養則猶幸也臣行年僅四歲而家貧不活爲舅者早奪母守節之志而更適他人及臣稍有知識而轉已無母矣其痛心更何如斯時也上無怙下無恃出無依入無倚所賴者祖母劉也愍臣無父無母而爲孤子又愍臣年幼無知而爲弱子因憐祖母之身下爲保侍之事一寒一暑躬爲撫視一飲一食親爲調養令臣無父而宛如有父無母而宛如有母者祖母劉也使臣生而強健猶可稍寬顧復之心無奈稟質尫羸孩提之年又多疾病至于九歲尚不能行則撫養不倍加勞瘁乎今雖僥倖至于成立矣然回想從前其零丁孤苦之狀賴誰鞠育賴誰扶持則祖母之恩罔極矣

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 鮮上聲 強上聲

祚福也應門是守門者煢煢孤獨貌○此一段陳孤獨之情以見不可不終養意承上言臣每見幼孤無依則藉諸人而臣則既無叔伯矣又每見其身無助則思手足而臣則終鮮兄弟則所望者臣之兒息也不幸門戶衰微祚薄寒族雖有兒息得之甚晚將何賴乎不得已而外求之黨族無論杖期卽期年太功小功強爲親近之人亦無也不得已而內求之僮僕無論老耆雖應門五尺之童亦無也雖臣一身煢煢孤獨子然而立但以臣之形與臣之影互相弔問而已臣之孤苦如此雖欲報劉之罔極而無以爲報況劉老矣而加之以疾此非臣今日之飾言也在夙昔已嬰疾病常困臥于牀蓐之間臣朝夕侍奉湯藥未嘗廢棄而誓離乎今日而忍廢離耶

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

聖朝謂晉朝也逵榮並刺史名也洗馬東宮官名太子出則爲前驅○此一段敘徵召之切臣之侍疾蓋自向日而已然

矣及奉聖朝又得沐浴清化之中前蒙太守臣逵推陛下愛才之盛心察臣以為孝廉後又蒙刺史臣榮廣陛下求人之至意舉臣以為秀才遭遇可不謂隆焉臣敢固辭但念祖母劉無人主奉供養之事是以辭而不赴臣當此際正慮拂州郡之意忽又會詔書特下拜臣為郎中尋又蒙國恩除臣為洗馬此豈復州郡薦揚哉蓋已為朝廷選用矣何盛世君臣不遇封葬乃敵

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隕音允

東宮太子宮也隕落也道路也篤病甚也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狽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狽不立狽無狼不行若相



離則進退不得○此一段陳已進退兩難之情臣蒙還召駮而自揣臣何人洗馬何職乃猥以微賤欲當侍奉東宮之職竊思東宮國本之所繫非臣甘隕其首所能上報萬一臣因具表上聞辭不敢就此臣之至情也不意詔書急切而又嚴峻既責臣逋逃罷職又責臣怠慢朝廷于是郡縣恐臣獲罪朝夕逼追催臣上道州司奉命急公臨臣門而促裝其急有如星火臣再四思維姑無論臣力之不堪其祖母之老病何意欲仰奉明詔奔馳而赴則以劉病日加危篤何忍遽離其左右將欲苟順骨肉之私情以仰辭恩詔告之郡縣郡縣既不聽訴之郡鄰又不許令臣進欲效忠忠尚未卜而先以忘親為不孝之子孫矣遇欲進孝孝何敢言而先以拒命獲不忠之罪矣則臣之進退豈不寔為狼狽哉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尤為特甚且臣少事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俘音孚少去聲

偽朝指蜀也伐國取人曰俘盤桓不進貌○此一段陳不矜名節之情臣進退狼狽者上為君而不為親也君親不能兩全因再三婉轉于君親間而伏思陛下聖明之朝非徒張施治具粉飾太平蓋親親仁民實欲以孝治天下也凡在故舊之衰老不堪效力者猶蒙推一本之仁恩矜憐而養育之況臣與祖母劉之孤苦尤為特甚陛下獨不矜憐乎或者疑臣矯飾托為名高以為臣盤桓者有所希冀也臣撫心自思愧非其人如果矜名節必其出處不苟者也而臣則不然當蜀雖竊號之時天命未有所歸則蜀亦偽朝耳臣年少無知固蒙祿而事偽朝曾歷職至尚書郎推此言之則臣出仕之本亦不過圖宦達以榮身未嘗矜高名節也在當時臣固頑士也偽且若此至于今日又為亡國之賤俘至微而復至陋自甘永棄乃過蒙陛下拔擢真沒世之內豈敢故意盤桓希冀名節哉

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祖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



區不能廢遠薄音博

薄迫也日沒于西故曰西山奄奄將絕也○此一段陳祖孫不能相離之情臣之苦辭詔命者非有他也但以祖母劉桑榆暮景如日之薄于西山光陰有限矣其榮衛之氣與呼吸之息不幾奄奄欲盡乎況人之壽命至危而又至淺若劉者朝之生不能慮其夕比死矣臣安敢遠離所以不敢遠離者非博孝子順孫以為名高蓋痛念臣獨祿喪父孩提失母設無祖母恩勤撫養臣死久矣何能得至今日今臣壯矣又蒙聖恩選用矣而祖母淹遲牀蓐需臣以侍奉侍臣以調攝臣若會榮而遠離則祖母無臣矣設使無臣亦無以終祖母之餘年蓋臣祖孫二人雖各一身而實更迭相倚以為命也信忍及此則臣之去留關乎祖母之生死是[illegible]以區區之心不能廢養而遠離祖母也[illegible]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烏似鴉反哺其母○此一段結出終養乃通篇主意若以君親並論則君尊而親卑臣何敢必欲順親之情而逆君之命哉臣竊有以自處矣蓋念臣犬馬之齒今擭四十有四而祖母劉春秋已九十有六矣雖以壽不可知然以常理論之是臣年未強壯求盡節于陛下之日尚長而報劉之私已迫百齡雖欲求永命恐亦短矣是以不避斧鉞之誅而敢以烏鳥之私情願乞終養祖母則臣心始安非敢不遵君命也

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勝平聲

二州牧指梁與益也魏武子病以嬖妾囑其子顆曰我死嫁此妾病篤又曰殺以殉葬及死顆曰寧從治時命乃嫁此妾及秦晉之戰魏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躓而顛遂獲之顆夜夢老人云我乃所嫁妾之父也爾從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耳○此一段望晉帝之准其奏也夫終養之情亦為孫者分內事耳然以臣之幼孤無倚及祖母之衰邁計之則實有艱辛孤苦之情焉臣之辛苦不但蜀之人士及二州之牧伯所親見而明知即上而皇天下而后土冥漠之中實共鑒察非臣過為矯飾以誑陛下也願陛下矜愍臣之愚誠府察臣之微志許臣終養使祖母劉崇僥倖之恩卒保其殘年則臣心無遺憾矣臣雖不才苟生當隕首以效忠死當結草以報德臣犬馬之情不勝怖又不勝懼故具其表以聞望陛下垂聽焉



文以情為主情不眞則作者之心思不摯閱者之精神不屬快讀陳情表而能令人墮淚者情眞故也惟其情眞則其言痛切動天地泣鬼神宜乎千古獨絕矣乃或病其偽朝一字謂密本蜀人先主以帝室之冑紹漢正統名正言順大非曹操漢賊之比密及在孝子順孫之列因亡歸晉自應不忘舊君何忍自稱偽朝乎不知密欲辭職終養故不惜貶辭以動之其為偽字亦文人之曲筆也吾輩亦讀其文而嘉其孝而已正不必於一字間苛求之如必欲責以大義則是以讀史之法讀文矣試思從古三以來之完人有幾人從古來之完文有幾文哉

## 蘭亭記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晉名臣也與謝安孫綽郗曇魏滂及王凝之徽之獻之輩為修禊之會于蘭亭一時傳為勝事羲之因作是記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禊音係

永和晉穆帝年號也癸丑永和九年之甲子也暮春三月也會稽山陰浙東名勝地也會齊集也修禊謂于上巳日臨水洗濯以拔除不祥晉之風俗也禊潔也為蘭亭作記却先從其時其事說起以見會于蘭亭者正為此也

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少去聲



激湍波流潔洄之貌映帶謂水環繞如帶流觴曲水使水曲流置酒杯于上流而受飲也禊○此一段敘蘭亭景物之幽異與高人宴會之風流若曰修禊不過名耳實欲借此以會一羣賢也高人羣賢既畢至而羣賢中之或少或長又皆咸集焉則聊之高朋勝友賓主東南之美矣其地有山而有林非常之衍盛益崇山也有茂林其地有嶺而嶺非平坦盍峻嶺也又有嘉而森鬱可稱茂林也又有竹焉而參差可稱脩竹又有流而瀏然以清又有湍焉而激尤喜其不遠恰映帶于焉蘭亭之左右好事者遂引為曲水而流觴焉景物幽異如此若為堂之生俗欲即非高人之朋與羣賢列坐其間而嘯覽當前之風景豪華者必以為歌舞為因與觴而賢列坐其間雖無絲竹管絃之盛而興之所至歌舞明侈一觴而高人則不必揮一詠亦足以暢敘吾儕高逸之滿引一觴情之所寄也之幽情也歌舞又何加焉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
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惠風和氣也○此一段敘天氣清明宜于觀覽此時暮春正
所謂因人天氣也而是日獨不然天則朗而氣則清矣之惠
風和而且暢從人精神遊爽于是仰而能觀宇宙之大俯而
得察品類之盛俯仰既有得則所以遊其目而騁其懷者足
以極視聽之娛矣較之沉酣
于聲色貨利者不信可樂乎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
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
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
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



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一大矣豈不痛哉俛音府
其所之之字解作往字脩長年也短夭壽也○遊賞之事
前已敘明矣此不過發洩其胸中一段感慨也因推論之曰
今日覽賞之樂蓋于俯仰間有所得也然俯仰亦何嘗之有
何以言之蓋屢變者景物也易遷者人情也因思夫人之相
與俯仰一世或有人焉倦于涉獵其所會晤但取諸懷抱而
晤言于一室之內或有人焉厭乎拘守其所領受必因寄所
託放浪于形骸之外此雖或取或舍或靜或躁萬殊而不
同耳不能辨其孰是孰非誰得誰失然當其或取或舍或靜
或躁而欣于所遇雖不過一時暫得于己而快然自足然推
其自足之情已有若不知老之將至者及其情之所往久而
倦至則所快之情隨不快之事而還焉忽不禁感慨係之矣
再回想向日之所為欣然者僅一俯一仰而已為陳迹不可
復問矣此情事之小者也猶不能不以此興感慨之懷況長
短與猶天各隨造化必有終盡之死生乎古人有言死生大
事又非情隨事遷者比
豈不思之而更痛哉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
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悲夫
彭殤彭祖殤夭也莊子云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夭○予今
日仰觀俯察而興感于修短者非予一人獨異也昔之高人
韻士已有交生于情而先予興感者矣每覽其興感之由若
合一契故予臨其文未嘗不咨嗟悲悼若不能自解于懷者
固知死悲而生樂者真情也謂死生一致者虛誕耳彭長殤
短者異致也謂彭殤齊年者妄作耳予處今日而視昔人之
或賢或愚或妄或誕予得而論之矣推而言之後之視今亦
猶今日予之視昔也將予之賢愚妄誕及世後論所能[illegible]識
能不必
悲也夫
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



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予爲而悲也悲予之徒知感前人而無以生後人之感也
故列敘時人之姓名并錄其所述之篇章以傳示來茲雖來
茲之世必殊而事必異然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斯文
者將無亦有所感乎只此一結不獨千古聞歎息聲我亦欲
哭矣
為蘭亭作記若止敘蘭亭之風景則了沒生趣矣此記妙
在只寫地一段寫天一段輕輕點過風景觀覽便放開筆
矣發洩胸中無窮感慨無窮妙理自覺出色驚人非尋常
筆墨經所到且寫感慨以顯蘭亭之會為不可多得之
事此及視之法也至其寫景處純是高人所賞之景
處純是高人所寄之懷言感處純是高人所生之感
讀一過覺樂有餘樂悲有餘悲想見千古高人本色

## 歸去來辭 陶潛

潛字淵明晉人為彭澤令此時晉為劉裕所奪改號曰
宋潛自以先世晉臣不肯仕宋遂解印而歸作此辭以

見去也古人作文深意不欲與人明言往
後篇首數字以名篇如此辭是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蕪荒也胡何也○此一段寫其作歸計凡仕宦思歸必以漸而稍明復決計也○歸去來者蓋傷晉亡而不顧仕宋之苦衷祈若衷難于告人因着一兮字作商確語而托言田園將蕪胡不歸以飾之飾則飾矣而志之決情之苦已全見于此矣下文反覆解釋總明其歸去為是也

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惆音抽 悵音唱

惆悵悲愁貌○此一段寫歸計之由曲若曰人之身心每因時變就予之為令思之殊費入解夫奇貪則心為形役久矣然此誰役之貫自役之也既自役之又何為不若他人之獨我為令而獨惆悵悲而欲歸也乃知予之惆悵欲歸者蓋悟昔日為吟之辭既已往矣不可諫矣猶幸今日早知來者之可追而迷途之決歸計也前之為令雖在迷途今忽歸去則書迷途猶未遠也既出迷途愈覺今日歸去為是而昨日出仕為非則予之歸去無煩再計矣



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熹微日欲暮也○此一段喻晉亡而從之無路在一解便覺身心為之自由進退可以自主旅歸則舟搖搖而輕颺陸歸則風飄飄而吹衣景物適與意會矣吾固決計歸去矣然不歸去之征夫止攘攘奔前路也試問征夫以前路前路固可熹微但恨天際晨光忽作日暮窮途之熹微景色耳何將何往而不歸去乎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

衡則也○此一段寫歸去之慶幸晉室云亡已無國矣不幸而死者有之不辭而歸隱者有之今幸脫然而歸僕存為何如乃瞻望舊家之衡門文[illegible]也得不載欣而載奔也哉

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眄音免 憩音去

稚小也昔人有蔣詡隱居幽深舍中開三徑眄視也柯樹枝也怡悅也審思忖也策杖也憩息也矯舉也山有穴曰岫翳翳陰也撫攀也盤桓留戀也○此一段敘初歸之樂當其返也僮僕閭主人之往還則歡然而遠迎方欲問稚子而稚子已候于門矣必喜相安不知田園何如急流覽三徑雖若蕪孫而就荒而石上老松蘿菊猶有存者是荒而未盡荒蕪也因書而攜幼以入室中無所有矣不意尚有酒而盈樽既有酒則他何足憫且引壺觴以自酌見庭樹垂垂聊眄庭樹以怡顏予以五斗折腰久矣今喜歸來雖無五斗然倚南窗可以寄不折腰之傲雖曰衡宇而容膝為安吾已審矣荒園何趣予日涉之以成趣無人往來門可不設今雖猶設而終日問閒亦若常關以流覽憩息老而力倦賴策杖以扶之退而觀閒情所暢因矯首予時時矯首之際因見雲無心以出岫雲且然而人之出何怪焉又見鳥倦飛而知還鳥且然而人之還亦過矣況當此國亡之際景翳翳以將入俯仰何從計惟有撫孤松而盤桓也言雖歸隱而胸中一片亡國之恨隱躍筆端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於而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所感吾生之行休

復去聲 樂音洛

遺棄也。駕言，託言也。有事，謂晴作也。疇，田也。西疇，淵明所居之西也。巾車，飾車也。窈窕，深長貌。壑，澗水也。崎嶇，不平貌。欣欣，生意貌。涓涓，泉流貌。○此一段敘歸計歸隱之樂。既已歸矣，欣至此而重揚歸去來者，何也？前是未歸而決計于始，此是既歸而矢志于終也。于既不仕而歸矣，則出仕之交遊已各行其志矣，若仍與交遊，猶不歸也，故請自今以往，息其交而絶其遊。交遊既絶，則世自世，而我自我，而兩相遺棄矣。于遺棄之人，自宜絶口不識，而復駕言為此辭者，文何求哉？蓋絶交游外，尙有親戚之情話可悅，與夫琴書之消憂，不能免耳。至于春農事與，眾皆有事西疇，予何敢安？或一日而命巾車，或一日而駕孤舟，非空空曠曠而尋無入之壑，即高高下下而經不種之邱，非自棄也，亦人各有志耳，奈何物不違時，當此之際，祗見木欣欣而向榮，泉涓涓而始流，若不知有改華者，是萬物之善得其所也，何獨吾之行忽休矣，絶矣，異于萬物，豈不令人生感哉。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何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

已矣乎，死心絶望之歎息詞也。寓，寄也。帝鄉，仙都也。○此一段將正言己志，先詰之人：若長壽耶，其強為可也，試思人之寓形于宇內者，曾幾何時，不過須臾耳，何若強為，曷不委任此心，而欲去則去，欲留則留哉？乃遑遑不知所之，而強若有所之者，胡為乎？若此者，不過為富貴計耳，孰知富貴非吾所願也；若此者，不過欲期帝鄉遇仙耳，叹孰知帝鄉不可期哉，從吾所好可也。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樂音洛

耘耔，除草也。皋，田也，春事起東，故曰東皋。嘯，歎也。舒，緩也。聊，且也。化，運會也。歸盡，死也。○此一段寫樂天命之實。富貴帝鄉俱非我志，則我決于樂夫天命矣。既樂天命，則他非所望，惟有適我性情已耳。故良辰喜往，則孤往可也；耘耔及時，則植杖耘耔之可也；登東皋而豁然，則舒嘯焉可也；臨清風而得焉，則賦詩可也。為此者聊且乘化以俟歸之于盡而已，倘一旦未盡，則樂夫天命，又何疑哉！此歸去來之所以決計也。



或問于予曰：綱目書云：潛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郡守遣督郵至縣，吏曰：當束帶見之。潛嘆曰：吾安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耶？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考之于史，特為督郵而歸，非不肯仕宋之本旨也。余曰：然，非也。先生本意不肯仕宋，而又不欲明言其意，特借督郵為脫身計耳。一則可以保身，一則可以全節，意甚深也。如止為折腰，則先生亦矯情傲骨之人而已，何以稱晉之完人哉！

## 滕王閣序

王勃

唐高祖子元嬰為洪州刺史，建此閣，時詔封滕王，故相傳以為滕王閣。後閻伯嶼為洪州都督，大宴于此，欲誇其婿吳子章之才，令宿構序以示賓客，因出紙筆遍請客，莫敢當。王勃在席，最為年少，慨然不辭。都督遣吏伺察其文，得句即報，至落霞與孤鶩齊飛二句，乃矍然曰：天才也。遂請成文，極歡而罷。王勃字子安，父名福畤，為交趾令，勃往省之，道經洪州，故會于此，時九月九日也。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甌音謳

南昌即今江西南昌府，南昌本斗星分野，此言翼軫何也？總是要形容其遠，故反借楚之分野言之，以楚與南昌南北相望故也。則知句中分字，當與下句接字對看，乃分界之分，非分野之分也。三江，荊江、浙江、松江也。五湖，太湖、鄱陽湖、青草湖、丹陽湖、洞庭湖也。荊楚本南蠻之區，故曰蠻荊。閩越連東甌之境，故曰甌越。武帝時牛斗二星間常有紫氣，張華問雷

喚答曰寶劍之精耳後喚爲豐城令掘獄得干將莫邪二劍徐孺子名穉洪州之偉人陳蕃爲豫章太守特設一榻待穉去則懸之隍城下池也以首枕物曰枕猶言歷也○此一段敍地勢之廣人才之盛若曰大凡名勝之跡必存于名勝之地而非偶然也有如滕王之閣久聞其在南昌今身過之乃知是洪都也洪都南昌非二地也蓋南昌乃故郡之名而洪都則新立之府也據洪都而上考天文則與南七宿之翼星軫星遙相分界下徵輿地則見中五岳之衡山廬山緊相接連就其形勢而遠覽之則坐擁三江之上流而三江宛若衣襟盤踞五湖之中而五湖如其衣帶就其險隘而縱觀之南則控扼三楚之蠻荊東則引接百區之甌越豈非東南勝地其地勝則高人勝事往往流傳因知物之華者天之寶也故雷煥豐城之劍其龍文光彩直射入于牛星斗星之墟又知人之傑者地之靈也故洪州之徐孺子其清風高節[illegible]下于豫章太守之榻此不過偶舉一州一事耳若雄壯之州如氣氣之霧布列于外而俊彩之士若衆星環拱奔駱之閣豈能盡述耶但以今日論吾見洪都城上之臺與城下之隍不但枕乎一州而直枕乎外國中夏之交故宴閣高會賓盡賢豪主稱俊傑德業文章殆盡東南之美矣由此觀之則天心人事夫豈虛乎

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棨音起餞音賤

閻公卽伯嶼棨戟有衣之戟都督之儀制也宇文名鈞新任澧州牧道經于此而與宴以其前輩故提出與閻公同敍襜帷車馬之飾駐止也孟學士孟嘉也會守此無所不有爲武庫王將軍王敦也曾據此○此一段敍當日地主之佳賓客之衆予謂賓主盡東南之美者豈虛語哉蓋可實指也若都督閻公者不必論其政治卽雅正之聞望亦昭昭邁世當其棨戟遙臨誰不追隨而羨襃若宇文新州者不必問其才餘卽懿美之儀範亦表表出羣當其襜帷暫駐誰不騁向而快



心況雅意憐才乘此十旬休暇之日而交接之故一時勝友之多有如雲焉且虛心好客不惜千里以逢迎而延攬之故四方高朋之衆滿于座焉論文才則或如騰蛟或如起鳳文彩耀空俱不減孟學士之詞宗觀武庫則或如紫電或如青霜光燁發越皆追于王將軍之武庫若勃者止緣家君作宰于交趾欲往省之而路出此名勝之區但論勃之年則猶緣童子也何所知識一亦蒙見招而躬逢此盛餞哉則生入之憐才好客爲何如

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潦音勞阿音汙

儼昂首也得意之貌驂騑馬多也阿大陵也滕王保高祖太子故曰帝子長洲指建閣之基仙人亦指滕王舊館指閣也○此一段方敍到遊滕王閣既逢勝地復聚羣英設時序風景不佳則遊情必減乃今時維九月殘暑盡消序屬三秋高天正爽況泥潦之水至秋已盡而寒潭俱澄清矣烟霞之光凝聚夕陽而晚山若紫矣豈不助人遊興乎于是汙漫同遊儼駕驂騑于上路追尋古跡遍訪風景于崇阿但見水接山逆貪其形勝忽臨帝子之長洲不知是今是昔覩其崢嶸恍得仙人之舊館豈不快哉

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重平聲汀音聽鳧音符嶼音序闥音撻甍音萌盱音吁矚音竹閭音盧閻音炎舸歌平聲艦音濫軸音逐

巒山峯之小銳者汀水際平地渚小洲也山在水中曰島嶼山脊曰岡披開也闥門也甍棟也盱張目矚遠視閭里門閻里門撲拂也舸艦俱船名○此一段觀閣內閣外之景[illegible]登閣而快覽之方知其閣非尋常之閣也仰觀其上出則見分

層之巒而高聳其翠色直上出乎重霄俯察其下臨則見飛出之閣而四流其丹影究下臨于無地此猶就閣言也至于閣外則鶴之汀一曲鳧之渚一折曲曲折折窮極島嶼之縈迴桂之殿忽高蘭之宮忽下高高下下分列岡巒之體勢披其闥則繡闥也俯其棟則雕甍也披其繡闥若入深闇不知繡闥中究出山原山原深遠令人驟覽而盈滿其所視俯其雕甍恍幾秘室不知雕甍下忽驚川澤川澤流注令人張目而驚駭其所矚則山水宮殿綺搆之巧爲何如若夫閭閻之盛殆如樸拂于地又非寒族皆鳴鐘列鼎而食之人家舸艦之多至于迷塞水津又非小艇盡彩畫青雀黃龍之大舳其閣之繁華有知此

**虹消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鴈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

鶩音務俗讀木非 斷音段與去聲 遄音川



鶩鳧屬彭蠡即鄱陽湖也衡山之南有一峯名回鴈峯鴈不過此遙遠也纖細也睢園即淇澳菉竹事彭澤陶淵明也鄴水曹操興王之地陳思王詩云朱華冒綠池王羲之爲臨川內史筆書名○此一段再就閣外而極寫之閣中之結搆繁華固屬難能而檻外之長物幽清更不易得有如虹乍消而雨初霽一戢彩色散于雲衢此景豈不清絕乎猶未也最可愛者天上落霞與湖中孤鶩上下齊飛尤可賞者秋水碧而聯天長天空而映水高低一色動人幽聽莫如漁歌唱響忽近忽遠其響直窮于彭蠡之濱感人素懷莫如雁陣驚寒或橫或斜其聲漸闌于衡陽之浦覽此風光人苟有情自不禁遏爲之吟詠而俯爲之快暢令人幽逸之興遄速而飛矣當斯時也覺秋之爽氣發于萬籟之鳴而清風舒徐以生樂之纖歌凝于侍宴之側而白雲爲之遏酒德星聚飲直若睢園猗猗之蔭竹氣凌陶彭澤之樽詞客臨池又宛若陳思鄴水之朱華光照王臨川之筆由此觀之則閣中一時之勝酌交錯歌笑縱橫灑墨雲蒸奇思泉湧大可想見矣

**四美具二難并窮睇眄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

睇音弟

睇小視眄邪視迴遠也吳會指江南○此一段結上起下覽景而生感也由前觀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所謂四美也豈非不可俱得之事乎而今日之四美已具矣賢主嘉賓所謂二難也豈非不從兼有之事乎而今日之二難已并矣且高視闊步窮極睇眄于中天詩酒徜徉極盡娛遊于暇日亦云樂矣然俯仰觀之天之高也地之遠也千古如斯因而覺宇宙之無窮再低回想之興忽盡矣悲忽來矣不能終日困而識盈虛之有數故側身而向遠望長安則在于日之下極目東觀遙指吳會則在于雲之間由南觀之則見地勢極于南而南溟最深自北觀之則見天柱高于北而北辰實遠



落落一身在四方中到處有關到處有山而從來之關山難越難平險不一然莫非是路又誰悲失路之人泥跡如萍分流似水喜今日之萍水相逢雖貴賤異等然雜爲故土蓋盡是他鄉之客豈不爲一時之幸遇哉

**懷帝閽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

舛穿上聲

帝閽君門也漢賈誼謫爲長沙王太傅後召見宣室問鬼神之事馮唐亦漢人白首爲郎李廣亦漢人外國稱爲飛將軍以數奇不得封侯梁鴻魏人俊臣毀之逐于北海○此一段慨際會之難他鄉邂逅彼此慰藉固云幸矣然推其本意即帝閽而痛哭蒼生是其願也奈何斯時徒有懷于帝閽而遠不能見詔宣室而細陳鬼神是其心也奈何于此空欲奉宣室之問而不識何年良可慨也嗚呼此豈藉君相不愛才哉蓋亦人之時運每每不齊而命途多所舛錯也是以馮唐易

老白首爲郎李廣難封徙稱飛將漢文帝聖主也曾屈降賈誼于長沙魏武時明時也乃竄逐梁鴻于海曲何況吾輩乎

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懽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

吳隱之性淸廉爲廣州刺史界上一水名貪泉父老云飮此水廉士皆貪隱之笑而飮焉涸轍喻人之不得志如魚處乾涸轍迹之內也出莊子扶搖風也漢馮異曰始雖垂翅洄溪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取之桑榆王勃用此孟嘗字伯周漢順帝時爲合浦太守性行高潔終不陞擢晉阮籍率意獨駕入山車跡所窮輙痛哭而返是猖狂也○此一段言志士貴乎有守夫時命淹蹇人之常也因淹蹇而怨尤百出愁苦萬端人品所以卑也所賴君子安乎貧賤達人知乎時



命不以淹蹇動其心人笑其老矣而彼則老當益壯寧知白首而生墮頹之心人憐其窮矣而彼則窮且益堅不以無聊而墮青雲之志貪泉人所諱飮而淸廉自矢酌貪泉而愈覺其爽涸轍人所難處而義理自甘處涸轍而不改其歡人之功名蹇猶北海今北海雖賒而有大者向思扶搖之可接人之發動在于東隅今東隅已逝而年少者猶覺桑榆之非晩孟嘗何等高潔然不蒙遷擢空懷報國之心阮籍眞是猖狂縱路徑偶窮豈肯效其窮途之哭由此觀之則吾輩可知所處也

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托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

冠去聲 慤音恪

南越與漢和親終軍年二十餘自請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又宗慤曰願乘風破萬里浪後果爲將軍謝玄爲叔父安所器重常曰譬如芝蘭玉樹使其生于庭階耳孟母三遷爲子擇鄰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楊得意曾爲司馬相如相如作賦飄飄有凌雲氣伯牙鼓琴志在流水子期曰洋洋乎若江河○以上皆泛言此一段方自敘觀世之升沉不一人之際遇不同勃因自揣勃何人斯不過三尺之微命耳一介之書生耳年方弱冠雖等于終軍而請纓以繫南越則無其路愧于終軍矣長風破浪雖慕乎宗慤而投筆以出玉關則徒有其懷不如定遠矣是以舍簪笏之榮且留以爲百齡之事先奉晨昏之孝故不辭萬里之勞就家庭而論自愧非謝家之玉樹賴羣公培植何異接孟氏之芳鄰每想趨庭而叨陪鯉對尚注望于他日不意捧袂而喜托龍門早已見于今晨薦相如者楊意也若楊意不逢則相知誰薦定撫凌雲之賦而自惜也知音者鍾期也今鍾期既遇則伯牙得遇知已緬奏流水之調又何慚焉故勃于羣公前自呈其醜也



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

疏平聲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蘭亭王羲之宴會之地梓澤即石崇金谷園也丘墟言荒廢爲丘墟也疏呈也○序之大意已完此則總上文而結之因又歎息曰嗚呼今登此高閣勝地也叨此宴飮盛筵也勃得趨陪其間自顧常有此樂但滄桑屢變勝地豈能常保聚散有時盛筵豈可再得不知將來請鑑往古在昔之蘭亭何等風流今亦已矣當時之梓澤何等繁華今已坵墟故不堪追

此復遊也勃宴罷自別矣臨別無以爲贈讓贈狂安之言而深幸承閣公之恩子得餞會雖不常而斯文不朽今日登高閣而作賦以傳千古則非勃之所能也端有望于羣公矣是以取竭鄙陋之誠以思雖恭疏簡短之引以呈政若夫羣公雄才偉筆伸一言以均賦自四韻而俱成矣

篇中張大形勢體狀景物妙矣尤妙在欲敘滕王閣却從南昌敘起欲說家賓客却借人傑說來將發府中感慨先寫羣公感慨此步騁之妙也出閣都背襯一筆賓主之妙出滕王閣襯一筆前風景寫聲歌襯以漁唱寫清風襯以雁障此襯筆之妙也前之秋景日景也後之秋景晚景也前述省親題明到此之由以引入窮遂之幸後述省親是言去彼之事以引入喜托之榮前說作序賛美伯與結歸作序仰望羣公前有前意後有後意絕不見其亞後此層見晉出之妙也至其行文大意全在君子安貧一段隱見當時富貴窮通總一時之事不若相逢盡歎之爲足紀也而且節節生情層層承遞不獨以富麗爲工自是四六之尤者昔人謂此序有三短吾不敢信○蕭明與王僧辨書云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徒序



中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胸中萬卷千載而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閒世奇才使勃與韓杜並世對壘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鶻

##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戰場戰鬪死亡地也戰場古稱則戰鬪入而死亡多矣李華過此因悲而爲文弔之

浩浩乎平沙無垠。夐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

垠音銀夐兄去聲長上聲

垠崖岸也夐遠也縈繞也糾紛雜亂也黯憯慘貌嘿無光也亭長老人也覆敗也○此一段揭出常覆三軍句立一篇之案其意蓋謂予因行役臨于邊塞心忽有所驚意忽有所痛因極目一望但見浩浩乎一望皆平沙也而平沙又東不可窮而不可盡若浩浩而無垠焉地既無垠使其中尚存往來之影征逐之跡猶不覺其淒涼奈何平沙一望又復不見人焉非無河水而河水則縈洄如帶有若憂紆非無羣山而羣山則糾紛不解有若愁聲覺其氣象則黯黯兮若慘然而又若悴然猶是風也風吹于此則淒苦而若悲猶是日也日然于此則昏沉而若蕭蓬之斷也草之枯也此秋冬事也而非秋非冬常凜冽若繁霜之晨鳥飛過此若有所哀而不忍下暴戰走于此若挺之奔而不能成羣此何地也而淒慄若是哉亭長因告予曰此古之戰場也時常覆沒三軍所以覆不見人而往往有鬼哭焉非影響也每至天陰則實聞之矣

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荊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水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腷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

斁音妒

徭役也戍守邊卒也召募廣招兵也暴露言曝于日而宿于露之中也腷臆胸中愁苦也斁敗也○此一段寫三軍初合



[illegible]異時也予聞亭長常覆三軍之言不勝爲之歎息傷心哉[illegible]軍也皆天地所生父母所育朝廷無異之人也是誰罪沒之而合其暴骨沙漠以結此陰慘之形象之主古王道正倍仁義大行文教宣明而無失豈有此覆三軍之事耶降而忌之無亦秦始皇之暴虐歟漢武帝之窮黷歟將近代之謀王霸伯不量力以殘民歟雖皆不可考然弱以吾所聞徵之吾聞夫列國時齊之與魏奮以徭役而戍民于四境荊之與韓嘗以召募而驅民于戰爭惟應其募受其徭是以萬里奔走而不敢息是以連年暴露而不得休是以沙草晨牧而弗獲免是以河水夜渡而不能辭是以地濶天長而不知歸路任于何所是以身寄鋒刃而腷臆之愁苦向誰控訴亦殊可憐矣此猶中國事也至于秦漢以來天下一統則多有事乎四邊四邊廣遠而中州之耗損斁敗愈覺無世而無之矣豈不更可憐乎

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嗚呼噫嘻。

此一段極言好殺之害四邊之事卽在于古亦何嘗惡之但
古則以文教安之有不率教然後以正兵討之故古稱外戎
中夏皆不敢拒抗王者之師非畏王師也以王師用正也奈
何至于今日觀乎文教已失宣明矣稱之武臣不用正而用
奇矣一于用奇則迥異乎殺人安人之仁義卽使假名王道
而又非坦蕩之王道大約迂濶而莫爲此四邊之事所以今
人寔息而復悲怨也嗚呼噫嘻
誠有傷心痛苦而難名言者矣

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
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
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奔雷電。鏃音縮 搏音博

期門軍衛之門組練衣甲之飾也鏃矢之尖銳者○此一段
寫初戰未覆時也從事四邊之苦豈能盡言偶因想之所及
而畧言之吾想夫北風振漠之時邊防易于疎虞敵兵狡猾
則伏而伺察其便使爲主將者愼重其事而不輕敵或驕慢



一之生乃主將驕敵而慷慨臨期門以受戰于是野豎旄
之旗川迴組練之甲不前者斬退顧者斬法至重也士卒能
不心驚而奉法奔走聽命匍伏聽令威至尊也士卒自輕性
命而畏威于是利鏃穿于骨而痛不敢言驚沙入于面而則
不及除此猶未戰也至于主客合闘而相搏則金鼓互喧
鋒交接山川亦爲之震眩矣聲之析也有若倒江而瀉河勢
之崩也何異奔雷而掣電當此之際則
死生須臾耳事四邊之慘此一端也

至若窮陰凝閉。凛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鷙鳥休巢。征馬
踟蹰。繒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强胡。憑陵殺氣。以相
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親降。將軍覆沒。屍塡巨港之岸。
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踟音池 輜音支

凛冽寒也脛脚脛也踟蹰行不進貌帛之粗者曰繒細
者曰纊輜重車載軍中所用什物也窟孔穴也○此一段寫

三戰正覆時也吾再想之至若天陰窮極而凝于閉塞之時
則凛冽之氣盛于海隅積雪不知其幾稍一移步卽雪沒其
脛堅冰不知何厚幾吐一氣便冰結在鬚鷙鳥不畏冷繁于霜
濃重乃亦想休巢征馬不惧寒北風緊急而未免踟蹰況于
人乎入所恃以溫煖者繒與纊也此時則繒纊皆無溫焉繒
纊既無溫則單寒不能蔽體者必至墮指而裂膚矣指其墮
落膚且碎裂尙可言戰哉孰知當此苦寒之時天偏有意假
借強敵俾得憑陵其純陰之殺氣以剪屠此僵凍之殘兵所
有輜重從便徑而截之所有士卒乃橫衝而攻之都尉總領
也且親降矣何況軍士將軍主帥也且覆沒矣何況兵丁但
見受及之屍塡高大港之岸漂杵之血流滿長城之窟兵敗
至此而無論貴而將帥賤而士卒同爲枯骨矣其慘可勝言
哉事四邊之苦
此又一端也

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
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



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
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析音古 降音杭 礫音力 淅音昔 冪音覓

蹙迫也礫石也淅淅風聲沉沉昏暗貌冪冪陰慘貌○此一
段寫三軍已覆之後也卻重從欲覆未覆時說起妙甚承上
云吾因三軍死亡之苦而轉念其將覆時計窮力竭之無措
也最苦是催兵之鼓聲衰兮而挺戈之氣力又盡最急是射
人之矢既竭兮而發矢之弦又絕最危是白刃既交兮而所
倚仗之實刀忽折最險是兩軍相迫兮僅須臾而生死卽決
此時欲俛首而降矣哉又悲乎終身爲外國之人此時欲效
命而戰矣哉又痛乎骨暴于沙礫之地當其時無限酸若無
限淒楚至于今日鳥無聲兮而山寂寂靜若傷情夜正長兮
而風淅淅動如寫恨魂魄結兮而不開天若爲之沉沉鬼神
聚兮而不散去若爲之冪冪日光慘淡而若寒兮峽乎短草
月色昏朦而若苦兮照如霜白戰場景色何傷心慘目至于
如是
耶

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痡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閒穆穆棣棣君臣之間

殫音丹 棣音代

牧李牧趙之良將也殫盡也痡病也獫狁北方國名周命文武吉甫征之太原地名朔方北方也周命南仲築城于此俱出詩經左傳云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歸則告至于宗廟因而飲酒也策勳紀錄功勳也穆穆深遠貌棣棣閑貌詩云威儀棣棣○此一段叙歷代用兵之得失吾覽戰場之風景慘淒痛士卒之死亡悲苦因思征戍之役非萬萬不能保全也或亦有保全者上古無論即如後世李牧之用趙卒大破林胡能不殺傷而闢地至于千里用兵之精往往先聲所至敵人望風逃遁斯時士卒又何幸也迨乎漢雖高築受降耀乎西域非不傾動天下而財已盡力已疲矣因悟守邊之將亦在任得其人而已豈在士卒之多耶遡而上之惟周之逐獫狁也但北至太原而即城朔方以為疆界既城朔方則不復一卒全師而歸既歸而飲至策勳豈不是和樂且閒乎雖曰用武但見其穆穆之容棣棣之儀見于君臣之間何有用兵殺人之慘哉然而不能盡如周也



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

荼毒害也左傳云左輪朱殷言血色久則殷也殷赤黑色患虐害也○此一段以至情至理斷之周之用兵可為法矣奈何至秦而又不能如是起築長城依海以為關塞荼毒生靈之膏血自山及海直令萬里皆為之朱殷其慘不更甚于征戍哉至漢武之擊敵雖得敵人之陰山然死亡之禍豈若枕藉而遍于野其所得之功豈能補所失之患哉嗟乎蒼蒼烝民何罹邊禍若是之慘也試一思之誰無父母父則提攜之母則捧負之惟恐其不壽況驅之死耶誰無兄弟兄則友之如足弟則愛之如手況喪其元耶誰無夫婦敬則如賓歡則如友況永棄耶念其生再念其死傷心哉吾不知撫之育之之歡其生也是何深恩驅之役之以殺其軀也是何大咎哉理固難明而仰天又難問也

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悁悁憂思貌○此一段言當守不當戰結出一篇旨意人但知戰沒者守邊之士卒者也而不知士卒之家其父子兄弟夫婦之盼望更苦也存則家人望其生還沒則家人招其魂魄最苦是其存其沒家人絕不聞知人或傳言將信而又將疑憂思之苦悁悁于心目之間寢見之寐亦見之不得已而布奠焉傾觴焉不知死于何地惟痛哭而望于天涯斯時也



天地為之含愁草木為之悲慘矣家人雖苦猶互相慰藉而殁于戰場者則弔者祭者遠不能致吾不知其精魂無主于何而憑依以理推之窮愁之氣凝結不散則感而生災必有凶年年凶而人自流離矣嗚呼噫嘻不知國家之時耶抑斯人之命耶何以不獨一世如斯乃竟從古而如斯耶予欲歎之立一法以絕如斯之悲慘將奈何而後可哉惟有宜文教行仁義勅武臣用正而不用奇使遠邇信從不守而守在四夷則斯民其永賴矣結一句忽作一問一答文便陡然而往奇絕

自來讀此文者但驚其字句組練情辭悲涼不知此便是了沒交涉也須看他敵口指點着力在文教夫宜一段結局叮嚀自歸惟守在四夷一言蓋守者正仁義之用也王道也文教也武臣用奇則有戰戰則有民生流離之悲文教苟宣則有守守則有策勳飲至之樂推其立言本意總以仁義為有天下者勸以固守為好兵黷武者戒也而中間段落只是極寫亭長口中常覆三軍一句後幅敘出家室之情真一字一淚矣至若字句之組練筆法也情辭之

悲凉思路也讀者非不當着眼但先觀其大旨之所存然後想其筆法玩其思路方得讀文之妙訣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桃李園長安之名園也太白與諸兄弟夜宴于其中相與賦詩兼作是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逆旅客舍也秉燭夜遊是嫌日短故以燭繼之古詩云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此一段先敘夜宴序意若曰時當春夜予與諸兄弟飲宴于桃李園中雖曰行樂實亦有時哉不可失之想焉何也人知覆載者天地亦知天地于我爲何物乎每見熙熙者來穰穰者往而天地固自若也則天地者乃萬物之客舍暫時托足而已人知流行者光陰亦知光陰于人爲何事乎每見炎炎忽暑凜凜忽寒而光陰固不停也則光陰者實百代之過客頃刻流行焉耳而吾人無根無蒂



浮生于此中乍夢乍樂認眞假于何處不幾若夢乎浮生若夢宜早尋歡但恨光陰有限即急急爲歡能爲歡之幾何哉因知古人留戀芳時慨咏秉燭夜遊之句良有以也然則吾儕之當春而夜宴其亦同此志也夫

況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樂音洛）

烟景春景也大塊即天地假加也○此一段轉入桃李園吾人每以流覽寄深情何況當此艷陽之春凝芳吐秀召我以滿目之烟景吾人又以文章爲事業何況對此大塊之景落花流水假我以現在之文章而且所會者非別地乃桃李之芳園所序者皆兄弟實天倫之樂事則此宴會豈等閒哉

羣季俊秀皆爲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淸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惠連謝靈運之弟也靈運襲封康樂侯○此一段敘諸弟之能文假令諸弟有一不才則亦天倫中之不幸也何樂之有今觀羣季俊而且秀非有俊有不秀有秀不俊也其才之美皆如惠連豈有吾人之所詠所歌濫倒名場而獨慚于其兄康樂予同此俊秀之才賞此陽春之景每日夜不如晝也當夜而賞倍覺幽靜宜人幽賞未能自已因發之而爲高談而高談轉覺淸曠兼之開瓊筵而坐于桃李之花中飛羽觴而醉于芳園之月下此非尋常之宴會比也不有傳後之佳作何以伸今日之雅懷吾聞石崇有金谷園在洛陽嘗與賓客賦詩飲酒其中賦詩不成罰酒三觴倘今日有詩不成者其罰亦如金谷之數則羣季自傾珠玉爲今日之會增盛也若然則天地之逆旅吾儕常寓其中而此一序不隨光陰之過客往矣

爲一夜字旁從天地光陰發出如許異想是其識見超卓處烟景而曰召文章而曰假是其下字奇特處寫景則曰烟景寫賞則曰幽賞寫醉則曰醉月總不脫一夜字是其



體貼精細處而且一句一轉一轉一意只幅中具有排山倒海之勢短文之妙無踰此篇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駱賓王

徐敬業唐大臣徐世勣之孫也勣賜姓李武曌武氏則天之名也武氏改唐爲周敬業因起兵討之時賓王共事故代作此檄后讀之但嬉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矍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

僞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曾音層　洎音忌）

洎及也○此一段歷數其淫亂之罪檄曰今之天下唐之天下也僞改爲周者武氏也武氏何人論其生來之性不非和

順考其出身之地，實甚寒微。昔入宮時，原非備后妃之選，不過充太宗之下陳耳。曾以更衣之便，入侍太宗，誠僥倖也。僥倖于太宗，則太宗晏駕，宜守太宗之靈終身矣。奈何及乎晚節，穢亂高宗于春宮，竟隱匿侍先帝之私恩，而陰圖高宗乎後房之嬖。幸始未承恩，猶希援引，既而入門，則心懷嫉忌，而施與娥眉不肯讓人。奈王皇后先帝所稱佳婦也，未易動搖，乃潛扼殺女以誣之，其設也不啻鄭姬掩袖之工矣。由是觀之，是其狐媚之才，偏能惑主，而主心安能不被其惑耶。

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弒君鴆母，神人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翬音揮，鴆沉去聲

翬翟，雉羽也。雉交不苟，故后車后服皆圖翬翟之形以表揚之。虺蜴，毒蟲也；鴆，毒藥也。○此一段歷敘其弒逆之罪。武氏



既逞蛾眉，詎能當其見嫉；慣于見嫉，自能巧于工讒。高宗為之蠱惑，因而得乘翬車，披翬服，以踐元后之位。人覽其車服，皆信其如雉交之不苟者也，孰知其既經侍乎先帝，今又寵入吾君之後房，陷吾君如鹿之聚麀，即此罪狀已不可勝誅，況加以虺蜴為心，但思用毒；豺狼成性，一味淫凶。所近所狎者皆邪僻之人，所殘所害者盡忠良之輩。親如姊而殺之，愛如兄而屠之，尊如君而弒之，慈如母而鴆之，其惡為何如？惡至于此，真神人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尚可為人耶？不可為人，吾不知武氏當如何愧悔。然窺彼之心，竟不以為惡，猶復包藏大逆之禍心，而窺竊皇唐之神器。廬陵王，吾君之愛子，宜承正業，乃不以之承正業，而幽囚于房州之別宮；王于武賊之宗盟，不過借外家之寵竊富貴以榮身，乃竟委以心腹之重任，而濟謀不軌。此其罪可忍言耶？不可忍言耶？

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漦音離

霍子孟，霍光也，擅廢主以存漢；朱虛侯，劉章也，誅諸呂以安劉。趙飛燕于後宮有子者皆殺之，故有燕啄皇孫之謠。漦，涎沫也。夏后藏龍漦于庭，周時啟之，漦流于庭，宮妃感而生女，怪而棄之。有賣檿弧箕服者收養，奔于褒。褒人周幽王伐褒，褒人獻此女，即褒姒也。幽王嬖之，遂至亡國。以夏后所藏，故言夏庭之衰由此。○此一段言天下討賊之無人。從來人好竊弄神器，皆賴國之重臣有以匡正之，故危而復安，如霍子孟、朱虛侯其人者可思也。奈何今日幽君如此，委賊若此，而舉國無人，徒令人浩歎興嗟，痛霍子孟之不作，傷朱虛侯之已亡，致令奸后有如趙后之燕啄皇孫，天下共知唐祚如漢祚之將盡；且使武后如褒姒之龍漦帝后，海內盡識李唐如夏庭之遽衰。國勢至此，忠臣義士能不身為之碎裂，髮衝之上指哉！

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荷去聲



此一段自述興師之非妄。以家遭變故，內有大臣能匡止之，若敬業者可無言也。今大臣不能聲罪致討，故敬業不揣躁，業在外，然爵居一位，猶皇唐之舊臣，系屬世家，實公侯之冢子。奉先君忠孝之成業，荷本朝親愛之厚恩，當此牝雞之鳴，每每望闕而傷心，因知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遭此女主之厄，屢屢撫膺而痛哭，因思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一氣不能平，憤直薄風雲，志之所在，誓欲奠安社稷。非予一人敢于稱戈，緣彼狂逞私謀，大失天下之望，亦非天下喜從起義，蓋信于公忠討賊，故宇內為之推心。敬業上順乎天，爰舉匡正之義旗，下應乎人，以清亂唐之妖孽，實不容坐視也。

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群，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

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叱音尺咤茶去聲）

此一段形容軍威之盛惟予之舉大快人心故其時兵威遠震自南言之直達于百越自北計之竟盡乎三河以言乎馬則鐵騎萬千以成羣以言乎車則玉軸遠近而相接覩海陵因陳之紅粟盡知倉儲之積靡窮焉望江浦義舉之黃旗眼見匡復之功不遠矣詰朝升帳呼諾之班聲動而衆槩然北風起矣晝夜歸營懸倚之劍氣衝而煥煥然南斗平矣怒恨而喑嗚則山岳爲之崩頹怪異而叱咤則風雲爲之變色軍然知此以此制敵自折枯拉朽何有不摧以此圖功自纖魁賊醜又何患不克哉故先傳檄使奸后知唐之尚有人也

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轉禍



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叶音葉 抔音裒）

抔手掬物也○此一段勉衆人共事余之討賊豈有所利哉蓋以祖父世爲唐之臣子義不容辭如公等雖在朝在外不一總而計之孰非唐之臣子哉即或出諸漢地亦有水土之會思倘或內叶周親豈無宗支之痛或曾膺重寄于話言或受顧命于宣室既受其言則當行其言既受其托則當終其托奈何至于今日先帝之言猶在諸公之耳而諸公受托之忠義豈遂忘于心哉先帝雖棄諸公然一抔之土尚未乾也而諸公蒙先帝所托六尺之孤試思之今則何托哉倘有人心不懼死亦當羞死乃貪享眼前之福而不知轉眼之間其禍不淺矣倘能回思大義轉奸佞之禍爲忠良之福徹文剋日往者送之居者事之奉吾君無恙其立勤王之大勳願彼此同心無廢大君之舊命至于凡諸爵賞非于一人所敢定當同指山河以爲無休之帶礪公等豈猶愚而不悟乎

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此一段又反言以激之公等若愚而不悟以爲受奸后之僞命眷戀于窮城之內進不敢退不能徘徊于歧路之間須知英雄舉事貴識先幾公等若坐失倒戈先幾之兆必貽防其後至之誅有如不信請看今日之域中雖奸后反唐以爲周然天意未絕于唐人心日夕思唐而南自越北三河莫非唐之忠於義師合而討賊則應知此域中竟是誰人之天下矣豈猶愚而不悟乎謹檄

篇中歷寫武氏罪狀義正詞嚴如春秋之筆旨哉羅景綸之許曰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聲大義者明目而張膽夫子三都之望王陵廷爭之語賓王舉兵之檄同一揆也

# 古文快筆貫通解卷之四

吳門杭永年資能氏評解　　隆文堂

## 送董邵南遊河北序　　韓愈

董邵南壽州安豐人不得志去遊河北河北自天寶以後不稟命朝廷每自舉士邵南欲往有求用諸鎮之意故昌黎送之詞多隱諷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

發上　警



此一段言董生此行必有合若曰董生欲往河北乃燕趙之地也燕連易水擊筑成風趙接平原發人相望從古以來稱其地多感慨悲歌之士今董生仁義士也進士中人也原無心燕趙之行奈何出而舉進士至一再連不得志于有司其才不得展因懷抱文章之利器而鬱鬱于心以適茲土豈得已哉雖然無鬱鬱也吾知董生此行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何以知之夫以子之才而不遇時苟有企慕義而強行仁者見子爲賢豪宜皆愛之惜之而引爲焉矧燕趙之士其愛惜賢豪又出乎天性者哉故知其必有合也

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樂毅去燕之趙趙封于觀津號曰望諸君○荆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日飲燕市酒酣歌于市中○此一段言董生此行未必合倂才出乎天性其風俗固有然已然吾聞風俗之美惡又與治化相移易吾烏知今之感慨悲歌不異于古所云感慨悲歌耶異與不異吾不敢懸斷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倘古之激于偏者今規于正董生之力也董生勉乎哉不獨此也吾因子之適燕趙而有所感矣吾聞趙有望諸君之墓燕市有屠狗之漸離董生至其地幸爲我弔望諸君之墓今日之光景何若更觀于燕之市中更有如昔之屠狗者乎哉或有之當爲我謝之曰昔列國亂世可任性恣情今明天子在上不必更感慨悲歌以發鬱鬱之氣竟可揚眉出而仕矣是所望于董生也

送董邵南往燕趙卻反托董邵南諭燕趙歸朝廷分明是責諸鎮之不臣而諷董生不必往也此等序不過應酬文字亦必從大綱大紀立論于此可見昌黎之爲文抑于此可見昌黎之爲人○起手橫將燕趙先斷一句下更不承



亦不覺最是突兀驚人筆法全從史公論贊學來下忽拔寫董生說董生必有合正寫送一遍卻是作者心頭客意說董生未必合反寫送一遍卻是作者心頭主意中間說燕趙出乎其性再將起句作一曲一折讀之不勝激昂末段持論燕趙忽將大義作一棒喝讀之不勝瀟灑首尾不滿二百字而有無限關合無限變化無限含蓄先輩推此爲昌黎第一序良不誣也

## ○鱷魚文　　韓愈

鱷魚之狀龍身虎爪蟹目龜鱗齒大如鋸尾長數丈舌大如箕亡刺成鉤仍有膠粘常于水濱潛伏人畜近則以尾擊之食如象之任鼻也時潮州有鱷魚爲患適文公爲潮州刺史作文投溪中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百里自是潮無鱷魚患

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

潛以羊一猪一投惡溪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網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

元和唐憲宗年號也擉以杈刺泥中取物也○此一段先以前王所不容正告之起手即標元和之年月日便見今之年月日非亂世乃唐天子聖明之時也接手即叙潮州便見潮州非化外乃唐天子職方之地也接手即叙刺史韓愈便見韓愈非事外之臣乃唐天子特簡之命吏也韓愈既受唐天子之命爲潮州刺史則鱷魚爲患于潮州則不得不奉唐天子之命而驅除矣既欲驅除因念唐天子聖王也不戒而殺恐傷天地之仁又念鱷魚大物也不開生路無以服萬物之心因使軍事衙推秦濟先之以禮以羊一豕一投于惡溪之潭水也與鱷魚食而告之曰從來人畜不容雜處慮雜處之爲害也故昔先王既有天下即烈山澤而焚之復網繩而捕之擉刃而殺之蓋欲除蟲蛇惡物之爲民害者其網殺不盡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必不容其在境內而害民也若遵先王之制則鱷魚悍然居于潮之溪潭宜必殺無赦矣

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

涵淹潛伏也卵育生息也鱷魚一生百卵及成形則有爲蛇爲蛟爲鼉者○此一段又以後王之姑容寬責之觀于先王之制其嚴于待物固如此及後之王者德澤涼薄之不能如先王之遠有四海甚或江漢之間不能保全尚或棄之以與蠻夷以與楚越何況潮州嶺海之間去天子京師有萬里哉則鱷魚無知來潮來往或有時而涵淹于此且卵育于此亦固其所而不足深罪也

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

六合上下四方也揜分也○此一段誇耀唐天子之聲勢以壓倒之予不深罪鱷魚者以後王之德薄有以致其卵育也然而今非其時也今天子已嗣君位既聖且神又慈又武其所臨御雖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何況大禹九州故跡之所揜乃揚州之近地非邊塞之遠地也後王江漢不能保故以潮州爲遠今天子四海皆撫有則潮州宰非近地耶地雖近或係擴堤猶可棄擲而不較也況此地乃刺史縣合之所洽可不較吝吏雖治而無所出猶或無關乃出貢賦以供天地以供宗廟以供百神之祀之壤者哉豈不赫赫畢昭賓憑式之雖刺史朝夕凜凜猶懼褻越乃鱷魚欲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可乎不可乎

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溪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

睅音緩伈心上聲

睅張目貌伈伈恐懼貌睍睍目定貌○此一段張大刺史之威靈以曉諭之刺史非漫然處此土也蓋上受天子之命來守此土來治此民必令此土安此民治則刺史始不失職也今四境皆已安寧獨鱷魚睅然肆虐而不安據處溪潭之內而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欲以刺史抗拒爭爲之長爭爲之雄長視刺史爲何如刺史雖駑鈍而力弱然實天子之命吏也堂堂吏民之上亦安肯爲爾其頑之鱷魚而低垂其首降下其心伈伈然睍睍然退避鱷魚甘受爲民吏之羞以偷活于此耶

且承天子命而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

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鯨音擎）

此一段又以去路安頓之刺史若自爲之猶可再計且刺史乃承天子之命而來爲吏天子之命在身而目覩鰐魚爲患其勢固不得不與鱷魚敵刺史不遽加罪而先與之辨者冀鰐魚之有知也如果有知其聽刺史之言實爲鰐魚設一保全之策君潮之州大海在其南大而鯨鵬之翔細而蝦蟹之屬無不容歸于其中而以生以食何必戀溪潭之水而與天子之命吏相抗以獲殺身之禍哉使從海維艱或有逞疑以鱷魚之大朝發于潮而夕可至于海也計無全於此者今與鱷魚約盡于三日其率爾之醜類南徙之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則所保全者多矣

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終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此一段又以盡殺決絕之刺史限鱷魚之徙盡三日者期速安天子之民也或三日期急而醜類不能盡行寬至五日可也若五日再不能更寬至七日則從之時日有餘矣倘至七日而不能我則非期促不及從則是終不肯從也則是日中終不有刺史而不肯聽從其言也若再不然則是鱷魚雖受天地陰陽之氣以生而終屬鱷介冥頑不靈刺史雖行善言而不聞也雖聞而不知也刺史不得不上推天子之威命而論鱷魚之罪矣傲天子之命吏一罪也可殺也不聽刺史之善言又一罪也可殺也不從以逆之又一罪也可殺也與夫冥頑不靈而爲民與物之害者皆罪也皆可殺也鱷魚既犯可殺之罪則刺史當選長材奇技之吏民操強弓挾毒矢以與鱷魚從事于溪潭之上勢必盡殺其醜類乃止也鱷魚須早圖之其無後悔

驅一鰐魚却儼如問罪之師詞嚴義正能使反側于心寒膽慄是古人立言得大體處或曰借題爲文寓言十九謂鰐魚聞而避之吾不敢信不加古來爲政之異有反風滅火蝗不入境虎北渡河精誠感格之事未盡誣也總之凡物莫不有靈特患人之精誠不能感格耳先生此文宛若庭訊而面諭之則非筆墨之文乃精神之文也筆墨之文止足聳人耳目○精誠之文可通天地鬼神鰐魚之聞命徙去文何疑焉○開口便托出天子以壓之一則曰刺史受天子命再則曰承天子命而來爲吏一則曰避天子之命吏再則曰傲天子之命吏說刺史必從天子生出欲張大刺史先誇示君家寫得異樣赫奕異樣聲勢然此文之赫奕聲勢人盡知之而其一種溫厚和平之旨從來人却多輕易讀過也試看他前半幅寬苛其來後半幅又安頓他去既驅之避役緩其期如此怨切旋曲更能使聽者心折也非先生不敢下此赫奕聲勢之筆非先生亦不能作此溫厚和平之文○

## 獲麟解

韓 愈

魯哀公十四年麟現于郊爲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所獲折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于郭外孔子往觀之曰麟也何爲乎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曰吾道窮矣因著春秋書西狩獲麟爲之絕筆文公感其事故作是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

麟仁獸麕身牛尾一角角上有肉麟鳳龜龍爲四靈○此一段說麟祥若曰凡物之蠢然不靈者或隱或見無關于世之災祥也若夫麟人皆稱其不食生蟲不踐生草王者行道則出其爲物之最靈因昭昭甚明也非無據也麟之趾麟之定

麟之角已詠于詩矣西狩獲麟已書于春秋矣而且歷代傳記及諸子百家紛然雜出無不言麟矣無論博物君子曉然知其爲仁獸雖閭閻婦人村野小子無高見遠識者亦聞其名而皆知爲祥瑞之物也然則麟祥無疑矣

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此一段說麟不解麟既爲祥物自無以不祥目之者矣奈何西狩而獲之于愚夫之手竟視以爲不祥而棄之歟然吾就麟思之則麟亦有自取者何也麟之爲物長于深山之中不可畜養于家出于有道之世又不常有于天下其爲形也迥然不類非若馬牛非若犬豕又非若豺狼麋鹿之形然然則雖有麟出人所未覩非不知其爲麟實不可知也既不可知



又焉知其祥不祥哉因思凡物之生惟可知而後易辨也牛有角可知吾因其角而知爲牛馬有鬣可知吾因其鬣而知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其形皆可知吾見而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也惟是麟也異于牛馬等物先自居于不可知也惟自居于不可知無論不可謂之祥即知愚夫之反謂其不祥也不亦宜乎

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

此一段說麟祥麟既屈于不可知遂疑其祥以爲不祥人盡以爲然矣雖然麟豈求常人知哉考之于古五帝三王之世麟在郊藪則麟之出必有五帝三王之聖人在乎其位始出而應運焉乃知麟非無故而出蓋爲聖人而出也麟實行所可知以待聖人而知也今孔子出雖不在位而實聖人也實知麟也則麟之出不虛矣雖屈于常人之不知而其祥者自在也因思孔子之爲孔子而知麟之爲麟果不爲不祥也

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此一轉又說麟不祥于反覆辨論而知麟果不爲不祥矣然又有說焉麟之所以爲麟若以其有出處同于聖人之德也不徒以其不可知之形也則麟之出自應待聖人之在位若不待聖人在位之時則與凡獸等矣則雖就常人之論而轉謂之不祥不亦宜乎推而言之不獨麟也人亦有然予所以反覆其祥不祥徘徊不盡云獲麟固不可多得之事也而當時反以爲不祥故退之此辨通篇只將祥不祥二字作眼目抑揚開闔擬翻倒底而其愼于出處之心亦躍然言表乃或謂因元和七年麟見東川而作則祥不祥何處下落讀者宜辨之

##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桐葉形似珪故成王以之戲封叔虞傳有此說子厚辨之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

唐地名堯之故址也○此一段引傳言以立案若曰經可信也傳不可信也以傳言多不經也則古之傳者有言周成王嘗剪桐葉爲珪與小弱弟叔虞戲曰以此封汝周公聞之因入賀焉王曰吾親愛弱弟與之戲也非眞也周公曰天子端拱而治不可戲也請封弟以寶前言乃擇地而封叔虞于唐

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

此一段駁倒桐葉戲封一案自傳言觀之一似眞有此事者以吾意中度之竊以爲不然姑未論事之有無而先論分封

之理大叔虞國王之第也以爲當封耶則周公亦輔成王宜以時言于王而請封之不待成王之戲而後入賀以此機會而成其封也以爲不當封耶王卽不戲而封亦當正色止之周公乃成其不中于理之戲以唐之土地以唐之人民竟與小弱弟爲之主此賢者不爲也其得爲聖人乎

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也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當去聲 要平聲

遂猶言成就也○此一段駁倒天子不可戲一案周公之聖非不知當封與不當封也入賀一語已屬荒唐傳且謂周公以王之言如綸如綍不可苟且戲謔而止故必從而曲成之也信如斯言成王亦幸而戲封小弱弟猶屬分內事設或不



幸以桐葉爲娃戲封婦寺之流亦將曰王言不可苟舉而從其戲乎因思事當于理則爲德不當于理則爲過凡王者之德亦在行之何若耳設行之未得其當無論暫改雖十易之亦不爲病非樂于易也要歸于至當而不可使人移易也眞實行之猶且如此況以其戲乎若戲而不以爲戲必實舉行之則周公非教王立德實教王遂過也有是理哉

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克勝也老子云其政察察而其民缺缺小智貌史佚太史尹佚也○此一段又以輔相之正理駁之教王遂過必無之事也就吾意而正論之周公之輔成王是以聖臣佐聖君宜以修治之道從容不迫而開導之優悠和樂而徹諫之要歸于不偏不倚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遊戲之失而巧爲■合之辭又不當以天子不可戲之槩言束縛之又不富殊迫封弟以馳驟之使天子若牛馬然欲展足不能欲馴伏無計毋乃太急乎吾謂急則敗事矣且家人父子至親暱也尚不能以此束縛馳驟自勝況號爲君臣嚴然不可踰越者耶是豈大聖人之所爲特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之聖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成王封唐叔乃史佚之事史佚或亦缺缺之流非周公比則不可知也

凡作辨難文字須要難得倒如老吏斷獄使爭訟者無從措辭先生誠老吏手也以止理闢荒唐更不消委蛇婉曲斬釘截鐵鑿鑿辨之不惟駁盡疑案卽處人倫之至道亦全于此若論其行文篇凡七轉轉轉變換愈轉愈佳蒞幅難短有懸崖峭壁之勢○按史記晉世家載桐葉封弟係史佚事若周公入賀一段議論出自劉向說苑中史不之見而見于別傳必無之事也先生此辨正欲駁倒周公入賀一說耳故反覆辨難只是出脫周公臨了結出史佚便不置深辨畱有餘不盡之意爲曲終餘韻更覺通體皆靈



## 箕子碑　　柳宗元

箕子名胥餘紂戚也諫紂不聽解衣披髮佯狂爲奴武王克商封于朝鮮時建廟于汲郡子厚作此碑文

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共理此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

殄絕也稔甚也○殷有三仁比干之死一仁也無可議也微子之去一仁也無可議也獨箕子之仁乃在佯狂爲奴旣不諫又不去則其仁居何等焉嗟乎賢者之所爲豈衆人所可識哉以吾意度之由後而觀則見武周乘時而起殷祀一旦而亡以爲箕子佯佳■自辱耳由前而論當其周時尚未至殷祀尚未殄比干又已死微子又已去向使紂惡不至于滿盈忽然而自斃武庚嗣位而念亂圖存其社稷當此之際死者死去者去國無其人舍先生誰與共理哉卽曰天時有定

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受辱而為此佯狂者其亦有志于斯人事之或然者乎知先生之志則知先生之仁矣

即一佯狂為奴看出箕子無數妙用真是識高于項力大于身旨哉張侗初之評曰善作文者見戲事說出大體敗局中算出勝着乃妙如桐葉封弟辨箕子廟碑皆是從無說有從虛說寔乃見過人處○余嘗讀箕子碑全文一眞如海外三峯卓然峭峙未忽換筆變作天風海濤即此一段也謝疊山獨節此段者以全文先立三柱後應三段一在前人則為創格在後人便覺陳腐不欲學者守此陳腐一路故不取焉且文章之精神結在于此段筆法嚴緊意思曲折可為操觚指南故節取焉要之文不貴多即此數語足以增人才識長人議論兼可救凝筆鈍墨之病

## ○阿房宮賦　杜牧

阿房宮在咸陽秦始皇所建極其侈麗後項羽入關而焚之其火三月乃熄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兀音杌

六王謂韓王趙王燕王魏王荆王齊王也畢盡也謂六王皆為秦始皇破滅盡也四海泛言天下也蜀山蜀中之山也林木最盛為造阿房斬伐殆盡望之禿然所謂兀也○此四句敘造阿房之由人但見阿房為天下奇以為秦之侈也如是不知造此阿房者雖係秦之侈實亦時勢湊合有以成其侈也何言之使當時六國尚瓜分諸侯之合從未解秦猶未敢如是其侈也惟其六國既畢四海既一而天下無與抗衡遂肆志興工斬伐蜀山之木禿兀已盡而後阿房始出矣起筆四句每句三字共止十二字耳早寫盡秦始混一已後縱心肆志至于如此眞乃突兀大筆

**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

覆壓上臨下也隔離中斷也驪山在北咸陽在西俱屬今西安府境二川渭川樊川也○此一段敘阿房宮殿之高大廣遠試就阿房之形勢而言自上而下覆壓于秦中者蓋三百餘里天日最高而此宮[illegible]隔出勢若隔而斷之其高大為何如至于宮室之相接從驪山北起逶迤曲折而轉西直走至于咸陽其廣闊為何如不獨此也渭川樊川之水其來遠矣俱溶溶然含和媚之色而流入于宮牆之內則阿房豈尋常之宮同日語哉

**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鬭角**

縵繒也○此一段敘阿房宮樓閣之侈麗也夫古來樓閣名勝若麗譙若摘星若迷樓不過閒置一二而阿房宮乃五步則置一樓十步則建一閣其樓閣之多為何如且樓閣相通而置廊廊腰曲折如繒縵之週迴相繞樓閣相蔽而飛簷牙高聳又如鳥鳥蹲踞爭啄至于或樓或閣則各因地之形勢而環抱其間就樓閣之中心聯屬而言則紆曲如鉤就樓閣之四角參差而言則相向若鬭眞有莫可名言者矣

**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



盤盤猶疊疊也囷囷猶簇簇也蜂房蜂巢也渦水迴流貌矗高起也落羃滿滴落也○此一段敘阿房宮曲房秘密之侈麗也遠而望之彼一疊此一疊而盤盤焉彼一簇此一簇而囷囷焉如蜂之房如水之渦若在什伯之間猶可指數今則矗矗然不知其幾千萬落安能指數乎

**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

空中難行架木而渡以其上下有路故曰複道霽晴貌虹見則雨止○此一段敘阿房宮橋梁道路之美麗也不獨宮室之多其中有橋焉而橋非尋常之橋也長橋也自阿房至渭水偃臥于波水之上見之則疑為龍然龍必有雲今則無雲何以儼如龍之夭矯其中又有道焉而道非尋常之道也蓋複道也自殿下直抵南山之嶺架木為複道而遊行空中見之則疑為虹然虹必待霽今則不霽何以恍若虹之光彩高者入天低者隱地身心耳目冥迷于高低之中又安能辨其為東為西哉

歌臺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

融融和也淒淒冷也○此一段敘阿房宮歌舞之盛也煖與冷天地一定之氣候也阿房宮中獨不然當其臨臺而歌則響爲之煖而霎時如春光之融和矣及其閒殿罷舞則袖爲之冷而頃刻如風雨之淒凉矣無論昨日煖今日冷南宮煖北宮冷只就一日一宮其氣候之變有如此則阿房若別有一天地矣

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

媵首孕 嬙音戕

妃次于后者嬪嬙俱婦官也媵從嫁女也王子皇孫指六國之公族也○已上寫宮殿已下寫美人此則過枝接葉處也六國爲秦被滅不獨六國之妃嬪爲秦所有即王之子皇之孫金枝玉葉亦皆辭六王之樓下六王之殿載以車輿來入于秦朝侍歌而夜奏絃爲秦之宮人則秦之宮人非僅一國之美實盡六國之美矣豈不備極嬙麗哉



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

熒熒明也鬟髻鬟也擾擾猶紛紛也轆轆車聲也○此一段極寫阿房宮中美人之多也無論其他每至天曉星也沒矣遍樓閣中忽明星熒熒焉驚而諦視之方知非明星也盡宮人開妝鏡而鏡光若明星有爛也日既出雲散盡矣遍樓閣中忽明雲擾擾焉驚而細察之方知非綠雲也蓋宮人梳曉鬟而鬟影若綠雲舒卷也渭水本自清潔忽一時陡漲而浮艷膩之色此又何也蓋宮人妝罷而棄脂膏之殘水也烟霧有時而生乃終日不散而凝橫斜之氣此又何也蓋宮人無事而焚椒蘭之名香也宮中禁地自肅靜也忽有時而轟然若雷霆之乍驚不知何故吐舌詢之始知是宮車過也宮車過而無從審視惟就其轆轆餘響而遠聽焉千宮萬殿杳不知其所之也宮中寬濶如此則何日承恩然承恩在貌故宮中之女一肌一容必盡其態而極其妍奈何天顏難近惟縵然若五采立而遠視之以望臨幸亦可憐矣計始皇在位三十六年何日不以聲色爲歡僥倖而三五年或數年而獲一面者容或有之亦有盡此三十六年而竟不得一見者蓋宮人多而不能遍及也

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

收藏經營精英俱蓄積之意輸納也鐺金屬礫瓦片也邐迤接連也秦人指秦之臣民也○此一段敘阿房宮中珍奇之



多也若曰使阿房珍寶惟秦國所有雖多亦不至此乃若燕趙若韓魏若齊楚之所收藏之所經營之所精英不知歷幾世歷幾年強取橫掠於其人而倚疊如山欲爲千歲計孰知民心不固敗于一旦遂致六國之所有竟輸來其間而爲秦有矣故阿房內寶鼎之多有如鐺焉美玉之多有如石焉金之多有如土塊珠之多有如瓦礫焉且輸不盡或棄之或擲之邐迤于道路者殊可痛而可惜乃秦人視之以爲泛常亦不甚惜奈何不敗哉

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

嘔啞歌聲也○此一段極言秦王奢侈之極因嘆息而言曰嗟乎秦王之驕橫侈肆自以為是其一人之心耳孰知一人之心卽天下千萬人之心也秦王之心既愛紛華奢侈豈有天下人之心獨不念及其家者哉取其一存其一人猶不堪奈何秦王所取雖一錙一銖必盡之而不遺人能堪此乎如既取之而用之深加愛惜猶曰不敢暴殄天物耳奈何用之復如泥沙之驟哉惜其用如泥沙遂使天下之人事不及阿房之浸費試一較之則天下莫多于南畝之農夫而阿房負棟之柱則若更多天下莫多于機土之工女而阿房架梁之椽多實過之覩釘頭之磷磷覺在庾之粟粒為少觀无縫之參差若周身之縷又無餘值欄橫檻不一而足雖九上之城郭亰加管絃嘔啞遍滿宮中雖市人之言語弗及此誰定使之哉卓不能不羿秦王矣

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獨夫指秦王戍卒指陳勝函谷指漢高楚人指項羽○此一段極言秦以奢侈自取敗亡之禍始皇之侈肆如彼使天下不有其家如此則蓄恨于心為何如使敢于言猶可發洩其胸中之恨乃畏其勢而不敢言惟其不敢言而憤恨之氣愈激而為怒使獨夫悔悟稍為挽回猶可解免乃因人不敢言而日益驕固故陳勝一戍卒耳奮然一呼而漢王已入函谷阿房宮如此侈麗祇供楚人項羽之一火遂成焦土矣豈不可憐哉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秦也

族滅也○此一段總斷六國與秦之亡以過應起處嗟乎人皆曰六國滅于秦自吾論之滅六國者乃六國自滅之也非秦滅六國也人皆曰族秦者天下自吾論之族秦者乃秦自族之也非天下族秦也言及此而不覺惡為之嘆[illegible]矣呼夫

彼殆未識愛人之道耳使六國各愛其國中之人不掠取以蓄積人自感恩效死秦雖強固足拒之必不至于滅亡也使秦既併六國之地又復兼愛六國之人不驕肆紛奢則民有其家無論二世即遞三世以至萬世可以為君雖有陳勝漢高項羽諸人誰得而族之哉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此一段結出作阿房宮賦之大旨秦人已滅雖欲自哀而已不暇及也惟後人覺秦之實事而哀其自取滅亡也然後人徒知哀秦人而不能以秦人為鑑戒恐亦亡秦之續耳豈不使自今以後之人而復哀我後人哉有天下者當自省矣

凡作文因文生事易以文運事難何也古來本無此事作者憑空結撰只是順着筆性夫削高補低都由我故曰易也以文運事則不然古人先有事生成如此却要算計出一篇文字來縱才大如海終覺束手縛脚筆下拖不動整



不轉若阿房宮之類是也阿房之宮殿樓閣迴廊複道美女珍奇千態萬狀欲一一寫出却從何處叙起一難也不極寫其狀麗不見向時之熱閙意極寫其狀麗又似景橥其奢華二難也此獨順着筆尖橫寫豎寫四面八方寫將阿房宮中無數事貧隨我驅使絶不見以交運事之難且極寫阿房壯麗處正是極寫秦王之縱心肆志處引喩比與無不曲盡其妙尤妙在後幅反覆規戒慷慨激烈讀者宜細

##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樓在岳州始末見本文時以滕子京修樓范希文記蘇子美書邵竦篆號為四絶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謫音窄 重平聲

慶曆宋仁宗年號滕子京名宗諒爲司諫獲罪謫爲巴陵守降爲曰謫巴陵即岳州越過也明年謫守之次年也○此一段敘重脩岳陽樓併作記之由也先敘年月與子京之謫見樓舊頹已久而今始得能修之人次敘政通人和者見政之大端皆舉然後及遊觀之事不獨表滕子京之舉事有本末便隱隱伏下先憂後樂之次第矣本敘脩岳陽樓卻先敘百廢具興此見一步法也脩岳陽舊樓兼增岳陽舊制則樓之勝前可如刻唐人詩賦并刻今人詩賦則詩賦之多可知文雖不多已將作記之由先敘下便陡然放筆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

洞庭湖名浩浩大水貌湯湯流蕩貌○此一段先總敘岳陽樓之大槩姑未論樓中之美麗而竊觀巴陵最勝之狀極于



洞庭一湖而湖之爲湖殆不可測第見遠山不知其幾而湖若銜之長江不知其極而湖若吞之其水之大浩浩然其流之激湯湯然寧有極際涯岸乎凡景物之淺近者則一覽而盡至若茲樓茲湖之景物朝則日出而含暉夕則日入而凝陰時暉時陰則氣象之變幻蓋有萬千豈非大觀乎然前人之述作已將此等大觀寫盡予不必再贅矣朝暉夕陰二句雖寫大意然已爲下陰雨晴和二段張本而前人之述備矣句亦畧得妙蓋作者本意急欲敘下悲喜二段不寫岳陽則爲失本多寫岳陽則文不警策故但敘其大槪即以前人之述畧過細心烹鍊之筆也

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巫峽蜀地瀟湘楚地詩人爲騷人○此一段接上文生下文也然則不必更述岳陽之景物但論洞庭之廣遠北通蜀南達乎楚其道里之廣遠如此故遷客騷人或往或來會集於此者甚多既多會于此則其中君子小人不一而覽之情得毋以景物之可悲可喜而有異乎此皆就滕子京意中而揣摩之也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檝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檣音戕 檝音楫

霪雨久雨也檣帆柱也檝槳也傾倒也摧折也○此從氣象萬千中先發一段陰慘氣象若曰樓外之景物不一試就夫霪雨連月言之則見其陰風狂横若怒若號而濁浪上激至于排空日星之光暉爲之隱而不見山岳之形勢爲之潛而若無斯時商旅縱欲急涉顧此洶湧亦不敢行設有行者則檣倒而檝折矣朝午猶可至于薄暮昏黑一望冥冥亂山之中虎亦嘯猿亦啼其氣象陰慘如此吾知遷客騷人之登斯樓也胸中先已有去國懷鄉之思既憂人之讒我又畏人之譏我而此身不知何所更加樓外之滿目蕭然安有不感極而悲痛者哉此常人之情也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沙鷗水鳥錦鱗魚也芷蘭香草水際平地曰汀郁郁秀貌青青盛貌曠怡和悅也○此從氣象萬千中再發一段和媚氣象若曰樓外之景物時變試就其春和景明者言之則見其平波瀾靜無驚人之狀水天之光不分上下而一色同碧萬頃相連沙鷗乘此和氣飛止自由錦鱗乘此和氣游泳自如岸有芷汀有蘭郁郁而秀美青青而茂盛此日景也至于夜長烟散盡天爲之一空月出皓然流照千里當其水動浮其光則若金之耀于上少時水靜定其影則若璧之沉于下即爲魚之小人覽此幽景亦互歌相答其氣象之可樂爲何如別遷客騷人多才易感其登斯樓也有不心曠神怡而以朝

廷昔日之寵今日之辱俱相忘者哉吾見其把酒臨風喜氣洋洋者矣此亦常人之情也須知已上悲喜二大段只是借來翻出後文憂樂耳若認作正文便是賦體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其誰與歸

二者指前悲喜二端微無也斯人指先憂後樂者○此一段方是通篇正意歎息而言曰以樓外之陰雨爲悲時和爲喜常情蓋然也予嘗求之古來仁人其用心獨有異于常情此何故哉吾知之矣在常人則有悲喜在仁人則有憂樂而已爾一樂也動于物則爲喜而仁人不然同一憂也出于己則爲悲而仁人又不然其所憂所樂不在一己而在天下故出



處惟是可致焉當其居廟堂而顯達自處甚高恐無以下悉夫民情則憂在民當其處江湖而隱逸去君甚遠慮不能匡君之得失則憂在君是進而在上亦憂退而在下亦憂豈以景物之悲喜爲一己之悲喜耶若然則仁人獨有其憂無時而樂矣非獨有憂也憂亦天下之所共憂顧天下昧昧不知蚤而履霜堅冰已先憂之矣非無時樂也樂亦天下之所共樂但天下已樂而慎始慎終圖其萬全然後樂之耳此古仁人之用心也噫必如斯人方爲吾所欣羨若舉世無斯人而皆如遷客騷人隨物以爲悲喜則我將何所歸哉此雖文正公自負之詞而期望子京隱然言外矣此記雖爲岳陽樓作而寔爲滕子京作也蓋子京謫守岳州未免有去國之憂故借景物之悲人喜人引入憂國憂民以見不當以一己之榮辱爲憂也古人爲文務有原本絕不貪戀景物所以高人一頭地詰此記者若止賞其景物之妙便失作者之本意矣若末一段純是一片聖賢心地聖賢學問發而爲才子文章

##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嚴先生諱光字子陵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東漢光武即位詔求得之欲拜諫議大夫不受隱居釣于富春山下人高其義因爲立祠文正公守是邦爲之構堂作是記云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加之

先生稱子陵也光武東漢帝劉秀也光武微時與子陵相識故曰故人漢爲火德光武中興是謂重握赤符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亦言節位爲天子也○首二句立一篇之案下六句言先生之道尚于光武也文正公爲先生祠堂作記必須表彰先生之高欲表彰先生之高而不奉連光武說來則其高不顯故開口第一句即曰先生光武之故人也便見先生抗節不爲無因第二句即承之曰相尚以道便見先生與光武不獨爲故人又故人中相尚以道之故人也只此二語一



篇文字大意已了下文不過申明相尚以道之義耳故于二語下不復再贅即隨筆縱開而敘赤符乘龍見帝之所以爲帝天下莫加而先生獨以故人之道加之則先生之高爲何如使非故人使非相尚以道之故人而以匹夫驕傲帝王是亂天下也烏乎可

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

既而轉語也帝與子陵共臥子陵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故曰動星象歸江湖謂隱富春山也得聖之清擬之伯夷也況泥塗軒冕視軒冕如泥塗也○此言光武以道尚于先生也先生既不受祿而歸隱江湖清比伯夷之聖是天下莫能加也惟光武獨以故人之禮下之則光武之大爲何如哉

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

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
蠱屯俱以易經卦名上九初九俱易經爻辭○此引易以爲証
也先生以下而傲上光武以君而下臣舉動無乃不經乎非
不經也見于易而知之矣在蠱之上九有不事王侯之句以
先生所行準之卦義豈非有合乎在屯之初九有以貴下賤
之辭以光武所爲擬
之卦義豈不類乎
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
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
微無也○此又交互贊美以終相尚之意先生與光武之事
雖合于易而非有心于效易也蓋先生之心本極高明不能
名言即名言之吾見其出乎日月之上先武之量本極廣大
不可形容即形容之吾見其包乎天地之外雖然光武之大
先生之高成之也使無先生一段高曠之氣光武雖欲一見其
大而不可得也先生之高光武之大成之也使無光武一段

容納之量先生縱欲顯
其高而亦不可得矣
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
此言當爲先生立祠意只用而使二字過下奇甚妙甚先生
之高不但自成其高也而能使天下之人見先生爵祿不能
動其心帝王不能奪其志雖貪夫亦自愧而知廉懦夫亦自
奮而思立況不貪不懦者哉是先生大有功于名教也爲之
立祠不
亦宜乎
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
又從而歌之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構造也奠祭也漢法免租稅科役曰復泱泱水流貌○前叙
己畢此但述作記之由以結之恐結得單弱無韻又借山高
水長作一歌以表揚其流
風不盡更覺文情雋永

拈出相尚以道四字作主意此便是作文善古地步處中
間有發揮有証佐有咏嘆有交互備極情文之妙尤喜其
氣象如泰山喬嶽音韻如大呂黃鐘不落小家數謝疊山
曰字少意多文簡理詳大有關于世教非徒文也知言哉
○范文正公作此記李太白在座間曰公此文亦出名世
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李曰先生之德不如代以風字公欣
然改之蓋白因記中有貪廉懦立之二句遂思聞伯夷之風
一段因得風字也看來德字亦好緣其前面將節字心字
高字名教字贊美先生不盡故此復總括之以德所謂深
一步法也但易以風字便覺德字板而風字靈乃知點睛
只在一二字間耳讀者潛心
把玩開郄無數用字法門

## ○醉翁亭記

歐陽修

亭在滁州建于瑯琊山兩峯之
間釀泉之上始末詳見本文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

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釀泉也
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
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
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
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蔚音畏　樂入聲
環遶也蔚然色蒼翠也潺潺水流聲輒即也○此一段叙作
亭名亭之自予承命守滁凡滁之名勝皆所親歷因知環遶
滁州者滿眼皆山也山盡有峯峯間之林壑盡美予較之
覺西南諸峯林壑爲尤美因其美而望之見蔚然蒼翠而幽
深壯麗者此何山也瑯琊山也傍此山而行則別無乎地高
下曲折先由山路而行行至六七里則不獨山色之佳又漸
聞水聲不斷流而潺潺然由此而再進則見潺潺之水瀉激
如銀絲直爲出于兩峯之間而下積成泉此何泉也釀泉也

泉之傍有峯有路而峯非頹石路非徑直乃峯忽回而路忽轉焉此中有亭翼然而飛臨于釀泉之上者醉翁亭也此亭雖太守來此而作太守豈不敢居其功然則是誰作之山中之僧名智仙者也僧非翁僧不宜醉何以名之爲醉翁是誰名之則非僧名之太守名之也又非太守名此亭蓋太守自謂也太守何謂乎太守既好遊又愛客每在此與客飲飲少即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醉翁也太守自號醉翁則太守之意在酒矣孰知名則醉翁而推其醉翁之意仍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間也既在山水何不號山水翁而曰醉翁蓋山水之樂得之太守之心不可名言而寓其意于酒也○環滁皆山也也字獨與下若干也字不類乃半句歇後字也太守自謂也法只應云太守也今多自謂二字因有下註也須知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此一段敘亭間之景醉翁得山水之樂者以山間景物非一時遊覽可盡也若夫日之出也而林間芳霏之色因日光而開爽雲之歸也而巖穴陰晦之氣隨雲色而暝晦忽晦忽明變化不一者山間之朝暮也以言乎春則野芳發而徑徑幽香以言乎夏則佳木秀而樹樹繁陰時而秋也最若是風霜肅殺茲則風高而霜潔反覺宜人時而冬也最寒是水石凝結茲則水落而石出偏覺有景總而計之山間之四時也于是大守朝而往欣然也暮而歸怡然也觀此四時之景變遷不同而太守之樂亦無窮也

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清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

負任担也休憩息也傴僂曲抑其躬也人有所提攜其躬必曲洌清香也蔌野菜也陳設也○此一段夾寫滁人太守之遊宴隱然見與民同樂意若太守遊而滁人不遊或滁之仕宦遊而貿貿者不知遊則太守之樂亦有窮也今自太守賓客而外過觀之至于負者苦役也而亦有所快心里謠雜劇長歌于途中行者勞人也而亦有所暢懷徘徊瞻戀憩息乎樹下遊而在前者觀奇峯忽驚喜而狂呼遊而在後者聞水聲忽趣觀而相應甚至傴僂者或提或攜往往者往來者來不絕于塗者滁人遊也滁人之遊各適其性太守之飲亦隨寓而安不必窮極四方之味而後快也臨于溪上則漁于溪中喜此溪甚深而魚亦肥坐于泉間即沽釀泉之酒又喜此泉清香而爲酒亦洌肴則山肴菜則野蔌雜然陳設于前者太守宴也然則太守之宴亦不外山水之趣矣

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坐起而諠譁者衆賓歡也蒼顏白髮頹乎其中者太守醉也

絲竹樂音也射投壺也觥酒爵籌酒籌唐人會飲選酒令者以籌計罰頹然頹貌形容醉態也○此一段敘宴酣之樂宴



未嘗不酣酣未嘗不樂然樂則樂矣而非絲竹之樂也但酌射焉較弈焉以爲飲須臾射者中弈者勝而不中不勝者飲矣再射再弈或中者不中勝者不勝則觥籌交錯更相迭飲或坐或起而語言諠譁者衆賓飲而歡也衆賓正歡獨太守不能多飲年又最高頭雖蒼而髮盡白頹然垂首于衆賓之中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

此一段敘醉歸之樂太守既醉而天亦將暮已而夕陽在山人影衆多散亂于夕陽中此何故池太守歸而賓客從也當此之時天色將晚樹木爲之陰翳忽聞鳴聲或上或下于樹間此何故也遊人盡去而止有禽鳥之樂也

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其文者太守也夫

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此一段結出太守之眞樂樂一也而樂之淺深則有異試就斯遊觀之太守樂也賓客樂也滁人樂也甚之禽鳥亦樂也然而一轉思之禽鳥但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所以樂人但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非一已自樂乃樂賓客之樂樂滁人之樂樂禽鳥之樂以爲樂也人或醉而樂醒卽茲然今則既醉矣能不自樂而同其樂及其醒也人能述醉翁亭記之文者太守也後人臨斯亭覽斯文如問太守謂誰則廬陵歐陽修也文有反而有正而有賓位有主位無正而則反而不離無王位則賓位不靈故從來作家作是遊戲之文亦必先有一段議論定于胷中然後落筆若此記則不然並不另立議論只是順著筆性平鋪直寫于敘事書景中將無限樂民之樂意夾寫而出爲操瓢家又開一法門也最妙是末後一役記太守去賓客亦去滁人亦去意已盡矣筆無展舒矣却意外忽添出禽鳥使人讀之想見太守仁民愛物之理情豈非絕世奇筆至其通篇起伏紀用問答疏解作態附記隨解是記體也有人說似賦者誤也



○秋聲賦　　歐陽脩

凡聲皆足以感人惟秋聲爲最乃夜坐聞之倍覺凄凉永叔是以感而作賦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

歐陽子修自稱也淅瀝蕭颯風雨兼至之聲也奔騰砰湃波濤洶湧之聲也枚如箸以竹爲之令軍士銜于口中以禁其語○此段先賦聲永叔聞[illegible]聲而賦曰予方夜坐讀書當夜深人靜萬籟寂然寂然中忽聞有聲則其聲可[illegible][illegible]爲細辨之而覺其聲非從此起宛若有自而來者再細辨焉則覺其自西南而來因思天地肅殺之氣盛于西南今自西南來則氣之嚴凝可知于不敢玩而聽之乃悚然而聽之聽之審因嘆曰異哉何聲之不一也其初來也聲尙微細祇覺淅淅瀝歷歷然颯然來之久忽大其聲若奔騰而砰湃吾就其淅瀝奔騰而形似之則如波濤夜驚而風雨驟至也此在空際擬之則然若其觸之于物也則其聲鏦鏦然錚錚然若金鐵之皆鳴再就其金鐵皆鳴而比擬之則又如赴敵之兵若果赴敵宜乎人聲洶洶乃今不然似奉將軍之命而啣枚疾走不聞其發號施令而祇是人與馬之行聲依稀在耳也予驚詫爲何聲因命童子出戶而視其詳也文發不多已將秋聲之妙形容過半矣故後但論其理不復狀其聲也

童子曰星月皓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乎來哉

明河卽天河也○此方出秋聲二字童子既視而覆命曰主人聞聲以爲波濤以爲風雨殊不然也初石戶內不敢妄言今出戶視之則見星與月皎而且潔明河雖纔襯向西然猶在天豈有波濤風雨之事乎主人又疑爲赴敵之兵人馬行而成聲四面顧望寂寂寥寥人聲且絕況兵馬乎然耳中依稀有聲者何在細細蹤跡之方得其所在蓋在樹間也永叔聞之不勝咨嗟而又不勝驚怪因曰噫嘻悲哉以予所聞據汝所見吾今知之矣果非波濤果非風雨果非兵馬此蓋秋聲但予衰矣不堪聞此胡爲乎獨來予之耳哉



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烟霏雲斂其容淸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縟以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

晶瑩潔貌慘剝病曰砭綠縟靑柔也葱蘢靑翠也○此一段賦秋聲既識爲秋聲則聲之來秋爲之也且木落聲而先論

秋其為狀也有色焉有容焉有氣焉有意焉按其色則慘淡耳慘淡之極則若煙為之霏而雲為之斂觀其容則清明耳清明之至則若天為之高而日為之晶慄冽者其氣也氣之所至肌骨如針灸蕭條者其意也意之所在山川亦寂寥惟秋之色容氣意如此故其為聲也小則淒淒然切切然如有所悲大則呼號而奮發如有所怒且無論人即論草木方草之豐也青柔而競秀方木之佳也青翠而可悅至于秋聲既發昔之豐草稍拂之而色即變矣向之佳木一遭之而葉即脫矣原其所以摧敗零落者非秋聲使然乃一氣至秋有肅殺之餘烈便然也

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生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



刑官周禮秋官司寇掌刑而主殺鄉飲酒禮云天地肅殺此天地之義氣也秋曰素商應西方金行之義月令孟秋之候律中夷則○[redacted]一段也賦秋四時皆天地之氣也何獨至秋而有此餘烈哉試釋其義夫秋之為秋以言乎官則刑官也時有陰陽而秋于時則為陰以言乎象則兵象也天有五行而秋于五行則屬金就其為刑官為兵象為陰為金之理推之則知其非天地之仁氣是謂天地之義氣也既為天地之義氣則生蓋非其心而蕭殺乃其心也非秋不仁蓋天之生物有生有寔生則春主之寔則秋主之秋不殺何以成寔哉因知事有萬類而義無兩屬以刑官兵象擬之猶曰取其相近者耳節以至和之樂論之樂豈無秋而秋于樂也夫豈無音而商聲則主西方之音夫豈無律而夷則則為七月之律商之義何義蓋言傷也若謂物既老而悲傷夷之義何義蓋言戮也若謂物過盛而當殺秋之義如此則一氣之餘烈不為過矣獨恨人之遭此為難堪耳

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黟然黑者為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

星星髮斑白也○此一段方是作賦正意更端而發嘆曰嗟夫秋聲固以肅殺為心然秋之肅殺有時而人之憂勞無已何以見之試思草之與木無情物也既無所憂亦無所勞尚有時不及秋而飄零矧人為動物乃萬物中之最靈而有情者情之所鍾遂至百憂感于其心萬事勞乎其形形既勞乎外心又動于中則其精神未有不搖者形勞精搖此皆力與智累之也若力之所不及則是力而止猶可留餘若智之所不能則盡智而息尚不過傷而況力有所不及則思及之智有所不能則憂能之憂思加此則昔日之顏色渥然丹者今忽變而為槁木昔日之鬢髮黟然黑者今忽變而星星不亦宜乎若欲常任憂思而此身不損必此身為金為石而後可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一日之榮耶試念此槁木星星是誰為之戕賊害憂勞之所致也秋雖肅殺加于予者有限而又何恨乎



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賦秋聲之蕭殺而傷憂勞之蕭殺過于秋聲嘆息何時能已童子莫對而睡寂寥甚矣又忽有蟲聲唧唧耳中仍是秋聲之餘也結得妙于大贅之外又添一小聲臨了又作波瀾狀寫秋聲妙矣而作賦之妙又不獨在狀秋聲筆墨外有一種感慨蒼涼之致令人淒然欲絕孫臣源秋怨辭云黃葉無風自落秋雲不雨長陰天若有情天亦老搖搖幽恨難禁惆悵舊歡如夢覺來無處追尋同是此一種感慨矣至其行文之妙起手劈設三喻其筆應亦有驚濤怒浪之致而且句法參差流走不滯只須如此起法落筆自然棘手處出秋聲後邊用其色其容其氣其意引出其聲則其聲便瀏然而下至此意已盡矣卻便勒住再縱筆將秋恣意描寫然後轉出正意只須如此生發雖作蕪言賦亦無難處真是後學作文之點金神丹也

## 〇辨姦論　　蘇老泉

王安石名始盛黨人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自以為幾于聖人歐陽脩亦善之嘗勸老泉與之遊安石亦願交于老泉老泉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母死士大夫咸往弔老泉獨不往作辨姦一篇以見志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暈音運礎音楚惡去聲

暈月傍氣也礎柱下石也〇此一段隱言安石之必亂天下但其奸未著也辨意若曰吾何以知其人之奸哉非有異術



也亦第就事與理靜觀之蓋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此非淺躁者所能知也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其目前之隱微而知其將來之顯著也何也月有暈而必風礎濕潤而必雨此天地陰陽之事也最為難知而人人知之知其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也何至于人事之推遷理勢之相因轉若難知哉雖曰其情最疎潤而難知其機忽變忽化而不可測然而不出人事也終不難于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反有不知此其故何也非反不知蓋好惡亂乎其中利害奪乎其外其心不靜雖知猶不知也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

此一段借王衍盧杞暗比安石吾謂靜者知之非吾一人之私言昔人有行之者矣昔者山巨源靜者也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然其時王衍尚未誤天下蒼生也汾陽郭子儀亦靜者也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然其時盧杞尚未害人子孫也誰人信之哉若至今事後而論之則若其理固有可見者不待言而已信之矣

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此一段放寬衍杞以反形安石山濤汾陽之論衍杞亦可謂見微而知著矣然自吾觀之尚不敢以為必然何也王衍之為人想見其寧馨之容貌無宦情之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于人不甚忮害于己不甚貪求物浮與浮物沉與沉



尚非事之必至者使無晉惠帝之極其昏愚僅得中主雖有百千王衍天下自安固亦何從而亂之乎若論盧杞其心之奸險固足以敗國然而不知學問又無文采且貌甚醜陋不足以動人口辯亦不足以惑世惟唐德宗鄙暗始進用之設非德宗誰欲進用亦何從乎由是言之則山濤汾陽之論衍杞亦容有未必然者而已有然矣況過于王盧者乎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很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

此一段暗指安石王衍盧杞未必然而已然觀于往昔可以知今矣今有人焉口則誦孔子老子之言是其言足以聳人之聽矣身則履伯夷叔齊之行是其行足以動人之觀矣而又收召好名之士與不得志之人夫好名則到處游揚不得志則急求官達又恐游揚不至官達雖求乃相與造作誇詐言語又私立名字互以為顏淵孟軻再生設使言行如是而詐

心亦不甚奸險猶人情也乃冢其心則既陰且賊而又險又狠凡斯作爲皆與人異其趣由此觀之是王衍盧杞二人之惡合而爲一人之奸矣異日得志則其禍豈可勝言哉此則事之必至理之固然也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

澣洗濯也韓之走狗爲韓盧巨盧大狗皮也豎刁易牙開方三人俱齊人〇此一段陰言安石之奸在不近人情前就事理論之已識其人之奸矣然其人之情又有大異者夫面人之外貌也衣人之威儀也當其垢也洗之澣之誰能忘之非好潔也恐穢汚而損觀瞻也亦人之至情也今其人則不然衣則衣巨盧之畜衣食則食犬彘之穢食首則如繫囚而蓬鬆面則如居喪而深黑乃高視闊步而談古聖之詩書此豈近于人情也哉因思凡人之情與人之好相憐而惡相惜者



此情實相近故不忍爲奸慝也情若不近則不爲大奸慝者鮮矣古人有行之者如豎刁自宮以適君非人情而難親易牙殺子以適君非人情而難用開方之背親以適君非人情而難近此類是也

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此一段斷定安石必奸人若無名突欲爲患猶或難之患若已形人縱有名亦難遮蓋乃斯人則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無論中主樂于用之雖有願治之明主好賢之良相亦將舉而大用之何也重其名而未察其患也誠一用之則其爲天下患有必然而無疑者非特衍杞二子未必然之比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此一段慨嘆作結吾聞孫子有言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蓋欲相安于無事也因悟善知人者亦不必存赫赫之名吾今日雖辨其奸以爲必至以爲固然然使天祚宋而斯人不獲見用則人未識其如必以吾言爲過而斯人擯斥在下轉嘆不過亦孰知其禍至於此哉萬一不然使斯人得志則天下將發其隱禍而回思吾言使吾獲知言之名則事有不忍言者不亦悲乎故寧願天下以吾言爲過而不願吾獲知言之名也

不近人情乃執拗之小失如何便看出大姦以其談詩書舜孔孟陽爲近情之言而陰爲不近情之事便是大姦處當時人不能識亦不能道而老泉獨能識安石于未然且見知人之明發端提靜者未東知言其自許獨有本領說到願治之主好賢之相若預知神宗之偏任而先提晉惑帝唐德宗反形于前是一篇血脈流注處理有固然客有未必然必然而無疑人之知之賢者有不知吾獲知言之名筆筆炤應



## 前赤壁賦

蘇軾

赤壁地名在黃州三國時周瑜破曹操處因瑜用火攻石壁皆赤故曰赤壁時蘇子瞻謫居黃州覩景興懷而作是賦前者別于後也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

既望十六夜也蘇子子瞻自稱也〇此四句子瞻自記其遊赤壁之年月以見正當遷謫之時也古賦紀日月與書事皆另有小序此即列序于首又一體也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

窈窕之章詩陳風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刺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者也〇此一段叙遊赤壁之風景此時七

月猶若未消清風之來豈不快意且徐徐而來不致水之與
波舟泛其間豈不更快惟其快也遂擧酒與客相屬但時當
既望月上稍遲因誦陳風明月之詩歌及窈窕之句以望之
少焉月出矣初見于東山之上漸進于斗星牛星之間凡月之
初起似覺甚速行至中天便覺稍緩舟中仰望一似爲人徘
徊而不進者當月之未出景物未辨今月旣高矣皎色輝映
則見白露之氣遶橫于江上無際之水光直與天接一時風
月殊覺宜人此雖敘景而寫風寫月已發起通篇大意至于
借窈窕謎在位之
不好德尤屬渾融

**縱一葦之所如淩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僊**

一葦小舟也如往也馮虛御風言乘風而行于空虛之間也
○接手言赤壁之風景如此安能禁予之不遊乎乃縱一葦
于萬頃之間返而自顧豈不
浩浩飄飄如御風如登仙哉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

舷船邊也前推曰槳後推曰棹秋水清見底月在水中曰空
明月光與波俱動曰流光搖槳曰擊𣻳流而上曰泝詩曰彼
美人兮西方之美人兮懷文王也○因風景之美情懷之暢
故飲酒而樂甚也樂甚則胸中所蘊不得不觸景而發之爲
歌于是乎扣舷而歌也桂棹蘭槳歌所駕之舟空明流光歌
所覽之景而覽此風景安得不渺渺興懷哉其所懷者何人
君父也何懷乎君父以謫居在外天各一方也
托詩之懷文王者以懷之詞愈曲而心愈苦矣

**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嫠音樓

無底者爲洞簫嗚嗚哀愁聲嫋嫋長也如縷謂絕而未絕如
一絲也幽壑野僻之壑也潛蛟不得升之蛟也嫠婦寡節之
婦也○時客感歌意而情動于中遂有吹洞簫者倚予之
歌而和之然洞簫有聲而無詞細聽之祇覺其聲嗚嗚然而
如怨焉不獨怨也而又如慕焉再聽之嗚嗚然而如泣焉不
獨泣也而又如訴焉使其聲一往而易絕感猶淺耳孰意聲
已止而餘音嫋嫋于人心者猶不絕如縷則其悲爲何如者
無論有情人聞之而悲雖幽壑之潛蛟亦爲之起舞而孤舟
之嫠婦亦爲之泣下矣以潛蛟喩己之伏
于謫所以嫠婦喩己之孤立不得于君也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

愀然憂倒貌○此時酒半扣舷作歌則襟之不正坐之偏側
可知因聞簫聲之悲忽然有觸其懷君之感乃正其襟危
其坐窺問客之
悲從何來也

**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

孟德魏武帝曹操字也月明二句曹操戰赤壁時曾賦
此詩以譏劉備以示得意客先敘此者明其悲所從來



**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

夏口在江夏縣武昌卽鄂州俱赤壁東西相望之山川也繆
繞也周郎周瑜也覺山川而憶及周郎之破曹操正一瞻
俯仰憑弔之情也

**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舳音逐　釃音詩

舳是船尾持柁處艫是舡前刺擢處釃酒斟酒也槊矛屬○
曹操之困于周郎者既敗之事也方其初下江南破荊州而
降劉琮由江陵以至赤壁舳艫旌旗之多不可勝數于是揚
揚得意橫槊而賦月明烏鵲之詩其縱橫傲睨豈非一世之
英雄哉英雄如此宜霸千古奈何至于今日烟銷灰滅同歸
烏有此悲英雄之所由生也細讀方其二字何等[illegible]而今

二字盡悲

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侶件也匏樽木器蜉蝣小蟲名朝生暮死〇曹操英雄如此且成陳迹況吾與子爲漁爲樵于此江渚之上所伴者魚鰕所友者麋鹿已與匡王定霸者異矣止駕一葉之扁舟無有曹操之舳艫千里旌旗蔽空矣匏樽相屬迴非釃酒臨江也就吾身計之不過天地間一蜉蝣耳滄海中一粟耳就吾生計之不過須臾耳其傷心爲何如豈能如長江之萬古常存爲可羨乎遐想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存此仙家事也安可得哉縱曰長生可學亦安可驟得哉覽景物而弔古傷今因不禁倚于美人之歌和以洞簫而鳴鳴然借餘響以洩悲哀而已自月明星稀至此爲一段假設客議以明己意以抒下文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

瞬目搖動言速如轉盻也〇此一段因客傷于興衰之情而與言常變之理也然理不易明故仍借水月譬之莫曰予曹操之興衰而寄悲于洞簫者固情也不知情之所悲又理之所不必悲者何以見之就眼前之水與月言之予亦知之乎水何日不逝未嘗以逝而損水月何時不清長而卒不以消長而傷月此其故何也蓋天地間之理有變有不變也以變而言不獨曹操之雄而今安在卽天地盈虛消長將而成陳迹矣以不變而觀則曹操雖逝而爲曹操者不少是物之與我皆屬有窮盡又何羨于長江之無窮乎

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此一段承上文而推廣之也言天地間凡物尚各有主矧功名富貴乎功名富貴既非吾有吾又何敢有一毫強取之心遷則遷之謫則謫之已耳惟眼前境界自有清風明月之可娛而凡成聲成色于耳目者取之用之觸處皆是天地又何嘗盡藏哉既無盡藏吾與子共適其間將人世興亡之迹都付之清風明月中矣何必洞簫之鳴鳴然爲古人悲耶清風在江上明月在山間分外有景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籍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予謂情理之論直覺襟懷與天地同瀾矣客聞之能不豁然故前之興盡悲來至此遂破涕爲笑因洗盞更酌而至于杯盤狼籍也狼籍則醉矣醉而以書籍爲枕共臥舟中其樂何如豈復有長夜漫漫之歎哉東方既白與向時且有異然而吾遷謫人不知之矣千古微詞絕不露一斧鑿痕妙甚

讀是賦者皆知其學莊騷無一句與莊騷相似筆法之妙固然但究竟讀不出他作賦時是何等胸襟是何等意見直作對景生情等閒文字看過豈不大謬不知古人作文不似今人舞弄筆墨泛然[illegible]抹字字俱從至情至性中流出所以語言文字亦足流傳不朽使見赤壁而竟賦赤壁不過受用無邊風月如山人之心開無事吟一首懷古詩而已何以傳至今日猶令人疊疊誦之不衰緣先生落筆時純是一片眷眷不忘朝廷之心固結于中者生感慨係之不覺伸紙直書發洩其滿腔忠愛之至情至性何嘗計及文字之工拙而實不料竟成千古絕調

# 後赤壁賦

蘇軾

賦赤壁而云後者
繼前赤壁而言也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皐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
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

是歲壬戌而言也十月之望見後於七月既望也雖紀時
日已伏日月幾何之脈矣雪堂臨皐亭皆東坡所寓之地也
黃泥坂雪堂至臨皐之道也○東坡作後赤賦之意若曰
人之遊樂亦何嘗之有不過因景物迫之耳如赤壁者前七
月既已遊之矣何嘗有心復遊不意即于是壬戌之歲十月
之望步自雪堂之寓將歸于臨皐之寓適有二客偕予獨行
寂寞遂從予過黃泥之坂一夫黃泥之坂何故林木蔚蒼者也
今時當初冬霜露既下而一路之木葉盡皆脫落木葉落則
枝幹蕭疎不復蔭蔽吾與客俯首而行忽見人影之在地驚
而仰視復見明月之在天風景幽絕彼此相顧而樂遂不禁



吾偕之客繼之互行且歌
而若相互答也○坂音反

已而嘆曰有客無酒有酒無殽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
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
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
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 薄音博

鱸魚名東南美味○東坡與客行歌于月明之下情興勃然
久之歌已相顧而歎曰甚矣哉謫居之窮也當此良夜正吾
儕詩酒之時也柰何徒有客而酒無從覓即使有酒而殽從
何辨月白風清如此淒然相對將如此良夜何哉客曰吾與
予計較易耳吾聞此地有魚口甚巨鱗甚細比之松江之鱸
狀適如之喜今者天寒當此薄暮魚聚于沙舉網即得之顧
安所得酒乎東坡曰信如子言既有殽矣吾聞解饕脫珥以
佐酒婦人事也因歸與婦謀婦曰謫居遑憂乏頻詩酒況子
詩酒人也豈能免此妾識此意固久藏斗酒以待子不時之
需今果需之請以應命此皆不期然而然者于是樂甚因攜
酒與魚復于赤壁之下夫豈
有意于遊乎皆景物迫之耳

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
山不可復識矣

吾前遊赤壁時流覽其白露橫江水光接天之風景猶宛在
予心也柰何今日白露不復橫江而江流則奔激而有聲水
光不復接天而斷岸出矣斷岸則壁立有若千尺猶是山也
而覺其高猶是月也而覺其小前時惟見水也至是而水則
落矣前時未見石也至是水落而石則出矣不幾又為赤壁
別一生面乎吾因思七月以至十月曾日月相去之幾何而
不改之江山已不可復識若此則人
事升沉市朝遷變亦猶是焉而已矣



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
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
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久留也反
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

巉巖高險貌蒙茸亢雜貌馮夷水神劃然嘯聲○江山雖異
而予遊覽之情則不異況身涉其境有不勇往而前者哉予
乃捨舟而上山甚巉巖予履之而不憚其險草木蒙茸予披
之而不畏其雜怪石如虎豹予蹲踞其上而玩之古木如虬
龍予登躡其間而撫之夜久則栖鶻宿于危巢吾仰而欲攀
之江深則馮夷息乎幽宮吾俯而欲瞰之此時清狂之興為
何如間顧二客遂巡于後蓋有不能從焉者矣予覽此幽異
胸懷快暢不禁劃然長嘯聲之所觸不獨草木皆為震動宛
若山為之鳴而谷為之應矣少焉風忽起而水忽湧情景慘
淡無論二客即予劃然者不覺亦悄然而悲矣長嘯者亦不
覺蕭然而恐矣然後凜凜乎知其不可久留也遂反而登舟
命舟子放乎中流不必執意何往聽其風水所自止而休焉

可也

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

予登覽已久及舟放中流而夜將半矣四顧江天寂寂寥寥絕無一物適有孤鶴勢若橫江從東而來兩翅之大有如車輪尾毛則黑身羽則白遠而望之宛若玄其裳而縞其衣長鳴一聲戛然可聽但見其從東而來卽向西而去低掠予舟而過予舟隨之遂若掠予舟而西也

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林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



視之不見其處

蹁躚旋行貌○因鶴掠舟舟遂因之而抵岸須臾客去予亦還而就睡睡則睡矣而神情猶戀戀于山水間遂夢一道上羽衣蹁躚行過臨皐有若相識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予心疑之而不識因問其姓名道士則若嗔予不識俯其首而不答予因思之此何人也知我赤壁之遊再覩其羽衣蹁躚實未遇之又宛若曾遇之忽爽然有悟而歎息曰嗚呼噫嘻予以我爲不知我今而知之矣疇昔之夜我見有玄裳縞衣若子之羽衣蹁躚既飛且鳴掠予舟而過者非子也耶道士終俯而不答但視予而笑予亦驚覺方知是夢因開戶視之已不見其處矣嗟乎赤壁之江山不可復識雖曰日月無幾猶已三月餘矣此鶴與道士旦暮事耳爲夢耶爲眞耶眼前已丕可辨矧江山乎然則朝廷之是非陞遷之榮辱又何所憑哉予是以感而作賦

人謂此賦學莊子余謂先生何嘗學莊子直是莊子夢先生筆端牙何也有似摹古者必胸中先有一段摹古意見莊子寫鵬何鶴吾亦爲鳥氣寫鶴以倣之莊子以[illegible]容吾必寫鶴道士以擬之此識學莊子者也若先生[illegible]何嘗有心摹古乎俛見眼前風景如此境界如此[illegible]其意中之所欲言不[illegible]飽揮灑淋漓試看他通篇大旨只是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二語盡之蓋傷時先之易邁而升遐之無日也爲有此一團慷慨悲憤之情因發而爲錦心繡口之[illegible]初未嘗揣摹莊子而已宛然從莊子脫胎也余故曰莊子湊先生筆端先生無心于學莊子

##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孟嘗君齊國之賢公子也善養士遊于其門者數千人史記爲之著傳荊公讀其傳而有感因作此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

秦昭王因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于王之幸姬欲得孟嘗君狐白裘時已獻之秦王更無他裘客有能爲狗



盜者夜入秦藏中盜以獻姬姬言于王釋之既而王悔使人馳逐孟嘗君乃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鷄鳴出客客有居下坐者能爲鷄鳴于是學鷄皆鳴遂出關○今于衆人之中獨推之曰士以其有聖賢之學問豪傑之操者大人之作用也後世不知往往況新爲士而士幾不可問矣卽如田文者司馬遷爲作列傳問採其可驚可嘗之事發人觀悅人驗而無識之人不深察其言遂皆盛稱孟嘗君能得士士感其丸遊以故歸之及孟嘗君陷于秦百計不能脫而卒賴士之力出盜裘之奇謀旣鷄鳴之異技使其得脫于虎豹之強秦由此言觀之竟以盜裘鷄鳴之客爲士而以脫秦爲孟嘗得士之報矣于是詠士者掛之齒類慕士者爲之狗踊凡有一技一能卽自誇耀爲士而深以不生孟嘗之世爲恨而孟嘗好士之名遂欣傳至今也于覺其傳而獨歎息曰孟嘗君所得者特善作雞鳴能爲狗盜出于盜賊之上之雄長耳是何學問是何襟懷是何作用豈足以言得士哉

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鷄鳴狗盜

之力哉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予謂孟嘗君非得士者蓋以士之出非偶然而出而得士亦非漫然而得也其關乎天下國家者大也如不以予言爲然不獨輕士亦小覷孟嘗矣夫孟嘗固齊之貴介而齊國倚之爲輕重者也已擅齊國之張盛若更得一賢士則道德流行仁義昭布誰能禦之宜可南面而朝諸侯而制伏強秦尚奚取於鷄鳴狗盜之力以爲逃遁哉惟鷄鳴狗盜之客出乎孟嘗之門此賢士所以不至而不能制秦也嗟嗟世知我言則士之名正矣士之氣伸矣

此雖翻駁孟嘗君之得士而寔爲士字下一註脚也蓋士之爲士必如顏曾思孟一流人然後名稱其寔迨乎後世以呫嗶爲士已負虛名而況鷄鳴狗盜之小人亦儼然列于儒林不幾有玷名教乎荆公此篇其有功于天下萬世之士不小非徒文也或曰然則子長何以獨取鷄鳴狗盜余曰子長之意借以愧士之爭體面而無補緩急者也有激云然文當別論



## 却聘書　謝枋得

謝枋得字疊山宋臣也宋亡元杜天祐致聘于枋得欲枋得降元枋得因以此書却之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況蒸藜含糯於大元之名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爲大元之游民矣

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隱于西山採薇而食四皓東園公綺里季用里先生夏黃公隱于商山採芝而食魯仲連燕人戰國時高士義不肯帝秦寧赴東海而死茹食也蒸燒也藜菜也糯粗飯也○此一段先以感恩大元安頓之書曰蒙公致聘敢不應命但歸誠大元不必出仕而後謂之歸誠也不觀之夷齊乎雖不出仕于周朝然其所食則西山之薇也試思西山薇草是誰家之物亦當知武王之恩矣又不觀之四皓乎雖不出仕漢帝然其所茹則商山之芝也試思商山芝草是何國產亦當知高帝之恩矣況某今日所蒸之藜菜所含之糯飯非于深山之遠地乃于大元之名地乎若論亡國之逋臣則罪在不赦卽或輕赦亦止一赦而不肯再赦也今大元既赦某且赦某者屢矣由此思之則某受大元之恩亦甚厚矣既受大元之厚恩若仍矯情抗節而效魯仲連之不肯帝秦蹈東海而死則反之于心不可也既不可死亦不可苟焉而生爲今日計將終爲大元之游民矣

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爲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爲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爲輪爲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縱大



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

此一段以不戀官爵決絕之某願爲游民人或不察而非之而人之是非總不計也藉闢莊生有言呼我爲馬者我卽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我卽應之以爲牛因知道路之言難與辨爭世外之名何須固執自今以往世之人有呼我爲宋之逋逃播遷之民可也卽呼我爲大元游蕩懶惰之民亦可也卽有義覩我者謂宋雖亡我猶不忍忘之呼我爲宋之頑民亦無不可卽有高視我者謂身雖屬元而終不肯臣元呼我爲大元之逸民亦無不可我既持此無可無不可之心則爲車輪爲彈丸悉隨造化而往來爲蟲臂爲鼠肝皆聽于上天之付于終此一身足矣若貪戀官榮爵貴不明大義昧于一行則身罹可誅之罪矣縱大元仁恕之量如天之涵如地之容及哀憐宋室之孤臣不忍加戮然擯之于義豈特無面目以見故宋有何面目以見大元乎

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

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感德天寔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此一段述己志以縲辭之任人呼我爲誰而終不欲仕者非以天下未平也天下則誠太平矣然某之私心願與太平之草木生長于讎對之中同沾聖朝之雨露其生也使人稱爲善士及至死後表于墓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則某雖死之日不異生之年至于感元之恩感公之德某何敢盡言天寔臨之矣聞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得其當或重于泰山死不得其當或輕于鴻毛先民又有廣子其之說者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試權于輕重難易間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人知慷慨赴死爲忠而不知從容就義之忠爲更難也非先生不能爲此從容之忠非先生亦不能作此從容之言試看此書不激不隨不平不抗至今人讀之猶凛凛有生氣先生又爲從容就義者立一榜樣矣嘗讀其上程雪樓書云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有一死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老母在堂耳與此書參看具見先生之忠孝兩全



## ○加封孔子制　閻復

立廟祀孔子始自漢高唐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廟十年詔尊爲宣聖尼父乾封元年追贈太師天授中追封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追謚文宣王宋太宗祥符初加謚至聖文宣王元武帝卽位加謚大成至聖文宣王因命閻復作此制

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孔子代有隆稱朕復加封之者豈虛爲崇奉哉蓋聞孔子未生以前有先孔子而聖者矣先聖之治化非不隆于千古之上然若道德若紀綱非孔子無以脩明也孔子既生以後豈無後孔子而聖者哉後聖之脩爲繼起自奮于千秋之下然若規矩若方員非孔子無以取法也故孔子之聖由前觀之堯舜因孔子之祖述而愈彰文武得孔子之憲章而益著由後觀之繼起之百王有孔子而始有儀範萬世之士民有孔子而後有師表古之所謂良不誣也謂非集先後聖之大成哉故朕纂承帝王之丕緒因而敬仰斯文之休風循從來治古之良規舉歷代追封之盛典加號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之庭祀以太牢之禮因景仰贊歎曰於戲詩書禮樂誰能踰越凡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遠惟是聖教之尊過化存神莫可想像卽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亦何能盡名言之妙生民攘攘尙資王神化之功盛德洋洋願祚我皇元之統

稱頌賢人易稱頌聖人難稱頌孔子之聖人則更難何也賢人之所爲取其一節取其數端已而約畧其生平矣至于聖人非一節可盡數端可該然或聖而帝或聖而王或聖而相尙有治化之可嘉制作之可表若孔子之聖一無不有而無美不臻莫可名言無從想像正如一部二十一史却從何處說起所由孔子廟記作者林立其傑出者不可多覯也世之所推者惟楊子皮二作今讀此制當駕楊皮而上之○至聖文宣王唐宋已有是號元加大成二字此制之妙妙在語語貼着大成發揮也而一種贊歎不盡之致更自悠然可味



## ○司馬季主論卜　劉基

劉基字伯溫元進士見元政不綱棄官歸隱此爲托言季主論卜以論興廢之理也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啟久懣者思嚏吾聞之蓄極則洩閟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爲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

東陵侯司馬季主皆寓言有是人無是事也懣煩懣也○此一段述問卜之由有東陵侯者居富享榮罷廢之理自不關心及其既廢乃若廢之不可以久居因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端趨正策而問曰君侯何所卜也東陵侯曰卧非不快也久卧則輾轉無聊而思起矣蟄非不安也久蟄則困閉不舒而思啟矣況久懣者悶鬱于心豈不願其出嚏哉此猶人之懸念也若天地自然之理則又非久而不變者吾聞之蓄之極矣則勢必至于洩閟之極矣則勢必至于達熱極未有



不風壅極未有不通理則然也是故一冬則必一春靡有屈而不伸之理一起必有一伏斷無往而不復之情今僕之卧蟄與懣奈何獨久也僕竊有疑故願請卜而受教焉季主曰君侯之來卜吾以爲君侯未喻也今聞君侯言循環之理若是則是已喻之矣又何卜爲東陵侯曰僕知其粗未窮其奥也願先生發其微而卒教之則僕幸甚

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是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蓍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

此一段言不必問卜而問己季主見東陵侯諄諄再問乃歎息而言曰嗚呼君侯所言循環之理豈人事所能強哉是乃天道也天道之于人漠漠然有何親哉而有德則興無德則廢又若惟德之親焉卜者乞靈于鬼神也鬼神不見不聞亦何靈哉亦不過因人之當興當廢而靈焉何況蓍龜乎夫蓍雖可以筮不過枯草也龜雖可以卜不過枯骨也縱使有靈物也非人也君侯試思人有德而天道親是人靈于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于物乎

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日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頹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蠶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釭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爲過昔日所有今日無之不爲不足

此一段極言古今興廢之事且君侯之卜無亦念今日之廢也既念今日之廢何不念昔日之興乎須知昔日之興益天道親有德也若不論德而論其變則有昔日必有今日是故知今日荊棘中之碎瓦頹墻即昔日錦繡內之歌樓舞館也今日丘隴中之荒榛斷梗即昔日庭前之瓊蕤玉樹也露蠶風蟬今日于此悲鳴而鳳簫龍笛昔不于此樂奏乎鬼燐螢火今日于此隱現而金燈華燭昔不于此光耀乎視眼前



之秋荼春薺想昔日之象白駝峯猶是也此時之丹楓白荻與昔日之蜀錦齊紈無異也大都昔日之所無者淒涼也今日忽有之當思淒涼者廢之所當受也弗以爲過而悲傷昔日之所有者繁華也今日忽無之當思繁華者興之必有敗也勿以爲不足而憂禮則善于自處者矣

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春一秋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爲

此一段又借造化物理以諷之觀于古今興廢之事而知循環之故矣一晝一夜花開者必至于謝一春一秋物故者自易乎新激湍之下必有至深之潭高丘之下必有至浚之谷物理且然況興廢乎今觀君侯之言亦已知之矣又何以卜爲不聽于物而自聽可也

篇中極論古今盛衰興廢之故令人醉夢中豁然醒遽然覺思先生想空結撰正欲于鬧熱場中作一棒喝決不爲

由阨擯憑而發此感慨也黄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同是此等指點〇忽寫昔卜忽寫不再卜忽又寫不必卜正如空中雲舒雲捲驚彩眩目其局法從屈原卜居漁父學來却能自出機杼無一句與卜居漁父相似此先輩善于摹古處葢摹古之爲言也摹其骨摹其神摹其起伏轉折摹其縱橫排宕耳今人得古文一句一字便自矜爲學秦漢學唐宋不知此是盜襲非摹古矣讀此可悟摹古一法

隆文堂藏板

# 明文英華十卷

〔清〕顧有孝輯

清康熙傳萬堂刻本

天津圖書館藏

吳江顧茂倫纂

# 明文英華

傳萬堂梓

# 明文英華序

文之有選自梁昭明始綜攬八代千餘年成書止三十卷詩復居其半爲文僅二百餘篇可謂隘矣又所取多駢辭



儷句偏于一體非文章之極則然其書流傳至今家諷戶誦良以時代旣遥專家文集勢必散佚惟綴其精英裒爲一編庶幾可久觀夫漢魏以還之文不見他書獨賴文選以存者衆矣謂非昭明之功不可也自後唐有文粹宋有文鑑元有文類雖去取不盡精書或備或不備而一代之



文差有統紀明有天下三百年作者如林雖體裁遞變純駁不一要不可謂無文章而迄今未有整齊薈萃勒成一書者此豈非學士大夫之責

歟往余在京邸嘗與朱子竹
垞商確斯事竊謂明代名家
如宋金華之渾厚方遜志之
英爽吳匏菴之淳深王文成
之明達唐荊川之紆徐歸震



川之簡潔錢牧齋之雄博黃
陶菴之堅凝是皆天地元氣
其專集行世炳然與日星爭
光固不待選以傳此可以選
可以無選者也至於洪永以

降成弘以前人崇實學爲文
多有矩矱而刻集不廣日就
湮沒其僅存者雖不甚著名
之家單篇隻簡亦多可觀此
必藉選而後傳者也嘉隆以



後摹訪蹈襲之風盛行鉅公
聞人輒有文集汗牛充棟大
半蕪薉間有名篇傑作如珠
汩泥如蘭沒草其不同歸覆
瓿者幾希此非選必不傳者

也竹垞深然余言亦嘗有意共爲討論而蹉跎未果比歸里門則顧茂倫先生已從事於此再踰年而書成屬余爲之序且告之曰近代之文莫



病于多浮辭少實義三百年文章浩如煙海吾惟取其有關於朝章國故民風世變者與夫賢臣烈士之終始義夫貞士之事蹟則錄之論古足

以訂譌考異述今足以發潛表微則錄之其他遊談巵辭佞諛之文浮夸之語雖工不載入則寧遺顯而收隱世則寧畧後而詳前信斯言也微



獨前明即以此衡量百代之人文奚不可者夫知古而不知今謂之蔽見遠而不見近謂之瞭學者高語秦漢而明代之文曾未寓目是猶窮江

海而迷溪湖陳鼎彝而缺杯棬也得是書而尋源以達委探本以竟末歷代文章盛衰離合之故洞然皆可考見於以遠紹昭明之遺規近纘蘇



呂之絕緒豈不偉歟余私喜論文大指與先生不殊獨愧先生一垂白病叟敗筆破硯坐風牕漏屋中乃能鈎考百家網羅遺文爲不朽盛事而吾儕精力未衰玩歲愒日忽忽無成異時爲竹垞道之當復悵然興歎耳

旹

康熙丁卯季春鱸鄉潘耒撰

明文英華總目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次

卷一

宋濂　劉基　劉崧

三人計文三十一篇

卷二

高啓　趙汸　王禕　蘇伯衡

張孟兼　徐一夔　張以寧　唐肅

王元釆　高棅　王紳



十一人計文二十篇

卷三

方孝孺　朱夏　林環　楊士奇

楊榮　王直　貝瓊　胡翰

胡儼　胡廣　吳訥　梁潛

薛瑄　林誌

十四人計文三十四篇

卷四

李賢　劉夏　王達　徐有貞

張弼　商輅　陳敬宗　羅倫

王鏊　李東陽　韓雍　邵寶

謝鐸　吳寬　馬中錫　楊循吉

劉節　陸容　桑悅　羅玘

唐龍　崔銑　費宏　劉玉

費寀　潘塤　顧璘　祝允明

二十八人計文六十一篇

卷五

李夢陽　何景明　程敏政　文徵明



唐寅　張邦奇　許相卿

七人計文十六篇

卷六

徐禎卿　王守仁　魏校　霍韜

楊愼　皇甫汸　王廷相　黃省曾

何喬新　豐坊　徐階　吳鼎

董玘

十三人計文二十七篇

卷七

王慎中　羅洪先　鄒守益　周思兼
鄭曉　唐順之　茅坤　歸有光
八人計文二十八篇

卷八

宗臣　王世貞
二人計文十三篇

卷九

吳桂芳　鄒守愚　錢琦　張居正
劉鳳　莫如忠　田汝成　申時行



陸師道　耿定向　馮時可　張椿
王穉登　支大綸　焦竑　董其昌
陶望齡　魏濬　顧起元
十九人計文二十八篇

卷十

文震孟　錢謙益　顧大韶　陳子龍
夏允彝　黃淳耀　陳弘緒　侯方域
顧炎武　朱鶴齡　黃宗羲　潘檉章
葛芝

十三人計文四十三篇
共計一百十九人計文三百一篇

門人　張尚瑗弘遠　吳世標赤霞
姪　顧彩天石　顧圖河書先
顧世紹廣成
男　顧世昌咸寧　顧世衡彦宗
顧世和德公　顧世振大臣編校

明文英華總目終

明文英華卷一目錄

吳江顧有孝茂倫選　門人張尚瑗弘遠　吳世標赤霞　編

長洲陳三島鶴客
嘉善李　煒赤茂　評

宋濂

通鑑綱目附釋序

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答章秀才論詩書

王冕傳

杜環小傳

李疑傳

孔子生卒歲月辨　附聽雨紀談一則　黃宗羲一則

祿命辨

諱原

弔忠文

題淵明小像卷後

題顧主簿上蕭侍御書後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溟滓生贊

俞頑

猿說

刪島城誌

燕書七則

劉基

苦齋記

書蘇伯修斷獄記後

賣柑者言

劉崧

跋西臺慟哭記後

錄竊婦說

北平山東事蹟目錄序

書廣水鎮都巡王珪死事本末

目錄終

明文英華卷一

吳江顧有孝茂倫甫　　後學周欽聲于京　顧世昌敬亭　校

長洲陳三島鶴客

嘉善李　煒赤茂　評

通鑑綱目附釋序　　宋濂

新安子朱子旣釋諸經患史學失褒貶之義無以示勸懲視為通鑑提要以授弟子天台趙師淵幾道使著其目凡例蓋一十九門總一百三十又三條凡下有月日下有類至詳且悉也師淵遂據提要為綱目五十九卷朱子重爲



之審定故其中亦頗與凡例弗合書旣成流布四方凡爲則知者絕少博學如王文憲公栢僅獲一見於五十餘年之後他固可知已所以尹起莘之著發明劉友益之解書法皆想像而為之辭徐而察焉或有未慊於人心者永嘉孔君克表竊病焉於是歷考義例異同凡朱子微意先儒有未發者及發之而未當者皆備疏其綱之左目中音義事證及名物度數之屬亦不可不知仍取史炤胡三省王幼學三家會粹羣書而折衷之通成若干卷名曰通鑑綱目附釋云濂聞作史者實原於春秋雖立言有不同其編年紀事則一而已釋春秋者不啻數百家史固非經也有疑難而不能通者其尚可畧之乎司馬遷史記註者一十又四班固漢史亦至三十迨今猶未已也況朱子上取法春秋大經大法燉如日星文憲公至稱爲續經之作其又可與諸史例論之乎孔君之竭心於此誠可謂賢也已抑又聞是書之成卷帙浩繁不能無舛譌李心傳謂唐肅宗時直脫二年之事武德八年以後迄於天祐之季甲子多差而周公謹所疏爲尤多蓋又不止乎此也將師淵不暇察耶抑朱子春秋高而未及悉正之耶孔君尚有以刋



定之庶幾爲綱目之忠臣也與濂侍講禁林孔君來爲脩撰出以相示濂爲之驚喜又謂其書世決不可無特爲序於首簡彼穿鑿性命簸弄詞章而無益於人者視此其亦知愧哉孔君字正夫克表其名也宣聖五十五代孫至正戊子進士博通六籍而文又稱之士林咸推爲巨擘云

## 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宋濂

郡府之設教授自宋之中世始然不輕以畀人嚴立試法即命人院受題呈大義五道文入等者方白省臣用焉復慮無以統臨之也別設官提其綱要司其舉刺驗其情勤而惟恐行不及至於閩呈有出爲句讀師者亦必從所隸屬陳試經義弗悖於理者始聽其法至詳且密矣或者猶病其不法三代大小學爲教而徒泥於訓詁文詞之間嗚呼可謂難矣近代以來急於簿書期會而視教民爲悠緩司學計者以歲月序遷豪右海商行賕覓薦迭進來倚講席雖有一二君子獲厠其中孤立而羣猜一鼓吻一投足輒與之枘鑿唯彼飲食是務號稱子游氏之賤儒者日夕與居是故砥礪廉隅者不願入學而學行卓卓有聞者未必盡出於弟子員論至於此寧不爲之長嘅今吾皇朝一遵三代爲治初入小學習以禮樂射數及升太學則明修己治人之道且爲之擇師尤慎府設教授一員必試經義於銓曹文既中格然後以名相署牘俾權教職三年有成始令爲眞其視宋益加密矣四方風動無不淬礪濯磨以思顯所學當是時越有翁君好古舊以明經舉進士兼工古文辭有司薦之於朝將官於州縣好古以目眚辭衆憐其才不忍聽其去乃試教官用爲廣州教授瀕行陶參政中立朱太史伯賢既各有序贈之好古復來徵予言予聞之師曰牧伯以政爲治校官以教輔治其職蓋鈞重矣夫以一韋布之儒獲際昌辰與牧伯分庭抗禮得以施化民成俗之道誠非細故哉好古之行也蓋承皇上法古興學之意而盡革近代循習苟簡之弊閭里之句讀師必月會之授以彝倫大義使漸摩誘掖之庶幾相率而爲進德之歸時雖不設提舉官而府尹之統涖部使者之所覈實其法尤嚴也豈無以好古學政之善聞於上者好古勗哉毋徒泥訓詁之繁文爲也毋徒溺藻麗之詞章爲也好古勗哉

潘堲章曰教化者治民之本長吏不能獨任故必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其有益於治甚大明興尤重教職之選常以得士多寡爲主者殿最菁莪樂育尤爲近古其後掄選不精往往視爲贅員以科貢頹靡者充之表不正而求影端得乎此子衿所以興佻達之刺也

余見其司訓徐子開博求以漁利又譏新生之服以尤贊偶閱諸生稱說忠孝啞然曰迂哉予言忠孝節義能

飽吾腹否卯嗯學校有若而人是可羞也



荅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亹亹數百言自以爲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於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悽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雜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羹山釧不綴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

剗鑿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
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
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
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
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
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頹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
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
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
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



有四聲八病之嫌矣惟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
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大開元
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
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眞所謂集大成者
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
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
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
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
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

至於大曆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
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運於是爲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
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
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俊逸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
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
賀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
韻不足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
而流於蹇澀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
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蔓雖人人各有所師而



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況廁之開元哉過
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
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
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
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
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
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
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微之
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

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疏，或煆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為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元祐天聖之故步，去盛唐為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頹，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



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耳。雖然，為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何者？詩乃吟詠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為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闊視前古為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為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音，可勝嘆哉！可勝嘆哉！濂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略論所聞如此，唯足下裁擇焉。不宣。濂白。

方鵬曰：詩莫盛於唐。少陵，詩之史也；太白，詩之仙也；昌黎，詩之豪者也；東野，詩之窮者也；玉川，詩之怪者也；魯望，詩之隱者也；韋柳，詩之遠者也；元白，詩之近者也。然皆足以名家。

## 王冕傳

宋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



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奴北游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爲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唯兩幼女一童留燕倀倀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株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諷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鵰騫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善



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頴兵起一一如冕言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寀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穿曳地袍翩翩行

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卽冕也眞怪民哉馬不受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 杜環小傳

宋濂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



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常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溼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故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不足附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

也顧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
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
而還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
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
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爲烹藥進匕筯以
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
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
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
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



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
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
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
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
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殮殯之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
之歲時嘗祭其墓云環後爲晉王府錄事有名與余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此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氣相得時以
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
多矣況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
士何以過而世俗恒謂今人不逮今人不亦誣天下士也
哉翁遜曰今世特無杜叔循耳若源敬先常伯章幾欲塞破宇宙矣
黃佐杜環傳曰環長於翰墨其書法端妍至於行草亦
各臻妙歲丙午女學初建環以儒士薦被除學錄以其
書法示六館之士皆倣而式之尋入侍春坊大爲皇太
子所眷時天下以工書名者皆被徵而至然流輩中罕
見其比焉故環之書名騰京師學士大夫有所述作借
其書以取重洪武改元遷太常贊禮郎後爲晉王府錄



事終太常寺丞

# 李疑傳

宋濂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受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雖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詬致訟或疾病輙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瞑未瞑即舁棄之而斂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傒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於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因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



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扶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汎除別室具牀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脈躬爲煮糜粥旦暮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汙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攜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殮於城南聚寶山擧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探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餽卻弗受反贐以貲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上大夫咸喜爲疑交見義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



亦可觀嘗以儒擧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太史氏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姁姁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擧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孔子生卒歲月辨附臨兩說 黃宗 宋濂

或有問於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耳因蓋至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指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注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穀梁公羊以譏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為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為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畧與宗翰同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更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卽夏之八月二十一日為去襄見傳記異詞則造為謬入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曆法推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歲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為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爲十一月似誣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爲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於年則以節書三者皆非誤也若是衆言之不齊何如濂應之曰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爲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遷固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則無徵乎爾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曆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氏注家謂己酉爲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曰孔子周流諸國之年世家所記多不可考宋之大儒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遲一歲者遷尚不足信子曰衛靈公之時孔子適衞又適陳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衞然後得去按武子仕於成公之朝至穆公宋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則武子年當老矣復歷定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

魯公三十八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武子之卒然也孔子之年乃獨可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家謂定公十四年年表則又謂爲十三年以年表爲是則世家爲非以世家爲是則年表爲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蓋不足深論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言行且爾而況於年乎曰洪輿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殷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



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爲萬世法不過截子丑二月於前歲之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爲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耶此野人之語合之勿以汗簡矛可也曰孔子之生子既得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而遵之理之所在孰得而遵之故孔子所卒之

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五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爲辛酉己丑日爲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遡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者尤非也曰近代王應麟薛極輩者每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質言之何邪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傳不猶愈於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辨則辨矣夏周二正千古難



決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耶曰是非爾所知也雖磬祖椓之松以爲棋盡剡溪之藤以爲楮未能竭吾喙也他日當爲受春秋者詳焉

都穆聽雨紀談曰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予嘗觀孟氏譜云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鄒邑里人至今過冬至日啓賀節之禮蓋有自來矣又按譜云孟仲子名睪孟子之子也四十五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曰公孫子內

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丑者朱子注孟子從趙氏以仲子爲孟子之從昆弟與譜不同○書傳正誤曰周定王在位二十八年而崩無三十七年即以定王二十七年生至赧王二十六年卒共計一百五十四歲無是理也○黃宗羲荅陳士業書曰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辨其生主公羊穀梁氏在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十月庚子即今十月二十一日也其卒主左氏在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即今四月十八日也以爲三家去孔子甚近漢以後之儒無徵焉言甚核而辨然以某攷之則又不能無疑者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此出於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可復疑矣由是而上核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爲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家語之中記曰寢疾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杜預左註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譜祖庭記無不皆然使七十三之年而信則孔子之生年其在庚戌亦可無疑也公穀二家之說豈能盡抹諸家乎公穀之謂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二十一年誤書爲襄乎抑襄二十二年爲周靈王之



二十一年也至於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氏則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蓋經文庚辰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己酉朔其距庚子五十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爲誤本也某以曆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〇二四閏餘二十五日七三四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丑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月庚辰朔戌月己酉朔亥月己卯朔襄二十二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四四九閏餘七日七一子月己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語史記爲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推至庚子爲二十七日故

羅泌以爲八月二十七日是也景濂謂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某按襄二十一年經文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夫九月庚戌朔者建申之月也十月庚辰朔者建酉之月也若周不改月則九月爲己酉朔十月爲己卯朔而庚戌庚辰爲七月八月之朔是與經文大悖矣景濂能不信諸經乎家語史記載孔子弟子年歲皆以孔子爲的若孔子不生庚戌則弟子之年無一足憑矣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是顏子死時孔子年六十二也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孔子絕糧猶有顏子問荅計諸子卽卒於是年蓋自襄二十二年至哀六年孔子六十二歲也若生於襄二十一年則孔子六十三矣顏子少三十歲及三十二而死皆不可信也改景濂欲伸公穀則必盡廢諸家說乃過歟



祿命辨　宋濂

三命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曰世之相傳有黃帝風后三命一家而河上公實能言之信乎曰吾聞黃帝採五行之精占斗罡所建命大撓作甲子矣所以定歲月推時候以示民用也他未之前聞也曰然則假以占命者起於何時乎曰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覩命祿而知骨體骨是物也兒小運之法本許愼說文巳字之訓空亡之說原司馬遷孤虛之術蓋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非如陋才所稱起於司馬季主也迨及後世臨孝恭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畧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桑道茂李虛中咸精其書虛中之後惟徐子平尤造其閫奧也曰十一曜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書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七政日月水火木金土也而無紫氣星孛羅睺計都也星孛數見於春秋或見大辰或入北斗紫氣則載之史冊與氛祲同占羅睺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交中之神初中者交食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也唐貞元初李弼乾始推十一星行曆鮑該曹士蔿皆業之士蔿又作

羅計二隱曜立成歷起元和元年及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曆且謂蝕神首尾願行之民間小曆而已若吳伯善若璞曾若劉孝孫若張胄玄之所造但云七曜而不聞有十一星也曰然則假之以占命又起於何時乎曰洪範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伶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則以星占國亦已久矣而未必用之占命也曰以星占命奈何曰予嘗聞之於師其說多本於都利聿斯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睺計都亦胡梵之語其術盛出於西域無疑晁公武謂爲天竺梵學者於近徵之尤信也曰術之緣起則吾既得聞命矣然亦巧發而奇中乎曰有固有之而不可泥也何也且以甲子幹枝推人所生歲月展轉相配其數極於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日時其數終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數計日有十二時未必一時唯生一人也以此觀之同時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之不相同哉呂才有云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誠足以破其惑矣



三命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天以二十八宿爲體體則爲經有定所而不可易以五星爲用用則爲緯恒絡繹乎其間或疾或留或伏或逆固有常度而可以理測苟謂躔其宿則吉歷其宮則凶猶或可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如或前所謂生同一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絕哉夫萬物皆出於五行安有五行之外又有四餘土木行度最遲而爲吉凶者久故有餘氣而氣爲木之餘計爲土之餘猶或可言也水之餘則孛火之餘則羅果何所取義哉水火土木然矣奈何金獨無餘氣乎或謂相生故有而相尅故無亦非通論也況孛乃妖星或有或無而氣羅計三者本非星也不知何以有躔度之說哉十一曜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曰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其所入州郡躔次毫釐若無差忒者既可占國豈不能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況占命乎曰五星之精發乎地而昭乎天其分配十日十二子各雖殊而理則同也人稟天地以生山林之民毛而方謂得木氣之多也川澤之民黑

而律謂得水氣之多也得火氣之多則丘陵之民專而長也得金氣之多則墳衍之民晳而瘠也至於豐肉而痺則得土氣之多而所謂原隰之民也然則彼皆非歟曰五土有異而民生以之此固然也人之賦氣有薄厚遂長而貴富貧賤壽夭六者隨之吾不能必也亦非日者之所能測也蹈道而修德服仁而蹈義此吾之所當爲也不待占者之言而後知之也予身修矣倘貧賤如原憲短命如顏淵雖晉楚之富趙孟之貴彭鏗之壽有不能及者矣命則付之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吾之所知者如斯而已矣不然委命而廢人自盡擾人之生而陷於桎梏則曰我之命當爾也怠寐偷生而不嗜學至老死而無聞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愎自任操刃而殺人柔暗無識投繯而絕命則又曰我之命當爾也其可乎哉其可乎哉所以先王知山川異制民生異俗剛柔緩急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度衣服異宜於是修其敎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所以卒歸於雍熙之治也昔者鄭大夫裨竈言鄭當火請以瓘斝玉瓚禳之子產不之與已而果然竈復云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鄭卒不火嗚呼此不亦祿命之似乎吾知盡夫人道而已爾曰近世大儒於祿命家無不嗜械而樂道之者而子一切屏絕之其亦有所本乎曰有子罕言命

## 畫原

宋濂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自形總總林林莫得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聖人者出正名萬物高者謂何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而宜之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然而非書則無紀載非畫則無彰施斯二者其亦殊途而同歸乎吾



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至於辨章服之有制畫衣冠以示警飭車輅之等威表旗旐之後先所以彌綸其治具匡贊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繢之事統於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令其意可見矣况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盡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圖列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彝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寖不古若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顧陸以來是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出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籀篆隸之茫昧而惟俗書之姿媚者是耽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姿亦



未易言此也南徐徐君景暘工書史善吟古今詩信爲才大夫也旁通繪事有士氣而無俗姿一時賢公卿皆與之游名稱藉甚有薦於朝者景暘以母老不仕予尤愛景暘者於其別去故作畫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象之事又有包乎陰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亦知所重乎哉

## 弔忠文

宋濂

弔忠文者爲豫章新吳黃君翀作也夫人臣盡忠事君之常經也忠其可弔乎使忠可弔則世之不忠者有可慼焉矣黃君字孟翔翀其名也通春秋工於屬文每以奕葉爲儒錚錚思自見會進士科罷去作江西部使者屬吏何文葉去司計廬陵學宮滿一考與可循例補校官廷議改法以錢粟吏不可爲人師更辟大府掾君不得已受事廬陵（元人尚有此等正論）郡君性剛勁不可回撓事礙於法輒抱案歷階而升摘其語與上官議反覆相鉤連上官怒斥之屹立不少動已而卒如君言安成土豪據其州縣畏之如鬼一旦殺人上下相目與故違同列嫌君不强嗾君行豪樹柵自固君命拔去抵其門惡少年數十執刃譁而出君叱曰爾欲反耶少年曰反則不反汝足稍前即刳汝腸矣君曰爾主自殺人何與爾事顧乃同族滅耶少年色動君挺身呼而入曰爾即殺我爾即殺我少年皆投刃走君趨坐堂上索豪豪知事急出見君求解且誘以重賂君陽諾之與之俱來寘諸法人見君咸戟手指曰此健吏不可犯也至正壬辰大盜起蘄黃將及郡郡二千石與官屬皆雲鳥逝君獨止孔子廟堂盜獲之知其爲府掾强之往使行官書君罵曰死狗奴我死即死其能官於賊耶盜怒反接於樹歷一日意其自悔抽刀礪頸曰從則祿汝不從則血淀吾刀矣君大罵愈於初賊斫首而去嗚呼事君竭忠固以死繼之然亦視其位之何如耳當是時統制閫外者宜死專城而居者宜死之荷戈衛傳者宜死之然皆未嘗死君以一府掾之微可以不死也即不死物議當不及乃能瞋目詈賊視死如歸使其當前三者之任其激揚奮厲足以有爲可知矣此不爲而彼爲之悲夫君之子載以文學擢第吾嘗聞拜手泣道君事請爲文然君之死孰不以爲忠至其從容就義則鮮有察其詳者予因造文一首托之楚聲纏綿悲涼以白君之情君雖在九泉必當以予爲知己使世之不忠者讀焉其亦有所愧夫君之友廬陵蕭舜翁鄉貢進士也參謀軍事於省府僞漢陷廬陵赴井死婦弟同縣鄧椿爲臨江府吏臨江陷椿集廬陵義軍千百辭以舟偕萬夫長楊職等與賊大戰城下三日兵潰投江死其志與君同俱人傑也法宜牽聯得書文曰

緊委質以事君兮秉忠貞而不渝斯天經與地義兮位無

間於尊卑。當海嶽之塵昏兮，皷腥風於干戈。瞥巨猾之失防兮，泛搖搖之大波。悲何山之不懷兮，復何陵之不褻。舞魚龍而跳罔象兮，睨舉手以闘其狂。倚長劍於天外兮，豈予力有不任。瞻九閽之莫通兮，誰屬予以三軍。矧祕計之屢出兮，復掩耳而不予聽。婦人難與圖謀兮，徒有淚以沾膺。慟哭而叩蒼旻兮，予悵悵而安之。或危蹷而無所騁兮，將誓死以為期。胡妖氛之日熾兮，釋帕首而狂呼。冠切雲而佩葱珩兮，棄堅城而長逋。予雖賤為府史兮，頗嘗與於祿食。紱□粟其亦君恩兮，敢曰職卑而莫恤。毀車殺馬而遐逝兮，人孰得而非予。君有急而臣背去兮，其自揆為焉如。彼王蠋本齊民兮，雖君祿有不享。尚一死以報君兮，植後世之大防。況予結髮而好修兮，聞聖謨於父師。臨難而求苟免兮，非禽獸而豺羣。予豈異夫人人兮，甘惡生而樂死。唯殺身以成仁兮，免君子之所鄙。望巍煌之宮牆兮，宣尼之祕祠。亟攝衣以從之兮，依嘉樹之嶸嵯。中心皎如白日兮，即萬死其奚惜。與淵騫游於地下兮，亦予情之深懌。瞋目而罵賊兮，經百折而弗變。卒從容以就義兮，誠遺言之堪踐。爾死固若傷天兮，禀萬世而猶生。較喪節而久存兮，歷百齡其何榮。吾知爾精魄之攸化兮，下醴泉而上卿雲。之一物固為休禎兮，豈爾心之所訢。必震盪為風霆兮，叱列缺以施鞭。陋不忠而為蠹粉兮，使天威之昭宣。嗟鄧蕭之二生兮，眼見義而不見水。豈與爾為三忠兮，享百世之明祀。悼余生之蹇□兮，力不足以振之。悲風蕭蕭而四來兮，設含哀而嗽辭。

朱士稚曰：學校為風化所關，皂隸吏不可為師，是端本之論，而博士弟子亦不宜冒濫。伍觀察袁萃所議，當與此語相發也。○伍公林居漫錄曰：令甲倡優隸卒之子不許入學，邇來法紀蕩廢，膠庠之間，濟濟冠裾，多奴隸子。而吳之蘇松，常浙之杭嘉湖為最盛，其至有登甲第、入翰苑、濫清華秩者，豈不辱朝廷而羞當世士耶？又有侍其衣中，操戈反噬，如趙少宰亦死於此輩之手，而當事者竟置不問也。予痛疾之久矣。及督學浙中，檄有司黜奴隸子之冒濫者二百餘人，且疏請通行禁革，一切下部寢不覆，士論恨之。○又曰：往郡城中間有一二奴隸子入學者，衆皆駭歎。邇來冒濫日盛，恬不為怪。此輩士夫既認為同宗，而廩生又受其重賄，故肆無忌憚。最可恨者，主勢一衰，便圖反噬，如趙少宰與乾政相左，罷歸，嘗狀一奴，奴子戴脩之，兇首為盾，受狀徧告各院，又徧投謗書，致少宰飲恨而歿。海虞諸生力請黜脩之，至云願與同黜，不願與同列，而當事者竟改入府學。噫，誰生厲階，誰立赤幟，又何怪乎冒濫者之衆，而反噬者之多也。

## 題淵明小像卷後　宋濂

右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贊於後，發揮其出處者甚備，固不必寘辭於其間。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詩，惟書甲子，則著於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辯者矣。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子邪。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庭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元晦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邪。姑黍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 題顧主簿上蕭侍御書後　宋濂

嗚呼，君子之制行，毫末不可不謹，一行有玷，則衆善皆隳，雖其後痛自刻責，而覆水不可反瓶矣。此濂於侍御史蕭振之事，不無感焉。振字德起，溫之平陽人，本趙忠簡公鼎所薦，因秦檜引之入臺，遂親檜而疏鼎。蓋主和議者檜也，鼎與劉大中毅然不從，振劾大中以搖鼎，鼎竟罷相。及乎物議不可屈，振頗自悔，乃與檜時相異同。聞楊煒上書責李光徇檜議和，振因薦煒改秩，意將藉此以自洗滌，殊不知適為池陽之謫矣。嗚呼，振之治政，歷歷可紀，其在西蜀尤有聲，故高宗為發前有胡世將、後有蕭振之歎。使無劾鼎一事，振能不得為君子矣乎。後世公論之定，宰儕之何鑄、王次翁、樓炤、勾龍如淵、羅汝楫之間，號為檜黨，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豈不信然哉。振之友同里顧岡大愿，時為錢塘縣主簿，移書於振，其辭雖甚柔婉，隱然有主鼎不附和議之意。當是時，主桐廬簿賈廷佐亦疏檜罪數千言。桐廬與錢塘，其地密邇，豈或相為謀耶。然廷佐劇論讐恥不可忘，名分不可虧，和約不可信，請誅王倫，拘□使，決意用兵，其言尤壯烈，又可見一時士大夫忠義所激，雖小官且然。

不特李綱張燾曾開胡銓諸公而已惜乎岡之書不附戊午讜議中寻故備論之使讀者知戴天履地爲人一刻弗忘君而不失足權姦之門庶幾仰不愧俯不怍所以然者既深爲振惜亦以振爲大戒也岡五世孫元龍請白野忠介公繕寫其書成卷而歐陽文公黄文獻公余忠宣公咸爲題識元龍之弟仲華復來徵濂文不已岡亦多賢子孫也哉廷佐鄭人杜士賢在理宗時爲武學生景定甲子秋因星變求言士賢上疏力攻賈似道誤國士賢字希聖後中武科亦奇士附識此文後



##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宋濂

余修元史時天台以三節婦之狀來上命他史官具稾親加刪定入類列女傳中宋詔刻梓行世先是曾諧楊廉夫爲之作傳其事頗多於史官蓋國史當略私傳宜詳其法則然也近與台士遊嘗詢之則廉夫所載猶有闕遺者因摭其言補之杜思絅娶沈沈生三女及子勤而死繼室宗瑗秘書丞陶誼女兄也生一女思絅亦亡宗瑗棄膏沐弗御上奉七十之姑養其孽心下視沈之子不啻親育十八年間悉畢其婚姻歲丁未九月壬寅台城陷火燄燭天宗瑗護姑柩不忍他適爲兵所禁驅之行宗瑗不從兵怒剚刃於頸深入二寸餘不見血俄而沒瀕死無他言唯念勤不置曰勤苟不存吾尚何望哉宗瑗妹宗婉歸周本亦同日死於水誼婦王淑見事急抱其子名長巳者屬傅姆曰持以歸其父長巳存吾不死矣乃被髮亂走明日事定求之不得淑見夢滕人曰吾義不辱身赴南鄭杜氏井死矣所懷簪珥亦投其中可問漢生知之漢生其夫字也滕人以告黎明覓之皆在焉實十月乙巳也然人之受刃無無血者宗瑗則以之淑雖死其精靈猶能動物不亂是知貞

節之人其超絕誠與常人殊薦紳家相訾警者輒斥曰女子婦人女子婦人猶有是嗚呼

## 溟涬生贊

宋濂

溟涬生者盱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世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傍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濱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年宙太虛一塵耳人生其間爲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埜王梳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



外觀象數十篇余斷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久矣乃言於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冢中書其算縱聲音起生神鑒頓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學既成去隱宜歙間遇余安裕弋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目庸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於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賈外史家晝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飲即吐吐即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嘗大呼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浙水西地裂白時是其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

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曾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猶兒喃未已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爲怪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晞聖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層樓聞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宫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極死臨漳丙子三宫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噓吸事耳子不去欲何爲居士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



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惟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詆駁以爲樂及論後天則尊羲畫爲經彖爻係詞爲傳黜文言彖象二傳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耳惢生聰明絕人未聞道而騁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難近又好訐人陰私入面頸發赤不顧罕有從其學者唯國子簿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遁時召復至口發側手布籌雖平昔所斬斬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後又授鄱陽傅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朝命山姓鳥名使者來徵吾及傅立立當過予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鳥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集所贊星野指南象緯統會聲譜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間傳於世

贊曰

龍圖成卑有文從衡以濬以明以渡其藏以奠乎玄黄昔我素王韋編三絕墜緒微茫誰其我綴我黍我腴九師窶之我苞我晶百氏攘之如河之渾如瘖而昏如治絲以棼



天未降割一髮攸存維洛有士居於百原超神冲漠凝於畫先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峻匪崖我陟其巔莫深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昇非隱弗傳有冥者冢卒昭以宜或得其桶戴神子言炎炎宋籙維其訖矣長星蝕柳維其赤矣青衿見微士髮白矣朋昏以世莫之戚矣魚在於鬵尚其息矣維生之知中如沸羹彼惛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孔多我山我河我用弗磨俾論胥以訛我酒既嘉我殽又飫我寧不嘯歌北風其涼旂旐央央我寧麗麗蕩蕩江流杭之如陸有腥其穢流血沃沃海氛方殷其何能目

人有恒言風雨漂搖夏宇障之涉於大川烝徒楫之楫副宇撓子子爲依國武斯隊不如攸戒日慎弗升雖書作夜鵠舞於林鬼瞰於舍孰投是艱當莫之艾乃慭乃鶩乃瞻乃行乃遁死於冥將生之爲胡乃神以者徵之古聖匪程伊度何以言之卒淪於數二曲之淹不通其故易道既泯數亦不類激贊於生發我長喟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古何今



## 諭頑

宋濂

陶尚書中立爲予言臨海林甲之一門皆疫死甲獨治喪厝中殁無人藏其屍家犬奔號里巷若狂已而羣犬翕集銜甲衣曳至西郊跑土成坎𦸸焉坎淺不能容又復曳出如是者四三始壅土覆之而去新昌黃琛甫有牝犬爲邏卒所食棄骨屏處其子銜之瘞諸野予聞撫髀太息每舉諭諸人人輒笑予誕且謂古無是事昔譙縣崔仲文畜犬曾石和以丁奴易之不從和殺仲文奪其犬犬嚙和守仲文屍爪浮土掩之尋牽和衣訴官和伏誅此晉義熙中事也冀州石玄度犬母有一子愛之甚玄度烹子啖之母候骨投地斂置一窟移葬於桑間日夕向桑哀號逾月乃止此宋元徽中事也謂古無是事者過矣夫犬能禦盜雖斂屏雜報恩傳記所載者紛然也又寧止此二事乎人苦不自重物理有可徵者亦弗之信反指予爲誕予故書此示之人心尚存其亦有所感夫

## 猿說

宋濂

武平產猿，猿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尤奇，性可馴，然不離母。母黠，不可致。獵人以毒傅矢，伺母間射之。母度不能生，灑乳於林，飲子。灑已，氣絕。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子即悲鳴而下，斂手就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輒抱皮跳擲而斃。嗟夫！猿且知有母，不愛其死，況人也耶？



## 刪烏城誌

宋濂

元至正七年冬，嘉禾城西有烏數千，營巢於地，圍人尺，崇五尺。晝夜弗休，頗有物督迫之者。未幾，大盜弄兵海上，紅巾繼起，江淮皆驛騷。朝廷遂詔州郡築城，築城自嘉禾始，亦異哉！唐貞元中，田緒境內烏銜本成城，其崇則縮五之二，其圍則至數里之廣，所以德宗有播遷之禍。今元亦馴致衰亡。先儒謂杜宇啼天津橋，南方地氣先應，亦是類與？吳僧本誠著烏城誌五百餘言，予愛其文，特刪之以附集中。本誠字道原，以能文名。

燕書　　宋濂

楚莊蹻過商丘之墟，聞司馬鴻氏之妻娶美而豔，殺司馬鴻氏擄之。未幾，又將室衞人之白閭，白閭宜衞人，不義，引錐自剌，左右奪錐免。蹻怒，欲梟衞人，白閭曰：衞人厚我，若此勿以妾故傷衞人也。泣而往。白閭得幸久，竟忘衞人恩。已請曰：衞人女弟豐容顏，姱嫿肌膚若琢玉，善爲陽阿七盤之舞，翩翩如龍旋，見者欲死，君彊委禽焉，可娶也。蹻從之。嬖至，蹻絕憐愛，嬖終不自懌，嬖則日媚蹻，作狐狗態，蹻或一破顏，輒出驕人曰：主君睹我以笑矣，主君面目有光，脣如渥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其美尤夫哉，悔相從不夙也。雖然，今幸得侍巾櫛者，殆天畀我寵乎。言已，手足皆亂舞。主白閭尤善媢，其驕人比嬖有過無不及焉。已而蹻寤嬖，白閭甚恚，往詬嬖曰：而溺夷(?)耳，遽忘德我乎，不然何專我主君也。嬖纔嘗尤力，嬖起避之，白閭與嬖遂哄不已。嬖問嬖曰：而昔有良人乎？無也。曰：有。曰：今何在？曰：人殺之矣。曰：孰殺之？曰：主君也。曰：然則主君而讐也，而弗能報，反爭一旦之寵，不亦傎乎？嬖不能荅。白閭遽曰：妾夫子固在也。嬖曰：而夫子固在，而心儻未死，曾記泣別時言乎？白閭抱嬖大慟，嬖亦泣下，不能仰視。君子曰：大俠起南海中，殺人肝爲膾，妻其女婦，事與莊蹻正同，南海之人無縛之者，反北面事之，爭權而矜寵，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齊西王須善賈，海出入扶南、林邑、頓遜羣蠻中，貿遷諸寶，若毒冒、頗黎、火齊、馬腦之類，白光燁燁然。遇東風覆舟，附斷桅浮沉，久之，幸薄岸，被澤行夷陰山中，山幽不見日，常若雨將墜地。西王須自分必死，尋巖竇絕氣，庶遺齒不爲烏鳶餒。未久，猩猩自竇中出，反覆視，意若憐之者，取莪(?)菽雹(?)萸委蕤諸物精之食，而王須方餒，甘之。竇又有小澗棲(?)，新異厚尺餘，甚溫謹，西王須猩猩獨臥於外，大寒不自恤，語言雖殊，朝夕嘂嘐作聲，似慰解狀，如是者一年不懈。忽有餘皇度山下，猩猩急挾西王須出送之登，及登，則共友也。猩猩猶遙望不忍去。西王須因謂其友曰：吾聞猩血可染罽，經百年不蠹，是獸也，猶剌之可得斗許，盍升岸捕之。其友大罵曰：彼獸而人，汝則人而獸也，不殺何爲。囊不加頸，沉之江。君子曰：負恩悖義，人弗殺，鬼斯戮之矣。西王須之見殺也宜哉。雖然，西王須固可戮，猶施於異類也，類同者亦有之，豈惟類同，而同氣者亦或有之，奈之何哉。天王

之法尚在吾當執刑書以往

玉戲生與三烏叢臣朋玉戲生曰吾儕宜自厲巽時立歃盟人之門足毋涉也三烏叢臣曰此余切齒腐心君盍誓諸玉戲生喜乃歃血誓曰二人同心毋循利毋詠有位毋附厥險王而移其行有違此盟明神殛之居亡何共仕於晉玉戲生復申前誓三烏叢臣曰言猶在耳何敢忘也時趙宣子得君諸大夫日奔走其庭三烏叢臣旣悔復恐玉戲生知之又不得不往也雞初鳴郎去候宣子入門有危坐東榮者擧火照之則玉戲生也各慙而退君子曰二子貧賤時其盟誠良及登祿仕遂變其初志何耶利害戰於中位移怵於外故也士君子養於山林而璩於朝廷昔人之嘆良有感哉 江渢曰必欲揷血而誓則危坐東榮腆然矣奚其盟

衛靈公問治國之要於蘧伯玉曰寡人之國不爲小矣久而不治欲飭虎臣以禦四封何如蘧伯玉曰可也非其要也遣使致聘以修鄰好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愼簡百寮毋曠厥官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杜閼女謁勿使行政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擯斥姦回崇厥正士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儉德是共屏棄淫侈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懷保小民夙夜匪懈畏之如天敬之如神綏之若子何如曰斯其至矣有民斯有國有國斯有君民者君之天也君之則君舍之則獨夫耳可不畏哉公曰善哉言乎君子曰蘧伯玉之言其有激哉君者主民民之從君猶水朝宗振古然也而曰民爲君之天何耶雖然天之生民使君主之不使虐之虐之非君也是則君爲民立民亦重矣哉

中山君嬖梁其生生寵健而椎鄙盡國中無過者唯中山君宜之一朝不見輒若有所失語大夫旃曰梁其生其智人哉何爲能安我也大夫旃曰心成憐白髮玄情弗怡艷色嫫從古然也中山君曰何哉大夫旃曰君聞癸北子嫪之爲人乎子嫪愼妃耦十年不遂恒鬱鬱離居曲逆有醜女眇左目疹瘢如叢珠且黑而羸曲逆人過而不覗醜女怒去從師學擊筑彈坎候三年精其技又善爲北里之舞以惑人子嫪一見大悅致厚幣聘以歸字曰玄姬朝筑焉林坎候焉嬖之甚子嫪稍出游歸必熟覗其面無不妍者反笑世人多一目云其友宛爰都憐之爲致趙女光艷皦晈照人世謂閭須白台不能似之子嫪逐出曰何物醜頻

敢倚吾玄姬所謂玄姬其君之智人歟中山君笑曰大夫言過矣君子曰中山君之蔽一至是乎妍蚩最易辨且不能究其他乎世道既汚以佞爲賢以正直爲險邪者皆是也尚何暇中山君之笑哉尚何暇中山君之笑哉

南文子任衛國之政察見淵魚人莫不畏之一旦忽若狂易者以足衣爲巾以冠纓苴履以食豆而奠箪百物靡不反者衛君深憂之親枉駕文子之閭問曰先生病邪曰臣非敢病也曰先生非病何反悖若是邪曰臣非敢反悖也放尤也曰何謂放尤曰今國中法制不定上下無章驍暴



者字民孱夫操弓矢出闈是箪受羹而豆盛食也貴戚之卿混乎輿臺是履苴冠纓也兇鉗之倫升於上士是巾足衣也舉國反易而無一人悟者君顧獨憂臣乎即實病亦一身爾如國何衛君曰自能察白黑而不見其睫心能識莊耄而不覺其形自蔽之患也請爲先生更諸君子曰南文子托疾以悟衛君美矣衛君聞之即有心目之喻亦易悟也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

秦有尊盧沙者善誇談居之不疑秦王笑之尊盧沙曰勿予笑也吾將說楚以王國之術翩翩然南迨至楚境上關吏縶之尊盧沙曰慎毋縶我我來爲楚王師關吏送諸朝大夫賓館之問曰先生不鄙夷敝邑不遠千里將康我楚邪承顏色曰淺未敢敷布腹心使不敢有請姑問師楚之意何如尊盧沙怒曰是非子所知大夫不得其情進於上卿上卿客之問之如大夫尊盧沙愈怒欲辭去上卿恐獲罪於王亟言之王趣見未至使者四三往及見長揖不拜呼楚王謂曰楚國東有吳越西有秦北有齊與晉皆虎視不瞑臣近避出晉郊聞晉約諸侯圖楚刑白牲列珠槃玉敦歃血以盟曰不禍楚國無相見也且投璧祭河欲渡王尚



得莫枕而寢耶楚王趣問計尊盧沙指天曰使尊盧沙爲卿楚不强者有如日王曰然敢問何先尊盧沙曰是不可以空言白也王曰然即命爲卿居三月無異者已而晉侯帥諸侯之師至王恐甚召尊盧沙邪之尊盧沙瞠目視不對迫之言乃曰晉師銳甚爲主上計莫若割地與之平耳王怒囚之三年刖而縱之尊盧沙謂人曰吾今而後知夸談足以賈禍終身不言欲言捫鼻即止君子曰戰國之時士多大言無當者往往藉是以媒利祿尊盧沙亦其一也使晉兵不即至國可少售其妄未久輒敗亦不幸矣哉歷

考往事，矯虛以誑人，未有令後者也。然則尊盧沙之剘，非不幸也，宜也。



## 苦齋記

劉基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崿，巑嶟皆蒼石，岸外而臼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楝、側栢之木，黃連、苦杖、亭歷、苦參、鉤天之草，地黃、遊冬、葴、芑之菜，櫧、櫟、草斗之實，楛竹之筍，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可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槚茶亦苦於常茶。其澗水皆鬻石出，其源沸沸汩汩，滯滯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遊，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家而室焉。攜童兒數人，啓隕籜以藝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荑實。間則躡屐登巖，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泠，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爲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爲樂，而不知苦之爲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於樂，則樂與苦相

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於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於不測，而不知醉醇飫肥之腸，不可以實疏糲；藉柔覆溫之軀，不可以御蓬藋。雖欲效野夫賤隸，跼跳竄伏，偷性命于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為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句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 書蘇伯修御史斷獄記後

劉基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議，遣官審覆論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疊，如雷雨之將至，陰風鳴條，飛電爍目，豪民猾吏，竄伏如鼠，俱自期不能免。而銜冤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項，若槁葉之待滋潤。及其至，則風止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鷹隼之脫絛而得扶搖也。則怪而問于老成更事之人，咸曰：斷大獄必視成案，苟無其隙，不得而更焉。因退自太息曰：苟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為哉。於是大信刀筆之真能生死人矣。既又聞諸人曰：非朝廷意也，奉命者之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黃先生所敘御史蘇公慮囚湖北所平反事，曷嘗拘於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為，固與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巡歷，而所平反者八事，所摘豪右之持吏而尼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冤民耶？無蘇公而已矣。僕往嘗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草生於階，視其几，塵積寸厚。徐而訪于其鄉，察其田里之間，則彊梁橫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譁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悉含詬去，則轉

以相告無復來者由是乎覆飾訟之名嗚呼輿圖廣矣不皆得蘇公彼上報于朝廷者又將襲飾事之實矣然後怨憤之氣拘而為鬬殺激而為盜賊鬱而為災沴上應乎天譴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蘇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明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為典刑舍是編其奚適哉



## 賣柑者言

劉基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剖其中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衒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為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吾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峩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默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忿世嫉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

跋西臺慟哭記後

劉崧

方文丞相海上被執時吾郡有王鼎翁者丞相同舍生也郎爲文生祭丞相復手書數十通遣人揭之通衢館舍以俟丞相過而見之以自決及聞死燕市也則又爲酹文一通爲位北望哭而祭之若幸丞相之得死者夫丞相之所以自處固有不待于人言而仁人用心若鼎翁者亦何厚哉後有張毅翁者丞相門下客也始與十義士者從丞相赴燕及丞相死翁以百金贖丞相首骨徒步七千里負而完葬焉一日過梅溪曾氏與劉惟吉顏省身及先祖實存府君四人者是夕會於見山堂在梅溪上距丞相宅一舍許曾爲丞相外家而堂名見山者寓思丞相也是夕飲酒三酹翁口賦摸魚子一闋三人同聲和之有千年華表會有鶴歸來之句每歌一再輒聲淚俱下至嗚咽不自勝則相與掩袂罷去其詞至今可考惜新傳未及載而世亦鮮有知之者今觀張孟兼所注釋謝翱皋羽西臺慟哭記及冬青樹引然後知與鼎翁之生死祭文毅翁之摸魚子蓋彼此同一情而先後同一聲也因記所聞二事於先祖者附于卷末使知當時忠義之士最多其感激憤惋於荒閑寂寞之濱者不直皋羽一人而已也

公字子高江西泰和人舊名楚元季鄉舉後改今名仕至禮部侍郎權吏部尚書終國子司業○按公與周伯寧書云五歲從祖父授書已知大義九歲能下筆爲詩文十六歲能挾策爲童子師即以忠信孝弟之道淑諸人十九歲往豫章從大人先生遊二十一歲以末凡三以詩經就試塲屋年三十有六始預鄉貢獲厠名於二十二人之列○甲申十一月初六日賜謚恭介贈禮部右侍郎

錄鬻婦說

劉崧

歲巳巳兵後大歉民有鬻其妻於廬陵之蕭洲得五斗粟者其夫持粟出門去數百步矣其妻號而返之謂曰本以凶歉不能兩全又無別貲可脫急故寧鬻身以相濟今所得粟止五斗計其閒去食新之日尚遠也食五斗粟既能食新否乎否則若終死亡耳柰何遽捐結髮之首而爲此痛割哉聞永新比歲豐而饒粟此去不百里盍歸粟主人與若俱行丐以求活萬一得兩存以免於離析之患不亦可乎苟不幸而死則偕死况或者未必死乎乃泣謝主人



相攜而去劉子聞而歎曰義哉其妻之言也夫夫婦以義合者也今其瀕於死亡而相棄豈得巳哉遂至見粟不見妻苟升斗以延旦夕蓋無復有一日深長之慮者矣使幸得食粟而不死或食盡而死皆未可知然一食其粟則終不得妻其妻者必可知矣茲其返粟而去也或死不死集未可知而詞嚴義正婦則存焉夫豈砥砥焉恃旦夕命以自矜者哉夫鬻身非義矣自鬻以濟其夫焉可也身鬻矣而所事不能以終濟則不如全身俟命之爲愈此所以又覆權之而卒歸於正歟嗚呼世無烈丈夫久矣况婦人女子乎彼食人之祿據人之爵者固以謂一旦緩急可恃也君父不幸而遭難則雖若紀信之誑董承之責宜有所不辭今計不知此出反乘危利菑辟然委質於他人乃謂昔者之祿不足以酧其勤而方恨去之之不早者觀此婦寧不大有靦故又或不能早斷以死從隱忍洪涊失其身矣他日乃不勝自悔始謂不能忘情於故夫餅師之憶者則亦何及哉嗚呼婦人從人者也一而巳矣彼饑饉死亡何足計哉故吾於蕭洲之婦蓋深有感云

北平山東事蹟目錄序　　劉崧

皇上收燕都更爲北平省之明年詔儒臣大修元史顧自
世祖至元以迄文宗至順七十年之紀載亦云備矣獨元（總一百五十九卷）
統以來三十餘年之行事迺未有成藏者加之兵興寶徙
存焉者寡豈所以名一代之完史哉時監修國史大師宣（李善長）
國公某暨總裁官學士宋某等具以上聞請命官採摭遺（宋濂與禮部尚書崔亮主事黃肅奏遣使者十二人偏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
事以備紀錄上惻然憫之爰簡在廷淸愼謹敏之士分道
四出俾博采而遠致之連惟北平者故都之所在而山東
又古鄒魯文學之區故尤加之意焉於是監學司膳呂君（章貢呂仲善）



其實膺北行之選以洪武二年七月受命十二月迄事周（是月癸卯乘驛北去八月丁卯抵北平遣儒生危於等分行諸郡）
行數千里收圖書文刻數萬卷載來數十輛充然得之而
南方舉公載筆史館日顒顒然翹首北望呂君歸思亟得
盡發其所錄以大騁其特書之筆而君所得事實與文辭（宋濂集止稱八十帙又云所得碑）
居多通類次而送官者凡八十有一帙而此編者又呂君（文北平四百通山東一百通不在數中仲善以功擢太常典簿尋爲丞）
私錄之將以藏于家因輯之爲目錄者也抑呂君方北時
朝著盡矣守藏空矣簡櫝亡矣舊臣故老非死而徙蓋無
有存者矣君爲之彷徨憂顧竭心思目力遡風饕雪鉤深
抉隱凡山亭農父之傳誦退卒閹豎之見聞上自朝廷制

誥詔旨勳碩謚議省臺章奏公府文移以至公卿大夫士
之述作山林名儒遡士之績紀陵廟塚碣之幽潛鄉評稗
官之碎瑣與夫士民節義之著天人災變之徵總總乎彬
彬乎廣哉備矣信一代之實錄也夫良工成室非由於一
木之材饔夫調饍不專於一物之味凡海陸珍錯酸辛甘
苦之可薦者皆宗廟鼎俎之所資也山澤生植鉅纖曲直
之可效者皆明堂棟宇之所備也傳不云乎禮失而求諸
野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則呂君之是錄也有功於元
史也大矣其可忽哉若曰君之所錄者目也非文也名也



非事實也是不然昔詩與書嘗亡矣而後世得以知而復
之者亦以其名篇之幸存聖人固因之而不削也唐世聚
書百萬卷而作錄者四庫書目而已迨宋季馬氏通考之
作於諸書百氏之名目舉無遺焉其不載完文者非略也
學者爲能因其目以推其事又將無有不得焉者此呂君
命名之意也後之君子欲覽觀元氏末年興替盛衰之端
以求其是非得失之歸而成一代之信史者將不在斯文
已乎

書廣水鎮都巡王珪死事本末　　劉崧

嗚呼驍士不可得見矣若謝彬所言廣水都巡之死於戰
也豈不悲哉其言曰當至正辛卯春彬爲行軍從淮河時
道路猶無他役其夏汝頴變始作民則大恐明年壬辰河
南省右丞某舉首總兵出捕至隨州時應山民已先降賊
官局解散獨廣水鎮以王君故猶固守不下君聞右丞兵
至即馳謁言事右丞奇之署發軍事俾復應山旋以功攝
令久之冦日滋而右丞所總兵遲疑不進民困供億君凡
三上書請急進攻毋玩以養冦右丞怒曰若書生寧能戰



邪吾令若率先鋒得無怯乎君曰誠得效分寸死不恨即
受命須驍勇以前不數日連破賊圍猶奮擊不休已而冦
乘其後右丞兵隔絕君引兵將向德安未至聞德安已陷
衆乃潰君獨與麾下數百人投孝感之新店會劉禹章吳
思明等方舉義聞君以省兵至大喜迎之君知衆心堅可
與共事即率其衆及商民之來附者凡數十人屯新店掘
壍樹柵令老弱運粟聚堡中出與賊首黄思明大戰於蓮
花寨破之拔其小寨凡一十九所斬馘以千百計得其輜
重以歸兵勢益振明日冦悉衆來攻君退保新店冦圍之

逾月糧且盡援兵終不至君知不能守顧謂劉吳曰事急
矣奈何設有不利必不可爲不義屈趣出戰果爲賊所敗
君與劉禹章俱被執君罵不絕口賊欲殺之劉曰彼參軍
爾我乃大將盍殺我君奮呼曰我奉河南省右丞軍檄出
征逆賊不幸勢窮爲所執當殺我毋害劉也亂兵遂斃君
於城門下劉被刲吳以千餘人遁五公山賊追及之猶格
戰數十合死傷過半終不屈自刎死時某月某日也彬田
野賓人與君同里其兵敗而死也親見之其言宜可信
君既死彬獨與其徒渡江得間逸歸時爲鄉人道其事云



嗚呼珪亦真義士哉記泰定丁卯間余侍先祖翁側見君
以諸生來謁體貌魁偉冠帶翼然執禮卑遜進問起居外
徐出所業懷袖間鞠跽從旁請益時翁年已七十餘爲之
色笑辨說亹亹傾竭至日晏猶不退時余年尚幼亦不知
其所謂何也比稍長知就學君亦出遊臨川拜吳先生以
歸而先祖不可作矣君過門哭奠甚哀退與先君叙通來
禮談功名事磊磊落落如掌股間物翁浩然四方志矣及
遊淮漢間聲名籍甚余讀書山中追思爲童子相見時事
爲之憫然後聞過武昌見威順王獻黄鶴樓賦嘗懷不得

諷其文繼聞其從應山令魏進入京都伏闕言性事又恨不得見其書迨後聞以薦者爲應山校官而謫廣水都巡也吾固疑其或有所不屑爲孰知遭逢不淑竟終於是哉嗟乎天下諱言兵久矣雖以一介書生負奇氣常易視天下事至言兵忤時相意幾致危殆不勝憤憤赤手奮窮旅中邂逅知巳以烏合之衆轉戰百萬之寇卒以援絶力窮死附其言悲哉嚮使右丞錄其言備其微忠置之幕下以盡其一日之長不使冑敵境或後先出援相與爲犄角則成敗槩未可知不幸君以孤軍失援死而右丞亦以怠傲寝敗豈非天哉若劉昊之於君非有平昔之素與名位之定也徒以彼此急義一旦邂逅於顛沛之頃卒能守死以正名殺身以就義若素所感切而安於撫循者豈非衣之所在固當然歟而或者不察至事債勢去始扼腕嘆詫天下無義士至訊儒爲不知兵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君字方剛其弟果以余爲通家請書其事義不得辭敬述而論之俾歸以附其家傳云

蕭山徐芳辟　蔡仲光　王正儒

何之杰　毛甡



莆田林尊賓　丹徒談允謙

同邑翁逖　徐白　俞南史

包捷　王載同閱



15782

# 明文英華卷二目錄

吳江顧有孝茂倫畧　門人汞尚瑗弘蓮　吳世標赤茂編
長洲陳三島鶴客
嘉善李　煒赤茂　評


高　啓
南宮生傳
胡應炎傳
樊噲
志夢
書博雞者事
趙　汸
讀貨殖傳
王　禕
劉兼孫傳
雜說二首
書鄭子美文集後
蘇伯衡
志殺虎





張孟兼
唐珏傳
徐一夔
歐史十國年譜備說
書宋學士所書陳思禮孝事後
張以寧
送吳子雲歸吳江州序
唐　肅
申屠子建毀曹操廟文
王元釆
二孝子傳
原命一首贈楊文忠別
高　棅
唐詩品彙序
王　紳
滇南慟哭記

明文英華卷二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　後學周　寅賓較
　　　　　　　　　男　顧世昌晦宰校

長洲陳三島鶴客
嘉善李　煒赤茂　評

南宮生傳　高啓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遊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



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覽瓌怪，渡浙江，泛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殴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酗，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樽下，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顧生不下己，目慴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逬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日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辯，好箴切友過，有忤己，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蘄必勝，然援事析理，衆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隽贏，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雖已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唱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爲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婁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閩門寡將



迎，闢一室，度歷代法書、周彝漢硯、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閟，希復執筆。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迺剷磨豪習，隱然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返，遑遑道德者異矣。

胡應炎傳　　高啓

胡應炎字煥卿常之晉陵人宋樞密副使宿八世孫也父聰淮南節度計議官咸淳中應炎登進士第授溧水尉未赴元丞相伯顏南伐師次常境知府王洙遁朝廷以姚誾知府事復命將軍王安節都統劉師勇將兵雜守之誾等至常見應炎喜曰君吾劇孟也得君敵不足破矣署節度判官應炎歸告聰及兄應發弟應登曰吾家世受國恩今戎馬在郊王室將危是吾立功之秋也父老兄弟當奉以出避吾身許國不得復狥家矣聰應發蒞曰吾與汝雖父



子兄弟然於國則皆臣也圖報之義彼此同之豈可臨難而獨免乎乃命應登侍母及護妻子出城獨曰善避以存吾宗不幸城亡吾必死之今與汝訣矣既應誾命即選民之壯勇者三千人自將乘城爲誾畫曰吾州京師北門不可失守然城庳壍狹兵皆市人非素所撫循者而北兵鋭且衆乘勝遠來其鋒不可當恐未易與戰也宜樹木柵傅城益調粟籍械爲守計誾然之初洙遁時其客王虎臣盜郡印自稱知府詣伯顏軍門獻之伯顏不知其詐命還守常而遣兵與俱及城誾等已先至不得入反以民叛告伯

顏怒命元帥唆都率步騎二十餘萬圍之應炎與安節師勇分門出戰各累大捷殺其將校甚衆功上進直秘閣圍且久元兵多傷斃唆都請益師伯顏遂以西域諸部兵來會攻圍益急餉援俱絶唆都以柵堅不可拔剽近野得婦人刳孔煎膏沃其上發火矢射之火熾柵焚又運機石擊樓堞盡毀食盡唆都偵知之遣使呼應炎語諭使出降應炎罵之且截紙纏置盂中若湯餅狀者以筯引示之曰吾食甚足若欲得城需金山長也金山長蓋謗語謂無其期唆都聞之曰能破城者金山長老也世呼寺主僧爲長老故



云即趣召金山僧至軍問以攻城之策僧不知爲計周行視城曰是城龜形也東南其首西北其尾攻尾則首愈縮其法當攻首從之城遂陷師勇遁誾安節死之應炎率民（按郡二泉志蒙嗣說師勇突圍趨臨安辛亦赴敵以死又有鄰人陳炤爲通判與姚王皆拒戰死知武進包圭被執不屈死）兵巷戰至孔子廟前衆潰猶手刃數人力屈遂就擒唆都誘之曰若即嘗多殺吾將校者邪應炎曰吾欲殺汝何將校也恨力不及耳唆都怒腰斬之時年二十七兵入屠城聰應發皆被殺民匿瀆中免者數人余爲兒童時聞父老言元兵取常時事甚悉及壯觀史多所未載豈蒐采有失而致然歟抑著作者有所諱避而弗錄歟嗟其事多釋愍

初皆無有特好事者爲之說歟是皆不可知也何寓懷焉近過胡翻江上間爲余言其祖應炎死節始末與余昔所聞無異斯固足徵矣夫以虎臣之姦喪都之怯與僧者妄言而幸中其事雖微猶不可使與況應炎之忠烈毅然如是邪因撮其語作胡應炎傳以補史氏之闕云

按鄭所南心史都統王公安節節使玉堅之子所部三百軍皆陷公雙刀夙戰所殺不計數元將擲示十萬戶金牌與之不受口則罵手則殺以馬失利而死又曰步帥劉公師勇守常州屢戰皆勝元兵合圍月餘其回回砲甚猛於常砲用之打入城寺觀樓閣盡爲之碎四門殺人二城盡死劉侯走至平江僅餘四五騎徑朝行在隨二王南奔死於南中元因常州難攻深疑平江有備及得之曰平江鐵城紙人常州紙城鐵人以此可見劉侯勞苦矣



## 樊噲

高啟

樊噲武先也嘗擁劍摧鋒從沛公以芸菑翟害人所壯之者不過以其能脫戲下之急爾余竊以噲有可賢者焉初沛公之入咸陽也見秦之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因噲之諫遂還屯霸上不然則逸欲遂生蹈亡秦之覆轍何以慰父老之心起范增之畏而解項籍之怒乎恐蕭之爲漢未可知也史言當時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觀噲之能諫上則其不爲是可知矣及高帝既老嘗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何雖爲相亦莫知爲計也噲排闥而入見上獨枕一宦者臥因流涕以片言悟之其憂深慮遠有可爲大臣者矣豈絳灌等比邪而或者乃以帝嘗欲殺噲恐百歲後從呂氏叛也嗟夫噲起屠狗以至封侯亦足矣況其賢如是乎且帝素少恩又何有於一噲論者誠刻矣哉

## 志夢

高啓

余與同郡謝玄懿俱在内府教冑子今年正月十一日之夜夢與玄懿晨俟午門若將趨朝者有揖余二人言曰二君當遷且顧國子祭酒梁公曰諸生盡以屬公余竊曰得無有遠調乎曰不然頃傳開平王爾既宿明日以告玄懿私相與識之越三日既望故事當率諸生入覲方叙立右順門内梁公傳旨下曰勑諸生出受業太學二君俟後命言訖引諸生去啓亦隨出明旦將朝中使急召啓二人曰有旨命開平王二子侍學東宫俾爾授之經宜趨入玄懿顧



余笑共歎其夢之神也二月二十日之夜玄懿夢與啓同被召至上所上授以一紙若告身者玄懿受而忘拜竊視其文有翰林院三字焉繼授啓啓拜受之明日以告啓亦私相與識之越六日上御奉天門宰執並侍小黄門召啓陛上顧中書右丞汪公曰諸儒在學久且皆有文行而令以布衣遊吾門可乎汝亟以翰林之職處之因趣謝時玄懿以事出獨不得拜焉明日遂各授職有差而啓與玄懿皆得編修官云於是益共歎其夢之神也七月十五日之夜玄懿毋夫人林氏夢中使舁二櫥授兩家發各有白金在焉其家捧覩則化爲炭聞以告吾婦余與玄懿聞之竊怪其說稍隱不若向二夢之著又不知玄懿所得獨化爲炭何也然亦私相與識之至二十八日暮出院還舍有控馬馳召余二人上御闕樓俟焉既見獎諭良久面拜啓戸部侍郎玄懿吏部郎中啓以年少未習理財且不敢驟膺重任辭去玄懿亦辭上卽俞允各賜内帑白金命左丞相宣國公給牒放還於鄉既出都門與玄懿家共舟而東其二弟爲余言累重多負賜金已盡費兄歸無舊業相共歎咨尤其兄之早辭余因話兹夢以解之乃始悟櫥爲除炭爲



歎愈共歎其夢之神也夫自周官六夢之職廢學者莫能通其說前史所載夢之符於事者甚衆余嘗疑其誣焉今是三夢者不由因思而生得於恍惚穿孌之間而可徵灼灼如此知未至若既往無少忒焉其事之偶然者歟將人之禍福將至有司之者或預以相告歟抑精神靈爽有所感通而特兆於是歟何其神也是知凡得喪之數固皆定於冥冥而無能逃焉者矣夫以吾二人一官之遷一命之授與區區之進退猶然而况其大者乎然則士之生也惟當自盡其所宜爲外者一委命順於數而無所用心焉可

也而世之惑者猶將役其智力鶩馳於軋鼓排根之場欣戚膠擾至死而不之察豈非昧哉余欲書此以覺之儻有諭夫誕也乃私識之且貽亥懿聊相與自警焉今年洪武庚戌也



## 書博雞者事

高啓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鬬諸為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嗾守即誣守納己賕使者遂逮守脅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于市衆知有為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孱者耳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為使君一奮臂耶博雞者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群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捽下提毆之奴驚各亾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為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僕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鬭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讙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為陰縱之

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冐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蟣污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寃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即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慙追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高子曰余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雞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讎一言之憾固賊戾之士哉第爲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 讀貨殖傳

趙汸

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横斂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書首言漢興接秦之獘高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故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充實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後面序武帝事節節與前相反至贊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舉戰國秦皇功利之禍爲證則武帝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蹈始皇之覆轍不待譏議而可見學者先讀此贊而後讀其書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瞭然矣若貨殖傳乃此書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者葢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則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妙於治生即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傳言鄙人杖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宣曲任氏以田畜富而人主重之即書中言卜式以家財助縣官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意尤著矣葢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國用不足而後眷眷於此等人也傳中歷舉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在甚詳即書中置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利貴買賤賣所以天子無算之用皆出於此傳中言千乘之侯尚

猶患貧仰書中屢言稅賦竭縣官大空是也傳中言廊廟巖穴軍士任俠攻剽女姬遊閒吏士等皆爲財利所以傑請當世好貨之俗無貴賤也末言當國者必以奇勝而又歷數姦事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即書中所謂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惟爲天下國家者不當下行商賈之事益是當時親親言利之人誤國害民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祠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至此後人但謂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爲知太史哉雖然遷之言亦激矣予獨謂其書明白詳複如是千百年來讀者猶未能深悉其意况夫六藝之古道淵奧而傳注家自謂盡得經旨可乎讀書須識得作者意思所在閒此文覺從來讀史記者皆粗心浮氣疏忽妙妙



公字子常新安人名其居曰東山精舍學者尊之稱爲東山先生公生於延祐六年己未三月癸亥資稟卓絕自孩抱讀書輒能成誦厲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聞九江黃楚望先生杜門著述歲丁丑往拜之楚望問年答曰己未楚望曰先吾刊六經補註之歲也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予曰當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耶然春秋託始之歲亦己未也斯文緣契實在斯乎

明興召脩元史事竣乞還尋卒年五十有一

## 劉熹孫傳

王褘

劉熹孫字長吾茶陵人宋丞相沆之十四世孫器貌瓌宏有文學後至元丙子遊京師以民間俊秀州薦者得自入國子爲弟子員積分及優等至正戊子會試下第以例署常寧州儒學正壬辰天下兵起紅巾亂湖南常寧陷州長貳皆棄城遁熹孫獨不去因集民爲兵有衆萬計克復其州治就以民兵守之總兵者嘉其功言熹孫當起陞知其州事未報其年冬武岡洞獠寇常寧於是常寧以糧匱援絕復陷熹孫乃率其餘衆退保温江原結寨以爲固已而紅巾有羅甲者復來攻其寨熹孫力與戰以衆寡不敵見執熹孫有女甲欲取之使謂之曰予吾女者免若死且必厚相遇即不予死不可免死役女終爲我有若其圖之熹孫大罵曰賊狗奴我天子諸生受國名爵義當死報國死吾所也寧得以女予賊求活耶我死即吾女爲賊有豈復顧哉賊留之者五日日以甘言誘之熹孫不爲詘絕不飲食而罵聲不絕口遂遇害賊黨有義之者以棺歛之州西門沙上賊既退發棺重斂之以葬顏面猶如生湖廣省臣及部使者皆具其死事以聞熹孫有同母兄毋孫字存吾



至順庚午進士仕爲寧國路總管府推官至正乙未長槍陷寧國亦執節死之

史官王褘曰嗚呼元之有國餘百年其德澤之入人亦深矣及其亡也服節死義者雖往往而有然卒未嘗多見焉豈余之闕見不廣歟抑死者人之所甚愛而又世道不古若故其能以忠義自許者或寡歟余頃奉詔修元史於凡以死殉國者必謹書之屬世教扶人紀也當時得毋孫死事既已登載而有司不復以熹孫事來上使其傳闕焉何世之不樂成人之善者類如是歟熹孫之子穎方以學行用世爲余道其父事甚悉余固信之因爲著之于篇以補史之闕文

## 雜說

王褘

蜈蚣與雞不相類也，而其讎最甚。雞見蜈蚣，必殄而啄之。人被蜈蚣螫者，塗以雞涎，痛隨瘉然。雞死，蜈蚣輒入其腹嚙之，不置。蚊與鼈不同群也，而其怨尤深。鼈被蚊嘬，無不斃。而人欲辟蚊者，粉鼈甲骨爇之，蚊聞其臭，率皆避去，即不避，無生存者。令蠢蠢之物，有知而無識者也。蜈蚣見殄於雞，雞死矣，必復其讎；鼈見斃於蚊，蚊雖生也，猶報其怨。物性之烈，有如此。嗚呼，人有識矣，操害人之心，而不顧人之讎怨於己，亦何其不善自恕也哉。



蝟之為物，毛害刺人，能跳入虎耳，虎或噬之，蝟虎須不能死，則穴虎腹以出，而其性惡鵲，見鵲便自仰腹受啄。烏賊之為物，無有皮介，每暴於水上，狀若已死，人取之甚易，而其性好烏，烏有下啄，則卷而食之。嗚呼，蝟與烏賊，其形相萬也，其好惡不相侔也。蝟獰然而可畏，烏賊塊然而可狎。獰然可畏者，宜能害鵲，而反受害於鵲；塊然可狎者，宜不可害烏，而卒致害於烏。此其理誠有不可解者。然則人固有獰然而惡人者，其可畏；塊然而好人者，其可狎耶。

## 書鄭子美文集後

王褘

鄭子美先生所為文，余十年前嘗得其漢唐諸論，頗病其體制，往往或出於繩墨，心未之好也。今年復獲其師山集，盡讀之，觀其操議持論，務辯道理，談名義，益汲汲焉以扶植世教自見，心歎服之。於是乃愧向之知先生之不能深也。雖然，以文求先生，非知先生者。欲論先生，嘗自其平生大節而觀之。初先生隱居於鄉，教人接物，一體於風義。至正中，宰臣以名聞，詔拜翰林待制，兼有上尊名幣之賜。先生疾當世方奔競，虎冒將有以折之，則抗疏控辭，其言曰：



臣問學之淺深，他人不能知，臣實自知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豈敢貪冒恩榮，以自欺其心，溷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陛下不得私與人，臣不敢受。疏聞，朝廷不之強也。居無何而干戈起，徽城陷焉。城守者將要致之，使為用，先生厲色拒之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郡中，譙辱者久，而志不少變。親戚朋友備具向之，則從容為之盡歎。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謂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

月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嗚呼先生出處死生之際其大節表表如此而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豈足以盡先生乎況求之以文者不觀其所以自見而徒徇夫言辭之末其尤淺知先生矣唐司空表聖韓致光所爲辭章凡近纖靡無足多者而其處進退存亡能不失其正節義所在君子翕深許之其所爲不朽者有在彼而不在此也予懼夫人讀先生之文者如予向者之所病故竊志之以爲告世有知言者其必謂予能知人也哉先生名玉字子美徽州人



## 志殺虎

蘇伯衡

余至高溪之七日有虎夜踰某甲子垣攫其豕豕啼然作聲仰懸穿齒也鄰舉火燭之不見豕而見虎迹焉黎明與其弟偕躡虎迹覓豕行至黃土隴見兩虎叢薄中呼曰虎在此虎在此鄉鄰畢集甲與我其殺之不者不惟吾豕被其攫噬公家之豚恐不免不惟豕不見害且恐及人於是環高溪一聚壯者操刃與羸弱者聲銅鐵若往助甲虎見衆前且行且咆哮作聲威震以懾衆衆不爲懾益鼓譟環之虎乃躍而起甲之長弟邀擊挺搏虎虎怒爪之其右股裂劃甲之幼弟奮戈刺之自喝貫脅一虎踣斃其一又咆哮作蹲人狀然聲戰慄僅若牛喝衆知其無能也直前刺之於是兩虎俱斃剖其腹豕固在也虎於毛蟲中最暴戾以闘猛虎且猶鬻掉畏之而況敢攖之乎使北據深山大谷雖日攫麋鹿雉兔以自肥孰得而斃之哉顧恃其暴戾縱逐逐之欲入墟市攫人畜而弗忌得一豕竟殞其命悲夫世之人自謂威權足賴而貪欲無顧忌者其亦知所鑒也乎方甲行覓豕惟二弟從率先衆人刺虎亦惟二弟詩言外禦其侮必兄弟豈不信矣哉甲喪其豕既而斃兩

虎誠若快意者然爲酒食以勞鄉黨鄰里賞卹亦夥矣二
弟又幾不脫於虎口持虎皮上送官人莫不謂其得厚賞
以其皮之傷也牽於吏議迄弗之賞然則出死力捐家貲
以除暴虐者上功幕府而欲文法吏無吹毛求疵而欲沾
賞典烏可得乎烏可得乎



## 唐珏傳

張孟兼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
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發陵在戊寅年十二月十二日）浮圖總統楊璉真伽利冢殘宮金
玉故爲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行資得
白金若干爲酒食陰召諸惡少享于家衆皆驚駭前請曰
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爲雖死不避
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
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欲臨號收瘞
之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一
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奈何珏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以
他骨爲衆如珏言夜往收所遺骸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
樹爲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爲人人壽戒勿泄也璉又
易宋內爲諸浮圖乃裒陵骨雜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
南以爲陵骨良已鎮而不知眞之他存也亡何汴人袁俊
爲越治中招珏爲子師間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
骨豈君邪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
謙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遊因訊
珏以故甚貧俊亟爲買田宅居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

持文來召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宮闕遠麗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依曰第報艮田二頃有妻孥以酬乃復揖及闕翻然而北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夢中見也有謝翺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為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翺字皐羽閩人亦奇士云

傳者曰余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而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骸之難獨珏能瘞之甚義乎哉嗚呼珏一布衣爾盆其義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珏誰歟吾所以傳之毋亦俊其無傳焉



黃宗羲曰宋陵收骨事山陰王修竹英孫所為而唐玉潛林霽山為之先後蓋修竹富而好客玉潛霽山皆在其門張孟兼所謂孚諸少年造六石函皆修竹事也鄭元祐所謂皆竹籬為丐者章祖程所謂艸裝采藥則玉潛霽山事也其後知玉潛者以其事實之玉潛知霽山者以其事實之霽山因時忌諱故私記有異同耳其時同事不止二人霽山集中有鄭朴翁而楊維禎云楊璉真伽發陵事翺有陰移冥轉之功則皐羽亦在其中也

明文授讀 卷二 唐珏傳

## 歐史十國年譜備證

徐一夔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荊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陽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皆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始信其改元歐史所據者以此所以不他見者疑其年號止行於國中而不行於外國後弁謹之至正中余避亂海寧州之東有姓許者嘗闢巨室得古墓一內有誌磚蓋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驍勇有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也惜乎歐公未之見耳鏐紗與殺宏詠呂以有兩浙之地又貢獻中朝不絕若無稱帝改元與當唐明宗即位之初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涉慢重誨大怒會使臣烏昭遇韓玫使鏐還朝玫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遂奏削鏐王爵鏐蓋有激而然而鏐卒之歲實爲明宗改元長興之壬辰則寶正六年之明年也重誨被殺當長興二年夏而元瓘自陳復鏐王爵則在重誨既死之後故元瓘襲位不復改元其事可見已以余觀之鏐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



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故得賜玉冊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皆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至如俊者以分言之一陪臣爾亦授前項職名儼然行帝者事矣奚待重誨見絕而然歐公去五代未遠故老所云義可信也當時十國皆非中國有鏐之稱帝改元與否亦不足較第録所見以備歐史之一證云爾

書宋學士所書陳思禮孝事後　徐一夔

予讀學士宋公所書陳思禮孝事未嘗不歎思禮至行人所不能及者陳氏四明儒家思禮甫七歲其父不幸早世母吳氏右氏誓不他天以鞠育之夫人又以思禮陳氏獨嗣教之甚嚴思禮亦克承母志力學唯謹體羸弱冠石夫人與之議婚且而夫人疾歿思禮創鉅痛深奮欲隨母死賴親戚朋友力慰解之乃止年二十四親戚朋友勸之娶思禮掩耳不答衆迫之曰娶妻以爲養也吾親既歿何以娶爲親戚朋友據義責之不得已從之及期合巹危坐誦蓼莪



之篇凡七晝夜不輟哀動人人嗚呼違則易忘人之常情也思禮不忘其親如是可謂至矣人有恒言孝衰於妻子以思禮觀之豈其然哉思禮又嘗作堂爲時祭之所顏曰如在及以貢至京師入太學爲上舍生宋公及御史中丞劉公爲省參政陶公凡朝之大夫士咸愛重之爲歌詠論著甚悉予因讀學士所書孝事有合於近古所謂卓行君子所爲書表而出之云

送奚子雲歸吳江州序　張以寧

予佐黃巖日善進士曲阜孔君世平已巳之冬秉傳過吳江君倅是州觴予登垂虹履明月所鵝醒酒醉則歌范成大三高堂招隱詞引聯而望水雲暗靄飛鷗明滅意昔鴟夷子及吾家季鷹唐天隨子皆仙而不死嘗往來其間冀或一遇之而不可見也又意其地扶輿清淑之所鍾必有瑰奇材德之民生其地惜予之行役匆匆而不獲識之也別去十五年世平官廣東予滯留淮左思世平不可見不知世平思予乎否也今年寓廣陵與奚生子雲同族舍詢



其出處縣胥監生而第仕於是訪其居邑則吳江之濱三高清風峻節猶存之地也夫以予與世平好如此其篤也別如此其久也予之東西南北思之而不得見也今見吾子雲將不如見世平乎莊周氏曰適子里見似人而喜詎非此謂耶生之姿瑩乎玉雪之相也生之文炳乎雲錦之章也夫其扶輿清淑之所鍾意必於是乎在予不獲識於前而喜乎今之遇也他日跨騄駬上青雲予之思之庸知非若今日之思世平者耶鴻飛冥冥俛仰陳跡知他日思廣陵之寓舍非若今日譚吳江之昔遊者耶臨文當復爲

之慨然也奚生念親之老捧檄有期舉酒言分序識其別

極抑揚頓挫之致

先生字志道福之古田人登泰定丁卯進士累官大司成明興例從南京復爲學士奉使安南以卒實洪武三年庚戌也





## 申屠子迪毀曹操廟文

唐肅

操之不臣於漢天下也世莫不知也而夷陵獨有廟夷陵之民皆愚邪夷陵自有廟來國不一姓官不一人而未有毀之者凡仕於夷陵者皆愚邪非也夷陵之民不皆愚或知毀而不能毀者力不逮也仕於夷陵者亦不皆愚或可毀而不敢毀者勇不勝私也雖然知毀而不能毀非愚也可毀而不毀者識愚也申屠公以一介吏獨有事於此視之民則力足以有爲視之官則勇足以勝私不流于俗不惑於禍使愚者駭不愚者悅也得非偉歟嗚呼操之鬼寔矣雖毀之不足以誅之然公之爲亦非以誅操也欲後世不臣如操者有所懼也

公字處敬自號丹崖居士世爲杭之新城人公之父始遷居越故爲山陰人至正壬寅充賦江浙中其選以道梗不得上春官省臣便宜授杭州路黃岡書院山長轉嘉興路儒學正洪武三年用薦召至京師纂修禮樂書擢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以疾失朝參免歸後謫佃於濠

## 孝子傳

王元采

余在獄中得徃聞孝子慈弟義婦事未嘗不爲之感激流涕欲録傳之以爲世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爲當刑者哀訴于午門願代兄死上問其故二人者言曰臣少無父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陛下憐之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因許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無難色則舍之二人者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一時見聞者無不歎息



泣下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爲不宜以是得赦卒殺其兄此可謂慈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人夫爲變得罪臨刑戒之曰吾死汝年少貧無以爲守當再嫁耳慎勿嫁軍人農人樵夫庶可相保也語畢當深塹上謂夫曰汝尚未知吾志乎遂投于塹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首簪市酒肉哭之曰吾嘗與子共死也旁觀其夫河橋上夫既死卽自投于河又其二人妯娌也其夫兄弟以黨人受戮家人財產盡沒于官婦人則當給爲官婢其妯娌二人相謂曰吾夫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於義

猶難獨生況又有他辱乎遂皆自經而死是四婦者可謂義矣余欲各爲之傳以著於世既不得其人之姓名與其事之詳以是輙不得發以余一人所聞如此則余之所不聞者可勝道哉余觀前代史傳求其事之卓卓如此者蓋寡豈多有其事將亦如余之不聞其詳而不得録耶抑異時識少有之而特盛於今耶余固不得而深辨矣然幸而得其詳者烏可使之無傳乎余於同邑得一人焉曰陳圭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孝子可書也作二孝子傳陳圭字錫玄台州黃巖人也其父叔弘與其鄉人多讐圭常



諫之後其讐人以贓告叔弘罪當死圭以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爲子不能諫其父以陷於不義得罪死此圭之不孝所致義當死罪於圭之身原圭父使將自新誠不勝至願遂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爲天下勸頃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死而謫其父叔弘隸兵雲南聞者皆歎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朱煦台州仙居人也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色

辭少不如揗必笞釋至剔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
伯父二人長季敬次季誠煦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
嘗稱之曰是姪真猶子也其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
十八年詔天下盡華令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
季用視事僅五月亦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罪作城須
役嚴債重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煦曰吾貲
力豈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收吾骸歸葬耳煦惶
懼不敢離左右復或二弟能正其牢不敢少寐季用由是
不得死時役告枉者甚衆今益嚴告而謫隸兵雲南者二



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而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
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
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于通政司通政司爲陳於上
上觀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復官者
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
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者哀臨猶己子季用傷煦
死痛益甚亦死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爲幸而又以其父子
終俱死爲命嗚呼爲煦者知盡于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黃綰傳畧曰先生姓王氏諱元釆字叔英號靜學齋黃巖

人少孤因母嫁陳氏故或稱陳元釆寔王氏也洪武中
爲倦居教諭陞漢陽知縣建文初以薦爲翰林修撰成
祖入繼大統自經死○按吾學編公諱叔英字元釆○
甲申十二月六日庚申卹謚靖難諸臣叔英謚文忠贈
禮部右侍郎

原命一首贈楊文忠別　王元采

人之生或貴或賤或富或貧或壽或夭其貴之等則有爲公爲侯爲卿大夫爲士者焉其賤之等則有爲農爲工爲商賈爲奴隸者焉其富之等則有百金千金萬金以至於貨利無算者焉其貧之等則有無一歲之蓄一月之蓄一朝之蓄者焉其壽之等則有五六十年七八十年九十百年者焉其夭之等則有四三十年二一十年與不滿十年及一歲者焉是其故何哉蓋有命焉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命者何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者也夫貴者得乎氣之崇高



者也賤者得乎氣之卑下者也富者得乎氣之豐潤者也貧者得乎氣之枯瘠者也壽者得乎氣之攸長者也夭者得乎氣之短速者也其間又有等級之不齊者隨其所得之氣有多寡也是故貴者不可使之賤貧者不可強之富壽者不可奪之夭固有始出奴隸而終受侯封生飫粱肉而沒無飯含出入鋒刃而老死衾帷者豈其智力所能及哉故孔子稱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至論富則曰富若可求則執鞭之役吾亦爲之由是觀之豈非其命歟古之君子知其然是故爲其分之當爲而不以利害死生易其節不失

其心無愧于人不求福而福在其中故其生則無愧于爲人而身有餘榮沒則無愧于爲神而子孫蒙其福後之君子其明乎此者蓋鮮矣是故于其分之當爲者漫不加省而于利害死生之際則巧爲趨避無所不騁其私後違其心而傷于物終亦必及其身而後已故其生有餘恥而沒有餘殃甚可歎也余嘗與友人楊文忠論而悲之文忠始出縣學生升太學上舍嘗入試文淵閣其文冠多士及出爲丞福丞以廉能有聲譽後還鄉里囊橐蕭然居憂三載力耕以自給未嘗妄求于人豈非可謂知命君子與今其



服闋往覲京師將復有職任之寄余欲其無變于初志益務其當爲也故以所嘗爲談論之言作原命一篇以贈其行亦因以自勗焉洪武二十有二年九月乙巳著（與宋景濂命辨同意）

唐詩品彙序　　高棅

有唐三百年詩衆體備矣故有近體往體長短篇五七言律絶句等製莫不興於始成於中流於變而陊之於終至於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畧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晚唐之殊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製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



飄逸杜工部之沉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眞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曆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閑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冲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飢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之豪縱温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

滄馬戴李羣玉李頻輩尚能黽勉氣格埒邁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是皆名家擅場馳騁當世或稱才子或推詩豪或謂五言長城或爲律詩龜鑑或號詩人冠冕或尊海內文宗靡不有精粗邪正長短高下之不同觀者苟非窮精闡微超神入化玲瓏透徹之悟則莫能得其門而臻其壼奥矣今試以數十百篇之詩隱其姓名以示學者須要識得何者爲王楊盧駱又何者爲沈宋又何者爲陳拾遺又何者爲李杜又何者爲孟爲儲爲二王爲高岑爲常劉韋柳爲韓李張王元白郊島之製



辨盡諸家剖析毫芒方是作者余夙耽於詩恒欲窺唐人之藩籬首踵其域如墮終南萬疊間茫然弗知其所從然後左攀右涉長躋夕覽下上陟頓進退周旋歷十數年厥中僻蹊通莊高門邃室歷歷可指數故不自揆竊願偶心前哲採摭羣英芟夷繁蕪彙成一集以爲學唐詩者之門徑載觀諸家選本詳畧不侔英華以類見拘樂府爲題所界是皆畧於盛唐而詳於晚唐他如朝英國秀篋中丹陽英靈間氣極玄又玄詩府詩統三體衆妙等集立意造論各該一端　近代襄城楊伯謙氏唐音集頗能別體製之始

終審音律之正變可謂得唐人之三尺矣然而李杜大家不錄岑劉古調無存張籍王建許渾李商隱律詩載諸正音渤海高適江寧王昌齡五言稍見遺響每一披讀未嘗不歎息於斯篠是遠覽窮搜審詳取捨以一二大家十數名家與夫善鳴者殆將數百枝其體裁分體從類隨類定其品目因目别其上下始終正變各立序論以弁其端爰自貞觀至天祐通得六百二十八人共詩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分爲九十卷總題曰唐詩品彙嗚呼唐詩之倡弗傳久矣唐詩之道或時以明誠使吟味性情之士觀詩以求其



人因人以知其時因時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盛衰本乎始以達其終審其變而歸於正則優游敦厚之教未必無小補云

棅字彥恢任名廷禮漫士其號也實宋尚書康鎮之後曾祖麟以出莅高氏祀復無子取猶子鑒爲後遂從高姓閩三山林膳部鴻倡明唐詩其徒黃玄周玄繼之漫士與皆山王恭起長樂頡頏齊名至今推爲閩中五詩人永樂初與恭自布衣召入翰林恭即除典籍卒廷禮爲待詔九年始陞典籍十一年卒于南京官舍年七十有四所著有嘯臺集木天清氣集

滇南慟哭記

王紳

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月抵其境六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竊祿西川屢請于蜀王殿下二十八年冬得旨十二月朔日戒行次年二月二十三日到滇又日叅見岷府退謁諸閫文武大臣及士人士友並以情事爲告聞者閔之競爲咨訪二十五日有雜人畫工何仁可年七十餘來言親炙先公於佑聖宮甚久至繪素之事亦多經指授且云初來時梁王甚加禮敬府僚大臣若司徒達里麻叅政驗今聞高撫慰輩尤所尊重



凡見梁王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屬之理爲之開說退諭其臣僚尤加委曲梁之君臣亦知元祚已屋皆有降意非元之孽主逋逃朔漠者遣侍郎脫脫自西番來逼耗索援且刼以危言必欲殺我使以固梁王意梁王不忍遠絕於我朝迺匿先公於民間脫脫聞之詰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邪何代解實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以見之脫脫欲加屈辱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假息以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遣之從何罪焉況王公才畧天下無雙宜有以全之賊脫脫曰今日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先公復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亦不聽遂遇害時爲臘月二十四日未申時盖蘇人以此日爲節日故久不忘也諱日城中父老士女莫不垂淚達里麻旣陳奠祭左右具衣冠殮之以禮卽日舁致地藏寺北漏澤園化之以火諱所則今之觀音寺前三市街言訖引至漏澤園榜眉設奠是夕宿地藏寺自此連日至彼展哀至二十七日紳別訪南關董金剛保以合其說盖以先公嘗主其家故也



金剛保亦引至觀音寺前指以諱所號慟罵市人競來至問中有蘇奴者前言棺木實其家所備盖其兄慶時爲元帥故達里麻一以後事委之其言遺事畧與仁可同但奴則云火化在小南門城濠邊復引至歷指其處哀未止有僧從西來自云年百歲口述遺事甚悉紳拱問化後遺殖何在僧言彼時上下恂懼誰復道及此者三人之言遺殖並同自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先公容貌言行嗜好製作動靜僕從皆可稽但無能知夫葬所者因姑設奠爲位於地藏寺之東夾室越明日遍四下陳設於寺門外告祭于

雲南府城隍里社寺伽藍等神備述情事之由禮畢奉新製木主就觀音寺前謁所盡哀題禮畢迎回地藏寺位次脉爽行正祭禮先是布政張公統泰議范公祖嘗訪先公節行於臨安儒士賈寬寬達理麻門客也故獲侍先公最密因曾有詩見寄可考暨紳至張公卽命迎寬三月十日寬至所言與前頗同乃云化後達理麻巳使葬于地藏寺之旁後十許日寬徃哭之止見平土而不結丘壟自國兵來陵谷變遷巳不可認迄今葬鋤荐蓁屋廬相望想係亦不能得其彷彿也寬又云先公前館于報國寺後因賊脫



脫至遂移館于春登楊氏家平日杜門不接人事惟讀書著述有文集二大冊達理麻錄本藏于家後併原葉不知何在寬年高質重所言似非虛妄者又沅士鍢有年近見宜梁民李鉉鉉自言其父起宗爲元樞密院都事好士而知書曾延先公於家甚久後事皆其經理今鉉所惟鉉知之有年前任沅庠時常接見先公故聞之甚詳意越半月紳至滇有年即來告且爲書招鉉十一日鉉至口述遺事亦悉又舉先公題其竹軒三絕句遂導至兀兒朶東門外之百步指葬塚千百而言曰大界記在此處而葬塚盡遭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少不敢盡信又見頗能記憶亦不敢不信遂於其處仰天大慟次日於葬塚旁擇曠地仍設次爲位迎神主陳祭祭畢復奉歸寺之元次越十日奉神主而題嗚呼哀哉紳之初志殺欲訪求遺骸歸葬先塋以襄大事不幸歲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贖其辜他日何面目見先公于九泉下哉擗踊之餘因忍死備記于簡以誌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後世子孫有以知其荼毒嗚呼痛哉

烏程沈祖孝　山陰朱士稚



華亭王光承　王烈　張彥之
吳騏　沈浩然
同邑張起　趙灝　沈自然
吳翻　張拱乾同閱

# 明文英華卷三目録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　門人張尚瑗弘述　吳世傑赤霞編

嘉善李　煒赤茂評

長洲陳三島鶴客


方孝孺

豫讓論

望雲圖序

贈王仲縉序

借竹軒記

貧樂窩記

云敞贊

蕭僕贊

指喻

蚊對

越巫

吳士

朱　夏

答程伯大論文

林　環

跋袁鏞傳後

楊士奇

都城覽勝詩後

彭百鍊哀辭

楊　榮

杏園雅集圖後序

王　直

題汪景房沈籍事後

貝　瓊

運甓齋記

胡　翰

謝翱傳

胡　儼

東坡與李方叔詩記

虞文靖公知人

虞揭詩記

薩天錫詩記

鐵柱詩記
寫韻軒滕王閣望湖亭詩記
胡　廣
公系節儉
訥
澹菴除秦檜祠移文後題
梁　潛
高帝呂后論
錢可大傳
題香山九老圖後
題劉公辰宗譜後
跋柴宗禮傳後
薛　瑄
循說
林　誌
舵師記



# 明文英華卷三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　後學周叔曙奇
男顧世昌戚皁　校
嘉善李焯赤茂
長洲陳三島鶴客　評

## 豫讓論　方孝孺

將士君下事君王理上論起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已，則當竭盡知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已，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讐，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卽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

備家形玄　辨毀無逃罪矣益以智伯之命律上

不必其待以國士與否也

而規也專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稀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知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



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為讐敵暮為君臣靦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謝方石倜鄉人方正學殉身滅族沉鬱百年不避忌諱收錄遺文行於世虛齋蔡先生致書有曰先生秉禮蹈義學士大夫所共推重清雖不肖心知向往矣已而得赤城論諫錄遜志齋集赤城詩集讀之三集皆公所訂正表章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沉鬱百年而幾泯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於世公之功大矣。弘光時贈諡靖難諸臣正學先生諡文正贈太師禮部尚書廖鏞方孝友鄭居貞劉端王高鄭公智王稌劉政廖銘魏澤林彥清鄭原吉鄭珣十三人附祀

顧充中曰王介甫書刺客傳後云智伯國士豫讓豈顧



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正學此文全祖之而發揮盡致繁簡各極其妙

## 望雲圖序（此篇本集不載從明儒論宗錄入）

方孝孺

河南張君文思宦遊東南，二親老矣，久而不獲見，取法文惠公事爲望雲之圖，以寓其思。人子行役而思其親，觸乎目則感於心，豈特見白雲爲然哉？於山川之似吾鄉也則思吾親之所在焉，於室廬之似吾居也則思吾親之所息焉，遇斑白者於道側，側然而悲，若見吾親焉，聞姓名之同、聲音之類、年壽之相若，皆吾思之所存，而不特此也。嘉辰令節焉則思，祁寒甚暑焉則思，車馬焉則思不得御吾親以游，美衣珍食接於四體則思不得進於吾親以爲養，鳥獸之飛行群居族處則嘆吾之弗若也，草木之花實、風雨晦明、景物之變，苟有見者莫不發吾念親之情，而奚獨於雲而後思哉？吾意張君之思者衆矣，然而皆無益也。張君盍爲有益之思乎？吾身非吾之所有也，吾親之所生也；非特自乎吾親，千載之上百世之祖之所託也，而不可深思乎？出言則思恐其悖于理，舉錯則思不使違乎義，居官則思盡其職，交友則思著其誠，事無鉅細難易，必審思而後爲。其居也若親臨之，其游也若親視之，其爲思也如此，則能愼其身以保其名，不惟不辱乎親，而亦可以爲子矣。古之君子行役而思親者，豈特文惠公哉？思其大者以道德功業而有益乎天下，故其事傳乎後世而不亡。張君之取乎是，苟能考文惠公之平生，思其大節而慕效之，則爲善思其親矣。不然，世之以望雲自言而不知致思者皆是也，豈張君所宜效乎？

## 贈王仲縉序

方孝孺

飢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騖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數；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予曰：此元僞吳張氏宮也。（張氏暗衆人）予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予言林處士事，（林處士暗君子）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嘗遊之地也。予未嘗不爲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亦自謂一時之雄豪，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時，破廬弊褐，羸童野鶴，出入於煙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足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況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大，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爲迂。仲縉告予，予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説，使仲縉知爲學之足恃，而益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薛應旂曰：此篇以張林譬君子小人，最爲明切，其言近而指遠者乎。

## 借竹軒記

方孝孺

余初與會稽蔡君惟中遇於京師者甚久時余方急遽忽倀倀無與語惟中亦以從事至因日得相與談自旦至暮班荆列坐久之乃各罷去及訪之南門之南蓬戶之外有竹數莛視其楣間有借竹字余指而問之惟中曰吾雅好竹假館於茲幸又有竹故因以識吾好他日願有以記之予疑惟中在逆旅中何暇事此因微笑不荅而今年遊蒲陽客有自越來者致惟中之言重以記爲屬且謂惟中居會稽有山林之樂甚適予聞而愈疑之昔之京師假屋以居謂之借竹固宜也今儼然處己之室竹則自有之矣而復以借名何哉且惟中苟以外物而觀則孰非借乎舟車借以載吾身者也江山之勝借以遊吾心者也膏腴非我所有借以養吾者也玉帛非我所得借以富吾者也牛羊人馬非我所得備借以食吾者也第宅傳舍也童奴贅疣也軒冕倘來也甚而言之雖吾之身猶借陰陽造化以生而豈特竹乎苟自其固有而觀萬物皆我所固有而何借之云世之人溺於自私視世之物皆執以爲己有營營乎得喪之區而不知止何異於蜣蜋之丸糞土乎吾嘗絕江



淮而北行登泰山而望四方矣昔之英雄豪傑高車大纛馳騁乎名都壯邑之中田夫巷婦嘖嘖隨而瞻望之以爲神人者皆是百年以來惟見斷碑殘隴狐狸窟而烏鵲號其上豈非借之於造物者復歸之冥漠之中乎故一身之外皆借也富貴利祿加乎身者又借之借者也而人方以爲忻戚不亦謬乎古之達人以百世爲斯須以天地爲遽廬以萬物爲游塵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嬰其懷而何竹之足言乎余將東遊探大禹之穴弔子胥之廟假惟中借竹之軒而相與談往者之故果孰爲借耶孰爲不借耶惟中幸有以告我

# 貧樂窩記

方孝孺

世謂士皆多貧豈天使之然哉才智則不忍以利自污道得則不肯與俗相混其所存者榮大異美固以世之富貴爲術積而不肯視其背小屈其志以求之乎是以寧適意於飢餓而以沉溺利欲爲深恥世俗不之察因以士善貧烏知富貴之正哉物之可以奉其身者無不給世俗之謂富貴者也然過取之也有禁苟得之也有禍稍踰其分則人思役之鬼神害之不致於蕩覆澌盡者不已方其得所欲而守之也或有愧於其心戚然若蒙不潔而恐人之覺也凜然若臨百仞之淵而憂其墜也曷嘗有斯須之樂哉士之於富貴則不然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得諸己於國家天下之事無不備於身前乎百代之上後乎千載之下包羅綜括而不少遺大而日月河嶽照臨流峙之所由小而草木花實之盛衰陰陽寒暑之消長靡不存乎中而有以識其故然此猶其取於外者耳至於絶私去欲以全其性窮微致中以達乎命堯舜禹湯文武之所有者與之槩浚敷廣而無作周公孔子顏孟之所學者沛乎若皆在我而無殺斂之於一身而非有餘施之於政教而無不足當



其存心無爲以自樂其所存操威福之柄者不能奪爲生民之宰者莫之制窮達死生之變亦大矣不少亂其胸次而爲之入其視富貴果何如哉世徒駭區區之外物而以士爲貧不知有道之樂固超乎富貴之表也奉川邵君真齋名讀書之所曰貧樂窩予不能知邵君悉其所樂也然不謀而同者心也不期而合者道也舜之居深山伊尹之處畎畝顏子之在陋巷時之相去數百載而其可樂如合券然孰謂邵君之樂獨異於予之所云乎

云敞贊有序　　方孝孺

捐其軀有益於天下君子之所樂為也而況身不至於死而有益於世教者乎宜乎趨義者之衆也然而人寧舍其生以徇利而不肯勉其身以為義死於利者首交于世而為義死者歷數百年無一人豈其所重在彼而所輕在此哉知利之可以養生而不知其可以傷生知義之或至於殺身而不知殺身之可以不朽也古之仁人義士視刀鋸如飲食恬然就之而不辭者其好惡寧獨異於人哉見義明而處道適如是而死則安如是而生則辱如是而富貴則足恥如是而貧賤則可樂故其取舍之際斷乎其不苟也師弟子之義與君臣父子等古人蓋甚重之漢之時猶未變夏侯勝為孝昭皇后授經勝卒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夫以帝后而為師傅服羣臣不以為過則當時之俗猶可見也風化成於上雖以強臣亂賊之威指叱鼎鑊以待天下之士而士生乎其時猶有赴難蹈義正色疾趨而不顧者此漢所以為盛也與王莽之殺吳章欲禁錮其弟子門人多更名它師而平陵云敞幼儒為大司徒掾獨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之當時以是高之比為



欒布而敞竟以是名後世故學術不可考後嘗仕莽為魯郡大尹其行已未能無可議者然其事師不以死生變節誠志義之士也哉章弟子千餘人賢於敞者必衆矣畏禍惜位竟泯滅無聞而敞之名與朱雲相上下慕義之士其可不勉乎夫不以貴賤生死為厚薄者非知道君子不能斯心也任社稷托幼孤將無所不可非若淺夫小人之不足仗也余是以贊之以為弟子事師遭變故者之法

贊曰人之趨勢皆若可託觀於生死乃見厚薄謝以為師慕則背之人寔易誣心其可欺嗚呼云生志剛氣烈易以知之偉然大節妻子在後鈇鎖在前所見者義吾何恤焉吾身可恤師其可負視更名者犬鼠之伍道喪尺散倍益壞偷而恭背違犬鼠所羞不趨其難斯徇其死我獨何人嗚呼云子

## 蕭僕贊有序

方孝孺

蕭僕者蕭穎士之僕也穎士唐玄宗時人有文章而性褊躁少容其僕事之甚謹穎士時時笞罵之至不能堪僕拭淚奉承不敢怨惟恐拂其意穎士笞罵弗爲止他客僕語蕭僕曰咄癡男子屈身爲僕者爲酒食財貨也酒食財貨寧獨蕭氏有乎曷不去而自受困辱耶蕭僕曰吾非不知之去之誠何難顧惜主才不忍耳遂終其家不去余聞而悲之爲作贊然非爲是僕也

贊曰天下之至賤者至於僕極矣僕之所欲得杯羹盂飯以養其生豈要好賢之名於天下哉而蕭氏僕獨愛其主之才受其箠辱而不悔并其困厄而不去拳拳慕悅若忘其身之賤者何也蓋秉彝好德之心人人皆有之僕能不泯之耳是豈特賢於僕隸而已耶



## 指喻

方孝孺

浦陽鄭君仲辨其容闐然其色渥然其氣充然未嘗有疾也他日左手之拇有疹焉隆起而粟君疑之以示人人大笑以爲不足患既三日聚而如錢憂之滋甚又以示人笑者如初又三日拇之大盈握近拇之指皆爲之痛若剟刺狀肢體心膂無不病者懼而謀諸醫醫視之驚曰此疾之奇者雖病在指其實一身病也不速治且能傷生然始發之時終日可愈三日越旬可愈今疾且成已非三月不能瘳終日而愈艾可治也越旬而愈藥可治也至於既成甚將延乎肝膈否亦將爲一臂之憂非有以禦其內其勢不止非有以治其外疾未易爲也君從其言日服湯劑而傅以善藥果至二月而後瘳三月而神色始復余因是思之天下之事常發於至微而終爲大患始以爲不足治而終至於不可爲當其易也惜旦夕之力忽之而不顧及其既成也積歲月疲思慮而僅克之如此指者多矣蓋眾人之所可知者眾人之所能治也其勢雖危而未足深畏惟萌於不必憂之地而寓於不可見之初眾人笑而忽之者此則君子之所深畏也昔之天下有如君之盛壯無疾者乎

愛天下者有如君之愛身者乎而可以爲天下患者豈特
瘡痏之於指乎君未嘗敢忽之特以不早謀於醫而幾至
於甚病况乎視之以至疎之勢重之以疲敝之餘吏之戕
摩剝削以速其疾者亦甚矣幸其未發以爲無虞而不知
畏此眞可謂智也歟哉余賤而不敢謀國而君慮周行果
非久於布衣者也傳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君誠有位
於時則宜以拇病爲戒洪武辛酉九月二十六日述



## 蚊對

方孝孺

天台生困暑夜臥絺帷中童子持翣飈於前適甚就睡久
之童子亦睡投翣倚牀其音如雷生驚寤以爲風雨且至
也抱膝而坐俄而耳旁鬨有飛鳴聲如歌如訴如怨如慕
拂肱刺肉撲股嚙面毛髮盡豎肌肉欲顫兩手交拍掌鳴
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愕不知所爲蹴童子呼曰
吾爲物所苦亟起索燭照燭至絺帷盡張蚊數千皆集帷
旁見燭亂散如蟻如蠅利觜飫腹充赤圓紅生罵童子曰
此非嚙吾血者邪皆爾不謹褰帷而放之入且彼異類也



防之苟至烏能爲人害童子拔蒿束之置火於端其煙勃
鬱左麾右旋繞牀數匝逐蚊出門復於生曰可以寢矣蚊
已去矣生乃拂席方寢呼天而歎曰天胡產此微物而毒
人乎童子聞之啞爾笑曰子何待己之太厚而尤天之太
固也夫覆載之間二氣絪緼賦形受質人物是分大之爲
犀象怪之爲蛟龍暴之爲虎豹馴之爲麋鹿與庸狨羽毛
而爲禽爲獸裸身而爲人爲蟲莫不皆有所養雖巨細修
短之不同然寓形於其中則一也自我而觀之則人貴而
物賤自天地而觀之果孰貴而孰賤耶今人乃自貴其貴

號爲長雄水陸之物有生之類莫不高羅而卑網山貢而海供蛙黽莫逃其命鴻鴈莫匿其蹤其食乎物者可謂泰矣而物獨不可食於人耶茲夕蚊一舉喙即號天而訴之使物爲人所食者亦皆呼號告於天則天之罰人又當何如耶且物之食於人人之食於物異類也猶可言也而蚊且猶畏謹恐懼白晝不敢露其形瞰人之不見乘人之困息而後有求焉今有同類者啜粟而飲湯同也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儀貌無不同也白晝儼然乘其同類之間而陵之吮其膏而臨其腦使其餓踣於草野流離於道路呼天之聲相接也而且無恤之者今子一爲蚊所嘬而寢輒不安闔同類之相嘬而若無聞豈君子先人後身之道耶天台生於是投枕於地叩心太息披衣出戶坐以終夕



越巫　　方孝孺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擲叫呼爲胡旋舞禳之病幸已饌酒食持其貲去死則諉以它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恒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惡少年慍其誕瞷其夜歸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過下砂石擊之巫以爲眞鬼也即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駭頗定木間砂亂下如初又旋而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角角墜振其鈴既而鈴墜惟大叫以行行聞履聲及葉鳴谷響亦皆以爲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牀曰亟扶吾寢吾遇鬼今死矣扶至牀即裂死膚色如藍巫至死不知其非鬼



吳士　與宋景濂燕書內若干條少一則意同以說此

吳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謂舉世莫及尤喜談兵談必推孫吳遇元季亂張士誠稱王姑蘇與國朝爭雄兵未決士謁士誠曰吾觀今天下形勢莫便於姑蘇粟帛莫富於姑蘇兵甲莫利於姑蘇然而不霸者將劣也今大王之將皆任

戰丈夫戰而不知兵此鼠鬬　王果能將吾中原可得於勝小敵何有士誠以爲然俾爲將聽自募兵戒司粟吏勿與較嬴縮士嘗遊錢塘與無賴儒人文遂募兵於錢塘無賴士皆起從之得官者數十人月靡粟萬計日相與講擊刺坐作之法暇則斬牲具酒燕飲其所募士實未嘗能將兵也李曹公破錢塘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蒐得縛至轅門誅之垂死猶曰吾善孫吳法

右越巫吳士二篇余見世人之好誕者死於誕好夸者死於夸而終身不自知其非者衆矣豈不惑哉遊吳越間客談二事類之書以爲世戒



## 答程伯大論文　朱夏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才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澌盡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超然而不羣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比辱賜書大抵未能達夫雄渾雅健之作而務爲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爲文者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異之辨也至其發言遣辭又奚以剽賊爲工哉今不本於經不根於道而櫟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頓挫曲折蒼然鬱然巉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議焉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仆耶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不可以亂焉文而不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

矣古之論文必先體製而後工製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梁榱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斲車而肖於舟不猶以爲□且□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刋落矣乃悉古書奇字而馴集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也邪蘇子謂錦繡綺穀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而紐之以爲服則綈緡



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羣英以爲華爲好其亦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窶人爲覩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寶財賄以爲得計矣一日徼者獲之則翦然盜也而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綴緝之則其氣固已薾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憂之力哉故夫蘭苕翡翠又烏覩夫掣鯨也且古之爲文非有心於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而文生也故鼓之而爲濤舍之而爲漪蹙之而爲穀盪之而爲練激之而爲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於物也獨不然乎織者攙者冊者至

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者豈物物而雕之哉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彼有脉於此者三年而刻楮且文猶槩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人心以正桑間濮上淫哇煩趣而人心風俗蕩而忘返使先生而與聞制作將安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教之曰苟無毛嬙西施之美質則不能不借夫粉黛之假以掩其陋是朽木可得而雕糞土之牆可得而圬矣無鹽天下知其惡也被珠璣曳羅綺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瞽也則可奈之何天下之不皆瞽也先生殆未覩夫正色也先生又謂吾



五常論其猶玄耶太玄擬易而作然易出於造化之自然而玄也者出於智慮之私而已故不能免夫牽合艱難之態先儒固已譏其勞且拙矣故今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之者今先生乃欲著書以擬玄吾恐其不堪爲覆瓿用矣先生又謂吾嘗作詩命其集曰胡盧且嘗論詩序言詩之用若彼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笑視古詩之風亦少貶矣此亦好怪之過也先生卒教之曰其觀吾文也還以一言庶有以知君子之是是非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壞極矣遺風餘習入人之深若黑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非

迈之則不足追乎古先生之心自以爲過之矣而烏知其異於彼也先生之文始欲其奇也而卒以拙始欲其麗也而卒以惡始欲其雄也而卒以弱其風格言論莫不扳於古矣則亦難乎撫而言之矣且先生既與吾異則僕雖言之而無當于其心矣僕欲挽先生于迷途則願悉吐出其中之蘊取韓孟文日夜誦之覺巳之見與向者異焉然後一吐其讈庶有合乎僕於學廢棄之日常多加以怠惰不力然於作者之風致竊有見焉故敢畧陳其說其然之耶其不然之耶迷悟之機判於此矣幸毋忽



## 跋袁鏞傳後

林環

袁鏞四明鄞邑人（鏞字天與見梁潛集）宋進士宋受職與謝昌元趙孟傳洎友善三人誓以身許國宋季元兵壓境鏞不屈死烈火中其家之七人聞變俱赴水

爲臣死忠者古有之矣求沾一命而捐軀殉國求之古則少也以一身死國者古有之矣而舉家聞變赴難求之古則尤少也則如袁鏞者其眞絕無而僅有者乎然予又疑之鏞不能使謝趙二友不背同生死之盟而卒能使洗朱二僕保遺孤於既死之後而脫之于利害危急之中豈謝



趙賣友之徒不可化而鏞之忠誠氣義其餘烈猶足以感動其僕與不然天欲存鏞之後于冥冥之中或有陰誘其衷與死二百餘年其裔方大振今其四世孫廷玉及其子忠徵皆聯華要則天意益可識矣抑不知彼謝趙者兩家子弟尚有 廷玉君父子否乎讀是傳爲之三歎

公字崇璧侯塘人永樂四年廷對第一授翰林修撰明年陞侍講預修永樂大典爲書經總裁官兩考會試聲名籍甚十三年扈從巡幸卒於北京年四十○廷玉名珙元季游歷湖海間遇異僧古崖於補沱落伽山授以

相人訣明與歸里新其先業所居前後皆樹以柳扁曰柳莊鄉之人皆稱柳莊先生洪武初姚少師廣孝爲緇流寓嵩山寺珙一見即以匡輔器期之曰公劉秉忠之儔也後廣孝言珙於成祖乃託以名隸尺籍道旗勿取既至未即得見陰命選衞士長身多鬚貌相類者九人成祖雜其中俱微服適市拉珙入酒肆飲成祖位列第三珙遽前引其裾俯伏呼殿下衆哂其妄珙言愈切成祖即起還宮召珙入見更使詳視曰年四十鬚長過臍當登大寶必爲二十年太平天子因道還鄉登極後驛召至京拜太常寺丞授承直郎珙卒年七十六子忠徹字靜思亦傳其術官至尚寶卿



## 都城覽勝詩後

楊士奇

正統四年重作北京城之九門成崇臺傑宇巍巍壯麗城之池既浚既築隄堅水深澄潔如鏡煥然一新耆老聚觀忻悅嗟歎以爲前所未有蓋京都之偉望萬年之盛致也於是少師建安楊公少保南郡楊公偕學士諸公以暇日登正陽門之樓而縱覽焉高山長川之環固平原廣甸之衍迤泰壇清廟之崇嚴宮闕樓觀之壯麗官府居民之鱗次壓市衢道之棊布朝覲會同之麇至車騎遝來之坌集粲然明雲霞滃然含烟霧四顧畢得之而胸次軒豁超與景會樂哉乎遊也南郡公有詩諸公皆倚和之綴輯成卷是時僕以賜告南歸不及與遊既獲覩羣什而歆艷焉皆所謂登高能賦之大夫者也諷詠之餘因慨歎凡事之成各有其時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既立郊廟宮殿將及城池會有事未暇及也已而國家屢有事久未暇及皇上嗣大位之五年仁恩覃霈海宇乂寧始及於斯而不日成之豈非得其時者乎夫得其時而不得其人猶未也蓋嘗聞之命之初下工部侍郎蔡信颺言於衆曰役大非徵十八萬民不可材木諸費稱是上遂命太監阮安董其役取京

師聚操之卒萬餘停操而用之厚其旣廩均其勞逸材木諸費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煩百姓不知而歲中告成蓋一出安之忠於奉公勤於恤下且善爲畫也謂事之成非繇於人乎嗟夫一事之成猶必得人則於爲國家天下之重且大可不推見乎

㮚子龍曰工役固爲省矣然營卒就役亦成故事



彭百鍊哀辭有序　　楊士奇

宣德五年上憫江西之民困於姦吏豪民漁斂無厭也用璽書遣使廵視除兇去弊以安善良使者以朝廷所建設縣之老人周悉民隱所至事必咨之而惟其言之聽不疑然是時老人非皆出於推擇善不善相半不善者把持譁訐爲能事其善者亦且歛手避之而縣長吏鮮不受制於是姦豪吏民聞使者來惴惴懼旦夕且死暮夜走跽老人投匭哀叩求活既內賄曰吾庇汝汝謹無忘我而凡所對使者言某是某非非盡出於公矣蓋所在皆然使者至泰和留旬決治事竟將行矣時監察御史彭百鍊侍親家居親喪有事於外適暴風雨大作馳騎過快閣下使者侍坐閣上倉卒不及下避徑馳去使者遙望見之遣問知百鍊也明日使者去之萬安龍泉還止廬陵會有按察司官來聞使者言百鍊馳馬不下遂趨泰和召縣之衆老人索百鍊居鄉所作猥過咸對無之至再三衆老人對如初惟一老於百鍊素有憾貌欲有言乃悉出衆老之無言者而鞫欲言者導之言遂掇拾其管買妾及田四事而其最妄者謂挾制縣官放兇百夫長溫彥琮得白金三十兩遂令

書狀乃復進衆老之無言者出狀而捲其前之半以後半空紙俾聯書姓名爲據盡衆老驚未知狀所言何事也按察司官遂令衆老以夜伺百鍊而執之然猶未有固必意密戒云如其他出即止勿執亦勿泄言適百鍊治喪事出外一二老人欲得按察司官意躬率百餘人夜走數十里外蹤跡捲執之百鍊平素負氣義侃侃倜儻疾邪遇事直發靡所顧避雖退處鄉郡不變以是滋召怨其居鄉時朝廷造海舟令民夫採棧木泰和當出三百夫以富民三人充百夫長率行傳者已定縣時惟丞治事孱弱不能制下



姦人及吏胥謀苟利盜出縣帖復追鄉二百八十人皆爲百夫長期一人得白金十數兩免之於是六鄉讙然大擾濕彥琮者百鍊姻家素窶甚頗爲討無措走告百鍊百鍊入縣庭索其牘毀之其所追二百八十人不具按檢乃言於丞丞實未嘗知也遂悉罷二百八十人不追擾者以定時德百鍊而姦人邪計不行愈啣側目之矣百鍊既被執至庭下得覩老人所具事狀曰果如老人言宜有告者今既無告者請及老人面對就死不恨不聽遂械繫送諸使者轉送京師凡使者所送詣京師非死罪皆發戍遠邊獨

百鍊適遇寬恤之令得丙米贖罪罷其御史而命吏部改授官未及以疾卒百鍊由進士爲御史其文學皆有所自得非尋常之爲進士者可及其仕必欲行所學不肯婾婀玩愒其所歷兩淮江浙廣東皆有政績見於其人稱道忌嫉未已也而閒居無事乃遭罹若此豈其命歟然而獨遇寬恤之令將改授官矣無幾竟卒信其命乎自百鍊被執一日數卒之日京師搢紳君子皆傷悼枉之古之人有言蓋棺論定百鍊庶幾可以無愧楊氏與百鍊累世姻婭雖



百鍊爲人素於余不相合然不合者一人之私也所謂傷悼枉之者衆人之公也君子不以私廢公故爲述其得罪之由爲哀辭使其家刻諸墓蓋曰屈於前尚可信於後也其行之見於墓銘者此不復出哀辭曰

百里之民有耆有耄用其惇厚率民于道亦資正言裨輔邑里逝者何臧來者而否邑有視聽蔽其明聰銜從肆厲爲下斧斨貍以牧雛狠以牧豚誰實使之於乎匪仁誰實聽之漫不加省惡者脫罟善者墜穽直者鮮忿邪者衆說來者以企懲者以抗嗟世之人莫非命焉憎愛纍纍彼劫

能然惟命之從成是邂逅譽毀得喪奚彼之訴嗟嗟百鍊
命也奈何宵人之怡君子之嗟
公初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建文時以薦舉除吳府審理
副靖難後改編修入直文淵閣累官少師兵部尚書正
統六年卒贈太師謚文貞所著名東里集



杏園雅集圖後序　楊榮

正統二年丁巳春三月朔適休暇之晨館閣諸公過予因
延於所居之杏園永嘉謝君庭循旅寓伊邇亦適來會時
春景澄明惠風和暢花卉競秀芳香襲人觴酌序行琴詠
間作聲清韻散衎然以樂謝君精繪事遂用著色寫同會
諸公及當時景物倚石屏而坐者三人其左少傅廬陵楊
公其右爲榮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傍杏花而坐者三
人其中大宗伯南郡楊公左少詹事臨川王公右侍讀學
士文江錢公徐行後至者四人前左庶子吉水周公次侍
讀學士安成李公又次侍講學士泰和陳公最後至者謝
君其官錦衣衛千戶而十人者皆衣冠偉然華髮交映又
有執事及傍侍童子九人治飲饌傔從五人而景物趣韻
曲臻丁妙廬陵公喜題曰杏園雅集既序其端復與諸公
賦詠成什乃屬予識其後仰惟國家列聖相承圖惟治化
以貽永久吾輩叨與侍從涵濡深恩蓋有年矣今聖天子
嗣位海內宴安民物康阜而近職朔望休沐率循舊章予
數人者得遂其所適是皆皇上之賜圖其事以紀太平之
盛蓋亦宜也昔唐之香山九老宋之洛社十二耆英俱以

年德高邁致政閒居得優游詩酒之樂後世圖之以爲美談彼固成於退休之餘此則出於任職之暇其適同而其迹殊也然考其實爵位履歷非同出一時聯事一司今予輩年望雖未敢擬昔人而膺密勿之寄同官禁署意氣相孚追覩昔人殆不讓矣後之人安知不又有羨於今日者哉雖然感上恩而圖報稱因宴樂而戒怠荒予雖老尚願從諸公之後而加勉焉

公初名子榮字勉仁建文二年進士爲翰林編修靖難後召入內閣上更名榮進文淵閣大學士工部尚書歷少傅卒贈太師謚文敏



## 題汪景房沈籍事後

王直

予讀元翰林修撰張子長所書汪君景房事又識景房之裔孫秉心而信仁人之澤之遠也蓋仁者天之道也君子以仁存心斯無愧於天則天之祐之有窮哉當錢氏納土時爲其臣者孰無去就利害之思得早入朝以自託幸矣況奉圖籍納土之臣其階於榮顯可必也景房獨存愛人之心不忍其復困於重賦遂去其籍甯自棄於貧賤而使十三州之人得輕稅之利其心之仁如此豈非天之所祐哉宜子孫之久而盛也古者十一而稅量國之用量入爲



出而上下皆足後世費用無經故往往加稅加稅而又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困無聊於是卒亂以亡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果能節用而愛人則豈有亂與亡哉錢氏賦重民困有亡之道雖不納土勢亦不長其自歸於宋也乃天哀其人不使重困於兵革而錢氏因以成歸德之名蓋幸也浙之輕稅雖成於王方贇然使其故籍尚存方贇亦莫知之何自是以來民享其樂利百三四十年高宗立國於此民心戴之又百五十年而後亡蓋由祖宗德澤在人而此乃其大者也推本而論之景房之功豈細哉子

孫之久而盛益宜也於戲後之仕者有欲爲乎文融皇甫
鎛之徒其尚監于茲矣

公字行儉別號抑菴永樂中進士位至吏部尚書屢典
春闈文衡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如一
日與王文安公齊名時稱二王又以居第在東稱東王
先生天順六年卒年八十四謚文端所著有抑菴集



## 運甓齋記

貝瓊

昔長沙公陶侃刺廣州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對曰吾方致力中原故習勞耳嗚呼晉自渡江而南上下俱偸棄中原而不恤侃獨有志于此固非一時坐談老莊者所及也及都督荊湘等州檢攝軍府衆事未嘗少閒又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其聰敏恭勤於此見之非特運甓一事而已吾意其擁強兵據重地畜威養銳之久當率都郡請命北伐拔黔首於水火以雪宗



廟之恥而卽安一方凡四十餘年所謂平日習勞欲致力中原者直虛語耳且謂寇迭興未易翦也蘇峻之變國破君辱正臣子灰身之日大兵雲集乃欲遂衆西還縱虎自害亦獨何心哉周太叔帶之難齊小白有洮之會晉重耳有溫之師侃以桓文自任而所以勤王者如此又豈果能踐其言如運甓時耶他日且欲正卞敦之罪敦固可誅矣侃之戡大難立大功亦由溫嶠讚激以天下之大義不相與同故僥倖石頭之捷如其中爲進退事幾敗于垂成則何異於敦乎梅陶稱其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

明亦過論也雖然晉之危而復安亡而復存實資其力此爲諸臣之冠而著之於史焉予故反覆論之其行事雖有未至而所言則可爲萬世法何者人情好逸而惡勞天下之事恒成於勤而敗於逸運甓之答豈不善耶剡山單陽原以名其齋蓋能志乎勤已初陽原讀書山中既老不仕洪武四年詔徵諸儒郡侯強起之既至京師文辭吏部乃授漢陽河泊使然官無崇卑能志於勤則所施必有過人而不虛生虛死矣因其馳書三千里外求文爲記故書以復之若侃之爲政漢陽父老固能道之而破陳敫於武昌乎杜戮於湘州求其遺跡可想見其風流於千載之下乎

公字廷琛崇德人洪武初徵修元史累官國子助教



## 謝翱傳

胡翰

謝翱字皐羽建寧人也家故贏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遁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翱領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勾越勾越多閒閥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翱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爲不及不知其爲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翱嘗上會稽循山左右覲祠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歔欷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噣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唯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昱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千所居在釣臺之南翱率其徒游焉顧卽此爲葬地作許劍錄及翱居錢塘病

華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劉之地鳳聞訃乾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郡黃溍柳貫皆出其門好奬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余浙以論謝堂去職李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勢移不以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嫣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搢紳學者問翱時事未嘗不喟然爲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翱有晞髮集鳳有巖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翱集備焉其辭隱其指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言之鄞江任士林稱翱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公字仲申一字仲子金華人洪武初以文行薦命爲衢州教授召修元史史成賜金帛遣歸卒年七十五

## 東坡與李方叔詩記　　胡　儼

宋元祐中蘇東坡知貢舉屬意李方叔令其子叔黨持一簡與方叔値方叔出僕受簡置几上偶章惇子持援來訪取簡竊觀乃劉向優於揚雄論二篇援几第徑持去坡亦入院李方叔不知也既而就試果出此題二章做坡意爲之援遂中第一人持第十人坡初意第一人必方叔及揭榜乃章也徒爲之悵然方叔毋歎曰蘇公知貢舉吾兒下第命也坡既出院以詩寄李有云平生淚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蓋亦解嘲云耳其詩眞蹟今在南昌李士廉



家與徐鉉書叢及張即之手帖共爲一卷字畫皆可愛也

## 虞文靖公知人

元史虞文靖公傳載馬伯庸欲薦光州人龔伯璲邀公署薦章公以其小材不可且言其人必不能終伯庸甚不樂及公以草詔事退歸伯庸實倡導之也後龔敗果如公言人服其明智余又嘗聞熊伯幾先生言初危太樸以文學徵起聲名播于朝野士君子皆想望其風采諸門人問於文靖公曰大樸事業當何如公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辭多誇事業非所敢知後日必求其人其余鬭乎將鬭名未甚

著門人曰何以知之公曰集於關文字見之後關竟以忠義顯乃知前輩觀人自有定鑒

## 虞揭詩記

虞文靖公書作范德機詩序有云當時中州人士謂清江范德機浦城楊仲弘豫章揭曼碩及集四人詩爲四家且以唐臨晉帖喩范百戰健兒喩楊三日新婦喩揭而集爲漢庭老吏序出適揭公歸省墓見之大不悅遂往臨川訪虞公既相見言及玆事且曰俟斯與公京師二十年未嘗蒙公一言及斯何別後乃爾虞公曰誠有之非集之言中州人士之言也非惟中州人士爲然亦天下之通論也揭公怫然遂即席辭別虞公堅留不得竟以小車而還既別夫歎曰揭公乃以天曆年間秘閣開四詩寄虞公中有奎章分署隔窓紗學士詩成每自誇之句蓋爲虞公發也公得詩謂諸門人曰揭公此作甚佳然才力竭已就以所寄詩題其後答云今日新婦老矣後因送人并寄揭公云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語旁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未幾揭公趣召至都竟以疾卒此得之陳維新云維新豫章才子也



## 虞天錫詩記

元虞天錫嘗有詩送欣笑隱住龍翔寺其詩云東南隱者人不識一日才名動九重地濕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衲衣香暖留春麝石鉢雲寒臥夜龍何日相從陪杖屨秋風江上採芙蓉虞學士見之謂曰詩固好但聞聽字意重耳虞嘗恃自負能詩虞以先輩故少之云爾後至南臺見馬伯庸論詩因誦前作馬亦如虞公所云欲改之二人搆思數日竟不獲未幾虞以事至臨川謁虞公席間首及前事虞公曰歲久不復記憶請再誦之虞誦之曰此易事唐人詩有云林下老僧來看雨宜改作地濕厭看天竺雨音調更差勝虞大服而去此得之熊伯幾先生云

## 鐵柱詩記

豫章鐵柱宮井中鐵柱相傳爲晉許旌陽鎮蛟之柱歷代名賢多有題詠熊朋來詩曰九牧失貢金司空不行水蛟龍昊波濤魑魅入城市吁嗟清談晉萬事謾不理遂令千載人稽首旌陽子正言反慝辭簡意高虞學士詩曰老龍無意昊新波化作鐵身倚杜歌點石神力豈復得沉沙遺戟不堪磨汾陰鼎龍千年出海底珊瑚百尺過誰在蓬萊

朔叔外下騎黃鶴一摩滸此詩初出人皆未喻其旨公曰此柱未敢必爲旌陽之物故詩意皆設疑辭以問之先伯父嘗云鐵柱詩甚多獨熊與二公之詩超於衆作

爲韻軒滕王閣望湖亭詩記

諸才子侍虞公宿爲韻軒道士因出卷子求題公賦二律其一云翩翩仙子樂王山明月高樓遂不還天外修眉塵鏡掩窗中遺墨夜燈閑雪深黃竹歸無所雨暗蒼梧淚更斑何嘗浮雲相契合窅然蹤跡謾人間其二曰仙人本自好樓居深下重簾爲韻書江上數峯千仞表硯中微露九秋餘下方鐘鼓塵初靜絕世文章事不虛最愛夜凉天闕近綺窗留得玉蟾蜍題畢芊好禮諸人問曰西江登眺之所據江山之勝無踰於滕王閣望湖亭二處公不知其幾過皆不留題何也公曰諸公嘗見東坡及陷蠏幾詩否皆曰見公曰請與諸公誦之瞵幾滕王閣詩云檻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人栽嘗時唯有西山在曾見滕王歌舞來其第一句長江去不回往事不可問矣第二句檻前楊柳亦是後人所栽第三句第四句謂當時曾見滕王歌舞者唯有西山在耳含無限之意寓無窮之感東坡望湖亭



詩云黑雲推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驀地風來忽吹散望湖亭下水連天陰陽變化樞機開闔於頃刻之間且氣雄語壯所謂吞雲夢者八九二詩皆不可及是以不曾有題明日公與諸人登滕王閣即席賦律詩若干首及一絕句余幼時能誦之今但記其三律與絕句耳其一曰高閣城頭戶牖開江中照見碧崔嵬文章翻復三王後雲氣長從五老來畫角數聲南斗落白鹽萬斛北風回洲南先有蛟龍窟怪得詩成急雨催其二曰天寒江閣立蒼茫百尺闌干送夕陽歲久魚龍非故物春深蛺蝶是何王帆檣星斗通南極車蓋風雲擁豫章燈火夜歸湖上雨隔鄰呼酒說干將其三曰危樓百尺倚闌干滿目青山不厭看空翠遠凝江樹小落霞飛送酒杯乾千年劍氣侵牛斗半夜天香下廣寒我欲乘鸞朝帝闕五雲深處是長安絕句云豫章城上滕王閣不見鳴鑾佩玉聲惟有當時簾外月夜深依舊照江城昔人云詩不可苟作觀公之意可見矣此得之與用中云

公孫弘節儉　胡廣

汲黯謂公孫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以本傳觀之弘嘗稱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又其身食一肉脫粟飯其躬行節儉蓋亦素性然也年八十終於相位漢之公卿多由奢縱取敗有如弘之節儉必能保其富貴弘之行亦可以厲俗故元始中修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謂方有常尊衣服有等）而率下篤俗者也（篤遠也）與內富厚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詭服謂內心志相違也）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爲適者爵關內侯此又可見漢之重節儉而薄奢濫故特表章弘以敦厲風俗歟後若唐尊矯身以仕王莽封侯貴重位歷公卿衣敝履空（空穿也）以瓦器飲食被虛僞名其亦與弘異矣何足道哉

顧允中曰弘之布被雖不敢與司馬端明並論然位極人臣節儉如此亦足以厲世矣



晦庵除秦檜祠移文後題　吳訥

右徽國文公先生所著曰移文者先生淳熙中提舉浙東常平因以公文移郡屏去之也檜家在金陵紹興五年除知溫州捨田益是時矣曰趙汾獄者檜恨趙鼎等必欲殺之鼎死猶不已乃令徐嘉論鼎子汾與宗室令衿姦謀送大理獄逼汾自誣與令衿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欲加族誅獄成檜病不能書乃釋曰圖九錫者鎮江守王循友乞加檜九錫爲圖以獻也曰誰其弱吞者呂願中率賓佐作秦城王氣詩高宗既不能討檜若天不誅則王氣誰能弱之也又按先生語類云高宗悉以國柄付檜擧朝忍泰之人每事與高宗爭勝脅言水漲詔逐之檜壓爲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檜不待高宗應便改除之蹤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其勢須如曹操而後已故檜死詔諭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豈非弄御漢鼎之旁之驗乎若檜之外孽熺塤堪其滅濁淫贖奚足道哉

## 高帝呂后論

梁潛

或者謂高帝寬仁愛人，乃獨於呂后以色衰而弛愛。夫託交貧賤，起身艱苦，一旦富貴之餘，乃疎棄之，獨不念前日楚軍之間道哉？高帝無乃少恩也。梁子曰：不然。夫高帝之知人，何如其明也，與呂后處者幾年矣，后之為人，獨不知之耶？彼固一婦人也，而其雄猜傑黠，有猛士之肝腸，高帝於是乎有以知呂后之心矣。夫畜老人憎憚殺，曾謂國家之勳臣取而族滅之無遺，默默若置中兎然，未嘗有難色，后也何其忍人哉！夫殺諸將非高帝之心也，后也。蒯徹教



信以反，貫高反形已具，高帝猶釋之，而肯果於殺韓彭耶？韓彭雖夷滅，而昔日感遇之際，士為知己死者，英態豪氣猶在目睫間也。高帝中夜思之，豈不一動心哉？呂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高帝所以薄呂后者，不能形於言，而痛在其中矣。不然，盧綰舊日里閈，恩猶不滅，乃謂至親而獨少恩哉？夫觀人者不於其所厚，而於其所薄。高帝於其所薄者如此矣，豈得薄其所厚哉？呂后忍於韓彭者如此矣，豈得厚於劉氏哉？豺狼得時則喋血路尾以恣饕，苟無所得則爪膚拏裾以致猛，諸將已盡，則禍毒及劉氏矣。故殺

韓彭而諸將懼，族諸將而劉氏懼，高帝亦豈與陳平謀及此哉？聞樊噲黨呂氏，立命斬之，用平之謀，高帝至是非特為劉氏憂，亦且為平勃憂也。高帝目猶未瞑，肉猶未寒，后也曾無一髮之感，即謀族殺諸將，今日鴆如意，明日斷戚姬，今日鴆齊王肥，明日殺趙王友，至於無所忌憚，立他人子為帝，又殺之而又立焉，忍人哉！后也一至此極也，當是時漢已亾矣。吁，高帝豈不知毒流至此哉？說者謂良平之教高帝往往忍小以就大，晉獻之驪姬，秦王之扶蘇，高帝審之久矣，然獨恨高帝之明有所未盡者焉，懲其近而不懲其遠，商之亾以妲己，周之亾以褒姒，高帝曷不懲此耶？婦妾之分亂於前，而正家之約昧於後，於是拳拳然屬周勃以安劉，置周昌以重趙，所謂滔天之勢已成，乃欲以一手障之，吁，何益哉！

楊士奇墓碣曰：潛字用之，受經於王子啟及舅氏陳道。洪武丙子，選鄉試，由訓導陞知縣。永樂元年，召修太祖實錄，書成，陞翰林修撰。五年，命以本官兼右春坊右贊善，復同姚廣孝為永樂大典總裁官。十三年，考禮部會試；十五年，考應天府鄉試。時車駕巡狩北京，仁宗在春

官監國南京凡庶務有司具成式啓聞施行事竟具本末奏達而已上既有疾支庶萌異志內結嬖倖飾詐爲間侍監國者憪憪苟活朝暮間會南京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令旨謫交趾數日念其運功貸之召還有言於上曰上所謫罪人皇太子宥之矣遂殺陳千戶事連潛及司諫周冕既逮至上親問之潛等具實對上顧楊榮等曰事固無預潛然猶未悉陳千戶非由上命謫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毀冕者遂併潛皆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也年五十有三



## 錢可大傳

梁潛

可大名瑛姓錢氏本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匯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梧號梧岡先生者尤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貢試既又中撫州路貢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長自至正丁酉五六年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其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洲聶又奔雷川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梧岡被鎗不死縛之可大聞即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縶之可大訴不已梧岡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聶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竄伏叢薄中竊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即解其姑縛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即罵賊不肯行遂死之嗟夫變故倉卒之頃而憤然求死以全生者若張氏然何其悲也國朝兵定

有司以可大之賢凡三薦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爲之悲痛梧岡故所築樓可大毎一登之輒流涕因名之曰思樓其孝行篤至世豈多見也然其爲人頗豪健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剽冦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于家一子曰遂志今以科第得官爲山東按察僉事云

贊曰吾嘗過錢氏所居其地今所謂錢塘者愛其山水清曠因登高而望焉其南數十里外峻峰躍起視衆山特高云其北即宋丞相文信公故居也諸老人言丞相往事與史傳所記殊異因言可大之避亂也居其山下最久其被執也亦幾不免余既壯其山川又聞可大事思見其人而不可得也因爲之傳云



## 題香山九老圖後

梁潛

嘗觀南華生之言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又曰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之香山九老者果皆俞俞者耶九老年之最高者元爽也其差少者樂天也樂天宦遊三十載退居於洛合九老而爲尚齒會洛陽爲天下之巨麗而九老極一時之風流石樓香山之間龍門八節灘之上步徵之星燈垂芒而衣冠皓偉賓遊雜遝酬嬉淋漓或弄琴操秋思之商聲或喚家僮奏霓裳之法部或命小妓歌楊柳之新詞興盡而止兀兀然舉天下之得失曾足以累其心其視劉伯倫阮嗣宗言而不聽王無功遊醉鄉而不返者又安能彷彿其樂之涯涘哉信所謂俞俞者也雖然人徒知九老之既老而不知九老於未老之時也知九老之甚樂而不知九老深憂之未嘗忘也當是時唐綱解紐藩鎮跋扈奄豎弄威搢紳爲之斥逐雖有裴晉公以身繫國家安危局亦得以少吐胸中不平之氣耶於是九老者歲月坐成晚矣自託于流連放棄之間者豈其心哉固不獲已而強自寬也況洛陽天下之中四方用武所必爭之地一有不幸如前日

之安史者則臺榭苑囿之勝鞠爲戊艸矣果可以保其樂乎吾知九老雖衰未必不念及爾也不然年九十之尚父猶思經綸於周室年八十之綺皓且定儲皇於漢家九老雖衰果可無意于世事乎然則九老之俞俞乃所謂感感也憑故表而出之使世之志於事君者無自託于九老凡老非得已焉但九老中有僧如滿者今亡之疑爲弘文館諸翁而逸其半未知是否中書舍人解縉旣序其端而給事中王子誠屬予序其後如此云見解獨勝



## 題劉公辰宗譜後

梁潛

北京行部侍郎劉公辰宗譜一帙自公而上至五世祖截而止截以上譜遺失不可知者不強續也截生元婺州萬戶府經歷季季生常州萬戶府知事艮艮生毅賊將張士誠圍常州時援兵絕不至毅齎蠟書浮江間道抵浙江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城陷時艮獨不屈闔門赴水死者十餘人艮即公之從父也公之尊父其嘗以是語公公亦自能道張士誠之成敗及其從父死時事識其歲月恨其時褒恤之典不及也公爲人喜談論慨然甚有志於天下事方太祖高皇帝渡江時公爲他將幕府掾屬今皇上即位之明年纂修高皇帝實錄公與予實預編集凡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不能知知之有不能盡者公一一言之聽者如身在其時目覩其事退而考之記注皆合事相越數十年猶強記不忘如此也史事畢拜江西參政旣罷歸尋復擢今職然不煩以事蓋皇上欲數知太祖時故事惟公能道之故有是命公在江西爲政尤知大體雖老其氣如其壯時今觀公之譜及其行事遭遇乘時與其先世忠節俱顯可謂盛矣予惜其從父之死事不著之

于文而公之出處當必有太史氏書之也故著之以係其
讀俾藏于家云



跋柴宗禮傳後　梁潛

右前史官蘇公伯衡所爲柴宗禮傳稱宗禮葬其死友金觀而下三喪予讀之慨然歎曰宗禮誠篤于友道者哉夫君子之行無小大在合于義而已義之所在雖小可卜知其大雖千駟萬鍾之重殺身成仁之難皆可以類推見何則其心志固篤于此矣特所因而發者不在此耳自宗禮之所爲葬死友一事非甚高難行之道也然其心可謂急于爲義者矣推此以求之天下之事苟有大于此者誠得如宗禮者而爲之無難矣況宗禮之廉節善行多可稱道使得馳騁于當時將見其雄名偉節垂于後世而無窮惜乎其止于斯也然吾觀古之君子豈必盡馳騁于時而後著之于不朽耶世之觀人者往往駭其非常于其常者每忽而不察如宗禮之事是已是又可慨也故爲之書宗禮有子恭仕于朝以兵部武選員外郎擢拜江西叅議聲甚著今復入爲兵部職方郎中云

## 貓說

薛瑄

余家苦鼠暴乞諸人得一貓形魁然大爪牙銛且利余私計鼠暴當不復慮矣以其未馴也繫維以伺候其馴焉羣鼠聞其聲相與窺其形類有能者恐其噬已也屏不敢出穴者月餘日既而以其馴也遂解其維縶適覩出殺雞雛鳴啾啾焉遂起而捕之比家人逐得已下咽矣家人欲執而擊之余曰勿庸物之有能者必有病噬雞是其病也獨無捕鼠之能乎遂釋之已則伈伈泯泯飢哺飽嬉一無所爲羣鼠復潛視以爲彼將匿形致已也猶屏伏不敢出既而鼠窺之益熟覺其無他異遂歷穴相告曰彼無爲也遂偕其類復出爲暴如故余方怪甚然復有雞雛過堂下者又亟往捕之而走追則齧者過半矣余之家人執之至前數之曰天之生材不齊有能者必有病舍其病猶可用其能也今汝無捕鼠之能而有噬雞之病真天下之棄材也哉遂笞而放之



## 舵師記

林誌

舟之載舵主之舵操縱疾舒得失而舟之安危繫焉故凡僱舟者皆以力而舵師兼智力長爲其受直也恒倍或參伍其載而取之然非素諳是者非惟人不之任而亦不敢輕任於人其責益甚重也哉歲戊戌予奉使北還買舟以載得寧波舵師某甲予見其驕而使酒曰夫也詎能舵舟同載者曰子以備役人而乃貌取之乎且其直廉又易與毋慮爲也余固疑之比渡淮及湖中流而衝風作狼狽失勢者幾矣舟皆笑之曰是其小小者耳使之至大江則將奚爲乎問同載者曰嚮吾言之何如則皆愀然曰今之舵舟者皆是也此特其甚者奚取渠之笑哉予曰然則是吾任者之過矣彼敢輕以任人何耶應者曰子以彼爲工其技而利濟人與其將以舟利而冒其名者與夫利濟人者必世業於舟其捐貲博其貨利遠尼舟之須皆工且良故備必擇人況於舵師乎其以身任載也毀譽不顧夷險在已視其載之輕重與其舟之輕重俘焉是誠足任者矣若夫以舟利者則不然其於舟也朝僦之夕棄之無須博貴不期遠到衆人之載而乞取之不得則下上而求合焉

毀與淺險汨然於中也彼欲截者樂其易與且利其廉傲倖以無事往往以涉大江猶安流也何況於淮與湖哉予日安危同勢也喜患同情也彼豈異於人者與應者曰良師先勢而違憤廝師勢迫而情見故曰前車覆後車戒審知此天下惡有償事者哉予曰嘻此名言也顧命童子濡毫記之

太原傅　山　廣平申涵光

成都余　蓊　費　密

嘉善錢繼章　毛　蕃　魏允枏

顧程夫　丁穎淦

同邑戴　笠　包　振同閱



明文英華卷三終

# 明文英華卷四目錄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　門人張尚瑗弘蘧 吳世標赤霞 編
嘉善李　燁赤茂
長洲陳三島鶴客 評

李　賢
賜遊西苑記
劉　夏
焦氏廬墓記
王　達
邾巧文
徐有貞
雲巖雅集記
張　弼
義士楊景和頃傳
商　輅
淳安縣學進士題名記
陳敬宗
贈太學生石大用詩序略



羅　倫
復保寧太守李君書 附唐順之與人論鄉賢
跋文昌朱義士墓碑後
王　鏊
送劉學諭之魯山序
愧齋先生傳
書皮日休集後
李東陽
書宋諸賢墨跡後
書某節婦事
韓　雍
友清書院記
邵　寶
常州府遷建忠義祠記
鄭　難
邢　鐸
太平尹袁公祠記
吳　寬

跋所錄楊參謀誄後
跋元諸家墨蹟
跋宋理宗御書賜鄭丞相詩後
跋宋高宗奬諭著作郎王賞勅
恭題糧長勅諭
書大雅堂卷後
馬中錫
送張弘仁尹郟縣序
中山狼傳

楊循吉
愚說贈王君
劉 節
廣文選序
陸 容
阿留傳
雜說四首
桑 悅
獨坐軒記

庸言六條
羅 玘
西溪漁樂說
唐 龍
循吏私錄序
題兩疏後解
崔 銑
五吏篇
四貞祠記

附郭棐詩洹詞
矜刑
明臣十節
記王忠肅公翱三事
費 宏
杜氏義僕碑
劉 玉
懲奢
費 寀

崔氏忠義家訓卷序
潘　塤
前輩風範
顧　璘
與陳鶴論詩
祝允明
義虎傳



# 明文英華卷四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　從學門人 錢[illegible]奇
男　顧世昌威寧校
嘉善李　焯亦茂
長洲陳三島鶴客　評

## 賜遊西苑記

李　賢

天順巳卯首夏吉日上命中貴人引賢與吏部尚書王翺數人遊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亦如之初入苑門即臨太液池蒲葦盈水際如劍戟叢立芰荷翠潔清目可愛循池東岸北行榆柳森排草色鋪岸如茵花香襲人行百步許至椒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璧掩映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隊遊戲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匝之曰翫芳又北行至圓城自兩掖洞門而升上有古松三株枝幹槎牙形狀偃蹇如龍奮爪拏空突兀天表前有花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峰嶙峋崒嵂俯瞰池波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几窗之前西有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爲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爲峰以次對峙四圍皆石贔屓皺皴蘚封

蔓絡佳木異艸上偃旁綴櫻葛香翳雨掖壘石爲蹬𡾊巖折轉而上巖洞非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傑簷楹翬飛高插於層霄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神觀蕭爽與人境隔异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各峰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亭中可踞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覽而宮闕崢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峰而北有殿臨池曰凝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艮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而來流入



宮牆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畫松竹梅於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艸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曰映輝又南行數弓許有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峰倒醮於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烟霏雲靄朝暮萬狀又西南有小山子遠望鬱然日光橫照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巖橫列密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宗散激射飛薄濺灑甚爲可玩水聲泠泠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潛

繞殿前爲流觴曲水左右危石盤折爲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二室正中四面簾櫳欄檻之外奇峰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瑤艸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爽殿前石橋隱若虹起極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叢高百鳥翔集鳴聲上下至於南臺林中陰森過橋而南有殿面水曰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覽至此而止大官珍饌極其醉飽以歸夫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賜遊西苑有弛之意焉然張可久而弛不可多以歲計之弛纔一日則又未嘗不致謹也於是乎記



公字原德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累官吏部尚書進少保卒贈太師謚文達

# 焦氏廬墓記

劉夏

甲辰三年江西道提刑按察分司行部至進賢縣舉儒士二人焉其一人雷逸清其一人焦致中雷氏堅苦潛泊在家務耕稼焦氏敎授里中有孝行歲當壬辰癸巳之時江南兵火大作焦之父母亡流離轉徙之中乃能不飲酒不食肉與人言輒流涕親之喪三年及亂定還鄉又廬墓側三年嗚呼當此之際世道之大變何如也父子不相顧兄弟離散君臣之義賤夫婦之道缺儒者多衣短衣帶長刀騰躍戎行一朝依附權勢假名爲公卿郎將卽可以得



志斯文人如草菅區區守行義出門有誰可相告語也而焦氏獨能力行孝弟於此時邪夫孝弟也者士大夫百行之常亦無足多人乃能爲於三綱淪沒九法斁壞之際此爲難能耳人者仁也仁人之生德也孝弟生德之本根也本根植立則枝葉之條達暢茂可計日而冀矣兪念彼同時之人馳騖於形勢之塗而不知返膠固於攰奪之域而不能拔此皆歸夫死之道也夫有死之道者今而澌盡泯滅化爲冷灰微塵不復有聞於時有生之德者今皆須處於上大夫將有人民社稷之任進爲當時聞人故余特

爲雷氏作逸清堂序又爲焦氏作廬墓記者見吾國家收拾天下人材未嘗前事藝文之末而遺於孝弟力田之本也吾黨之士亦可以爲之儆懼矣

郄巧文　　　　王達

昔柳儀曹嘗製乞巧文千載之下有識者亦嘗擬之矣余讀二先生之文感而作郤巧文并竊管見其敢追躡前賢哉姑自釋其抱耳

歲惟壬辰七月之七王子潛居訌訌弗懌適冷風颯然月綻雲拆桐類蕭秋露花凝夕有一嬋娟竦㴑吾廂析析步搖灩灩縈偷睨王子而言曰吾天女之孫也職司天巧式利下民禱吾者泰背吾者屯趨吾者富違吾者貧吾久聞子多贅少文吾實恤子來濟子身汝或不懌吾恐汝陳王



子竦肩斂踵覼覼忞忞似夢非夢謂神非神蒲伏而言曰臣固拙矣敢不願聞天孫整裾端坐憮然曰噫人生兩間鈍弗與通今子弗克巧進自貽醜窮不師詭遇秪業崙攻末塗啍啍麗言滋豊枝夸鬼蜮計逞狙公烏翼蛇驤蜂聚蟻同託根魏柯名曰宛童俾不曲合焉致斯崇路欺搖雉祝天祛蟲陽縱陰戢內傾外融愉陋忻嫮人心攸同聾俗費世諞行迂蹤季子由是而貴曲逆由是而封子不聞歟刻乎妙奪工倕紆行曲施能若是者庸無不宜前邀後隨左綱右規笑旋蔽蘼戲焚玉甃錦心繡腹侮書嫚詩啟喙成訟轉趾徵疵孚孚奪奪是是非非顛倒縱橫起滅趧趙倚天拔地斷蛟刜犀藻葩綴縟眇降飆馳氣劘屈子目短相如諸侯見構棠族爭儲壹譽可喜壹毀可悲致顯若彼汝奚不為今子諸吃黏頹沉吟支頤窮鄉僻地運日以奇我今告汝汝應紬思汝不改轍焉能救而夫騏驥捕鼠弗逮狂猩吾將錫子語葬助子蝌機納子之蛣驅子之癡詎不偉哉王子司臣門鶩馬安步騏驎跼躅各有攸得奚慰奚恧良玉渾然烏事刻琢馬安善臣倪寬樸學寧為拙傷毋為巧詠歧殊衒異彼此相角沾沾求容栩栩婉語手挈



足旋神辱志泐我嗟其人汨此靈府命棲險竿躬罣游紵萵目蓮心臣實不取天孫噱然笑曰井蛙不見東海蟪蛄不知春秋弗識方榍弗察芳猷方枘圓鑿事恒弗投毀方瓦合情不知謀耳與目敵心與身讐么麽之技自矜寡儔汝不思變吾實汝羞汝今絳宮弗懲玉堂弗憂攻苦敢諮庭如楚囚匪徒恥之吾實悲之也匪徒悲之吾實悼之也王子又蒲伏而謝曰天孫之心固仁矣啟臣之智固備矣然強罵者雖疾不哀強歡者雖笑不妍牛羸脫角顧非自然危鶴斷脛乃違厥天機械藏心神德不全夫巧者言拙

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此先正之格言敢弗服膺而警惕於是天孫耆然真逝茫無所得出門視之但見繁星麗天萬里一碧

公字達善無錫人宋景濂見其手儀卓偉歎異其才折輩行以相交由鄉校師除大同府訓導入爲國子助教成祖即位姚廣孝薦之遂入翰林院爲編修與修太祖實錄尋陞侍讀學士編纂永樂大典兩知貢舉得士尤多既號耐菴又號天游道者永樂五年六月卒年六十五



## 雲巖雅集記

徐有貞

天全翁自永昌歸吳三載于茲矣閉門却掃非湖山之遊不出出則孤篷短棹飄然往翛然還而未嘗有同遊同樂者甲申秋九月上日自在居士自玉峯來始相約爲登高之集約所登曰山之近而佳者則武丘之雲巖乎約所集曰凡吾詩社中人皆可也然不必期翌旦至者即與及旦而鹿冠道人自東原至愛雲道人自牆東至醒菴未菴兩文學至自綠水園翁乃與之載酒肴出閶門追及居士於畫舫而長沙慕賓繼至遂即舫中張宴爲水嬉望山而進



日卓午乃至而吾七人皆方衣冠步入山門笑詠以登巖緇野褐肝胎相視迎而導之自麓及巔凡臺殿亭館之有名者必造焉既乃道鶴澗過松菴循劍池躋雲閣列席而飲用司馬公真率會例酒至自斟杯行無算於時黃花方盛開采英浮白薦以紫萸綠橘而山珍海錯間之每酒行三五巡則一論以茗故雖酣不醉醉而不亂間起而延佇巖阿憑軒以眺遠而千章之松萬竿之竹雲作之色風作之聲海濤怒鼓天籟和鳴目眩耳熒應接不暇遠而陽羣諸山自乾而離陳列東連衡絕乎莽蒼之野具區之浸自

坤而巽澨乎三江極乎雲海之涯挾九混茫與天無際使人神爽飛越將與造化上下同流而無間者因相與尋勾吳之遺跡弔闔閭之玄宮慕太伯之至德企延陵之高風嘆霸圖之易泯而知有道者之無窮也居士乃倡爲四韻之詩鹿冠繼之兩文學繼之愛雲長沙又繼之而翁則旅酬而遍和之惟古以菊節登高必以詩酒爲樂事然能兼之者鮮矣孟參軍之於龍山有酒無詩陶徵士之於栗里有詩無酒老杜之於藍田小杜之於齊山有詩有酒而無屬和之什且彼晉唐中季人亂日滋其皆不能無憂而我



生幸當太平之世以時遊衍而兼有詩酒唐酬之樂然則斯集之雅蓋前此所未有也於是爲志居士爲玉峯夏仲昭鹿冠爲京兆杜用嘉愛雲爲吳興施堯卿醒菴末菴皆陳氏仲孟賢季孟英長沙爲彭城劉廣洋而翁則東海徐有貞云

有貞初名珵字元玉後改今名吳縣人宣德八年進士以奪門功封武功伯後爲石亨等所譖發雲南金齒安置赦還里放浪山水間以詞翰著聲

## 義士楊景和塤傳 附劉爾雅記 塤報錄二則

張弼

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嗾邏卒潛致其罪逮捕考掠使無詰証莫可反異由是權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僚袁彬質直不屈乃附以重情考掠成獄內外咸究之莫或敢發也京城有楊塤者戎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爲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駕留口廷臣悉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耳乃能保護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綠授職酬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參劾奈然付獄考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竟敢辨明陷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芥艸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眛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仍送衞獄達因是欲盡去異己者乃緩塤死使誣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指使塤佯諾之達遂以聞會三法司鞫於午門前塤乃直述所言皆由己出於賢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名第盡毀未幾英宗升遐言者劾達罪舉塤事爲証達謫死南丹彬復舊職代達總衛事成化初修英宗實錄稱義士楊塤云塤字景和其先某處人父爲漆工宣德間嘗

達人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歸墳遂習之而自出己見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如舊法純用金也故物色各稱天真爛然倭人見之亦齚指稱歎以為不可及蓋其天資穎悟於書法詩格不甚習而往往造妙故其藝亦絕出古今也既不避權姦為此義舉人亦莫敢以一藝目之有欲授之以官者不就遂隱於藝以自高

華亭張弼論曰義者無所為而為合天下之公論者是也使雖公論行之以私則其中已不義矣若墳者於彬無恩於達無隙又非言官以圖塞責也特以公論所激挺身以



突虎口其不死者幸也勇於行義何如哉然此公論其人面目者皆能知之而高冠長袖號稱科第人物者乃低佪濡忍甘為之搖門捧溺無所不至而靦然自得誇誤於人何利害之移人乃如是其烈耶則墳之風亦可少愧矣予來京師國子祭酒鄉先生陳汝同曰楊墳真義士也吾欲為之作傳先生沒而傳未作弼故補之不特為墳計也庶亦勵世之頑無恥者云崔后渠集出訊墳者為太監牛玉

竊聞謏記云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好陷害人同時有袁彬指揮者隨英宗北狩有護蹕功達恐其逼己令邏卒發其陰私欲致於死有楊瑄者智謀士也素識彬因抱不平為彬訴屈奏達違法二十餘事奏入上令詰達問瑄至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瑄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左右瑄以實告因告曰此內閣李賢與君侯不善因為此奏使瑄投進瑄實不知所言者何達聞甚喜方飯至即以酒肉賞之早朝達以其情奏上命押諸大臣會問於午門之前方引瑄至達謂賢曰此皆先生所命彼與我無干也賢驚訝瑄即曰此達以酒肉賜瑄



使瑄言如此昨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達二十餘條畧無餘蘊排官與大臣皆曰達不能辭其罪矣欲詞以

按忠逆論戍帝矣二篇似此疏

進上命法官正達罪謫戍廣西以死瑄得脫袁復能任如故○墳綴錄云天順七年錦衣衛指揮門達總督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人莫敢言自計得以進言者唯李閣老與袁指揮彬耳謀欲排去之乃搆無數十事以聞上欲法行但諭之曰從汝拿去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彬下獄拷訊苦楚莫能自白時有一粪人楊暄善倭漆器號楊倭漆者憤疏論救達欲并中李閣

老逼楊瑄指爲李所嗾恐懼將死於獄乃詐達曰此實李所教但我言於此無人証見不若詣會多官廷詰我對衆言之李無得辭達信之明日遂遣二官校徑詣闕門要李出午門聽對楊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我一市井小人如何見得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達教我指也達失色由此彬得從輕楊亦免人義之達尋坐劾論戍彬復職餞送達出城如禮亦人所難矣○公字汝弼華亭人弘治丙戌進士爲兵部郎最久出知南安府未久致仕



## 淳安縣學進士題名記

商輅

朝廷設科目以取士非以爲士之榮士之階科日以行道非以爲身之榮以科目爲士之榮是以利誘非朝廷意也以科目爲身之榮是以利進非士之志也然則科目奚爲而重也重夫士之由此而進道之由此而行也如是而錄名以彰之刻石以傳之庸非激勵人心之一大機栝歟淳安自宋元來士之第進士者既皆刻石樹之學宮而我朝續而附之此有司者因循之過也景泰丙子進士巴陵鄧君廷瓚受命來尹是邑舍菜之暇見而歎曰我朝崇重進



士超越前代而淳安進士數倍他邑顧題名之石未立非缺典歟於是命工礱石自洪武開科以來凡邑士之登名鄉試會試廷試者悉次第刻之虛其左方以俟來者尹之意非以爲榮而以爲勸誠知所重已茲以述職來京屬予爲記惟進士之科始於隋唐盛於宋元而尤莫盛於我朝行之愈久而無弊者以上之取賢士之行道此爲正路也士君子跬步不離於正進以禮而退以義用舍以之何庸心哉吾黨之士其毋以致身科目爲榮而以無玷於科目爲實未進於此者不可萌一毫倖進之心已進於此者不

可有一念自怠之意。篤身勵行之功。明德新民之術。必求至於聖賢之地而後可。苟或德不加修。學不加勤。節操之弗立。功業之無聞。使人得以指而議之曰。是假科目以媒利者也。非有志於行道者也。若然。雖穹碑著名。適以為辱。尚何榮幸之有哉。嗟乎。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吾鄉前輩諸公無容議矣。自今以始。凡我同志之士。幸相與戒之勖之。以求無負於科目之設哉。

公字弘載。淳安人。宣德乙卯發解。正統九年會試。十年廷試皆第一。累官大學士。謚文毅。



## 贈太學生石大用詩序畧

陳敬宗

太學生石大用。薊用。豐順縣人。自邑庠登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惟強力植志務學。不少自衒。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甚知其為人。正統甲子夏。祭酒李先生坐困首木于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先生老。昏不能勝。大用毅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而子弟奚忍坐視。大用察衆志不與己合。乃退去。閉戶疏奏。懇請自代。先生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沮之。大用奮然作色。言朋友急難。詩歌鶺鴒。况師乎。亦弗聽。竟挾所奏。走謁銀臺。銀臺



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遏。遂以其請聞于上。蒙並釋之。于是在朝文武縉紳。莫不歎息。曰。此前代之所僅有。而近世之所絕無者也。爭欲求識其面。予聞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國子司業陽城坐送薛約。貶道州刺史。太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餘人。頓首闕下。請留城。守闕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蕃等皆涕泣餞送。立石紀德。集賢正字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為昔李膺嵇康時太學諸生叩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今日大用乃卓卓如此。

予亦謂自蕃後訖千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也以蕃等伏闕數日卒不得通與大用誠意悃愊能感動天聽排釋困難於時刻之頃則其賢似有過之古人也夫師固不與於五倫而五倫弗得弗明故於三事之道均焉凡天下之爲師爲弟子莫不知有是道也而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者蓋以師之爲教無實德弟子之爲學無實心上下名分依稀典故而已而於三事之道視之爲虛器焉固無怪乎其不振見也先生秉仁廸義凡所以施教於太學無非實德太學生恒三千人而陶鑄醇懿淹贍粹美者甚衆伏闕至是蓋



其所積畜勇不顧利害惟義是蹈此固出於大用之素稟然亦先生訓廸漸漬之極致然也先生之於陽公大用之於蕃等皆可無愧而凡天下之爲師弟子者豈不亦有關風而興起者哉薛應旂曰此篇言大用竭盡師弟之情于百年僅一復見且意思懇切詞句汪洋有弟子視師如路人者愧矣

正統時南都祭酒皆得人北爲李時勉南爲陳敬宗予時有南陳北李之稱時勉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爲勸懲士習丕變語經義必窮旨趣俾渙有領解太師英國公輔偕侯伯二十餘人至請告詣國子監聽講惟英國公以耆年與祭酒抗禮餘皆列侍時大閹王振權重歲天下時勉特與抗禮振生日諸大臣往賀又樹否振恚遣人日廉迹其過莫得也彝倫堂故有大樹時勉嫌其一面陰翳頗妨諸生班稍伐其旁枝振以爲擅伐官樹供私爨遂矯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俱遠矯旨荷校國子前枷重百斤時勉雖老不任枷適甚諸生司馬詢等百千人伏闕請寬有石大用獨奮請以身代會事聞皇太后乃得解尋致仕○洪武時以宋訥爲祭酒訥終日危坐堂廡未嘗休私第天子至遣人圖其形車駕時



幸太學祭酒司業進講而諸生中積分年深學明行修者往往授御史給事等官其不率教者則戍之邊郡故洪武人才爲盛正統時南陳北李爲再盛弘治初北則謝鐸南則章懋而於時士風又一振鐸嘗言於朝曰國家教育英才即選諸科貢循恐不精而邇年開納粟納馬之令遂以彝倫堂爲交易之地乞禁止以清其源不報而至今傳爲名言萬曆巳未年司業張鼐教陳太學六論中云今制公卿大夫之嫡子造之太學則爲任子其舉於鄉入於成均者爲孝廉其貢於庠對於廷而肄

業國學者爲明經此三途者皆取士之正也其以郡邑諸生入此者始增附遞減其額而得入國學焉已非途之正而猶云升其俊秀也至於今之事例汗濁濫褻已極矣賈人之子駔驓之兒舞文諸戌之丁男中貲豨猪之畚賊挾其厚貲輸於都市朝輸納而夕衿紳矣褫髒乳哺之未離也而束帶同儕偪拜跪起伏之未閑也而冠裳似沐猴形聲點畫之未習也而遨遊似兒戲插于前則瀆師長序于列則羞同儕而且監規懶于籲讀寫做倦于抄謄班行曠于步趨肆業苦于時日多方營求總持錢神之有靈百計偷安但倚筆牘爲奇貨令坐皋比者朝夕相對亦安能展布毫釐之益哉夫古之時簡太學之不帥教者移之郊遂今之時舉四民之頑鈍無恥者而移之太學臣未見朝廷之能重太學也且國家即以太學爲市所得此輩等有幾何適足以濁賢路而輕國典耳若曰今日利其貲而他日即使爲郡邑一命之吏是君貸其本而使百倍取償於民是又不惟以太學爲市而以民命爲市也朝廷或未之思乎故今日欲造人才莫如清太學之途而革事例之濫辭最激切有



關世風因附識之○李公號古廉安福人陳公字光世慈溪人永樂二年同舉進士讀書文淵閣同授刑部主事同入史館進翰林侍讀俱終國子監祭酒李年七十七謚文毅改忠文有古廉文集十卷陳年八十三謚文定有滄菴居士集

## 復保寧太守李君書（名直廣信人○附唐順之與人論鄉賢）

羅倫

倫白太守李君辱書惠以懷賢事竊倫記之甚盛舉也僕敢不祇命獨其中有可辨者不得而默焉夫古者國祀賢於西學鄉先生歿祭於社皆以勸也此為治之大本也舍是而求治猶倒植而求茂矣後世此意不講上之責於下下之應乎上者簿書期會之間而已欲求善治得乎適君獨有此舉必非徒事虛文以邀一時之譽者也其志可尚矣獨其所謂賢者則有可疑焉君殆未之考也夫古之賢

明末黃華



而列於祀者必其道德之尊名節之著事功之隆足以為後世之勸者也徒有名位者不得而與焉此聖人之法也按堯叟堯咨並舉進士第一堯佐亦登甲科堯叟仕宋真宗位至宰輔契丹入寇請幸成都當時若非寇準社稷危矣其後又傳經義附會天書致天下爭言祥瑞卒壞一代治體而宋以此亡其為人如此而可以為賢乎堯咨雖無可考然入為學士出補名藩功不槩見而精於弧矢自號小由基致母擊之金魚墜地則其不賢亦可見矣獨堯佐治郡所至有聞雖韓魏公言其非輔弼才相業無大可概然朱子錄其言行列宋之名臣則兄弟中之賢者此殆庶幾也三公之賢否章章如是今迺槩以為賢而懷之又從而祀之可乎若以其爵位科名足為是邦之重也則如堯叟堯咨者皆不忠不孝之人丁謂王欽若之流也其一世之富貴泯滅澌盡適足以貽其不令之名而重為是邦之辱也可取以為勸哉若以為修前人之廢典則彼吳昭夫者獨以將相名其堂而闕耆野之祀其語詞輕重之間亦未嘗槩以為賢也惜其不能辨而正之耳自今日觀之則彼二子者亦見人富貴而動念垂涎者也惡可重蹈其失

又同出六書



乎三公之子孫傳在頗汝間是邦有否也若以為廢而舉之或傷孝子慈孫之心則禮有之先祖無是善而子孫譽之（誣之以經）是誣其祖也所以百世不能改也子孫且不可誣其祖況為守土之官而誣其邦之先臣乎且太守舉事以大公至（議論正大千古不磨）正定後世之勸懲于孫固不得而與也余嘗過呂惠卿蔡京之邦矣問其子孫無一認以為祖者至其邦人亦羞道之堯叟之邦人與為其子孫者獨無是心哉質之禮義無一可者君其從吾計與當撤二公之像沉之於江專祀文惠更三陳為文惠書院其懷賢者祇以懷文惠之賢也二

公雖不能從父母之教而其父母固以忠孝教之矣別於文惠祠後爲正堂像恭公燕國而祀之使是邦之人爲子者知必從父母之教而爲父母者亦知所以教其子也則善矣昔鼻亭祠象千有餘歲薛伯高由刑部出刺道州即撤其屋墟其地柳子厚稱其得化人之理楚俗尚鬼且久伯高一旦去之明者稱快至今況此事自君起之自君廢之固易易也新一代之耳目定百世之是非在此舉也若其無疑僕尚當執筆爲君記之三吳淫祠不一而名宦鄉賢二祠尤爲猥雜安得如先生者起而盡沈之於江乎。近郡邑志書高賢悉皆掛漏而豪紳盡立佳傳尤堪三嘆



鄉賢之祠閭巷萬口公論關國家彰癉大典非勢位可得而干非子孫可得而私若可以勢位干則魯國之祭鄉先生於社者當太牢於三桓而不當太牢於一僂僂伐樹削跡之人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三桓之有力者當奉其祖父以從祭於社與祭於大烝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當大書特書弗何叔乾之名於鄭僑吳札之上矣故曰稱足以誅之稱足以諡之此臣子事其君親如事天之心而不敢以一毫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也。鄉賢一說大牢出於有力子孫遮掩門戶及

無恥生員餔啜之計相其成之絕無足爲重輕羅念菴以吉水鄉祠驟祿所祀非類恥其父與之同列欲奉其主以歸此仁人孝子事親如天之心亦事死如生之心也鄉黨自好者生時必不肯與鄉里無賴爲伍死而魂氣有知何獨不然乎既作吝學中書因漫記其說於後

## 跋文昌朱義士墓碑後

羅倫

右墓碣一通，翰林博士張君伯穎爲有元義士朱公英發作也。公諱士華，字英發，別號溪南居士，嘗師笠黃文學穎老劉先生，授書學成，而亂作。至正壬辰，紅巾四起，公口辟地會監郡丁中憲舉兵復吉州，檄蒼鄉劉朝列鎭廬江西臺掾劉子永守白沙，府長史陽承事守沙溪，公仗義保鄉爲官兵聲援。賊襲執公，脅涉江，公紿賊赴水死。於戲！人誰無死，公死得其所矣。倫聞長老言，元綱既頹，盜起淮潁，蔓於江漢，韓林兒據中原，陳友諒據潯陽，朝廷遣尚書董銓黃劉廉使吳當平寇江西，中用間棄功，竟弗就。羣盜蜂起，郭克明據兆溪，陳吾據新淦，晉廷陳海據永豐，孫本立據廬陵，新安陳闕據苦富高，以介據永豐明德折桂三鄉立砦，大平固士夫多庇砦主以生，陳宗舜、朱川名士尚附陳闕，苟旦夕活，諸何責乎？其臨難仗義可考見者，吉州則蕭癸翁一，再赴學宮井死。戴大賓扺賊龍泉，衆寡不敵死。章立賓盡室投江死。永新則姚正叔捍賊，三世死。梁安丘甲擊劫賊黃留，戰死。永豐則羅明遠賊穴其腰三日死。貢士尉景行罵賊死。於戲！士遭亂離死，於野草多矣，獨數公之死有聞焉，天理之在人心，罔不泯也。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當承平時，含冒尸位，玉帛充盈，子女靚麗，縱欲怙侈，僭用咸極，致國危敗，納妻獻女，忍恥乞憐，五性斁而三綱淪，扶天理，立人極，乃發見於草茅之士，使國家得斯人而用之，夫豈有敗亡之禍乎？謀人之國者可以永監矣。望振，公五世孫，倫同學友，予故廣其事於方，使來者有所考也。

公字彛正，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時起復大學士李賢，公抗疏劾之，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四年召還，改南京翰林院，供職十四年卒，謚文毅。

送劉學諭之魯山序　　王鏊

天下治亂繫人才之高下人才高下學校實爲之學校之興廢又在儒師之得人與不得人則儒師之重明矣而世之人往往莫知其爲重惟當道者思風化本原必欲得賢才而任之而士終莫之信當道者曰此朝廷之所重也爲士者曰此世俗之所輕也當道者固以爲重而士固以爲輕當道者必欲授爲士者必不肯受豈當道之所重顧不若世俗之所重耶無亦當道者有重之名重之實未至耶今夫閭有知一縣而良者焉則召入矣有知一州而良者焉則召入矣有教一州一縣而良者焉則吾未之聞也豈其才果有不如彼耶則何惟士之有所輕重耶前數十年蓋有自是爲御史者矣祖宗之世有自是爲翰林者矣而近世名臣有若楊文貞有若魏文靖有若年尚書多出其間而謂今之世無其人耶故曰重之寔未至也安成劉君錫玉登己酉鄉薦今年會試在乙榜儕輩汲汲求脫君獨不然得河南魯山縣學諭怡然以往是豈爲世俗所輕重者耶今朝廷開再試之科立願陟之條所謂重之實安知不自今始也而魯山民俗樸茂以君之才賢模範而矜飭之必有顯實觀偶得甲科而終無獻爲者孰多乎又況有兼得者耶君行矣

鄧元錫曰國初重學官之選往往取耆儒宿學以充後科目法行取舉人登副榜者選授凡國家推選坊局纂修典籍會試校文必與焉其經保薦及九載與優考者類得授翰林科道部曹官於時甚無等故廷臣薦士以起家學官爲美談後久利弊師儒之職益輕副榜舉人不屑就而歲貢生年耄邁若貧困甚者乃甘心焉因取充位精力倦於鼓舞而學術紕謬無能爲諸生先於是奔走有司結富豪以苟得而於月考課及上下三等歲率以貲不復問行能蓋亢甚矣大理副李承芳者論言近代來害天下之人心者莫甚於學官壞天下之士習者莫甚於科舉率天下爲惡無紀極莫甚於學官可一切廢去惟敕天下守令於郡邑之內求老師宿儒爲一鄉之善士者令師其一鄉一國之善士者令師其一國而學爲者必六德六行六藝以立其本經籍以擴其用至於農田水利及錢穀兵甲律令之類皆一一究極之而可效諸

用守令卑躬盡禮其師而勸勵成之其道成德尊者則舉而加之高位由邑而達之郡由郡而達之省達之天下庶其可也雖待識已激而痛時弊至淚見間餘曰永樂間廬陵孫鼎以鄉薦歷松江儒學教授楊文定公士奇薦擢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庚午時上北狩鼎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嘗簪花燕餞今日為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諸門人皆以為得體又曰洪熙改元朝廷遣進士齋勅訪文儒於常蘇松三郡太守熊觀以鄭觀應詔同舉十一人試天曹以觀為首會仁廟上賓不果用太傅安遠侯柳升遂請觀於朝以為子師昇卒子溥嗣觀上疏辭歸特旨授訓導仍館其家蓋列侯之第有訓導自觀始無何禮部尚書胡公廌陞廣東道御史轉江西道○榮盛水東日記曰陳都御史智以教官多猥葺且鋒銳畧盡難稱激揚之任以是不得任御史有輕薄者根之作詩曰陳智如何量不寬斯文不許入臺端誰知今日為民去曹泰分明是教官以智去坐泰言畏異故也



夫無人不可用況教官乎顧其人何如耳教官如今之魏尚書驥年尚書富何可少也泰復陳姓今今僉都御史風裁足稱云○崔銑張訓導贈言曰天下之不治士習之舛也士之舛教不立也夫隊伕以為文剽括以為博猥佞以為行倨慢以為[illegible]詐以為心以學為壞才之肆而官乃甲亂之上凱愷切有關治道

## 愧齋先生傳

王鏊

愧齋先生陳姓音名字師召福建莆田人為人古貌古心於世故細碎米鹽茫然若無所循尺遇人無貴賤賢愚觀傾盡小事無可不可輒曰也罷人戲稱為也罷先生又（名舉天順壬午鄉薦癸未中進士）稱愧齋先生居官三十餘年頹然而已胸中是非輕重涇渭甚辨與人交際錙銖不爽遇大事有不可必如其志自罷倫王徽等貶斥中外結舌以言為諱先生為編修上疏曰竊見近年災異屢見爾賜從期翰林論思之地臣敢不竭其愚臣觀春秋二時陛下雖間御經筵以講聖學然勢



分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引對便殿少霽天威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而止方今人才日降言路日塞異端日熾宜召還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中王徽新舉人陳憲章置之經筵華去法王佛子真人位號禁止創建寺觀則正人用言路開妖妄息不報司禮監黃賜母死省寺監從無弗弔祭翰林獨未之詣也一日徐侍讀瓊言於衆曰時且如此獨不得往乎衆或應或默先生忽奮然大怒作而言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內臣之門天下其謂何詞氣俱激聲淚俱下於是言者大沮事遂已汪直之在西廠也氣焰烜赫出沒如鬼神一日有校士突入兵部郎中楊仕偉家收縛仕偉拷掠及其妻屬衆駭莫敢鬬先生其鄰也登牆呵之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其人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先生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讀陳某也聞者為之縮頸劉文穆之起復也（劉吉）先生自南京與書止之文穆不悅其後當路有缺吏部擬先生文穆輒沮之曰是腐儒也不可用先生由進士為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擢南京太常寺少卿九年乃進卿云



先生為文典實有理致尤邃於經學四方舉子質經者填門塞坐得一語人人各饜其意中外顯仕多出門下者太史公曰語有之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信哉余觀愧齋先生平居恂恂語若不出口至其疏時事叱邏卒排衆議何其壯也於乎其所謂篤行君子者乎（愧齋先生以正統丙辰三月十七日生年五十有九）

伍袁萃林居漫錄曰自古言官未聞有杖辱之者國初間有之然皆不去衣重綿累受逮汪直用事忿人攻已或教之曰言官不怕貶只怕杖耳於是始去衣痛懲之

此事宰執皆效尤焉而斃於杖下者多矣言路不振實坐此嗟乎元老大臣不務省愆念咎開納讜言而效凶豎以箝公論之口蔽聖主之聰非人哉



## 書皮日休集後

王鏊

予觀襲美與魯望倡和跌宕恠偉眞所謂兩雄力相當者及讀其集所謂文藪者亦多感慨激昂六箴有檢身救已之志反招逐癘有抑邪扶正之志鹿門隱書有閔時病俗之志七愛三羞有傷今懷古之志文中子碑配享昌黎請孟子爲學科又幾於知道者及讀唐書則曰黃巢入關以爲翰林學士朱子綱目亦書之鶩曰襲美乃至是耶讀其文未嘗不悲其志壯其詞惜其遭時之不幸也守之不固也而以爲恨曾不得與王維鄭虔爲伍一日覽陸務觀渭南集曰襲美晚遯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爲吳越相四世孫公弼在慶曆間名士也方吳越時中原絕隔乃有妄人造謗謂襲美陷節巢賊宋景文喜取小說入正史公弼欲辨之於朝不及而卒尹師魯皮子良墓志亦云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則其事益信矣於乎襲美千載之寃至是始雪矣不獨雪襲美之寃亦以雪吾儒之耻也且南部新書亦載巢令日休作讖語有最頭三屈律之語遂爲所害何耶此亦傳聞之語也然亦可見其不屈於賊矣曰後之爲

史則何如曰所聞異詞所傳異聞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此春秋之法也



## 書宋諸賢墨蹟後

李東陽

右宋李忠定公書一張忠獻公書一趙忠簡公劄子一外小帖一呂太保安老李叅政泰發書各一姑蘇沈啟南氏所藏者是太史原博攜至京師予得而觀之嗚呼天下未有不用君子而治不用小人而亂者宋之衰非無君子而患於不能用然其君子亦有過焉秦檜首惡天下所由亂賢如忠獻實與薦之泰發雖與持議禍至死初不能無叅政之屈此其所憾者呂非純才嘗視諸賢無足深論忠定再罷乃由忠獻忠簡雖與忠獻合而屢惑讒間至恐變其



所爲則所謂君子者亦不能同心戮力自貽于治之患何惜乎國勢之不日小人之禍未殄也晦菴謂明大義識事理惟忠定兼之矣雖張趙不能不各有長短呂李而下其器可知也然使其志論獲行小大畢用皆當有益於世今觀其尺書寸札皆國家天下事也卒令厄塞困頓齎志以殁國亡世改而其辭獨存哀哉

公字賓之號西涯湖廣茶陵州人以戍籍居京師四歲舉神童景皇帝抱置諸膝六歲八歲兩召見講尚書大義命入京學肄天順八年進士成化時以禮部右侍郎

兼文淵閣大學士直內閣累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正德七年致仕又四年卒年七十諡文正所著有懷麓堂集及續集南行東祀諸集



## 書某節婦事

李東陽

南京有節婦某氏年可二十喪其夫鞠二子以居二子既長俾事生業不克辦則日與爲游蕩月以漸困朝夕弗能繼則相與爲鬻產又弗繼計無所於出乃謀稱其母爲寡婦求富商嫁之紿商曰吾婦義不嫁吾輩強之然尚弗嫌必預具舟艤俟其登即解纜以行商從之二子又紿其母曰吾父之存貧不能自活有一商者賙卹之以有今日今其人以家屬至此幸一往謝之婦不可懇之至再乃登舟二子送入舟一子先躍於岸一繼之而舟已逆數十步矣婦呼其二子不應方訝之商曰此汝二弟謂汝已許嫁我又何顧爲婦始悟其紿已也即解顏強笑語應之私念有劉公廟者京俗最信以爲能禍福人則謬曰吾身已從子矣無所復卹矣惟吾夫之存吾有誓欲於茲廟有所報謝幸爲我具雞酒我願畢當不至家而往無遺憾矣商從之比至廟婦把商袂呼於衆曰兒子鬻母此賊與通謀諸保甲能爲我白之官乎於是諸保甲忿而執之又執其二子皆伏法于聞諸張都憲公實云嗟夫德義人心所同若彼二凶者其變也婦之節固無俟論顧其始覺也苟稍露彼

所必不見釋身死無所惜其何以泄忿鬱而暴其姦凶願一觸肹聞而念慮頓改含若茹憤泼自悔匿不惟不喪其守又卒伸其所欲爲較之居常處故熟思而素定者其難尤甚蓋有烈丈夫之風焉世固有抱德執義而淺見狹量成其小而忘其大者乎未嘗不備責而痛惜之因錄其事以紀事變且告夫知好德者



## 友清軒記

韓雍

昔宋元章以石爲友白樂天以詩酒琴爲三友曾端伯以名花海棠酴醾之類爲十友夫友石者泥於奇友詩酒琴流於放友海棠酴醾之類近於侈彼皆偏於所好者爲之君之友則異焉蒼梧行臺之前除有古松三十株其高參天卽松之西作屋三楹爲休憩之所移古梅十五株修竹三百竿環植之竹既叢生梅亦盛開吾休暇與客游其間見松之亭亭交峙如冠劍大臣國有大政庭立而議也見竹之樅樅森列如百萬甲兵密陣環侍異令而不敢譁也見梅之疏瘦橫斜如山林高士辟穀道引危立於巔崖之上也三者相依一塵不侵吾愛其清將取以爲友名是之曰予嘗以古人友物爲偏於所好何亦取於茲乎意自伐木詩降友道不能盡古若世之人平居無事相與契合親密無若終始不相違有事可以相扶持一旦地位殊利害近多反眼若不相識或位勢相逼讒毀排擠無不至雖門生故吏亦多隨時逐利前恭而後倨初附而終叛以怨報德者有焉若是者豈非士君子所爲而其人且忍爲之奚望其有忠孝大節哉維松也竹也歷四時風雨霜雪之變

盡萬物之榮枯獨能不改柯易節有久而能敬士窮見節義之道焉梅也不與羣芳爭麗於春然艷陽而獨秀於嚴冬之時有隶心無競遂窮見交態之理焉是則彼皆有歲寒之操君子之德吾友其德以爲曠衍之規如之何其不可容日予取友得矣因舉酒屬賀少焉明月東升天風徐來彝斗鸞鏘金石響寒濤蘭蕙之馨藹馥芬芬吾耳目鼻息之所得又如遊鈞天廣寒如中秋夜登吳山絕頂如趨朝近御爐其清何如哉乃謝客曰是果吾友也書以爲友清書院記



公字永熙蘇州人正統七年進士成化元年以都御史贊理兩廣軍務討平斷藤峽開府梧州得承制專決尋引疾歸卒年五十三謚襄毅

## 常州府遷建忠義祠記

邵寶

昔在宋德祐乙亥元人入江南常州旣降而尋復於統制（丁伯頴）（常州守王宗邁其□王虎臣盜郡印降）劉公思勇也於是西蜀姚公訔以朝命起知州事郡人陳（常熟集作開）（高傳漸陳公）公照起爲通判與師勇及兵馬副都監王公安節倂堅其（高作將軍）守餘四旬不下伯顏怒會兵破城姚陳王三公皆拒戰死之師勇突圍趨臨安卒亦赴敵以死時信國文公方駐師平江尹團練玉麻巡檢士龍皆以其命將兵來援士龍戰死虞橋玉戰死五牧胡進士應炎起署節度通判討畫守（文應兄應錄）（高傳漸包倫）禦與其父兄皆死知武進包圭被執不屈死方其在圍招



誘脅迫甚以禍發勢極慘烈自吏士至於民無一人言降者事聞行在有詔爲諸公立廟未克立而國亡我皇明成化間諸生有以祀典爲言者有司僅即他廟歲時私舉正德初諸生葉褒又以爲言巡按監察御史謝君琛請著於典詔從之前知府李侯嵩嘗建祠於郡學左狹陋弗稱歲丁丑今知府王侯教方圖遷建會監察御史張君鰲山視學至郡斥毀尼寺乃議以所謂妙勝寺者易正覺寺於僧改而成之中祠信國者節制所在有帥道焉故上附功宗之義諸公咸秩凡九人先是戰死無碣曰阮知縣應得者

與焉乃若僧起兵死者二人道士不屈死者二人又稽諸前後死事者二人方允武劉溶皆從享於序嗚呼元人拔我中國迫逐衰宋至於德祐極矣長江天塹不足為險而況於城乎城無人焉猶無城也無城則無郡無邑是尚為有臣子乎國步之蹙其何日之有況常之為城至是孤危特甚乃獨抗於其間既堅且久蓋惟數君子是賴數君子者亦惟忠義是秉是矢傳所為國有與斃者不其信哉故論者謂常為忠義之城擬諸唐之睢陽至於今稱之嗚呼睢陽雖敗保障之功實在唐室而吾常於宋弗弔如是哉



援兵隔絕而恢復無期人邪天邪謂之何哉夫大忠三人死而存國忠義數人死而存城城亡矣國亦亾矣而其義固存也蓋君子之論如此今去宋且數百年矣惟茲祠事議與於庠校疏上於巡按命制於朝廷基命於提學而功成於郡守春秋肇祀繼繼無窮蓋必如是而君臣之道立必如是而　之分嚴必如是而春秋之法著闢邪以崇正居常以處變樹聲以廣教一舉而數善其皆可書也祠為堂若干楹前門若干楹中門若干楹左右序若干楹皆即其故而新之其功不減於作又作齋宿牲殺省滌餕燕之屋凡若干楹祠制斯備堂之右有池汪如凡一畝所祠成之三年己卯巡按監察御史葉君忠臨觀而有感焉作浩然之亭其上而為之詩侯賡載歌已而歎曰神其如此水夫貿郡人也聞而樂道之侯先以記屬至是來再告謂郡之政於斯為大雖不敏敢不執筆以書當與高季廸胡應炎傳參看

公字國賢世居無錫近慧山傳稱天下第二泉也因號泉齋又曰二泉成化甲辰進士仕至禮部尚書年六十八謚文莊

事難　　邵寶

事之難者天下有之矣然東萊呂氏獨以祭仲之女子南之子之閒將殺父也以爲天下之至難而君子之所當先講者卒乃引伐國不問仁人謂君子必無此事而不必講也予謂天下之事有可以意度者亦有不可以意度者對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固世情之所無也假令彼不吾告而或偶聞之而或陰得之則亦將推託於不知而聽其自相戕賊哉棄疾於子南父子也於楚子君臣也當是時子南在楚蓋胡越之甚而無君之漸萌矣而一旦以殺其父告使



棄疾而洩命則子南必先圖於楚子否則坐視親之將見殺而不顧也由前則冀父以讐君由後則從君而賊父忠孝之罪人棄疾易地焉爲棄疾之道者既聞是命必免冠徒跣號泣於庭以告其父曰吾族有位於國世食其祿以爲巨室今王之弗強一國之所知也而吾乃攬其威權利其寵靈俾國人上下皆詛王降臣偪王亦不自安將有虞於吾族竊恐有擬吾後者雖王亦不能止也盍棄位出奔以全先大夫之祀乎如是懇惻至於再三假令不從則再拜而自盡若申生之爲者吾料之心庶其有感而君父之

難萬一可解也豈不愈於自經於溝瀆哉不然從父起居父生則子不敢死父死則子不敢生固常情也今不此之圖乃曰父戮子居將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何爲者耶若夫雍姬之事則尤有可論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婦之天也國君殺大夫而當之非法也且命其壻以賊其舅君非義令臣非義其君不可諫夫可諫也諫其夫以逃不義一舉而全二天此雍姬之[illegible]也諫而不從夫道絕矣則告於父而自經焉以明吾心其亦可也雍姬不明此義乃洩其謀而覩其夫被戮以死詎不誤哉雖然棄疾不惟可



以諫父而亦可以諫君雍姬不惟可以諫夫而亦可以諫父不從則死之死於君猶死於父也死於父猶死於夫也死於君爲忠死於父爲孝死於夫爲義嗚呼孰謂天下果有難處之事哉王乾章曰處人倫之變理之當爲者不過如此[illegible]以解博議之惑矣

太平尹袁公祠記　　謝鐸

吾友敬所陳先生儒珍憤郡邑之失職痛吾民之受害爲嘗進其弟儒敷而謂之曰今安得有若吾舊令尹袁公者盝公之始至也吾猶爲縣之諸生見强盜有誣指應華等二十三人有司府官以鍛鍊成獄公力爲辨理至耨官櫃以去就決之曰民寃如此何以官爲一時旁觀者爲之泣下華等卒得白於乎守之以非辜逮坐陷民於死者何限郡志稱其文婿一刊孔尙有若公者乎備倭張總督勛以沿海倉糧腐折者責償奥非是無卞之勢兩不可得後也千古一轍張爲沮弟於民郡縣莫之敢後公獨據法與抗曰糧在倉而責之民



吾官可去吾不能以是令民矣張卒亦無如之何於乎令之以非法催科毒民至死者何限復有若公者乎黃巖縣界有賊殺捕盜官姜所者民驚懼甚幾至激變公承至其地招諭之曰獨殺人者死耳吾爲爾白之無憂也一之人卒從其言民以不擾於乎其視今之坐視秦越方且從䇿延蔓因而利之死其民而不顧者何如哉他如新學校以敎敎祠鄉賢以利俗明保伍以糾察姦細修水利以預備凶荒勸善而表孝行之㝡懲惡而嚴盜賊之刑凡若此者盝無所不用其心遂至民懷其惠吏畏其威數年之間政通人和邑以無卒公堂晝靜縣門洞開而鄰邑亦仰之若父母矣至其以憂去官則卽日戒道行李蕭然雖假貸以今則藩俟文代矣給而敷賻一無所受於乎今之所謂能吏者有其一二亦足爲賢戒若是其盛者乎抑吾嘗聞之公曰漢唐諸公及民之政皆漢唐循吏所未能吾徒有志於民而不是之法晉荀而已噫此公所以度越流輩而卓然爲我國家一代之儒吏者乎於乎公今已矣吾亦退老於家無能爲矣若等生其是邦親受其賜其尚忍忘之而不思所以報儒敷曰諾遂以質之吾叔父太守先生先生曰是乃率其徒葉



宗文王廷用韓凡若干人列狀於府請立公祠以致邦人之思知府葉公遂以轉達於分巡部使者於是巡撫侍郎彭公卒俞其請而祠以克成旣成儒敷來請予記予方以史事被召未果也越三年予致其事以歸敬所曰祠有石待公久矣予曰天下事惟其不可易得則得之者始足以爲貴苟以屨爲貝則燕石皆可以爲玉而野鳥亦可以爲鸞矣貴哉閱今之吏有以了孫通顯之故雖貪且酷亦往往列祀郡邑然則祠雖無作而記之不必作亦可也敬所曰噫嘻[illegible]史氏[illegible]山之頌德碑固碑也峴山之墮淚碑

亦碑也要之是非誠僞之在人心者自有萬世不可磨滅
之公論又焉得因噎廢食而悉置天下事於不必爲哉予
無以應乃爲述其事如右而繫以詞俾歌以祀焉令尹吉
水人諱道字德純以進士再轉爲御史太平邑屬於台實
其初政俗號以爲難治者也其辭曰台之山兮秀而峙台
之水兮清以駛孰顛我山兮亦溷我水我民之怨兮山高
我民之恨兮與水滔滔孰屹而挽兮砥柱遥瞻望弗及兮
我心勞

公字鳴治號方石台之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歷官禮
部侍郎兼祭酒正德三年致仕卒謚文肅公與李文正
同年同館凡十餘年輯其聯句倡和詩題曰同聲集又
有後集續集若干卷行世



跋所錄楊彝謀誅後　　吳寬

右元張文蔚撰楊彝謀誅予得之陳玉汝玉汝得之吳江
戚氏嗚呼元政不綱羣雄並起使人得據全吳之地富貴
者十餘年此守臣不職之罪有媿於椿者也予每思得故
老談吳中舊事而天下承平百餘年來無一存者椿之事
雖載郡志知者尚鮮予幸此篇出於破篋故紙中將假此
請於儒林諸公題識其後以暴白椿之死事因別錄一通
還之玉汝椿之爲彝謀也此云守齊門郡志云婁門然謂
其妻得尸於張香橋要以婁門爲是椿能文予又從玉汝
得其作吳人金伯祥躡雲軒記附於後且以見文士之能
死義誅所謂通經執義奮不顧身者也其子子譽先世蜀
之眉山人爲少師棟之裔後徙居吳文蔚字懋實吳興人

跋元諸家墨蹟

近歲號能鑒賞書畫者吾蘇有劉僉憲廷美華亭有徐正
郎尚賓二公既皆以博雅見稱於人而又力足以致奇玩
故人家斷縑殘墨率歸之其得之既多而益不足爲之廢
寢食汲汲走東西購求不已歲久大江之南稱收蓄之富
者莫敢爭雄焉二公既沒士大夫愛其雅才清韻無復見

斯人也相與歎惋然二三年來吳人所得書畫固有出於他姓者而爲二公嘗所得者亦不少也於乎死者之骨未朽而乎澤尚新人復得而持去之乎每自以爲玩物者之戒亦未嘗不引之以戒乎人也若相城沈氏自蘭坡府君生闔菴徵士闔菴生同齋同齋生石田世游藝苑繼繼不絕家藏故物殆及百年益完益盛至於維時篤好又復過之蓋乎所聞見於沈氏者五世於茲其亦難得於今日也哉夫物之聚散勢也然不有以散其何以聚聚所以伏乎散者也世之人欲聚其散者固惑而乎因其聚散置悲喜



其間亦惑也惟以爲故物不可失墜此則子孫之爲孝者一端而不可不加之意乎維時持元人書翰一巨卷求予題識因即鄉里之近事家世之美德告之爲惑爲孝是在維時而已元人以書名家不在此卷者無幾若其一代書法之妙則善鑒賞者自得之

## 跋宋理宗御書賜鄭丞相詩後

右宋御書律詩一首小序曰朕誕節載臨集英錫燕其後題曰賜鄭丞相識以二璽其一文曰庚戌庚戌淳祐十年也然宋自南遷後凡三歷庚戌此何以知之蓋建炎四年

紹熙元年皆無鄭丞相有之者淳祐也按宋史鄭清之以端平乙未拜右丞相丙申享明堂以災異免淳祐甲辰爲少保奉朝請丁未復右丞相乙酉轉左賜詩在明年春又明年封齊國公致仕越六日而卒此其證也或者不考指爲徽宗詩夫當時雖有鄭居中爲省長然不名丞相至孝宗朝始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左右丞相況詩有青陽闓動之語徽宗則以十月生且在位二十五年亦無庚戌歲此又易辨者若夫宋君多能書其字畫識者自能鑒之又不暇論也故此詩知爲理宗賜清之無



疑夫清之以舊學故致位宰輔既免復起眷遇益加翰墨之賜史家嘗載其顯德讚明閣扁至於詩篇微末不勝紀錄此特流落人間者耳然片紙揮灑宦而不名即此足以見當時寵異之恩矣世之覽者必將慨然於斯

## 跋宋高宗獎諭著作郎王蘋敕

蘋[illegible]字[illegible]平江知府[illegible]

宋著作王先生在紹興初以布衣被薦得名見行在當戎馬間陳說數百言正而不迂高宗重之因有通儒之目遂除秘書省正字未幾兼史館檢勘會敕范冲重修神宗哲宗實錄以辨宣仁太后之誣先生遂預其事書成此其獎

論之詞也已而有著作郎之命一時因論昔誣詆之罪追貶章惇蔡卞公論翕然始行然先生之學實出於伊川程氏以躬行實踐致君澤民為事初不專於著述世雖知所重而用之未嘗其任為可惜耳先生為人見伊洛淵源錄讀者當自知之

蘋字信伯官至左朝奉郎卒年七十二嘉熙元年知府王遂祠之學宮寶佑初里人沈義甫立像震澤鄉校以門人陳長方齊之楊邦弼良佐配號曰三賢



恭題糧長敕諭

昔在高皇帝初定天下以蘇松等府糧饟所資擇產厚之民俾理其事號以糧長每歲將征斂例赴闕下面聽宣諭而還自鼎遷於北累朝恪遵其制率下敕詞於南京戶部人給一道此則長洲徐瀾成化十三年所給者瀾家世力田及為郡縣所推擇能奉法無過事皆先集而民晏然不擾眾方賴之不幸下世其弟今兵部郎中源藏是敕惟謹竟伏讀一過大哉王言其意懇切固湯武之誥天下者其詞易直則欲民之皆曉而不及文耳蓋高皇帝之典則所以導民為善者煥然猶存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師之道治教之理於此數百言者已具世餘十紀民安居田里供賦稅以食人者惟恐或後而國用饒足倉粟紅腐如漢盛時孰非吾君訓戒之力也哉

書大雅堂卷後

元季盜起蘄黃間陳友諒來寇饒州州人胡振卿舉義旅以助官軍鄉里方倚之俄有他寇至竟死於難其妻趙氏又能守志不移崎嶇避兵卒保其孤節義之美可謂萃於一門矣其鄉周伯琦嘗為其孤飾題所居之堂曰大雅而金華宋太史而下皆書其事以傳振卿之死至今殆百四



十年其六世孫刑部員外郎韶寶藏遺墨惟謹而刑部尚書盱江何公而下尚為書其事不已豈非其事足以感動乎人欲為暴白於世也乎予因憶當時固有與其事類者蓋元季倡亂以陳友諒張士誠為首士誠自泰州猝入姑蘇守將脫寅不能禦遁去其參謀楊椿獨挺身前向詈挫其鋒盜刃其胸瞋目怒罵而死明日其妻覓其尸既得遂自經死於是楊廉夫輩亦傳其事而吳興張文蔚實為誄辭其節義若此雖吾鄉之人有不知者蓋惟無後人如貴外君之賢故耳此可見當時尚有類此者惟無後人或未

嘗託之文辭而人之不知者多矣此又以見文辭之有用也予嘗得所謂詠詞者故於椿獨知之乃因讀振卿事敢附書於後椿字子壽故蜀之眉山人流寓吳中爲宋少師棟之後平生多著述蓋文士也

公字原博長洲人成化八年會試廷試俱第一入翰林累遷至掌詹禮部尚書司內閣誥勅弘治十七年卒於位贈太子少保諡文定匏菴集七十卷手自編緝錢蒙叟曰匏菴者先生之自號亦以老居臺閣不得大用蓋用以自寓云



## 送張弘仁尹郏縣序

馬中錫

故實

故事進士既登第悉集都下而官之諸司閒有疎儁少檢者則投之州縣長若諸官然自上即位欲守令得人謂非進士不可始以外補爲定規成化乙未歲進士三百人自春徂冬相繼外補者幾四之一而同年張弘仁補河南郏縣令弘仁與予同薦於鄉同舉於禮闈同對彤庭清問予知其人甚悉弘仁起身耕鋤中雖貧能無求於人人亦不敢干以貨賄鄉井無少長咸以廉介目之其治郏必不以羸取敗矣不立邊幅厓岸而制行斬然不可侵奪與人不



爲模稜苟且儕輩咸以剛正目之其治郏必不以阿取容矣讀書不事句讀體認力行之功居多杜門掃軌以不識貴人爲高識者咸以恬退目之其治郏必不以奔競爲乞哀取憐之舉矣然不以羸取敗則下不得行苞苴上不得通賄賂苞苴不行下將益受其殃賄賂不通上將厚中以禍矣民得其殃已得其禍廉介之心得無少沮乎不以諛取容則人喜圓而我不以規人惡方而我適爲矩不能隨人之喜顰以逢人之惡將胥而怒之矣怒已者多則悅已者少剛正之志得無少挫乎不以奔競乞哀則權門如火

自我求之敷案如飛自我空之彼者以康藏者以阽而可蘇而矣可易可遷也必起恬退之念得無少懈乎沮其廉介難渝而為堊挫其剛正遂渝而為阿僻其恬退遂渝而為奔競以致庶校作叢之思無以作吾明天子臨軒策士之意焉用讀書為哉弘仁未必至此然于方之撫或變於初河隅之節或渝於晚亦不可不常惺惺然也廉介毋沮於終剛正毋挫於勢恬退毋怵於禍使郊人以循吏稱郊志以名宦著吏廉以循吏傳斯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寔邈守大帑遂對大罪遂牧大藩遂為憲為諫爭是非於



遊錄之下為元公為謇諤而侍從王广與天子可否天下事其誰曰不然使不盡然曲徑以捷旁行以流泰盲觸撥何足多乎此不可與他人道惟吾弘仁可也

按陸文量菽園雜記洪武四年二月十九日廷試二十日午門外唱名張掛黃榜奉天殿欽聽宣諭同日除授職名於奉天門謝恩二十二日錫宴於中書省二十三日國子學謁先聖行釋菜禮第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第一名授員外郎第二名第三名授主事第二甲一十七名賜進士出身俱授主事第三甲一百名賜同進士出身俱授縣丞姓名下籍狀與今式同國初制度簡略如此

中山狼傳　　馬中錫

趙簡子大獵於中山，虞人導前，鷹犬羅後，捷禽鷙獸應弦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道，人立而啼。簡子唾手登車，援烏號之弓，挾肅慎之矢，一發飲羽，狼失聲而逋。簡子怒，驅車逐之，驚塵蔽天，足音鳴雷，十步之外，不辨人馬。時墨者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仕，策蹇驢，囊圖書，夙行失道，望塵驚悸。狼奄至，引首顧曰：先生豈有志於濟物哉？昔毛寶放龜而得渡，隋侯救蛇而獲珠，龜蛇固弗靈於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以苟延殘喘乎？異時倘得



斯語矣，噫，其奈於狼耶。

脫穎而出，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敢不努力以效龜蛇之誠？先生曰：嘻！私汝狼以犯世卿，忤權貴，禍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之道，兼愛為本，吾終當有以活汝，脫有禍，固所不辭也。乃出圖書，空囊橐，徐徐焉實狼其中，前虞跋胡，後恐疐尾，三納之而未克。徘徊容與，追者益近。狼請曰：事急矣！先生果將揖遜救焚溺，而鳴鸞避寇盜耶？惟先生速圖。乃跼蹐四足，引繩而束縛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蝟縮蠖屈，蛇盤龜息，以聽命先生。先生如其指，內狼於囊，遂括囊口，肩舉驢上，引避道左，以待趙人之過。已而簡子至，求狼

弗得，盛怒，拔劍斬轅端示先生，罵曰：敢諱狼方向者有如此轅！先生伏質就地，匍匐以進，跽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於世，奔走遐方，自迷正途，又安能發狼蹤以指示夫子之鷹犬也？然嘗聞之，大道以多歧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如是其馴也，尚以多歧而亡；狼非羊比，而中山之歧可以亡羊者何限？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不幾於守株緣木乎？況田獵，虞人之所事也，君請問諸皮冠。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雖愚，獨不知夫狼乎？性貪而狠，黨豺為虐，君能除之，固當窺左足以效微勞，又肯諱之而不言哉？簡子默



然，回車就道。先生亦驅驢兼程而進。良久，羽旄之影漸沒，車馬之音不聞。狼度簡子之去已遠，而作聲囊中曰：先生可留意矣！出我囊，解我縛，拔矢我臂，我將逝矣。先生舉手出狼。狼咆哮謂先生曰：適為虞人逐，其來甚速，幸先生生我。我餒甚，餒不得食，亦終必亡而已。與其饑死道路，為羣獸食，毋寧斃於虞人，以俎豆於貴家。先生既墨者，摩頂放踵，思一利天下，又何吝一軀啖我而全微命乎？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卻，引蔽驢後，便旋而走。狼終不得有加於先生，先生亦極力拒，彼此俱倦。

隔壠喘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曰吾非固欲負汝天生汝輩固需吾輩食也相持既久日晷漸移先生竊念天色向晚狼復羣至吾死矣夫因紿狼曰民俗事疑必詢三老足與[?]狼技相當第行矣求三老而問之苟謂我可食即食不可即已狼大喜即與偕行踰時道無人行狼饞甚望老木僵立路側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草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問之彼當有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木具述始末問曰若然狼當食我耶木中轟轟有聲謂先生曰我杏也往年老圃種我時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踰年實三年拱把十年合抱至於今二十年矣老圃食我老圃之妻子食我外至賓客下至奴僕皆食我又復鬻實於市以規利於我其有功於老圃甚巨今老矣不得斂華就實賈老圃怒伐我條枚芟我枝葉且將售我工師之肆取直焉噫樗朽之材桑榆之景求免於斧鉞之誅而不可得汝何德於狼乃覬免乎是固當食汝言下狼復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矣欠詢三老今値一杏何遽見迫耶復與偕行狼愈急望見老牸曝日敗垣中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嚮者草木無知謬言害事今牛禽獸耳更何問爲狼曰第問之不



問將咥汝先生不得已揖老牸再述始末以問牛皺眉瞪目舐鼻張口向先生曰老杏之言不謬矣老牸繭栗少年時筋力頗健老農賣一刀以易我使我貳羣牛事南畝既壯羣牛日以老憊凡事我都之彼將馳驅我伏田車擇便途以急奔趨彼將躬耕我脫輻衡走郊坰以闢榛荊老農親我猶左右手衣食仰我而給婚姻仰我而畢賦我仰我而輸倉庾仰我而實我亦自諒可得帷席之敝如馬狗也往年家儲無擔石今麥收多十斛矣往年窮居無顧藉今掉臂行村社矣往年塵卮罌涸唇吻盛酒瓦盆半生未接今醞黍稷據尊罍驕妻妾矣往年衣短褐侶木石手不知揖心不知學今侍兎園戴笠子腰韋帶衣寬博矣一絲一粟皆我力也顧欺我老弱逐我郊野酸風射眸寒日弔影瘦骨如山老淚如雨涎垂而不可收足攣而不可舉皮毛俱亡瘡痍未瘥老農之妻妬且悍朝夕進說曰牛之一身無廢物也肉可脯皮可鞟骨角且切磋爲器指大兒曰汝受業庖丁之門有年矣胡不礪刃硎以待跡是觀之是將不利於我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彼無情乃若是行將蒙禍汝何德於狼覬幸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

生先生曰毋欲速遥望老子杖藜而來鬚眉皓然衣冠閑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喜且愕舍狼而前拜跪啼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爲虞人所窘求救於我我實生之今反欲咥我力求不免我又當死之欲少延於片時誓定是於三老初逢老杏强我問之草木無知幾殺我次逢老牸强我問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今逢丈人豈天之未喪斯文也敢乞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欷歔再三以杖叩狼曰汝誤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儒謂受人恩而不忍背者其爲



子必孝又謂虎狼之父子今汝背恩如是則并父子亦無矣乃厲聲曰狼速去不然將杖殺汝狼曰丈人知其一未知其二請愬之（愬者何告之也）願丈人垂聽初先生救我時（當有中山詩錄行世傳衣）束縛我足閉我囊中壓以詩書我鞠躬不敢息又蔓詞以說簡子其意蓋將死我於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可不咥丈人顧先生曰果如是是羿亦有罪焉先生不平具狀其囊狼憐惜之意狼亦巧辯不已以求勝丈人曰是皆不足以執信也試再囊之吾觀其狀果困苦否狼欣然從之信足先生先生復縛置囊中肩舉驢上而狼未知之也丈人附耳謂先生曰有匕首否先生曰有於是出匕丈人目先生使引匕刺狼先生曰不害狼乎丈人笑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猶不忍殺子固仁者然愚亦甚矣從井以救人解衣以活友於彼計則得其如就死地何先生其此類乎仁陷於愚固君子之所不與也言已大笑先生亦笑遂舉手助先生操刃共殪狼棄道上而去

公字天祿號東田故城人早慧三歲識字七歲能賦詩成化甲午舉鄉闈薦第一乙未登進士丙申拜刑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兩被杖於朝不爲變累官兵部侍郎劉



瑾腹心有冒功請官者公弗可瑾憾遂矯詔改南京工部侍郎時褫職爲民瑾誅起左都御史督兵討劇賊劉七兄弟暨齊彥明楊虎爲言者所劾詔獄繫凡八越月感疾卒○維風編曰黎文僖公淳主順天試事時有試卷奇甚後場不類疑有弊勾稽墨卷得謄錄截卷姦狀案其事而取是卷爲解首則名士馬中錫也○王劍尊聞曰獻吉下獄時瑾欲殺之急乃書片紙出謂德涵救我家人徃告康康卽上馬馳至瑾門白之明日卽赦出其後獻吉反嫉害德涵馬中錫撰中山狼傳以刺獻吉

愚說贈王君　楊循吉

駙馬都尉數讀泉山王君成憲自稱曰真愚予爲之說曰今天下皆知愚之不若智矣以愚之名加之其人誠愚耶亦不請受矣然而愚能勝智智不能勝愚夫何故以吾之智勝天下天下復有智於我者而我之智竭矣而天下之愚者惟無所用以勝乎天下而天下恒不能勝之彼其權謀術數之學有時而盡也今夫終日辨而必歸於默終日鬬而必歸於息夫與人辨與鬬者則人亦必有辨與鬬者起而乘之而不鬬不辨者未嘗有求勝乎天下之心而天



下自然莫能與之角也夫使天下莫能與之角則其智豈不實出乎天下之人而何謂其愚者耶故愚者以其不勝勝天下訥而不敢辨怯而不敢鬬而實非怯與訥也乃所以常持其必勝之道者也故天下之辨者恒遇訥者而止天下之勇者恒遇怯者而止天下之智者恒遇愚者而止愚之勝智不已多耶

公字君謨號甬峯吳縣人成化甲辰進士除禮部主事善病好讀書每得意則手足蹈掉不能禁人呼顛主事年三十一即致仕卒年八十有九所著有松籌堂集蓋公課讀經史以松枝爲籌不惜然不止故即以松籌名其堂也

廣文選序　　劉節

序曰廣文選何廣蕭子之選也何廣乎蕭子之選也蕭子之選文也為賦賦之目十有四為詩詩之目二十有三為騷為七為詔為冊為令為教為文為表為上書為啓為彈事為箋為奏記為書為檄為對問為設論為辭為序為頌為贊為符命為史論為史述贊為論為連珠為箴為銘為誄為哀為碑文為墓誌為行狀為弔文為祭文為類三十有七可謂選矣然或遺焉是故廣之以備遺也孔子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是故始之天地天地廣也鳥獸草木



皆物也鳥獸選矣草木遺焉是故次之草木以廣遺也夫賦諸目具矣弗目者遺是故次之雜賦以廣遺也夫詩六義備矣逸詩詩之遺也廣之自逸詩始補亾無矣操樂府之遺也詩雜歌之遺也廣之詩斯備矣夫詔王言也璽書賜書敕諭皆王言也廣之類也策冊類也策問詔類也廣之以從類也疏上書類也封事議對皆疏類也廣之以從類也對策對厥問也策問詔類矣對策對類也廣之從其類也而文則無矣問次於對有問斯對也廣之亦類也夫記者序之實也傳者史論贊之紀也說者論之要畧也哀辭者哀之緒餘也祝文者祭告之大典也是故廣之廣其類也夫文猶賦也諸類具矣弗類者遺是故次之雜文以廣遺也夫騷作於屈宋者也九歌遺焉九辯遺焉景賈以下不錄也漢詔盛矣選其二焉遺者多矣是故廣之以備遺也表箋啓檄畧矣奏記設論箴贊畧甚矣史論述贊畧益甚矣銘也頌也誄也古而則者遺矣書序之遺猶夫銘也論之遺猶夫書也碑文之遺猶夫論也諸類之遺猶夫頌也誄也故今考之文之遺猶夫詩也十六七也詩之遺猶夫賦也十四五也賦之遺猶夫騷也十二三也是故



廣之以備遺也夫然猶或遺焉典籍散亡存十一於千百廣之云者殆庶幾焉者也夫文譬之水也選之者如導水而聚之者也是故海水之聚也廣其遺者如導水而聚之海者也吁難言也

楊慎曰予閱廣文選中山王文木賦乃以文為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微詠賦乃誤王為玉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阮步兵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妄作叔夜不知叔夜之死先於阮也○陳耀文正楊曰微詠賦陳同甫文選

補遺已載之矣



## 阿留傳

陸容

阿留者太倉周元素家僮也性癡獃無狀而元素終畜之嘗使執灑掃終朝運帚不能潔一處主怒之則擲帚於地曰汝善是曷煩我爲元素或他出使之應門賓客雖稔熟者不能舉其名問之必曰短而肥者瘠而髯者美容姿者龍鍾而曳杖者復度不悉記則闔門拒之家蓄古尊彝鼎敦數物客至出陳之留伺客退竊叩之曰是非銅乎何黯黮若是也走取沙石就水磨滌之鋖剔缺一足使留斵木之岐生者爲之持斧鋸歷園中竟日及其歸出二指狀曰木枝皆上生無下向焉家人爲之鬨然舍前植新柳數株元素恐爲鄰兒所撼使留守焉留將入飯則收而藏之其可笑事率類此元素工楷書尤善繪事一日和粉墨戲語曰汝能爲是乎曰何難乎是遂使爲之濃潑參亭一如素能屢試之亦無不如意者元素由是專任之終其身不棄爲傳者曰樗櫟不材薪者弗棄砂石至惡玉人賴焉蓋天地間無棄物也矧靈於物者獨無可取乎阿留癡獃無狀固棄材耳而卒以一長見試實元素之能容也今天下正直靜退之士每不爲造命者所知遲鈍疏闊者文不爲所

甚能知而善奚用之不能當其材則廢棄隨之於戲今之士胡不幸而獨丐之幸哉

王肯堂筆塵曰國初太倉周元素善畫高皇帝嘗命寫天下江山圖於便殿壁元素奏曰臣雖粗知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諳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易請規模大勢臣從中潤色之高皇帝即秉筆揮灑畢顧元素成之元素頓首曰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高皇帝顧而頷之當時天威嚴重臣下奏對往往失措而元素酬應雍容如此其智畧固不凡也所作必可觀今不復見矣



雜說四首　　陸容

莫貴於天子莫賤於禽獸然儗人以桀紂則怒以麟鳳儗之則喜是天下之物莫貴於德也故君子尚德

以爭于人而弗逮則怨之以己方人而弗若則忌之此恒情也君子無求於人何怨之有反求諸己何忌之有

驕者視人之弗若己其父雖弗若己必退然遜之至敬之所在也妬者嫉人之勝己其子雖勝己亦欣然喜之至愛之所鍾也推此心以及人則無驕妬矣

有生之類如鳥獸之飛鳴走伏昆蟲之蠢蠕屈伸草木之花實榮瘁各無不同者一實理也人靈於物而有善惡誠僞之不同知慮害之也君子明善而誠身所以復其初也

公字文量太倉人少與張泰陸釴齊名時號婁東三鳳成化間進士累官浙江右叅政所著式齋集三十八卷菽園雜記十五卷

## 獨坐軒記

桑悅

予爲西昌教官，學圃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臺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弗肅以入，因名之曰獨坐。予訓課暇，輒憇息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次窺關閩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嚼左傳荀卿班固司馬遷揚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更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褒貶，以定萬世之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隙地數丈，池種芰荷，地雜植松檜竹栢，予坐是軒，塵埃不入胸次，日郝又若左臨太



行，右挾東海，而蔭萬間之廣廈也，且坐帷闌，酢千古，遇聖人則爲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爲交游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爲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覺紛擊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擊糾錯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寥，不謂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公字民懌，常熟人，年十九領成化乙酉鄉薦，年二十六除泰和訓導，遷長沙通判，佑長沙，著庸言，自以爲窮究天人之際，非儒者所知也。後調柳州，會外艱歸，遂不出

## 庸言六條

桑悅

嫫母無鹽俾粉黛爲美，毛嬙西施塗墨易爲惡。善難成而惡易敗也。

膏粱之中食物夫與其味之，薄藜藿之中食物夫補其味之厚。千金之子，餘百金而自貧；編氓之家，得十金而自富。是故口常淡則能養味，心不奢則能養財，能養味則常甘，能養財則常足。

介葛盧能解牛音，神竈姑能解蛇語，何今之爲吏而不能解人之言乎？聽人之言而不能通其意，與夫舛人之言而



不信者，皆謂之不解人言者也。

紀昌射能貫虱，不如養由矯矢而獸號，養由矯矢而獸號，又不如更羸虛發而鳥下。紀昌射之精，養由射之化，更羸射之神，識此，其能兵乎。

醯鷄出於甕，而人於蛙井歎曰：不圖天地如是其大也。蛙逆爍爍自得，大鵬扶搖而上九萬餘里，見天地如井。斂翼而下，思玄子曰：物之見大小不同有如是哉？世無高九萬餘里之眼，而謂見之盡者妄也。

孫楚嫡王濟以驢鳴，魏收悅文宣以狗鬭，潘安仁拜賈謐

之車塵宋之問捧張昌宗之溺器文人之無行一至此哉平生著述辛苦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則亦弗思甚矣



## 西溪漁樂說

羅玘

漁與樵牧耕均以業爲食者也其食之隆殺惟視其身之勤惰亦無以異也然天下有傭樵有傭牧有傭耕而獨無傭漁惟其無傭於人則可以自有其身作吾作也息吾息也飲吾飲而食吾食也不亦樂乎蓋樂生於自有其身故也若夫傭則身非其身矣吾休矣人曰作之吾作矣人曰休之不敢不聽命焉雖有甘食美飲又焉足樂乎豈惟傭哉食人之祿猶傭也故夫擇業莫如漁漁誠足樂也而前世淡薄之士託而逃焉者亦往往於漁舜於雷澤尙父於



渭濱然皆爲世而起從其大也而樂不終至於終其身樂之不厭且以殉者古今一人而已嚴陵是也義與吳心遠先生漁於西溪亦樂之老已矣無他心也喬庵編修請曰仲公得無踵嚴之爲乎先生曰吾何敢望古人哉顧吾鄉鄰之漁於利者樂方酣吾愚不能效也聊以是相配然耳有聞而譫之爲之說其事以傳者羅玘也南城人

公字景鳴號圭峰建昌之南城人成化丙午試京府時李文正東陽傳文穆瀚同典文衡得公文奇之以魁多士明年登進士累官南京吏部右侍郎卒年七十三謚

文肅.



循吏私錄序　　唐龍

正德己卯江而欽監司予當行是維華王湛亂虔劉斯民燬其室廬是維士馬彭彭釋驛于途征餽轉輸蝟興于野乃民敝焉日阽諸危亡庶府之政若棼網然既至實弗勝是懼亟問于君子曰吾聞政有經今日之事奚先曰良病哉官邪昌哉大者卹民隱正吏習已矣抑聞有序二者奚先曰吏失職則民失業夫民猶羊而吏爲之牧者也古之牧良故羣而肥今之牧殘凋然瘠矣柰之何不跳踉而號也無亦正吏習是急哉予曰聞命矣乃布檄而以繩諸屬



貨好政者弗悛督責之又弗悛必斥勿貸君子曰性有善惡習有上下政有勸懲故京封舉者彊國賞罰明者識治子之政毋乃詳于懲而勸猶略乎予曰不明之過也乃傳有司錄諸先爲吏循而沒有遺愛者于是乎廣信府錄同知曹琥吉安府錄推官陳茂烈建昌府錄推官羅江于是乎泰和縣錄知縣陸震安福縣錄知縣莊典言其政皆曰介乎其廉而節也郁乎其惠而和也挺乎其直而不回也哲乎其明而不闇也秩乎其肅而不替也言諸其民皆曰始奠乎安若堵乎而今由由乎思之若父母乎予曰美乎

碩乎澤澤乎吾幸而論其世焉。諸郡縣先是有祠，乃俾新木為主祔祀之。吾見吏而士者憮然曰：均之民父母也，彼沒而歆民之祀，我顧生棄于民哉。庶幾賂不彰，與私欲不行，與掊克不加，與刑均而賦儉，與作偽自遠而姦慝無所容，與民于于然，隱目瘳矣。卒不悟不勸者，不仁之人，民之殃也，天其天諸。夫錄止于五人，慎之也。抑以耳目之所睹記而事易見，人易感也。況前乎此者業載諸祠，後乎此者未盍棺焉，非故畧也。附錄高鑒、易春，乃吏習有關焉。特錄劉源清，大忠義也。特錄夏尚朴、劉棐，貴士行也。夫忠義始士行，與然後吏習不渝，抑勸之大者乎。

公字虞佐，別號漁石，浙江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知郯城縣，以拒盜功拜監察御史，出按雲南。後自陝西提學副使，遷按察使，徵拜太僕卿，尋擢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召為副都御史，擢吏部侍郎，遷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三邊軍務，改刑部尚書，又改吏部尚書。所著漁石集行世。



## 題兩疏後解

唐龍

錢寧，雲南臨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收為家人。年十五六，性機警。雲南衛指揮盧和充錢能門下頭目，和善相，一見寧，謂將來必大貴，嚬私結無不至，諸服用俱出於和。寧拜和為義父。後和姪金齒衛將挾讐劫四平人死，以火燬其屍，又強奪生員妻，事發問斬罪。既錢寧竊柄，乃爲和奏辯，下鎮巡會勘，和得脫刑具，散居都司直房。正德十一年，審錄官至，寧陰囑出和之死，且令奏事承差楊金齎書於察院，龍當堂裂而還之。日和詐為聾，審錄官果欲末減。和范巡撫、沐總兵、史鎮守聞之愕然，三司杭東卿、朱昇之輩曰：有巡按在，無憂也。審錄官語龍曰：盧和事皆無屍，當末減。龍折之曰：四人無屍，益和燬之以滅其跡耳。若得末減，則天下酷吏紛然燬人之屍矣，吾實不能。今日末減之，雖富貴立至，恐人云狥錢寧之意，縱盧和之獄，其將謂何。審錄官氣沮，龍竟卑隸指將和曳於階下，加刑具，允以常刑，送按察司獄。撫總諸公輩亟稱曰：中流砥柱。然自此寢不怗席矣。至戚劾明事，又危矣。朝明被奏許不得襲，令惡從劉宣、董溥齎金寶於京師，厚賂錢寧，不啻二十萬。寧

以言勝總兵鎮守文寄語巡撫曰但了武定事便請往兵部朝明又賄諸勘官文案具矣龍至巡撫首以此會龍不可駁退其封客有爲朝明說者游揚其辭卒乃曰道長眞難得鳳家持萬金伺半年竟無門可入龍正色曰飾十萬直一芥耳斯言何爲至於我其人慚而去朝明哀求於寧寧令劉宣董溥集雲南人在京者冒爲通把謄詞舉保得內批𧫓知府實寧詐爲之也部檄下行按察司時沈仁夫爲按察使查照上官眞犯死罪事例將朝明拘繫仁夫眞丈夫也龍備鳳氏及朝明罪惡與不當𧫓狀𢾰奏於朝雲



南諸司與軍民人人危之蘇天秀爲驗封郎以大義奏覆詞氣凜然今猶可想見得旨朝明仍降十舍一方之刑威正矣此身極危不敢顧也楊侍御用之雲南刷卷回武功與康德涵太史道其事德涵性剛直歎賞不已龍督學事陝西會德涵謂曰郄美官擇萬金吾子也夫龍謝不敢當爲題兩疏後以相遺兩疏蓋指兩事實係朝明一疏盧和事得徑行未嘗有疏云近見守備以瑣事尙繫諸生又張掛告示於學宮儼如學道官之弊一至於此將來盧和之事恐不難爲將無漁石先生輩據法呵禁之也

五吏篇　崔銑

漢文鎮法（學韓非子）此苛吏也而世尙之曰法理之吏飾外修餙此僞吏也而世尙之曰嚴明之吏逢顏迎向此佞吏也而世尙之曰恭謙之吏暴斂厚征此賊吏也而世尙之曰功能之吏巧徼竊取此貪吏也而世尙之曰材幹之吏近臣狗私愛而稱之世主采浮稱而禮之禮之則加賞焉反是雖張季之平卓茂之眞延壽之正陽城之寬張堪之清近臣狗私惡而毀之世主惑羣議而棄之棄之則罰加焉非介士必因賞而改心因罰而渝節五吏者治之蠹而貪爲之



源也夫貪匪止以自養已也必遺近臣以求譽於是取之豪右豪右復取之細民取之豪右什去其五矣取之細民什去其七矣久則罄夫徒貪民不懾而發微也必制以苛苛必能而後行必覆以僞僞則讙民而恐上蹋必悅以佞佞非征斂無以自見也必肆以賊如是然後可以遂貪是故五尙行而吏不良五吏興而民不安求國長治茀可得矣

弘治乙丑公試卷在分考劉武臣廉下疑其刻深末錄楊用修侍石齋公於禮闈見之愛其奇偶以呈石齋遂

擢詩經魁公知而以小座主稱焉竟爲平生知己公字
子鍾一字仲鳧平居手不釋卷對客談古今事評議經
史駁正前人陂見咸有確論正德初閹瑾擅權卿佐皆
伏謁公獨長揖瑾怒謂張綵曰翰林諸白面書生多輕
薄崔銑尤甚會孝宗實錄成矯旨史官陞級調部屬州
縣令銑改理改南驗封庚午瑾誅復翰林仕至禮部右
侍郎卒年六十四謚文敏贈尚書



四貞祠記附郭棐讀祠　　崔銑

正德壬申賊刼東火婁掠婦女不辱被害者四人焉曰趙
氏曰袁氏曰程氏曰平氏賊去所司以聞詔給膊樹閣如
制越十有四年辛巳潞守請于御史立祠小嶺祀之得請
乃命東火仇朴治工而朴以其實助祠爲堂者三楹爲夾
堂者三楹左右廊各三楹衛則有垣出入有門祀用春秋
卜日獨羞侑祝以帛嗟乎往之可言者四貞而已乎余聞
之政始于怠極于廢樂始于逸流于荒官始于得放于亂
邦嗟乎可不痛哉自閹人谷大用八人惡蠱君以極其欲



而燕遊啓人人又進劉瑾使備廷論而士禍作自論者欲
司馬劉公之爲宰而攻馬公而黨與分自瑾逐少師劉公
而相權失自杖言官而言路塞遷秩免患以賂而利門肆
朱寧進而閹寵衰江彬入而邊卒輿官輕而頑民窮而盜
傑夫思亂驕藩伺隙而生心矣當瑾時禍烈如焚怨韓司
徒李夢陽刺骨矣衆謂其必死也而免羅僑之諫吳廷舉
之論劾謂其必死也而免何瑭之長揖知縣王勳之不賂
也而見重瑾敗而永繼永敗而寧彬繼命亂至矣劉少傅
之辟位傅尚書之抗奏寧濠叛矣胡世寧曹琥之持法孫

婬許達之死義嗟乎懿哉若人敢奚底於壞哉是故抒辱之女可以觀性秉節之臣可以觀學

郭棐讀漚詞云崔后渠作四貞記予讀其文慷慨三復泼數正德中士氣掃地猶幸有諸公大節磊落如此詎非一時中流砥柱哉予南海有王公名嚳者是時爲刑部司務瑾坐東廠公見之獨長揖及爲江西參議寧濠橫驁公見之亦獨長揖人有知者曰是不跽東廠者肯爲藩邸屈膝耶公知濠將叛遂謝病歸嗟嗟公不屈瑾其高風奚讓何柏齋不屈宸濠其正氣又不丁胡端敏而后渠夫之知也故表出之



## 喻刑

崔銑

劉將軍拜錦衣指揮鎮撫司理刑崔子告之曰凡衛必有鎮撫司理其衛之刑而已錦衣鎮撫司上所親信故凡廷臣將有重譴者民之妖言者盜者皆命治之獄具雖法司大臣無敢出入故朝之大獄鎮撫治之朝之審獄法司治之夫人主之勢雷也刑法之威焰也雷之所擊無堅不拉焰之所揚鼎需不焦夫臣之有諍也而激則可畢矣守典也而泥則可畢矣民之喜訛言而窘于生也而犯而揉而有敵則可畢矣苟急于獄之成而闢于其自聚于法之遂而略于其情勇于令之從而弱于其不然獄之常也或爲矣夫治大熱者必以寒治大寒者必以熱故言去害之功者莫加焉然非以苦脆參朮繼而調之則元氣縮若投寒于寒投附于熱則人之危也必至是故大獄者國之所忌也昔漢楚淮之獄袁安能寬之安之子孫顯匹其國是故推其仁以體其情緩于成以待其察善于辭以掩其缺委其事以解其忿四者平獄全忠之道也正德丙子仲秋初吉崔銑著

崔銑

正統初王振問大學士楊文貞公曰今九卿無山西人豈皆不賢者乎文貞曰僉事薛瑄其人也已而文清至京振使餽致饋於文清文清固卻之僕曰公何駁與諸方面以千金求通於吾公不得階君反卻其餽邪禍將立至吾危君吾危君僕跽跪對振曰大權在我不厚鄉人以美官而乃餽酒肉彼卻之固當已遷文清大理少卿又餽文卻之亦不往謁未幾文清得辠

段公名堅字可久蘭州人為福山令李文達公薦遷萊守



二公竟未面也後改南陽段公尚教化凡屬吏不法者節案問民或良或莠相宜訓治議王凝齋尚書張貢士蒙絕於微賤躬督令學皆成名儒民翕然向禮女稱而竊夫死者二人公自往祭南陽至今美俗公嘗被酒杖囚醒而忘其故是後飲既不笞

劉忠宣公大夏在司馬孝皇眷之造膝奏對所謀雖輔臣不與聞一日上張穀衣於內宮之隙屏左右召公問曰朕守祖訓不敢踰分漁民然各省歲奏民窮而亡者何大夏叩頭曰臣在廣東久請言廣事市舶一閹歲所斂與省大小官俸薄埒稍縱又倍徒皆辦於民上曰此弊久病之但朕在內勢孤如陳寬靖已季勞庸劣不足慮惟蕭敬悉故事朕所須問然不假以權此事卒難大更但老者死或以辠罷不令嗣代可也穀衣後一童閹伏地竊聽未幾孝皇棄天下忠宣竟戍甘州

雍泰字世隆西安人剛果自任所治以威烈著稱許襄毅曰世隆有克亂之才必死之節遂撫宣府指揮李穡嘗老西涯甥恃援橫作雍公撈掠將竄之西涯右穡怨雍公除名正德戊辰劉瑾屠虐稍戢有勸其起者瑾以饜厭議者



乃起雍公南國操江遂拜南司徒公憤悒不樂或問曰今將通公於朝政奚所先公曰請戮劉瑾耳聞者吐舌已瑾怨公不餽謝仍故除名凡在先朝爲公者皆得重譴云

公自叙云銑自童丱訪求賢士大夫善行先君是之每舉以語銑及長遊四方又官兩都聞見日充南昌貞白先生張公告我尤詳庚寅秋八月穫禾後渠之凉寡慮乃取其不疑者十節識於篇皆傳志之缺者云崔銑書

## 記王忠肅公翱三事　　崔銑

公爲吏部尙書忠淸爲英皇所任信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乃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哉如汝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强所不能以幸冀非分邪列卷火之

公止一女嫁爲畿輔某官某妻公夫人甚愛女每迎女壻固不遣恚而語女曰而翁長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固慳者何女寄言于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于朝房旬乃還家壻竟不調



公爲都御史與太監某守遼東某亦守法與公甚相得也後公改兩廣太監泣別贈大珠四枚公固辭太監泣曰是非賄得之昔先皇頒僧保所貨西洋珠于侍臣某得八焉今以半別公公固知某不貪也公受珠內所著佐襖中紉之後還朝求太監後得二從子公勞之曰若翁廉若輩得無苦貧乎皆曰然公曰如有營乎佐爾買二子心計公無從辦特示故人意耳皆陽應曰諾公屢促之必如約乃僞爲屋券列買五百金告公公折襖出珠授之封識宛然

## 桂氏義僕碑　　費宏

嘉靖三年秋七月大同叛卒戕將領及其巡撫憲臣知罪不可赦猶覬落爲之請詔貸死疏一日三四至變且不測上命都督桂侯勇爲元帥以鈇鉞往鎭之衆方洶洶覘鎭城如虎穴都督既佩印礪兵秣馬率妻孥治行無幾微憂懼之貌顧獨念平居未嘗蓄死士置帳下緩急無可爲腹心者步庭而歎者屢焉其童曰全勝曰彪曰錦曰麒曰俊者奮而前曰獨之臣家之僕分雖殊心一也主翁爲天子元帥能忠於國而弗愛其身僕輩乃不能忠於家而忍負其主乎況犬馬受豢養之恩猶知報焉僕輩肯犬馬之不如耶都督闖而壯之遂與偕行既至鎭叛者疑未釋訛言王師且來屠城相煽以亂事聞下廷臣議議必剪首惡以除禍本得其主名若干遣文武大臣率禁旅及部鎭兵凡數千將臨城取之然宗室戚親數十百居民之無罪者數十萬皆雜處城中崑崗之火蓋有不容以輕縱者主兵者約都督以計擒之全勝等用其主命協力取郭鑑等十一人尸於幕下逆黨股栗城中爲少定初議首惡既得即班師主兵者未之思也又得檄將有事於鎭賊叛者復疑復

亂鎧之父抱子挾其徒徐壇兒五十餘輩火都督門索都
督欲甘心焉全勝持弓矢捍禦首犯其鋒彪錦璘俊相繼
殊死鳳悉爲所害至裂其肢體懸庭樹慘不可言曰壇兒
囘子暨孫者全勝與彪之子也皆見殺如其父憾逆黨憤
少役都督乃幸得全蓋一時之大變也然自鎧等既誅向
爲未正之法於是始正武夫悍卒亦知從逆之禍卒不可
免而有革心效順之機從月餘城中人相率縛抱子輩獻
於官無一脫者而邊城晏然以靖謂非全勝輩仗節死義
首爲之倡有以感其心而作其氣耶當全勝遇害時都督



之妻田夫人及側室王氏皆被剝耗上憫之亟召還京陞
其秩進耆階一等傷者皆厚加優恤死事錄其孤兒全勝
與彪蓋已無噍類矣都督惻然恐無以慰其忠魂謀伐石
即死所鐫其名爲不朽計屢詣予請曰全勝彪錦璘皆非
勇族特因其孤貧而子之遂承勇姓而命之名俊則大同
前衛千戶李英之弟於勇不過姻婭之好耳今皆捐生赴
難如子之於父此勇所以哀之而欲著其志節於來世也
郎之戰公叔禺人恥士弗能死與其童汪踦死焉孔子許
其勿殤又待傳其事載之簡冊千載而下知踦名公奇徼

全勝輩而暫於辭予予惟死者人所甚惡即士君子猶必
致審於熊魚之辨乃能舍生而取義況求之厮役可易得
乎全勝輩感主恩效臣節不避艱險視死如歸可謂明於
大義無愧士君子之流矣夫一世爲短百世爲長故苟知
死義之爲榮而苟生之爲辱則有可以得生而不用可以
避患而不爲者都督爲予言全勝輩者死時其年皆未三
十自世俗論之若以爲短折矣然其身雖死而生氣凜凜
後千載蓋猶不死壽何如哉視彼偷生而苟免者衆何如
哉嗚呼讀是碑者具將有所感也夫英亦有所勵也夫



公字子充鉛山人年十六領鄉薦十九登成化丁未進
士廷試第一人正德六年以禮部尚書直文淵閣嘉靖
十四年進華蓋殿卒於位謚文憲

懋者　　劉玉

一飯百金一衣千金一居萬金上之風之下之從之俗焉有不靡乎犬馬穀食奴隸肉食倡優玉食食焉有不匱乎庖者海陸織者文繡匠者篆刻用焉有不費乎緇黃不欸而食游惰不耕而食商賈不儲而食工以藝兵以力士以志公卿大夫以能大事農一而供十人天下焉有不窮乎嫁者累車葬者殫家貧富相企而日有加愚不肖相傾而日蹈於邪習焉有不困乎嗚呼弊也甚矣上之人必躬節儉而後民風可移嚴制度而後民志可定去奇衺禁淫汰



而後民用可足省末作驅遊民而後民力可完民力完民用足民志定民風移而後禮樂興刑罰措禮樂興刑罰措而後萬物阜天下安

公字咸栗江西萬安人弘治丙辰進士爲御史時具疏論劉瑾等八黨扇姦宜寘之法瑾大怒逐公歸旋逮下詔獄凡四月始免還瑾誅起爲河南督學僉事轉福建副使督學如故仕至刑部侍郎大獄事起下詔獄罷歸卒于家隆慶初贈尚書謚端毅楊愼選定其集凡三卷

崔氏忠義家訓卷序　　費寀

正德己卯南昌之變稱兵犯順東指金陵僞爲皖師所尾既屠南康破九江遂乘勝率衆百萬環皖城期受降而後東時指揮使崔文城守却賊有功聲威烈烈予嘗著而爲之歌矣頃君不自以爲功出忠義家訓卷請予序之予觀諸大夫所爲傳若記乃知崔母宋夫人當危難時曾呼文而詔之曰人臣之義有死無二爾竭爾力保爾城予郎有不諱吾偕爾婦以死不爾先人辱文毅然白主帥偕士卒乘城先登以迎賊鋒賊臣皖人潘鵬誘城降文折以大義



手刃其家僕一人磔城上知其不可誘也益急文乘間飛砲聲震林木突出死士三千人猝擊之賊錯愕爭登舟死溺者千計自是賊不得逞鬱鬱背道西返而城以完矣予惟婦人女子平居習聞閨壼事而已何能曉明忠義若是耶逆濠憑藉宗室積賊稔惡殆二十年一旦逞茲不軌莫不謂其十事九成中立而規利便者雖縉紳亦或不免况婦人乎毋乃從容論予不使有徐庶心亂之說以樹其勳烈若此顧不信難矣哉昔齊湣王弑於淖齒王孫賈失其處以歸其母責之一呼而從者七十人用保莒城以立

其子漢王陵事爲祖項羽質陵母軍中母伏劍死以成陵
志然則文之得於母訓亦何異哉於戲爲人臣而懷二心
者聞之足以媿矣是宜君子修美其事而予樂爲之序



## 前輩風範

潘塤

塤爲諸生時將郡傳吳先生命往見鄉先憲副行素章公(斌字彥賢)先見其二子(元吁季勉)通刺公出面西南塤拜致郡博之意公唯唯讀數語而入命其子延坐啜以茶吳宅日爲輪會中歸謁行太僕貫初顧公(達字仲道)公時年七十有六問塤至衣冠扶杖出塤再拜問起居公引之上坐三讓塤避避至再曰老先生有三可尊何不虛此坐以勸後進使知長少之序公瞿然以杖戳地曰老夫今日乃得聞此語坐吾不敢復讓翼日之清江浦見河陰令雙槐張公(崇字玄卿)乃先



謁倉曹同年戴君(冠字仲鶚)倉曹曰予往見雙槐先生乎幸爲冠先容塤晨往值公盥櫛待於次而倉曹至公乃出衣冠甚古與倉曹修禮既轉而南向塤拜公立受扶而起塤則再拜公嘖嘖有數勉語倉曹退塤復侍坐塤之奚奴拂几案出殽核各二器酒三行飯二盂禮甚簡及塤避暄湖西公時八十七壽不逮三十里駕小舟過訪言笑竟日飯則飯飲則飲薄暮始歸暇日數貽以詩自署雙槐老叟其風味意態近世所未有也夫三公皆鄉先生杜門肥遯同一高致行素未嘗與人齟接貫初雙槐尤索居離羣意更蕭

散見行索則少長截然凜若師傅見貫初進十五年已煩遜避增感慨其時可知矣見雙槐則超出流俗偃然以前輩自居以子弟畜後進夫三公之行不同同一持風範厲風節若行素之嚴而正貫初之通而介雙槐之簡易而直皆可敬而仰者也非某之所能及也或曰見行素須少也賤是不然使公居今日接見少年輩能復如前日否耶



## 與陳鶴論詩

顧璘

與足下一見即出郊居野人歲計牽羈不能不然無足爲高明道者念所論詩說衷聽耿耿未盡畧爲一談國朝自弘治間詩學始盛其間名家可指而數今亡去有集傳世者三人李獻吉何仲默徐昌穀三人各有所長李氣雄何才逸徐情深皆準則古人鍛琢成體純駁優劣可畧而言大抵皆作家也今雖後賢翹起孰不同聲歸許哉然三賢皆余友嘗共講習而商訂之者知其淵源所自未嘗不擇法於古人李主杜何主李徐主盛唐王岑諸公皆因質就長各勤陶鑄是以立體成家咸歸偉麗夫豈苟然而已哉詩之爲道貴於文質得中過質則野過文則靡無氣弗壯無才弗華無情弗蘊杜宗雅頌而實其實則蔽也楪韓昌黎以及陳后山諸君是也李尙國風而虛其虛其蔽也浮溫庭筠以及馬子才諸君是也王岑諸公依稀風雅而以魏晉爲歸冲夷有餘韻矣其蔽也易而俚王建白樂天以及梅聖俞諸君是也嗚呼諸君並名代之才而學詩之蔽猶至于此詩可易言乎哉余又有說今世論詩者言風雅則妄耳上漢魏次李杜王岑諸賢今賢雖家傳能背誦則

詞林之規矩在是的矣舉六朝則曰靡弱舉唐初則曰變
體未純雖承先生之常談其實確論乎外是謬矣柰何臨
枯澁翰宰就其所非而棄其所是綴叠雙聲比合五色雕
呈燦爛質昧性情豈中道難從而偏長易勉乎抑新奇易
以驚世乃違心以騰名乎杜子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
知此當要諸後世不可苟悅於目前也或者謂揚雄太玄
可覆醬瓿桓譚以為必傳顧吾與子不及見耳斯所謂良
工獨苦者乎余老衰不能復振幸皇運之休明慨英賢之
太過抑過莫讀安得不盡于足下哉載觀前代之文契萌



於所勝變生于所窮盛衰相因關係非細漢承亡秦縱橫
之餘建武一變文章爾雅其季乃至委靡不振唐變六朝
開元之章幾復正聲宋變五代元祐諸賢遂倡道學及其
季也各有纖瑣繁蕪之陋文盛則運盛文衰則運衰莊生
曰世喪道也道喪世也世與道交相喪也可謂洞見幾微
者矣國家今日之文不知一變而盛乎再變而衰乎不可
不深長慮也足下示教新編雅志高邁將以揚風雅之墜
緒故辭旨氣格直追李杜而上之展讀再三終夜忘寐特
其間六朝唐初之語時亦有之余竊疑焉豈風俗之變賢

者不免或衆耳難諧苟為同聲與是二者皆非足下所宜
有也闇稟獨見必有定說千萬開教以祛茅塞幸甚

公字華玉號東橋吳縣人隸匠籍徙居金陵弘治丙辰
進士與陳侍講沂王太僕韋肆力為詩文時稱金陵三
俊累官南京刑部尚書所著有息園浮湘憑几歸田諸
集○公巡撫湖廣時張居正年方十三一見即許以國
士呼為小友每與藩臬諸君言此子將相才也解束帶
以贈之曰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吕虔意耳一日留張
飯出其少子名峻者指示之曰此荊州張秀才也他日
當樞要汝可往見之必念爾為故人子也其神識如此

義虎傳　　　　祝允明

荆溪有二人，髫丱交，壯而貧富不同。窶子以故宴安無他技，獨微解書數，妻且艷。富子乃設謀謂言：若困甚，盍圖濟乎？窶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甲豐於財，乏之主計吏，覓久矣，若才正應需此耳。若欲，吾爲若策之邪？窶感謝。富子即具舟，糧并載其艷者以去。抵山，又謂言：吾故未嘗夙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一忤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若先容焉，計也。窶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窶胼胝碎破，血出，被蹂躪不已。至極寂



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鈇斫之，頸絕。富子謂死矣，哭下山謂艷者：若夫君噬於虎矣，若之何？婦惟哭。富子又謂言：哭無爲，吾試同若往撿覓，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未答，忽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噬富子夫，斃焉。婦驚定，心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怨客，轉身而歸，迷故途，順途而哭。忽見一人步於傍，尚故婦喚之，人言爾勿哭，當返諸舟，可俯爾舟在彼，遂導之返，見舟而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爲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審察之，

蹴雄也。婦疑賊其夫，鬼與夫亦疑婦當爲賊收矣，何尚獨行哉？既而道果夫，果妻也，相攜大慟而趣，各道故。夫曰：彼嚮淫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也。婦曰：吾苦若死，若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不可置也。於是更悲而慰，哭而笑，終歸完於鄉。祝子曰：覘賊始謀，將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王穉登虎苑曰：義興某人，攜妻住歷陽，附一舟，長年悅



其妻，欲圖之。方艤舟，紿其人曰：吾此地多相識，留若妻舟中，吾與若先登陸。同行至山下，被毆死。長年即還舟，劫其妻曰：而夫死於虎，而無若，當與吾偶。妻哭，謂尋得遺骸，當從汝。長年不得已，漫挈之往，途間遇虎，徑攫長年而去。婦見虎，謂夫果死，慟哭於途。人問得其故，云：適自邑中來，見人，想爲舟人毆死復甦，豈爾夫邪？婦詣尋之，果其夫。更生云。與此傳稍異。○公字希哲，長洲人。弘治壬子舉於鄉，仕終應天府通判，卒年六十七。子續舉進士，官布政使，刻其遺文曰祝氏集略。

吳郡周茂蘭　周茂藻　俞　桀

徐　晟　徐爾禮　金大成

婁東顧夢麟　陳　瑚　陸世儀

許　旭　王　掞

同邑吳宗潛　顧　偉同閱



[library seal]

明文英華卷五目錄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 門人張尚瑗弘遵 吳世標赤霞 編

嘉興李 緯赤茂 訂

長洲陳三島鶴客

李夢陽

秘錄

秘錄 附空同墓誌 康對山行狀 實錄 近峰聞畧 漫錄 灃渚長語

詩集自序

與徐氏論文書

駁何氏論文書

再與何氏書

何景明

擬與滄司論救荒書

與李空同論詩書

師問 附黃宗羲積仰說

歐紀

程敏政

卻金詩序



宋遺民錄序

文徵明

與郡守藏齋王公書

唐寅

與文徵明書

張邦奇

送西泉林君守太平序

許相卿

死事傳

明文英華卷五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　後學周　錤暐奇　校
男　顧世昌虞宰

嘉善李　瓊赤茂　評

長洲陳三島鶴客

秘錄　李夢陽

包捉日閲秘錄二篇不獨見獻吉立身本末兼可見兩朝政事之得失是一代有關係文字

孝宗下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者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夢陽因上疏言二病三害六漸末極威易恐之漸指斥壽寧侯張鶴齡

初詔下懇切夢陽讀既退而感泣已歎曰眞詔哉於是密撰此奏蓋體統利害事艸具袖而過邊博士會王主事守仁來王遽目予袖而曰有物乎有必諫草耳予爲此即妻子未之知不知王何從而疑之也乃出其艸示二子王曰疏入必重禍又曰爲若筮可乎然晦翁行之矣於是出而上馬並行詣王氏筮得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王曰行哉此忠直之繇也及疏入不報也以爲竟不報也一日忽有旨拿夢陽送詔獄乃於是知張氏有本辯矣張氏論我斬罪

十然大意主訕母后詞疏末張氏斥后也于是詔獄牟斌牟斌問曰壽寧胡不指其事實羽翼予曰虞對耳斌曰指則我能據事實翦厥羽翼矣對焉獄成牟斌發之其略曰原情應詔論法亦違而渠云十罪者悉置弗入奉聖旨李夢陽妄言大臣姑從輕罰俸三個月此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也居頃之龍馭上賓矣痛哉何忍言何忍言太醫院使吳鈺高郵人也謂我曰上崩之明日鈺往見一班侍閹會閹擎其白綾褶子出褶子自肩以下血淋淋未乾也閹迎鈺以褶子泣曰此爺爺口鼻中血也鈺相與泣問故言上氣絕時閹負之自殺出云已聞投溺謂鈺曰怎更能得此聖明皇帝鈺叩之閹曰前李夢陽事知否鈺曰不知閹曰上初無奈壽寧輩逼何金夫人又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欲借官人每力一日朝退召三閣老上問曰李夢陽言事若何劉健輒對曰此狂妄小人耳上默然良久謝遷前對曰其心無非爲國上頷之曰然會科道官交章入李夢陽由是得釋然釋之日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寬刑上怒推案出竟批止罰俸三月汝以爲此等皇帝能更得否言訖二人相對大聲哭而尚書劉公大夏曰釋李夢陽時會上

召我官闕鞫審因逮及李夢陽事上曰朕初欲輕譴此人而左右者嚷乃曰杖莫如打之三十放了已顧大夏曰汝知其意乎大夏叩頭對曰臣不知上曰打必送錦衣衛拷掠闕節打之必死也於渠輩則誠快矣如朕殺諫臣何正德閒予至江西則見都御史艾璞曰璞往爲光祿卿故事光祿寺日辦有積盤云積盤者供近侍闕者也孝宗素尚儉節斯格不行矣而一日未申間忽有旨趣辦積盤十餘桌驚愕辦索久不乏取也倒辦不入辦不出璞守至昏黑東安門將下鎖矣一老闕來曰官第出璞於是倉皇出明日



入至寺寺闕耳語璞曰知積盤否璞曰璞何由而知也闕曰昨夜上奉遊南宮云皇后皇太子金夫人從而二更時召二張自東安門入璞問曰何事闕曰上和解二張耳爲李主事璞叩詳細闕不答而尋因記往錦衣百戶郭勳曰上遊南宮時二張夜入侍酒中皇后皇太子金夫人皆避還出遊上獨召大張促膝語左右咸莫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謝云予始不甚信今以艾公言質之符矣

艾公字德潤號東湖南昌人成化間登進士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郡有勳戚來與無錫民訟田官知爲民產權貴奪巨室莫敢公言者公承勘賂得其情悉歸之民屬逆瑾竊政巨室以賂行田訟復作瑾勢方熾使者覆勘惟風旨是承乃悉以田歸巨室顧劾公前勘非於是瑾僞傳旨逮公詔獄訊之公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箠之幾死令還家海南爲編氓公居南三年瑾誅奉詔還復官致仕時官交薦起之未及用而卒正德七年壬申歲也年七十有三○張巒孝康皇后父弘治三年封壽寧伯五年立東宮進封侯卒子鶴齡嗣侯弟延齡封建昌伯十六年進侯空同出獄遇鶴齡大市



街來醉嘩罵揮鞭擊之鞭二齒鶴齡隱忍而止○常隨何鼎見張侯兄弟出入宮中心甚忿之以爲祖宗法度不許外人到此一日孝宗與張飲侯起如廁除御冠於執事者張戴之又帶酒污宮人鼎遂持爪候宮門擊之賴太監李廣露其事僅得脫明日上疏言之隨被張后杖死海子時翰林某有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內臣抗疏古今無道合比干惟異世心於巷伯却同符一時傳之

公字獻吉號空同慶陽人弘治六年進士累官江西提

學副使勒訐舉閣重事獻吉振學泣士外有大更白臺
使及同官者病其侵官獻吉非其職職各起訟當路素
惡獻吉才名落職閒住其事見所作廣信獄記後記權
問記中獻吉以成化壬辰生嘉靖己丑九月二十有九
日卒年五十八後諡景文。勸夢陽暨江御史事者爲
大理卿燕忠忠奏請專委浙江副使鄭陽羅議殺敷爲
勸官從之忠以夢陽來見遲而怒罵曰汝本聰明好人
附劉瑾之難無用識不識咸壯焉而今顧爲此爲天下
士夫呵罵耶唾罵著哉毁汝操上人之心要便宜耳若
獨不聞老子衛邪退一着是巳據案圖弄手而且罵且
教且請且笑令繫諸獄而蓼官諸學會生裘近者肥而
鼓腹遇之而立其旁而勸官目之大怒曰甚哉李某令
諸生侮我也故鼓其腹而又立我旁恨不遂殺夢陽會
救至得免。

秘錄 附空同集詰 康對山行狀 實錄 近峯聞畧 枝餘 震澤長語

初今上卽位青宮舊閹綽曰鑄上狗馬鷹兔舞唱角抵漸
棄萬幾罔覲時號八虎而毁敏責傳雖舊閹以端愨斥不
伍用會毁坐病免死於是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對屬吏
言輒泣淚數行下以國故而郎中李夢陽聞說之曰公大
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韓公曰奈何曰比諫臣有章
入交論諸閹下之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
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
持必更易力易爲辭事或可濟也韓公於是持鬚昂肩毅
然改容曰善卽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翼
日早朝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
無不踊躍喜者韓公乃大喜退而召夢陽令具草草具韓
公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
也而王岳者亦青宮閹也剛厲而無阿顧亦惡其閹儕初
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諸閹者業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
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者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
而閣議持卒不當下而岳者人人中人也顧獨曰閣議是
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諸大臣者盎人人惴也旣入左掖
行吏部尚書許進首答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於是故屯
履徐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趨詣閣探動靜閣老劉健
語鏊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閣
首李東陽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

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震懼莫敢出一語答李榮面韓公曰此舉本出自外公云何韓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而上始毀詐輒棄萬幾遊宴無度狎匿羣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氣不勁又辭中旨脫於是李榮哂而曰疏備矣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公遂藹然而退蓋是日諸閹者窘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諸公乃竟兩兩退惟王鏊仍前請衆曰設上不處卽何李榮曰衆頗有譏褒之邪而敢



瑾圖事衆入而事變矣是夜立召劉瑾入司禮面收王岳范亨徐智寘南京尋殺二人於途已又連斥劉謝二老顧獨懇留李而韓公輩詞詢咸被尋散矣變之起忒抵莫可詳而李榮則曰諸大臣退而瑾儕繞上前號伏哭痛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儕磔餧狗矣上為之動而瑾衆輒進曰害奴儕者岳也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廠也謂諫官曰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此其情何也夫上狗馬鷹兎岳嘗貢獻之否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既而益復伏地哭痛上於是怒而收王岳瑾又曰夫狗馬鷹兎何損於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於是詔瑾入司禮監此其說亦近第難盡信耳又聞閣議時健遷推案哭謝亦曡曡皆皆罔休獨李未開口得懇留云

正德元年九月夢陽代韓文草劾宦官馬永成各大用張永羅謹魏彬劉瑾丘聚等疏見李集　按崔銑空同墓誌正德改元八閹道上燕遊閣部臺諫劾請誅之不克閣遂竄斥諸臣已知部奏實空同子艸成奪官降山西布政司經歷致仕戊辰劉瑾必快前忿羅以他事械



赴京人意其必死是時瑾敬禮修撰康海海謂瑾曰李生能法皇祖為文殺之大失天下學者望瑾蹙人差逮亦申理瑾乃貰空同子既釋係又欲用之選部空同子託以病疾康海為力請得免。張治道康對山行狀曰武宗皇帝初卽位宦官用事八黨行權而興平宦劉瑾用事尤專百僚被其竄逐而吾鄉折罰尤甚聞先生名常欲其至而先生獨不之往瑾以是銜之是時瑾怒吾鄉戶部郎中李夢陽奏下錦衣獄欲致之死人情恟恟莫敢拯救夢陽自獄中傳帖甚急曰對山救我救我此

帖尚存編修何栢齋謂衆人曰康對山肯往瑾救之獻
吉可活也人以是請先生先生曰我何惜一往而不救
李耶先生雖承往而人尤難之明日先生同御史甚往
左順門值栢齋自內閣出曰此爲獻吉來耶先生曰是
栢齋附先生耳曰此可獨往不可與他人同也先生遂
不之往且謂栢齋曰瑾憤恐肆權人也性好名可莊言
而奪不可正言而諭也栢齋曰此惟先生能之他人不
能也又明日先生往瑾所瑾聞先生至倒屣迎之留飲
坐語久之瑾謂先生曰人謂自來狀元俱不如先生與



爲關中增光先生給言曰海何足言今關中有三才古
今所稀少也瑾驚問何三才古今稀少也先生曰李郎
中之文章張尚書之政事老先生之功業瑾曰李郎中
爲誰乃與我並耶先生曰是今獄中李郎中也瑾曰非
李夢陽耶先生曰是瑾曰若應死無赦先生曰應則應
矣殺之關中少一才矣飲畢罷出明日瑾奏上赦李夢
陽其顛倒小人愚弄宦官郎孟子告齊王謂好貨好色
之意而昧者不知論爲詼瑾可笑哉○實錄曰正德初
元逆瑾等號八黨方以毬樂導上內閣九卿率百僚伏

閣固爭將除之焦芳潛通於瑾得先爲之地由是大學
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等相繼得罪以去八黨
勢益張瑾遂擅政引芳入閣表裏爲姦○皇甫錄近峰
聞略曰逆瑾用事時百官門狀啓禮悉用紅紙故京師
紙價頓十數倍雖元臣宿將必曰晚生曰門下生而稱
瑾則有恩府恩主千歲公公之語○伍袁萃漫錄曰劉
瑾就逮詔公卿大臣及科道官廷鞫之瑾張目厲聲曰
若輩皆出我門下誰敢問我諸公皆辟易不能發一語
噫於斯時也吾不知諸公何顏復行長安道上又何顏



復對妻孥親友哉噫微成晚蔡震挺身折辯閣空無一
人矣○震澤長語曰正德中籍沒劉瑾貨財金二十四
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
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
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盤五
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袞
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瑤印一顆以上金
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
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 詩集自序

李夢陽

李子曰：曹縣蓋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羣和者，其眞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眞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爲韻言，謂之詩。夫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雅也，而風者亦遂棄而不采，不列之樂官。悲夫！李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其思淫，其聲哀，其調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眞？王子曰：眞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古者國異風，卽其俗成聲。今之俗旣歷□，



乃其曲烏得而不□也？故眞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辯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譜而聲者也，不有卒然而謠、勃然而訛者乎？莫知所從來，而長短疾徐斯誰使之也？李子聞之，矍然而興曰：大哉！漢以來不復聞此矣。王子曰：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於情寡而工於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咢也、呻也、吟也，行咕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故曰：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子曰：雖然，子之論者風耳，夫雅

頌不出文人學子手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見於世久矣，雖有作者微矣。李子於是憮然失，已灑然醒也。於是廢唐近體諸篇而爲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馳騁之技也。李子於是爲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於是詩爲晉魏。曰：比辭而屬義，斯謂有意。於是爲賦騷。曰：異其意而襲其言，斯謂有蹊。於是爲琴操古歌詩。曰：似矣，然糟粕也。於是爲四言，入風出雅。曰：近之矣，然無所用之矣，子其休矣。李子聞之，闇然無以難也。自錄其詩，藏篋笥中，今二十年矣，乃有刻而布者。李子聞之懼且慚，曰：予之詩非眞也，王子所謂文



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然又弘治正德間詩耳，故自題曰弘德集。每自欲改之以求其眞，然今老矣。曾子曰：時有所弗及，學之謂哉！是集也，凡三十二卷：賦三卷，三十五篇；四五言古體一十二卷，四百七十篇；七言歌行五卷，二百一十篇；五言律五卷，四百六十二篇；七言律四卷，二百八十三篇；七言絕句二卷，二百二十七篇；五言絕句并六言雜言一卷，一百二十篇。凡一千八百七篇。

與徐氏論文書　李夢陽

僕西鄙人也無所知識顧獨喜歌咏第常以不得侍善歌吟憂間問吳下人吳下人皆曰吾郡徐生者少而善歌吟而有異才恭心竊嚮往久之聞足下來舉進士益喜甚得一朝侍也前過陸子淵子淵出足下文示僕讀未竟輒卷歎曰佳哉鏗鏗乎古之遺聲耶方伏謁足下會足下不以僕鄙薄幸使使臨教曰竊欲自附於下執事即如日休龜蒙輩走之願也僕聞之悚息不敢出一語聽意者足下厭邪居無何使者三反於是乃敢布懸懇冒瀆足下周



易有言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故人莫群於同莫不群於異故同聲者應同氣者求同好者甄同情者成同欲者趨何則感於人也昔者舜作股肱卿雲之歌即其臣皋陶岳牧等賡和歌當是時一歌一和足下以爲實爲者邪其後召康公從成王遊卷阿之上因王作歌作歌以奉王即王感風入也足下亦觀諸風乎瀏瀏焉其被艸若木也颯颯洛搭乎艸木之風也故其聲鞠磯轟砰徐疾形焉小大生焉且孔子何人也與人歌善矣必反而後和何則未入耳令足下忘鶴鳴之訓兮虞周賡和之義弗之式遂孔子反和之言而自附於皮陸數子又強其所弗入僕竊謂足下過矣夫詩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貴宛不貴嶮貴質不貴靡貴情不貴繁貴融洽不貴工巧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故音也者愚智之大防莊詖簡侈浮孚之界分也至元白韓孟皮陸之徒爲詩始連聯鬬押纍纍數千百言不相下此何異於入市攫金登場角戲也彼觀冠冕珮玉有不縮脫投竿而走者乎何也恥其非君子也三代而下漢魏最近古鄉使繁巧嶮靡之習誠貴於情質宛洽而莊詖簡侈浮孚意義殊無大高下漢魏諸子不先爲之耶故曰孚者子之



易也然予獨怪夫昌黎之從數子也請與足下論戰世稱善戰莫孫武司馬穰苴輩乎然特世俗論爾何則此變詐之兵也荀子所謂施於暴亂昏嫚之國而後可者也僕常謂兵莫善於六韜仁以漸之義以斷之禮以治之信以驅之勇以合之知以行之蓄之神兩而動之霆擊故尚父得之佐武王王天下夫詩固若是已足下將爲武與穰苴耶抑尚父耶且夫圖尚不成不失爲高趨下者未有能振者也矧足下負千仞之具哉夫狂夫之言聖人取焉足下誠幸而不棄試間伏謁侍更一深論漢王願至願

駁何氏論文書　　李夢陽

某再拜大復先生足下前屢覽君作頗疑有乖於先法於是為書敢再拜獻足下冀足下改玉趨也乃足下不改玉趨也而即摭僕文之乖者以復我其言辯以肆其氣傲以豪其旨軒翕而矜夸僕始而讀之謂君我諍也已而思之我規也猶我君規也夫規人者非謂其人卑也人之見有同不同僕之才不高於君天下所共聞也乃一旦不量而慮子乖於先法茲其情無他也子摭我文曰子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又曰未見子自築一堂奧突開一戶牖而以何急於不朽此非仲默之言短僕而諛仲默者之言也短僕者必曰李某豈善文者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耳必如仲默出入由己乃為舍筏而登岸斯言也禰子者也古之工如倕如班堂非不殊戶非同也至其為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僕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僕竊古之意盜古之形剪截古辭以為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猶班圓倕之圓倕方班之方而倕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夫筏我二也猶兔之蹄魚之筌舍之可也規矩者方圓之自也即欲舍之烏乎舍子試築一堂開一戶措規矩而能之乎措規矩而能之必并方圓而遺之可矣何有於法何有於規矩故為斯言者禰子者也禰子者禰文之道也不知其言禰已與禰文之道而反規之於法者是攻子亦謂操戈入室者矣子又曰孔曾思孟不同言而同至誠如尺寸古人則詩主曹劉阮陸足矣李杜即不得更登於詩壇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子之同法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子以我之尺寸者言也覽子之作於法焉蔑矣宜其惑之靡解也阿房之巨靈光之歸臨春結綺之侈麗揚亭葛廬之幽之寂未必皆倕與班為之也乃其為之也大小鮮不中方圓也何也有必同者也獲斯必同寂可也幽可也侈以麗可也歸可也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質順勢融鎔而不自知於是為曹為劉為阮為陸為李為杜即今為何大復何不可哉此變化之要也故不泥法而法嘗由不求異而其言人人殊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謂此也非自築一堂奧自開一戶牖而後為道也故予嘗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筆筆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

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疏也密也故六者勢也字之體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窮其精不足以爲字而況文之能爲文猶不能爲而況能道之爲仲默曰夫爲文有不可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物而比類以茲爲法宜其惑之難解而謗之者易搖也假令僕即今爲文一通能辭不屬意不斷物聯而類比矣然於中情思澁促語險而硬音生節拗質直而麄淺謭露骨爰癡爰枯則子取之乎故辭斷而意屬者其體也文之勢也聯而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也含蓄者意也典厚者義也高古者格



也宛亮者調也沉著雄麗清峻閒雅者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最也夫然又華之以色永之以味溢之以音是以古之文者一揮而衆善具也然其翕闢頓挫尺尺而寸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且士之文也猶醫之脈脈之濡弱緊數遲緩相似而實不同前予以柔澹沉著含蓄典厚諸義進規於子而救俊亮之偏而子則曰必閒寂以爲柔澹濁切以爲沉著艱窒以爲含蓄俚穢以爲典厚豈惟繆於諸義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吾子於是乎失言矣子以爲濡可爲弱緊可爲數遲可爲緩邪濡弱緊數遲緩不可相爲則閒寂獨可爲柔澹濁切可爲沉著艱窒可爲含蓄俚穢可爲典厚邪吁吾子於是乎失言矣以是而論文子於文乎病矣蓋子徒以僕規子者過言靡壘而進肆爲蚍蜉之談撼僕之垂以攻我而不知僕之心無他也僕之文千瘡百孔者何敢以加於子也誠使僕妄自以閒寂濁切艱窒俚穢爲柔澹沉著含蓄典厚而爲言驕慘有如攜粹攀鋒子何不求柔澹沉著含蓄典厚之真爲之而遽以俊語亮節自安邪此尤爲之甚者也僕聰明衰矣恒念子負振世之才而僕明



廼冢肉骨之列於是規之以進其極而復極論以與其自反實非自高以加於子傳曰攻玉攻行子誠持堅白不相下願再書以復我孫愼行曰柔澹沉著含蓄典厚八字是空同本領但艱窒俚穢亦不盡無也撫

駁切直是先輩於此道識真處

再與何氏書　　　李夢陽

前書與子論文備矣然僕猶謂不諳諸事則空言不切不切不信夫子近作乎於先法者何也蓋其詩讀之若搏沙弄泥散而不瑩又麄者弗雅也如月蝕詩妖遷赤道行是耳然闊大者鮮把持又無鍼線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疎者後必密半闊者半必細一實者必一虛疊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謂法圓規而方矩者也沈約亦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即如人身以魄載魂生有此勢即有此法也詩云有



物有則故曹劉阮陸李杜能用之而不能異能異之而不能不同今人止見其異而不見其同宜其謂守法者爲影子而支離失眞者以舍筏登岸自寬也夫文與字一也今人摸臨古帖卽太似不嫌反曰能書何獨至於文而欲自立一門戶邪自立一門戶必如陶之不冶冶之不匠如孔之不墨墨之不楊邪此亦足以類推矣且仲默神女賦帝妃篇南遊日北上年四句接用古有此法乎水亭菡萏風殿薜蘿意不一一乎蓋君詩徒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爲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勢如搏巨蛇駕風螭步驟卽[redacted]不足

訓也君詩結語太咄易七言律與絕句等更不成篇亦寡音節百年萬里何其層見而疊出也七言若翦得上二字言何必七也僕非知詩者顧謬偏見幸君自裁之耳君必若讀子昂必謂庶獲不道之復亦知予言之不佞不然終身野狐外道耳狂悖弗自覺縷縷至此悚懼悚懼

魏莊渠與崔渭先書崆峒集奉覽其文學史記學遷最後學子精其術嘗波而求之六經也蓋晚而與校論學自悔見道不明且曰昔吾汨於辭章今而厭矣靜中時恍寤見意殊迥眞不同則從而錄之校日錄後意味



何如獻吉默然良久驚而問曰吾實不自知幾劄記後意味漸散不能如初何也校因與之極言[redacted]根之學須培養深沉切忌漏洩因問平生大病安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驕氣此害道之甚者也獻吉曰天使吾早見二十年詎若是哉

## 擬與籓司論救荒書

何景明

頃者朝廷以淮西告災。蠲其常稅。命守臣存撫賑貸。此主上俯念元元之意甚渥也。今郊屋鄉鄙之民。捐室廬去田疇。挈兄弟叛父母而出者。間皆賣其妻子身爲奴婢。甚者聚尸道路。百不存一。其未徙者。又皆覆釜闔室。坐以待斃。有快於避死門經樹枝者。夫死者不收。而生者未哺。往事已矣。而來勢方迫。此正執事者所宜控竭智慮紓過獻布隆恩以寬民生承上意之日也。然而利害之實不省。緩急之端昧序。內無存變之郵。而外無應務之策。甚非所以謹生齒之大命。彰主上之實惠者也。竊於執事有不取焉。誠使僕開其利害。執事試聽之。今爲民計。大率利一。而其害有三。徵求之擾。工役之勤。寇盜之憂。此爲三害。而所利於民者。獨發倉廩一事耳。利害不並施。而多寡不相敵。今徵斂大者使吏執籍索民出錢。又胡椒馬布枲聲綴諸物屬下於民。需價償之。價倍而民實不得。又屢取絺綌使女無餘暮。此皆非賦之斂。不貢之供。猶曰權不經。是徵求之擾尚在也。王府黃河之役。築城修塹之夫。丁連老羸。扶顛起廢。裹糧數百里。死者已半而莫爲中止。工役之勤如昔也。前者因民劫畧爲盜。下令各鄉置捕詰之役。似爲便宜。然捕者乘機生姦。深察旁逮。平日無賴子弟爲之爪牙羽翼。家歷戶至。殺人牛馬。取人貨財。盜未及除。而良者蒙禍。有司因循其爲之。皆是寇盜之憂尚在而又倍之也。發倉廩本以利民。而其弊反甚。合一縣豪強聚里胥鄉老。四鄉估富。公家之積。祗以飽市井遊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曾不得見。糠秕富者連車方輿。而貧者曾不獲升斗。又鄉民有入城待給者。資糧已盡。日貨餅餌。而卒不得與。比其少得。不足償貸。反因是致死。耳聞目睹。可爲痛悼。夫欲有所與。必先爲去其所奪。養馴兔者不畜殺犬。植茂樹者不伐斧柯。以其近害也。故止沸不損其薪。徒酌水泡之。沸不見止。養人飼其口腹而刲其股肉。終不得活。今三害未去。而徒與一利以救民之凶。何以異此也。

公字仲默。號大復。信陽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於鄉。又四年。弘治壬戌舉進士。累官陝西提學副使。卒年三十九。

## 與李空同論詩書

何景明

教來華旋省誦連日初憮然若遺既渙渙然若有釋也發迷徹蔽愛助激成空同子功德我者厚矣僕自念離析以來卑處寡類格人退德程缺元勉去道符爽是故述作靡式而進退失步也空同子曰子必有諱弱之評夫空同子何有於僕詩詩也然僕所自志者何可弗一覆之追昔為詩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鏌而獨守尺寸僕則欲富於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倣形迹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愚也近詩以盛唐為尚宋人似蒼老而實疏鹵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於宋僕固蹇拙薄劣何敢自列於古人空同方雄視數代立振古之作乃亦至此何也凡物有則弗及者及而退者與過焉者均謂之不至譬之為詩僕則可謂弗及者若空同求之則過矣夫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是故乾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矣空同丙寅間詩為合江西以後詩為離譬之樂衆響赴會條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則難故絲竹之音要眇木革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棄要眇之聲何以窮極至妙感精飾聽也試取丙



寅間作叩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鞞鐸耳空同貶清俊響亮而明柔澹沉著含蓄典厚之義此詩家要旨大體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辭兼於諸義不設自具若閑緩寂寞以為柔澹濃重㶷切以為沉著艱詰晦塞以為含蓄野俚輳積以為典厚豈惟繆於諸義亦併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鴻濛邈矣書契以來人文漸朗孔子斯為折中之聖自餘諸子悉成一家之言體物雜撰言辭各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善焉已爾故曹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同工各擅其時並稱能言何也詞有高下皆能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後取則既主曹劉阮陸矣李杜即不得更登詩壇何以謂千載獨步也僕嘗謂詩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考古聖立言中徵秦漢緒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易也夫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弱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比空同嘗稱陸謝僕參詳其作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俱俳矣未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也故法同則語不必同矣僕觀堯舜周孔子

思王氏之者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也後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端終身那解相傳之意背矣今爲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迹以成神聖之功徒斂其已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杌捏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趍顚仆雖由此即曹劉即阮陸即李杜且何以益於道化也佛有筏喩言捨筏則達岸矣達岸則捨筏矣今空同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石可斷又有超代軼俗之見但儀遊從模視作道今且十餘年來矣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也下焉者已踐近代矣自



創一堂室開一戶牖成一家之言以傳不朽者非空同擷爲誰也易大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德行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故可以通古今可以擷衆妙可以出萬有是故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夫聲以竅生色以質麗虛其竅不假聲矣實其質不假色矣苟實其竅虛其質而求之聲色之末則終於無有矣北風便冀反復鄙說幸甚

胡應麟曰何仲默謂富於材積使神情領會天機自流臨景結構不傷形迹此論直指眞源最爲喫緊於往代作家大旨初無異同舍筏之云以獻吉多擬則前人陳何欲其一切舍去蓋芻狗糟粕之謂非規矩謂也獻吉不愁拈起法字降之學者但讀獻吉書遂以舍筏爲厭法與何規李本意全無關涉細繹仲默書自明○錢謙益曰詩至於陶謝文至於韓亦可以已矣仲默不難以李撏撦者何也淵明之詩鍾嶸以爲古今隱逸之宗梁昭明以爲跌宕昭彰抑揚爽朗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評之曰淵於義何居運世遷流風雅代變西京不得不變爲建安太康不得不變爲元嘉康樂之與會標舉獨自郎書內無乏之題外無遺物正所以暢漢魏



之職流華孫許之風尚今必欲希風枚馬方駕曹劉割時代爲鴻溝晝晉宋爲鬼國徒抱刻舟之愚自違舍筏之論昌黎佐佑六經振起八代文亡於韓有何僕據吾不知仲默所謂文者何文所謂法者何法也昔賢論仲默之糾彈以爲大言無當擷詆輕毀咸徒胥育允爲篤論矣獻吉兩書敢何矛盾互陷獨於斯言了無評論弘正以後藐娜之學流爲種智後生面目個背不知向方肯仲默藐論爲之質的也

師問 附黄宗羲擬師説

何景明

有問於何子者曰今之師何如古之師也何子曰古也有師今也無師曰然則今之所謂師者何稱也曰今之所謂師也非古之所謂師也其名存其實亡故曰無師曰古之師可得聞與曰古者敎之之法曰性曰倫性則仁義禮智信是也倫則君臣父子兄弟長幼朋友是也於是而學焉以由之曰道學焉以得之曰德用之而足以舉於天下曰業是故古之師將以盡性也明倫也則其道德而著其業也是謂古之師也曰何謂今之師曰今之師舉業之師也



執經授書分章摘句解題趨類纂摘略節剽竊程式傳之口耳安察心臆叛聖棄古以會有司是故今之師速化苟就之術干榮要利之媒也曰師止是二者乎曰否不止是也漢有經師作訓詁以傳一家之業者也君子有尚之唐宋以來有詩文師辨體裁繩格律審音響啟辭發藻較論工鄙咀嚼齒牙媚悅耳目者也然而壯夫猶羞稱之故道德師為上次有經師次有詩文師次有舉業師師而至於舉業其卑而可羞者未有過焉者也曰然則廢舉業已乎曰何可廢也今之取士之制也士進用之階也曰是既不可廢乎何謂其卑而可羞也曰吾所謂由之而可羞者非其制也然也師舉業者之敝也古之師之敎者立廉恥之節守禮義之閑不重富貴不羞貧賤不詘身於威武不失志於患難故上樂得人而用之夫今獨以不敝得是人用哉顧以身求之勢為難也故以言觀之以言觀之故有科舉之制豈盡其師之敝弟子之學乃以為利之門也嘗見今之為其子弟求師及其子弟之願學者曰訪耳採有告之曰某高官也其前高第也其舉業則精也其師之於是雖千里從之也又告之曰某未有高官也未有高第也其道德



則可師也於是雖比舍弗從之矣夫巫醫衆工與凡百工相師法以習其技藝所以求食也安有士相師以求食而可為也此吾所謂卑而可羞者也曰若是則何如而可也曰今之舉業所習者固古聖人之言也因其言求其道修之內而不顧乎其外是則行之因則存之與斯敎也安知今之師非古之師哉問者於是避席曰今日乃承益我以師之説

黄宗羲擬師説曰嗟乎師道之不傳也豈特弟子之過哉亦為師者有以致之耳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者

也道之未聞業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則非師矣本無可師遂聚道路交臂之人曰師曰弟子云者曾不如童子之師習其句讀巫醫樂師百工之人授以藝術者之有其實也傳道受業解惑既無所藉於師則生不爲之僻死不爲之喪亦非過也遂以爲古之師弟子皆然而使師之爲道出於童子巫醫樂師百工之下則是爲師者之罪也今世以無忌憚相高代筆門客張口輒罵歐曾兎園蒙師搦筆即毀朱陸古人姓氏道聽未審議論其學術文章已累幅見於坊書矣乳兒粉子輕猥淺躁



動欲越過前人抗然自命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蓋不特恥爲弟子相率而恥不爲師吁其可怪也若是則師之爲道人心之蟊賊也吾惟恐其傳也矣昔者孫明復之爲師也以石守道爲之弟子執杖屨侍左右明復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師弟子之禮若是其重也故何北山之於來學未嘗受其北面北山之意以爲苟無其德寧虛其位以待後之學者不可使師道自我而壞也北山可以爲師避師名而不爲其愼重如此義老而失學不欲求爲弟子者也諸君子徒以其久侍劉夫子而

過情推奬羲其敢冐今世之無恥哉反昌黎之意作續師說以謝之〇宗羲字太冲餘姚人劉夫子謂念臺先生

獸紀并序　　何景明

何子曰予惡世有冒名徇利務相欺罔而寡情實者焉聞客有談二獸狀者類其人作二獸紀

狐

狐善媚嘗藉虎威以懾群獸一日衆狐食絕將出野求食畏他獸凌蹂乃謀於雄曰當復從虎出也雄曰汝何自鄙小也虎技寧過我也群狐乃自從虎出雄者卽尾其後呼嘯若噬群獸者群獸見虎來皆伏不敢覷衆狐得食返笑其雄曰何復從虎也雄掉尾怒覷曰汝謂群獸伏者爲畏虎耶



猨

猨善援猨亦猨類惟跳躁無他長技山之奥有洞洞多貨物猨弗得自致也謂猨曰爾援上探出之吾下守之當共利也猨攀木夏上取而致之猨猨悉移置窟中猨旣下猨無有也迹之至窟傲曰貨安在猨據窟嘯曰貨吾固有者爾何得有也呼其群相毆躪猨猨曳臂去

卻金詩序　　程敏政

故諸暨馮君履吉以鄉進士知沛縣有介特之操嘗疏便民十餘事於朝多報可遇疾痛死亡水火盜賊飢餓於其境者未始不捐貲給之雖傾橐弗恤有俞繪者落魄江湖人也君廉其貧以鎰金貸之不質券去未幾而君卒俞亦登科典教湖湘不相聞者十五年成化乙未繪還其子以金倍息來歸君之子朋玉朋玉不知也亟辭不受曰先人未嘗以語我且無券君豈誤耶其子不獲命則奠置君墓下而行朋玉不獲辭則以予鄉人之貧者當是時太平恒



齋李君分教諸暨其二子惟誠惟徵與朋玉齊同硯席益未嘗不歎與其所爲有古人之難者然朋玉來嘗以自多而人亦鮮克知之於是惟誠兄弟相與謀曰使吾友之行不白於世無以勵世之貪者乃繪爲圖請縉紳士詠歌之而以序見屬於戲自義利之說不明世固有緣利而鬪且訟以至於離親悖交者矣有僞相質券而誣人之有以自殖爲得計者矣烏有權義之所在有可受之理而毅然固拒擇利而去之如亳棣者哉克其心而民風有不良官守有不廉者寡矣朋玉之所爲與宋開封人讓寄金適相類

蓋去今四百年而事一再見則士明於義利之說者誠難也抑朋玉豈故爲是矯然不情之行要譽一時哉見義勇而爲理明求不失其本心而已惟誠兄弟篤友誼而汲汲乎張之有相觀而善之益請君子之言本六義之渢渢乎有挽頹波振末俗之風是誠不可無傳焉雖然開封人史不著其名得包孝肅呂榮公表章之而事始白若朋玉則何慮乎名之不著乎獨以爲官愈顯則責愈備而義利之辨愈嚴其所以副友朋之望而取徵是詩當有大者若予言則豈足爲事之重輕也哉朋玉名珏今刑部員外郎分



司南京惟誠名敬今吏部主事惟敬名貢今戶部主事皆起進士方將以功名競爽於時云

公字克勤休寧人尚書佶之子十歲以神童薦召試畀飭及瑞雪詩并經義各一篇援筆立就詔讀書翰林院官給廩餼既冠舉成化丙戌進士一甲第二累官禮部右侍郎掌詹事府己未主考會試給事中劾其鬻題實士請與廷辨事得白乃請致仕未行而卒贈禮部尚書所著篁墩文集九十餘卷

## 宋遺民錄序

程敏政

予嘗讀宋王鼎翁謝皐羽唐玉潛三子者之事而悲之且名不載於史而其平生著述甚夥以宋史多遺逸獨其倡和稱述之間見於諸家別集中者猶可考也齋居之暇因裒輯以傳而附以其一時遺黎相與之人爲十五卷題曰宋遺民錄序而藏之曰嗚呼甚哉宋待士之厚而養士之報如此也江南北矣帝子臣矣勤王捍難之卿相揚且死矣而三子者皆布衣爲文丞相客初未始都高爵享厚祿也乃獨拳拳思宋之不置或欲死其主於方生以成其名



或欲生其主於既死以暴其志或欲存其廟食於既亡積其王氣於已斷以求盡此心而不負其于天理民彝精之以不泯哉夫然後知宋貽謀之善而士厚報之可以爲有天下國家者鑒矣吾嘗見前代亡國之君暴虐備至其臣有斬首就戮甘九死而不悔初未始繫於國之貽謀焉者誠以君臣之義截然有定而秉彝好德之良心不容已也然亦有以其綱常之身與其君父之國委而與人以偷生苟活倖富貴於一時且自以爲得計者雖本諸其人之知愚賢不肖而國之貽謀亦容有未盡耳此秦隋之君一經

敗亂即如潰瓜不可復救而靖康之末忠臣義士死者接
踵文相與維持立國至於百五十年之久國亡主執而猶
有如文丞相者挺然以其綱常之身百折不屈就死如歸
以明大義於天下後世而三子者之志於是誠可悲矣至
吟言者每以其名不載史為恨然乎嘗竊觀三子者之事
而得其心矣方其運去物改之後徬徨徙倚於殘山剩水
間孤憤激烈悲鳴長號若無所容其身者苟可容力就白
刃以不辭環而視之非不自知其身滄海之一粟也而綱
常繫焉故寧為管寧陶潛之貧賤而不悔者誠有見夫天



理民彝之不可泯也然跡其平生則亦將求以不負此心
而已豈必人之已知也哉而其志則已光耀研鑄於青天
皎日之下雖歷萬世光景常新不與海桑而俱化矣固非
若世之淺丈夫建尺寸之功必待銘之鼎彝刻之琬琰而
後名可永也繇是觀之夫三子者豈以史之載不載為加
損者哉區區孤陋每撫拾其殘編斷簡而伏讀之其言勁
如風霆燁如日星而黍離麥秀之感溢於言意之表殊使
人不能終篇闔以毛髮上指涕泗交頤如見其人於九京
凜有生氣欲從之游而不可得也矧夫一時相與者又皆

慷慨悲歌之士或倡和焉或稱述焉皆足以起人心之忠
義振末世之委靡百代之下讀其文想其人將必有任天
理民彝之責于一身而與之冥契神交于百代之上者矣
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鑒于此哉編之末復附以元主
錫宋裔之說一本諸故老之傳聞參之史傳之登載卓卓
乎可以信後世而無疑益又將以慰夫三子者不忘宋之
心于地下而宋貽謀之善之報亦于是乎見矣敘遺民而推原於待士之厚不空作慷慨淋漓語是文字得大頭腦處

與郡守肅齋王公書　　文徵明

夫聲聞過情君子所恥有損無益賢者不為今大巡郭公欲為某建立坊表出於常格區區淺薄豈所宜蒙深有不自安者自惟潦倒儒生塵伏里門又以衰病蹇步不能厠跡士大夫之間故摯攣退縮非以是為高也今以為賢于他人郡士夫誰為不肖且某在今諸士夫中名位最微人品最下行能才智最為凡劣一旦以為賢而拔出其上冒然居之豈非君子所深恥哉某雖不肖自托於君子然亦安肯靦然無恥甘於小人之歸哉嘗閱郡志宋蔣堂希魯



以禮部侍郎致仕居吳時胡文恭公守郡以其名德因即所居表為難老坊蔣公愀然不樂曰此俚俗歆艷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為誇者何以至於我也胡公即為撤去當時以為美談迄今傳示方冊某自視於蔣公無能為役而明公則今之胡公也且某素蒙垂愛其忍以里俗小人待之哉某雖非足於內者然竊欲自附於知分守已之士以求免於務外為名之譏惟是憲府崇嚴無由控訴欲望明公轉達此情得賜寢罷實出至幸也況今歲歉民窮賦無從出一有興作不無動擾此亦明公所宜軫念者且某世居此里自祖父父叔以來世叨薄宦里中父老毋為贊喜然於其人寔未嘗有毫髮蔭庇萬一舉事則匠作夫役勞頓是多夫不能覆庇而反至勞頓豈當時贊喜之意哉彼雖自受其役而區區以一身標表之故坐視其勞亦何能安然不為之意哉徒費財力而又使人不安正所謂無益而有損竊為明公不取也比者蕭二守覲訪首及此事某即欲以此事上瀆明公彼時猶以為未必遽爾乃者反覆思之恐一旦文移下督材木既具營繕既嚴則勢不可復止雖欲有言不可得矣緣是不得已輒露血誠先此懇請惟



明公曲賜處分倘得幸免則明公之惠不淺淺矣區區此請在於必得若以為非出至誠姑為是退托以徼冒時譽則重得罪於左右矣然而不敢避也病荷不前無緣躬叩鈴階謹勒手狀令兒子俯伏以請臨紙不勝願望之至

公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號衡山長洲人以諸生歲貢入京用尚書李充嗣薦授翰林院待詔三載謝病歸年九十而卒公以清名長德主中吳風雅之盟者三十餘年宸濠以厚幣招之謝弗往日本貢使踵門求見其冠服南面受拜而卻其贄曰此國體也築室於舍東曰

玉磬山房樹兩桐於庭日嘯咏其中卒之時方爲人書
志石未竟欠伸閣筆端坐而逝所著有甫田集



與文徵明書　　唐寅

寅白徵明君卿竊嘗聞之累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譬哭故姜氏歎於室而堅城爲之隳堞荊軻議於朝而壯士爲之徵劍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之所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歎不意今者事集於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囊泣血羣於鳥獸而君卿猶以英雄期僕忘其罪累殷勤教督罄竭懷素欽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任侯少卿之心不信於蘇季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滌血獲奉君卿周旋頡頏婆娑皆欲



以功名命世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子躡踵而沒喪車屢駕黃戶敗缺加僕之宕跌無賴不問生產何有何亡付之謔笑鳴琴在室坐客長滿而亦能慷慨然諾周人之急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爲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願賚門下一卒而悼世之不曾此士也蕪穢日積門戶衰廢柴車索帶遂及藍縷猶幸藉朋友之養鄉曲之譽公卿吹噓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徵名冒東南多士之上方斯時也薦紳交游舉手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執談論之戶轍歧舌而贊并口而

稱觴高基下遂爲禍的側目在旁而僕不如從容晏笑已
在虎口庭無繁桑貝錦百尺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乎天
子震赫名捕詣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洟泗横
集而後崑山焚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衆惡所歸積毁成
網羅狠衆乃食人馬氂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内遂以寅
爲不齒之士仍挐張膽若赴仇敵知與不知舉指而唾辱
亦甚矣整冠李下掇墨甑中僕雖聾盲亦知罪也當衡者
哀憐其窮點檢舊章責爲部郵將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祿
而遷除戚施俯仰異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卿僕



幸同心於執事者於茲十五年矣錫帶鑠毛迫於今日瀝
膽濯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畏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
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焦不可伸履决不可納僮奴據
案夫妻反目舊有獰狗當門而噬反視室中甂甌破缺衣
履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所
出將春掇桑椹秋采橡實餘者不迨則寄口浮屠日願一
飧蓋不謀其夕也吁欷乎哉如此而不自引決抱石就木
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强執鋭攬荆吳之士劒客
大俠獨當一隊爲國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

區區研摩刻削之材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
禍與命期抱毁負謗罪大罰小不勝其負矣竊窺古人墨
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戮史記百
篇賈生流放文辭卓落不自揆測願麗其後以合孔氏不
以人廢言之志亦將隳括舊聞總統百氏叙述十經翱翔
蘊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没身而後有甘
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將爲之撫
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卿男子闔棺事始定視
吾舌存否也僕素佚俠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且



廢矣若不託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譬若蜉蝣衣裳楚楚
身雖不久爲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就柩下見先君子
使後世亦知有所生者歲月不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
中屈身低眉以竊衣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
素自輕富貴猶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當
遷裘葛可繼飽則夾猶飢乃乞食豈不偉哉黄鵠舉矣驊
騮奮矣君卿豈憂戀棧豆嚇腐鼠耶此外無他談但吾弟
弱不任門戶傍無伯叔衣食空絶必爲流莩僕素論交者
皆負節義幸捐狗馬餘食使不絶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

安矣樂矣尚復何哉惟君卿察之
震澤長語曰唐寅字子畏少有逸才發解應天第一橫遭口語坐廢自吳至閩謁九仙祈夢夢有人示以中呂二字歸以問余曰何謂也余亦莫知所指一日過余於山房壁間偶揭東坡滿庭芳下有中呂字子畏驚曰此余夢中所見也試誦之有百年强半來日苦無多之句默然後卒年五十三果應百年强半之語○袁袠唐伯虎集序云唐寅初字伯虎後乃更字子畏吳人也性豪宕不羈家貧不問產業好古文辭與祝允明徐禎卿文



徵明相友善提學御史方誌惡其不檢將黜之比試主考梁公儲讀其文驚歎以為異材遂薦第一會試禮部江陰有徐經者通賄考官程公敏政家人得其節目以示伯虎且倩代草文字事露遂錦衣衛獄掠問發為吏恥不就免歸文徵明以書慰之伯虎答書自明宸濠謀逆欲招致材名之士乃遣人以厚幣招伯虎堅辭不可至則陰知將有淮南之謀遂佯狂以酒自汚宸濠曰唐生妄庸人耳乃放歸得免於難

## 送西泉林君守太平序

張邦奇

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又曰維君子命媚於庶人夫天子之於庶人如霄壤冠履相懸甚遠乃對舉而並言之而孟軻氏則曰民為貴君為輕夫君為民而立賴民而安者也是故媚於天子矣苟一物失所則天職有所不盡一夫作慝則天位有所不寧夫君不能不吾民之媚也而況於臣乎自漢以來循吏傳者往往慶流子孫入酷吏傳者其身或不免焉夫天不能不吾民之媚也而況於人子民之貴何如也近代名臣有身居台輔而顧不



得為守令以為恨豈非灼見夫天之愛民與君之藉於民者深且重如此也而不得身致其撫摩煦育之恩焉則雖道行一時而父母斯民之心終若有鬱而未暢者乎是故畢天下莫貴於民諸司百執事莫貴於守令治天下而不守令之重者終苟道也西泉林君宏用始以進士歷崇仁增城令其於民也若有所畏也雖細故諦視而後舉若有所傷也雖笞楚不敢乘氣而施焉孳孳焉消其梗而利導之解其紛糾而撫和之時而相之慮其患害而預嚴防之從違舉措不一拂乎輿情而動必中其所欲其工於媚庶

人哉。下忼上孚。歷陞南京民部郎中。未幾遷太平守。夫林君由民部而考天下之故。其亦有怵於中乎。今天下承平久矣。戶口之數。非有尹鐸之損也。而歲減月耗。其故何也。使天下之令。皆知媚庶人。以媚天子。若吾林君之爲也。易爲其至是也。君詳允而溫文。舉其贅敢施諸民。篤行而勿懈。郡猶邑也。天下猶郡也。而奚暴之有。且君子無樂乎仕。惟夫上下之媚之樂也。非上下之媚之樂也。惟夫天之克媚之樂也。功被乎海宇。慶暨乎宗社。澤流乎子孫。謂善媚天者。非與。殃民者違天。違天而媚上。君子不爲也。今之郡縣惟知媚上司耳。媚庶人者誰乎。讀此文而不媿其迂者。必良有司矣。



公字常甫。鄞縣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由庶吉士累陞南京吏部尚書。已改兵部參贊機務。嘉靖二十三年卒。謚文定。

## 死事傳 有序

許相卿

語曰。天下之僞不可行於死。誠然乎哉。然臨難殉命之臣。或以賞勸。或以刑威。君子猶未列之誠臣焉。明興百四十餘年。方宇宴然。恃安狎法。百務懈弛。而兵政尤甚。是故桃源之寇。蠭起不圖。師行無律。往往望風乞命。偷旦夕活於狗鼠間。餌慶辱國爲甚。蓋知方之教不閑。而軍法㡬紊亦非一日矣。復何賞刑之足顧忌也乎。於是乃有迫艱危捐要領。而伸大義者。倉遑危迫。將無身矣。尚暇爲身外謀。豈人情哉。嗚乎烈矣。於是傳死事。



呂忠。字守誠。其先某。革除末。靖難師有官勳。世副千戶。守禦海寧。幾傳至忠。忠少美風儀。善諾諾。業毛氏學。爲博士弟子。已而承世官。雍容。故諸生也。時嘗大閱。忠馳射雄儁。意氣自得。其故硯席生靳之。曰守誠秖今稱雄兒戲場中。猝遇黠寇。將棄鼓旗北走。汗僵喘踣矣。忠正色曰。君詎宜品士。忽猝問何言之易邪。姑蓄吟眼。異日遭變。有亡命。呂忠邪。正德中。姚源盜起。攻鄉聚。撼城邑。三衢饒信千里繹騷。聲焰張甚。撫臣奏徵諸道兵征之。檄下海寧。忠黨汗駭心悼。不自禁。多病辭。或賂免。忠獨奮曰。國家祿養累世。用

需一朝人私其身國何賴焉奮行至開化統兵主帥以賄請諸將迂左不當賊地壁謂忠華埠當賊衝壁忠曰擐甲執兵殪賊是求不當賊非夫也陣未集賊奄至忠挺身出戰發三矢殪二賊賊悉衆搏忠躍馬力戰陷溪淖中旋不能出日暮援絶賊叢矟亟刺忠忠比死怒罵不絶事聞贈忠正千戶世其官

林文貴故天台人從戍海寧守禦正德中姚源盜起剽攻城野衢信驛然撫臣檄千戶呂忠統其屬往會師征之文貴以驍士從時海内久安人不識兵亂起猝遠近譁駭



當行者號慟振野酉逴險期或逃亡自賊殺文貴獨慨然長歌策馬就隊一軍氣爲之振至衢之開化壁華埠當賊據複嶺凹大溪叢薄彌望棘篠連雲賊陣隱然凡地中我軍逴赴新集錯列民兵士志不齊地利畀便賊氣吞焉陣未集賊擁衆至呂忠戰死衆且奔潰文貴厲聲曰將不負國吾屬其忍負將況進退等死邪衆義其言止戰者八十餘人文貴奮鎗洞賊胸賊憑怒殺力聚攻衆多戰死存者猶係賊徐引問多伏泣祈生文貴倔立瞪視賊叱曰何物狗鼠文貴發怒罵曰賊我官軍剿賊力不敵爲擒耳敢犯國法戕民命不旋踵整粉矣賊怒甚刖其足詈不已披其舌猶噞喁奮張作詈狀賊至剖其腹刳其心快忿乃已尸暴戰地有過之而失聲慟曰嗚呼此林文貴也好男子云

贊曰人有恒言子死孝臣死忠予聞甚習見罕也死誠不易哉故古者以死勤事則祀之若呂忠之死級林文貴之死烈何及今見之彼亦賤臣微卒名位黯然槩其義於賢豪烈丈夫何愧焉烏可泯哉烏可泯哉

公海寧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告歸十六年授給事中嘉靖改元抗疏論政令不當者數事三年免歸屢辭不起壽卒



華亭朱存標 張若羲 董黃

寧都魏禧 南昌彭士望

吳郡姚宗典 金俊明 姚宗昌

朱鑑 韓洽

同邑周安 陳式同閱

明文英華卷五終

明文英華卷六目錄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　門人張尚瑗弘建　吳世標赤霞　編

嘉善李　煒赤茂　評
長洲陳三島鶴客

徐禎卿

談藝錄

王守仁

重刊文章軌範序

別三子序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象祠記

瘞旅文

客座私祝

魏　校

與余烋

羅　輸

序王文恪公集

與康對山

與朱貳守

楊　慎

全蜀藝文志序

古今人表論

孝烈婦唐貴梅傳　附歸有光張氏女子神異記

跋趙絕

跋張愈光結交行

皇甫　汸

原墨論



贈郡侯蔡公國熙入覲序　附殷居正答松汀兵備蔡春臺書

王廷相

與郭价夫學士論詩書

黃省曾

史說

何喬新

忠義集序

豐　坊

神鐘記

徐階
漕運新渠記
與張太岳
吳鼎
足責吳子文
董玘
送唐廣佐宰郯城序
東遊紀異

男顧世紹廣成校



目錄終

# 明文英華卷六

吳江顧有孝茂倫甚
後學周欽贍奇
男顧世昌成寧 校
嘉善李煒赤茂
長洲陳三島鶴客 評

## 談藝錄

徐禎卿

詩理宏淵談何容易究其妙用可畧而言卿雲江水開雅頌之源蒸民麥秀建國風之始覽其事迹興廢如存占彼民情困舒在目則知詩者所以宣玄鬱之思光神妙之化者也先王協之於宮徵被之於簧絃奏之於郊社頌之於宗廟歌之於燕會諷之於房中蓋以之可以格天地感鬼神暢風教通庶情此古詩之大約也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溫純厚雅孝武樂府壯麗宏奇縉紳先生咸從附作雖規迹古風各懷剞劂美哉歌詠漢德雍揚可爲雅頌之嗣也及夫興懷觸感民各有情賢人逐士呻吟於下里棄妻思婦歎詠於中閨鼓吹奏乎軍曲童謠發於閭巷亦十五國之次也東京繼軌大演五言而歌詩之聲微矣至於含氣布詞質而不采七情雜遺並自悠閒或間有微疵終難毀玉兩京詩法譬之伯仲塤箎所以相成其音調

也魏氏文學獨專其盛然國運風移古樸易解曹王數子
慷慨不詭風人而特立之功卒亦未至故時與之闇化矣
嗚呼世代推移理有必爾風斯偃矣何足論才故特標極
界以俟君子取焉
夫任用無方故情文異尚譬如錢體爲圓鉤形爲曲箸則
尚直屏則成方大匠之家器飾雜出要其格度不過總心
機之妙應假刀鋸以成功耳至於衆工小技擅巧分門亦
自力限有涯不可强也姑陳其目第而爲言郊廟之詞莊
以嚴戎兵之詞壯以肅朝會之詞大而雝公讌之詞樂而



則夫其大義固如斯已深瑕重弊可得而言崇功盛德易
夸而乏雅華疏彩會易淫而去質干戈車革易勇而亡警
靈節韶光易采而成靡蓋觀於大者神越而心游中無植
幹鮮不眩移此宏詞之極軌也若夫款款贈言盡平生之
篤好執手送遠慰此戀戀之情勗勵規箴婉而不直臨喪
挽死痛旨深長雜懷因感以詠言覽古隨方而結論行旅
迢遙苦辛各異遨遊晤賞哀樂難常孤孽怨思達人齊物
忠臣幽憤貧士鬱伊此詩家之錯變而規格之縱橫也然
思或朽腐而未精情或零落而未備詞或罅缺而未博氣
或柔猥而未調格或莠亂而未叶咸爲病焉故知驅縱靡
常域門一軌揮斤污鼻能者得之若乃訪之於遠不下帶
衽索之以近則在千里此詩之所以未易言也
情者心之精也情無定位觸感而興既動於中必形於聲
故喜則爲笑啞憂則爲吁戲怒則爲叱咤然引而成音氣
實爲佐引音成詞文實與功蓋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
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實眑渺必因
思以窮其奧氣有粗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妥帖必因
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禦其侈此詩之流也繇



是而觀則知詩者乃精神之浮英造化之秘思也若夫妙
騁心機隨方合節或約旨以植義或宏文以敘心或緩發
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栝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或
慷慨以任壯或悲悽以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
易此輪匠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
意若乃因言求意其亦庶乎有得與
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奧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而晉氏之
風本之魏焉然而判迹於魏者何也故知門戶非定程也
陸生之論文曰非知之難行之難也夫既知行之難又安

將云知之非難哉又曰詩緣情而綺靡則陸生之所知固魏詩之査穢耳嗟夫文勝質衰本同末異此聖哲所以感歎翟朱所以興哀者也夫欲拯質必務削文欲反本必貧去末是固曰然然非通論也玉韞於石豈曰無文淵珠露采亦匪無質由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爲衰若乃文質雜興本末並用此魏之失也故繩漢之武其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遺其敝也不可以悉矣

夫情能動物故詩足以感人荆軻變徵壯士瞋目延年婉歌漢武慕歎凡厥含生情本一貫所以同憂相瘁同樂相



傾者也故詩者風也風之所至草必偃焉聖人定經列國爲風固有以也若乃歔欷無涕行路必不爲之興哀愬難不膚聞者必不爲之變色故夫直愬之詞譬之無音之絃耳何所取聞於人哉至於陳采以眩目裁虛以蕩心抑又末矣

詩家名號區別種種原其大義固自同歸歌聲雜而無方行體疏而不滯吟以呻其鬱曲以導其微引以抽其臆詩以言其情故名因昭象合是而觀則情之遺備矣夫情旣異其形故辭當因其勢譬如寫物繪色倩盼各以其狀隨規逐矩圓方巧獲其則此乃因情立格持守圜環之大略也若夫神工哲匠顛倒經樞思若連絲應之杼軸文如鑄冶逐手而遷從衡參互恒度自若此心之伏機不可強能也

朦朧萌拆情之來也汪洋漫衍情之沛也連翩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之約也頡頏累貫韻之齊也混純貞粹質之檢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高才閑擬濡筆求工發旨立意雖旁出多門未有不由斯戶者也至於垓下之歌出自流離煮豆之詩成於草卒命詞慷



慨並自奇工此則深情素氣激而成言詩之權例也傳曰疾行無善迹乃藝家之恒論也昔桓譚學賦於揚雄雄令讀千首賦蓋所以廣其資亦得以參其變也詩賦麤精譬之絺綌而不深探研之力宏識誦之功何能益也故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繩古以崇辭雖或未臻其奧吾亦罕見其失也嗚呼雕績滿目並已稱工芙蓉始發尤能擅麗後世之惑宜益滋焉夫未覩鈞天之美則北里爲工不詠關雎之亂則桑中爲儁故

辟師涓難爲語也

夫詞士輕偷，詩人忠厚，不妨漢魏古意猶存，故蘇子之戒愛景光，少卿之厲崇明德，規善之辭也；魏武之悲東山，王粲之感鳴鶴，子恤之辭也；甄后致頌於延年，劉妻取譬於唾井，纖絍之辭也；子建言恩，何必衾枕，文君怨嫁，願得白頭，勸諷之辭也。究其微旨，何殊經術？作者蹈古轍之嘉粹，刊佻靡之非經，豈直精詩，亦可以養德也。鹿鳴頌升之宴好，黍離有蓷之哀傷，振蟲晨風之悔歎，蟋蟀山樞之感慨，栢舟終風之憤懣，杕杜葛藟之惆悵，蓼莪祈父之譏訕，黃



鳥二子之痛悼，小弁何人斯之怨誹，小宛雞鳴之戒惕，大東何草不黃之困瘁，巷伯鶉奔之惡惡，綢繆車牽之歡慶，木瓜采葛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懷，北山陟岵之行役，伐檀七月之勤斂，常棣蓼莪之大義，皆曲盡情思，婉孌氣詞，哲匠縱橫，畢由斯閾也。

詩之辭氣，雖由政教，然支分條布，略有徑庭，良由人士品殊，藝隨遷易，故宗工鉅匠，辭淳氣平；豪賢碩俠，辭雄氣武；遷臣孽子，辭厲氣促；逸民遺老，辭玄氣沈；賢良文學，辭雅氣俊；輔臣弼士，辭尊氣嚴；閹僮壼女，辭弱氣柔；媚夫倖士，辭靡氣蕩；荒才嬌麗，辭淫氣傷。

七言沿起，咸曰柏梁，然寗戚扣牛，已歌南山之篇矣。其爲則也，聲長字縱，易以成文，故藴氣琱辭，與五言略異。要而論之，滄浪擅其奇，柏梁弘其質，四愁墜其雋，燕歌開其靡。他或雜見於樂篇，或援格於賦系，妍醜之間，可以類推矣。

詩貴先合度，而後工拙。縱橫格軌，各具風雅。繁欽定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百，出自唐風；王粲從軍，得之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諸詩固自有工醜，然而並舉者，託之軌度也。



夫哲匠鴻才，固由內穎；中人承學，必自迹求。大抵詩之妙軌，情若重淵，奧不可測；辭如繁露，貫而不雜；氣如良驥，馳而不軼。由是而求，可以冥會矣。

樂府往往叙事，故與詩殊。蓋叙事辭緩，則冗不精。翩翩堂前燕，疊字極促乃佳。阮瑀駕出北郭門，視孤兒行，太緩弱不逮矣。

詩不能受瑕，工拙之間，相去無幾，頓自絕殊。如塘上行云：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浮萍篇則曰：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

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本自倫語然佳不如塘上行
古詩句格自質然大人工唐風山有樞云何不日鼓瑟銑
歌辭曰臨高臺以軒可以當之又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
高飛離哉翻飛工美可爲七言宗也
氣本尚壯亦忌銳逸魏祖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
年壯心不已猶曖曖也思王野田黃雀行譬如錐出囊中
大索露矣
樂府中有妃呼豨伊何那諸語本自亡義但補樂中之音
亦有疊本語如曰賤妾與君共餔糜共餔糜之類也



生年不滿百四語西門行亦攝之古人不諱重襲若相援
耳覽西門終篇固咸自錄古詩然首尾語精美可二也
溫裕純雅古詩得之遒深勁絕不若漢鐃歌樂府詞也
樂府烏生八九子東門行等篇如淮南小山之賦氣韻絕
峻下可與孟德道之王劉文學曹當內手耳
韋仲班傅叢四言詩僚縛不蕩曹公短歌行子建來日大
難工堪爲則矣白狼槃木詩三章亦佳緣不受雅頌困耳
漢魏之交文人特茂然衰世叔運終鮮粹才孔融懿名高
列諸子視疏終詩大類銘箴語耳應瑒巧思逶迤失之靡

靡休璉百一微能自振然傷媚焉仲宣流客慷慨有懷西
京之餘鮮可諷者陳琳意氣鏗鏘非風人度也阮生優緩
有餘劉楨錐角重闕割曳緩懸並可稱也曹丕資近美媛
遠不逮植然植之才不堪整栗亦有憾焉若夫重厚鴻化
落育叢材金玉其相煒哉有斐求之斯病殆寡已夫
古詩降魏辭人所遺雖蕭統簡輯過冗而不精劉勰緒論
亦畧而未備況夫人懷敝帚自過千金法言懿則遂見委
廢至於篇句零落雖深猶幸有存者可足徵也鼓者此篇
以樞準的粗方大義誠不越玆後之君子庶可以考已



客論曰傳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蓋傷之也降自桓靈廢
而禮樂崩晉宋王而新聲作古風洸滯益已甚焉述者上
緣聖則下據儒玄靡敦化之源崇文雅之致削浮華之風
敦古樸之習誠可尚已恐學士狃耳目之玩議頭尾之文
故序而系之俾知所究
顧璘國寶新編因昌穀專門詩學究訂體裁上探騷雅
下括高岑融會折衷備玆文質取充棟之草刪存百一
至今海內奉如珪璧其所研索具在談藝錄中斯良工
獨苦者與

## 重刊文章軌範序

王守仁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葢古文之奥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録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廪之資鋟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叙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葢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僞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



我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洒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洒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禄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公字伯安餘姚人弘治丙辰進士用擒宸濠功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謚文成

## 別三子序

王守仁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詞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咨嗟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耶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餼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然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感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



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弗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沈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沈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此之謂更好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還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王守仁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



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



庫藏之積其子孫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

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姦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



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矣粹然儒者之文

##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庳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庳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



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驁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耳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

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我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頭有翼日理定如此第古人未嘗拈出耳筆力高妙似柳州愚溪文字



##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歎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



噫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緊何人緊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為乎來為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為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為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

崖壁行萬峰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
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
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
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
也嗚呼痛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
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
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
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
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



歌曰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
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
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
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
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
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
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
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飡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暮猿
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 客坐私祝

王守仁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
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
狂燥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
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
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
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
亥八月將有而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
之辱爾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與余佽　　　　　　　　　　　　　　魏　校

昔者得汝書吾意汝先公葬也久矣汝弟與至亟問之涕泣而對乃知未也吾責之曰大孝尊親汝弗能矣其次弗辱汝弗能矣其下能養乃父何嘗一日享汝兄弟之奉哉身後暴露且也十有三年矣若此與無子何別昔者何子乎有故不得葬尚自謂我情事未伸天地間一辠人耳況無故而不葬辠將安逃禮過時而不葬主喪者不釋服今汝兄弟俱釋衰絰從吉施施焉于于焉與他人同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正以名致則汝兄弟不可復入學校之門



矣雖然此責在汝尤重何也以汝爲兄一家之長也嗚呼乃父學爲大儒官至少宰身後暴露不得安其體魄孤魂漂漂其竟何依汝兄弟恬然安焉是口口之道非復詩禮之家矣亦獨何心煩求我作墓志銘吾平生未嘗爲此昔者靜菴葬胡純來求銘墓遜菴葬李枚來求銘墓叔父之葬吾弟苦欲吾自銘皆辭不作今老矣豈可獨爲令先公破此例耶雖然吾心戚戚不忍也欲爲汝兄弟轉求陸伯載文章鉅公也不然轉求周尚書伯明汝父同年也問行狀及事實皆無之豈能以空文作志耶念汝弟千里遠來又懼汝兄弟以無埋銘爲辭差池葬事故不得已以吾所知者代汝作壙記庶幾不誤葬期嗚呼祖父有善而弗能傳謂之不孝煩幼不能知汝長當知可即條錄嘉言善行請文於立德立言之君子以圖不朽吾日夜望之記錄成當遞寄我煩又言兄子圭長成今游邑庠矣吾聞之甚喜庶幾克肖乃祖哉欲繩祖武在行不在文在立志在勤用功不專在才力圭勉之哉圭字朝信已當故不著於字說

余見有身爲顯官數十年不葬其親者眞名教罪人矣此等文關係世道不淺

公字子才先世居長洲莊渠城故自號莊渠本姓李氏



三傳而至梅軒翁初鞠於從母夫魏士珣因蒙其姓後遂艱於復云弘治甲子舉於鄉明年乙丑第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員外郎中改兵部職方郎中移疾歸家居兄人年召起廣東提學副使改江西兵備又改督學河南轉大理寺少卿補國子監祭酒爲經筵講官改太常寺添註少卿陞本寺卿致政歸卒年六十有一諡恭簡

序王文恪公集　　霍韜

文之傳三人品一也學力二也才格三也以人品者人為世重者也以學力者學為世師者也以才格者文由才奇者也世之文由才傳者吾見之矣合才與學者我未之見也合才與學蓋有之矣合人品與學與才我殆未之見也故曰文之傳也人品也學力也才格也三者具焉上也二具焉次也一焉又次也守溪先生早年詞氣如風檣鷁濤如逸驥馳野如銀河汪溟如長虹橫漢如電走列缺如駛飈之嘯六合可謂雄矣晚年虎枝落英尚淡崇質大羹不和大羹不割玄酒不麴大音不絃古鐘石磬俾耳不諧蓋雄而古者也故曰公文可傳也才格也一也先生早學於蘇晚學於韓折衷於程朱是故觀怒懼箴知公於心學力矣觀慈湖記知公於異端辨矣觀昭穆對觀尊親議知公於天倫明矣觀教太子知公慎天下大本矣觀講學觀親政觀邊事議知公康濟之懷矣觀歷代官制知公考古變通之識矣觀諸序記觀諸東書觀諸碑銘觀諸詩歌知公黜浮崇古之大畧是可傳矣故曰公文可傳也學力也二也公於壽寧侯舊也壽寧侯戚畹椒宮大臣無恥者趨焉



公自壽寧顯後不過字姓君子曰公之介也武皇帝時瑾權橫赫無恥者趨焉公決去人曰去則忤瑾或怒不測公曰吾不得吾職則去禍福奚虞焉天下乃知有大臣之烈教公之出也人曰瑞麟威鳳之遊也公仕也人曰景星卿雲之見也公歸也人曰雪冬松柏之秀也公沒也人曰夏鼎周彝之藏也公也無忝名臣也故曰公文可傳也人品也三也又曰才格也學力也人品也胥賴以成者也三善有一焉猶可名世況於公具焉或曰公在孔門如何渭厓子曰公若及孔門宜列游夏之間性善之對則式孟氏人心道心之論宜式程朱

公字渭先始號兀厓後更曰渭厓南海人正德甲戌首選南宮仕至禮部尚書嘉靖庚子卒於位謚文敏舉進士不認毛澄李時為座主己丑主會試不認唐順之等三百人為門生其言曰是進士者天子不用為私臣我眾執事豈敢曰士由吾進為吾門生市私恩乎○王錫爵閣曰汪國楠為楊東明所取士放榜後謁東明東明引與對坐曰國老職也爲主求賢寧敢借此爲私交却所投門生刺而令稱晚學與霍相類東明字啓昧虞城

人○嘗志道曰座主之重於世久矣其制自唐設科取士起然不聞以師稱稱師自我朝始即座主之稱昔惟以主考當之而近乃加於房考房考多入仕之未久者惟會場主考二員必以館閣中資深望高者充之其中委有人師之品在焉而天子則未嘗畀之以師道也畀以掄鑒之役已耳三祖時原無稱師之例倒起於宣英二廟間士亦以其位望隆重而權稱之曰老師云爾然以主考而當此稱似亦非過若分房座主之稱師則嘉靖末年事也吾鄉王元美先生登嘉靖丁未榜進士自述榜中年生於本房座主但以老先生稱而不稱師越三榜爲吾師耿恭簡公丙辰榜則以老師稱房座瞿文懿公矣然對人尚無敢座師之稱入萬曆乃有以座師相稱者驟聞尚以爲駭今則習而安之矣先朝座主送門生惟主考不視上馬分房俱視隆慶中分考惟史館諸公不視上馬餘但不視於覲政之時一受官職即視此愚之親承於房座袁民部平洲先生者也今閩分房視上馬之例亦絕矣率君命以取士而居之以爲功又掛之以爲黨上既嫌於攘君恩而又嫌於侵師道是以



嘉靖中嚴宗伯訥令會榜中式諸士通刺但書晚生不書門生而近科有楊都諫諱東明者接見本房之士執禮但許食生不許隅坐同事者或病其矯而從先之士有取焉

# 與康對山

雷䌓

生自小年即信對山空同爲今之豪傑也及來京都人則加訕言於兩君子者喋喋生乃詢之呂仲木侯應龍乃知今日之爲訕者皆小人也自李東陽好忌海內賢才論人則取其軟靡者論文則取其糜爛者一時賤儒鄙夫奔走其門士習遂至極壞而號爲自立有守者率亦畏縮小巷沾沾歷歷而已無怪乎百口一辭訕詆對山空同也生嘗論人曰若輩呵訕康對山李空同然兩君子者視若輩蟻呵猶溝渠中蠅蚊也今之人保守祿位如丐人之得簞食豆肉也恨不一嚥以沌又復皇駭驚顧恐他人奪之兩君子者視之不啻厠中鼠也空同於詩文猶少見本相若對山被小人誣詆後不惟不疏奏自直且於京師交游無半字相懟於詩於文不少見懟恨不平之氣其視世之毀舉何如也故凡今之喋喋恨不舉頭禿舌短嘗兩君子者不惟不足當識者一笑適足以見其不肖衰是非羞惡本心爲可哀憐耳今之人最號有識亦必曰李空同尚氣傲物康對山聲色自娛生爲之解曰今之世居高官都要路者爲得尚氣人哉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亦尚氣而已



矣說大人則藐之亦傲物而已矣古之人居危疑之世各有所托以自垢蕭何以田宅淵明以酒豈淺士所可知哉我國家百六十年文明之運宜有命世豪傑出應其盛或立勛業追掩前徽或續聖緒垂式後人文章氣節不與也尚與珍重爲生輩矜式至願至願用舍在時雖孔孟不敢必生雖遠此去住久速亦尚未定何時得遂一面以慰懷渴家園十數年必有制作足以聳一代盛美於隆古者毋惜垂教亦嶺海狂斐願望之幸之一也不宣

與朱貳守　　　　霍韜

家人回謂執事怪生於拜帖不書治生而書侍生疑若傲慢不敬者此葢執事未諒生之心而區區之情亦有未徹於執事故也生於衣冠士頻未嘗敢慢况於當路君子乃敢傲慢之乎且傲凶德也君子不加諸身况敢加諸人乎况敢加諸當路君子乎執事宜諒區區之心矣生於拜帖惟延撫則稱晚生或稱職方主事若延按兩司列位先生則稱侍生於江老先生則稱門生同年則稱年生未嘗有稱治生者是豈傲慢列位君子鄙見葢以近世謟瀆成風



士氣卑陋勢之所在則望風拜塵心有所求則俛首喪魄下以此事上上以此責下上下交相凌諂而士風喪矣夫天下之治亂係士風士風淪喪望天下之治可以復古不亦難乎故不自揣力量之不足竊欲與諸君子共敦古道云爾故稱侍生不稱治生禮也非敢慢也夫治之云者馭而馴伏之之云也可以施諸百姓而不可以加諸士夫侍之云者交相敬事之云也可以施之同儕而不可加諸降等生與列位執事同爲帝室公臣可以交相敬而不可以交相馭也故稱侍生禮也非敢慢也或云士夫於父母衙門稱治生例也生謂古者封建法行故列國各君其土士夫生其土壤雖聖如孔子亦敬其國之侯伯如父母禮也今則封建變而郡縣侯伯變而守令輿圖萬萬里有齒有髮有血有毛共仰皇極孰敢有貳故我皇上天下父母也天下臣庶共宗共戴孰敢有貳若鄉邦士夫又稱鄉邦之守令爲父母是天下有貳也非別嫌明微之道也晚唐之季節度使擁兵專地賦不入裨將悍卒知有鎮將而已不知有唐室也爾將豪傑生其域中雖欲勿謂節度使爲父母不可得也今天下一統全盛非唐季比也若吾輩衣冠



士類而又私相爲父母以涉二尊之嫌是乃所不敢也非敢慢也且謂之治者我得而服屬之者也謂之侍者吾得而交游之者也執事爲政設遇孔子有得人之問則將以所得服屬者而對乎抑將以所得交游者而對乎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葢以古道敬齊王也生自謂不敢慢當路葢以古道相敦非所以爲慢也若執事便道晝錦遇鄉邦守令亦以是禮處之是乃執事所以敬當路士夫相遇以禮而不苟豈復有非辟之干也乎此實士夫居鄉之達禮也非一人之私也昔者生之在部也見百官謁吏部

則曲躬鼠拱投刺用譽帖見科道則屏氣生毋踰之曰官爵之與死生孰輕重焉雖死猶不可如是況於保官爵又語吏部之相厚者曰若輩受人躬曲奔走受人非禮諂媚皆非人也若能居千年吏部乎豈可偶握兼柄遂使人盡喪良心也當時雖有嫉生之言者亦有謂生言是者凡若此者生豈傲慢吏部亦欲以古道相期也執事心古而行淳正生所欲與偕行古道者敢布其腹心惟高明察焉無以為慢兼告貴寅列位先生勿訝生為慢極荷擢荷

成弘間鄉縉紳雖於司府州縣官書治生撫按但書侍生正嘉間始變此格尚於撫院書撫治生於按院書按治生而不光書治字



## 全蜀藝文志序

楊慎

余嘗讀左太沖賦蜀都云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嚼若君平王褒韡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自漢而下文章之盛無出於四子矣然豈徒四海考儁游談為譽哉文之傳事之傳也去今千七百年而談漢事如昨日繫四子之文也文乎文乎其可誣乎若夫陳子昂懸文宗之正鵠李太白曜風雅之絕鱗東坡雄辨則孟氏之鋒鉅邵菴詩律此漢廷之老吏繼炳靈而躍聯咸掞藻而騁譽術賦多矣況子安少陵薄遊遍乎三巴石湖放翁篇詠洎於而漢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亦楚材晉用秦渠韓利矣先君子在館閣日嘗取袁說友所者成都文類李光所編固陵文類及成都丙丁兩記與地勝紀一書上下旁搜左右采獲欲纂為蜀文獻志而未果也悼乎澤之如新悵繼志之未紹罪謫南裔十有八年辛丑之春值捧戎檄蹔過故鄉大中丞東阜劉公體聘舊史氏玉壘王君舜卿方洲楊君實卿編錄全志而謬以藝文一局委之慎乃檢故麓探行笈索之近志復采諸家擇其菁華祛其煩重拾其遺逸萬彼根稗支郡列邑各以乘上又得漢太守樊敏碑於蘆山

漢孝廉柳莊敛碑於黔江文無銷訛刻猶古郁東阜公莛
曰漢碑之傳於今中原亦掃跡矣乃今得茲於遠邦不謂
斯舉之獲乎唐宋以下遺文鑒韓騈出横陳實繁有所乃
搏選而約載之爲卷尚盈七十中間凡名宦游士篇詠關
於蜀者載之若蜀人之作僅一篇傳者非關於蜀亦得載
焉用程篁墩新安文獻志例也諸家全集如杜與蘇盛行
於世者祇載百一從呂成公文鑑例也同時年近諸大老
之作皆不敢錄以避去取之嫌循海虞吳敏德文章辨體
例也開局於靜居寺朱方二公祠始事以八月己卯日竣



事以九月甲申自翁匯軫二十八日以畢食將而成既愧
劉安之揭懸金以市又乏呂覽之精乃屬鄉進士劉大昌
周遜校正而付之梓人昔漢代文治興之者文翁禮殿之
圖後世之建學倣焉七十子之名馬遷之立傳徵焉當時
號爲西南齊魯唯嘅洙泗文之有關於道若此文翁之功
不可誣也繼文翁而作者今之阜翁孰獨愧慎華顛白紛
薈植荒落不足以揚四子之芬而成一邦之史也恕其不
敏補其未備尚有冀吾黨之助焉

公字用修號升菴新都人少師廷和之子七歲作擬古
戰場文時人傳誦以爲涓雲再出正德辛未舉會試第
二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嘉靖甲申七月兩上議大禮
疏率羣臣撼奉天門大哭廷杖者再斃而復甦謫戍雲
南永昌衛投荒三十餘年卒於戍所年七十有二著述
最富詩文集之外凡百餘種皆盛行於世

# 古今人表論

楊慎

班史古今人表予反覆論之其謬有四一曰識鑒之謬二曰荒略之謬三曰名義之謬四曰妄作之謬夫傳道者曾子乃列於冉閔仲弓之下蓋不知曾子不與四科之故也首霸者齊桓乃居於四公之次蓋不知五霸莫盛於桓文之說也晉隱列於下下而葛伯及於上中若以讓桓爲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嫪毐列於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同等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此其識見之謬也羿后羿也居羿於上下出后羿於下上韋豕韋也寘韋於下上列豕韋於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鄧無郵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是名謚而離之此其荒略之謬也茲二謬者古人嘗論之見於張晏羅泌之書然猶就其成籍而譏之耳若其名義妄作之謬則未有及之者也余以爲固作漢書紀漢事也鴻荒以來非漢家之宗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既已乖其名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有仲尼之聖然復可以裁定前人憲章後世然而六經之述必待晚年固何人也而高下古今之人乎依阿人螭自取天憲使其自著當在何等身陷於重淵之下而抗論於遼霄之上誰其信哉昔荀卿論十二子一時人耳識者猶或非之固又豈卿儔乎謂之妄作可也夫謬若此而古人之論曾不及之豈以爲不足論乎班史文詞世所深好蓋有愛忘其醜者矣注家之說曰六家之論輕重不同百行所同趣舍難一班史所論未易掎摭陋哉顏氏誠班氏之佞臣乎

劉知幾史通曰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爲目尋其所載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識有之今則安在陳埴木鍾集曰古今人表專說古而不說今自悖其名則古人之論及之者多矣○按困學紀聞曰許由巢父爲二人譙周古史考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則巢許爲一人應休璉又謂之山父後有撰人表者所當詳也

## 孝烈婦唐貴梅傳 附錄有光張氏女子神異記

楊慎

烈婦姓唐氏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姓夫貧且窶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一見婦悅之目挑心招吾無頭風何以老媪虛拘哉乃密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端弗聽迫之弗聽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慈谿毛玉亦受商之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㬥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汙吾姑非孝也乃夕易袿禰雉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及旦姑不之知也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桑杖且罵且行曰惡奴早從吾言又得金帛且享懽樂今定何如而自若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姑大慟哭之親黨咏之曰生既以不孝訟之死乃稱婟心何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賊吾哭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咸為墮淚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冉冉而沒有司以聞於府官之故終不果余舅氏喻士積薄遊至池州稔聞其事作詩弔之歸屬慎為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為名死於梅之株冰操霜清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汗青宜書有司失職咄哉可吁乃為作傳以附露筋碑之跡

嘉靖甲辰夏五月安亭鎮女子張氏年十九姑胥凌與為亂不從夜羣賊戕諸室縱火焚尸天反風滅火賊共舁欲投火屍如數石重莫能舁前三日縣故有貞烈廟廟傍人聞鼓樂從天上來火出柱中轟轟有聲縣宰自往拜之時大旱三月無雨士大夫哀祭已大雨如注賊了顧大拜拜忽兩腋血流縣宰命暴姑尸壇上禁其家不得收家夜收之雷雹暴至羣鬼百數啾啾共來逐遂棄去及官舉櫬啓視女子時經暑三月不腐偃臥肩肉如生頸脅二創孔有血沫仵人吐舌謂未有也噫亦異哉觀古傳記載忠烈事多有神奇今日見之益信於是知怖渙天所護然不能護之使必無遭害何也悲夫

## 跋越絕

楊慎

或問越絕不著作者姓名何也予曰姓名具在書中覽者第不深考耳子不覩其絕篇之言乎曰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鄉不直自斥託類自明文屬辭定自於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此以隱語見其姓名也去其衣乃袁字也米覆以庚乃康字也禹葬之鄉則會稽也是乃會稽人袁康也其曰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厥旨昭然欲後人知也文屬辭定自於邦賢蓋所共著非康一人也以口承天吳字也屈原同名平字也與康共著此書者乃吳平也不然此言何爲而設乎或曰二人何時人也予曰東漢也何以知之曰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黃絹碑其著者又孔融以漁父屈節水潛匿方云云隱其姓名於離合詩魏伯陽以委時去害與鬼爲鄰云云隱其姓名於參同契融與伯陽俱漢末人故文字稍同則茲書之著爲同時何疑焉問者喜曰二字名微矣得子言乃今顯之誰謂後世無子雲乎



## 跋張愈光結交行

楊慎

禺山張子愈光髮益短才益是齒日衰詩日盛近作結交行凡七百八十八字紀海內交游名士著升沉感今昔蓋高允同徵杜子美八哀之遺意也又作六言三十首七言律八首寄余小子則又元白蘇臺皮陸松陵之富有也而體裁高古則度越之矣其他觸興口占又不可以更僕終或有工於詆訶者曰是不亦多乎哉且養生何以詩爲也楊子解之曰養生何可廢詩也魏伯陽參同一編實建安之先鞭陰長生自叙三詠乃風雅之後乘不知冒虛中無論鍾離子養生奚可廢詩也或又曰爲政何以詩爲楊子解之曰爲政奚可廢詩也重華作歌皐陶載賡神禹有訓五子爰述爲政奚可廢詩也或又曰聖學何以詩爲楊子解之曰學聖奚可廢詩也孔子删國風雅頌之詩立溫柔敦厚之教楚狂接輿而歌則欲與之言鮑龍跪石而吟則亟爲之下學聖奚可廢詩也子誠有暇三尺子亦試訊一言也豈有學仙人齊[illegible]岳闕有青鎖學士矣未見黃麻少師也使伏獵弄麞比翼於鸞鳳是屠羊牧豕皆可爲夔龍矣或者之語乃塞禺山之疑乃釋遂銘其座右曰詩哉明

哉詩哉明哉予以此忘情以此養生以此爲政奚其爲爲
政以此學聖奚其學學聖

俞光名含永昌人父志淳南京戶部右侍郎含舉鄉薦
不仕所著禺山詩選禺山七言律鈔皆用修所評騭也

朱士雅曰詩之關係如此近取類借以行乞沿門責餽
與沿途歷覽藏貴人名刺逢客即陳虛言慣例之狀不
知秦紳貫奴視之未嘗加禮也玷辱風雅此曹爲甚豈
有真正騷人日在道途間與書兒門者哉噫可恥矣



## 胡唐論詩

楊慎

胡子厚與余論詩曰人有恒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
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係於人之才
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
之賦出焉此豈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
取人耶況唐人所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
工今傳世者非省題詩也姑以畫論晉有顧凱之唐有吳
道玄晉唐未嘗以畫取士也至宋則馬遠夏珪不足爲顧
吳之衙官近代吳小仙林良又不足爲馬夏之奴僕畫既
爾之詩亦且然謂之時代可也余深服其言唐子元薦與
余書論本朝之詩洪武初高季迪袁可潛一變元風首開
大雅卓乎冠矣二公而下又有林子羽劉子高孫炎孫蕡
黃玄之楊孟載張羽翼之近日好高論者曰沿習元體其
失也贅又曰國初無詩其失也誣二代之文曷可誣哉永
樂之末至成化之初則微乎稍矣弘治間文明中天古學
煥日藝苑則李懷麓張滄洲爲赤幟而和之者多失於流
易山林則陳白沙莊定山稱白眉而識者皆以爲傍門至
李何二子一出變而學杜壯乎偉矣然正變雲擾而剽襲

雷同比興漸微而風骨稍遠周子應德箴其偏焉嘉靖初稍稍厭棄更爲六朝之詞初唐之體蔚乎盛矣而纖艶不逞闡緩無當作非神解傳同耳食陳子約之譏其後孟張子愈光滇之詩人也以二子之論爲的故著之

## 晚唐兩詩派

晚唐之詩分爲二派一派學張籍則朱慶餘陳標任蕃章孝標司空圖項斯其人也一派學賈島則李洞姚合方干喻鳧周賀九僧其人也其間雖多不越此二派學乎其中日趨於下其詩不過五言律更無古體五言律起結皆平平前聯俗語十字一串帶過後聯謂之頸聯極其用工又忌用事謂之點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謂吟成五個字撚斷數莖鬚也吁肯笑之彼之視詩道也狹矣三百篇皆民間士女所作何嘗撚鬚今不讀書而徒事苦吟撚斷肋骨亦何益哉晚唐惟韓柳爲大家韓柳之外元白皆自成家餘如李賀孟郊祖騷宗謝李義山杜牧之學杜甫溫庭筠權德輿學六朝馬戴李益不墜盛唐風格不可以晚唐目之數君子眞豪傑之士哉彼學張籍賈島者眞處褌中之蝨也二派見張洎集序項斯詩非予之臆說也



## 原墨論

皇甫汸

貪墨之吏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輿金輦璧京邸爲場囂嘩鬻官朝堂爲市持衡者若操鬻焉論罷者若登斷焉蓋輒通百鎰則夕象百鎰之贏夜納千金則旦受千金之賺取之者若探之囊而予之者若出諸袖由是奔務趍於權門貨貸通於筵室郡邑小吏足跡未涉其庭而收貫者已先至其境矣不取諸民將運之鬼乎夫中人之性未有不貪得者也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服御之華玩好之飾有限也廣置厚積以長子孫有涯也徼寵干利其用無窮挾貲謝過其費莫算矣夫取諸人以益己情也剝所有以與人豈其情乎是謂亡於秦而取償於齊雖黷墨日報而貪汚不止者勢也矧今之大臣蕭曹爲秦晉丙魏爲潘楊班聚締爲世睦椒戚引爲譚私歲時饋遺動以億計吉凶慶弔百兩是將一切奢僭豈特衣履諸嫁賣生痛其爲奸塗屏錯財賢艮斥其爲蠹而已哉雖殷責苞苴之行漢矜簠簋之飾而患由官邪焉紆民困乎別有聚徒講學取徑於終南招友酣歌納賄於長夜官惟擇美才簡信於斜封地或求良東閣高於西邸致太宰不能得人主上亦欲除吏惜

哉未聞按蜀郡之輸貨不避曹騰發禾昌之鑄金瓦侵梁
冀者也由是探宸衷於闇豎排禁闥以發祕此明王哲后
貴乎威福獨攬顯笑自愛絕請託之私杜婚媾之隙申籍
沒之典嚴漏泄之誅草不宣於掖庭樹無談於溫室源遏
上流而風庶乎其少息與
公字子循長洲人七歲能詩舉嘉靖己丑進士兄沖字
子浚洴字子安弟濂字子毅皆有才名時稱四皇甫



贈郡侯蔡公國熙入覲序 附張居正答蔡春臺書

皇甫汸

隆慶戊辰乃皇上改元紀曆之歲實履元朝會之始也內
而畿甸外而藩臬郡邑小大之吏咸以職入覲太宰綜核
功敘辨論官材以上於天子賢不肖既判殿最有差而黜
陟行焉是旦也衣冠玉帛之華旌旄鐘鼓之設臚傳雞唱
之儀解辮削衽之賓歡呼拜舞於文陛赤墀者濟濟蹌蹌
昉古特盛亦臣子之所利見而幸遇者也時吾郡守蔡公
業當行公廣平人也由戶曹郎以賢稱簡命出守甫朞月
多異政吳將移風而易俗焉郡之大夫士於公行也思數
公有治郡事宜書
而告於執政以達於聖聰惟恐美未克彰而善或上壅也
揚言曰吳自言偃以文學列於孔氏之科發其精華之蘊
後世遂多摛績掞藻之英公啓以性命道德之談而士端
其趨矣吳自揚州上錯海陵流衍賦號殷贍師旅之後田
卒汙萊公爲省耕勸課濬渠興利而農務其業矣吳民素
機巧善雕鏤纂組爲奇伎怪器公屏玩好捐亡益之具而
工反其朴矣吳闤闠通都雜賄輸積交貿射利公爲揖市
戒吏無私取而商操其贏矣吳自專諸擊剌多魁岸任俠

六傳使酒公嚴遊閑之禁而民變其習矣吳自光僚骨肉相殺後多閑獵之獄公爲閑關謝過而民有兩萊其田者矣吳造樓船飛颿棹歌方響多山遊水嬉無間冬夏公嚴其禁而民志無蕩矣吳自館娃之餘尚有招搖倚市者公至斂跡矣吳好譏詞誣詆公察其姦而書誣不得售矣甚變品物有側而華奢爲儉矣危冠侈袂放逐之而服衷矣毀淫祠撤妄寵而左道息矣公豈徒爲循吏郎古豈弟君子寬大長者曷加焉天朝會之典天子令陳詩考禮問非觀民風俗也孰有出於吳郡者乎昔漢宣中興者最吏治



常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皇上雖非起於側陋之比而在潛邸特久知民疾苦同而求吏治之切均也當時爲吏者如文翁修起學宮除孝弟力田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黃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之固非爲民計也孰有良於蔡侯者乎課列郡之最公爲第一守矣我明自孝武以來耳目之所睹記如天水胡公嘗飾以文治矣然未及彰善也吉水聶公嘗惇以禮教矣然未盡癉惡也西蜀王公嘗坐鎮雅俗矣然未遑飭政也

公能兼之稽吳守之良公爲第一人矣舊凡守令入覲先期數月飭徒騶飛章裝治於閭肆民不堪命公單車邀宿無春糧清哉侯矣吳父老譁然歎曰使乎大夫之言聞於執政達於聖聽天子乃曰有臣如此宜在公卿輔弼之列出入禁闥召對清燕恐奪侯之速而民失其望也天子增秩賜爵如漢法胥職參岳借冠復留如萊康徐公故事庶久道化成政和俗美吳其濟於至德之世人人負達館之槩乎大夫士乃更起舉觴酌侯而祝之父老遮道稽首侯麾之乃得行司勳氏退而書其言爲贈



蔡春臺吳郡賢守也其實事此文畧見一斑第爲兵使者迎合新鄭意摧抑華亭過當君子非之張江陵有答春臺書頗見情事不復能爲蔡諱也○張書曰惟公昔在姑蘇有惠政士民所仰故再借寵節以臨之乃近聞之道路云存翁相公家居三子皆被重逮且云吳中上司揣知中玄相公有憾於徐故爲之甘心焉此非義所宜出也夫古人敵惠敵怨不及其子中玄公光明正大宅心平恕僕素所深諒即有怨於人可一言立解且中玄公曾有手書奉公乃其由中之語必不藏怒蓄恨而

過爲已甚之事者也且存翁以故相終老未有顯過聞於天下而使其子皆騈首就逮脫不幸有傷霧露之疾至於顛隕其無乃虧朝廷所以優禮舊臣之意乎亦非中玄公所樂聞也僕上惜國家體而下欲爲朋友消怨業知公有道君子也故敢以聞惟執事其審圖之



## 與郭价夫學士論詩書

王廷相

廷相頓首奉復學士先生門下比者蒙佳篇見教捧讀旬朔若有得於言意之外者見其變化自然如秋雲颺空倏成物象渾然天造不煩雕刻見其體質都雅如豪貴公子華藹春遊冠蓋軒冕金相玉潤見其氣韻清絶如石室道人餐霞茹芝淡味沖澹精神獨爽嗟乎詩之旨義備矣哉發我情志示我範式不啻多矣僕不肖猥於是藝亦嘗究心竊材會趣飾章命意敢合往古之度用驚大雅之塗時省一班匪云具矣敢因執事陳之新爲裁教夫詩貴意象透瑩不喜事實粘著古謂水中之月鏡中之影可以目覩難以實求是也三百篇比興雜出意在辭表離騷引喻借論不露本情東國困於賦役不曰天之不恤也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則天之不恤自見齊俗婚禮廢壞不曰壻不親迎也曰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則壻不親迎可測不曰己德之修也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則己德之美不言而章不曰己之守道也曰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以改錯背繩墨以追

曲令竅罔容以爲度則已之守道緣情以灼斯昔包韞本根標顯色相鴻才之妙擬哲匠之冥造也若夫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蝕之詞微之陽城之什漫敷繁叙填事委實言多趁帖情出附輳此則詩人之變體騷壇之旁軌也淺學曲士志乏尚友性寡神識心驚目駭遂區畛不能辨矣嗟乎言徵實則寡餘味也情直致而難動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詩之大致也然措手施斤以法而入者有四務真積力久以養而充者有三會謂之務者庸其力者也謂之會者待



其自至者也何謂四務運意定格結篇鍊句也意者詩之神氣貴圓融而忌闇滯格者詩之志向貴高古而忌蕪亂篇者詩之體質貴貫通而忌支離句者詩之肢骸貴委曲而忌直率是故超詣變化隨模肖形與造化同工者精於意者也搆情古始侵風匠雅不涉凡近者精於格者也比類攝故辭斷意屬如貫珠累累者精於篇者也機理混含辭趣意多不犯輕佻者精於句者也夫是四務者藝匠之節度也一有不精則不足以軒翥翰塗驂跡古苑終隨代汨沒耳何謂三會博學以養才廣著以養氣經事以養道也才不贍則寡陋而無聞氣不充則思短而不屬事不歷則理舛而犯義三者所以彌綸四務之本也要之名家大成罔不具此然非一趨可至也力之久而後得者也故曰會如不期而遇也此工詩之大凡也譬醫之治例三焦五藏風氣著經藥有定品方有定擬工醫者能循持而守之雖無大益保無大繆矣雖然工師之巧不離規矩畫手遺倫必先擬摹風騷樂府各具體裁蘇李曹劉辭分界域擅文圖之撰須參極古之遺調其步武約其尺度以爲我則所不能已也久焉純熟自爾悟入神情昭於肺腑靈境徹



於視聽開闔起伏出入變化古師妙擬悉歸我闥由是搦翰以抽思則遠古卽今高天下地凡具形象之屬生動之物靡不綜攝爲我材品敷辭以命意則凡九代之英三百之章及夫先聖之靈山川之精靡不會協爲我神助此非取自外者也習而化於我者也故能攡脫形模凌虛搆結春育天成不犯舊跡矣乃若諸家所謂雄渾沖澹典雅流者新麗含蓄飄逸清俊高古曠逸等類則出夫資性學力好尚致然所謂萬流宗海異調同工者也究其六轡在手城門之軌則一而已塈乎擇善而廣道者賢智之術業也

一道以成化者聖神之功用也執事之作固已洞其幾微
侯人聞奧矣而僕鄙陋之見牽率爲陳之或者道化之妙
不無有助於萬一願惟執事教之
公字子衡儀封人弘治壬戌進士由庶吉士授給事中
正德中以言事謫亳州召拜監察御史巡按陝西以
與鎮守廖鑾疏奏下獄尋謫贛榆縣丞稍遷寧國府同知
歷四川按察使拜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入爲兵部侍郎
都察院左都御史進兵部尚書提督團營仍掌院事加
太子太保罷歸卒年七十餘謚肅敏有家藏集行世○



錢牧齋曰子衡起何李之後奮厲馳騁欲與並駕齊驅
與郭价夫論詩謂三百篇比興雜出意在辭表離騷引
喻借論不露本情而以北征南山諸篇爲詩人之變體
騷壇之旁軌其託寄亦高且遠矣其序李空同集則云
杜子美雖云大家要自成已格爾元稹稱其薄風雅吞
曹劉固知其溢言矣其觀空同覘尚古始無所不極當
何以云信斯言也漢魏以來掩蔽前賢撈籠百代御空
同一人乎豫之之推北地爲濟而子衡之推空同乃
一鳴論乎子衡盛稱何李以爲僕謨匹雅欲驂儷選遐追
周漢俯視六朝近代詞人尊今卑古大言不慚未有甚
於子衡者嘉靖以下此風彌煽提耳長夜鞭弭中原今
有識者掩口笑實子衡導其前路也

## 史說

黃省曾

武宗皇帝晏駕之明年，大興史事，內則開十館以作述，外則盡郡縣以修纂省闕之師。少傅太原公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此誠不滿於今之史也。古之史也，掌載有專官，言動有注記，故所撰皆實錄。今之史也，於一世之終而追筆乎數十年之事，在位者或去而老，老者亦復物故，焉得盡精神面貌而詳書之也。所以成者，惟前後奏疏與墓銘二端。奏疏之言，亦多淆亂眞實。嘗觀宋之人，如伊川、考亭，咸大儒也，一則目以爲姦人，一則比以爲正卯，惟其所



恨而致訟焉。若此等疏，亦可遂信而書之乎？至於今之言官，紕繆尤甚，則奏疏不可盡據矣。古之墓銘，惟述生死歲月，以爲陵谷之防，至於後來，爲子孫者於其先之沒，莫不盛揚其善，指空揑怪，無有窮極。試觀於今之世家，孰無銘，銘孰無善，則是凡有銘者，皆可書而傳也。何堯舜之代，尚有凶人，而今皆比屋可封之君子乎？是大有不然者也。以罪而黜者，誌得掩其罪；以墨而去者，誌得蓋其墨。愚嘗曰：墓志立，天下無惡人矣；十文九誣，何足爲信？然則爲史之道奈何？曰：亦惟以天下之公是公非者爲之[illegible]可是心而位館閣者豈少哉？獨襲沿之不善，則其流未可卒改耳。愚嘗有志於此，而無風雲之便，徒抱恨於林壑。設使馬遷不世太史，班固不預蘭臺，則抱恨亦若省曾而已，烏能成一家之言，光照日月乎？嗚呼，有其事，不得其人，不可語史也；有其人，不專其事，亦不可語史也。必有其人矣，而又專其事，則遷固之業何難爲哉，何難爲哉！

公字勉之，吳縣人，嘉靖辛卯以春秋魁鄉榜，有五岳山人集。

# 忠義集序

何喬新

宋有天下三百餘年以仁厚立國以詩書造士以節義厲士大夫故其士民觀感興起皆知殺身成仁之爲美及其遭罹變故而丘亡也死宗廟者有之死社稷者有之死君上者有之死城郭封疆者亦有之下至山谷之儒里巷之婦亦皆秉義抱節矢死不辱嗚呼漢唐之末曷嘗有是哉南豐水村劉先生壎如村劉先生麟瑞生當宋元之際懼忠臣烈士貞婦湮沒而無傳也水村作十忠補史詩如村作昭忠逸詠皆據其所見聞而錄之蓋野史之流也其邑



人趙秉善合二先生所作爲一編附以汪水雲方虛谷諸君子傷時悼事之什若干首總謂之忠義集是時元有天下諱言宋事諸儒於是集私相傳錄而已歷世既久遺老凋謝殆盡後生不知前輩麥秀黍離之悲而是集幾與塵埃蟲鼠共斂於敗篋之間上舍生趙君璽二先生之鄉人也得是集於老農之家讀而悲之乃校補其訛缺持以示予予受而閱之覩文履善對孛羅之語謝君直復留夢炎之書爲之慨然觀吳楚材答錄事之詰朱浚語兵士之詞毛髮洒然恨不生同其時助其怒罵也觀劉銳幼兒下拜受殺與王士敏書詩於衲以死自誓又泫然淚落而不能自已也嗚呼三百餘年樂育之效可見於此矣因釐爲七卷錄而藏之浙江參憲王君廷光見之歎曰此集所記多宋史所遺者是不可使其無傳將刻諸梓屬予序之嗟夫忠義人之大節也根於天性具於人心凡立於天地之間而名爲人者孰無是性孰無是心哉惟存養不失則其氣浩然一旦遭事之變觸白刃蹈鼎鑊而不懾若此集所載諸君子是也先正有言讀出師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孝予謂讀是集而不



咨嗟涕洟者尚可謂之人哉廷光佐外臺風力凜然惓惓欲刻是集而傳之其所契者深矣

公字廷秀廣昌人吏部尚書文淵第三子景泰五年進士累官刑部尚書自少好學公退書聲琅然門戶外雖視事亦手一編不少置聞人有異書輒假錄之藏書三萬卷皆手自讐校所著有宋元史臆見周禮集註椒丘集所編選有文苑羣玉唐律羣玉續編百將傳勛賢琬琰集正德十三年卒諡文肅

神鐘記　　豐坊

海鹽禪悅寺神鐘勝國時宣慰楊梓以海外銅鑄建六丈
樓懸之聲聞數十里國朝天順中忽無聲渡海者視其影
波間浮屠用法攝之乃復聲成化初樓圮浮屠嗇於財建
之卑邑產悉侏儒焉今上之六年樓再圮鐘沈塗邑復病
尪於是董隱君從吾偕厥子進士穀從浮屠法聚氏相謂
曰夫樓卑而侏儒產焉塗沈而病尪旨鐘之神其關於民
之休戚也若此樓曷可弗興七年正月壬午乃盟衆集四
方之樂施者庚子鐘忽自聲若扣百有八給事吧山許公



宿茶磨聞焉於是鐘之　盃甌南宫子猶聞而歎曰鐘殆
物也而關乎民之戚休將怪耶誕耶繫象教之顯耶其山
川之靈鍾於斯耶吾弗得而知也從吾子非誕者也嘗學
於聖人之道而非惑也唯斯鐘之神殆必有說其惓惓焉
民之戚休志則可嘉已古之君子學也凡以行其道也其
於民喘息通焉故有呱呱弗子昧爽俟旦庸弗燠突弗黔
者已今之君子殆不其然下乃牧伯守令完簿書塞厥責
斯良矣其有志於民之戚休者乃爲迂爲矯爲狂爲戾澤
罔不民逮而斥且去矣是以仕者其來也若燕賓其去也

若敝冠民亦罔離厥衷乃下願爲譬焉夫若此者將斯鐘
弗若耶進士穀固將仕者也從吾子則隱君也而弗忘乎
民若此吾用益愧有位者無惑乎董子之神斯鐘也使在
位者恂董子之志廓微枝真敷博策久斯翰天地贊化機
神將在其人在其鐘耶從吾子逌然興曰吾子之言廣矣
遠矣吾將碑之爲神鐘記

漕運新渠記

先皇帝之四十四年秋七月河决而東注自華山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於是沛之北水逆流歷湖陵孟陽至谷亭若千里其南溢於徐渺然成巨浸運道阻焉事聞詔吏部舉大臣之有才識者督河道都御史直隸河南山東之撫臣洪閘之司屬暨諸藩臬有司治之得今萬安朱公衡爰自南京刑部尚書改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璽書總理其事公至駕輕舸凌風雨周視河流規復沛渠之舊而時瀦者爲澤淤者爲沮洳疏與塞俱不得施公喟然言曰夫水之性下而茲地下甚不獨今不可治也即能治之他歲河水至且復淪沒若運事何召諸吏士及父老而問計或曰道南陽折而南東至於夏村又東南至於留城其地高河水不能及昔中丞盛公應期嘗議鑿渠於此而不果就其跡尚存可續也公率僚屬視之果然驗疏以請先皇帝從之工既舉而民之規利與士大夫之泥於故常者爭以爲復舊渠便先皇帝若曰茲國之大事謀之不可不審也勑工科右給事中何君起鳴勘議焉何君具言舊渠之難復者五惡宜治新渠而增其所未備以濟漕運詔工部集廷臣議僉又以爲然詔報可公乃處於夏村晝夜督諸屬程役以工授匠以式測水之平鏟高而窅下導鮎魚諸泉薛沙諸河會其中壩三河口以杜浮沙之壅堤馬家橋遏河之出飛雲者盡入於秦溝瀦泥沙使不得積凡鑿新渠起南陽迄留城百四十一里有奇疏舊渠起留城迄境山五十三里建閘九減水閘一爲月河於閘之旁者六爲土若石之壩十有二爲土堤於渠之兩涯以丈計者三萬五千二百八十有奇以里計者五十三爲石堤二十里而運道復通已又總薛河之上流鑿王家口導其水入於赤山湖鑿薛城之左右導玉花泉趨牛溝之水會於赤山經微山呂孟諸湖達於徐邁沙河之上流鑿黃浦導其水入於獨山湖沿渠之東西建減水閘十有三獨山溢則洩而歸諸昭陽鑿馬家等口導其水入於尹家湖及印馬池凡爲枝河八夾以堤六千三百四十六丈足以濟而潦不能爲災於是新渠之工備矣嗟惟國家建都燕薊百官六軍之食咸仰給於東南漕運者恭國之大計也自海運罷而舟之轉漕獨茲一線之渠其通與塞又國之所謂大利大害也河勢悍而流濁塞之則復決濬之則

輙於事在往代及先朝者姑弗論卽嘉靖間疏築之役屢
矣而卒未有數歲之寧則今徙渠而避焉誠計之所必出
也然當議之初上也或以爲方命或以爲厲民譁之以衆
口撓之以貴勢誣之以重讁脅之以危言於其時公之身
且不能自保況敢冀渠之成哉賴先皇帝明聖不惑不疑
徐以公論付之諫臣擇兩端之中而因得夫遠猶之所在
由是公始得竭智畢力以竟其初志而覺其謗之非迂然
則茲渠之成固公之功實先皇帝成之也昔禹受治水之
命於舜蓋合其前人堙塞之圖而創爲疏導之說彼其驟



闢爲者豈無或駭且謗乎惟舜信之深任之篤至八年而
不二禹是以得建萬世永頼之績奉玄圭以告厥成則洪
水底平雖謂舜之功可也而虞夏之史臣與後世之文人
學士咸知稱禹而莫知頌舜其得爲探本之論哉洪惟先
皇帝力持國是以就茲渠功德之隆較之帝舜可謂協矣
階纍備員內閣嘗屢奉治河之諭邇謝政南歸復得親至
新渠觀其水土而考論其事之始末追感往昔不自知涕
泗之交頤也遂因公請僭爲之記且以告夫修實錄者役
前後歷四年用夫若干銀若干贊其議者河道都御史孫

公愼潘公季馴綜理於其間者工部郎中程道東游季勳
沈子木朱應時涂淵主事陳楠李汶吳善言李承緒王宜
唐鍊張純參政熊桴副使梁夢龍徐節胡涍張任陳奎李
幼茲僉事董文寀黎德充郭天祿劉贊並列名左方
公字子升華亭人嘉靖癸未進士廷試第三人抗疏論
孔子廟制斥爲延平推官稍遷浙江江西提學副使召
拜司經局洗馬歷升禮部尚書尋入東閣辦事累官少
師建極殿大學士隆慶二年請老年八十一而卒謚文
貞

## 與張太岳

徐階

自理見行後以者病增劇又伏念公輔佐聖主日有萬幾不宜以寒暄常談上瀆聽覽故累月不奉書惟仰望台垣祝禱福日隆而已茲僭有陳瀆東南諸郡財賦所出而蘇松爲之首此公所素知也自隆慶庚辛間吏茲土者不思（指海中丞輩）以端己裕民爲政而專導之以嚚訟敎之以爭奪民靡然躬衰其廉恥之心毀素其忠厚之俗攫擭微利骨肉爲仇舊族故家所在破敗彼其意以爲當者之財散人於貧則貧者均富富矣而豈知人情得財既易用財遂輕加以姦惡之徒競相誘引淫奢飲博視如泥沙訟壘未乾空乏之如故而富者之衰落則不可復振蓋里巷之間無富民者數年矣去歲風蟲爲孽田只半收盡其所入供輸常賦幸賴朝廷有折兌之令稍存糠粃苟延旦夕深冀今春豆麥成熟接濟饑荒而三月以來淫雨不止溝澮盡溢江湖亦盈十里平疇頓成巨浸猶冀水涸補插秧苗詎意西水不消海潮增漲田高而岸固者竭力車戽僅救百分之二三其否者人力莫措惟相與哭視沉淪而已蘇松之人素恃耕作一失農業更無可以謀生於時百姓欲望官司發賑則



庫藏久稱空虛欲請大家稱貸則倉箱先已匱竭欲望貿布易粟則遇年商旅不通布無所售欲往鄰郡行乞則聞四境率被水患出無所之强者劫掠以偷生弱者嗟吁而就斃揭中丞適在兩郡親見其然憂苦焦勞寢食爲廢其所上疏讀之可謂危迫矣然於顚連困悴之狀則以新蒞事猶實猶未能盡陳至於窮鄉僻里耳目所不經其晝夜悲啼之聲夫妻子母對牀抱頭悲哀抑鬱之氣即中丞目固有未覩言固有未及也仰惟皇上聖仁廣運子視萬民盛德懋同天心存濟世計於一物失所猶惻然動情況忍視數百萬之衆漂屍塡東海乎又況財賦重地祖宗所由以興者乎又況自星變以來藁爲姦雄日懷幸亂之心至今未已乎竊以爲有非常之阨數必有非常之恩澤然後可以消弭保綏今必望斷自君相捡嘉靖三十四年四十年所下恩命及察今胡中丞所請破格加卹庶遺黎復安多患潛杜若付有司拘泥舊聞僅減免存留分數不能有所補益也且某聞治民者未有事而卹之則天下賴以靖奠而廟堂之上亦得伸以爲恩縮以爲威常不失其尊若事至而後卹則受者不以爲惠而其多寡輕重喜怒聚散

之權乃更倒持於下縱能委曲彌縫勉强收拾而目前之費日後之憂皆將有不可勝言者然其機甚隱其萌芽甚微非仁慈如公明睿如公孜孜訏安社稷不避嫌怨如公其能知亦莫能任也此天下所胥翹首跂足而望公也某跧伏山林行且就木本不宜更論政理但念國家之長養至八十年受公之深知今亦三十餘年每思一效尺寸以贊皇上如天之鴻施揚公無疆之休聞不愧古所稱老臣耆友者故敢冒議出位忍笑廷淵而具以陳於台座倘蒙俯察其心少垂聽焉豈惟某之榮幸豈惟某之榮幸臨楮無任戰汗仰望之至不宜



陳繼儒見聞錄曰萬曆已卯蘇松水災文貞公因與張太岳書張復書曰恒雨為災下民墊溺皆執政非人積愆干和所致假令明主循漢家故事策免大臣以消災沴則不肖必在汰黜之首矣捧誦台諭不勝愧悚先是撫按疏至上覽之痛惻已而奉特旨議處乃蠲賑之令猶屯膏而未沛者非靳也以故事必勘明而後可定分數耳茲奉台教會地曹覆顧掌科疏上請再擬旨申仁主子惠之意慰黎民仰望之心俟勘疏至即破格蠲貸恐不敢虛文塞責以重得罪於元元也人旋謹百拜以謝台教○文貞與高新鄭相惡欲以徐家僮徐貿事相傾不就心怏怏於是召御史齊康起戶科張齊二人恭劾徐被請者也會徐之鄉人陳懿德者素不悅於徐自翰林謫而高其座主權之尚寶司丞懿德乃與同門舉楫程文果之譽及兵部郎中周美等日相構而徐之子前太常卿璠與少卿琨性貪鄙嘗置私邸於燕市費可三萬金徐不知也客乃為高謀徐所藉以復起者貲墻其貲可無復起乃因孫克弘行候問捕其人使引邸中



僮奴恐逃而錮之復使給事中張博等論徐三子行巡按御史速而起其門人前蘇州府知府蔡國熙於家復其官旋擢為蘇松兵備副使委以徐父子國熙故任蘇時緣康有惡愛特徐方在政而奴之賈於蘇者橫國熙以法外窮治之御史聞而數難國熙不自得乞休家居久不能持貧而謁齊康康挾之干高高恐其事故擢之國熙乃窮治其事三子皆就繫僮徐貿而不堪其楚者其室矣徐從困中上書高其辭哀高頗心動張江陵亦婉曲以解而蔡所具獄成其長子璠次子琨戍其少子

瑛家人之坐戍者復十餘人沒其田六萬畝於官御史聞之朝高乃爲旨謂太重令改謫蔡聞而變色曰公實我使我任怨而自爲恩未幾高爲司禮馮保所逐徐事盡解三子皆復其官家人不罹一笞杖至年八十遣行人即家賜璽書褒諭賜金幣及繡蟒服徐遣孫疏謝詔予官中書舍人卒贈太師再予一子官尚寶司丞○王肯堂筆塵曰隆慶初大學士華亭徐公總機務而新鄭高公負氣不相下臺省交章論之高公遂罷居數歲徐公亦罷而興化（李春芳）李公當國時士大夫數人家居邑邑不



得志欲求復用與丹陽邵芳（一作邵弁）商之芳曰是固未易圖也李公以恭默居位何暇論繩之外乎公等即欲起廢誰爲主者是固未易圖也諸公曰雖然必爲我圖之芳曰今新鄭家居久矣主上以青宮之舊不能忘情顧其居約左右無從臾之者諸公誠各捐千金芳爲居間則高公必起高公起必重德諸公而後事可圖也諸公曰善乃裝爲遣邵生邵生以萬金市諸金寶奇貨至新鄭高公第叩閽者曰丹陽布衣邵芳求見相公門下高公固不欲久之乃見所以接遇之甚倨立語斯須高公奇之

乃索坐侍於西隅復語良久高公起而握手曰吾老友也因賓上坐命酒食盡歡夜分乃罷辭歸邸詰旦邵生復造高公門不見高公見其左右曰始吾聞而公豪傑士未之信也昨與語殆百所聞曷不出其餘以澤天下而高臥爲左右曰今上左右無推轂者公即欲不高臥豈可得哉邵生曰吾必欲起公公强爲我出我且不别公而月後晤於長安邸耳左右相與目笑之曰敬諾邵生即之長安先使人宣言諸大璫東南有大賈至多奇寶大璫爭延致之邵生固利口遇之者莫不盡驩恨相



知晚也邵生有寶刀長尺餘搏之成丸大璫欲得之問價幾何邵生笑曰丈夫意氣相投合何論貨哉即解贈之大璫喜日習邵生款洽有間因說曰今元樞虛已不任事而新鄭高公最賢去不以罪上以講幄舊宜思之公等何不從臾令復起而澤天下哉大璫曰謹受教顧上左右衆宜捐數千金贈遺之吾聞高公貧安能辦也邵生曰吾與高公素昧平生特爲天下故言之信如公言當盡捐吾槖中裝爲諸貴人壽大璫許諾不數日而（高既入閣邵異才也試以兵備江陵下可授錦衣千）高公果復相則飭家居首謀諸公願以次起用高公頗

修華亭隙吳中監司承望風旨多推辱之追逮紛紜徐
公意不自得門下呂生智士也名與謀之呂生曰此僞
去新鄭可耳吾當爲公行乃持千金至長安會莊皇帝
崩高公與江陵張公受顧命輔政呂生喜曰吾事諧矣
乃使客說高公曰大行皇帝握公手而以少主屬公公
何以自效報高公曰誓捐軀報國無足言者客曰固也
今事有最急者非公莫可行高皇帝時改大宗正院爲
宗人府而以秦王領之晉燕周楚爲之貳公所知也高
公曰然然靖難之後不復設矣今奈何客曰宗人令雖



不設而國無長君儲貳未建則親王未之國者不遣豈
非祖宗深意哉正德中欲令榮王就國則廷臣動色而
爭之土木之變非郕王在朝宗社之計未知所定也今
主少國疑如此而公方宴然奈何言報國乎高公懼然
起把客臂曰此先帝神靈啟公言也敬聞命矣客退則
呂生宣言傳入宮中高公將援立外藩不利於社稷皇
后貴妃聞之大驚且不信乃令妃父李偉造高公探之
高公曰親王領宗人府祖制也今當復之李還報曰信
矣乃夜降旨責高公即日屏出國門野史氏曰余兄弟

嘗造邵生辯士也甚善余余退而謂家兄曰是其言動
浮囂且豕形禍不久矣無何高公罷相江南撫按除檄（或日爲中丞）
郡縣逮致而支解之（毀按尉杖死）呂生者殺人亡命河套中三年盡
得其山川險易城堡虛實圖之謂不難於攻而難於守
畫守之之策若干條以說總督曾公銑曾公費以白元
樞貴溪夏公有旨兵且起矣會上以分宜嚴公言謂其
生事開邊夏公曾公皆棄市呂生復亡命後以貲爲
鴻臚丞今老矣意氣勃勃猶不減少壯時嘗過余信宿
而別未嘗忘有爲也呂生固善謀然適會莊皇帝之變



高公自以上卿倨遇大璫馮張公又與之有隙故呂生
計得行豈非數哉元樞之重一起一廢權在布衣語云
仕無中人不如歸耕可哀也夫○趙浚谷謂李廓菴曰
言官論高中玄若言其剛愎褊急無宰相氣度彼亦何
辭乃云他日必爲秦檜李林甫言者非聖人何由預知
其必爲此耶中玄素以豪傑自負不可一世士以此目
之彼豈心服他日柄用其忿雖不平之氣必有當之者
吾老矣子當親見之乃信吾言之非過也隆慶間起高
公於家以閣學涖吏部首考察科道黜向時言事者如

趙公言



足責吳子文　吳鼎

彊梧大淵獻之歲嘉平之月除夕前二日吳子墜舩拆足晝夜仰號七旬痛乃定定後五閱月乃離榻又五閱月乃杖藜自遭患至是期矣尚不良於行吳子拊膝歎曰異哉余此足也古之人跣揭陶魚薅胝躬耕穿屨踐雪躋嶠擔簦若是者吾足未經也今之人高門懸薄日往趨趨造詣逢迎健步風趨若是者吾足未能也安歲多暇禪寂既寡避喧集野聊爾曳行歘一跌而弗振匪三爵之沉冥後險巘而弗踣此優逸而萏生意者多行非禮刻肌雕髓天降大罰以懲淫亢邪抑斷腕決踵全乎首領塞馬非妖支離獲倖邪胡為宜痛而久不瘳也足忽應聲責吳子曰足不負子子則負足多矣昔也仕不擇祿詘體小邑驅置風塵之下跪伏庸豎之側汚吾足一也既乃觸天綱墜危機嬰金木受搒笞汚吾足二也朝祥暮歌聖門所譏臨深履薄百世之師子皆弗念以及蠟夷汚吾足三也子有三大負於足飾其甚焉尚何讓我以奔趨而怖我以險艱哂前軌之永飾忘巳迹之多愆且吾為子足多歷年矣進弗使升華涉要乘堅跨肥委蛇玉階侍從黼扆退弗使卻影離塵

高蹈遐放息響空虛流憩閒廣徒倘伺以學步昧筋力之
日褰履坦途而未適追逸駕其奚望繇此足之無玷亦何
裨於貞亮孽匪神作禍弗知創稱天引命詭情譎誑安得
無咎哉安得無咎哉若夫步及奔馬而不俛爲僇者非鬬
足也珠玉無脛而含耀華匱者世所購也故夏后偏枯而
稱聖樂正因傷而訓垂申徒遺形於子產無趾務學於仲
尼跛卿霸晉臏子師齊相中山者臏腳之司馬代積侯者
折骼之范雎咸以俶儻光揚乎下體豈繇陋足借譽於豐
軀顧慙媿美於數子何患見哂於跛夫



公字維新號泉亭錢塘人正德中進士尹臨淮毅皇帝
南征有柄事中貴人道臨淮非分徵索供具無厭橫甚
君從吏民往致常餼中貴人憤詬呼挺君鋭身先民吏
當之民吏爭前衞君擊傷中貴人奏逮繫獄一歲從用
廷議還治累官廣西布政司左參議卒年五十三

## 送唐虞佐宰鄭城序 虞佐名龍

董玘

玘㓜時過蘭谿謁懋菴鄭先生先生家君之同年而虞佐
之外祖也因以識虞佐別七年而同舉於鄉再同試於禮
部玘愧先升焉後三年虞佐亦成進士胥遇於京師時時
相過從劇談甚歡也未幾虞佐出宰山東之鄭城問道言
別玘既惜其去察其意若甚有憂者竊恠而問之曰吾有
所難思之而不得其說也夫當官廉慎吾志也是所能勉
簿書之煩綜理之勞吾職也是所不辭進退俯仰於人亦
分也所不敢恤吾所爲難而甚憂者以勢之不可行也夫



受命爲令政令之下不成於我乎民之豐約不懸於我乎
吾所得爲吾可爲也所不得爲其若之何然吾雖不得爲
固亦吾之責也往歲旱災遍四方山東尤甚民之相率去
而爲盜者衆矣而稅例如故無名之征日有增焉吾忍視
其彫盡而不言乎言之且不見聽寧獨不聽而已必且以
爲罪以令之微臨其上者皆速官也吾能抗乎順之吾不
忍民之重困也且吾詢鄭之遊寓於此者謂邑久廢敢民
又健訟茲之往也獨一弗更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將
更焉民未吾信必閧然以爲厲已吾其何從乎噫吾家食

府縣之吏膚民者怠若職者心竊非之謂使吾當其任雖
不敢望古之循吏亦能使一邑之蒙其澤也今自爲之其
難又如是竊憂將負其平生而慚令之名也故就若籌之
君曰子第往吾邠鄒之民其有瘳矣君居京師數歲見出
而爲令者多矣其所憧憧於慮者非趨走承奉之事則旋
吳求膚之圖也有憂及於民者乎子乃不然鄒之民其有
瘳矣夫旱乾苗稿桔橰必有所濟浮乎江湖一壺有力焉
令之於民豈特桔橰一壺比哉且子不見夫御者乎馳驟
不已銜敝轡脫馬力竭矣如是而易以造父猶不免於敗



必休馬更轡而後進嗟乎今之民其亦銜敝轡脫之時也
子往篤其恍悲申之辭諭有所征於上必思所以爭之爭
之而不從將不以爲罪知其固爲民也有所需於下必思
所以寬之寬之而不免將不以爲厲知其非爲己也事事
而爭之雖不必皆從然而從焉者有矣事事而寬之不必
皆免然而免焉者有矣夫陽城因而部使去今在上者豈
無若人哉夫兒寬免而輸租者繼屬不絕今在下者豈無
若人哉惟本公之意不勝其進取之心則懼有所拂乎上
豈弟之心不勝其自營之私則病無以濟乎民子既無是

也而何憂難行也哉夫以己因乎時者中人皆然也惟不
以時易己如陽城兒寬者斯見稱耳彼二子之所處夫亦
豈易哉吾子勉之張弛之道因革之宜是則在子微子無
以瘳若民而任令矣虞佐起謝曰君言得之矣吾將行焉
且將以質於外祖遂呼筆書之而去

公字文玉會稽人年十九領鄉薦第二弘治乙丑舉會
試第一廷試第一甲第二授翰林院編修予假歸娶忤
劉瑾出公知成安稍遷刑部主事改吏部考功主事瑾
兄死朝貴咸走弔公作東遊紀異以刺人咸爲公危會



瑾誅還公翰林累官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簡

東遊紀異

黃玭

正德庚午六月乙巳予與南安黃子晨出遊循玉河而東見車馬旁午由夾道直趨東華東華者天子之禁門也外多富人居予二人私訝遊者之衆也乃連騎躡其後是日微露濡衣黃子笑曰詩所謂畏行多露殆不其然予曰彼女子也丈夫而畏濡乎俄頃霧四塞咫尺不辨人馬行半里許失所謂東華者陰風襲人鬼魅交道予愕曰此非人居也胡為有是念已不得歸路復前行十餘步見一巨室棟宇宏麗金碧交映方凝視焉忽羣狐躍出若將邀予二人入者即却走欲避然已為羣狐所持予乃謂曰霧雖不吾濡然誤予者非霧也耶遂隨狐入及門門者狐狐人語曰錦衣不可以入吾舍不得已復易素衣而進及堂堂者狐狐拱而前若與人揖遜狀及室則見數十狐呀呀環一狐而號予微問旁立者曰是老狐今斃矣老狐常人形出遊見衣冠者流生有居死有歛有慶弔之禮習而歸欲以教羣狐其斃也號曰若屬毋以狐死我也於是羣狐相與謀以人禮喪之然而狐也卒莫幸弔焉有白額虎是穴之長也電目而深居好噬人不食獸類上帝命之掌百獸焉



羣狐乃相與訴於虎虎怒曰彼薄吾獸類耶於是不狐弔者輒噬之乃今弔者如市焉若已誤入速與狐為禮不者虎且噬汝予二人方驚駭未信俄見旅進旅退繩繩然來者盡衣冠流也拜起左右咸與狐為禮黃子顧予曰畏狐耶畏虎耶始悟前所見遊者盡狐客也將退一狐捧綵帛階下招白弔客前弔者趨而前人問姓名曰某某若將以白於虎者於是諸弔者亦忘其為狐也受帛而出皆有德色予二人益憤惋然業已入狐穴中亡可誰何久之得與諸弔者偕出求得故道而歸抵舍則天欲瞑矣噫嘻可怪哉可怪哉世其有是耶彼深山窮谷魑魅罔象之所遊虎豹狐狸之出入乃其所也禁門之側胡為而有之焉且彼狐狐也求與人為禮吾人人也而與狐為禮耶豈非霧塞晝冥而虎與狐也乘時跳梁如傳所謂禽獸逼人蹄跡交中國者固其類也不然太陽在上雖深山窮谷之中彼虎與狐也亦且隱伏而不敢出矧禁門之側耶噫是吾遊之非其時也而又何怪耶越數夕後霧開初日旭黃子復邀予往過焉則狐穴隱滅居民如故

予待罪考功時逆閹之兄死朝貴盡走弔因私記此以

遺黄司封應期踰月而逆閹敗應期笑謂予曰子前記遂爲讖耶叅揩記尾數語云八月丙申識司書皆黄鼎母死陳愧泰

獨不從邪讀中峰此文歎洏先生爲閹臣生色多矣

萊陽姜 埰　姜 垓　黄岡杜 濬

江寧王 瀆　顧夢游　紀映鍾

毘陵薛 寀　惲日初　楊廷鑑

王廷璧　楊 瑀

同邑俞南箴　葉世佺　王 定同閲

明文英華卷六終

明文英華卷七目錄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　門人張尚瑗弘蘧 吳世標赤霞 編

嘉善李　燁赤茂　評

長洲陳三島鶴客

王愼中

曾南豐文集序

碧梧軒詩集序

朱碧潭詩序

送林龍湖先生之任河池州學正序

送程龍峰郡博致仕序

海上平寇記

羅洪先

峽江縣公祠記

劉忠愍公死事狀

鄒守益

莆田說示許生

周思兼

膠東二高士傳



鄭　曉

皇明直文淵諸臣表序

唐順之

華氏義田記

救荒滸記

送弟上人度海詣觀音大士序

答李中谿書

答茅鹿門

書地理鶴岡尤君卷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茅　坤

紀勦徐海本末　附與大音楊侯勦倭紀錄

歸有光

山舍示學者

與潘子實書

常熟縣趙侯圩堤記

張氏女貞節記

貞女論

解惑

書里妪張氏事

書郭義官事

歸氏二孝子傳



# 明文英華卷七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　後學周　厶騁奇　男　顧世昌厶寧　技

嘉善李　煒赤茂

長洲陳三島鶴客　評

## 曾南豐文集序

王愼中

無錫安生如石刻南豐曾氏文粹成屬愼中爲序而重以武進唐太史順之同安洪則中朝選二君之書以勉焉予惟曾氏之文至矣當其時王震序之已無能有益於發明晩宋及元序者頗多而其言愈下予何敢任焉唐君以文名世洪君與之上下其學文亦日有名而二君見勉之勤如此豈有他哉亦慨斯文之既墜而欲明其說於世也故不揆而序之曰極盛之世學術明於人人風俗一出乎道德而文行於其間自銘器賦物聘好贈處答問辨說之所撰述與夫陳謨矢訓作命敷誥施於君臣政事之際自閭巷謠託興蟲鳥極命草木之詩與夫作爲雅頌奏之郊廟朝廷薦告盛美諷諭監戒以爲右神明動民物之用其小大雖殊其本於學術而足以發揮乎道德其意未嘗異也士生其時蓋未有不能爲言其才或不能有以言而於

人之能言固未嘗不能知其意文之行於其時爲通志成
務賢不肖愚知其有之能而不爲專長一人獨名一家之
具噫何其盛也周衰學廢能言之士始出於才由其言以
考於道德則有所不至故或駁焉而不醇或曲焉而不該
其背而違之者又多有焉以彼生於衰世各以其所見爲
學敝於其所尚溺於其所習不能正反而旁通然發而爲
文皆以道其中之所欲言非掠取於外藻飾而離其本者
故其蔽溺之情亦不能掩於詞而不醇不該之病所由以
見而蕩然無所可尚未有所習者徒以其魁博誕縱之力



擅竊於外其文亦且怪奇瑰美足以誇駭世之耳目道德
之意不能入焉而果於叛去以其非出於中之所欲言則
亦無可見之情而何足以議於醇駁該曲之際由三代以
降士之能爲文莫盛於而漢徒取之於外而足以悅世之
耳目者枚乘公孫弘嚴助朱買臣谷永司馬相如之屬而
相如爲之尤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免於蔽者賈誼董
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之屬而雄其最也於是之時豈獨
學失其統而不能一哉文之不一其患若此其不能爲言
者既莫之能知由其不知之衆則爲之而能者又益以鮮

矣四海之廣千歲之久生人之多而專其所長以自名其
家者於其間數人而已道德之意猶因以載焉而傳於不
泯雖其專長而獨名爲有愧于盛世既衰之後士之能此
豈不難哉由西漢而下莫盛於有宋慶暦嘉祐之間而傑
然自名其家者南豐曾氏也觀其書知其於爲文良有意
乎折衷諸子之同異會通於聖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
出於道德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該之獘亦
已少矣視古之能言庶幾無愧非徒賢於後世之士而已
推其所行之遠宜與詩書之作者並天地無窮而與之俱



久然至於今凡知好之者已鮮是可慨也蓋此道不明士
之才庶可以有言矣而病於法之難入困於義之難精夾
焉而放於妄以苟自便而幸人之相與爲惑其才不足以
有言則愧其不能矯爲之說誣焉以自高而掩其不能之
愧以爲是不足爲也其弊於今爲甚則是書尤不可不章
顯於時顧予之陋安能使人人知好之而序之云然蓋以
致予之所感焉耳

公字道思別號遵巖祖宸由固始徙居晉江父紀生五
子公其次也衆因稱王仲子云嘉靖乙酉舉於鄉明年

舉進士年纔十八授戶部主事辛卯爲廣東主考改吏部以覆方士張衍慶請封事（爲張羅峰所擠也）謫判常州由常州判陞南京部郎閒簡得益肆力于學問始見本根刪削枝葉于聖賢之微言超悟默契深造自得發篋中宋儒之書盡讀之有味于歐曾氏之文以爲世人談文皆卑宋人而云馬遷班固不知善學馬遷莫如歐善學班固莫如曾是歐曾之文蓋原本經傳由史漢之家一變而粹者也公以此自悟妙得歐曾家法乃取舊所作嘗所自喜門爲漢人語者悉焚之梨作一以歐曾爲準丙申陞山東提學僉事未幾進江西參議俄遷河南參政辛丑考察（吏部奏以不及貞溪爲之從罷擬不謹）忽從中報罷時年甫三十有三耳卒年五十一



## 碧梧軒詩集序

王愼中

不得志於時而寄於詩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蓋多在其人矣所謂不得志者豈以貧賤之故也材不足以用於世而沮於賤貧宜也又何怨焉材足以用於世賤且貧焉其怨也宜也言之所寄必出於不平烟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本之見者皆可愁之物寫而爲詩皆不樂之音是其人於中雖未宏而亦其情之所不免歟淮府儀賓上濟李君士達蓋士之不得志者予從其子博士楷得請其詩讀之所謂碧梧軒集者也君於詩獨沖融寬暇而有和平之想豈其狎於王門之貴富瀟灑華靡玩習宴倫忘其所欲用於世者而魁傑嵎宕之氣稍磨鑠華至於化盡無所復存其怨耶將其安於時之不可冀命之無所復爲放其志於事物之外以自釋而平其心也不得志於世者於有可冀之中猶萬一有焉終不以爲不可復爲輒其冀之之心而渙然以釋也今之婚於宗室之屬者則絕其入仕之途而欲有爲於世者非入仕則無所用其才君所遇既若此矣雖欲不放焉以自釋又可得乎不得志而賤且貧焉其跡足以自高隱約枯槁偃蹇以見奇塊磊忤觸而凌越

其芒角其怨宜未甚今見謂不得志而亦爲名寵命數之所羈絡入與庸庸者伍而出無以自別於繁奢附倚者之徒其爲鬱鬱而不可以居殆有甚於貧且賤焉之所處君亦何以自釋而能平也嗟乎今之託婚於宗室之家者相與以佚樂競爲綺麗膴膴而患於不足狗馬子女之養畢給而喜爾君獨深沈寂寞嗇其氣苦其思以託於烟雲水石蟲魚草木之間極其陶冶雕鏤之力與寒士爭尺寸如恐不及是其心大有所不釋於富貴之養憤懣鬱積決焉而肆於此也孰謂君之心果能渙然以平而其詩詞雖不



怨盖其怨之所存者尤深矣予既觀其詩卒編因序以發之而以授博士君博士以醇學篤行爲鄉國善士而困於有司竟以一經教授尤所謂不得志者其天性獨至得吾之文必將泫然出涕不能自勝以爲知其父之志者莫予若也讀碧梧軒詩者觀於吾文庶有以得李氏父子云

## 朱碧潭詩序

王愼中

詩人朱碧潭君汝以名家子少從父薄遊徃來荆湖豫章泛洞庭彭蠡九江之間衝飇故濤以爲壯也登匡廬山遊赤壁覽古名賢栖遁嘯咏之跡有發其志遂學爲詩就酒自放當其酣嬉顛倒笑呼讙遨以詩爲娛顧謂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爲意者其詩不行於時屋壁戶牖題墨皆滿塗汚淋漓以詫家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人誚之曰何物可憎徒涴牆戶曾不可食其爲畫餅耶取筆硯投擲之欲以怒君冀他有所爲君不爲怒亦不變也一日



郡守出教訪所謂朱詩人碧潭者吏人持教喧閙市中莫識謂誰久乃知其爲君也吏人至門迫君入謁君衣褐衣窄袖而長裾潤步趨府守下與爲禮君無所不敢當長揖上坐君所居西郊僻處田坳林麓之交終日無人跡守獨出訪之老亭數椽敧傾植竹撑拄坐守其下突烟昔濕旋拾儲葉爨火燒茗煮茗以飲守皂隸忍飢詬罵門外若若不聞於是朱詩人之名譁於郡中其詩稍稍傳於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指目者衆謗疾蠭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降又不爲能詩故守父故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

講好而報舊德耳君詩雖由此聞於人人猶不知重其詩復用爲謗嗚呼可謂窮矣凡世之有好於時者必有深中其欲而大恆於心其求之而得得之而樂雖生死不能易而豈有所計於外詩之不足買於時以售賁而取寵君誠知之矣苦爲閉關吟諷東樓哀泪而不厭其好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詩焉足以撓其氣而變其所業哉所嘗謂予樓詩數十首爲贄色卑而詞款大指自喜所長不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余一言以爲信也豈其刻勝鏤腑黠於所嗜雖無所計於外而猶不能忘志爲區區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爲好也君既死予故特序其詩而行之庶以不孤其意豈以予文爲足重君之詩於身後哉



## 送林龍湖先生之任河池州學正序　王愼中

事不得乎其職實不惟乎其名君子愧諸綜山處乎其所愧而不作於心非其情愧悍然安行而彊拒也未嘗以其職者協其事以其名者隱其實事常匿於其職實常遁於其名誠以爲足以據其職而無不劾之恐卽其名而無不符之憂則何愧之有如是者世之君子筮仕入官者之通患而吾以爲尤甚者學官也學官之名師也其職教人者也學之不知道德之不立冒焉而處之者皆是也問其官之名師也問其職教人也問其人則學之不知道德之不立也且冒焉處之而已方且偃然當之以爲彼無所不足於是官也方且苟然就之以爲彼猶有所不屑於是官也吾將舉其職而稽之徇其名而責之使修其事而後得居其職充其實而後得有其名彼且瞿然四顧惕然內歉走避之不暇而敢以偃然苟然乎哉嗚呼事實之不著而名與職不足以愧夫處之者之心於是今之學官始爲士之困於進而倦於學者偃休之蘧廬其置其廢殆無損益於得失之數而不爲世之冗員猥品蓋無幾矣人材之不得成世道之不得隆其不以此哉以予所感於世如此苟有

不愧之君子出乎其間雖不及見猶將聞而慕之况於得交其人相遊之歡而相講之篤哉今龍湖林先生是也先生學乎孔子孟子之學其道既明其德既成如是而爲人師吾信其無愧矣人材之成世道之隆蓋深有藉於先生而先生其亦嘗以自覈耶士之講於學者雖通乎道而成其德者未有闕也豈其職分而不專其於事之修猶有不副乎其意哉然先生之於是官充其實以有其名則可以無愧而修其事以居其職亦不能以無憾耶今去而爲河



池其職專矣有先生之實而又得修其事人材之盛與世道之隆其必自河池始而諸生之事先生者方且悵然其師之去悼前日之怠而作其今日之勇先生之講猶存則於明道成德不爲無助不必在先生之側而先生其終可以無憾乎故余爲諸生述其意以贈先生併以爲諸生告云

## 送程龍峯邵博致仕序

王愼中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凡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峯名在有疾之籍當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修廢起墜蒐遺緝失以與學成材爲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息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獨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修注手足之所蹈持該涉舉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偬莫不究殫勝舉不知司枋者奚所考而名其爲疾也黜陟之典將論賢不肖以馭廢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命焉賢不肖之論非可倚此以爲斬也



况於名其爲疾者乃非疾乎人之賢不肖藏於心術効於治行其隱微雖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常至於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又有異焉古者憲老而不乞言師也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其筋力之強束謀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猥局冗司之末也古之事師也其飲食於飯忠其嗜於識患其嗜而祝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修其補藏攝育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

之道其不可行於今乎程君之儀與其所敎諸生皆根程君之去謂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君去矣斂其所學以教鄉之子弟徜徉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決肉囅然自喜倘有訝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蔡典不實大率類此

## 海上平寇記

王愼中

守備汀漳俞君志輔被服進趨退然儒生也瞻視在韡芾之間言若不能出口溫慈款愊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然而桴鼓鳴於側矢石交乎前疾雷飄風迅急而倏忽大之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皆掉魂搖魄前却而沮喪君顧意喜色壯張揚矜奮重英之矛七注之甲鷙鳥舉而虓虎怒殺人如麻目睫曾不爲之一瞬是何其猛厲孔武也是時漳州海寇張甚有司以爲憂督府檄君捕之君提兵不數百航海索賊旬日遇焉與戰海上敗之獲六十艘俘百八十餘人其自投于水者稱是賊行海上數十年無此衄矣由有此海所爲開寨置帥以彈制非常者費鉅而員多然提兵逐賊數十年未有之捷乃獨在君而君又非有責乎海者也亦可謂難矣余觀昔之善爲將而能多取勝者皆用素治之兵訓練齊而約束明非徒其志意信而已其耳目亦且習于旌旗之色而揮之使進退則不亂熟於鐘鼓之節而奏之使作止則不惑又當有以豐給而厚享之椎牛擊豕釃酒成池饜其口腹之所取欲遂氣閒而思自決于一鬭以爲効如馬飽於櫪嘶鳴騰踏而

欲奮然後可用君所提數百之兵率召募新集形貌不相
識寧獨訓練不夙約束不預而已其於服屬之分猶未明
也君又窮空家無餘財所爲市牛酒買粱粟以恣士之所
嗜不能具也徒以一身帥先士卒共食糗糒觸犯炎風衝
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格而竟以取勝君誠何術而
得人之易致効之速如此予知之矣用未早教之兵而能
盡其力者以義氣作之而已用未厚養之兵而能鼓其勇
者以誠心結之而已乎方欲以是問君而玄鍾所千戶某
等來乞文勒君之伐輒書此以與之君其無以余爲儒者



而好論言兵意云君之功在瀕海數郡而玄鍾所獨欲書
之者君所獲賊在文鍾境內其調發舟兵諸費多出其境
而君靖廉不擾以故其人尤德之爾君名大猷志輔其字
以武舉推用爲今官

## 峽江練公祠記

羅洪先

（公集同知下佐所寂也）

余往讀金川玉屑集不勝慨慕練公之爲人然未詳其生
何地也嘉靖癸丑登玉笥九僊臺道經廢穴土人告以練
氏先壠徘徊久之不遽信已而入永興禪刹老僧自述生
里往以練氏沒田且言曰由此南上三里許瀕江有地
曰三洲即其故居又南一舍至玉峽峽分爲縣公實今峽
人也聞之慢然乃令前導至則荒烟衰草中門堂階垣遺
跡隱隱階右數塚皆赦歸之人姓名猶可歷指遂與茲生
子艮不覺痛哭流涕近鄰黃氏長幼聚觀者亦皆相向灑



泣因道其家世甚悉練本淦東東山人至伯尚遷三洲是
生公（武十八年禮部奏名第二人對擢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比及第復居淦城洪熙改元赦其家盡復故業於是
東山三洲仍歸練而以城居畀陳聽諸黃所言如此練故
與黎黃劉三氏者聞黃鄰練且世姻受禍獨慘其上聞犬
牙相入不然屬已乃灑泣此所未聞嗚呼此豈有所利而
爲之乎始錢守琦（長沙今長海鹽人）因峽之請祠公鳳凰山嶺淦之人士譁
曰公淦人也何與於峽至爲書詬詈之峽不爲變當是時
故老猶幾惜未有以三洲告者三洲隸淦則淦祠隸峽則
峽祀淦與峽皆公故鄉何擇焉陳喬名系廬陵臨有俎豆

六一遊于吉水廟食思江神不可度知其在彼乎在此乎祭於廟釋於祊兩地交至自古已然淦人又何疑於峽也余獨念淦之爭者譬之家寶他據是懼以公在淦則淦重也峽之爭者譬之宗廟執事爲榮以公在峽則峽重也夫能爲淦與峽重者止一死爾夫人誰無死公獨以死重淦與峽何哉忠於所事知其不得不然而又能即其心之所安故也故知公不得不死之心則知淦與峽不得不祀之心推今日不得不祀之心可以幾前日不得不死之心此不得不死與不得不祀之心公不能要之淦與峽之人淦



與峽之人亦不能私於公峽之爭也淦固有言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祀之其心蓋曰彼在淦者何與於我哉雖蒙詬詈無避也公之難也人固有辭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死之其心蓋曰彼在人者何與於我哉雖戮妻孥無避也夫是謂之自靖自靖焉者自盡其心而後能安也夫仁人心也盡乎心則求仁得仁焉齊所以見賢于夫子也夷齊餓而商不亡百世以下聞者莫不興起宜峽在所必爭矣嗚呼淦之祀公得所重矣獨不思吾身亦有當重者乎峽之祀公得所安矣獨不思吾心尤有當安者乎夫心

之不得不然不獨臨難有之自言動食息至於綱常倫理日與吾遇者不知凡幾而未有能即所安如峽之爭祀者亦又何哉即使安之亦倏忽轉移之間耳豈足比於公之一死也哉不是之務而徒慨慕於公以爲重其亦末矣錢之祠曰自靖故事惲登造率請主祀之行署通判何公堅行縣病其非禮始議改遷而知縣王君陳黃濮君桂相繼成之濮移置山腹制頗湫隘何復損俸闢其麓併倉址與故刹地廣之下爲求仁書院峻磴紆徑直躋之祠則豁弘深祀有常度仍亭其巔曰高山仰止延眺其上三洲烟草



蒼入指顧嗚呼公無身與家矣豈計夫人之祀與祀之去三洲遠與近哉然近三洲不之祀固無以慰峽人之心也因記其很備論之告後之慨慕於公者

公字達夫號念菴吉水人嘉靖己丑舉進士第一世宗批其文曰學正有見言謹而意必忠宜擢之首首授翰林修撰引疾歸欲畢志於學中歲復召爲春坊贊善爲貴溪所惡擠之會疏請預定東宮朝儀遂罷歸築宗石蓮洞掩關却掃謝世不涉分宜當國數致書公辭之竟謝不復起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謚文恭

劉忠愍公死事狀　　羅洪先

鄉人錦衣指揮彭德淸往來王振門下頗用事諸公卿率趨謁而公獨不爲禮彭銜之會公上疏彭欲假以相報乃激振曰劉某疏中權不下權之言暗指公也振既大怒而公疏中嘗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先以旨爲璘地并逮下獄已而陰嗾錦衣衞使馬順以計殺公順是時掌衛事一日五更攜一小校推監門入公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遊入指顧嗚呼公無身與家矣豈計夫人之祀與祀之去三洲遠與近哉然近三洲不之祀固益無以慰峽人之心也用記其很備論之告後之慨嘆於公者

公字達夫號念菴吉水人嘉靖己丑舉進士第一世宗批其文曰學正有見言謹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授翰林修撰引疾歸欲畢志於學中歲復召爲春坊贊善爲貴溪所惡擠之令疏請預定東宮朝儀遂罷歸築室石蓮洞掩關却掃謝世不渉分宜當國數致書公致之竟謝不復起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諡文恭



劉忠愍公死事狀　　羅洪先

鄉人錦衣指揮彭德淸往來王振門下頗用事諸公卿率趨謁而公獨不爲禮彭銜之會公上疏彭欲假以相報乃激振曰劉某疏中權不下移之言暗指公也振既大怒而公疏中嘗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先以旨爲璘地并逮下獄已而陰嗾錦衣衞使馬順以計殺公順是時掌衛事一日五更攜一小校推監門入公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厚善封事實約與偕疏成爲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公如其家鍾他往妻大罵曰汝自斡事何得累及他人乎公鬱走且歎曰鍾固謀及妻邪遂獨擧未數日鍾病死妻亟悔之每號輒曰早知若是曷與劉侍講公同死邪其子同年尚稱習聞之比長疑以相問毋告故同懷忿恨常欲申父志比後謀以備杖死人祀郡中忠節祠與公同日迎主耳聯居云

## 芸田說示諸生

鄒守益

嘉靖四年六月既望予以事出吳興見有膝行泥中而以手左右去艸者召而問之曰此芸田乎曰然曰吾邑之芸以鐵為器而木柄之俯其身以蕩撼于苗中未嘗若是難也曰州亦有之沙田艸易除用之則宜泥田根難拔必若是者三至焉山谿之田寒則根難死必若是者五至焉若稍弛之艸侵吾苗數口之家將飢死於溝壑矣予聞而凛然人之情孰不惡勞而欲逸也以其惡死之急則奪惡勞矣以其欲生之急則奪其欲逸矣甚矣吾民厚生之難也

然人知惡身之死而莫知惡心之死何也仁義之心人皆有之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是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忤艸之害吾苗也竭力以去之利欲之害吾仁也憚其難而不知去勿思焉耳質美者易于渾化猶沙田之艸易除而不留也次則泥田矣次則山谿之寒田矣芸之而弗息艸未有不拔而苗未有不秀且實者也嗚呼天下之勇于芸苗者寡矣欲斯民之無飢也惡可得哉予方困于飢餓思理百畝之荒以望于有秋而艸盛苗稀惴惴乎無所獲也今而後知所以芸吾田矣二三子咸欲厚其生也則盍亦於是焉圖之先難而後獲其庶矣乎

薛應旂曰設喻明透詞理咸到學者讀此說以自芸其心茅塞頓開矣

公字謙之江西安福人正德辛未進士第二授編修仕至國子祭酒卒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莊

## 膠東二高士傳

周思兼

周子守膠東之明年以政暇遊覽諸峯觀大澤之雲酌激玉之泉登雲峯之麓挹聖母之水喟然而歎曰美哉此古膠東之國也靈秀萃於此矣意者其有高士生其間乎吾願得師事王生儀祖崔生廷楓對曰膠東僻無有也不然其張公鉞乎張公貴矣不然其梁生萬斛乎斯人者其諸所謂高士耶周子曰張公之高奈何王生崔生對曰張公昔爲清苑令有廉名監司重而旌異之因戒之曰爾信廉然能保其終乎夫汲水於盎其始非不澄且澈也久之斷



有不斷者爾信廉矣盍保其終乎張公抗聲曰水可斷鉞不可斷也監司爲之慙公性剛愎與物多忤請託者勿聽且加罪焉人以是怨公七年入考績或奪公之與訴於銓部發公與得蒿豆石餘他物無有也銓部曰嗟張令賢若此耶此固吾所願見彼訴者奚爲者耶由是罪訴者而益賢公入補郎署出守常德歷官三十年家無餘貲周子又問梁生之高王生崔生對曰梁生初遊庠校每試常爲多士冠膠東守劉公重其才聘爲子弟師供之酒食梁生弗食儀之禮梁生不受劉公怪且異之而弗能強也無何丁母憂家貧甚得疾久不瘞家益貧棄舉子業業菁蔬有憫梁生之貧而多與之值者梁生輒怒罵不受或誤多與之梁生曰爾與吾值多吾不受也吾還汝有雅識梁生者或遺梁生於途其人貧賤人也梁生立與語少頃去其人富貴人也梁生輒避弗見或時寄書則題其上曰是書僅若于如其數與之則梁生受之或多與之梁生輒怒曰吾寄書人也非梁生也爾多與我是浼梁生也梁生不可受也急還之久之人皆知爲梁生梁生入市擲其處謂人曰是值若干人輒與若干知其不二也梁生之鄰木爲齋人亦



弗益有憐梁生而爲之治園者梁生輒與之直或不受則梁生怒曰爾更無治吾園由是鄉之人父老與稱之大夫士咸思所以厚梁生而莫敢致也是梁生之行也周子曰斯人也是吾之師也夫是吾之師也夫夫陳仲子郝子廉吾始以爲戰國人也秦漢人也今之人無有也迺今復有斯人耶使天下皆得斯人者爲之也天下其有弗治耶吾幸得待罪於膠東也而又嗣斯人之風焉吾於張公師廉焉於梁公師介焉膠東其有弗治耶斯人也是亦之師也夫然則梁生安在王生崔生對曰梁生之居去郡四十里

其士下其地僕車馬弗至也夫子必欲造之則弗使知之
知之彼必避不見也周子從之辟儀衞造梁生之廬梁生
聞之先期遁去周子曰嗟異哉此何人耶其所謂泄柳歟
段干木歟其有所慕歟抑性然歟嗟異哉此何人耶吾不
圖膠東之僻而有斯人也吾待罪於膠東而獲遇斯人焉
茲又幸也雖然使斯人生於秦漢時則必與泄柳段干木
諸賢並稱使斯人而生於通都大邑則必名顯天下使斯
人生於膠東也而膠東得賢守則亦能揚斯人之名惜乎
膠東之僻而生斯人也而守又余也斯人雖賢其孰知之



於是周子仰而歎王生崔生皆歎周子因題其壁曰請修
高士命王生書之歸而作膠東二高士傳

## 皇明直文淵諸臣表序

鄭曉

明興設中書省韓魏二國公以太師太傅兼左右丞相汪
胡繼之不得領三公黨獄起死徙數萬人遂詔天下罷中
書丞相而以五府九卿分理庶務監察御史許士廉請復
三公府高皇不聽然藍玉以涼國公尚領太傅當是時翰
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奏啓署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
某官某殿閣大學士如宋訥吳伯宗皆侍左右備顧問
不得平章國事如丞相成祖省公孤而召解縉黃淮胡廣
楊榮楊士奇胡儼金幼孜七人直文淵閣內閣之預機務



也自建文四年始也閣中有文淵閣印印文獨異諸司凡封
進詔草登答章疏用之不得下諸司即下諸司以翰林院
印諸司欲上內閣亦稱翰林院翰林院之人內閣也自解
始也已而解出爲交趾參議胡爲祭酒文簡下詔獄文穆
早卒楊金三公事長陵二十三年官不過五品獻陵復設
公孤西楊始加少保內閣之登三孤也自西楊始也東楊
以榆木川有大功特置大學士謹身殿謹身殿之有大學
士也自東楊始也景泰時乃有孤卿入內閣者蓋自王文
始也先朝重冢宰雖內閣元輔歷二三十年亦不得領吏

部尚書內閣之領吏部尚書也亦自文始也內閣未有兼四官者有之亦自文始也陳循高穀遂至領五官餘有貞以武功伯兼大學士自署掌文淵閣事益無謂矣有貞後二十人惟萬安以卿孤入內閣餘皆修撰贊善通參少卿少詹事侍郎自焦芳至於今非孤卿則六卿惟翟鑾以侍郎兼學士以故內閣職業重於中書省體貌尊於三公府省府之名雖廢而內閣之權益隆矣先是內閣亦外調宜（二公俱泉人）德中陳山張瑛以干請諸司出山教小內使書瑛爲南京禮部尚書景泰中亦出江淵爲工部尚書不獨解與胡也



其人內閣也亦未必盡出翰林也西楊齊府審理也文簡中書舍人也文靖戶科給事中也文清監察御史也文達吏部主事也近日丹徒永嘉安仁南海貴溪亦中書舍人主事給事中也列聖嚴於防姦而廣於求賢以故內閣諸臣類多效職三楊泰和歷事四朝鎮定危疑消弭隱隙文經武緯內戢外寧四十餘年號稱平治昭后既崩裕陵親政一時五相才器尋常權歸奄振國祚幾搖景泰諸臣因人祿祿強者恣雎弱者韜默或陰主邪謀或曲從密旨儲宮易位官賞紛然天順復辟誅竄創逐常閣一空自是輔

臣乍進乍退恩數輕微至有囊頭詔獄荷戟邊陲者南陽既出復留最專且久造膝陳謨露章抗論六卿得人萬綏無叢成化間文懿文毅事關綱常抑閣力諫時值佞幸請創行誅弘治初年大姦距脫海內欣然宜興洛陽端靖寬綽長沙餘姚文雅諒直太陵書接再三慮懷霽色勵精訪落將大有爲而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蠱多思少斷坐失良期然十八年間財以足民爲富兵以薄伐爲威刑以緩死爲恩仕以驟進爲恥所謂與民休息培植元氣者矣（焦芳　劉宇）王德初逆瑾用事盡逐方正大臣芳宇本衣冠之盜厠跡



（楊廷和）禁扉數年間濁亂天下新都守正應變綽有餘才碩果尚存巨川攸濟繼大禮之議未協宸聞而救時之功登於册鉉矣今皇帝龍飛虎變獨秉乾綱輔臣仰承休德夙夜匪懈皆能賁飾彝倫興制禮樂豈非陋巷之遇賢於夢卜都俞之風幾於獻替乎茲表直文淵閣者凡若干人擇其尤者入名臣記餘皆畧次其行事以備覽考云爾

公字室甫海鹽人小字阿文少好嬉戲乘屋緣木蹻捷自言八九歲時夏月猶被絮襖逐羣兒埒壚衕灑壁捕蟀也文儒泰授之經傳不半歲遂通尚書論孟大旨爲

竑壬午舉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撰九邊圖誌三十卷會大禮議起公抗章諫下錦衣獄杖闕下後以薦起累官刑部尚書丙寅秋卒年六十八諡端簡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禹貢圖說史論行世

瑣綴錄曰文淵閣本翰林內署非衙門名故凡朝廷之宣召諸司之文移雖事關機務亦止稱翰林院或稱會同翰林堂上官初不以內閣名比年以來則直稱會同內閣大臣而翰林堂上官不道及矣後進朝紳之不習事體大率類是



陳子龍曰勢之所趨雖輕必重權之所去雖重必輕國家廢中書而立閣學然以之竟如眞相者近人主而操絲綸也此卽東京政歸臺閣之意耳然以天下之治亂責之則又曰我豈宰相哉此非我事嗟乎何其多幸也徐學謨曰內閣有相實而無相名執天下之權而不任天下之責故賢者功參於心膂而不肖者勢擬於閹寺可不愼哉

華氏義田記　唐順之

義田者其古道之遺乎其起於古道之廢乎古有之大宗者收族者也義田者其大宗之遺乎雖然有大宗則無義田故義田者其起大宗之廢乎古者因族而立宗族人有餘財則歸之宗不給也則資之宗其族人如腰膂手足之相與爲一體其財賄如津液之經緯榮灌於其間惟其所虛則注焉而無有乎臃腫痿痺之處是以其族無甚貧甚富之家而天下之爲族者莫不有宗是以天下無甚貧甚富之人豈非所謂人人親其親而天下平者哉井田廢也



而始有以貲甲於鄉宗法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族甚則有童奴猷臛肉而族人機瓢者仁人君子惻然隱之於是以其力之所及爲之義田以贍其族蓋猶有大宗之遺焉然義田立而大宗之名益隱矣要之義田非甚厚有力之人不可以爲而宗法則百金之產亦可以相通義田非仁人與族爲體者不能以相公而宗法雖纖嗇鄙薄之嗣亦不得而相吝是以義田之爲制也狹而偏大宗之爲制也均而溥然仁人君子其知既足以及乎此矣卒莫有推而及乎彼者豈古今之勢然耶抑亦以義田出於力之可以

自為而宗法非上之人為之制則固莫能相聯屬邪何其宜及焉而莫之及也吾友無錫華君從龍積學好古之士也晚舉進士不數年遂請歸其於人間事既已屏絕不挂意而獨不能忘族人之飽飢乃割近郭田千畝為義田推其遠冑自十一世祖錄事君而下之子孫皆稱之其不能自業者給口食其婚娶料瘞給各有差略如范氏故事自十二世祖而上其族疎人衆則惟視其窶甚不能就婚與過時不能嫁者娶者櫬者瘞者則量助之其會籍以付錄事君宗子而推擇族人之賢者一二人專理其事不稱則



易其人而君之子孫則將別有處焉不使分給其中華右之為此舉其可謂仁人君子之用心矣又能寓宗子法於其間豈不尤為近古者乎余是以本宗法之與義田相與廢之說而為之記使君之知足以及乎此者其尚益推之而及乎彼也哉

公答華邱中補菴書曰嘗見世間富人惜財如惜血苟出其槖中朽腐棄餘尚足以活宗戚閭里無限垂絕之命乃睽睽相視不少動乎其心以為生財之道宜如此蓋財生而心死焉久矣以此襆於執事義田及史君競涖二事心竊慕之凡求余文者多莫之與而此二文者雖兩君不以余議而余固樂為之役也況其見求之殷乎

公字應德號荆川武進人嘉靖己丑會元授兵部主事轉吏部尋選入翰林為右司諫以言事為民薦起職方郎奉勑經略浙江倭冦陞巡撫仍管前事三十九年卒

救荒渰記　　唐順之

嘉靖癸卯至乙巳東南洊饑溧陽史君恭甫既三捐穀七千五百石以助公家之賑而飢者猶不給也邑故多渰以匯水其沙漲渰在邑西北十餘里潦溢旱縮不隮不陂棄為曠土久不可艾君既擬民之飢則計之曰吾盍有興役以救饑者吾試行之且夫歲凶土荒民不足於食而有餘於力以力易食是民以不足為有餘也吾今日出粟於廩而異日取粟於渰是吾以故粟為新粟也人力地利兩易而各得不亦可乎乃度渰之東南隅廣長各三百五十丈可瀦可防瀦水以準而踵焉遂請於官募民興工民擔老弱就役者踵至君環堤而芟焉以居之每役一人日給米二升銀一分薪一束時米貴甚民以半米易麩菽西雜食之計一夫赴役自食可兼食其老弱瘠病之不能役者二人於是民之棲於堤者爨烟飯甑列舍相接蔚然如墟村落之間日出則畚者鍤者築者杵者汲者爨者蟻旋於堤上夜則婦子飽哺嬉嬉而臥又晏然如在樂土而忘其為流徙饑饉之時也其始因渰之底深之為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為堤堤之外又環之為外堤以捍水外堤之



北更深之為北池而貫其東西腰以通中池之水半北池之土更築北堤又於外堤之外並渰三面而溝之出其土高更築小堤以捍渰暨舉水內堤之內三面為池出其土高築之以為聚星之形自乙巳八月至明年四月畢工而麥踵登民讙然散歸曰史君活我最其費為銀若干兩米若干石大率日役若干人計所全活若干人共墾田四百餘畝為圩者三潦則水不得壞田旱則引堤內之水灌田可四千餘畝蓋渰而田之家多賴以濟自是百年沮洳盡為沃壤水降土升不相瀾瀆各効其職以宜地產萑葦既去生我稻粱堤之隙地亦樹菽豆緣堤蔭池夾植榆柳池中畜魚蝦蟛蟹（蟛上蟹也）蠃生生不涸於是即其地立為義莊歲計田與堤之入與池之魚利易穀可得千石歲儲之以待荒歲之賑一不以給家用君又將築書舍其間以（救荒渰其史書之）待鄉之來學者而未及也（志大矣惜乎其未及也）因更名其渰曰救荒渰以其邑人進士繆君所為紀實來請記焉嘗謂上有荒政以聚民而下復有賢相受惠相收州相卹以通其窮之猶懼其未也則又觀其棄地荒者有力者與其廣豬鉅野之可以利民者因之以利得民因救以富得民以是彌縫上下之所

不及其民遇凶札或不見聚於上必見收䘏於閭里不見收䘏於閭里必見得於地主廣諸鉅野之間其生路爲甚多而天災地沴欲死之而不能也民生其時豈不幸歟後世有司救荒之法既踈闊不講又無古鄉保之義以爲民民有饑饉疾疫日夜所死而已余親見乙巳之災流莩滿野民之不忍爲盜賊而自經死與㢘其子而食者日幾何人余思欲上下強聒而不能而又無力可以及人也徒惻然傷之而已今之世無周禮所謂主者然貴家大族之有力而望於鄉者則亦有主之誼而諸野閒田則往往有之然非有力不能與是以主與戴相聯而成功今觀史君所爲而益信古之所謂利與富得民者其不爲迂濶也然古之所謂主者皆與有長人之責而世其祿食其責既無所諉而祿又有可藉故其行之則易君既居閒無所責於世而纖毫皆割己之有乃殫力經營若家人之飢然者以是知君之爲尤難也嗟乎使有力者皆如君其所以興起禮俗而有裨於國家休息生養之功豈小也哉余既自以其無力而有感於史君乃纂爲之記史君名際嘉靖壬辰進士君磊落多才器嘗爲吏部主事不究其用而去故其施諸家者若此云

## 送弟上人度海謁觀音大士序　唐順之

予嘗爲作文字

自三十二相至於種種恒河沙相謂之曰皆觀音大士焉可也福徵塵國土謂之曰皆補陀焉可也昔諸菩薩未見多寶佛時多寶佛仍在寶淨國諸菩薩既見多寶佛時多寶佛即不離娑婆世界多寶佛無在無不在而人有見不見耳由此言之求觀音大士者不必補陀求補陀者不必海然而大士以身獨補陀爲著而爲其徒者徃徃必跨海以求而後得焉何也吾聞佛家之說以塵勞爲苦海以解脫爲彼岸非離苦海不能到彼岸如非跨海不能見補陀



或者大士假此以度世而其徒又假此以自度也弟之意其出於此乎然則世豈有眞補陀者耶其亦化城火聚之寓言耳補陀之事其誕與信無足深究吾特有激於弟之行也以補陀之杳然大洋之外絕不見蹤影至使其徒莫不翕然醉心焉不憚驚波之險魁母鮫魚之蠚冀一至焉而後爲快盖其信之篤而趨之果如此今儒者學於孔氏孔氏之宮牆然可目量而趾援也其醉心焉與冀　至焉而後爲快者何其少歟嗚呼孔氏之於佛不待較而知也然彼能奔走人於窮海不可蹤影之境而此不能奔走人於可以目量趾援之間彼不憚措身於鼓魚之窟而此豈坦於坦坦之途是何詭之易溺而正之難歸耶豈吾儒言義利乃不如佛氏言生死足以聞斯人而鍵之耶藉令弟始者不爲彼而爲此其能必至於孔氏之宮如今之必至補陀見大士否耶諺曰雀翼不能伏鵠卵吾才薄不能識吾儒以振弟之行而遡其軼於孔氏也芮茲行過山陰見吾友王君汝中者其必有以語弟矣孫[illegible]行曰辨分儒釋只以義利生死四字

便已創然天開

答李中谿書

唐順之

兄之使閩也一年矣辱以書下問者且數四矣而僕無一言之獻豈惟素性迂戇自度不能然亦以兄之才力固不待人然屢問而屢無一言焉是亦不免有負相知乃展轉思之竟無所得惟有一事可以少效愚悃面塞下問之勤者則言之適在此時然亦自度非迂即戇也僕兄亮之而已且夫撫按之權擧劾最重百官之所以勸懲公道之所開塞其係於撫按擧劾亦最重然而今世所謂擧劾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郎署矣嘗得日聞邸報矣或曰今日某



巡撫擧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擧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面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擧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牽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乎寥乎纔三兩人也如此是則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面訟理乜且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下天下可以臥而袵席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必甚多而不賢者不必

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擧大而劾小者毋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毋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擧所劾之多與少又無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心奚而得勸懲公道奚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擧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倔僕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蹤爲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見擧者矣嘗駭而



問其人焉則非能擧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是賢也或多援奢鐀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倔強與爲人快忿者也所擧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奢鐀與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由此言之爲撫按者固不得以能擧人能劾人爲能而必以擧劾之不稱爲可懼矣今兄之所屬其爲方面大官者誰乎其爲州縣小官者誰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少乎不賢者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爲是多口者亦據素所疑於人人者言之耳然

以兄之志剛而識明兼正而嫉邪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能示勸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言乎然僕之為是言於兄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劾小官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劾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矯而不舉亦私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恩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沽澄清之譽而欲矯之以多劾者亦私也雖然竊以為莫如精舉而慎劾則劾者固少而舉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舉劾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彰惡有微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其最賢與最不賢者少矣舉劾所以



出於常格以待最賢與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矣又何慮善有不彰而惡有不屏也故僕以為莫如精舉而慎劾兄意何如一言之獻如是而已惟兄亮之

反覆淳盡行文俱似昌黎

## 答茅鹿門　　唐順之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鄙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待喋喋也至如鹿門所疑於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所見於吾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摋以文字絕不足為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摺



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為文章但直攄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疏鹵然絕無烟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專學為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番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詩為諭陶彭澤

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祗見其綑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有縱橫家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



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具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蓄聚之素非眞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信我矣雖然吾槁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與知文乎今復縱言至此吾過矣吾過矣此後鹿門更見我之文其謂我之求工於文者耶非求工於文者耶鹿門當自知我矣一笑鹿門東歸後正欲待使節西上時得一面晤傾倒十年衷曲乃乘夜過此不已急乎僕三年積下二十餘篇文字債許諾在前不可負約欲待秋冬間病體稍蘇一切塗



抹更不敢計較工拙只是了債此後便得燒却毛穎碎却端溪兀然作一不識字人矣而鹿門之文方將日進而與古人爲徒未艾也異日吾倘得而觀之老耄尚能識其用意處否耶幷附一笑

## 書地理鶴岡兄君卷

唐順之

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吉乎，未必然也，而聞者驩然喜。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凶乎，未必然也，而聞者驩然悲。則是巫卜星相堪輿常操吉人凶人悲人喜人之權，以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吉凶悲喜，一聽於巫卜星相堪輿之口而聽焉者，是何也？人情常喜希覬乎其所不可必，而常揣摩乎其所不可知，而術家恐鬼神以自神，故多言而或信，巧發而奇中，操希覬之心與揣摩之見而叩之恐鬼神之人，而投之巧發奇中之說，宜其入之深也。諸家之中，其尤熾者曰堪輿。其指畫天地，支離五行八卦，奇中之說尤多，而人尤尊之。堪輿家吾不知其所始，吾意其初本以候土驗氣，測量水脈，以寧死者而潛慈孝，如是而已，蓋未始有鬼蔭之說也。自茲說之行，至使子孫露其先人不葬，以待吉地與吉日，致其人而不免於水火者有矣；或取土中數十年之陳骨，非有山崩水齧而好數徙之；甚者豫章饒歙之間，盜地以葬，訟獄至於殺人而不止。然則堪輿家之說，吾懼其不爲祥而爲孽也。夫儒者之論，欲慶殃之積善與惡，其說至精，猶或半驗半不驗，則天道之遠也，而謂既朽之骨，叢禍叢福，若可合而響答焉，其亦未必然歟。鶴岡兄君精於術而能奇中者也，吳子葬母，實藉于君，然子之藉君，非其吉凶禍福之謂也。君間嘗請文于予，嗚呼，挾君之術以遊于世，其有不能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悲喜有不惟君之爲聽者歟？然則余言何能輕重君耶？君如有意乎余言也，則君其務爲候土驗氣以寧死者，毋務爲吉凶禍福以邀生者，而孝子慈孫有溺于吉凶之說，其亦以余言解之而已矣。孫愼行曰：破惑醒迷，至論至當。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茅坤

伏念僕與兄向起湖中先後中明天子甲乙之科當是時僕忘其駑劣而推附於兄兄亦憐其同聲而好爲遊揚於縉紳大夫之間星附澤於月丘附阜於壟遂得並駕而馳然嘗誦兄之詩讀兄之文章竊疑官不稱其才位不當其職兄亦顧僕將相笑咤禁獄不已也僕今且推縣印綬於江海之間者十年於此矣漁石入爲吏部尚書大[illegible]爲文選郎偶皆故知始得解去縣印綬厠名郎署兄或[illegible]其稍遷而亦未必不憐其晚也然竟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



隨被指訶而去其間事機固遭時難然其所陰構力擠則實起忌於同輩雖怨於顯遊彼其剏謀不過欲擠人之吭而去其食也而其所相與合爲萋菲遂至有耳目心思所不逮者悲乎悲乎僕嘗讀古蜀道難詞以爲感人之旨嗚沸漬故古寔至是今何意驅轂結軫游其間哉雖然僕何尤也僕自罪譴以來以爲進不得附當世名公鉅人顯揚功名退亦當如閭丘巖壑之吟自勒一家以遺於世卽欲亡去匿身五湖烟霧之間以從所好也然或謂今且罪譴不得遽亡而之者故姑浮湛泥濁沿湖中山之間然其

書數而思嘗覆而讀已逃人世久矣僕嘗念春秋以來其賢人君子倘遭擯斥未嘗不即其所嚮自著文采以表見於後何者恥心有所抑與腐草同敗也然技不能兩有所精而學不能兩有所造何者傳不云乎匠工於爲弓而言天下之善射者必曰羿也梁仲工於爲車而言天下之善御者必曰造父也蓋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謂人以聰明智慧推且習於其間亦各有所近必專一以致其至而後得以備有所擅而成其名故世皆隨孔氏以非達巷而僕獨謂孔氏必有與聖學也今人未能學聖人之道而輕議達巷



巷者皆惑也屈宋之於賦李陵蘇武之於五言馬遷劉向之於文章傳記皆各擅其長以絕藝後代然竟不能相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故李杜詩聖而韓歐文匠其間不自量力揚攀躐級而進者獨魏晉曹劉二陸及唐元白柳宗元之徒稍稍僕心焉然亦疲矣使宗元獨以其文與韓昌黎爭雄當未辨孰劉孰項而當劉獨縱其詩聲於武陵之間恐未必降爲黃初之音也故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僕不[illegible]兼於兩者俱無能者也然間嘗從兄學爲詩每見兄言笑山谷石齋吐傾珠璣數年以來大者王孟小者劉

犁矣而獨不能髀睨一二其中者不出兄之唾遺其背而馳者尾瑣猥瑣矣獨私抑文章之旨稍得其堂戶扃鑰而入而自羿黜以來恐一旦露岑於茂草之中誰爲乎其裏而竊其知以是益發憤爲文辭而上採漢馬遷相如劉向班固及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曾鞏蘇氏兄弟與同時附離而起所爲諸家之旨而揣摩之大略琴瑟柷敔調各不同而其中律一也律者即僕曩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也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操觚爲文章無慮數十百家其以雲物霧豬虎嚙鷙攫之材揚聲藝林者亦星見畫



出然於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或在置而未及也近獨從荊川唐司諫上下其論稍稍與僕意相合僕少喜爲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累黍之度即慘惻悲悽也唐以後若薄不足爲者獨怪荊川疾呼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三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致其至爾何輕議爲也僕聞而疑之疑而不得又蓄之於心而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廼取百家之文之深者按覆之卧且吟而餐且噎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因悟曩之所謂司

馬子長者眉也髮也而唐司諫及僕所自持論以得印而無復同異今僕不暇博喻姑取司馬子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遊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力鬪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昔人嘗謂善詩者畫善畫者詩僕謂其於文也亦然今夫天地之間山川之所以鬱廓日月之所以升沉鬼神之所以幽眇草木之所以蕃蕪飄飀之所以悲肅九川之所以聲名



文物四裔之所以權譎被髮以及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羈臣寡婦讒夫佞倖幽人處士俳友優子之異其行禮樂律曆兵革封禪天官卜筮農書稗史之異其術妄歌遊覽行旅鬼符問釋讖嘲咏物賦情弔古傷今成敗得失之異其感欲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傭目所可齊亂增損於其間者學者苟得其至合之於大道而迎之於中出而肆焉則物無遯於其心心無不解於其物而譬釋氏之說佛法種種色色逾玄逾化矣嗚呼盛矣此庖犧氏畫卦以來相傳之秘所謂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周非由一一以致其

至者不可與言也近與舜陽書亦論文大較與告兄者互暢其旨而僕亦未敢遽取然諸於兄但操金而求酒不敢不問價於市也并附與舜陽書及所著文數篇幸兄閱而裁教之荷甚荷甚

公字順甫歸安人嘉靖間進士爲縣令入爲司勳累陞至大名備兵副使尋奪官世稱鹿門先生



## 紀勦徐海本末 附大章楊侯禁倭紀錄

茅坤

嘉靖丙辰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寇也一枝向海門入略維揚東掠京口一枝由淞江入掠上海一枝出定海關入略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逼乍浦而岸岸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人各爲死戰又導故窟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蓋四月十九日也當是時朝廷方奪故總督而新總督胡公自提督代之甫八日開幕府庵下募辛健三千人但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俱罷去所爲緩急者獨容美土兵千人及參將宗禮所籍河朔之兵八百人耳南北諸倭曾不下數萬諜者聲言他酋分掠江淮於越諸州郡間以扼提兵而海等當突乍浦下杭州席卷蘇湖以臨金陵氣燄甚總督胡公方召諸司畫計無何故提學阮公代胡公爲提督檄未至夜半聞乍浦圍卷甲趨之胡公亦分遣兵澉浦海鹽之間爲聲援而自引兵壁塘西相犄角居頃之海頗聞新總督胡公與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於鶯湖王涇之間而覆之者氣稍乩尋罷乍浦圍聞兩公方擁兵壁近郊不復敢窺杭於是繇路峽石越皁林出烏

鎮以北烏鎮者卽海寇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旣發謀度蘇湖之間惟鶯湖爲鬥戰地於是檄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勝墩本名盛墩已見後）陣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遶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公自引麾下募兵及容美土兵衝擊之提督阮公自崇德聞賊且出烏鎮也卽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皁林令善射者且躍且射賊稍稍引去賊縱數百人嘗之輒又敗去賊怒甚鼓噪而前提督阮公勢窘急於是走輕舸入桐鄉城而參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等廼自張左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千人會日暮賊且引



去時賊氣頗奪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絕糧道不得擇善地便水草以自休止明日餓而戰賊遣候者樹而望知孤壘以堅無他援者也大喜復縱兵以半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手自刃十餘人賊益怖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霍貫道而宗禮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藥數斗可以了此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遂乘勝圍桐鄉時總督胡公已引兵歸崇德聞之潸然流涕曰河朔之兵旣敗我兵首氣奪真

敢戰東南之事無復可支矣賊已困桐鄉假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刼我我兩人譬之抱而自沉也國敗且奈何於是還省城檄諸路兵爲戰守計先是胡公始爲提督時嘗與監督尚書趙公謀曰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於茲矣諸酋奴乘潮出沒將士所不得斥戰而戍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致之或可陰攜其黨也於是遣辨士蔣洲陳可願及故嘗與王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諭直直果感悅願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峰款定海關謝過間以諭海海已散他島勾島人入刼故不相及而海峰者云



云彼固未之聞也公策曰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兵勢固唇齒也直旣悔悟海獨不可以大義說之乎不然彼貪人也誘之以[redacted]或可狃其心鬬桐鄉城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永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於是疾走人諭海峰因厚遺諜者陰通海所曰直已遣子款定海關朝廷固且赦之矣若獨無意乎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且仰體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者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爲虜矣海頗然其計於是亦遣酋自謝約罷圍去因以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竟釋其罪公佯諾輒以銀牌綺幣厚遺來謝

儉而陰令管中盛兵容。私諜者故縱儉賊之會既德公遺。
又內怖公之兵威也。歸以報於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公
視之如初。凡數復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爲公死之矣。然
陳東猶心竊疑海私公。還猶軼軼未之從也。海間遣酋衣
桐鄉城下私城上兵曰。某已聽總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
門故裨林賊陳東黨也。驚悍不吾從者謹備之。是冬。海果
遵崇德而西。且乞德兵於公以夾擊東。公猶心詠未之許
而東獨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彊幹吏
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答備。提督阮公復躬厲矢石。



鉤城上人令令散千金募敢死之士。督戰益亟。所殺傷賊
亦數十人。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爲
絡索圖撞竿所擊故窩處。竿至即絡挽以上。斫之。又募冶
者爲鐵汁。灌城下。儉城下儉不敢逼東。既無何。聞海等解
去道遠。勢且孤。亦相與稍稍引去。圍始解。而提督阮公出
矣。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困桐鄉時。因日夜望總督
胡公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南之安危身之禍福。與
阮公相旦暮。情固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守王倫宣
撫田九霄勒兵自嘉興入壁斗門。分守汪公督同知縣張

晃。勒兵自湖州入。壁烏鎮。參將丁瑋。勒兵自海鹽入壁王
家店。指揮樂墳。督同千戶羅天與。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
又令崇德令崔近恩收河朔之散卒。入城爲聲援。兵四面
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狃阜林之
敗。逡巡惶怖。不敢逼。而公業遣諜爲說賊。亦日夜遲承保
戌兵之至。以決一戰也。計無可奈何。而胡公與阮公兩人
者爲同年。故深相結者。及援兵不合。阮公自圍中頗急。於
是兩相猜。而他謗者。兵爲飛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當是
時。朝廷聞東南之寇。即日出尚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兵



援之。又兩公所私相猜者。語頗聞趙公。趙公亦故與兩公
者爲肺腑交。所嘗兩推轂中朝。以填東南者。念兩公卒有
郤。則東南之事。牴牾不可圖。於是日夜引兵而南至楊州。
則阮公業已出桐鄉圍。東渡錢塘。獨會稽諸下邑擊他賊。
胡公亦聞尚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楊毘陵之間。無足
慮。獨海爲巨孽。間雖徂而內附。中則不可測。而上海之賊
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廼日遣諜者詔海。以金帛而
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海亦果收諸倭酋出乍浦道平湖。
時諜報吳淞江之賊。已鼓行涉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

其一卒他變兩相合奈何因策海如已焚舟爲深入令不
得舟必急於是遣諜詗海謂海既內附何不如故約勒兵
擊吳淞江賊且纂奪其輜掠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即日引
諸酋逆之朱涇道上斬首若干級餘賊遂夜走以故海不
及纂奪其舟而還及他酋艤而出海也公又別遣總兵俞
大猷伏飛艦海上邀擊之溺且盡於是海既德公不敢背
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邀擊益內怖日輸款於公
遂輦故所戴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數十種並以輸公而
且遣其弟洪入質於公公因佯納之公又諜聞海麾下獨



書記葉麻爲長酋其爲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
隙郤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死彼之內附之心於是遣諜
就海帳中諷海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酋中故隸葉麻
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怨且懼恐生他變則又以他罪縛
縛幾百餘人公又策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頊
以桐鄉之役兩睚眦者也數遺諜持簪珥璣翠遺海兩侍
女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東海既諾而陳東者薩摩王
弟故帳下書記借海固未之能也於是出葉麻囚中令其
詐爲書於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陰泄之於海

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書遂麾下益德公之不忍爲東
所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報公居無何尚書趙公移兵
渡江來所過州縣數聚兵向賊賊輒敗走俘斬若干級兵
威大布當是時公已知海之甘心於東不忍疾擊海疾擊
之兩人廹兩窮相綰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尚書趙公之
至也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日急且召公故所遣諜面詰
之曰若爲我諭海海還兵以來罪不容死并縛陳東及斬
千餘級以獻悉無以謝朝廷若能則吾當祠督府諸公疏
釋之不然若且齏粉矣是時阮公亦至於是海益怖出所



故掠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爲書記海因夜
得東即縛以故約復於胡公葉麻與陳東相繼縛兩諸酋
長汹汹內亂矣是時諸酋長既疑且怨海無鬬心故其氣
日奪海亦自度縱令反故島當亦必爲諸酋長所賊殺故
爲內附日固而公與趙公滿責海益急海既急因念欲掠
舟出海恐爲海上兵所刼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
忍背且陳東黨固日夜襲殺之也公策曰彼既亂吾可乘
之矣因遣諜私海曰我固欲寬若趙尚書爺以若罪孽大
何不聽我艤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

條劾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不得已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副使劉公引兵伏乍浦城中而某日時其當引衆出海岸去乍浦城半里而陣佯令衆酋逐海上艘其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即舉燧爲號從城中出亟擊勿失諸官兵卒如故約乘之諸倭酋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鬬於是諸官兵得乘勝蹂而前不傷一卒所得斬數十百人設海者無算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欵且庭謁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及巡按趙公並許之諜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然海猶恐陰設甲士刼之



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人冑而入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餘人冑而入平湖城中求欵四公者計不許恐他變遂許海與諸酋長北嚮而四公按矢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海欲再爲欵胡公而未之識因顧謀謀曰示之深復面胡公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既內附朝廷且赦若愼勿再爲孽海復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於是四公厚犒遣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然色變者海既出諸公者固已忿恚海之刻欵猶冑而入屬彊脇無禮又不及如諜故所期月

日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黠若是於是闔謀不勦兵誅之他日必爲患計部下尚千餘人猛鷙難即破永保兵猶延遲遠道未至也於是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便地得沈家莊即倣沈家莊與居之是爲八月八日當是時衆復讙然譁諸公輩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出海止令自解去顧養虎以自鬬也不如諸公者固有待於是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兵又日夜遣使趣永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驚稍且射賦間胡公日遣諜詗海且啗海如曩時因諜以請於趙公曰吾聞善兵者乘其所之



海與陳東黨業已深相讎今合而兩附者廹故耳聞沈家莊故東西兩處而中緯河爲壍何不說海以西沈家莊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莊以居部下酋乎諜以諭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永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於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爲書夜遣其黨曰海已約官兵夾勦汝黨矣陳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莊道上瞰之適海皇急因令僞稱兩侍女出道上而爲斷因斷道走幕府以自託邏卒瞰知之歸以報於陳東黨陳東黨聞之大驚即勒兵篡兩侍女逐海所屬曰吾

死者俱死耳遂私相賴而鬭海中賴衆大亂明日官兵四
面合韋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賴却河朔兵乘之又却俄
而胡公擐甲屬鞬兜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敵壘下轟
會颶風烈公麾衆束千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窘甚遂
沉湖死崩食頃人人驚而擾千餘餘馘斬殆盡矣中所故
欽妻首虜黑色者凡三百餘人於是永保兵俘兩侍女而
前問海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妹故歌伎
也面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級
以歸



江上丈人曰海以一綰衣起島上五年之間百戰百勝朝
廷遍徵海內諸名將與之喋血吳越諸州郡間未聞有俘
其偏卒者方其擁兵數萬人分五道人湛形以戰示無復
還意當是時其氣飄忽奮迅因已欲吞江南而下咽矣何
其猛也已而困於胡公區區之餌卒之斜纏狠狽以自剪
而死若封豕然豈非所謂人固屈於慾也乎善哉友人
唐司諫嘗曰始賊盛兵剽桐鄉時假令胡公持般敵不量
彼已而鼓兵以戰一蹶而償東南事去矣今且堅忍舒徐
以收之兵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若胡公者可謂令兵

變者也雖然公開襟多自喜嘗欲歌諸葛武侯縱孟獲故
事且生縛海獻之天子疏請海與王直兩人者爲弋媒於
海上而因以繫緊海上倉嗟乎公之心固雄虎檻而逸亦
危矣幸而翹公與公沉謀旋公手曰不殺海吾兩人無以
伏斜報天子公意遂決不然彼說口之所以交吻於公者
豈其小哉

王翠翹臨淄妓也初日馬翹兒能新聲善胡琵琶以計
脫假母兩自徙居海上更今名倭寇江南掠翠翹去秦
王徐海越人號明山和尚絕愛幸之尊爲夫人凡一切計畫惟



翹指使乃翹亦陽戰之寔陰幸其敗事冀一歸國以老
也會督府遣華老人招海降海怒縛老人將殺之翹諫
曰降不降在君何與來使事親解其縛而贈之金且勞
苦之老人者海上人翹故識之兩老人亦私覷所謂王
夫人似翹不敢泄歸告督府曰賊未可圖也第所愛幸
王夫人者某視之有外心可藉以僇賊耳督府曰善乃
更遣羅中軍詣海說而益市金珠寶玉以陰賄翹翹日
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
降且得官終身共富貴海計遂先督府大整兵佯爲逆

擇班海桑海信翹言不爲備官兵突入斬海首面生致
翹倭人殲焉凱旋督府許大犒于轅門令翹歌而行酒
諸參佐皆起爲壽督府酒酣心動降階與戲夜深席大
亂明日海之而以翹功高不忍殺乃以賜所調永順酋
長翹去渡錢塘歎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
一酋更屬一酋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

司大章楊侯禦倭紀録

甲寅島夷之擾先是予郡秋崖公節鎭浙東謂明年賊
且寇吳下聞者以爲狂爲怪又明年賊果至分鈔內郡



更相恐動侯適簡命來吳江江城四面阻水城陴卑薄
震懼尤甚民懷去志侯曰[illegible]此恐也修文告揖俸資鳩
工增葺士民感泗爭出錢[illegible]之作堤于夾浦立堡于唐
湖凡險礩要害並以木柵鐵截尤以甕塼間各保分界
賊出無常未知所據繕甲訓兵廣爲戒備嚴艦柝樓侯戎
服建牙旗日領兵江上江邊屯候邏卒[illegible]邏江鄉
諸稻田令民分休且田且守得安意穡事流[illegible]無
廢壞故用兵四年洞江邑資食有儲賊自嵬入青陽江
沿江剽掠侯以飛艦斷其上流勿令西過命巡司詐爲

商船誘之掩擊甚衆江民始有戰志矣賊突平川將偪
縣治侯令湖塘火鼓賊疑有備遂斜錢田時禾兵潰屠
劇慘甚侯知未可以力碎令射書賊營諭以禍福賊亦
款答譯其文多云禁不相犯夜布神幟賊見燒營走輕
舟擊其尾獲級以歸賊寇閶關旬日出石湖當事者以
勢不格利其東走侯駕小船率士卒出瓜涇滿遊戰溺
水枯渣賊列伍逆上侯以邏艇鈎鑽直搏窮究鬬船謀
建賊間道引過侯馳入城列兵登陴留屯夾浦賊趨運
河疑有伏爭渡野王廟幾自相格殺使夾浦之守不違



侯令賊必不敢導濾議者恨之賊陷崇德掠七百餘舟
出平望時石崖周公爲提督觀所周公爲監軍著士鼓
氣兵威大振賊舟東下南風猛急侯計賊舟風惡未能
直達果淹再日沙兵(吳衙在硤安沙兵業之敗績)引戰潰侯率奇兵邀梅堰士氣百倍
賊衆稍却命兩翼兵從鶯湖出賊大潰斬捕過當略爲
俘者百餘人悉遣還家賊窘甚適新城雨裂城隍廟災
恐賊棄舟窺城侯繞朱家橋據勝墩險賊夜遁王江涇
平望遂爲雄鎭人號吳江兵矣賊復從嘉禾欲犯郡督
府所徵土兵未集勢甚張邑侯先令四十里盡去煙瓶

依壘堤自固賊至唐湖見湖勢洶湧度不能渡以物錔
我兵侯亟阻戰賊敢奔平望奪舟橫渡侯令泅水者洞
其舟賊日未得食明旦土兵集我兵夾攻斬首三千餘
級河水爲之涸流人知土兵之功不知勝㨿捍禦居多
不然賊長驅出江境刻抵郡土兵何能爲凡此五役不
惟一邑實三吳安危所繫獄毫皆侯功也章幸託風雲
並叢柚棜亦常執兵從侯侯儀度雄遠沉勇有大畧愛
士暁兵弗辭劇易虚襟接人專以誠信御物人亦樂爲
之用爲邑則廉槩孤峭皭然無訾一本仁恕而施於政



雖出入兵閒邑弊以漸釐革計事料理無不切中肯綮
豪黠罔敢匿姦去他名之費驛至之使不以資交繇役
掌輸咸自手裁請寄無所咨少暇尤與諸生講集文藝
但三載多在行陣未能盡侯之賢能況是時公私俱耗
災祲成灾人無固志士有遷心非侯鎮定於上江城安
危未可知也撫按交上其事欽奬駢至侯不槩俯仰擢
南戶不月轉兵侯雖謙冲不居功侯去邑之明年七月
梅翁總督渠魁殄滅海上方靖民心思侯就章曰吾邑
匪楊侯殆魚沼矣君其登載使後之人知侯罔極恩君

子曰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嬰城東陽而萊子服侯
倉卒進㨿阨要凡城卒糧足用船器械木狀甲兵咸侯
宿規所全活者奚啻百萬天之報侯不於身必於子孫
勢分不論也噫讖如秋隼可以無役事之悔賢如我侯
可以無臨事之失一隅吳江足以抗敵憂之冠土者之
功已有成驗若組客兵一戰之勝遂忘百年之慮譬之
久痾者得旦夕之安而棄葯灑之劑此又有識者之深
憂也題叙侯之經畧自人所昭見者言之且不深其文
詞俾傳以頌侯庶幾侯德與天集埒也侯諱芷字天植



別號次泉登癸丑進士楚之德安人嘉靖丁巳七月望
日周大章記

大章字章之別號禹川吳江人嘉靖壬子舉人烏葉
之亂大章同邑令楊芷徵擊之一戰於青陽港再戰
於鶯脰湖三戰於勝墩斬首無數盜戮之更名盛墩
日勝墩大章作文以紀其事面勒石戒樓使者上其
事於朝錫簡書金幣以彩異之仍命錄曹超擢而大
章辭弗受當事者以有功弗錄不足以示勸乃授其
子宗仁爲蘇州衛正千戶世其官大章後由教諭爲
浙之瑞安令隆慶四年卒壽六十二大司馬貝例請
誥贈武德將軍如崇仁官

## 山舍示學者

歸有光

某陳晉寡陋，無能無效，諸君不鄙，相從於此。竊以為科舉之學，志於得而已矣。然亦無可必得之理。諸君皆禀父兄之命而來，某固不敢別為高遠以相駭眩。第今所學者，雖曰舉業，而所讀者即聖人之書，所稱述者即聖人之道，所推衍論繹者即聖人之緒言，無非所以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出於吾心之理。夫取吾心之理，而日夜陳說於吾前，獨能頑然無槩於中乎？顧諸君相與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竊，以吾心之理而會書之意，以書之旨而証吾心之理，則本原洞然，義趣融液，舉筆為文，辭達義精，去有司之程度亦不遠矣。近來一種俗學，習為記誦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淺中之徒，轉相放效，更以通經學古為拙，則某區區與諸君論此於荒山寂寞之濱，其不為所嗤笑者幾希。然惟此學流傳，敗壞人材，其於世道為害不淺。夫終日呻吟，不知聖人之書為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為攫取榮利之資，要之窮達有命，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過酬對富貴，蕩無廉恥之限，雖極顯榮，祇為父母鄉里之羞。願與諸君深戒之也。



公字熙甫，號震川，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嘉靖庚子舉鄉薦第二人，乙丑成進士，除長興令，量移通判順德，陞南京太僕寺丞，卒年六十有六。

## 與潘子實書　歸有光

有光頓首子實足下。頃到山中，登葛峯，得足下讀書處，徘徊惆悵，不能自歸。深山荒寂，無與晤言，意之所至，獨往獨來，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感慨，至於涙下。科學之學，驅一世於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敝已極。士方沒首濡溺於其間，無復知有人生當爲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脫解，以至老死而不悟。足下獨卓然不惑，痛流俗之沉迷，勤勤懇懇，欲追古賢人志士之所爲，考論聖人之遺經於千百載之下，以僕之無似，至屢誨語，累數百



言。感發之餘，豈敢終自廢業。又竊謂經學至宋而大明，今宋儒之書具在，而何明經者之少也。夫經非一世之書，亦非一人之見所能定，而學者固守沉溺而不化，甚者又好高自大，聽其言汪洋恣肆，而實無所折衷，此今世之通患也。故欲明經者，不求聖人之心，而區區於言語之間，好同而尚異，則聖人之志愈不可得而見矣。足下之高明，必有以警憒憒者，無惜教我，幸甚。

##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歸有光

虞山之下，有漫曰尚湖，水勢湍激，岸善崩，瀕湖之人不能爲田，往往棄以走。有司歲責其賦於餘民，而趙段圩當湖西北，尤窪下，往患最劇。宋元時故有堤，廢已久。前令蘭君嘗身築之，弘治間復淪於大水。嘉靖丁酉，予宋人雷古爲邑，秉顧實爲堤，堤成，瀕湖之土盡爲衍沃，而請記於予。嗟夫，自井牧溝渠之廢，生民衣食之地廢棄於蒿萊之間者，何可勝數。有司者格於因循積習之論，委天地之大利，漸民愁苦窮窶，則是於尋常尺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能出



一議，而漫謂三代至於今，其已廢者皆不可復。夫未嘗施晷刻之功，而往往諉曰不可復，予疑其說久矣。觀雷所爲，其力易辦而功敏然者，然更數十令，獨蘭侯能之。至蘭侯之業成，已又四十餘年，爲沮洳之場矣。有問焉者，何也？天下之事，其在人爲之耶。事有小而不可不書者，此類是也。

## 張氏女貞節記

歸有光

張氏女湖州歸安人都御史孟介之孫瑞州通判弘稀之女也少許聘烏程學生嚴大臨大臨工部尚書震直之曾孫也嘉靖七年大臨以儒士試浙闈還遘疾明年疾甚自死瑞州往來診視歸語其妻女聞之閉門悉斂平時所製女工凡裝送衣物焚之家人見閤中火起驚問之女曰吾已無用此矣語聞嚴氏姑遣嫗往覘之女私謂嫗曰病不可為當歸汝家沒吾世而已舅姑感動遣人往迎父母難之湖州大守梁君縣令成君高其義皆致書瑞州勸成其美而大臨已卒張氏服其服往哭之遂居焉不遷是時大臨年二十女年十九嚴氏因為置嗣及長娶婦而嗣子亦卒遂婦姑相守歸嚴氏今三十六年年五十四矣余昔嘗著論以為女未嫁人為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者非先王之禮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壻免喪而弗取則可以嫁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



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儒不繫於夫也先王為中庸之教示人以人情之可循女已許人矣免喪而弗娶則嫁未廟見而死則歸於女子氏之黨其不言壻死而嫁者比曾子之所不必問也雖然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高明之性有出於人情之外比賢智者之過聖人之所不禁世教日衰常人欲而滅天理者何所不至一出於怪奇之行雖不要於理豈非君子之所樂道哉微子箕子比干三人者同為紂之近戚其所以處之者不必同而孔子皆謂之仁若伯夷叔齊舍孤竹之封而隱於首陽未有祿位於朝者也於君臣之義分亦微矣而恥食周粟以死孔子亦謂之仁豈夫世之論人者亦取法於孔子而已矣

貞女論　　歸有光

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婚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巹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



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不曰夫壻而曰兄弟壻未成婚且以兩家有兄弟之義也）許諾而弗敢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固其可以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壻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弗取則嫁之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爲其薄哉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繫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則一繫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既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而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爲其夫死者之靡謂也或曰以厲世可也夫先王之禮不足以厲世必是而後可以厲世也乎

## 解惑

歸有光

嘉靖已未會闈事畢。予至是凡七試。復不第。或言翰林諸學士素憐之。方入試。欲得之甚。索卷不得。皆愀然失望。蓋卷格於簾外。不入也。或又言君名在天下。雖橫海荒徼聞及君。莫不歛衽。獨其鄉人必加詆毁。自未入試已有毁之者矣。既不第。簾外之人。又摘其文毁之。聞者皆爲之不平。予曰不然。有舉之而吾得焉。是舉之者勝也。而擠之者不勝也。有擠之而吾失焉。是擠之者勝也。而舉之者不勝也。有譽之而吾得焉。是譽之者是也。而毁之者非也。有毁之而吾失焉。是毁之者是也。譽之者非也。彼其入若非。且不勝矣。而又何足與辨乎。彼其入既是。且勝矣。而又何可與較乎。夫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人不得而舉與擠也。不得而毁與譽也。是有天命焉。實未嘗舉也。未嘗擠也。未嘗譽也。未嘗毁也。昔年張文隱公茶陵張治諡文隱萬曆初改諡文毅爲學士主考。是時內江趙孟静考易房。趙又爲公門生。相戒欲得予甚。而不得。後文隱公自內閣復出主考。屬吏部主事長洲章楙實云。君爲其鄉人。必能識其文。而章亦自謂必得。然又不得。當是時簾外誰擠之耶。子路被愬於公伯寮。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沮于臧倉。而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故曰有天命焉。晉樂廣嘗與客飲酒。客見盃中有蛇。惡之。歸而疾作。時河南聽事壁上有畫漆角弓作蛇形。廣以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問客所見如前。廣因告所以。而客疾遂愈。今或者之言。皆盃中之蛇類也。作解惑。

## 書里涇張氏妻事

歸有光

嘉靖三十四年，冬倭賊還屯海上，予得間返安亭故廬。時寇氣尚未息，而三四年來，吳中之士女被殺辱者多矣。亦往往有女子之義烈者，予方欲咨訪論著之，而未及也。去安亭二十里近夏駕浦，地名里涇，有婦張氏，其夫死，夫之弟積其田廬，逼嫁之。婦遁逃兄所，夫弟偵其兄出，劫以如所許陸氏者為婦。婦即絕食。陸氏婦女老嫗日與居，說之不答。十月朔，竟縊死。予嘗讀漢史，稱荀采事。采為陰瑜妻，十九而寡。父更許妻同郡郭奕。父偽病篤，召女，扶抱載之至郭氏。女命張四燈，與奕相見，因敕左右辦浴，入室掩戶，以粉書屏云：尸還陰。陰字未成而縊。今婦之死於陸氏，與采同。然采高陽天下名族，荀慈明之女，知書學問，為是易也。田里之婦，區區不失其志，雖已哉，命也。婦不死於賊，避逅追脅，與遇倭者何以異？婦之夫欲歸其屍，葬於故夫之旁，以成還陰之志。予友廣平尹張德芳書來告予，予問之里涇人，良然，遂書之。



## 書郭義官事

歸有光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數至。翁還城，虎送至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為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為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疑為冬寒，臥翁足上，以覆煖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為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馴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廳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為崑山主簿，為予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泉涸，翁書表焚之。有神遣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平日為人誠朴，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為物之鷙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豢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惟學者以為誕妄不道。然予以為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學者知之郭義官事至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復孝子輒案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誣讒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貿麻與弟綸友愛甚 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綸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苛常終歲無他故才給饘食弋經官事耗其母錢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每

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

服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

爲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汝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遺羅屯變無

恒產以自潤而不變其行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

成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

受辱和者覩此可愧也



金壇于　鏊　于　頎　潘　高

吳郡陸　坦　鄭敏敷　許元溥

陸世鎏　陳濟生

同邑吳有涯　周　燦　陳紹祉

趙光鄴　湯豹處同閱

明文英華卷八目錄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　門人吳商爰以選　吳晉採赤霞編

嘉善李　煒赤茂評

長洲陳三島鶴客


宗　臣

西門記

二曾夜談記

報劉一丈

談藝

王世貞

書應生事

書二館人事

書何諸葛亮優劣辨

題葉秀才為方氏復姓記後

杜國表序

藝苑巵言七則

文章九命

詩評

文評

明文英華卷八

吳江顧有孝茂倫選　後學周　萩罄奇　校
男　顧世昌咸寧

寒䆑李　煒赤茂
長洲陳三島鶴客　訂

西門記　　桐城阮鵬　宗臣

戊午四月既望予至自訌是時都御史阮公被逮北去島寇直犯閩安省中人惶急走而諸大夫日議守城事遂以予守西門城凡七門而西門者胥原橫塘南壕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諸父老子弟守陴予登陴則悉罷諸所貧者疾者孤而懦者留其壯與之約曰晝則家夜則陴擊柝鳴鐃而懸火陴外不如約者以軍法從事會明日報寇將至六門咸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丐入予遂日闢西門入之晨起輒坐城上列健兒數十於門人詰而入而牛馬雞豚羣羣薄吾坐不問也客有言闢門誠善獨奈何不虞姦人哉予曰客休矣余辨此矣即有姦人者吾任之於是爲檄召城外百里所蓄薪穀悉徙之城中不徙者吾縱亂兵焚之而壯夫有不肩薪穀而入吾門者不得入於是城外薪穀日以萬石輸門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



十萬城守凡五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錢盖以多故而議者請城門外廬逼城者恐賊至焚之以攻吾門於是凡有廬而近者檄命焚之哭聲四起廬者遑泣不止也予則止西門之外之廬不焚下檄曰寇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爲爾焚也其有樹于城側者議者恐寇至登樹闞我於是下伐木之令護戎者持斧環城伐之至西門余借護戎出視見百株棗百株垂垂實矣護戎請斧余止之曰毋伐即寇至何能登此柔條哉凡城不屋其上而闞城則屋盖其城故漶漫不屋則雨浸輒壞而議者請城而屋不便擊寇也於是每樓輒毀其一路寇至則立之屋上擊寇予笑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能雄之屋上哉且一雨而千樓何恃也遂止不毀而外郡以援兵至凡二千人咸命所部兵也余令護戎日督之野習射夜則分屯之堞間五人一堞十人一人下堞取薪不取薪而下堞者以軍法論以是兵亦不擾而邵武部兵之出守西夾江也至則咸病臥村墟中予命楊坐急馳而人劑之遂起是時寇已陷福清福清人攜挈息至者自以千計而鎮東之於福清近也寇既去復攻鎮東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拔則分一寇與殘傷會

當事者提兵至遂解興之圍而寇之寇泉也巡盜被戎督守遂解去往往出遊兵伏劫有所俘獲以歸當是時與泉之寇已南而鎮東者尚屯海上意揚揚甚也會督府馳至則檄兵數千連數十大艘要擊之寇輕我輒駕大艘逆我而我兵皆怒奮戰亂發乘風大呼寇艘反出其下遂大捷擒獲餘者沉之海中捉至悉罷諸所守陴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亦解栅還署而父老羣然別余淚下霑衣焉時五月二十三日也余偃徙事放失無以詔來遂書而存之



公字子相興化人嘉靖庚戌進士除刑部主事改吏部考功歷稽勳員外郎出為福建參議遷提學副使卒於官年三十六〇嘗志道曰人道而淪於禽獸殺運必及焉此閩中興化之所以受屠也當興化之未屠也先有智者決其必屠問其故曰人情賤道義而貴勢力極矣獸道也獸道當殺已而果然吳俗將無近是吾甚危之

二曾夜談記客兵之害

宗臣

督儲曾君以戊午十二月二十三日至延平分巡顏君與余夜艤之而余因問君曰君自天津來則聞諸柑君談南事哉君曰諸柑君言不聞其他則聞厭客兵云余曰天津故稱北兵哉亦畏兵乎君曰何畏顧其心驩甚矣蓋有舊丑婦而南者人曰婦而實歸安取婦則曰夫需一婦耳歸當獲二婦奈何不需哉余曰唐大史奉命視江南戎事也何談君曰蓋嘗揖太史西湖之上矣則言客兵不宜調宜罷也會有客兵過江西之洪路白日掠市市人逐之遂格



殺市人數十人而有司懼亂至不敢問則太史之不予客兵有見哉有見哉君既去而余因與顏君累歎蓋是時閩已往檄湖兵四十故云而侍御曾君奉其尊公諱歸泉也道出延余與顏君謁慰而君衰麻悲戚問之他事不談獨談兵一至揮涕而問曰湖兵至未吾懼閩人之被禍深也余曰何曰余之至玉山也蓋遇粤兵云粤兵屯玉山者六日家掠戶殘會有嫁其女於人者其夕將遣而粤兵鬭其有女而遣也則持刀闖門舁其太以去及他闤有少婦輒舁之途問為誰則曰兵所攜來粤婦也有敢言狀者殺而

與小人婁婁泣塗之人爲而悲之不敢問也而玉山簿流至舍曰兵再一日屯此吾將逐矣而關之塗中血盈盈滿路其戎戎若絲而黑者蓋人髮也而雞豕牛馬皮毛被道矣余與顏君因太息曰天乎天乎何蒼生多難至此乎是日建寧舒君遺余書慮所以防客兵者余爲書以報其詞曰會侍御至且言粵兵狀可爲隕涕來札更詳仁人君子之用情殷矣嘗謂客兵之禍甚於盜寇何者寇之害猶有方也客兵者無不及之矣寇之至人猶得持梃逐之客兵者殺人而人不敢怒而訴也即有訴者反盈之禍矣今之論者輒云客兵而不知數千百里間父哭其子夫哭其妻母哭其女主哭其僕者耳不忍聞也血塗原野四體異殘雞犬牛馬戶牖門屏俄然一空者目不忍見也然有聞言客兵之禍則反勃勃怒其言者斯何心哉今已無可柰何則其策莫急於清野矣近者徹其城中預稅一處稍遠者徹其三十里之外預稅一處客兵訊至則徙其妻孥老稚而避之庶幾其可免乎不然持刃大呼若貔虎而翼即號令何施也區區之愚敢再拜以獻二紙書以授使者而因求緻所聞作二會夜談記以俟後之談客兵者觀焉時已



未正月十四日也𥃩信君名于拱號文泉泰和人侍御君名承芳號龍山泉州人分巡君名嘉會號衡𡵆長沙人建寧君名春芳號健齋鄱陽人

陳子龍曰言客兵之禍可謂慘烈矣今盜起而日夜徵客兵客兵至而盜又以撫愚我不戰而坐視者何為哉

# 報劉一丈

宗　臣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卽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卽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且今世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拒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卽門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卽出見立廐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裾卽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



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卽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卽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强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廐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內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

日來幸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卽把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卽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卽經年不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衷以此常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爾矣長者聞此得無厭其爲迂乎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客子之愁至于長



者之抱才而困則又令我愴然有感天之與先生者甚厚無論長者不欲輕棄之卽天意亦不欲長者之輕棄之也幸寧心哉

## 談藝

宗臣

夫六經而下文豈勝談哉左馬之古也董賈之渾也班揚之厳也韓柳之粹也蘇曾之暢也咸炳炳烺烺千載之所共嗟也然其文馬不襲左而班不襲揚也柳不襲韓而曾不襲蘇也何也不得不同者文之情也不得不異者文之迹也論文而至於臯棄其親文既已遠矣世而襲者辨也況拾世俗之陳言膚語而掇以成文又辨之辨者也今夫人性之有文也不猶天之雲霞地之草木哉雲霞之麗於天也是日日生焉者也非以昔日之斷雲殘霞而布之今



日也草木之麗於地也是歲歲生焉者也非以今歲之萎葉枯株而布之來歲也人性之有文也是時時生焉者也非以他人之陳言膚語而借之於我也是故古之言文者得之心而發之文也其理之瑩也如金之精如玉之粹而天下之人莫之敢損益也其詞之溢也如長江如大河魚龍黿鼉縱横出沒而不可揜也其清遠也如月之秋如江之澄如潭之寒而千里一碧冷然内徹也其古雅也如太羹如玄酒如周之彝如商之鼎令人視之而徘徊太息撫神千載之上也其明瑩如青天如白日而有目者之所共覩也其飄逸也如珮玉鳴琚乘風御空可望而不可即也其鏗鏘也如金石相宣絲竹並奏而聽之者靡靡忘倦也其葩麗也如芙蓉秋水之上而具色克粲不假勝飾也其嚴正也如達官貴人端冕而立乎朝廟之上見之者懔然動容也其雄渾也如鉅鹿之戰以一當百人人戢伏不敢仰視也斯文之極也以之闡經則道德性命之精章矣以之論史則治亂興衰之迹著矣以之辨事則得失安危之機判矣辟之天之雲霞地之草木無所假焉者也左馬諸子之不能易也尚何以陳言膚語為哉文賦云謝朝華之



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諸生其咨爾精粹茂爾精華吾將悚而覽焉

書應生事　　王世貞

仲芳既已杖劾堂則從四期門蹕夷婁來血涔涔下也吏士目攝亡得問誰何諸稍熟仲芳者揜鼻自引匿去而故下獄尚書當仲芳迷罔不道死尚書坐極贖矣曹郎卒亡奉行讁矣獄吏一二十祿大臣指訶屬曰寧而不治賊方氏即爲趣公治鬼室仲芳所止獄舍卑甚又久雨蛙黽分枕席而臥久之應生乃嘗覩獄從血肉中辨仲芳別築室醫藥勞問相踵始仲芳以杖瘡甚左脚短三寸卬卬跛虛然病大汗小愈已得改宰媿遂愈王侍郎者吉人不欲言其



名與大臣有連微聞之恚謂何用我爲且棄之胥元宰若胥徽奈何即不速令苦地下亦令苦地上而更相席箴風尚書求其主尚書心知爲應生也難之或謂生且遜謝亡有生胥然曰夫夫也豈其以余非人者蓋旦夕候仲芳自如移年期滿當請報生走尚書所絮語公力爭之可得也毋令天下有以詈廷尉絮法日數反尚書熟計主上自督三尺一旦爭不勝而且謂我速死者謝應生第待之生退欲自具草救亦竟念其事乃已語余天其殆者私仲芳不頃左脚亡遂短而大臣畏搖衆讁云吾不敢以身蓋主上過毋恐然飛語上矣報論死仲芳且死屬家人薮余血三（乙卯冬死於西市）歲而碧者即地下必有以報應生

公字元美號鳳洲太倉人嘉靖丁未進士累官刑部尚書卒年六十有五錢虞山曰元美弱冠登朝與濟南李于鱗修復西京大曆以上之詩文以號令一世于鱗既沒元美著作日益繁富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廣聲力氣義足虞張賢豪吹噓才俊於是天下咸望走其門若玉帛職貢之會真致後至操文章之柄登壇設墠近古未有

## 書二館人事

王世貞

余守比部時見南來人道任兵憲琛館人事奇之兵憲始丞吳時也倭暴至臺檄丞以鄉兵五百徼之兵故市人子倉卒應募不習戰遇輒鳥散走而丞方獨身從親信抵射賊賊中易敢者奮持長刀踰溝來擊丞館人挾抱丞上馬（擒劉子成乘乃）丞上馬則賊已刃尾之館人乃直前手搏賊蹇中數槍手（宗夫郁遺）不舍竟死丞以間得逸去余使三輔遇韓戶部叔陽亦稱其館人云始韓以金華令入覲過淮陰改陸車輾轢從冰上行也已冰薄車破之韓與館人俱溺焉館人急持韓衣裾不置會傍有拋繩鉤下拯者得且及館人號曰左被髮而溺爲令故令有重賞救者乃獲緡鉤令起宛轉問竟失館人弗及矣余聞而悲其事問二人姓名俱不得以爲恨於乎士居平誦說詩書衎衎目掀鼻昂類數掌掀仗節者何限一旦事起而抱首鼠竄相接也恩至則許人以死過則倍之非其初許謬也亦死生之際深矣夫二館人鄙人耳豈有師友講議之素其死亦豈遠以是爲名哉倉卒顛沛之際違其一念所不容已者而已夫違其所不容已而其充乃竟有所濟則不爲徒死哉



## 讀蕭何諸葛亮優劣辨

王世貞

關中王帷楨試能生以蕭相國諸葛武侯爲問其言大略以武侯之不能一天下才累之也而未嘗大體出師表出而假儒之士修詞之子皆捫心退矣木牛流馬出而使匠之徒執斤鋸而來售其聰者皆揚指退矣八陣圖出而譎鬼谷之奇黃石之畧者皆就類退矣夫使諸技客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爲弗如而不肯任則亮不得不勞亮勞則不得不歐血而功不就夫蕭何木强人耳出師二表何不能爲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名寵冠羣臣而慶流苗裔也故蕭何之役諸將也似乎無能而能於諸將疑於不足而足於諸將彼孔明者有奇而直見其奇耳此奇者不爲用也此兩公之别也予讀之曰是非王維楨之言而揚雄氏之言也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懺羣策而自屈其力夫曷故焉以帝大相成之道幾矣非所以爲於二子之優劣也夫孔明非不善用才者今夫大匠之爲宮室也其楩楠杞梓必搆夫楩楠杞梓之良者克爲斷而小之而弗勝也故用夫黯然而中廚者

匠之罪也其無楩柟豫杞也則非匠之罪也孔明之相蜀
也屬炎精之漸湮天下固已忽焉忘劉氏而天又從而史
之故以龐統之智焉而死法正之敏焉而死關張之悍鷙
焉而死於是乎孔明之志窮勢不得不獨身而力幹之然
猶日孳孳焉畢蔣費董向之徒以箸其後雖以忌愎之李
嚴浮誕之馬謖福淺之楊儀暴肆之魏延不得已而拾其
長以充牛溲馬勃之用令是時而有子房者出而街亭之
役必復以帷幄付幼良有韓信者出而祁山之役必復以
旗鼓付文長有平陽侯者出而五丈原之役必復以畫一



付公儀則可是三君子無一焉而奈之何其以鄉侯望諸
葛也孔明逆知其身之足以滅魏又逆知其身亡而蜀不
得中原矣蔣費亡而蜀不蜀矣故冀及其身一用焉而卒
不遂也且出師表何與於天下之爲文者木牛流馬何與
於天下之爲藝者八陣圖何與於天下之爲兵者苟擧至
而羣合氣同而類應則奚不可之有孔明之言曰開誠心
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其爲術用長者乎哉（此翳進呼）夫鄭侯非斷
斷無技者約律法給饋餉營宮室其所興創規制海內謳
思而遵奉之數百年不衰夫爲相者（煙波不窮）必不一見跡而後可

則周官三百六十記里鼓指南車周公無亦露才而用一
世哉

## 題葉秀才爲方氏復姓記後

王世貞

建文末天下之名能殉義者莫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禍之烈則亦無如方先生先生歿三十餘年而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誦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絕之裔而爲之記者蓋先生在圍城時則以其幼子托上海余氏友若伍胥之托王孫於鮑者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爲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葉君剌得其狀業欲爲置田宅要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祀其書與記甚詳嗚呼先生方駕格澤驂故主而賓于帝所其正氣沸欝宇宙間世之日星先生之名而金石其言者耿然若以爲不泯卽其後之存與否無足爲先生輕重第以一時萬乘之尊挾百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其意於意外之日者亦可想也葉君名球爲先生纂遜遺事又能推其別居爲文信公祠令得及事先生庶幾哉趙溯李固之客卽千古奚讓焉



## 柱國表序

王世貞

柱國古勳官也戰國之世楚以處高勳有上柱國柱國以待相及令尹之選而其後絕不聞秦魏之初以太尉拓拔爵位望尊重故特置柱國大將軍榮寵之至爾朱榮亦因而遂進號爲天柱而京之魏太師宇文泰而下八人皆用高勳拜柱國蓋所以表閥閱敘門蔭也宇文周之世爲柱國者日益衆而亦漸輕故復設上柱國冠之然品止正二而柱國爲從二煬帝之末復置光祿大夫左右金紫光祿爲一二品階罷上柱國柱國不用唐初復置然遂爲三四品勳而自是以上則止稱大夫大夫而上曰特進曰開府儀同三司而階勳不甚別矣元始復以上柱國爲正一品勳加中書丞相而它官之至一品者雖加至三公而不可得明興因之以授左右丞相李善長徐達及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常遇春後更定官制正一品曰初授特進榮祿大夫加授特進光祿大夫再加或贈曰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從一品曰初授榮祿大夫加授光祿大夫再加曰光祿大夫柱國而亡所謂左右柱國者然洪武三年諸功臣國公獨李善長徐達得爲左柱國其鄭曹宋衛四公皆爲右

柱國左柱國賜以光祿右柱國僅曰榮祿而列侯皆以榮
祿冠柱國當是時伯爵僅二品勳亦僅爲護軍而至永樂
初大封功臣伯爵至正一品而諸伯自效忠誠以下皆
得爲柱國然其授亦自諸功臣而止所謂加授之令甲爲
虛設而褒義以少師滿九載亦稱榮祿而已正統四年大
學士楊士奇楊榮俱以少師加柱國而文臣之有柱國始
矣然亦內閣而已成化之二十年吏部尚書尹旻以太子
太傅滿考加而尚書之有柱國始矣然亦吏部已耳弘治
九年兵部尚書馬文升以太子太保滿考加而諸部之有



柱國始矣弘治十八年天子卽位推恩內閣而少師劉健
以官重毋可加因特加特進左柱國而文臣之階勳與上
功等矣嘉靖十八年少師夏言以冊上帝號加上柱國其
後上復以加少師嚴嵩辭不敢當謂人臣無上蓋欲以形
言之僭然上果大悅其後復以加少師徐階階不敢當萬
曆中加太傅張居正居正亦不敢當居正卒遂以爲贈而
言者不審謂其實爲之也至形之論劾且詆無將之罪而
不知上柱國在唐世不爲重官而二品勳所謂正治上卿
者故自若也文正一品不歷滿柱國亦不易得故備志之

徐孚遠曰言
官亦須稽古

## 藝苑巵言 七則

王世貞

勝國之季業詩者道園以典麗爲貴廉夫以奇崛見推迨
於明興虞氏多助大約立赤幟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無
過季迪聲氣之雄次及伯溫當是時孟載景文子高輩實
爲之羽翼而談者尚以元習短之謂辭皴於宋所乏老蒼
格不及唐僅覓季迪然是二三君子工力深重風調諧美
不得中行猶稱狷庶翩翩乎一時之選也樂代□朝風不
在下斥泥思於字外摭流景於目前志遠則滔滔大篇尚
義則寥寥數語武陵人之不知有晉夜郎王之漢孰與大



非虛語也其後成弘之際頗有俊民稍見一斑號爲巨擘
然趣不及古中道便止掇不入深遇境隨就即事分題一
唯拙速和章累押無愧才多北地矜之信陽嗣起目發上
襲庭實下暇敦古昉自建安披華止於三謝長歌取裁李
杜近體定軌開元一掃叔季之風遂窺正始之途天地再
闢日月爲炳詎不盛哉然而正變雲擾剽擬雷同信陽之
舍筏不免艮箴北地之效顰寧無私議以故嘉靖之季尚
辭者馳風雲而成月露存理者扶感遇而敷咏懷喜事者
被澡於景龍長深者信倚於元和亦自斐然不妨名世第

感遇無文月露無質景龍之境既狹元和之聲太廣渥淫
諸派涸爲下流中興之功則濟南爲大矣今天下人握夜
光途遵上乘然不免邯鄲之步無復合浦之還則以深造
之力微自得之趣寡詩云有物有則又曰無聲無臭昔人
有步趨華相國者以爲形跡之外學之去之彌遠又人學
書日臨蘭亭一帖有規之者云此從門而入必不成書道
然則情景妙合風格自上不爲古役不墮蹊逕者景也體
質成分題分成讀門戶既立聲實可觀者才也或名爲囿
擬實則盜魁外堪庋相中乃膺立以此言家乃必敗矣



文章之最達者則無過宋文憲濂楊文貞士奇李文正東
陽王文成守仁宋尼材甚博持議頗當第以敷腴朗暢爲
主而乏裁剪之功體流冗而不返詞枝蔓而不修此其短
也若乃俊輸則自出耳楊尚法源出歐陽氏以簡澹和易
爲主而乏充拓之功至今貴之曰臺閣體李源出虞道園
穠於楊而法不如節於宋而學不足豈非天才固優擇於
結撰故耶王資本超邁雖不能湛思而緣筆起趣殊自斐
然晚立門戶辭達爲宗遂無可取其源實出蘇氏耳爲傷
王禕金華胡翰雜用歐曾蘇黃家語空於文宗而力勝之

劉誠意用諸子蘇伯衡方希古皆出眉山父子方才似高
然少波瀾耳解大紳文實勝詩頗自足發不知所裁胡光
大楊勉仁金幼孜黄宗豫曾子啓王行儉諸公皆廬陵之
羽翼也劉文安丘文莊裁而俗楊文懿該而凡彭
文思達而易程克勤與原博王濟之謝鳴治諸君亦
李流輩也王稍知慕昌黎有體要惜才短耳南城羅景鳴
欲振之其源亦出昌黎務抉奇奥窮變態意不能似也吳
中祝允明始倣諸子習六朝材更僻澁不稱皆似是而非
者然古文有機矣何李之外始有康德涵康源出秦漢盧



李而弗工有質木者可取耳王子衡出諸子然拘碎而弗
暢崔子鍾出左氏檀弓柳氏才力綿遠而能以法勝之精
簡有次陸浚明出班史韓柳氏閑雅有法小窘變態黃勉
之出潘陸任庾整麗而不圓王允寧出史漢善敘事工句
而不曉篇法神采不流動高子業陳約之出東京雜史筆
雅潔可喜氣乃不長江以達唐文升袁永之亦是流派江
豪而雜唐法而冗袁雅而弱鄭繼之出而京頗蒼老而短
晉江出曾氏而太繁毘陵出蘇氏而微濃皆一時射雕手
也晉江闢闔既古步驟多舊能大而不能小所以遜曾氏

也毘陵復偏處起論從小處起法是以墮彼雲霧中
民懌名海虞之沙溪
桑民懌家貧亡所蓄書從肆中嘗得讀過輒焚棄之敢爲
大言不自量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況原遷而下弗論也
而更非薄韓愈氏曰此小兒號嗄何傳問翰林文今爲誰
曰虛無人舉天下亦唯悅其次祝允明又次羅玘悅嘗推
而補博士弟子郡使者按永利下邑悅前謁之書刺江南
才人桑悅博士弟子業不當刺又厚自譽使者大駭已問
知悅素遲延之按書而預刊落以試悅按至不易郎索筆
請書亡誤使者大悅服折節交悅矣十九舉鄉試再試禮



部奇其文至問道統論則曰夫子傳之我縮舌曰得非江
南桑生耶大狂士斥不取時丘濬爲尚書慕悅名召令具
賓主已出己文令觀諾曰某先輩譔悅心知之曰公謂悅
爲逐穢也耶奈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生試更爲之歸
譔以秦漢稱善巳令進他文濬未嘗不稱善也悅名在乙
榜請謝不爲官俟後試而時竟以悅任柳弗許謂邑博士
悅爲博士踰歲而按察視學者別丘濬濬曰吾故人桑悅
幸無以屬吏視也按察既行部抵邑不見悅顧問長吏悅
令安在豈有恙乎長史素恨悅皆曰無恙自負不肯迎耳

乃使吏往召之悅曰速胥且雨淫傳舍圮守者子丁服何
候若按察以不待更兩吏促之悅益怒曰若眞無耳者即
按察乃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爲若期三日先生來不
三日不來矣按察欲遂收悅絲淼不果三日悅詣按察長
揖立不跪按察厲聲曰博士分不當得跪耶悅前曰漢汲
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豈踰大將軍而長孺揖亡實於
悅柰何以面皮相恐嚇天下士哉悅今去天下自謂明
公不容悅爲解耳因脫帽徑出按察度亡已乃下留之他
日當迎爲博士自隨悅在選故事齒士侍左右立竟日悅



請曰犬馬齒長不能以筋力爲禮亦不能以任立願假借
且使得坐即移所便坐御史聞悅名數召問謂曰臣說詩
解人頤子有是乎曰悅所談玄妙何匡鼎敢望即鼎在亦
解頤爾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講少休悅
除櫟跣而爬足垢御史不能禁令出尋徙爲之遷長沙倅
再謫柳州悅貫惡州荒落不欲往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
使思歸州作詩有
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爲擅州歲餘父
時答道我行不得杜宇聲人歸去休之句
喪歸服除遂不起居家益任誕禍衣楚製徙來郡邑間
閻秀卿桑悅傳曰丘濬嘗償悅以服項悅詬謝濬曰臉
項美何如生面茸之否也對曰使悅嘗上方芍藥僎所
不足甚而一臉項何殊并具哉初悅名在乙榜至長洲
某州博士濬贈之牡丹一種戲曰後當遷洛陽令故遺
坐費家業對曰明公知未形事豈巳飲上池水乎其便
利如此

祝希哲生而右手指枝因自號枝指生爲人好酒色六博
不修行檢嘗傅粉縱從優伶酒間度新聲俠少年好慕之
多齎金遊允明甚洽舉鄉薦從春官試下第是時海內漸
慕允明名索其文及書者接踵或輦金幣至門允明輒以



疾辭不見然允明多醉伎館中掩之雖累紙可得而家故
給以不問僮奴作業又損業蓄古法書名蹟售者或故昂
直欺之弗算至或酉客詐無所出酒窘甚以所蓄多贗得
初直什一二耳當其窘時踣者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輒
與巳小饒更自貴也嘗遺黑貂裘甚美欲市之或曰青父
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曰昨蒼頭言始識不市而忘敝之從
何益後拜廣中邑令歸所請受橐中裝可千金歸日張酒
呼故狎遊宴歌呼爲壽不兩年都盡矣允明好負逋責出
則羣萃而詞誶者至接踵竟弗顧去

唐伯虎與里中生張夢晉善張才大不及唐而放誕過之
恒曰日休小豎子耳尚能辨醉士我獨不耶一日遊虎丘
會數賈飲山上亭且詠夢曰此蠢物技不過弄杯酒閒耳
何嘗諳詩我且戲之遂更衣為丐者上丐賈食已前請曰
譯旁諸君食無以報雖不能句而以狗尾續奈何賈大笑
漫舉詠中事試之如響賈不測姑令賡張復丐酒連舉大
白十數揮毫頃而成百首不謝竟去易維蘿陰下賈除使
人伺之無見也大駭以為神仙云張應貢還則上亭朱衣
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絕伯虎舉鄉試第一坐事免歲以



好酒益落有嫡嫗斥去之以故愈自棄不得嘗作答文徵
明書及桃花庵歌見者靡不酸鼻也
張靈字夢晉吳縣人與唐寅俱為郡學生博古相上適
靳人方誌來督學惡古文詞探知寅欲中傷之靈挹鬱
不自遣寅曰子未為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聞龍王
欲斬有尾族蝦蟆亦哭乎後靈果為所斥罷
王雅宜少為文須刻便就多奇氣然好狎遊黏竿風颭諸
童子凝又嫌不可馴父每扶扑之輒呼曰大人奈何輒虐
海內名士耶為翰林庶吉士詩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僅

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鄭善夫故事學士二人為庶吉士師
甚嚴董雅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樹而窺學士過故作
聲警使見大恚然度無如何佯為不知也乃已當授官給
事中用言事故謫判于外補孫州守既中不屑州西以諫
出知當召益驕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人
或勸之怒曰輕褻諸貴官受廷陳迎耶當不愧死一日出
候其師蔡潮以他事道者潮好謂曰生來候我固厚而分
守從後來亦一見否且生厚我以師故即分守君命也雅
欽曰善乃前迎分守而分守既下車數州吏徵過當雅欽



答之十雅欽大罵曰蔡師誤王先生見辱挺身出悉呼其
吏卒從守勿更侍一府中楷伏亡敢留者分守窘不能具
朝餔謀於蔡潮潮為謝過稍給之僅得衣引去於是監司
相戒莫敢道孫州而恨雅欽益甚為文致逮下獄削秩歸
家居愈益自放莛官貴人來購文好見者雅欽多蓬首垢
足囚服蔽之闒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野間人
多望而避者晚節詩律尤精好稼倡樂有閩箏一首花月
可憐春房櫳映玉人思繁纖指亂愁劇翠蛾顰授色歌頻
變留賓態轉新曲終仍自叙家世本西秦又一書答人云

舞席屢改伎倆雜陳絲肉競奏宮徵將和義和既逝蘭膏嗣燼遷與翔條干霄海雲羅廣罽施履道遐絕俱沙瀝形容可謂才子

唐時伶官伎女所歌多採名人五七言絕句亦有𠂆長篇摘者如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猶寂寞疑是子雲居之類是也王昌齡王渙之高適微服酒樓諸名伎歌者咸是其詩因而歡飲竟日大曆中賈一女子姿首如常而索價至數十萬云此女子誦得白學士長恨歌安可索他比李嶠汾水之作歌之明皇至爲泫然曰李嶠眞才子又



宣宗因見伶官歌白楊柳枝詞永豐坊裏千條柳趣令取永豐柳兩株栽之禁中元稹連昌宮等辭凡百餘章宮人咸歌之且呼爲元才子李賀樂府數十首流傳管絃又李益與賀齊名每一篇出輒以重賂購之入樂府稱爲二李嗚呼彼伶工女子者今安在乎哉齊陳以諸則稱似唐人風成式

文章九命　王世貞

古人云詩能窮人究其質情誠有合者今夫貧老愁病流竄滯留人所不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佳富貴榮顯人所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不佳是一合也泄造化之秘則眞宰默讎擅人羣之譽則衆心未厭故呻佔椎琢幾於伐性之斧豪吟縱揮自傳爰書之竹矛刃起於兔鋒羅網布於鳳池是二合也循覽往匠良少完終爲之愴然以慨肅然以恐暴與同人戲爲文章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竄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



九曰無後

一貧困○顏淵簞食瓢飲原思蓬藋不掩子夏衣若懸鶉列子不足嫁衞莊周貸粟監河枯魚自擬黔婁被不覆形東方朔苦飢欲死顏比侏儒司馬相如家徒壁立典鷫鸘陽昌家備酒太史公無賂贖罪乃至就腐匡衡爲人傭書東郭先生履行雪中足指盡露王章病無被臥牛衣中王充遊市肆閱所賣書范史雲釜中生塵第五頡無田宅寄上靈臺中或十日不炊郭林宗以衣一幅障出入入則護前出則掩後孫晨有藁一束暮臥旦收吳瑾傭作讀書趙

豈言文藉雖滿腹不如一囊錢束皙借家相敦乞貸無處王尼食車牛竟餓死董京殘絮覆體乞丐於市夏統採梠求食御謔養雞種蒜以給治喪陶潛驅飢乞食思効冥報應璩屠蘇發徵機搶見誅吞道元與天公牋言布衣羸短申脚足出擧捲脊露張融寄居一小船放岸上庾錄遇雨舒被覆書身乃大濕王智深嘗五日不得食掘莞根食之劉峻家有悍妻轗軻憔悴裴子野借官地二畝蓋茅屋數間盧受每作一布囊至貴家飲噉後餘肉餅付螟蛉杜甫浣花舊月乞人一絲兩絲鄭虔履穿四明雪飢拾山陰橡



蘇源明蒸薪照字垢衣生蟣陽城屑榆作粥不干鄰里賈島歎鬢絲如雪不堪織衣孟郊苦寒恨敲石無火盧仝長鬚赤腳灌園自資周朴寄食僧居不能娶婦國朝如聶大年唐寅望成旅食廢居不堪其憂通來謝客餬口四方俞子抱影荒廬盧生無立錐之地以死余嘗有詩貽謝云隱士代失職達者慚其故

二端忌○屈原見忌上官孫臏見忌龐涓韓非見忌李斯莊周見忌惠子荀卿見忌春申賈誼見忌絳灌董仲舒見忌公孫蔡邕見忌王允邊讓孔融楊修見忌魏武曹植見忌文帝虞翻見忌孫權張華見忌荀勗陸機見忌盧志謝混見忌宋祖劉峻見忌梁高薛道衡見忌隋煬柳䛒見忌諸葛穎張九齡李邕蕭穎士見忌李林甫顏真卿見忌元載武元衡見忌王叔文韓愈見忌李逢吉李德裕見忌李宗閔白居易見忌李德裕溫庭筠李商隱見忌令狐綯韓偓見忌崔胤楊億見忌丁謂蘇軾見忌舒亶李定石介見忌夏竦或以材高見逼或以詞藻慚工大則殞身小猶貝錦近代如李獻吉薛君采輩亦遭讒沮不可悉徵

三玷缺○顏光祿家訓云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顯暴



君過宋玉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彰僮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illegible]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疏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陵物凶終傅玄忿鬭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

李躁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詒謝玄暉傾慢見及雖天子有
才華者漢武魏大祖文帝宋孝武皆負世議予謂顏
公議尚未悉如儀秦代厲謀謬遼韓非刻薄招忌李斯
吏虐覆宗劉安好亂亡國陸賈納賂夷荒枚皋輕冶媒賤
楊惲怨望被刑匡衡阿比中貴劉向誣罔黃白谷杜宗倚
戚里王克狂誕非聖陳壽售米史筆劉琨少沒權游孫綽
人稱穢行王儉市國取相沈約乘時徼封張纘杯酒殺人
謝超宗鯁餂納閣伏挺納賄削髮魏收淫婢微贓江總獻
諂麗詞世基從史荒君世南遂遊二帝四傳皆競軀浮沈



宋拉馳險紛李嶠浮沈致青蘇味道模稜克位張說大肆
乾沒賀知章縱心洗酒王維鄭虔陷身逆口柳宗元劉禹
錫躁事權臣劉長卿怨懟多忤嚴武驕矜無上李白見戚
狂王崔顥戲蕩伉偶元稹改節與援李德裕樹黨排擊王
建連姻貂璫李益感恩藩鎮楊億謔侮同舍曾鞏陵轢羅
桑歐陽修垂名濮議蘇軾取攻蜀黨王安石元豈欲怨陸
游不原失身人主如梁武陷殤湘東長城逆命昏德不足
言矣以唐文玄之賢而閨門之行不可三緘況其他乎即
如吳遵袁杜必簡之流不能盡徵邇時李獻吉氣誼高世

亦不免狂簡之譏他若解大紳劉原溥桑民懌唐伯虎王
雅欽常明卿孫太初王敬夫康德涵皆紛紛負此聲者何
也內侍則出入弗矜外忌則攻摘加若故爾然寧爲有瑕
璧勿作無瑕石

四僝蹇○孫卿垂老蘭陵遜說引却孟氏再說不合徬徨
出晝賈誼爲郎數免屢屢茂陵仲舒既罷江都衡門教授
賈生長沙卑濕作鵩賦東方朔久困執戟作客難揚雄白
首校書作解嘲馮衍老廢於家作顯志賦陳壽以謗議再
致黜辱孫楚以輕石苞蒞廢積年夏侯湛中郎不調作抵



疑郤正三十年不過六百石作釋譏潘安仁三十年一進
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作閒居賦卞彬擯棄形骸仕既不
遂作蚤蝨蝸蟲賦劉峻爲梁武所抑不見用作辨命論何
偶宦游不進作拍張賦盧思道宦途遲滯作孤鴻賦盧詢
祖斥修邊堠作長城賦王沈爲掾鬱鬱作釋時論蔡凝爲
長史不得志作小室賦劉顯六十餘史遜王府丘陵鞠不
梁武位欲掘顧榮冢劉孝綽前後五免蕭惠開仕不得志
齋前悉種白楊庾仲容王籍謝幾卿俱久不調沈酣以終
伏挺十八出仕老而不遷其子以志恨從賊侯白欲用輒

止得五品食旬日而終。四傑惟盈川至令長，李杜淪落吳
蜀，孟浩然以禁中作旨放還終老，薛令之以苜蓿致嫌棄
官，蕭穎士及第三十年纔爲記室，王昌齡詩名滿世，抱屈
一尉，賈島、溫飛卿皆以龍鍾魚服顛躓不振，孟郊、公乘億、
溫憲、劉言史、潘賁之徒老困名場，僅得一第，或方鎮一辟，
憔悴以死。至其詩所謂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
人。十上十年皆下第，一家一半已成塵。一領青衫消不得，
著朱騎馬是何人。又有轆轆路鬼、憔悴波臣、猢猻騎土牛、
鮎魚上竹竿之喻，噫其窮甚矣。胡仲申五十六年，劉欽謨、卞



華伯、李獻吉、康德涵、王敬夫、薛君采、常明卿、王稚欽、皇甫
子安、子循、王道思，皆邅時之偃蹇者。
五流貶○流徙則屈原、呂不韋、馬融、蔡邕、虞翻、顧譚、薛瑩、
卞鑠、諸葛恪、張溫、王誕、謝靈運、謝超宗、劉祥、李義府、鄭世
翼、沈佺期、宋之問、元萬頃、閻朝隱、郭元振、崔液、李善、李白、
吳武陵。明則宋濂、瞿佑、唐肅、豐熙、王元正、楊慎。貶則賈
誼、杜審言、杜易簡、韋元旦、杜甫、劉允濟、李邕、張說、張九齡、
李嶠、王勃、蘇味道、崔日用、武平一、王翰、鄭虔、蕭穎士、李華、
王昌齡、劉長卿、錢起、韓愈、柳宗元、李紳、白居易、劉禹錫、呂

溫、陸贄、李德裕、牛僧孺、楊虞卿、李商隱、溫庭筠、賈島、韋保
衡、寇準、徐鉉、王禹偁、尹洙、歐陽修、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
王安中、陸游。明則解縉、王九思、王廷相、顧璘、常倫、王慎中
輩，俱所不免，窮則窮矣，然山川之勝與精神有相發者。
六刑辱○孫臏刖足，范雎折脇，張儀捶至數百，司馬遷腐
刑，申公胥靡，禰衡鼓吏，劉楨尚方磨石，張溫幽繫，馬融、蔡
邕、班固之流，至謝莊、崔慰祖、袁彖、陸厥、韋威，髠鉗短役城
旦，鬼薪白粲，萬易有東野徒賦，酈炎有遺令四帖，高爽有鐵
魚賦，杜篤有吳漢誄，鄒陽、江淹俱有上書，皆是囹繫中成



者。明初文士往往輸作耕佃，遞來三木布衣，亦所不免。
七夭折○楊烏七歲預玄文，九歲卒。夏侯榮七歲屬文，十
三歲戰歿。范攄子七歲能詩，十歲卒。王子晉十五對師曠，
十七上賓於帝。周不疑、蕭子回十七被殺。林傑六歲能文，
十七歲卒。夏侯稱、劉義真、蕭鏗、陳叔慎、陳伯茂俱十八，
義真及鏗俱賜死。袁著十九。陸瓚、邢居實二十一。王寂、蕭藏
二十一。徐份九歲爲孝賦，與何劭俱二十二。劉宏二十三。
王弼、王修、王延壽、王絢、何子朗俱二十四。袁耽字彥道、劉景
素二十五。禰衡、王凱、李賀俱二十六。衛玠、王融俱二十七。

鄒炎陸厥崔長謙俱二十八，楊經沈友王勃俱二十九，陶丘洪阮瞻到鏡到溉劉苞歐陽建俱三十，梁昭明劉訏俱三十一，顏淵陸績劉敬盧詢祖俱三十二，賈誼王僧綽俱三十三，陸琰三十四，蕭子良謝瞻崔慰祖俱三十五，駱賓王冷劉琰王錫王僧達謝朓俱三十六，謝瑛王曇首謝惠連蕭緬陸玠俱三十七，王珉王儉王肅俱三十八，王徽孟十九，嵇康歐陽詹俱四十，近代高啓鄭善夫何景明高叔嗣俱三十九，王廷殷雲霄林大欽及友人宗臣俱三十六，梁有譽三十五，常倫三十四，徐禎卿陳束俱三十三，李兆先二十七，梁懷仁馬拯修二十，餘又有蘇福年十四，蔣壽十七，蘭摧玉折，信哉。



八無終○韓非蒙殺，禰衡京房賈捐之班固袁耆崔琦蔡邕孔融楊修禰衡邊讓張裕周不疑鄒炎夏侯玄高岱沈友韋曜賀邵韋昭嵇康呂安張華裴頠石崇潘岳孫拯歐陽建陸機陸雲符朗謝混顏竣劉義眞劉景素沈懷文謝朓劉之遴王僧達王融檀超丘巨源謝超宗荀丕蕭鍇蕭鑠蕭鋒蕭賁崔浩荀濟王昕宇文歆楊愔陸琛王炘楊愔溫子昇庾信傅縡章華王胄薛道衡劉逖歐陽秬張蘊古劉禕之李嗣業王無競王勮王勔元履冰苗神客陳子昂王昌齡李邕王涯舒元輿盧仝姚潰衛劉蕡路德延汪台符鄭昭慶鍾謨潘佑高啓張羽張孟兼孫蕡解縉以覓李斯劉安主父偃息夫躬何晏鄧颺嵇康玄殷仲文傅亮謝晦謝靈運范曄孔熙先謝綜王偉狄知愈張衡鄭愔宋之問崔湜蕭至忠薛稷蘇源江爲宋齊丘鄭箸俱以法屈原杜篤周處劉琨郭璞任孝恭袁淑袁粲王僧綽陳叔愼許善心駱賓王張蘊顏眞卿溫庭皓周朴孫晟陳喬文天祥余闕王禕方孝孺以義陳遵鍾會蔣顯夏侯榮衛恒曾搆王充虞歆袁翻袁山松殷仲堪羊璿之沈警沈穆之鮑照袁淑張纘江淹鮑泉尹式孔德紹王由韋述蕭穎王頍祖君彥虞世基皮日休以亂，他如王筠以井，王延壽何長瑜盧照鄰以水，張輔均以火，伊璠以猛獸，近代常倫以狂，邢韓邦奇馬理王維楨以地震，至若高貴鄉公梁簡文湘東王魏孝靜隋煬所不敢論。



九無後○叔向之鬼既餒，中郎之女僅存，劉獻劉璡並廢蒸嘗，劉獻劉訏何胤何點光庭伉儷，李太白蕭穎士有子而獨孫女流落俱爲市人妻，崔瑨一女名星勻公，一姪曰

親王維四弟甑子陽城三月不娶孔融許玄皆年祓刑機
雲合轉蕃功駢僂王筠實門谷手神理荼酪於斯極矣通
來宗臣王維楨爾佔亦然
吾於丙寅歲以棠務在㭬得者逾半歲最脫都秀才
過而啖曰當加十命矣詈謂惡疾也因援筆志其人始
牛病癩長卿消渴趙岐臥蓐七年朱超道嘔漢病寒
吳著病王老眼都惡疾不愈至投水死李華以風痺嵇
楚杜臺卿聾瘦祖珽劉旦皆瞽少陵三年瘧疾一鬼不
消



蔡景明問余古亦有貴而壽者乎余對有之公孫弘韋
賢匡衡拜相封侯胡廣周歷三公至太傅弘賢廣至八
十謝安以太保王儉以開府沈約以尚書令范雲徐勉
以僕射朱异以領軍江總以尚書令徐陵以官僚各兼
政高允爲中書令年九十八范長生爲丞相年百餘歲
楊素幹相二十歲唐世宰輔魏徵李嶠蘇味道張說蘇
頲韓休張九齡陸贄武元衡裴度令狐楚元稹左僕
射王起年八十八尚書白居易年七十六宋世宋庠司
馬光周必大俱拜相范仲淹歐陽修俱執政必大年七
十九元世趙孟頫許衡許熙載姚樞王磐姚燧歐陽玄俱
登一品王磐年九十明興劉誠意王新建至開茅土楊
文貞丘文莊李文正王文恪俱歷師臣楊壽八十丘李
王皆七十之上毋論許敬宗蔡京及近分宜樞權寵冠
絕世有退齡蔡匿笑不答余乃謂曰伊尹太公周公畢
公召公不拜相乎衛武公不爲侯伯乎不皆至百歲乎
蔡乃口笑

詩評　　王世貞

高季迪如射雕胡兒伉健急利往往命中又如燕姬靚妝巧笑便辟劉伯溫如劉宋好武諸王事力既稱服藝華整見王謝衣冠子弟不免低眉袁可潛如師手鳴琴流利有情高山尚遠劉子高如雨中素馨雖復嫣然不作寒梅老樹風骨楊孟載如西湖柳枝綽約近人情至之語風雅掃地汪朝宗如胡琴羌管雖非太常樂琅琅有致徐幼文張來儀如鄉士女有質有情而乏體度孫伯融如新就銜馬步驟未熟時見輕快孫仲衍如豪富兒入少年場輕脫自



好浦長源林子羽如小乘法中作論師生天則可成佛甚遥解大紳如河朔大俠蝟鬚戟張與之周旋酒肉傖父楊東里如流水平橋粗成小致曾子啓如封節度募兵東征鮮華雜沓精騎殊少湯公讓劉原濟如淮陰少年斗健作敵人狀劉欽謨如村女簪花稜髏羞澀正得各半夏正夫如鄉裔夫衣繡見達官雖復整飭時露本態李西涯如陂塘秋潦汪洋淡泡而易見底裏謝方石如鄉里社塾師日作小兒號嗄吳匏庵如學究出身人雖復閑雅不脫酸習沈啓南如老農老圃無非實際但多俚辭陳公甫如學禪

家偶得一自然語謂爲游戲三昧莊孔暘佳處不必言惡處如村巫降神里老罵坐陸鼎儀如吃人作雅語多在咽喉閒張亨父如作勞人唱歌滔滔中俗子耳張靜之如小棹急流一瞬而過無復雅觀楊文襄如老弋陽伎發喉甚便而多鼻音不復見調桑民懌如洛陽博徒家無儋石一擲百萬林得用如太湖中頑石非不具徵致無乃痴重何喬希大如漢官出臨遠郡亦自粗具威儀祝希哲如盲賈人張肆頗有珍玩位置總雜不堪蔡九逵如灌莽中薔薇汀際小鳥時復娟然一覽而已王敬夫如漢武求僊欲根



正染時復過之終非實境石少保如披沙揀金時時見寶文徵仲如仕女淡妝維摩坐語又如小閣疎窗位置都雅而眼境易窮康德涵如塙康中宰相非不處貴恆援據率無大處分蔣子雲如白蟻糖看似甘美不堪咀嚼王欽佩如小女兒帶花學作軟艶唐虞佐如苦行頭陀終少玄解王子衡如外國人按唐武將坐禪威儀解悟中不見露抗浪本色熊士選如寒蟬乍鳴疎林早秋非不清楚恨之他致張琦如夜蛙鳴露自極聲致然不脫淤泥中唐伯虎如乞兒唱蓮花樂其少時亦復玉樓金埒遊庭寶如洛陽名

園處處綺卉不必盡稱姚魏又如五陵裘馬千金少年顧華王如春原畫花萼蘼不少到元瑞如閩人強作齊魯語多不辨朱升之如桓宣武似劉司空無所不恨殷近夫如越兵縱橫江淮間終不成霸王新建如長爪梵志彼法中錚錚動人陸子淵如入貨官作文語雅步雖自有餘未脫本來面目鄭繼之如冰稜石骨質勁不華又如天寶父老談喪亂事皆實際特時感慨孟望之如貧措大鹽酒寒酸澹泊然不至膻羶黃勉之如假山池雖爾華整大費人力高子業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又如



衛洗馬言愁憔悴婉篤令人心折薛君采如宋人葉玉幾奪天巧又如倩女臨池疎花獨笑胡孝思如驕兒郎愛吳音興到郎謳不必合板馬仲房如程衛尉屯西宮斥堠精嚴甲仗雄整而士之樂用之氣豈道生如沙苑馬駑駿相半恣情馳騁中多敗蹶王舜夫如敗鐵網取珊瑚用力堅深得寶自少孫太初如雪夜偏師間道入蔡又如鳴蜩伏蜩聲振月露體濇泥壤施子羽如寒鴉數點流水孤村惜其景物蕭條迫晚意盡王履吉如鄉少年久遊都會風流詳雅而不盡脫本來面目又似揚州大宴雖鮭珍水陸而時

有宿味常明卿如沙苑兒駒驕嘶自賞未諳步驟張文隱如藥鑄鼎燦爛驚人終之古雅王稚欽如良馬走坂美女舞竿五言尤自長城陳約之如青樓小女月下箜篌初取閑適終成淒楚又如過雨殘荷雖爾衰落嫣然有態楊用修如暴富兒郎銅山金埒不曉喫飯著衣李于中如刁家奴僱赫車馬施散金帛原非已物摹鳴吾如新決渠浮楚溷泥一瀉皆下皇甫子安如玉盤露屑清雅絕人惜輕鮮短幅不堪裁剪袁永之如王謝門中貴子弟動止可觀薛才伯如紫瑛石大似瓔珞晚年不無可恨周以言如中智



比丘雖乏根具不至出小乘語施平叔如小邑民祭室器物俱完張以言如甘州不斗色澤似玉肉理粗漫胡承之如病措大習白猿公術操舞如度擊刺未堪華子潛如盤石疎林清溪短彴雖在秋冬之際不廢楓橋張孟獨如局陣兵嗔目扼腕氣勢坐從張愈光如拙匠琢山骨斧鑿宛然又如束錮胸腹滿中外道湯子重如鄉三老入城威儀舉止終少華冶態傅汝舟如言法華作風話凡多聖少喬景叔如猜泉放溜新月挂樹然此景殊少不耐縱觀蔡子木如驕女織流黃不如絲理強自斐然王道思如鷲弋宿

騖挟剽道迅殊愧幽閑之狀許伯誠如賈胡子作狎遊隨事揮散無論中節陳羽伯如東市倡慕青樓價微傅粉犀强工顰笑王允寧如馬服子陳師自作奇正不得兵法又如項王喑啞未了忽發喑鳴徐昌穀如白雲自流山泉冷然殘雪在地掩映新月又如飛天仙人偶遊下界不染塵俗何仲默如朝霞點水芙蕖試風又如西施毛嬙毋論才藝却扇一顧粉黛無色李獻吉如金鳷擘天神龍戲海又如韓信用兵衆寡如意排蕩莫測李于鱗如峨眉積雪閬風蒸霞高華氣色罕見其比又如大商舶明珠異寶貴堪



敵國下者亦是木難火齊宗子相如渥洼神駒日可千里未免齧夾之累又如華山道士語語烟霞非人間事梁公實如綠野山池繁雅匀適又如漢司隸衣冠令人驚美但非全盛儀物吳峻伯如子陽在蜀亦具威儀又如初池人見聲聞則及大乘則遠焉汝行如幽州馬行客雖見伉俍殊乏都雅焉汝言如晉人評會稽王有遠體無遠神張茂參如荒傖度江揖讓簡畧故是中原門第[illegible]少概如翩翩濁世佳公子輕俊自肆朱子价如高坐道人衲衣躡屐忽發胡語陳鳴埜如子玉兵過三百乘則敗彭孔嘉如乞

祿宴使臣餖飣詳整而中多宿物徐汝思如初調鷹見擊驚故難獲鮮黃淳父如北里名姬作酒糺才色旣自可觀時出俊語爲客所賞謝茂秦如太官舊庖爲小邑設宴雖事饌非奇而餖飣不苟魏順甫如黃梅坐人談上乘禪未道汗不失門宗

顧華玉曰開朝詩至成弘間再變維時少師西涯李公主壽婉尚才情吏部郎中定山莊公主渾雄徵君白沙陳公主沈雅並尚理致各震海內吾金陵有二才子曰謝氏子家徐氏子仁凌躒詞苑陶冶其模廓謝得其雄



徐得其婉名亦不細

## 文評

王世貞

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豐饒而寡芳藥之和王子充胡仲申二公如官廚內醞差有風法而不堪清絕劉伯溫如叢臺少年入說社便辟流利小見口才高季廸如拍張槽櫝急迅眩眼蘇伯衡如十室之邑粗有街市而乏委曲方希直如奔流滔滔一瀉千里而瀠洄滉瀁之狀頗少解大紳如遊夾快馬急速而少步驟楊士奇如措大作官人雅步徐言詳和中時露寒儉又如新廷尉牘有法而簡丘仲深如太倉粟陳陳相因不甚可食李賓之如開講法師上



堂敷腴可聽而實寡精義陸鼎儀如何敬容好整潔夏月熨衣焦背程克勤如借面弔喪緩步嚴服動止舉衆而乏至情吳原博如茅舍竹籬粗堪坐起別無偉麗之觀王濟之如長武城五千兵閑整堪戰而傷於寡羅景鳴如藥鋪鼎雖古色驚人原非三代之器桑民懌如社劇夷歌亦自滿眼克耳楊君謙如夜郎王小具君臣不知漢大羅彝正如美獻道士升壇譜語不離法而玄趣自少陳公甫如坐禪僧聖諦一語東塗西抹亦自動人祝希哲如吃人氣短期期艾艾又如拙工製錦絲理多纇王伯安如食哀家梨

吻咽快爽不可言又如飛瀑布巖一瀉千尺無淵渟沉冥之致崔子鍾如古法錦玄理黯然雅色可愛楷書邊幅涯涘明如乞食道人記經唄數誦沿門唱誦李獻吉如樽彝錦綺天下瓌寶而不無追蝕絲理之病何仲默如雉翬五彩飛不百步而能錄人目睛徐昌穀如風流少年顧影自憐鄭繼之如孔北海言事志大才短王子衡如絲竿旄牛珍貴能貧而不曉步驟康德涵如叫聲人唱霓裳散序格高音卑王敬夫如狐禪庭偃亦自縱橫高子業如玉盤露屑故是清貴如寒淡何變文懸如登小丘展足見不斷然



是疏議耳王雅欽書牘如麗人訴情他文則敗鼠爲璞呼驢作衡江景昭如入鴻臚館鳥語侏儺一字不曉廖鳴吾如居沽小肆强作富人紛紜殊有厭賤郭价夫如卿老叙事粗見壘實豈道生如骨董肆眞贋雜陳時亦見寶而不堪偎詐李舜臣如盆池中金魚政使足觀江湖空闊便自渺然陳約之如小徑落花衰榨之中微有委麗黃德兆如山樵强作漢語不免缺舌黃勉之如新安大商錢帛米穀金銀俱足獨法書名畫不眞陸浚明如捉塵尾人從容對談名理不乏江于顧如試風雞鷹矯健自肆眞未之如王

武子擇有才兵家兒命相不厚呂仲木如雲中鶯語不休偶爾而止馬伯循如河朔登年酩漢粗肥逆鼻頗俗喬如纍顯措大不堪造作楊用修如結綵作花無種種生氣唐文升如小家子克烏衣諸郎終不甚似王允寧如下邑工琢玉器非不奇貴瘢跡宛然又如王子衡李華相國在形迹間所以俞遠羅達夫如講師參禪兩處著脚俱不堪高坐王道思如金市中甲第堂構華煥巷□宛轉第匠師手不讀木經中多可憾許伯誠如遍律和尚用本少供億不虛薛君采如鷹白蠟杖青蘆不勝孱弱朱子介如小兒吹



蘆笙得一二聲似欲隷太常香景叔如江東秀才文弱都雅而氣不壯吳峻伯如佛門中講師雖多而不識本面目歸熙甫如秋潦在地有時汪洋不則一瀉而已盧少楩如春水橫流滔蕩縱逸而少歸宿梁公實如貧士好古器非不得一二醒眼者政若難繼耳宗子相如驛馬多蹶又如妙音聲人止解唱渭城一曲日日在耳李于鱗如商彝周鼎海外瓌寶身非三代人與波斯胡可重不可議二評雖非定論然略見有明詩文大槩故錄之

錢牧齋列朝詩云元美晚年閱世日深讀書漸細虛氣銷歇浮華解駁於是乎渙然汗下蘧然夢覺而自悔其不可以復改矣其論卮言則曰作卮言時年未四十與于鱗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未爲定論行世已久不能復秘惟有隨事改正勿誤後人元美之虛心克己不自掩護如是今之君子未嘗盡讀弇州之書從奉卮言爲金科玉條之死不變其亦陋而可笑矣

廣陵李　盤　高淳邢　昉

武林金　堡　徐之瑞／汪　渢

孫　治　張綱孫／沈　謙



崑山張立廉　歸　莊　呼　谷

朱用純　徐開盛

同邑沈永陞　吳宗漢　吳兆寬同閱

明文英華卷九目錄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　門人張尚瑗弘遜 吳世標赤霞 編

嘉善李　煒赤茂

長洲陳三島鶴客 評

吳桂芳

崔鶯傳

鄢守愚

靈鳥說

錢　琦

勸郡縣捕蝗書



張居正

答湖廣巡按朱謹吾辭建亭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均賦

劉　鳳

記任公事蹟

莫如忠

孫省齋鐘傳

田汝成

阿寄傳

申時行

雜記附從先維俗議

陸師道

袁永之文集序

耿定向

黃忍江先生傳附魏齋嶠前項記 潘檉章松陵文獻

馮時可

書高林二曹先生遺事



張　棟

王義士芳傳

王穉登

與方子服論詩書

與薛憲副書

支大綸

答撫臺龐惺菴掾侍郎洪朝選書

焦　竑

筆乘七則
董其昌
墨禪軒說
陶望齡
歇庵記
魏　濬
邊城
顧起元
寒松館遊覽詩序



明文英華卷九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　後學周　欽騶奇　男　顧世昌威宰　校
嘉善李　煒赤茂　長洲陳三島鶴客　評

崔鑑傳有序　吳桂芳

上二十四年九月余自雲南部來董矸驪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嬖下獄繫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激義請於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余親訊其事壯其志為作傳焉



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於市性嗜酒有魏倡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聽倡恨遂日搆王之闕訴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箠楚之倡由是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倡以語侵王王復之倡怒摮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牀淚泣忽鑑自生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為倡婦所搆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問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志勿它也語畢即潛入生舍挾刃以歸躡倡所在倡適擣於竈傍口且詈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脇深

入寸許娼踣斃鑑以刃匿牀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存牀下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詔下法司議於是大司寇石塘聞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藏死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罪重



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下詔曰崔鑑既爲母冒辟情可矜恤其原之鑑遂釋

論曰余觀於崔鑑殺娼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志已蠱孽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不謀於人奮義勇一刃而斃之何其壯也既出亡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加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審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然

公字源石新建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傳文以盛傳於縉紳間於是尚書論典刑部奏記倭寇方訌出公守楊州歷陞在布政擢鄖陽巡撫尋以兵部侍郎總督兩廣滿三載召入署部事尋晉工部尚書總督河漕卒於官贈太子少保

## 靈烏說

鄒守愚

烏之爲禽性靈而意忠能預知吉凶而啞啞以告人有聞其聲輒唾罵之烏不以唾罵而廢鳴可謂忠矣范文正公謂人有言兮是然人無言兮是然者也君子聞烏鳴則恐懼修省禍患潛消人遂謂不靈而忽之殊不知烏能警之於未然之前君子能戒之於未形之際是烏之忠計既行而智名不可得而聞矣告之不戒而禍集於所忽則烏之鳴驗是吳之子胥也告之能戒而患銷於未形則烏之智隱是漢之子房也烏之告豈有異哉所取有不同耳書院之東隅也有烏連日聚噪若有所告者此君子恐懼修省時也



公字君哲號情丙戌進士累官戶部侍郎謚襄惠寡嗜慾獨嗜書如飢渴文效韓柳晚更馳騁太史公所著有傒知堂集

## 勸郡縣捕蝗書

錢琦

某伏枕之餘聞飛蝗如廣陵之溯泗洶洶蔽天累累郡鄉村細民惟知趕逐幸其去已之田不知雖去己之田而亦害他人之田正孟氏所謂以鄰爲壑者且來而逐去去而復來紛散環迴何所底止此惟俾目前麥障於旁秋徼除而不思遏其歸移其類爲七策耳詩不云乎相彼蟊賊秉畀炎火唐史太宗吞蝗姚崇捕蝗昭昭也夫何俗人不悟或以姚捕爲不仁或以祭告圖幸免然則將坐視其恣睢飽食殄瘍禾苗而不爲一驅逐也耶愚亦甚矣某雖屏退家食然從大夫之後見一方利病義不敢隱伏望嚴加禁約多出教諭曉鄉村少起則蝗必附于苗不拘男婦各持一口袋捕之多則依畫烟收荒活民書以畚箕聚之以皮袋撲之或隨處掘坑驅蹙其內而焚之日捕必于清晨此時蝗翼沾露不能纔飛捕之易也夜捕則用炎火蓋植枯草焚之田岸蝗覩光羣聚乃就而焚之也仍乞諭曉凡捕者悉送倉驗量籍記且候申奏有一分作一分蝗災減錙稅糧其有鄉村不曾捕蝗送驗者雖顆粒無收稅糧不與減免則細民曉知利病所存於風騰躍競相撲捕不數日

而蝗可盡矣某昔過淮聞捕蝗之令能捕一石者官給穀三斗此在當路高明裁夾區區東野之人不敢與知也宗穎曰向讀歐陽永叔答朱寀捕蝗詩王從原蝗詩歎其見理明透此文堪與鼎立天壤

公字公良海鹽人正德三年進士起家部郎力諫南巡仕至太守所著有東舍集



## 答湖廣巡按朱謹吾辭建亭

張居正

承示欲爲不穀作三詔亭以彰天眷垂有永意甚厚但數年以來建坊營作損上儲勞鄉民日夜念之寢食弗寧今幸諸務已就庶幾疲民少得休息乃無端又興此大役是重困鄉人益吾不德也且古之所稱不朽者三若夫恩寵之隆閥閱之盛乃流俗之所豔非不朽之大業也吾平生學在師心不蘄人知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卽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也況欲侈恩席寵以誇耀流俗乎張文忠近時所稱賢相然其聲施於後世者亦不因三詔亭而



彰也不穀雖不德然其自許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誠有知我者則所爲不朽固自有在豈藉建亭而後傳乎露臺百金之費中人十家之產漢帝猶且惜之況千金百家之產乎當此歲饑民貧之時計一金可活一人千金可活千人矣何爲舉百家之產千人之命棄之道傍爲官使往來游憩之所乎且盛衰榮瘁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臺傾曲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於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鋪前一接官亭耳烏覩所謂三詔者乎此舉比之建坊表宅尤爲無益已寄書敬遣兒達意府官

即檄已行工作已興亦必罷之萬望俯諒

公字時大江陵人嘉靖丁未進士由編修歷官坊掌院隆慶初以禮部侍郎召入內閣穆廟崩受遺枋政官至太師左柱國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萬曆壬午卒於位謚文忠追論削籍崇禎中有詔追復



##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　張居正

來翰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請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英主綜覈之始不于此時剔刷宿弊爲國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謗議皆所不恤即僕近日舉措亦有謀其操切者然僕籌之審矣孔子爲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禮義生於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指分宜）吏朘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指華亭）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爲逋負淵藪以成兼幷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僕竊以爲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於姑息之政倚法爲私割上肥已即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已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姦所以砭姑息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强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攘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

爲相由求佐之恐亦無以踰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
民且逃亡爲亂凡此皆姦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恐愚闇之
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剝
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幷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爲侵欺隱
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姦人也非良民
也清影占則小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
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且將尸而祝
之何以逃亡爲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
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爲此言者皆姦



人鼓說以搖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宰相
不爲國家忠慮徇情容私甚者輦千萬金入其室即爲人
穿鼻矣今主上幼冲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
利國隕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搖奪者乎公弟任
法行之有敢撓公法傷任事之臣者國典具存必不容貸
所示江海條件俱當事理疏至即屬所司覆行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張居正

辱華翰及刺諸捧讀數過不勝沆慰蓋吳中財賦之區一
向苦于賦役不均豪右撓法致使官民兩困僕甚患之徃
屬陽山公稍爲經理而人心玩愒日久一旦驟繩以法人
遂不堪謗議四起然僕終不爲動任之愈力今覿公所措
畫不吐不茹式和厥中積寖恃頑強梗咸頫首祇奉約束
蓋至是吳人始知有法而陽山公之經理于始者賴卒成
之矣雖然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富者怨之府利者
禍之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衆莫之敢攘者恃有朝廷



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恃其富勢而放利以斂怨則
人亦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忿是人也在治世則王法
之所不宥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烏能長有其富乎今
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積年之逋使追呼之吏
足絕於門巷馴良之稱見旌於官府由是秉禮以持其勢
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之敢窺終身乘堅策肥
澤流苗裔其爲利也不亦厚乎故僕以爲此吳人之福而
彼不知也夫嬰兒不剃首則腹痛不揊痤則寖疾而慈母
之於愛子必剃且揊之者忍於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

也僕竊以彼中於執法之吏嘗尸而祝之而又何謗議爲哉況今明主在上是非審覈卽有流謗適足以速禍而自斃耳何能爲何能爲願公益堅初志以永厥功



## 記任公事蹟

劉鳳

任公名環字應乾山西長治人也以世宗二十三年進士又九年爲蘇郡丞倜儻弘諒康武仁恕其涖事皆以爽誠爲之不以市名人謂煦煦專爲惠公益任心而行明年爲壬子閏三月始以倭警聞時承平久兵猝起適近震驚公率衆禦之寶山洋衛尉張治以甲士五十前鋒殺賊一人或橫刺之隊衆潰走公叱止之不得曰士未訓固不可責以死明日又出獨前搏賊賊愕不敢動相守數日潛遁去追之不及四月又犯太倉蘇中丞亟奔命然士望風走乃



去所部戰甲盡歸任字四體

入城守適有飛語蔡逆如蘇檄公討之付兵三百皆新募

亦編記姓名有身前事野之志

公以必死無旋踵不入與家人訣爲書付之而行親介胄臨陣士以公激之無敢不從特賊鋒銳甚勢不敵屢戰嘗

如是則賊不得掠

縮然賊亦憚不敢肆公躡之隨所向設拒敝衣芒屩與士雜行濡雨際昏累無休舍依草間齧糒飲水同勞苦且喻勉以古義烈事故士遂歸心與公死生之矣賊潛出沒公夜追之出其前後宰夫僞欲免公嘗衣公衣介馬而馳故賊不知所取公嘗墮溝中賊過之不知匿至明士始跡得又遇之矢蝟集士以死捍公亦被傷士舁之趨濱水梁巳

撫丈餘　而還進急保嘉興之死焉乃免公已求得其元
為流湯親耐之屬公疾猶強力起延畢衆嶙公壯氣攻上
其狀使者檄公歸郡七月賊蕭顯等陷上海自吳淞出洋
中丈船要之不得前以五百人據南沙又檄公率解明道
兵徃擊適新冠至衆盛相與守之至十二月命將湯克寬
來討湯雖世將驕敵士僑士又不相中遲之入賊伏中而
敗失亡千人公恨湯不足與計獨率所領堅壁斷其歸道
至除夕公謁賀歸賊乃伏間突圍遁明年癸丑五月導嘉
定城下值浙使者命裨將盧鏜赴援公亦以前功遷秩領



急監四郡兵事與鏜夾攻以舉燧為約賊出掠歸四面進
士殊死殺火燒之賊奔處士以貲戀不盡力舉焚其垂追
至青村賊入保縣詘可必取會大雨又得豕突去上海攻
少林僧也　會仲莽布詩咏之
圍急公以輕船三百及僧八十人跡之擊敗之五里橋習
家墳又會鏜擊其上巢破之別屯他所者公皆分道掩之
董公起宋丙字以軍功陞海防僉事
而自與董公邦政夾克寬會華亭設覆敗賊城下賊乃遁
之浙已而賊遍內地公驟驅至常熟與其尹設櫓械備其
衝潛出兵襲卻之又以兵援崑山面身間行抵太倉則毛
家葛隆諸屯賊皆會集傅於城三面治攻具有必剪屠意

除道規望羣醜坐甲斷過聲援以百夫門焉衝梯隧道肉
薄而登公率死士飛刃斫之連發鏃碎其首矢石交下相
值傷甚衆又縋兵下突而前賊氣奪委棄塗地走始謂我
易與城可旦夕拔至是始畏恐不敢攖我鋒六月賊三支
自柘林分道遍郡城時青兵連戰屢斬獲既深悉以勇義
兵覆沒長兵利鏃皆為賊得藉以攻我督將萬表又過之
敗失亡很藉旁逮大張民逃遁無所號呼震野焚掠慘不
可勝門不敢啟擁塞蹂踐乘陴者望之而歎摯緣上者又
縋絕而墜公適還自真義曰奈何坐視之縱有偶謀我在



何患身自出闢門令男女以列進且察之賊間竊入即縶
訊駭以為神累日所活蓋數萬人復以解明道兵出疾力
戰賊退入太湖吳江兵用舟艇邀之乃棄所獲歸我因得
遁由平望去公又以功進秩參藩復視事甲寅正月賊陷
崇德復由平望入公以沙上兵列沮洳欲截之不克會吳
楊尹與周大章之功也
江守已圖遁去四日柘林賊復犯縣境按使者屬公如斗
移檄公合幕府調集彭氏苗夷及守林公懋舉督俞大猷
等諸軍夾擊之盛墩斬三千級又合丞熊公桴等擊之泖
湖斬七十三級賊始大挫五月又一支突至郡分為二一

從陸抄掠一入太湖公追之爲賊潑入川瀆悉其急然爲我所阨不得逞由常熟去在柘林者復來陸涇幕府又檄公合諸師擣之戰始交囊其舟三明日賊復揚帆直止公以夷兵壓之壖上自辰至申賊披靡斬首八百艘燬焉六月餘賊三千又自崑山至郡城下公以解明道兵與戰敗之又有至平望者公急往擄盛墩乘之浙兵亦至賊遂絕跡去而公以奉諱至徙跣歸居喪摧毀過甚又以前奮不顧身蒙犯矢刃傷與過體疾大作亡何卒郡人聞而巷哭

公亦得贈京卿自世蔭

私相與俎豆之者衆使者乃上其狀得請爲祠郡內額以



褒忠歲時祀守親蒞夫以公聲烈即賓之典制勞定國死勤事捍菑禦患皆兼有之矣嘗聞公居家孝友發自天性遇家人極義恩媚戚黨族無不敬恤至行乎備即自與其親而毀泣不自全以不逮養爲憾則其誠仁可知一旦起衛生當事變惟忠國衛民安全之圖危志死盡節官下此豈有意富貴舍不貴之重竊冀非望耶誠激以大義厲死綏之志雖得全亦非始所料將帥之臣平居自詭立功名及與公赴敵皆失措色死灰矣公勇氣方倍從容應之則豈常情所能矯厲哉若城下之役開門延敵則城社與百萬衆繫之公決策納外入者膽智絕人遠矣余時親見傷殘者慄不安公出巡拊接親爲裹創士卒最下者皆與遇飲食古稱不乘騎不張蓋投醪分少絕甘士不就頓不先休公持不足言也其功在國社名在簡竹思在東南諸郡邑而蘇尤被公澤深余與公同推擇爲吏凡禦寇始卒又親所睹記并得之所傳聞亦甚核閱二十餘年爲萬曆甲戌始直載之書不以文

公字子成長洲人舉進士起家推官拜監察御史左遷興化府推官升河南按察司僉事罷歸所著前後集計數百卷

# 孫省祭鏜傳

吳如忠

孫省祭者名鏜山東莒州人嘗爲族曹齋選銓部未逮例得省祭還里云省祭爲人負氣不羈習于騎射有四方志挾貲商吳越間吳越人未之奇也嘉靖甲寅倭寇騷掠東南民罹荼毒松郡瀕海爲甚當事者思廣召募謀攻守而省祭倡義未竭其道所以願致力滅寇及輸巳貲助兵餉爲奇節狀郡侯方公嘉其志而見之於參政翁公大立公試之藝蹶張超乘趫絕異倫所佩雙刀衆莫能舉運若飛翼公曰壯上一杯酌飲之會諜者告急即以省祭往時官軍



方陳而兵寇忽至公環素忠勇先登爲賊所窘省祭望見疾呼馳冒賊圍脫任於難出是名藉藉而吳中矣省祭又自使人還吿括其家過募皆所推結里中兒爲巳附率多響應郡人特以無恐而省祭氣亦倍有輕敵心居無何賊黨從郭西燒民廬舟渡泖浒省祭奮收起曰是可感而擒也即前以數艘從爲逐寇出賊後逆戰竟日矢盡弦絕後援不至遲及石湖橋半渡遇有伏推墮之省祭雅不習溺泊未抵岸而賊艘四集刳其腹矣遂死死之日年三十四後軍輿其尸歸有司以禮收之道路欷歔多泣下者

莫子曰余聞省祭名心壯之念其人齊產也習在騎射藉命得以其長橫行不原闈而御以善將者其所樹聲伐豈直此哉乃輿事未竟而以僇哉之軀蹈險以死所謂不能盡其材者輿然省祭商者而志于公以趨人之急無愧此其義與弦高之犒晉師卜式輸財助邊同量卒之以身殉名廩廩者是庶幾哉古稱節俠者非耶而或以黯於見口口不及謀其身爲省祭病此何其輿于巧利首鼠自全之庸而責捐生者以苛節也余哀而爲之傳俾良郡乘者有考焉

## 阿寄傳

田汝成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乃費我藜羹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乃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朞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縕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楛否且德色也乃阿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相婺人撫影體而株守薄業戶祚彫落溝壑在念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乃肯畢心殫力昌振鎡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已是豈尋常所可及哉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即縉紳讀書明理達義者何以加此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雜記附從先雜俗議　　申時行

萬曆丁亥秋江南稍熟臨穫時淋淫不止漕船蟻集水次使者刻期督趣兵輸輓倉卒米皆濕潤已入艘經月皆蒸部臣不肯受輸欲却回抵易漕卒洶洶余謂石司徒江南屢輸止有此數無可易者勢必責民間賠補是一歲而責兩歲之輸民力何堪恐急則生變矣以愚論當權宜措畫往時漕糧入倉京師十七通州十三恐京軍以米色惡譁不可制宜小爲變通以十三輸京師餘皆留之通倉可也故事出放以敗經爲次第今歲稍更月日則不可復食强



授之恐生他端不若隨到隨發厥經且可勿拘令下諸軍猶有難色司徒急索答甑對衆炊飯皆可食諸軍以次支給寂無譁者是舉也江南免責償之苦國儲不至朽蠹軍不致鼓譟處置似爲得宜未可與拘方者道也

川貴土司首安氏次楊氏皆以兵力盛强蓄積富厚相雄長諸土司皆憚之安民在嘉隆間小有反側朝廷下詔切責第令復罪削職取羈縻而已惟楊氏世稱恭順而應龍稍桀黠自其祖父時頗招納內地逋逃及犯罪逋竄者爲之羽翼腹心凡七家皆有室廬田產長子孫成大姓應龍心惡之既襲職皆擯不用更虐使之或加誅戮七姓咸怨率逃入五司中五司故隸播州而諸長官怨應龍特甚七姓者復從中慫恿乃數奏應龍罪惡部覆行兩臺會勘兩臺所委府佐及兩司首領皆以土官爲奇貨多所需索數以計困之嘗期以某日入境候勘應龍如期至委官故遷延不行應龍且去則猝至以賊扈不服罪之必得重賄乃已以故應龍毋赴勘若就刑僇然兩省有徵調朝奉檄而夕發兵毋後時未有不臣之迹也時貴州撫臣喜事者入五司府怨欲用兵借按臣以䟽請余力止之謂應龍



雖殘虐但行於所部未有逆節於朝廷祖宗朝從來羈縻不以漢法治也部中遂寢其奏久之蜀撫以他事檄召應龍下之獄獄吏卒備加窘辱取索不訾應龍大恚恨會東征事起石司馬請釋應龍令帥所部兵立功自贖既而罷之撫臣復召應龍就獄辭不至乃遣兵深入逮捕應龍據險拒敵殺傷官兵甚衆尋攻破綦江勢甚猖獗詔發三省兵又調旁近土司討之復添設撫臣開府辰沅加蜀撫總督軍務踰年遂平播州設遵義府然三省財力耗費以巨億計楚蜀之間繹騷甚矣向使委官不索賄應龍不繫獄

謝必赴召必來何至稱兵叛逆乎挑釁起禍必有任其責者故好事喜功窮兵殫財非國家之利已事可永鑒也

京東諸州縣多年窪沮洳彌望或云可開水田如江南耕耨法歲收自倍而徐尚寶貞明主其說具在潞水客談余深是之乃請上章下近京郡縣酌量修舉以尚寶兼憲職董其事尚寶從河間經始工費無所出至令人募化築堤捍水頗有緒乃之薊州招南兵之習農者使盡地耕作仍給之餉一時農兵大集墾田以億計歲收一鍾撫臣及司道方大第開報而北人官京師者倡言水田既成則必傚



江南起稅是嫁禍也乃從中撓之御史王之棟疏請罷役而中官在左右者多北人爭言不便會朝罷上召余及同官於皇極門諭以水田當罷余對言高田宜黍麥下田宜種稻今民間遊惰下田俱棄不耕故議開墾非盡廢已熟之田也上云荒田可開水田不可做余退而上疏極陳利便而上意不回遂切責尚寶以擾民而初議盡格矣彼中開墾已成收穫甚富一聞詔下盡毀堤岸斥爲閒田垂成而廢良可惜也余歸已二十年鄉人北來者云京東稻田頗廣白粲甑輸京師供上用其直減于徨時蓋戰兵白行

陳墾不關有司而人亦無撓之者乃知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甚矣夫任事之難也

內臣張維者好文雅能詩上愛任之呼爲秀才命掌兵仗局嘗幸局觀兵器偶玩弄之維奏言兵凶器非至尊所宜操上笑而止因令內臣勝兵者咸肄習之或言先朝有內教場以歲時演習武備蓋指武宗時也上欣然舉行乃摘選內豎二千分班操練每以五鼓從東華門入及晨而散閣臣以爲言主上令傳諭不久當罷主事董基言極剴切上怒謫外任閣臣深以爲憂乃因文書房傳語司禮諸



大璫云此事關係禁廷諸人皆擐甲荷戈未明入內設姦人竄入其中爲害叵測倘有緩急外廷不得聞宿衛不得入吾輩大臣束手無計此皆公等剥膚之患也諸璫皆竦然乘間力奏上乃命撤止使外廷諍之未必便回上心乃知諷諫不若潛移爲妙也

公字汝默號瑤泉長洲人嘉靖壬戌狀元萬曆戊寅以吏部右侍郎入直東閣官至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爲元輔九年而歸歸二十有三年壽八十考終於里第謚文定有賜閒堂集行于世〇管志道從先維俗

譏曰翰林於諸司之先進無隅坐於桑梓之先達名翔晚吾聞諸年友馮元成姚華亭故相徐文貞公嘗及第後與馮翁侍御南江公奉大行之差同時歸里相攜而謁先達蔣少參葦菴公投刺並書晚生命坐並侍隅席比其出也南江猶現與文貞獨斂輿不現蔣公并謂南江公曰徐行數步固佳公亦肅容謝不讓候蔣公入門而別三公俱有先進之遺風哉已又而見今茂苑中小師瑤泉先生宅首揆時以眷晚帖答致政錢司寇景山翁歸耆錫時以兩坐禮待文兢王博士少湖陸聘君脊存二長者此人之所難也又吾輩王宫傅荊石先生待後生甚謙嘗言年不長三十不踞先輩之座而其執禮於先輩則甚謹既以首揆告老而謁七科之先達陸宗伯平泉翁於雲間坐亦必隅刺亦必晚苑如登第之初其待窮交故人若張貢士平厓鄧徵君玄沙依然猶存兄事之意周恤有加焉此亦人之所難也



## 袁永之文集序

陸師道

吳自季札言游而降代多文士其在前古南繆東箭也不絕產家不乏珍宗工鉅人盖更僕不能悉數也至於我明受命郡重扶輿王化所先英奇瓌傑之才應運而出尤特盛於天下洪武初高楊四傳領袖藝苑永宣間王陳諸公矩矱詞林至於英孝之際徐武功吳文定王文恪三公者出任當鈞冶主握文柄天下操觚之士嚮風景服靡然而從之時則有若李太僕貞伯沈處士啓南祝通判希哲楊儀制君謙都少卿元敬文待詔徵仲唐解元伯虎徐博士昌穀蔡孔目九逵先後繼起聲景比附名實彰流金玉相宜黼黻並麗吳下文獻於斯爲盛彬彬乎不可尚已正德嘉靖以來諸公稍稍凋謝而後來之秀則有黃貢士勉之追先哲而袁君永之庭頡頏其間君天材卓邁文筆華妙王大學雅吉陸給事浚明皇甫僉事子安皆刻意述作力自其少時與諸兄尚之補之切劇講習嚮往踔厲及出接文翫之清芬挹唐王之睿馥論議馳騁與相貪沃沉思文詣日進不已既舉進士績學翰林佐政郎署試士中州督學南服蓋與當世名卿質正揚搉務造閫奧於是制作粲

然勵師遝古詠四言則法三百篇而下覩韋張作古選則尊蘇李而恥言潘陸擬近體則宗盛唐而罕尚錢劉南征諸賦祖述屈宋連珠三十抗行平原慇胡以儗過秦祭灶乃倣弔屈其他命篇鑄詞必則古昔雖率爾占筆亦無旁作盖其志存體尚而將超越千載麥跨百代而學博才贍又有以克之故一時作者律律斂手退避晉江王道思與吳縣顧華玉論古今文章之士獨稱君與武進唐應德爲後來之特無能出其右者北地李獻吉今代宗匠雄視海内少所許可一見歎然如故交賦相逢行爲贈且命其子



他日必袁生表吾墓其重之如此惜乎中遭貶斥官傳敓迺不能極潤色之休光論譔之業以鳴國家之盛飾至治之績自解廣西提學僉事即歸隱横塘閉門著述將成一家言以詔來世而年復不永多所未就獨詩文二十卷手所選定其子尊尼刻之以傳問序師道嗚呼師道何足以知君邪顧自弱冠遊君兄弟間極承知契始與討偕爲賦晨風再上春官寵我行序贈　之言斑斑在籍感念平生其何能默乎謹摭所聞以弁諸篇若君官閥世年立身大方則有太史氏志之余故得而略焉

公字子傳始號元洲别號玉洲長洲人舉嘉靖戊戌進士累官尚寳司少卿小楷精絶似顔魯公仙壇記尤工隷書畫法獨喜倪雲林而傳染精麗者遂不減趙吳興卒年六十四

黃忍江先生傳　附峒南項記　松陵文獻　耿定向

余束髮爲諸生，値寒暑序，盖十年所，更庠師凡六七人，粹如出一型，其不爲子雲所譏刺者，尠矣。嘗觀里中諸寒士，攜贄徒步，爲俯仰計，艮辛苦也。每時摘客，聚族而謀，則又以無能佻儀爲楚，甚稱貸拮据，以往至學宮前，頭岑岑加重，足側側不敢前。旣候之，署閽人預探有贄已，乃出見。見則往往以怒容盛氣臨之，已納贄則手受納袖中，默以指度，贄非甚如意，始漸降顏色相過，否則怒益熾，設諸難督過，若責償夙逋然。諸寒士低徊逡巡，曲辭致說，苐得免譙訶以出，則自幸矣。乃富室豪族子弟至，則輒欵狎，盃酒交懽，甚至諧浪媟褻，無復夷等，而富家貴族子弟出，則揚揚搤腕，都鄙奴橫行衢街間，視朋儕旁若無人，日流視之而已。余每喟然太息焉，不謂禮義相先地而陵夷至此極也。乃晩而始遇忍江黃先生，先生故未嘗爲嶄絕奇異之履，恂恂然訥訥若不勝衣，言若不出諸口，中介而氣和，色温而語簡，與人無封畛，而中鑒井井。余友彭公輔，故孤寒士，先生一見輒器之，謂余曰：彭生有仙風道氣，予得友矣。先生遇余兩人至，輒留坐竟日，談讌無倦，余兩人亦樂臨先生，

（耳出係迕字守如上）



語每至深夜忘歸也。先生嘗謂余曰：吾初授官命下時，一夕念之不寐，竊謂官以訓導名，豈漫哉？卽字義，從言從川，朝廷欲吾諄諄以言語與諸生相切劘也；而導字又從首從寸，則又欲吾躬行以倡諸生，不可踰尺寸矣，非徒言也。顧名思義，厥任爲難耶。先生故博洽多聞，從先生遊者，咸扈從實歸，欣得聞所未聞。憶余嘗病，先生爲述范仲淹示子書曰：靑年何苦多病，豈不以攝生爲意耶？門戶猶起立，宗族未受賜云。余聆之惕然悚，盖省古人之愛身，其志遠矣。又嘗述窽子之治單父也，其抑蒭崇恬，盖感陽喬之論云。而又時時爲余稱引其鄉先正若虛齋之操履，大崖之風節，淨峰之長厚，其行事甚詳，竟日無一庸俗談也。維時邑庠生餘五百人，賢者年，不肖者格，貧寒者依依若怙，而富貴驕蹇者亦戢戢斂飭，先生故未嘗一厲聲色也。其時僚胥鄙且悍，日爭齒鼠相詬鬩，而顧獨嚴敬先生。一日有緇衣欲葺梵宇，持籍丏助於先生，先生曰：嗟，吾亦孔氏之守祀也，吾日擎吾孔氏之宮，不足以妥靈，而不能謀，吾時心惻矣，而顧爲若謀耶？邑令聞感，乃亟爲葺理殿廡云。先生言不辯而中，類如此。尋先生陞海康掌教，行邑之士

𦍕弟子追送者無慮數十車馬塞途先生潸行留衣一襲遺代已者高相傳意發代先生者雖不能盡繼先生志然亦感先生意撫循諸生不虐矣先生坐任後越幾年而余弟子健齋弟子具弟時猶著也釋菜歸而邑邑無歡余詰之曰交兄視汝犢年得伴游爲榮矣而不色喜何也弟曰吾鄉以學宮在義府也而今殆異所圖矣吾始借諸士謁先師繼升堂伐鼓拜揖禮成宰師儼然升座吾儕肅而侍（如見）意初筵必有賢教方延跂以聆乃庠師旋從中座起撫髯捐肩而揚聲曰若等登堂督金尚不具何也（其形如聞其聲）今而後不辦者視吾夏楚諸士悚然恐吾爲之赧然汗下矣若斯而謂爲仁義府耶游之不足榮也余曰否小子殺矣惜未得侍余忍江先生也余益重感思焉先生任海康凡幾年間海康士德先生如余邑相率建祠生祀之（海學建祠其頌德者）後先生忽告歸余時與學南畿也聞之寓書部使者願遂先生志先生歸而獨友周元孝氏來督學元孝故亦出先生門者鄉人士相率屬元孝當優遇先生聞元孝之校士於泉也徵謁先生（見先生操之利）先生猶儼然師道臨之更不一語及私元孝以此益欽先生余鄉人士相傳爲美談云余茲承之來意先生尚無恙將操几杖而聚度也君無何先生以訃聞嗚呼悲哉余少年盛意聞先生諸緒論慄慄奮起私心謂即不敏當亦自樹不負先生乃今鬢髮種然而齒漸衰而猶然支離悠謬若此不已重負先生哉嗟夫悲矣先生諱俊字一貞泉之同安人學者稱爲忍江先生云

公字在倫湖廣黃安人嘉靖丙辰進士官戶部尚書年七十三謚恭簡所著有庸言先進遺風教學商求小學新編圖訓禮纂攷要編譯異編等書行於世學者稱天臺先生○魏濬翰南貞記曰橫州學正劉瑄持身端謹每日授諸生經講論不倦州守方修學官日親至度工諸生曰盍往迎之瑄曰修學有司職講學吾職也各舉其職何以迎爲○梅樸章松陵文獻曰梁矩拓城人弘治中領鄉薦七年署學教諭爲人嚴重廉潔諸生餽遺多御不受至不能自給未幾被召臨行邑中老幼奔送舉手加額曰安得假公爲吾父母乎仕終臨洮知府○劉公守身之正不待言其州守亦賢士惜逸其名今而如此必中傷議其職矣梁公之老幼奔送與黃公建祠生祀此教職如此真學校之光也

# 書富林二曹先生遺事

馮時可

曹定菴先生華亭富林人。初名節。惡其類於漢常侍也。遂以字行。名時中。舉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家難歸。廬墓三年。所居山麓產有瑞芝。時人皆以爲孝感。服除。復補浙江。累官副使。與當事者議相左。即拂衣歸。年甫餘六十。人詰其故。答曰。吾有采蕁册。不能志爾。抵家閉戶掃軌。卄貧自守。鄉有悍生。怒先生魁峭。以至詈先生名於牛後。向其僮而肆詈。欲以激先生也。僮歸以告。先生徐曰。是人詈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速往謝彼。無勞君



齒頰。吾僕也。不敢傳言。生不能難。然必欲逞志乃已。先生每日小遷。則幅巾倚杖。獨立門屏。生於是修尺一。若爲候者。而中則痛詆極毀。伺先生出時。命人直入蹤上之。先生不手。曰。若休矣。候吾僮來。既而從者至。命取火燔之。曰。知若主於我無懟好言也。老年人不能答。聊自解耳。生媿而止。貴公子某者挾妓遊天馬山。鼓吹而過先生門。先生使人召而掃以檟楚教之。曰。若父居官。弗素繇之節。而若敢淫肆如是。吾於若大父行也。不戒若。是不子若也。今吾且代若嚴君爲治。貴公子自是不復敢出。折節爲恭矣。先生

初以定名菴。既又愛唐人青山宜晚眺之句。而富林爲九山窟。則別號曰宜晚居士。春秋既高。守道彌篤。大司空見素林公舉以自代。不報。年八十時。作壽藏於玉屏之丘。每日飯罷。徑坐片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天地之初。我復於初。無不適矣。壽九十餘。無疾而終。終時有紫雲自天而降。繞戶良久。人以爲仙去。兄名鼎。舉景泰甲戌進士。性甚憭實。有僕竊其金爲平康之遊。則槖枵然矣。公怒甚。徑訟於比部郎。郎追妓至。痛搒之。妓怨。又訟公。以是罷不敘。英廟復位。有白公冤者。而公名偶同皇帝年號。又



景皇帝時所舉士也。遂不果用。居數月。朝命得匿名書下部考驗。媒公者誣焉。上問曰。必若人也。爲我廢耳。詔逮至京。緹騎疾馳入郡。時守某公同年也。素高公誼。將貲賂焉。已同使者抵公門。請先人。入則泣而語之故。曰。子亡若何。吾爲任罪。公曰。君命也。何所逃罪。檻車詣司隸。栲訊備至。不勝慘毒。遂自引獄。至冬朝讞。有擊登聞而號者。曰。投書人在也。曰者小人有母。今亡矣。吾爲吾母而負吾君。今又以負他人。吾何面目立於天地耶。請就法。訊之。則故中書某耳。公乃得釋。而肢體已廢。復歸富林。以詞翰自老。時人

稱曰高林二曹一時人豪

頷偉曰余幼見其中丞子晉收耶儲吳太僕因之聞之呼之至寓令之跪而數之且曰若不改弦易轍吾當笞汝其事與宜晚相類是先達品望固足以服人亦後輩素循理故肯受教也令悍生狂悖所在而是即父師之訓亦不順從況先達乎閱此文不勝世道之感○公字元成華亭人恩子也隆慶辛未進士以職方郎起家歷任藩臬



王義士芳傳　　張檟

王義士者蘇之太倉人也名芳字尚義一字德遠別號南圃幼業儒所交多名士家頗饒秉禮好施而自奉甚約賦喜閱瞿曇書故殺之物不食即遇一螳亦存悲憫每每施棺掩骼人以佛子呼之嗣從父中丞思賢公被逮裹糧奔赴號失聲有長洲獄卒告急倒橐出百金畀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鋌代焉猶請益賊亡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舍鞠繩樞晏如也嘗訪昔小直沽適燕谿費生廷楹病滯旅舍與語歎曰奇士奇士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其寢處時其飢飽寒煥而將護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攜生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不祥也晨興瓢焚香誦經為之禳病病良已已而又病便溺狼藉市衾衽躬為滌除旁觀者不堪無厭倦意生數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果餌藥物無一不備至潤州昇易輕舠欲就姑蘇名醫調理夫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雨園曰生平心事百不申一天乎已矣儻埋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楹不峧日之柩語脫口而逝時嘉靖癸亥三月二十有三日也雙眸炯然南

國曰古今旦暮孰爲彭殤仲律違人而但化邪庳其罪者久之猶不暝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況有四弟兩兒親舊有託毋戚戚爾生要聞者然有聲目遽瞑匿尸三日舟人不知也抵虎丘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訃其外舅華病痊轉告乃父汝登踰月而至舉其柩弗前遲明雨闇絮酒來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者嘖嘖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有蘇蘇隕涕者

論曰風會日流人情瑜薄肝膽楚越爭較錙銖當疾病患難時即骨肉容有規避者觀南園能無泚顙哉昔郭仲翔貧吳保安之骨歸葬故丘范巨卿委張元伯之喪素服追挽彼皆久要猶譽千古之齒頰乃若王君之於費生萍逢莫逆遂爲死友千里攜持半塘執別其艱辛備嘗有戚屬所難者謂之義士非與予里人施牌目擊其事談甚悉故爲立傳以俟觀風者采焉



## 與方子服論詩書

王穉登

子服足下足下吳人也吳人之詩大率驕淫綺靡之思多慷慨激烈之音少足下毅然欲盡洗其陋於鄉國辭人汲當代闢奇發藻之士舉莫當意而獨於關西李氏之作咨嗟擊節命爲絕倡此則鄙人所未喻也中興宗匠鳳翔李君當其文采風流辭條豐蔚山龍藻火之文章黃鍾玉磬之音韻宮商朱紫盈耳炫目誠亦一代之奇也然僕以爲李君之詩功崇而業淺何謂功崇而業淺蓋明朝以來作者絕響聲律之學幾乎掃地其或爲當時所嘖嘖者取覽其文悉皆延聲木色庸近卑下不可垂之後世獨其氣質朴厚未可泯沒逮乎英皇之朝則益猥弱雕瑣無足采觀又并其氣而亾之矣李君生於弘治正德之間崛起隴蛟騰虎視力挽七朝之廢身濟百年之弱指而號於衆曰古本漢魏非古也律不盛唐非律也一時海岱英靈之士翕然趨之而風雅之學亦遂復振今讀其詩吾獨惜其調高而意直才大而情疎體正而律庸力有餘而巧不足也何則矯枉太過和平不及摹倣刻深陶鎔未暇凡有識者不言可知此猶滅閏嬴秦之後繼以炎劉方其持貲鍔斬

白蚌唫繫章削苛政其功非不快也然問其詩書則陸生爾矣禮樂則叔孫通爾矣僕以爲李君之詩撥亂反正之力多粉飾太平之事少所謂可與創造難與守成故曰功崇而業湰也武宗之時文士輩出李君赤幟于關西徐子白眉于東海李資弘亮徐學精深長才絕力則徐不逮李蒼聲古色則李不逮徐蓋李君之才産于北郡其地土厚水深其民莊而質直其詩發揚蹈厲吾吳土風淸嘉民生韶俊故其詩亦沖和蘊藉政自不能一律齊也僕謂武皇草昧之項難心李君今日全盛之時當多徐子何哉時異而



勢不同耳故曰分路揚鑣城門一軌畫虎類狗識者病焉足下毀家丘之易而效邯鄲之步舍熊掌之珍而甘嗜魚之癖不已謬乎雖然匠不爲拙工而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而變彀率三百篇者詩之繩墨彀率也今之作者即不能爲三百篇然古詩必準于建安黃初律詩必期于開元天寶詩云尚有典刑此之謂也若夫寄興合思比物醜類會美善于一塗融情義于兩得則化裁之妙運于一心易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惟足下努力而已王允寧與張太谷書曰本朝作者空同聖矣即人復猶却數含蓋空同有神變無方之用有精神不雜之體讀一篇詩見一事首終雖縱橫奇正弗一其裁而辨美同也至若倒插頓挫之法自少陵善用之者空同一人而已推重如此留心詩道者當與此書共參之

公字伯穀先世江陰人移居吳門十歲能爲詩嘉靖甲于北遊太學閱試瓶中紫牡丹詩乾政賞歎擊節引入爲記室較書秘閣

與薛憲副書　　王穉登

言旋桑梓，載賡流火，言念君子，我勞如何。計別公時，公年耳順，齒髮未落，擊節哀歌，每有壯氣。馬援據鞍而矍鑠，廉頗垂白而善飯，若使蕭輪下於玉殿，黃紙及乎柴荊，尚可捧檄從車，佩刀出門，秉钜典之驄，攬范滂之轡。惜乎數奇，一蹶不復，命也命也。若乃考槃澗谷，蕭然物外，變羽顏令玉貌，制二毛使青鬢，却今世之務，希至人之蹤，此綺皓之高蹈，沮溺之孤節，而非丈夫之所慕。遲遲去魯者之所能井心也。三吳下濕之地，昊天降內，春雨涉秋，三時不竭，白



波漂廬，魚鱉入屋，湖上諸山，蛟龍盡出，桑疇麥隴，倏焉滄海。具區不能流其惡，震澤不能平其洚，海門楊子不能泄其怒。閭閻菜色，炊烟失寄，魚蟹盈筐，不易握粟。憲臣循嘿而畏禍，有司恬嬉而莫恤。及其被牒行郊，即又吹簫把觴，沉湎酣歌，指白蒿為黃茂，望蒼葭為嘉穀，猖狂自恣，有同樂禍。濱海之民，囂然思亂，曰梃棘矜，利於戈戟，此方切子憂天，彼復笑其過計。嗟乎，下民何辜，遭此鞠凶，誠吞嗟蹈踏，不知天地之高厚也。秣陵畿輔之地，群公百僚，穆穆在位，司論道者負牛喘之憂，總金被者嗟民力之竭，任言責者懷嬰鱗之顧。至子門下，雖復解組霞外，投紱闕廷，然嘗食三事之祿，紆金紫之貴，統偏師之任，受一面之寄，猶嘗援舊臣之業，執輿問之誼，宣民瘼於皇路，播時艱于百揆。一人倡之，千人和之，白下青雲之士，金陵冠佩之客，能無奮臂而起，投袂而興，飛寸牘於九關，進一言于冕旒者乎。以愛國士之遐飄，敢忘其愚陋，效諤諤之忠，幸不為罪，耶君汗血之駒，翔翔天衢，及此清世，呦呦鹿鳴，望之聽之，盛世

有司亦復乃爾耶，豺虎狼於當道，欲斯民不為溝中之瘠難矣。○余兩見有司勘災，指艸為苗，詰責災民，頗訶之閱白蒿數語，始知其有所本也。仕途懸鏡，定應讀此一則。

答撫臺麗惺菴抹侍郎洪朝選書 時任泉州推官

文大綸

蒙檄借洪朝選不道獄，目命職廉之比者甄諸故老質諸閭闔悉無影響而怨家姓氏皆烏有子虛尤無足據過承重委展轉思惟竊日亘夜謬謂茲舉必不可爲亦必不能成請借箭箸籌之彼獄訐者類云分宜之貴也竟以反坐族無後詞矣有於卿貳筮分宜柄國亂政中外側目僕御兒多貪虐狼籍故唱死籌詞令洪家不避中人門可設雀羅性不近聲色左右岡吏戶談性命亦濁世之矯矯者譬（方州之取借于小人正在於此）者也比涇以邑附翁以咻爰書則然乃倚政府結臺司誇張變幻蜡鋌鍛鍊摧方爲礮抵金爲礫坐反噬以大逆目莞笑爲謗訕人命至重鬼神難欺明法幽罰善福惡禍如火就燥如水流濕氣類相投而理數有必相值者特善惡之分數有大小故禍福之參會有久近俗士狃旦夕而不究終始視眉睫而不參要領若謂詆詆而徼倖於不必然耳愚聞在昔武安侯以酒過殺灌夫詞逮魏其俄而武安病呼服謝罪以死韋呂希肖宰旨誣其帥胡舜陟死不數日胡乃白晝報呂殺之羅汝楫附秦檜誣武穆未幾楫以遘死而其子願亦擊死于岳祠王士璟希蔡京旨殺士無事嫌士璟旋死而京及攸脩皆伏誅戮在汴仍擒之棄[illegible]胡可罔也郎還來路揩趙文華阿嵩分宜以自達教殺沈鍊以失律殺張經以謗訕殺李默時羅事改身伏殺人之法而分宜亦以叛誅此耳目之所睹記亦不足信乎彼囚（此勢權所以陽羅教洪也）且老又妄謂分宜事敗乃爾今茲且有無涯之望不大惑（甚之名與千歲矣未知不久之榮尚在否）榮矣呫呫於陳述何爲也夫王如之陳於王敬也敢欲殺之而無名乃以意陰授王椅殺郎酒中舞劍擊如反命王敬其希榮得選謂交手可得而敬乃陽驚曰如吾懿戚也而殺殺之因殺椅以謝姦雄欺人背面矛盾彼二心者出死力爲姦雄者徒召禍而敗名耳何榮之可冀哉故守貞蹈義志遂命立郎有不偶天日可明若前敬子者當其得志含嶮吞噬奄奄苟全謗定禍叢百醜羣湊咕妻孥而措詞對僮役而赧汗矣彼其之于面不風旨力爲從史蓋其（勞）（黃金枝華傳贊那千古一狐奈何）心不附仁義目不知古今逐金帛而魂迷競朱紫而神炫如蝇逐臭如蛾弄光終身憎憒然嗜利是趨且不識禍福安問名義此宜尼所爲歎鄙夫不可與事君也浮雲易撥駒隙易馳膏粱文繡終歸蟋蟀螻蟻肌骨毛爪卒歸糞壤獨[illegible]

十倘冊皎皎耳且千古不磨奈何汚之又聞諸司忽職偪强讞且檄牒外郡以竟斯獄則又舛矣祖宗設推官非若近日之隨遝承委爾也念黎庶非法用又故設法司以平天下之刑設臬司以平一省之刑設推官以平一郡之刑今之推官溺其職矣臺司既覩推官爲私役而奔走之以快一己之喜怒推官亦奔走唯諾以身爲臺司之私人而罔敢牴牾然非設官意也身對大廷銜皇命持平一郡碎碎宥宥惟三尺是繩即主上有命義且以死爭之豈臺司所能倚重外郡所敢擅行哉天下方虞萬世方遠天命民彝終當顯露安能盡塗其耳目也事係紀綱不敢依違附和以傷雅化雖卒全之勿致紛紛

公字華平嘉善人萬曆甲戌進士洪朝選字汝尹號芳洲同安人嘉靖辛丑進士累官刑部侍郎歸田後聞江陵有父喪謀欲奪情艸疏將上聞鄒元標吳中行有疏被杖朝選擊節歎賞貽書壯之且曰二君子氣節文章眞表表哉（江陵亦死於壬午年天道具可畏矣）撫臣希江陵意逃謀殺之萬曆壬午正月勞堪爲廷撫逮至臬獄不二日斃之或謂絕其飲食或謂縊之時二十四日也年六十七子兢頌冤堪與造謗者俱從謫遣詔復朝選官子兢蔭敘○按萬曆邸抄朝選以勘遼藩事得罪居正堪希居正意殺朝選媚之遂得陞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搆飾朝選之短者同安知縣金枝也○焦氏筆乘曰王公之誥號西石湖廣石首人與江陵連姻覩其日橫力辭歸江陵籍沒時眷屬閉一空室中饔餼不至公獨載一舟實薪米魚菜以給之曰彼有罪與否我不敢知聊以盡姻戚情耳是時衆方掉臂不顧公獨拳拳如此世之宵人但喜人趨承不知趨承我者皆異日掉臂不顧者也可爲永鑒○王肯堂筆塵曰翰林於朝班中序齒不序官此舊制也後以有新科而年長者一旦據前輩上於心不安遂更爲序科科同則序齒至五品則不然故戲謂之五品不遜至於初授官而其人已拜學士者即不拜學士而先登甲第七科者投刺皆稱晚生官之崇卑無論也詞林典故修於近年猶明載此事辛卯冬瀔木趙公（趙志皋隆慶戊辰）由吏部左侍郎大拜癸未翰林諸公與之相去五科乃改稱晚侍生余甚訝之後見王弇州先生觚不觚錄云余入朝見分宜（嚴嵩）首揆而華亭（乙丑科徐階癸未科）次之其登第相去六科分宜又不爲學士華

亭爲首授而常熟嚴公（訥辛丑科）文之科第相去亦六科華亭又不爲學士投刺俱稱晚生已小變矣至江陵（張居正丁未科）首授而蒲坂（州張四維癸丑科）大之相去僅二科而亦稱晚生何也則局體之變有自來矣不當稱而稱之必有當稱而不稱者冰炭交愧雅道澌滅吾不知其所極也閱此則江陵之驕橫固有明之冠矣○從先羅修議曰史館中儀注三科以內往來並用单帖即肩隨之體四科以外往以雙帖來以单帖即兄事之體七科以上帖必晚生席必隅坐即父事之體只序科分不序官階亦猶行古之道也國初別署



胥然特史館不變而別署變耳

## 年月牴牾（筆乘七則）　焦竑

家語記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卒時年五十計其年當在顏子之後論語顏路請車時孔子已言鯉死則家語誤矣鯉死既在回之前孔子亦當六十以降子思之生又不知前此幾年則孔子卒時子思應不甚幼孔叢子有子思與孔子問答之語其證也史記年表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魯繆公立在威烈王十九年上下相去七十一年而子思之壽止六十有二宜不及見繆公之立然孔叢子載繆公時子思居衛孟子亦屢言繆公之於子思此



兩人同時則年表亦誤矣宋高似孫子畧國朝宋景濂並云子思壽六十二魯繆公同時人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問答之事安得有之予謂旣信壽六十二之說卽不當信相去七十年之說以七十年之說爲可信則子思之生當在孔子數莫之後矣伯魚先孔子而卒子思又安得後孔子而生哉此理甚明而不能察何也書傳年月牴牾如此者甚多不可勝舉

附

困學紀聞曰通鑑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在安王二十

五年大事記云去孔子沒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是時尚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毋乃過於壽考乎○蘭畹識遺曰通鑑子思言衛侯事時去孔子卒一百一十二年伯魚先孔子卒五年計子思生於伯魚最末年言衛侯事時亦已一百一十七年此疑徃事追書之但溫公纂之某年必有實據○學圃藼蘇曰史記云伯魚年五十子思年六十二司馬遷與孔安國同時子思之年其傳聞於家世者必眞諭者不取正史記何邪近有著孔子編紀者謂子思年一百一十餘歲而卒更不知何據



揚子雲始末辯

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辯證甚悉吹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徃予閱揚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怪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輙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徃徃怵乎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紬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嘗高餓顯下祿隱雖不避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誠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予則歎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决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家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嘗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益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

明文集事 卷九 筆乘

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曾大家輩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揚雄猶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二以爲遊說乎以爲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謗遠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孟子非受業于思

史記載孟子受業于思之門人不察者遂以爲親受業於子思非也攷之孔子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實爲喪主四方來觀禮焉子思生年雖不可知然孔子之卒子思則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二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齊其書論儀秦當是五年後乎距孔子之卒百七十餘年孟子卽已老又何得及子思之門相爲授受乎哉孔叢子稱孟子師子思論牧民之道蓋依放之言不足多信

史疑

金陵史癡翁名忠字廷直能詩又能爲新聲樂府性豪佚不羈不喜權貴人有不合輒引去或譏以言折之不顧遇游覽則留連忘歸撫貴賤者真狀給家有樓近冶城扁曰臥癡樓林閒畫數筆位置雅潔有酒餚引客笑談呼盧其中不醉不已然翁飲輒醉醉則按拍歌新詞音吐清亮旁若無人有姬何名玉仙號白雲道人聰慧解篆書居常以文字相娛樂甚適也有時出遊輒附舟而行不告家人而程女笄當嫁壻貧不能具禮翁詭攜觀燈同妻送至壻家取笑而別年踰八十預命發引已隨而行謂之生殯其達



生玩世如此善作畫不拘家數縱意作山水樹石淋漓紛錯天機渾成大率以韻勝得其片紙者皆藏去以爲寶余友盛仲交嘗輯翁遺詩同金元玉詩爲一帙題曰江南二隱惜未能板行耳

顧清甫

金陵顧居士名源字清甫少豪雋不羣詩書畫皆不泥古法信筆點染天趣迥絶然實自古法中來一日與余論書曰書須古法四分己意六分乃妙不然縱筆筆能似古人終成奴書不足貴也中年究心禪理大有悟入然未嘗以

得理而禪修因晚節與吾僧與西方社會戒律精嚴無與爲健爾棲鸞與而與羣室閒遊花香亘日始欲居士嘗手書數冊句節余令葬於此十箇新圖九箇穿詩綠枯井置難墳而今法法成三昧聲色無妨到耳邊松火炊羹烟滿衣雪寒桑玉古長饑明珠不換黃虀甕湯蚪光爭日月輝飛食何人曉夜忙金牋閱處好參詳瀝字不負秋如錦兩岸黃花撲棹香短褐長鑱老石門荒盤客易度朝昏百年習巧消磨盡愉愧人傳粉墨痕腕上雙刀飛雪花少年習醉魯朱東橘摩未展男兒志頭白都門學種瓜雪屋寒薑有歲華黃金過手未須誇若言竹帛功難朽也是空花眼上花藤葉青莎稱體長菊花新酒滿瓢香時人若訪麗居士萬樹雲蘿護草堂布髮曾爲投記人草衣隨處屬問身十年朋舊盡勞破香火同酬野寺春舊裏青山古檜叢枝柯如屋蔽霜風男兒有志投蹤跡彷彿依稀在手中

## 綠綸簿

張汝弼跋楊文貞與太和令吳景春書末云公晚年以子稷下獄故頗館閣政柄務於休璿遂爲屬階不可言尚未明稍政柄爲何等也王公寫濤長語曰舊閣臣公簡云內閣故有綠綸簿文貞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簿送司禮監余入內閣見藏累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綠綸簿乎不聞楊文貞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王公身遊館閣倘真有此事豈有不知者嘉靖初言路大開謙官言及是議且言文淵閣印亦爲司禮監奪去請追還之詔詰問印信安在今言者自追之言者伏罪乃已余謂政柄在人主信用何如耳豈係此一簿乎且宦寺不當干政祖宗訓誥有據者甚多而取此茲昧不根之說不學故也

## 偽書

本草神農書也中言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出諸藥物如此郡縣豈神農時所有邪山海經禹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豈禹時所有邪三墳伏羲神農黃帝書也然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圜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圜丘恩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於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辯貴賤正賢否爲神農之書可乎三略六韜太公書也然其中雜援軍讖以足成之夫讖書起於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中略

明文奇賞　卷九　詩

之末讀三略為衰世而作太公之佐文武果衰世乎六韜中其言多誣聖賢之甚猶孫吳之陳而謂太公為之乎爾雅周公書也然其中有云張仲孝友張仲宣王之臣也周公安得載之爾雅左傳丘明書也然其中有云虞不臘矣夫臘之名蓋秦始有之丘明安得紀之左傳汲冢周書也其用月辭則以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夫自堯時日躔虛一度至漢太初曆始云日起牽牛一度何用月而乃爾時訓辭則以雨水為正月中氣夫自漢初以前曆皆以驚蟄為正月中氣至太初曆始易之以雨水何時訓而云然子



華子程本書也其辭道德則顛襲老列之旨語專對則皆倣左氏之文是何彼此之偶合作聲歌似指漢武朱鴈芝房之事喻于車復竊韓愈宗元竄銘之意是何先後之相侔蒼頡篇李斯作也其曰漢兼天下海內并廁豨黥韓覆畔討滅殘然則漢事何以載於秦書列仙傳劉向作也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然則釋教何嘗興於漢前此類甚多或摹古書而僞作或以己意而妄增至使好事之流曲為辯釋以炫其博是皆未之深考耳

明堂位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魯頌閟宮傳遂緣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者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於事猶未之考也按左傳隱公九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則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魯先公素用八佾則其羽數隱公自能知之何以問於衆仲故春秋於桓五年書曰大雩見大雩之僭始於桓也閔二年書曰禘



於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不從見郊之僭始於僖也自伯禽以下十八世皆未有郊社樂歌而獨自僖始則僖以前未有郊社之事而始僭於僖可知矣閟宮首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蓋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其不出成王之賜尤為可證又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使成王果賜周公則惠公何以復請平王使史角報之蓋未之許也且襄王之衰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謂賢如成

王其見乃出平王襄王下哉

公字翁侯江寧人萬曆己丑狀元丁酉主順天試爲忌者所中謫外任自是屏居里中專事著述爲東南儒者之宗卒年八十所著書二十餘種皆行於世弘光時追謚文端



## 墨禪軒說 寄吳周生

董其昌 玄宰

莊子述齊侯讀書有訶以爲古人之糟粕禪家亦云須參活句不參死句書家有筆法有墨法惟晉唐人真跡具是三昧其鐫石鋟版流傳於世者所謂死句也學書者既從真跡得其用筆用墨之法然後臨倣古帖即死句亦活不犯刻畫之迹乃爲能解之意余事此道五十餘年矣初於虞顏入已而學右軍學鍾太傅然有肖似蘭亭丙舍宣示等形模便自沾沾以爲踞唐人之上三五年間遊學就李盡發項太學子京所藏晉唐墨跡始知從前苦心徒



費年月昔香嚴在溈山會下參父母未生前一句機語不契遂已息心願作長年粥飯僧正余爾時境界也金門大隱十年多暇又長安官邸收藏鑒賞之家不時集聚復於項氏所見之外日有增益如韓館師之內景黃庭楊羲和殷司空之西昇經褚登善書楊侍御之絕交書王右軍書（侍寄館定爲李懷琳者誤）王奉常之汝南公主誌虞永興書王司冠之太宗哀冊褚河南書米元章之西園雅集小楷楊凝式之韭花帖正書更僕不數皆得盤旋玩味稍有悟入還山以來損其負郭收十二種如徐浩所書道德二千五百言唐

文皇時園詮所書每見徃一萬字備具楷法人間鮮見雅不喜趙吳興書近有老廣文戴公自嶺表歸裝中貯吳興小楷內景經十卷數千言少八百九十字俞紫芝補其末絶類楊上眞乃吳興生平神品頗泯滅而獲見唐人詩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柰之何周生坐擁萬卷博雅好古尤精八法余老矣黃山勝遊不復可續周生饒濟勝之具新安江清淺見底舴艋順流至我谷水只數日間若與汪儒仲乘興一來觀茲眞跡所謂讀書十年不如一日請習王書者也周生以爲何如



公字玄宰號思白華亭人萬曆己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出爲湖廣提學副使以太常卿召人歷遷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傅弘光時謚文敏○錢牧齋曰玄宰天姿高秀書畫妙天下和易近人不爲崖岸庸夫俗子皆得至其前臨池染翰揮洒移日最矜愼其書貴人巨公鄭重請乞者多倩他人應之或點汚已就僮奴以贋筆相易亦欣然爲題署都不計也家多姬侍各具絹素索畫稍有倦色諸姬繼之購其眞蹟者得之閨房者爲多精賞鑒通禪理蕭閒吐納終日無一俗語米元章

趙子昂一流人也

## 歇庵記

陶望齡

闢中閣之前隙地縱丈許稍垣爲門庭之東西各覆小垣焉謀以蒔花草久之始得木芍藥數本列植之悅之失飢役稿遂爲空壇矣閤下左偏一室曰歇庵奉親之暇退輒憩息故稱庵曰歇也噫嘻士君子所驚於世而不可止者豈非以其志與力哉若余之羸懦迂愚即有志甚強而才與力交禁之每自惟不足於物無益世用以爲嗟悼然蹇跛頹息窮翰念棲棲息之後仰視駿馳騁徙覆以爲勞矣蓋人情窮則反本夫安知所謂不足者之非予幸也無聾



盲之苦無飢寒之慮食息視聽無不如人而又過焉而營營不知止非惑也與庵中二榻一几蕉團一儒釋書數卷讀書宴坐視其勤懶寢處于于然甚樂也嗟乎向使予不幸力豊而氣盛材雋而智長亦且追逐其嗜好竭蹶奔走於物役之不暇何暇去而從事於寂寥枯淡之道哉雖然有營一也安知余今所從事非惑之尤乎夫彼之營營以適此之營營然且以爲有是非焉得失焉惑不滋厚也與事固有倒行逆施而後獲者故動之所以息也作之所以止也若予真所謂情者使予於斯道勤之不息作之不止其必有廢然而止息者矣名庵所以志也

公字周望號石簣會稽人禮部尚書承學之子萬曆己丑會試第一人廷試第三人累官國子祭酒以母老乞終養母喪遘疾而卒謚文簡有歇庵集行世

邊城出西事畧　　魏禧

錄七澤蕭副官有邊城者餘姚人村樸而貌么麼尪怯若不勝衣者王文成公討思田八寨將擣之俱西使人諸峒中覘動靜形勢甚悉再者往輒得峒人不知也其悉知諸猺出沒及山川險要道路[illegible]出其力已叙功文成欲官之城不願文成亦[illegible]之犒之亦未嘗多取文成歿不知所終[illegible]城負[illegible]攫之塞上求自效人莫之奇也歸至江滸見有[illegible]哭者問之曰予官某縣簿攜家歸里江上遇盜[illegible]婢妻及所有俱空矣城故習知海上事因謂曰第得一小舟嘗為汝取之其人亦為一舟臨之去毛某港城詗知盜舟所在而盜故乘巨艇方烹羊豕治具欲妻其女城從艇外呼不止盜問呼者為誰從盜應曰丐者乞食耳盜曰何不與之城詈某非乞食者來欲求效用也盜召城登舟見其人纖猥已可笑乃問曰汝能武藝耶遂於舟前令城稱試之盜有銅鈀重百餘斤笑曰此物汝能用否城取鈀揮舞若不經力者衆盜環觀城三鈀打其魁下水遂揮鈀亂擊殺數盜餘盜俱逐去遂盡壞其船之窗牖及他物見妻女相抱而哭遂趣令登簿船去簿抵江滸哭拜謝曰盡吾篋中金帛不足酬公也城不顧而去王文成聞之因物色城與之俱西文成面心

人材如此其非一代偉人

予聞邊城之事竊異焉其赴人之急似義于所取似廉因盜之資似智不經試似善藏其用至於有功而不受爵賞則庶幾有東海之風矣使以健有力奇城遠之乎既城也予故述其事而備志之

# 寄松館遊覽詩序

顧起元

余生手山水之興最所鍾情且績條散無頗自謂有寰丘澤間意而恒不能與山水相日夕中年體羸善病乏玄度濟勝之具間有登頫徑徨望崖而返一也性懶耽臥居恒手一編自哦短簷下蕭然而廢裹糧躡屐携策載酒之紛紛意亦厭之二也每遇興到招致友人數爲風雨所妒若有尼之者且門無好事興乖盡矣鮮能從臾爲之更驚三也故屈指十年以來兩居京師前後可四載而足未嘗一至西山兩以憂病居里中前後可七載而牛首棲霞禪



日攀陟之跡猶在夢寐間也余之於山水情寄雖深而緣亦淺矣夏日無事偶與弟輩坐水亭中於時飛雨乍歇京颸徐動綠蕉翳天青桐蔽日几席衣裓之上皆作縹碧色意欣然樂之因相與談山水之勝生平所嘗賦咏者總蒐中所存可二百餘首爰命童子錄爲一編以代揮塵間取而諷之俯仰之間既以爲陳迹可爲太息矣至嘗其會意時未嘗不宛然在心目間則又爲之莞爾而循笑以爲足之齊躐未有以過之夫余既不能千里命駕如昔人所稱所有五嶽其四者以快生平之大觀即又不能閉戶學古先生作少文鼓琴發聲令衆山皆響之廷誚乃獨沾沾雪泥之爪指自詫以爲能臥遊山靈有知安知其不以適客見誚也雖然班生有言朝市之士往而不能返山林之士入而不能出趣之不同也久矣彼終南之有藏用與朱門之有支遁相去何如哉余嘗謂今人之城居者往往起高樓飛觀以望遠山之寸碧且綴拾剩水殘石以供几席間之遊眺而山居之緇流羽客乃走城市如騖矻矻亡休時漫假而使若曹終日隱几看山瞑雲漱石吾知其必自覩以爲岑寂寥戾褰裳弭冠而思去之矣爭趣其所不足而



薄厭其所有餘是恒物之大情也心有天遊則朝市之與山林惡至而分靜躁哉既以是詒弟輩遂書之以解嘲

公宇鄰初萬曆戊戌會元江寧人

越州祁駿佳　祁熊佳　徐　駿

梁溪高世泰　馬　瑞　顧　宸

華時亨　錢肅潤

鄮上侯　汸　侯中德　陸元輔

虞山馮　舒　孫永祚同閱

# 明文英華卷十目錄

吳江顧有孝茂倫纂　門人張尚瑗弘蘧 吳世標赤霞 編
嘉善李　燁赤茂 評
長洲陳三島鶴客

文震孟
邢布衣傳
陳方伯傳
顧子武傳
周順昌
送綿貞周撫臺南歸序
錢謙益 甲申後所作不錄 侯方域已下同此
雞鳴山功臣廟考上
雞鳴山功臣廟考下
祖耕堂記
重輯桑海遺錄序
徐元歎詩序
附 藝林彙攷序
附 唐詩英華序



題歸太僕文集
題錢叔寶手書續吳都文粹
記峨眉仙人詩
書瀛國公事實
丁丑獄志 附闖訟紀事 黃宗羲 侯方域與阮大鋮書 南雷文案二則
寄責王人文
朱鷺傳
顧大韶
竹籤傳
陳子龍
三慨
夏允彝
西越雙清記
黃淳耀
哀烈士辭
陳弘緒
萬孝子傳
侯方域

吳佀齋伯胤傳
徐作霖張淯傳
顧炎武
日知錄八則
朱鶴齡
安丘李公傳
毛詩稽古編序
黃宗羲
明文案序上
明文案序下
附 天一閣藏書記
潘檉章
松陵文獻傳四篇 顧宗羲 顧大典 俞弟遐 顧文亨
顧文亨
孝女格天記
葛　芝
董䝉傳


明文英華卷十

吳江顧有孝茂倫選　後學周錞嘒斉
男　顧世昌崴寧　校
嘉善李　煒赤茂　評
長洲陳三島鶴客

邢布衣傳附朱性甫　邢麗文　文震孟

邢蠡齋先生量字用理居葑城之東陋室三間青苔滿壁折鐺敗席淡如也平生不娶長日或不舉火閉戶讀書唯啖餅餌一二而已僉憲陳直道公致敢歸嚴峻不交一客（永許字未錫人弘直進應公又）唯挾冊就先生質疑清談竟日不設湯茗吳文定公（明三吾先生）歸自少宰過訪叩其門先生曰吾方執㬥朱有五尺應公奈何吳公乃假鄰家胡牀坐門外良久俟其終食乃進先生清瘦如削自經史釋老方技無不兼通詩甚秀逸郡守或請其詩公曰古有釆詩無獻詩吾豈以爲羔雉哉因削其草門人朱存理僅收其遺數篇存理字性甫篤學善談名理讀書杜戶稱其師傳與同時朱凱堯民稱兩朱先生

邢參字麗文或云卽用理先生之族孫也爲人沉靜有醞藉固而不陋嘉遯城市貧無恒業唯收授鄉里以著述自娛無所干請嘗過大雪諸君往視之則屋三爾已墊方攜

書坐其一角不輟者相見但誦所得佳句絕無慘凄色也
早歲喪妻終不再娶優游以終
論曰詩有之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又曰獨寐寤言永矢弗
諼此則幽人隱士之槩也吳故饒隱君子如邢先生清貞
介特流風穆如彼其人豈以交陳僉事吳少宰諸公爲重
耶夫僉事少宰得交邢先生乃重也空谷考槃此爲稱矣
性甫挾先曹之典刑暢遺民之雅韻麗文羲和靖躁汪汪
德心悱泊蹉約晴然不滓節非厥祖乃肖孫枝矣

陳方伯傳



方伯雨泉公灤字子兼世爲吳人少有大度嘗遇巨蛇起
坐側弗驚一夕盜入室取其衾亦弗動家人旦而詰之曰
夜半落盜手矣甲午以易魁於鄉戊戌成進士授工部權
荊川木一年課不登而尚書察公廉亡能難也亡能之事梁遷臬副
視四川學政公校諸生文竣卽付郡邑庠不問某甲乙有
無知名士以故居間自絕而所拔士貴而造公廬或以書
贄謝者公輒曰糊者吾知君寔不知爲君今者君知我我
又不知爲何君也分守湖南一薦而出大辟五人裁武岡
諸王之亂政者巳遷河南其御史倨甚公故褒衣緩行又
中裂係解御史怒則笑曰吾豈故欲中裂係解耶而怒爲
乃覺爲所詒歸久之起家雲南巳遷蜀自參政按察使
以至布政咸不離蜀所蒞輒有聲署數篆皆理治軍軍治
矣益與公文吏有閒隙不旦夕望公開府而金年六十三
乞休矣歸又七年而卒公爲人坦易不設城府中寔耿介
初爲臬使宥錢饋醫實而中金呼詰之對曰罪食羨也公
不受卽奈前使何某不立羨卽奈後使何公斥出之後署
藩篆餉羨萬金悉歸廉餘庫者以例請公怒曰若知取羨
例也不知不取羨吾例耶餘俸悉給歲窮歸田不能貲伏



臘中堂廣袤丈許榻曰巳覓豁如也嘗有客過公公留飲
顧問中厨餁菜幾何答無之復問甕中酒幾何則恥久矣
相持大笑因過鄰舍飲而自其居里中里中彖椎牛釁公
謝不時赴嘗過故舊或僧寮道人舍啣醇醪傾諸笑亡巳
色酒戶僅中上奕不登品而勝則鶴奕則奕意嘗有餘權
書行草尤工楷署書詩文亦灑灑顧不肯甚注思大要以
眞率勝人也
論曰當時名能任眞者先王父國博府君次則陳公矣夫
世所爲矯情以自飾外堂堂而中考如者亦爲名位計耳

陳公之澤遠乃雨泉名到於今官亦階二品矣公大王父直道先生以觸勁閹公顧寬然長者乃其中耿介內行嚴潔就請祖孫不相及耶朴士見文文士見政公淵乎不可窺矣

## 世隱君顧子武傳

隱君祖辰其字子武世居吳之臨頓里當弘治戊午有舉於鄉宰樂安於潛二邑者為顧榮甫公蘭有地數弓種竹木成林結椽三楹署曰春潛隱其中二十餘年清風穆如也春潛公沒而子德育字克成者居之克承先好讀書家



貧無所得書則手自抄錄手所錄書幾百千卷自號曰少潛少潛公沒而子武復仍其武是時春潛小圃已屬他人獨存老屋三間破榻竹几淨無纖塵蒲團茗椀相對靜好庭中古松一株雜花數本苔痕滿堦景色幽茂所居雖闤闠中荆扉晝掩寂然空山披其室見其人如深壑幽巖忽遇靜衲令人神骨冷然遂欲遺世不知門外風塵之喧也焚香掃地翛然自得閒作小詩及書不必甚工自娛而已布衣雖敝必潔巾舄楚楚居恒未嘗妄過一人或風日清美則偕先君子汴小步蕭寺中其所識僧徒必皆明窓淨几以花香作佛事者午而往盡申而還雖至密友如先君不輒肯一飯也優遊體靖者七十四年而卒令人于今有餘思云

論曰顧氏自樂安君以及子武先生蓋三世能隱德焉然名稱不稍彰徹何哉傳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假令先生不習先君子余竟無從物色先生於吳趨闤闠中也臨頓為陸魯望所居鬭鴨欄叢園遺址猶在顧先生世居其里差不俗矣然使後有君子品第三隱則身名俱沉如子武者且置何一等乎



公字文起長洲人天啓壬戌狀元建言降外魏忠賢竊政革職為民崇禎初起侍讀八年入內閣以爭言官事忤溫體仁罷歸尋卒謚文肅

送綿貞周鎮臺南歸序　　周順昌

夫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安危治亂每每相應而況鎮撫大吏天子所賴以保釐區半者乎其去留進退所關於紀綱者尤匪細自非見排於正論失職於殭圉者天子弗輕議去如綿貞周公今日之以讒去殆二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先是楊丞以强項故開隙於織璫璫欲中丞以危法公曰黜陟之柄可容若輩操耶力諍之始得免逮而璫已銜公矣無何兵使者忘職以逞一夫寃死萬姓憤激公亦知其多內援未可擊而公弗顧也特疏上聞冀天子



譴訶督過公削職歸矣夫以察吏忤璫之故被讒以去天子卽奪公以官未嘗不予公以名公去而名益高於公何悔惟是公二載德政幾同覆載且歲值大祲苦心調劑力請留漕粟之半加惠茲土復議開三江故道貽吳中永利公殆未可一日去吳者奈何竟以讒去也雖然公去而郡邑有所恃不肯以身徇監司有所畏不敢以刑快意繼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熱翻一成之案且使彼之曲徑而入媚竈而來因以得美官者亦色沮心怵負世大垢而海內仗節秉鉞之臣猶或能以察吏安民之責廷持於震風凌雨之中也則公雖去所留於吾吳者正多而於以風天下甚遠謂公一去報天子可矣嗟乎玄黃互戰門戸摽分吉水先生以一代羽儀終爲左右宵小所抑弗獲竟其大用嗣後名流正學寥落若晨星摧殘如霜木求奇節異材於今日亦當在海之隅嶺之表矣此予所謂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治亂安危相應者也而又何疑於公之以讒去乎所幸者浮榮日夕是非千古漢唐宋無論矣近覩二正之季僉壬弄權衆正屛跡如王佑王文張志淳劉宇輩之一歲九遷究竟與劉忠愍薛文清劉忠宣諸君子之



下埒讒戍者果何如哉然則公雖以讒去又何悔焉余承乏公之里曾以迂愚憨直抗虐璫方張之焰幾爲附璫者所中撫今追昔不覺於公之去三歎息也遂書以贈公

天啓甲子吳撫周起元疏攻閹黨被削故事撫院行必有送序序無敢屬筆者公奮曰削行最榮如周公可無贈耶亟具藁文成無不嚙指公憤發頑叱曰如○公被逮後與姚文毅公希孟書曰廿五日二鼓登舟知兄相期於楓江話別不謂弟舟竟從横塘暗渡惟有悵結耳日來況味晨夕與豺虎相親卽僮僕亦覺其漸遠弟固

無入不自得也弟綸老文在史叔伯處乞取而藏之二
笑公被逮親知皆伏匿獨朱生官往送之周旋甚至生
宜字德升吳江人十餘歲從父書徙吳縣山中萬曆壬
子舉於鄉



雞鳴山功臣廟考上　錢謙益

太祖實錄洪武二年正月乙巳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六月
丙寅功臣廟成論次諸臣之功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又
次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
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
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命死者塑像祀之仍虛生
者之位初胡大海等殁上命塑其像於卞壺蔣子文之廟
至是復塑像於新廟是祀也掌在太常記在會典二百餘
年以來未之有改也太倉王世貞獨考其誤以謂國初之



封六王韓魏陳曹宋衛也立廟之時韓宋猶未受封何以
前知其不令終而絀之黔寧是時官不過指揮何以知其
必樹大勳而躐登之此記事者之誤也然則云何曰塑像
虛位誠有之其後如韓宋者則弗克與享也今之位次據
永樂初年見在者而書之也王氏之考覈矣而未及詳也
夫豈惟黔寧哉初封二十八侯何以獨舉五人繼封十二
侯何以獨舉一人自靳國以外皆以有功待封者也若黔
國則與黔寧比肩者也如國史之云其所謂論次者以何
為援據乎國史於二年既云論次諸臣之功定祀二十一

人矣七年六月書祔祭新戰沒定遼衛指揮高茂等三十八人八年正月又書增祀華雲龍李思齊等一百八人九年又書祔祭何文輝及有功者一百八人十三年又書祔祭顧時以下二百八十人以二年之定祀者爲是則七年以後不宜增以七年後之增祀者爲是則二年之祀未嘗定同是祀典同是國史而前後舛錯如此此所謂以子之矛陷子之楯者也虛位塑像王氏以謂誠有之吾以爲非也二月正月上勅中書省臣曰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寤



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九年七月文諭禮臣曰諸將始從征伐宣力效勞朕於爵賞不敢吝惜大者公小者侯死則俾之廟食以報其功繇二年之勅觀之則云塑死者之像繇九年之諭觀之則云報死者之功其辭意甚明也今果有生者虛位之事則立廟之日寧不以此明諭省臣而獨諄復於死者耶羅礪記云雞鳴山廟祀定於洪武十一年斯又與二年何異一統志云南京功臣廟建於洪武二十年嘉靖中科臣禮官駁郭威襄配享之議皆援以爲証且謂黔寧東甌此時尚在以實生者虛位之說雖然宋穎京三公與長興武定二侯皆無恙也如宋穎京三公者將先虛位而後納之耶長興武定或先虛位而後不及補耶王景撰黔寧神道碑云王薨之明年塑像功臣廟勅太常祀以大牢令二十年位次已定則黔寧之塑像何以待其薨之明年耶傳曰豫凶事非禮也記曰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以皇祖之神聖觀會遲以行典禮而豫蓋若是耶故生者虛位之說吾斷以爲無之

雞鳴山功臣廟考下　錢謙益

然則二十一人之祀其定於何時乎曰吾未有徵也其殆當聖祖末年胡藍二黨底定諸公侯之以罪誅者以嫌死者芟既盡而後二十一人之論文始定乎國初文臣則平章武臣則都督指揮皆得祔祭洪武圖誌云功臣廟在雞鳴山南凡本朝開國元勳功在社稷澤及生民者則祀於此志刻於洪武二十八年豈聖祖末年嘗汰除祔祭文武諸臣而獨舉元勳之祀乎攷之會典正祭中山以下六人配以郢國以下十五人兩廡各立一牌總書故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之靈蓋嘗汰除祔祭諸臣而合祀之也一統志所載定於洪武二十年者庶幾近之雖然二十一人之論文果出自聖祖其權衡未有不曲當者也今則猶有猜焉六王吾無間然矣六王以下梁國六公皆與享大廟者也而永義獨不在二十一人之列享祀之禮莫重於太廟古所謂其從與享先王與祭於大烝者也舉其重而廢其輕於義何居二年正月丁未以功臣廖永安等配享太廟四年四月定合祭功臣配享之禮永安等七人之配享太廟舊矣不知何時革而爲六也六年賜永安等七人謚



號九年加贈十三年改封鄖國聖祖之追念永安未嘗少殺也鄭曉謂九年罷永安配者誤也然則太廟之絀鄖國殆未必出聖祖之意矣功臣廟之祀文安得而絀之如謂德慶之獲罪足以累其兄則泗國獨無宋國爲之弟而號國獨無南安爲之弟乎然則永義鄖國之不祀功臣廟者非定論也國初死事諸臣與於附享者梁國二公之外濟國安國東海燕山西人而已在太平則有東丘郡而不得與在南昌則有隴西忠節郡而不得與在康山則有濟陽清河高陽安定郡而不得與至於陷口刳腹如蠡涯者以督府僉贈上公而亦不得與東丘諸公皆不得與梁國六公等曷不當與濟國東海燕山相上下乎梁涅之忠烈又豈少遜於安國乎如謂東丘諸公死事之地已有特祠則梁國不嘗祀於南昌而越國不嘗祀於金華乎故吾謂濟國四人之祀其於以報國初死事之臣殆有未盡也此亦非定論也開國功臣以逆誅以嫌死者例不得與享其有生封侯死封公贈謚稱恭而亦不得與者身死之後嘗事發露如滕杞陝許芮永諸公是也滕國之祔祭已見於國史蓋祔而後黜者也獨吳海國儼然從其兄之後廟食至

今何居庚午五月之詔播示天下者海國不在二十七人之列乎其罪狀未明縱不比於滕杞諸公又豈獨後於陜國乎陜國不祀而海國祀其何以服陜國之心乎海國之得祀於祀爲不虚於國爲失刑此未必聖祖之意也恐亦非定論也以位次攷之其載在會典者東序則馮郢國以下七人西序則胡越國以下八人與今廟中位次相合吳江國在西序吳海國在東序皆居第五躋海國於江國之上斯爲越祀矣實錄則云次胡大海次馮國用皆西先於東江國兄弟適當其次而華高丁德興序於俞虢國張蔡國之上則以配享太廟之元勛抑而居下又未可謂之順祀也繇此推之二十一人位次實錄會典彼此錯互已不可考正一統志之所載未知何所援據又豈可遽信哉吾學周禮其可信三歟已矣然則嘉靖中太廟配享之議如何曰文成宜與享太廟者也涉 威襄於二十一人之列吾無譏焉爾



## 蘄王墓碑記　　錢謙益

宋蘄國韓忠武王世忠墓在吳縣靈巖山下豐碑巋然最屈盤禮部尚書趙雄奉詔撰也宋史列傳援據雄碑其書楊國夫人事則碑爲詳葉炎之復辟也楊國及子彥直質苗傅軍防守甚嚴王略無顧念隆祐太后宣見楊國楊國詣傳諭曰太尉作如許事公來矣於太尉何如傅乃屈膝拜曰願奉兄嫂禮謹具鞍馬煩夫人好爲言是日入見隆祐宣問周悉執楊國手垂泣曰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來救駕速清巖陛楊國承詔馳出都城遇傅弟翊於途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捽耳楊國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王於嘉禾史云朱勝非紿傅遣妻子慰撫世忠而不及楊國云云略也傅正彥獻俘行宮楊國自碩人進封國夫人制曰知略之優無愧前史給內中俸以示報焉功臣妻給俸自楊國始史稱隆祐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速其勤王誤也黃天蕩之戰楊國在行間親執桴鼓史云戰將士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羅大經鶴林玉露載兀朮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而碑及史皆不載爲蘄王諱也大經

又云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
廊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齁齁然驚駭走出已而人至者
衆復往視之乃一卒因蹴之起問其姓名密告其母邀至
家具酒食賚以金帛結爲夫婦碑云楊國家楚州織簿爲
屋蓋楊國家本楚州寓京口也蘄王鎮楚州披草萊立軍
府故夫人亦織簿爲屋與士卒共力役也蘄王起銀州騎
卒傳進武副尉宣和二年調西師討方臘部勇敢五十人
監王宗以往過楊國於京口當在此時王爲裨將非小卒
也碑載王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茆氏秦國夫
人周氏蘄國夫人四娶皆啓國封蓋宋世待功臣彝典如
此楊國起家北里慷慨與配識英雄卒之中遂能定國
難奏膚功豐碑青史於今爲烈豈不偉哉辛巳長至日余
與河東君泊舟京口指顧金焦二山想見兀朮窮蹙打話
蘄王夫人佩金鳳瓶傳酒縱飲桴鼓之聲殷殷江流濆沸
中遂賦詩云餘香墜粉英雄氣剩水殘山俛仰間相與感
慨歎息久之甲申二月觀梅鄧尉還過靈巖山下埽積葉
剔蒼蘚肅拜酹酒而去因摭採楊國遺事記其本末如此
按王明清揮麈三錄載趙叔近以秀州守免官居於郡



代之者殘酷軍民因之而迎叔近復領州事先是王淵
爲小官時狎錢塘娼周者稔甚亂後爲叔近所得淵每
對人切齒至是張韓皆爲部曲乃命張提師以從張素
父事淵默解其旨乃斬叔近而獲周娼歸以獻於淵淵
勞之曰處置甚當但此婦人吾豈宜納君自取之張云
父既不取其焉敢耶時韓在旁淵顧曰汝肅之無嫌也
韓再拜而受之既歸韓甚見寵遂爲韓生子韓既貴楊
周遂享國封之榮則起家北里者不止楊國也

耦耕堂記　　　錢謙益

萬曆丁巳之夏予有幽憂之疾負痾拂水山居孟陽從嘉定來流連旬月山翠溼衣泉流聒枕相與顧而樂之遂有棲隱之約以何孟陽有長治之役卒卒别去予遂羈紲世網歲前變後爲山中之逋客者十有餘年矣天啓中予遘鈎黨之禍除名南還塗中爲詩曰耦耕舊與高人約帶月相看並荷鋤蓋追思疇昔之約而悔其踐之不蚤也世故推移人事牽輓匹夫硜硜之節不能自閟咎釁錯互搆扇旁午殘生渺然不絕如綫然自此得以息機摧撞長爲山



中之人而孟陽不我遐棄惠顧宿諾移家相就予竊幸夫迷塗之未遠而隱居之不孤也請於孟陽以耦耕名其堂孟陽笑而許之嗟夫予與孟陽遭逢聖世爲太平之幸人其所爲耦耕者蓋亦感閒居之多暇喜一飽之有時庶幾息勞生而稅塵鞅豈與夫沮溺者流𢢽耕太息於蔡葉之間歎滔滔以沒世羣鳥獸而不返者哉余與孟陽之似沮溺其耦俱之跡而已而其樂則固有過之者矣然亦有不能無慨然者予之得交於孟陽也實以長蘅長蘅與予偕上公車嘗歎息謂予吾兩人才力識趣不同其好友朋而嗜讀書則一也他日世事麤了築室山中衣食并給文史互貯招延通人高士如孟陽輩流髣髴淵明南邨之詩相與詠歎皇虞讀書終老是不可以樂而忘死乎予曰善哉信若子之言予願爲都養給掃除之役請以斯言爲息壤矣荏苒二十餘年長安邸舍酒闌燈灺之語猶歷歷在耳而長蘅已不可作矣人生歲月眞不可把翫山林朋友之樂造物不輕予人殆有甚於榮名利祿也予之得從孟陽於此堂也可不謂厚幸哉前田宋比玉予三人之友也爲作八分書以扁於堂而予記其語於壁間世之君子通而覽焉其亦有如予之慨然者乎崇禎三年錢謙益記程孟陽名嘉燧李長蘅名流芳宋比玉名珏

## 重輯桑海遺錄序

錢謙益

余讀吳萊立夫桑海遺錄序稱淮陰龔開聖予所作文宋瑞陸君實二傳頗司馬遷班固所爲陳壽以下不及也余徧搜癸辛雜識見聖予永嘉三十六贊知爲經奇之士因立夫之言求問其所謂二傳者而卒不可得意其煙滅不復傳人閒矣江陰李君如一家多藏書有陶宗儀九成草莽私乘余從借得之聖予所作二傳及君實挽詩序皆具載焉篝燈疾讀若鬭欸寤鬚髯奮張髮毛盡豎手自繕寫不敢以屬侍史漬淚徹紙不數行輒掩卷罷去也當似道



專國時宋瑞累爲臺臣劾罷中外踐更廢不服幾年僅三十有七援錢若水例致仕而君實以乙科居廣陵幕府凡十有六年李制置辟甫始上其名於朝當此時舉朝之視二人者猶輕塵之棲弱葉惟不得掃而去之也迨北兵日迫宋瑞由贛州勤王而君實亦以奉請留中朝廷之上始知有此兩人噫亦已晚矣宋瑞守平江陛辭始建分鎮用兵之策朝議猶以其論闊遠書上不報至景炎新造陳宜中猶以議論不合使言者劾罷君實張世傑力爭始召還嗟乎天下方口馬渡江翠華浮海此誠所謂中流遇風胡越相濟之時已而大臣猶用機械鉗軏人言官猶用筆牘抹撥人首尾應和如承平時故事一二勞臣志士奮身於滄海橫流之中爲國家任艱卒使之有項不得信有唾不得吐駢首縮舌與社稷俱燼宋家三百年宗廟一旦不食其所繇來者漸矣蓋非獨似道一人之故也夫勞臣志士旣得死所所以報國恩而酬人望者無餘事矣獨其志有所爲而時事不可爲時事猶或可爲而坐視其必不可爲持忠入地殺身無補千載而下攬其事者欷歔煩冤天地改色靈風怪雨發作於敗紙渝墨之閒而況立夫之去宋



季非立乎定哀者乎又況聖予之與君實同居幕府而身爲遺老者乎嗚呼其尤可感歎也矣立夫所輯桑海遺錄旣不可得而見而其序幸存今又得聖予二傳則其書猶不亡也余故錄爲一通藏之篋衍題之曰重輯桑海遺錄與立夫同時者黃文獻公溍作陸君實傳後序補聖予之闕逸訂新史之同異其文亦遷固儔也廟倂著之新史二傳多沿襲聖予又已著於史故不復載武夷謝翺皋羽者信公之客亦以遺老終猶君實之有聖予也其遺文以類附焉若有宋之餘民舊事網羅放失不可勝紀余藏書不

多力未之逮也葢將遍訪之好古君子如李君者以卒立夫之志焉而爲之序以發其端萬曆四十七年夏四月史官錢謙益謹序。

梁溪顧脩遠宋文巡載冀北字水滸賛某公至欲具疏論之湯臨川又世間惟拘儒老生不可與言文信哉



## 徐元歎詩序

錢謙益

自古論詩者莫精於少陵別裁僞體之一言當少陵之時其所謂僞體者吾不得而知之矣宋之學者祖述少陵立魯直爲宗于是有江西宗派之說嚴羽卿辭而闢之而以盛唐爲宗信羽卿之有功於詩也自羽卿之說行本朝奉以爲律令談詩者必學杜必漢魏盛唐而詩道之榛蕪彌甚羽卿之言二百年來遂若塗鼓之毒藥甚矣僞體之多而別裁之不可以易也嗚呼詩難言也不識古學之從來不知古人之用心徇人封己而矜其所知此所謂以大海內於牛跡者也王楊盧駱見哂於輕薄者今猶是也亦知其所以步漢魏而近風騷者乎鈎剔抉摘人自以爲長吉亦知其所以爲騷之苗裔者乎低頭東野慬而師其寒餓亦知其所謂横空盤硬妥帖排奡者乎數跨代之才力則李杜之外誰可當鯨魚碧海之目論詩人之體製則溫李之類咸不免風雲兒女之譏先河後海窮原遡流而後僞體始窮別裁之能事始畢雖然此葢未易言也其必有所以導之導之之法維何亦反其所以爲詩者而已書不云乎詩言志歌永言詩不本於言志非詩也歌不足以永言

非歌也宣已諭物言志之方也文從字順永言之則也寧質而無佻寧正而無傾寧貧而無傥寧弱而無剽寧爲長天晴日無爲盲風澀雨寧爲清渠細流無爲濁沙惡潦寧爲鶉衣裋褐之蕭條無爲天吳紫鳳之補坼寧爲麤糲之果腹無爲荼堇之螫脣寧爲書生之步趨無爲巫師之鼓舞寧爲老生之莊語無爲酒徒之狂詈寧病而呻吟無夢而厭寐寧人而寢貌無鬼而假面寧木客而宵吟無幽獨君而晝語導之於晦蒙狂易之日而徐反諸言志詠言之故詩之道其庶幾乎徐元歎少工爲詩隱長興藝香山中槃室奉母數年而其詩益進元歎之爲人淡於榮利篤於交友苦心於讀書而感憤於世道皆用以資爲詩者也元歎之詩爲一世之所宗則夫別裁僞體使學者志於古學而不昧其所從元歎之責也余故於元歎之刻其詩而舉以告之且以爲學元歎之詩者告焉嗟乎江西之宗不百年而羽卿鬪之本朝之學詩者三變而榛蕪彌甚元歎之不辭而鬪之者何也



附

## 藝林彙考序　錢謙益

類書之作昉於六朝盛於唐而氾濫於宋已後迄於今盈箱溢杼連艫架屋左史不能知其讀侍中不能奏其略承學之徒耳目瞀亂廻遑岐路而莫知所適從松陵沈子留侯瑰瑋特達博通今古端居多暇弋獵羣流撰次一書名曰藝林彙考網羅典故苞括瑣碎州次部居鈎玄提要榛楛勿翦則集翠於陸璣蕭艾必芟則取裁於郭璞韙矣哉經籍之禁籞文章之圃田也書成就正於蒙叟叟告之曰子之書有四便焉便於好學者一便於不好學者一而便於蒙叟者二沈子曰何謂也叟曰四部五車津涉則浩如烟海九流七錄披剝則棼如禳絲吞紙或困於無資閱市則苦其雜徧子今齊以舟輿定其衢術放新豐之犬雞自知阡陌指建章之門戸如列畫圖推黃香之九宮不須管律步豎亥之八極未出戸庭由是經經緯史御華佩實載司南之車向方靡惑厭四照之草得用不迷勤學有食跖之能臨文無祭獺之弊如玉河之賓主譬入海之導師此便於好學者一也俗學剽賊謏聞單疎指禾囊以療飢過他家以數寶一旦貧兒暴富窮子得家泉客之珠啜泣而

立成崑山之玉抵鵲而不惜汲冢之科斗人可編摩河東
之篋簪家堪補緻辨豹文之鼠豈必終軍識貮負之尸何
須子政嶺輪三寸柚素四尺子雲豈非勞人乎上窺結繩
下窮掌故退之豈非笨伯乎此便於不學者一也老人多
忘歸心空門多聞習氣現行暫伏禪誦餘暇游獵斯文屠
門大嚼實且快意昔人呼書爲黃妳以爲老人嗜書如稚
子之須妳乃可以養生而卻老也吾將以此書爲黃妳安
知不若張蒼之無齒食乳而不死乎故曰便於蒙叟者一
吾聞人世載籍皆藏弃天宮七佛之遺書每同篆籀祇桓



之圖經象迹累百既已香命於彼聊復津寄於此切利有
雜林之苑諸天人此則上妙欲塵雜類俱至此書即吾之
雜林也取彼欲塵助我禪悅故曰便於蒙叟者二沈子曰
有是哉吾未之前聞也道在稊稗隸業及之吾徒以爲廣
文之香嚴香山之白模也先生則命之矣請書之以爲序

畜侯泉孝廉後隸戶著述謝絕世事可稱淸品而
晚節不終遂墨罹網覽茲遺籍不覺爲之浩歎矣

附唐詩英華序

與江顧子茂倫總萃唐人之詩揚摧論次擇其眞賞者命
之曰唐詩英華先出七言今體鋟板行世屬余序之世之
論唐詩者必曰初盛中晚老師豎儒遞相傳述揆厥所由
蓋創於宋季之嚴儀而成於國初之高棅承譌踵謬三百
年於此矣夫所謂初盛中晚者論其世也論其人也以人
論世張燕公曲江世所稱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後
詩章悽惋傳得江山之助則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荊州
已後同調諷詠尤多暮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
系初唐也溯岳陽唱和之作則孟浩然應亦盛亦初以王
右丞系盛唐也訓春夜竹亭之贈同左掖梨花之詠則錢
起皇甫冉應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歷二時將詩以人次



耶抑人以時降耶世之膺擯盛唐闘元天寶而已自時厥
後皆自鄶無譏者也誠如是則蘇李枚乘之後不應復有
建安有黃初正始之後不應復有太康有元嘉開元天寶
已往斯世無烟雲風月而斯人無性情同歸於墨穴木偶
而後可也嚴氏以禪喻詩無知妄論謂漢魏盛唐爲第一
義大曆爲小乘禪晚唐爲聲聞辟支果不知聲聞辟支卽
小乘也謂學漢魏盛唐爲臨濟宗大曆以下爲曹洞宗不
知臨濟曹洞初無勝劣也其似是而非誤入箴芒者莫甚
於妙悟之一言彼所取於盛唐者何也不落議論不涉道

理不事發露指陳所謂玲瓏透徹之悟也三百篇詩之祖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不敢效我友自逸非議論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無然歆羨無然畔援誕先登於岸非道理乎胡不遄死投畀有北非發露乎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非指陳乎今仞其一知半見指為妙悟如照螢光如窺隙日以為詩之妙解盡在是華者沿途覓跡搖手側目吹求形影摘抉字句曰此第一第二義也曰此大乘小乘也曰是將夷而為中為晚盛唐之牛跡兔徑佹乎其唯恐折而入也曰翳者別見空華熱病者旁指鬼物嚴氏之論詩亦其翳熱之病耳而其症傳染於後世舉目皆嚴氏之告也發言皆嚴氏之譫也而互相標表期以槖天下之詩病豈不僨哉茂倫之撰斯集也胥初盛中晚之詩臚而陳之不立阡陌不樹籬棘異曲同工分曹遞奏沈休文之言曰飇流所始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體勢相絕江文通之言曰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魂茂倫奉為律令用以蔽嚴氏膏肓之癖洗高氏耳食之陋庶幾後三百年煥然復覩唐人之面目斯茂倫之志也諸有智者用是集為經方診翳熱之病而



審知其所自始其必將霍然而起也夫

## 題歸太僕文集

錢謙益

歸熙甫先生文集崑山常熟皆有刻刻本亦皆不能備而
送陳自然北上序送盖邦式序則宋人馬子才之作亦誤
載焉余與熙甫之孫昌世互相搜訪得其遺文若干篇較
槧本多十之五而誤者芟去焉於是熙甫一家之文章粲
然矣熙甫生與王弇洲同時弇洲世家膴仕主盟文壇海
內望走如玉帛職貢之會惟恐後時而熙甫老於場屋與
一二門弟子端拜雒誦自相倡歎於荒江虛市之間嘗為
人叙其文曰今之所謂文者未始為古人之學苟得一二
妄庸人為之巨子以詆排前人弇洲笑曰妄誠有之庸則
未敢聞命熙甫曰唯庸故妄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弇洲晚
年頗自悔其少作亟稱熙甫之文嘗讚其畫像曰風行水
上渙為文章風定波息與水相忘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予
豈異趨久而自傷其推服之如此而又曰熙甫誌墓文絕
佳惜銘詞不古推公之意其必以聱牙詰曲不識字句者
為古耶不獨其護前仍在亦其學問種子埋藏八識田中
所見一差終其身而不能改也如熙甫之李羅村行狀趙
汝淵墓誌雖韓歐復生何以過此以熙甫追配唐宋八大



家其於介甫子由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士生於斯世尚能
知宋元大家之文可以與兩漢同流不為俗學所澌滅熙
甫之功豈不偉哉傳熙甫上公車賃騾車以行熙甫儼然
中坐後生弟子執書夾侍嘉定徐宗伯年最少從容問李
空同文云何因取集中于肅愍廟碑以進熙甫讀畢揮之
曰文理那得通偶拈一帙得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挾冊
朗誦至五十餘過聽者皆欠申欲臥熙甫沉吟諷詠猶有
餘味宗伯每歎先輩好學深思不可幾及如此今之君子
有能好熙甫之文如熙甫之於子固者乎後山一瓣香吾
不憂其無所託矣癸未中夏日書

明文英華　卷十　題歸太僕文集

題錢叔寶手書續吳都文粹　錢謙益

吳郡錢穀叔寶以善書名家博雅好學手鈔圖籍至數千卷取宋人鄭虎臣吳都文粹增益至百卷以備吳中故實余從其子功甫借抄與何季穆周安期共加芟補欲成一書未就也功甫名允治介獨自好不妄交接口多雌黃吳人畏而遠之余每過之坐談移日出看囊錢市糕餅噉余老屋三楹叢書充棟白晝取一書必秉燭緣梯上下一日語余吾貧老無子所藏書將遺不知何人明日公早來當盡出以相贈吾欲閱更就公借之何如余大喜淩晨而往



坐語良久意色悶默不復言付書事余知其意亦不忍開口也辛酉冬余北上往別病瘍初起瘡瘢滿面衝寒映日手寫金人吊伐錄本子忽問余曹能始尚在廣西有便郵屬彼覓通志寄我余初欲理付書舊約語蕩喉欲出而止無何功甫卒藏書一夕迸散抄本及舊槧本皆論秤擔負以去一本不直數錢也功甫少及見文待詔諸公嘗言吳中先輩學問皆有原本惟黃勉之爲別派袖中每攜陽明空同書札出以示人空同就醫京口諸公皆不與通問勉之趨迎爲刻其集諸公嗤鄙之又云李空同言不讀唐後書左國璣爲左宜人之弟空同文稱内兄内外兄弟在小戴禮亦唐後書耶四部大函之書別字謬句堆積卷帙兩司馬當如是耶每抉摘時人制作余每指其口失笑而止嗚呼功甫死吳中讀書種子絶矣余欲取吳士讀書好古自俞石磵以後網羅遺逸都爲一編老生腐儒笥經蠹書者悉附著焉庶功甫輩流不泯泯於沒世且使後學尚知有先輩師承在也姑志之於此

## 記峨眉仙人詩

錢謙益

巴陵楊一鵬，萬曆庚戌進士，為成都府推官，登峨眉山，有狂僧踞佛座，睨楊笑曰：汝猶記下地時，行路遠，啼哭數日夜，吾搦汝頂而止耶？楊憶兒時語，大驚，禮拜，耳語達旦。臨別囑曰：三十年後見汝於淮上。楊後開府淮安，一日薄暮，有野僧擊鼓，稱峨眉山萬世尊寄書。發函得絶句七首，傳其五云：請向人間僅一遭，而今限滿苦難留。清虛有約無相負，好覓當年范蠡舟。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關頭著脚難。六百年來今一遇，莫將大事等閒看。浪游生死豈男兒，敎外眞傳別有師。富貴神仙君兩得，尚牽韁鎖戀狂癡。難將蜂玉拒無常，勳業終歸土一方。欲問後來神妙處，碧天齊擁紫金光。須來法旨不容違，仙律森嚴敢洩機。楚水吳山相共聚，與君同跨片霞飛。其二首秘不傳。（或疑為七國讖云）賀明大宗寄書，僧已不知所往矣。流寇焚鳳陽陵寢，楊以失救論死西市，（一鵬以六月二十三日誅。初一鵬爲見閣臣王應熊以主司以常倚假之，引疾不許，遂及於禍）神色揚揚如平常，但連呼好師傅數聲而已。楊之仲子昌薦告余曰：萬世尊名大傳，今尚在峨眉，往來人間無常處，人亦時時見之。

綏冠紀畧曰：鳳陵未災前，有遙見陵中二大人，一衣朱，一衣青，毆擊甚苦，尋聞號泣聲，乃集數十人持杖入，惟二犬跟蹌走，無何寇至。○崇禎十五年，鳳陽祖陵悲號震動，三年不止。○太康伯張國紀之祭告鳳陽祖陵也，於乙亥九月初十日從黃河舟行，路經單縣，爲牟文綬麾下將官吳尚文等二千人白晝擁兵遮阻，口索過關銀一百兩，國紀不從，衆兵毀棄欽頒香帛，殺死水手校尉多人。兵垣糾之曰：太康懿親，鳳陵欽遣香帛法物，此而可劫奪，又何者不可劫奪乎？且其所立之關爲何關？百兩之例爲何例？兵橫至此，而欲以立軍紀、戢亂萌，不可得也。

## 書瀛國公事實

錢謙益

程克勤宋遺民錄載瀛國公事以閩人余應詩及袁忠徹記爲徵叔丘何喬新注余詩最詳而袁記多所牴牾爲說者以詔呂巖牛馬之事徵收難明傳聞異辭或者中原遺老傷故國思少帝從而爲之說以相快與國初權衡作庚申帝大事記與余詩若合符節權記云宋江南歸附瀛國公入都自願爲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憐國公老且孤贈以回回女子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寺上龍文五采氣訪之乃國公所居也問之曰子室中有異寶乎對曰無有今早五更產一男子明宗大喜因求爲子并其母載以歸卽庚申帝也帝以庚申爲號者記者之微辭公羊子所謂習其讀而問其傳也以元史及諸書詳考之宋幼主降封瀛國世祖夢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欲除之瀛國遂乞從釋號合尊太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過朔北扎顏之地袁忠徹記史云瀛國公以德祐丙子降元年六歲後十有二年爲至元戊子瀛國公學佛法於吐蕃何喬新注余應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此瀛國北徙之本末也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鎭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其與瀛國公締交蓋在此時妥懽帖木耳以元統癸酉卽位年十四其生在延祐庚申上距丙子凡四十四年而瀛國公年始五十矣何喬新注元史云明宗北狩過阿兒斯蘭之地納罕祿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於北方罕祿魯氏卽瀛國之后也余詩曰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嗟鏞乞歸行營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此明宗養子之本末也文宗疾大漸召皇后太子大臣曰晃忽叉之事朕平生大錯我死迎妥歡帖木兒立之庶可以見明宗於地下晃忽叉者明宗從北方來飲毒之地也燕帖木兒不可立寧宗不踰月而崩久之乃奉太后詔迎順帝於廣西之靜江余詩曰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壬癸枯乾丙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雄此庚申在位之本末也元以水德王故曰壬癸宋以火德王故曰丙丁

西江月者陶九成所記劉秉忠之詞順帝死於應昌之讖也至元五年尚書高保哥奏言文宗制治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下素非其子帝大怒立撤文宗主於太廟欲殺草詔史臣虞集馬祖常二人以文宗御批呈上脫脫曰彼負天下重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遂捨不問六月丙申詔曰文宗私圖傳子乃搆邪言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祖宗大業幾於不繼蓋順帝生於沙漠其非明宗之子中外流聞大書特書傳播海內丙申之詔即順帝亦不得而諱也權衡字以制隱居太行黃華山二十八年洪武二年中書省遣官訪庚申帝三十六年史事得此書上之於朝所紀載可信不誣袁忠徹得之傳聞謂明宗見罕祿魯氏愛而納之未幾生妥懽帖睦爾西不知其抱養之詳余得庚申大事記以余應之詩疏通證明然後知信以傳信可備著國史不當以稗官瑣錄例之也元史潦草卒業實本朝未成之書後之君子有事於纂述庚申帝之事亦其大者故不厭其詳稽云



丁丑獄志 附閱訟紀事 黃宗羲南雷文案二則 侯方域與阮大鋮書

錢謙益

烏程以閣訟逐余既大拜未嘗頃刻忘殺余也邑子陳履謙負罪逃入長安召姦人張漢儒王藩與謀曰殺錢以應烏程之募富貴可立致也漢儒遂上書告余并及瞿給事式耜烏程奮筆票嚴旨逮問余將抵近郊撫寧侯朱國弼抗章劾烏程欺君誤國章數上烏程疑余使之吳人周應璧爲撫寧客出告人曰撫寧必得重禍吾雖諫不吾聽也因爲道疏語云何語聞履謙履謙曰此奇貨可居也乃嗾王藩出首謂余以三千金屬應璧賄撫寧應璧家僮喜兒及傭書蔣英知狀事下錦衣衛掌衛事董琨烏程之義兒也迫欲傳致具獄以快烏程收考應璧令具對所劾應璧曰撫寧勳臣受國厚恩拼一死擊姦輔某作詩諷止堅不可回乃爲改竄疏中數字非代草也即令應璧代草罪不至死馬周亦爲常何代草何用抵諱耶問王藩所首行賄事應璧曰某居長安二十餘年與錢無片紙問問撫寧往擊逆奄今擊姦輔義烈世襲拜家廟別老母而後行事天日皎然何忍以受賄誣之擊姦輔坐賄擊逆奄亦坐賄乎

錢未嘗行賄某未嘗代錢行賄何繇識錢家人面貌問其姓名子虛烏有可置對具獄上告君父耶琨曰錢家人紀綱具在原揭何謂無之應璧大笑曰紀綱者僕隸之總名也紀綱之僕猶今言管家云耳安得有姓紀名綱之人為錢僕隸耶事出左傳故非僻書在某卷某行明公可覆驗也琨曰我家安得有此書此豈秀才掉書囊地耶考蔣英真見皆不肯承又收考撫寧家老蒼頭年七十餘意其老可强服也搒地大呼誓以死明主人無他琨拷訊無所得徽且恚王藩嶽冠束帶招搖而來琨㧻衣起迎之握手耳



語久之遂用藩言具獄曰應璧初抵讕不服藩及蔣英皆見蔡語作證左驗明審應璧始伏罪臣始得結竟其獄乞勑付北鎮撫司究訊正法疏上上以為疑命窮究行賄家人主名琨持之益堅謂贓罪真確案宜早定不當遷緩以滋葛藤上終弗許也獄初具琨等謂上必震怒執余下詔獄此一獄卒事耳即上不執余而以主名坐一二僮僕搒掠誣服因以連染朝士之右余者此實可畢網而盡而余為渠率其將安往上神聖心知余枉疏三上旨三駁之竟不及余而東厰以稱覆事盡發履謙漢儒藩三人姦狀上命法司具獄各杖一百立枷死長安右門外琨亦以他贓罪勒去琨之考應璧也五毒森至窮竭慘酷無復餘方應璧慷慨直辭色不變容琨發怒罵曰要夾折他脚脛應璧曰變一足脯何傷琨曰這本上要將撫寧李下應璧曰祖宗優厚勛爵非謀反大逆無下獄者濫闌老威靈遂勝於二祖列宗耶琨罷吳孟明掌衛事再奏旨覆讞詣反琨所文致獄辭而以代草坐應璧應璧亦拜杖右門外久之病創而卒崇明沈廷揚經紀其喪返葬於吳天啓中逆閹令許顯純掌詔獄考汪文言拔誣楊忠烈贓罪文言仰天大



笑天下有貪贓楊大洪乎彭考刺爇血肉糜爛不肯回易一辭顯純具獄曰文言供吐云云皆誣也烏程之杖壽漢於逆閹革琨之剮內精於顯純應璧重義輕死不憚以骨肉扞拒文言之後又一男子漢之貫高陸續豈是過乎戴就諸薛安曰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汝於廷中或曰應璧死後琨病痁見應璧守欲殺之命道士上章服罪貫我死願作主奉祀以謝至今琨家祀應璧歲時扣頭上食如祖考云

崇禎元年十一月初六日癸亥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

都通大及禮部尚書溫體仁侍郎錢謙益翰林院記注
協理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錦衣衛掌上官來文
華殿召對上御後閣先召輔臣李標錢龍錫及吏部尚
書王永光人商確移時三臣出上御文華殿諸臣行禮
畢上召溫體仁曰爾參錢謙益受錢千秋之賄以一朝
平步上青天爲關節結黨欺君之罪是實與否體仁對
字字是實上問錢千秋事結了不曾體仁對千秋逃了
刑部將金保立徐時聘問罪錢千秋並不曾到官又舉
體仁疏中說欲卿貳則卿貳欲枚卜則枚卜是怎麼說



體仁對此番枚卜都爲錢謙益事體不當結不該起陞
如何起陞如今枚卜不該推他在裏面他就要枚卜了
上問是眞麼體仁對曰眞召錢謙益問溫體仁參卿受
錢千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爲關節可是眞的錢謙
益對臣才品卑下學問荒疎濫與會推之例處非其據
溫體仁參臣極當但錢千秋之事關臣名節不容不辨
臣於辛酉年典試浙闈與科臣綦謙貞矢公矢慎一時
號稱得人初不聞有錢千秋之事臣到京復命纔聞得
有錢千秋一事當時即具疏參他勘問明白現有卷案

在刑部體仁奏千秋逃了過付之人提到刑部親口扳
扯錢謙益如何賴得謙益奏臣不敢多辯現有卷案在
刑部上問輔臣如何是過付輔臣奏俱是光棍騙錢的
上命再參謙益奏千秋試卷是推官鄭履祥所取上卷
臣爲總裁不能徧閱只看他七篇文字又看他後場也
還不曾看到結尾七字一時疎略之罪臣不能辭體仁
奏錢千秋遣戍必有受賄之人上召刑部問錢千秋事
怎麼說刑部尚書喬允升奏此事在天啓二年臣時在
太常寺卿天啓三年臣纔到刑部不曾經問現有卷案



體仁奏錢千秋並不曾到官謙益奏其實到官臣豈敢
欺皇上上問輔臣錢千秋事已結案不曾輔臣對呈上
取刑部卷案來看便見明白體仁奏現有過付人只錢
千秋不到上召部臣科道曰據體仁奏說不曾到據錢
謙益奏又說結了卿等奏來王永光奏錢千秋事臣先
已經奏過皇上那錢千秋到官結案了上曰錢千秋既
問遣戍一定有個受賄之人永光奏曰問吏科都給事
中章允儒允儒奏臣當日待罪在科曾見招繇上曰招
繇上是什麼人納賄體仁奏錢千秋不曾到官只是照

提上問如何是照提輔臣奏坐名問罪謂之照提上命
禮部卷子刑部招蘖俱取來禮仁奏當時還有科道奏
他上曰是什麽人叅禮仁奏臣在田間失記姓名謙益
奏科臣顧其仁叅臣臣有辨疏在錢千秋未叅之前後
來魏忠賢用事見臣與常熟知縣楊漣迺義相與崔呈
秀一起小人使臺臣陳以瑞叅臣臣隨削奪而去體仁
奏前一疏在魏忠賢未用事之時難道也是崔呈秀上
一命辯疏與叅疏俱取來體仁奏臣職非言官可以不言
適當會推不與臣應避嫌引退不當有言但念枚卜大



典宗社安危所係舉國無一人敢言者臣若不言上負
聖明下負生平所學臣不忍見是上孤立於上是以不
得不言上命諸臣起暫退賜茶諸臣謝而出上傳諭起
注俱要詳明不許增減修飾少頃上復御殿命諸臣入
召翰林院官宣讀體仁疏畢召體仁曰卿叅神姦結黨
欺君之罪姦黨是誰體仁奏錢謙益之黨甚多臣還不
敢盡言上問怎麽枚卜大典一手提定體仁奏此番枚
卜皇上務求真才其實都是錢謙益主張的臣所以說
他一手提定上又問方纔受賄是誰體仁奏受賄之人

就是錢謙益上召王永光問卿方纔奏允儒見招蘖這
是怎說永光奏臣不曉得原招是允儒看見想是差不
多招蘖上問錢千秋他說有一箇金道士說有人賣題
寫一合同將一朝平步上青天作七字結尾中了方付
銀子召章允儒出跪奏曰臣先爲華亭知縣壬戌行取
蒙先帝拔入諫垣臣同官顧其仁曾具疏說浙闈事上
問怎麽是浙闈輔臣奏錢謙益在浙江主試允儒奏臣
見叅疏有錢千秋事問結了以後假滿回京見刑部有
招蘖刊本不記得刑部問官姓名今蒙皇上召對臣項



在外見閣臣冢臣說溫體仁有疏叅錢謙益冢臣云這
是我們會推中人曾見招蘖未臣云冢中偶有一箇刊
本見因命人到寓取來與冢臣看體仁奏今蒙召諸臣
在外俱是商議來的允儒奏今日枚卜大典諸臣矢公
矢慎天日臨之在上皇上臨之在上臣等何敢有私溫
體仁資雖深望實淺諸臣不曾推他如謙益有械迹何
不糾之於枚卜之前今會推疏上點與不點一聽上裁
今尚未知聖意誰屬溫體仁隱然以不與會推熱中觖
央體仁奏科臣此奏正見其黨錢謙益未枚卜之先不

避冷局臣糾他何用枚卜既點之後臣糾之無及此時
參他爲皇上愼用人上曰會推上錢謙益是第二名焉
知有這事假如朕點了他怎麽處允儒奏黨之一字從
來小人陷君子皆是這般說臣猶記得當日魏廣微欲
逐趙南星陳于廷諸臣於會推吏部尚書之日使魏忠
賢加一黨字盡行削奪大抵小人爲公論所不及將公
論之所歸者指之爲黨罟傳至今爲小人害君子之榜
樣上怒叱之曰胡說御前奏事怎這樣胡扯拿了時無
人承旨上曰錦衣衛何在錦衣衛官過來承旨將允儒



扶出上命永光奏永光奏會推閣臣是臣部職掌臣見
皇上要艮相採訪公論故從公會推至於結黨臣實不
知體仁奏皇上試問王永光屢奉溫旨何以不出直待
科臣瞿式耜有言完了枚卜大事然後聽其去是冢臣
去留我皇上不得專主有此事否上問永光卿何以先
去後出永光奏臣一向有疾蒙皇上溫諭又見枚卜大
事臣勉强出來完這件事還要求去體仁奏錢謙益熱
中枚卜今會推從來未有之事上命部臣科道過來問
曰朕先傳旨枚卜大典會推要公如何推這等人是公

不是公輔臣奏關節實原不與錢謙益上曰關節
是眞他爲生者如何不是他上問孫象[illegible]語問白此
是誰人所批中字是誰人所寫輔臣對曰是錢謙益堂
白旣是他寫如何說不是他與等怎麽說輔臣對據刑
部招是光棍騙錢千秋考才原是可中光棍知道他可
中所以去騙上曰光棍作主考麽光棍中他的麽旣是
他取如何與他不招于體仁奏關節是錢謙益分明滿
朝都是錢謙益之黨臣受四劉知遇忠憤所激不容不
言關節是眞當時刑部推在兩箇光棍上若不受賄



如何得中自然錢謙益受賄輔臣奏前事招問得明白
上曰招也是極閃爍的不可憑據旣說提至又說不提
至後邊提至如何前邊問罪罪是懸坐的麽輔臣奏後
來也拏到體仁奏如今錢千秋現在京師日入錢謙益
之幕指望謙益入閣希圖辨復使謙益可以枚卜則錢
千秋便可會試上曰體仁所參是實因參疏藁招藁揭
帖砵卷付閣臣等上曰卿等卽去在外與諸臣從公會
議不可徇私諸臣承旨體仁獨奏曰臣一身孤立滿朝
都是錢謙益之黨庇此疏一出不惟謙益恨臣入骨卽

謙益之黨羅之根臣亞身豈能當事竊恐乞罷臣歸
里以避兇鋒臣叨九列之末豈敢欺皇上斷不敢欺只
是不忍見皇上焦勞於上諸臣以不肯擔爲念不得不
參上曰爲國劾參卿奏得是錢謙益伏地待罪上命門
外候旨暫退有內侍口傳密諭錦衣衛今日拏人如何
不遵舊例明日具本回話輔臣標廷中會議良久上秉
燭復御取諸臣入輔臣特疏揭同奏錢謙益既有議論
宜回籍聽勘錢千秋下法司再問上曰是公議的麽輔
臣龍錫奏所推諸臣才品不同也有材品也有濟品還



望皇上就中點上曰通關節道是有材麽輔臣標奏關
節原與錢謙益不相干錢千秋原是名士中得的上曰
既是名士他自中得何必又通關節輔臣標奏吏科都
給事中章允儒奏事言語牽纏心實無他他是言官望
皇上寬宥龍錫奏允儒是言官之長遠之恐言官結舌
上曰如何結舌他是吏科會推是他的事他豈能辭其
責他是挾私多言卿等看不出來麽朕公道處分一兩
箇人就說閉塞言路就說不是了言官爲一人就要用
參一人就要處使朕不能用一人權在下麽輔臣奏會

推是一件好事如今就處分一箇人恐于大典上曰會
推好事如何祇是這樣人會推且停卿等不必奏輔臣奏
臣等才力不及前人皇上這樣焦勞會推事還望允行
上不允行還官將漏下二鼓矣○四川道御史王相說
上言凡言黨者必有爭者黨之根一出於爭則指敵爲
黨其所持以爭者亦即爲黨而爭之勝則黨愈成凡有
爭心已先橫一黨之見於中使人臣各化其爭而黨立
消矣如溫體仁本欲以黨字塞言官之口凡有救錢謙
益一句攻溫體仁一句者即爲黨而安知不救謙益不



攻體仁不遂爲體仁之黨乎況論一事自有一事之是
非論一人自有一人之本末奈何論枚卜一事輒敢稱
不忍見皇上孤立於上是朝廷無一事爲公議也論謙
益輒敢稱滿朝都是謙益之黨是羣臣無一人有肝腸
也至於排衆人憤衆事而爲言不謂之爭可乎體仁因
會推不與謂謙益一手握定非挾私乎於明主之前羣
臣濟濟奉公之日謂皇上孤立滿朝皆黨非妄言乎皇
上原係虛衷以枚卜大典忽有科場關節之說安得不
排然而起安得不以言者爲忠頓使會推有體仁體仁

未必發此事此事自體仁發則不平之鳴而非至不之
論矣○刑科給事中曾師稷上言尚書溫體仁以枚卜
不與疏參錢謙益有結黨欺君之說心竊怪之及盡臣
毛羽健科臣沈惟炳參駁而體仁陽言求去大肆機鋒
謂諸臣傚刎陰詆總爲救謙益而發不覺撫膺歎曰有
是哉體仁之敢於欺聖主而巧於箝言路也夫謙益之
事付之會勘此在皇上有獨斷天下有公評愚何敢置
喙獨借此而以佐黨欺君纍日畢朝之士此一言上以
觸人主之怒下以箝畢朝之口如羅鳥者張四面之網



一有觸之處無不入其羅中者今諸臣甫開口則已觸
體仁之羅亦巧矣正不知謙益何以有黨而滿朝亦何
故結黨以爲畏謙益耶則謙益不過一帶銜侍郎耳縱
使徵侍點用而當此聖明在御太阿獨握度其不能專
權怙寵擅行威福亦可知也以爲利之耶則諸臣遭逢
明聖熙載奮庸尚能恭職無曠自可循資而上豈待謙
益入綸扉而爲之旆一銜躐數級耶至於諸臣本末更
復昭然召還者湯火餘魂感皇上再生之賜豈其東山
力出而撫膺私謀新進者風雲始步當世界一新之時豈

其背水逆寡而怯趨蹊徑若夫公論所歸義憤所激則
其道處於不得不同如附逆當拒則羣起而拒之邪說
當擊則羣起而擊之此爲忠臣計又惟恐其不一心爲
國歐陽修有云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此之謂也皇
上誅逆屏姦楊維垣卽揑稱四黨令體仁復羅爲一黨
積慮深謀無所不至彼欲報逆國之讐則大布彌天之
毒呼之於前必有應之於後乘機而起用以陷害正人
逆番璫局便不須別尋題目另駕情詞但云此係某人
之黨而一網打盡人國坐空是豈可不爲之寒心哉西湖



建逆璫祠一時諛詩各極其至而弁首者則體仁之作也其詩見御史毛九華疏中
黃宗羲天津巡撫馮留仙神道碑云公諱元颺字言仲
別號留仙慈谿人崇禎戊辰進士由禮部郎備兵蘇松
時烏程以事訐錢侍郎謙益方得於上小吏張漢儒希
烏程旨上書告錢侍郎謙益瞿給事式耜居鄉不法狀
下撫按治之公平反坐張漢儒杖蘇李與鄉官張采張蘇李則之奕也
溥不相能已而御史巡按劾之蘇李疑其受意於二張熊開元爲吳江令豫舉復社邑中諸生吳翻等
也因書誣告溥等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名曰復社與吳郡楊廷樞顧夢麟楊彝二張共成之
而太倉人陸文聲欲附復社不得而怒亦走京師言東

南大害必始復社於是天子震怒下郡國按其事復社
者東南諸生所刻私試經義之名也主自二張一時士
子多暴之者二張亦與錢侍郎相得故烏程遂以復社
嗣於東林爲天子言之公仰天太息曰東漢之禍一牢
修成之彼陸文聲者將踵其故事耶具疏爭之於上有
旨陛公而吳中黨禍亦解○又陳定生墓誌曰周仲馭
沈眉生讀書句曲定生與吳次尾讀書宅村皆好佐王
之學獨持清議臧量公卿天下望之如鏌鋣出匣當是
時烏程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爲事而宜興復相又思



援手阮大鋮會眉生保舉入京劾楊武陵并及大鋮大
鋮始恨定生與次尾因草留都防亂揭顧子方爲首
一時勝流咸列姓名大鋮杜門咋舌欲死崇禎己卯金
陵解試定生次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略揭中人也酒
酣耳熱多咀嚼大鋮以爲笑樂馬士英定策大鋮暴起
遂廣揭中姓名以造蝗蝻錄思一網殺之仲馭下獄死
眉生次尾崑銅皆亡命余與子方從徐署丞疏逮問而
定生亦爲校尉縛至鎮撫事雖解已濱十死矣若是乎
弘光南渡止結得留都防亂揭一案也陳定生名貞慧周仲馭名鑣沈眉生名壽民吳次尾名應箕顧子方名杲沈崑銅名士柱

歸德侯方域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大鋮書曰僕竊聞君
子處已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
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執事僕之父行也當神
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執事
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
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
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
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



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汝當持刺拜於牀下
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成公以論嗣昌擊溫事遣戍僅見方公而
其子以智者僕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
同爲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
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
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
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爲僕貰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
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既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
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

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湔乎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為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為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為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為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且來（左良玉為遼東都司劫錦州軍裝免官大凌河圍急侯恂薦為副總兵以功進為總兵官後駐來江號稱軍飢欲近南京就食稽兵九江兵部尚書熊明遇大恐請於恂以書諭之而止）都人洶洶阮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尚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尚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為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忮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後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氣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宣

富貴主人文　　錢謙益

昔人逐貧送窮之作皆以貧鬼致辭譴訶不少貸而富鬼則不及焉孫樵逐痁鬼文列四鬼之目曰諂鬼曰矯鬼曰巧鬼曰鑽鬼是四鬼者皆富鬼之族類儔黨也樵既知富鬼之情狀而擬諸其形容矣又欲招之以文富鬼故不好文幾其與子墨作緣亦傎甚矣乎余里居食貧峭獨自憙時聞大冠挪揄聊述其語爲富貴主人文知富鬼之不可招故安於其貴而不慭也意略與樵反其辭曰

翰林主人索居暑夕月在南斗明河垂㡳雲物輕鮮人影



單隻倚仗傍徨聹睇四壁有聲㦧然若咳若息若啼而嚶若怨而搯謡諑出出音聲四射傾聽不明掩耳迯嘖曰余爲富鬼百鬼之王暫舍富室薄游窮鄉過子之門有如豕冰門神冷落戶鬼凌兢入子之室徒有憂滿竈君辭突厠鬼去溷退筆成冢殘編滿家儆不人後辭必人過撫巳咄咄視天夢夢保此四極御彼五窮凡今之人莫如富厚百爾具聽上帝所右鬼猶求食人胡弗走不覩而懿匪忝而媾偕其餘光逐彼遺臭彼鄰我趨彼彼我儳彼嗽我甘彼灼我炙衎衎飲酒仡仡禦寇惟力是視遑恤我後我有頹面無獲其皮劈背析頰逢彼之宜彼笑未色我解其頤彼方曰否我感其肩賜之餘瀝匍匐叩首不比臣虜光乃等夷我有話言咨口歧舌鴟夷滑稽灟翻轉折嚘嚶喔咿附耳未絕陳見悃誠誓死流血退而屏人偶語戛戛轉喉似喑出氣復咽苛矣富人人而後說爲臣則忠作婦斯哲齒牙轆轤骨節攣卷口承餘欬屛嚙足汗尻高首下肩聳脇穿刲肉折俎剝膚肆筵見金則攫有恥必捐子不醜窮人誰子妍脂膏却潤捷徑辟先人敝官冷有地無權貧人莠口博人鈍顏搖唇抹撥背而鉆鉗胥冠越棄夏篋冬懸咎



譽遷隨彼何有焉富而可求伐柯有則彼其之子亦既弋獲善事官長伺候顏色結交魁儈厭飫酒食妻子謞慮僮奴并力如牛之耕如螣之賊囊橐克牣子貸滋彼大冠如箕項領成飾瘠老稱愿兒童嘆息子胡自苦坎壈失職用我之言易子之求迴馭弭節師彼前修鴈鶩爲羣稱梁是謀揶揄屛息樓裂奚憂僻置筆札辭去交游願就幸舍爲子持籌主人聞之閔默隱几頫究塡膺聊嘖聒耳宿醉方醒夢寐未止回腸傷氣屛營徙倚曙光解駮晨露沾灑欠伸久之篩髮叩齒左顧丹鉛右命圖史忻忻樂康忘其所

以宮鬼喟曰不可爲矣撫膺高蹈不顧而起顧樵曰文可追蹤柳蔡然啓以後無此等作矣



## 朱鷺傳

錢謙益

朱鷺字白民吳縣人本吳江人也少有俊才事馮祭酒夢禎爲高足弟子家貧教授生徒以養父母承顏順志以老萊子爲法晚頗好啖千錢曰買笑錢父死久之乃謝博士弟子芒鞋竹杖徧游名山所至畫竹以自給不受人一錢嘗游華山登天井實躡遺蹤長身等身見者皆以爲仙人也少好玄學解道德參同之旨晚棄而逃禪參雲棲憨山二老結茅華山寺之左蓮花峰矗立其前若相向拱揖檻楹之下萬木如茨可俯而掇也晝夜六時偕山僧炷香念佛崇



禎五年年八十作辭世偈沐浴更衣而逝其孫旦葬之山中在巢松法師塔左爲說者曰中吳在勝國時多憤世肥遯之君子若龔聖予鄭所南其最著者聖予善畫馬室無几席命其子伏榻拔背伸紙作唐馬圖人輒以數十金易去藉是故不飢所南畫蘭不肯布地自贊畫像曰懸其頭於洪洪荒荒之表爲不忠不孝之榜樣其託寄卓詭如此鷺爲諸生嘗爲萬曆全盛之世每諱建文朝事輒泣下汍瀾悲不自勝不知其何謂也網羅遺佚作爲建文書法欲進之朝不果崇禎初撰甘露頌策蹇入長安欲以畫竹欲獻

新天子文不[illegible]城下或勸之亟歸慨然歎曰吾非王臣也其敢逃乎端坐龍華寺注般若經冦退而後反斯所謂隱不忘君者歟原其初心亦有意於斯世託而逃焉者歟翁之畫竹與聖予之馬所南之蘭並傳於世後之君子當有見而知之者余故爲之傳無亦使其無無傳焉



## 竹籤傳

顧大韶

竹氏之興蓋顯於禹益之世至周浸盛有名策者與端木氏之名方者齊名並以强識聞方專史職而策好博小物爲人修直無頗帝命與投鉤氏互司利事市民之分貨財不平者咸質厥成又善事鬼神神降言必憑焉巫覡莫及也其族初在遼西令支齊桓公伐山戎斬孤竹乃遷中土漢帝將立后未定侍臣請決之策帝不能用晉武卽位問世數策對以一舉朝駭愕相顧咎策失言策不以屑意然其言卒驗後更名籤仕齊梁間爲諸王保傅久之罷去入唐爲陳武烈帝大祝傳帝意作韻語簡奧類焦贛易林入宋復徙江東神霖更爲長句俳俚通俗關壯繆侯之改諡武安王也倚勢隣之王甚神聖得籤佐益著勝蠻明興爲王立廟京師正陽門命籤典謁凡士之求官位者商賈之求奇羸者吉凶利鈍無巨細皆謁王王倦於酬對穆然無言曰籤使以己意答之籤受命如響巧發奇中萬曆間名浸盛太宰聞而賢之薦於朝命入吏部貳文選郎事先是選郎多黷貨或畏懦狥請託有賢自好者避怨謗嘗惴惴眾推籤廉平遂以選事委焉每朝廷有大選選郎第按故

事注品官其地之遠近善惡劇易與人宜否一決於鐵太宰據鐵所定成奏上之天子天子輒可其奏內外無間言鐵亦喜自負漫以驕泰人吏部堂立太宰下挺然無所屈居嘗慷慨大言堯舜以後代無真人使我得行其道無懷叅豆之治何足云哉或問曰子道已行矣又何問焉鐵曰未也鄉會試之榜翰林科道之選皆本朝所重也數者我無一與焉悉以畀吾吾志快矣士之失職者傳其語爲口實舉朝爲之不平於是臺省交章劾鐵怨望宜下法司訊天子曰鐵忠臣也下法司且死將廷鞫之期日命鐵聽於



朝公卿以下咸集遣司禮太監詰鐵汝以小臣冀闖大政分已踰矣猶懷怨望何也鐵曰臣何敢怨望哉臣見中朝貴要人共爲欺罔以誤主上受主上深恩不勝孤憤故發此論耳主上試面詰在廷諸臣吉士之選不以貨取乎科道之選不以資緣進乎吏部之有頂首科場之有關節不累見白簡乎使臣爲政縱賢愚同貫何至謬盭若此宋歐陽修知貢舉惟朱衣之言是聽夫朱衣第善點頭耳臣乃善爲詩四五六七言皆如宿構使修復知貢舉舍臣無與共事諸臣自視何如修乃毀訾臣耶於是公卿以下向詞奏曰鐵侮朝廷輕當世之士無人臣禮且鐵在吏部縱吏胥納賂人賄上下其手鐵陽瘖不問詐爲愚忠實敗國事罪當誅鐵曰敗國事者非鐵也諸臣結納吏胥共爲姦利百方賣臣臣疎於簡下理宜有之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臣之見賣過也諸臣之賣臣故也主上以爲罪宜誰坐且臣本山林人自虞夏以來修身數千歲嚮延巫覡祝史之間隨俗上下主上特簡臣佐吏部臣豈有心求之哉臣不飲不食無妻子之累得賄將焉用之主上若以臣爲不肖即日解臣吏部職聽臣仍歸武安王廟得死所矣臣謹



伏階下以俟太監以狀聞天子曰吾固知鐵忠命還部掌選事如故鐵知世不容忽一日棄官遁去莫知所終或曰觀音大士挈以歸淨土云

野史氏曰古之司銓者權氏敬氏皆名能其職權氏善低昂人錙銖無所假類非長者敬氏好面詆人醜恨者至欲撲殺之明哲保身吾有憾焉固未若鐵之虛己御物德怨兩忘也或疑鐵蓋巫祝之流不宜在廊廟是殆不然太戊以巫咸爲相成王俟卜正於滕巫祝又豈可賤簡哉鐵遭逢聖世致位津要蟬脫穢濁以全其軀詩曰逝將去女適

彼集七嗚呼賢矣

錢謙益曰仲恭與其兄大章字伯欽孿生子也連袂出遊人不能辨其少長伯欽舉進士仲恭老於書生作爲文章以自慰諭程孟陽稱之曰李文饒之流也後焚棄其業自定爲二十二篇此傳及瓜賦最善○初孫丕陽在吏部定掣籤法或曰如此改銓部爲籤部可也時人有詩曰冢宰無計定官銜枯竹拈來却有靈若使要津關節到依然好缺作人情



三慨　陳子龍

余慨夫世之人輕於去就食祿而不知報非其偶而相從者比比也乃晉人則曰異類夫異類豈盡若此哉偶所見鴝犬鶴三事有足慨者故記之

李氏之鴝

畜鴝者以五月五日剪其舌取汞硃火鍊之成靈砂雜米菽日三飼變易其心則能爲人言過於鸚鵡李氏有一鴝甚慧養之數年矣日則飛翔於櫚楹簾幕閒不遠去夕宿於籠以避貍鼠見僮婢有私持物及摘花者必告其主人晉人賈於吳者見之願以十金易焉鴝覺其意告主人曰



我居此久不忍去公必欲市我他所我且不食主人紿之曰我友有欲觀汝者即攜汝歸耳至賈家則舍之去鴝竟不食哀鳴告歸賈人憐其志且恐鴝死而金無取償也遂捐金十之二而以鴝還李氏鴝乃食陳子曰鴝拙鳥也不輕去就其儀一兮是以詩人比之君子而屈氏値惡其佻巧何也

鄔氏之犬

余少時有蒼頭尤愚者語余曩嘗從先王父刑部公居李

村[illegible]三鄰有鄔氏犬甚猛晨夕過舍搖尾衆皆叱之先王父獨命愚時飼以餘食至春月先王父攜愚一人從田舍飲且醉歸行阡陌中菽麥森森不見前後有[illegible]然出於草間者則爽狗也迎人突如相距五武世傳爽狗噬者必死方皇遽間且奔且迴顧忽見鄔氏犬從間道橫截之相齧信信因得以脫明日視之二犬俱斃矣蓋爽者屈於猛良者殄於毒也先王父命愚瘞之竹林嗟乎桑下之餓夫以一飯而免宣孟苟非其人雖歲縻萬鍾日享之太牢無益也



## 許氏之鶴

里中許氏園有二鶴其雄斃焉歲餘客有復以二鶴贈者孤鶴踽踽避之不同飲啄也雄鶴窺其匹入林澗間意挾兩雌倏然躡跡則引吭長鳴相搏擊至舍之去乃已夕雙鶴宿於池則孤鶴宿於庭其宿庭也亦然每月明風和雙鶴翩翩起舞嘹唳鳴和孤鶴寂處不應或風雨晦冥寒湍瀉石霜葉辭柯哀音忽發有類清角聞者莫不悲之主人長其羽翮縱之去是故窮悅之操鋒刃不能變也轂卵之信寒暑不能奪也九三不恒亦孔之醜也

## 西越雙清記

夏允彝

西越雙清祠在五賢祠之旁崇禎十三年知縣夏允彝於鄭公尚友所置講堂舊基創爲祠以祀嘉善李公奇珍及鄭公尚友兩公皆西越人後先三十年爲士民所合稱其清相類故合祀之允彝爲之記曰雙清之祠以祀武塘李公四可武林鄭公月庵余蓋於兩公之治邑知直道在民不容掩也余以崇禎十一年來涖兹土去鄭公僅一年去李公且三十年矣然士民語賢令必舉兩公他令不得望焉余每庭決事士民相訾詆輒曰若人也非良鄭公嘗創之矣其事有舊牘者必曰斯事也鄭公嘗剖之是歸於某若以鄭公言必無誤者余有所興革士民即又輒曰斯利也李公嘗興之於今漸湮斯害也李公嘗革之於今復起若以李公所措施無不當者問及他令事則曰某公事豈能遁公腹中耶嗟乎李公雖貴爲公卿今沒矣鄭公平擢司空屬亦旋沒民何所私於二公哉三十年來吏斯土者何他無所稱道也余友黃五湖令建陽語余曰建民之道前令亦如斯言及前賢令沈弁丘事必曰是沈公所嘗云云也及他人輒云此在公腹中耳五湖云吾輩愼行事無

命異日又入後賢腹中哉旨哉五湖之言其吏治卓礼有以也夫余既蒞於是益用凜凜因詢諸輿誦熟知兩公之政李公精頴絕入覩一人終身不忘仰去長二十年民有偶過武塘者公望見即日此長邑某人也吾嘗一見之今胡為乎至此在邑剖獄訟如神凡民所願興而不得願革而無從者公悉為施行之所欲與聚所惡弗施公實有焉鄭公學道人也悃愊無華以誠與人久而民信之蔽而不煩執而不窒其治事也皋皋無須臾之暇此兩公之異致也若其潔以持身慈以字下遇旱步禱歲不告凶訓士以禮不為輕徇則兩公所同也余聞兩公在邑時不逞之徒有怨誹之者幾搖其位既去其民益思之身歿而論定彼誹謗者安在哉即不自知悔衆共非之莫敢揚其言也余是以知吏在勉為善而已其不善也威不能劫民如所謂在公等腹中者徵詞斯及之矣其善也即執三尺法以身任怨怨之私終不勝誦之公久而益著吏亦何憚而不為善哉李公與余同邑入鄭公余同年友也然樂以兩公告後人非阿所私祠在五賢祠之旁鄭公嘗命林尚孝於此置講堂鄭公去陳懋進為竟其工



## 哀烈士辭 有序

黃淳耀

崇禎乙亥賊起秦楚轉掠廬州鳳陽之間攻下城邑火及陵寢南畿大震包將軍文達奉撫軍檄偕統兵官四人進援安慶兵械草草人無鬭志將軍知必敗欲持重以待賊疲而軍中為間諜所誘謂賊且四散速進可收其貨寶婦女他將咸笑將軍為怯以退撓責之將軍不得已亦進戰（時三月十二日）伏兵發官軍鳥獸散或勸將軍跳身遁將軍按劍叱之矢盡援絕遂力戰以死將軍字行甫其先江夏人以死事世襲為蘇州衛指揮同知遂家於吳云黃子曰將軍之死非死於賊也死於他將之牽制也夫將軍未戰而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使專制而往不必不能滅賊也聞將軍事親孝居職勤慷慨固其天性非苟沒一戰而誤得死節名者之比也友人金孝章（名俊明吳郡）傳將軍事甚悉余本孝章意作哀烈士辭一章志悼惜焉辭曰

嗟夫子之耿者兮竦長劍於戎行承乃祖之豐烈兮道慷慨而自卬流民橫潰兮中土僨操赫赫簡書兮崙我斧斨我豈絕裾之人兮訣老母而自傷豺狼衙衙兮驅之以市人風塵澒洞兮天地不仁嶷飛猱於檽櫨兮雖㩳巧其胡

以陳望陵樹之蕭條兮誠何有乎吾身覽三軍之變態兮抑又重夫持軍遷延遲以雁行兮徒眾口之囂囂昔許歷之進諫兮遇馬服而采焉夢周處之文武兮徒見咥於萬年殷清血於左輪兮貫白刃於右拳遂摺顱折頸而畢命兮餘怒氣之勃然夫豈危死之可懼兮卹余生之陷滯也日棄甲而逃復兮雖壽考其足愧也秉元氣以上粗兮厥槐槍以為綦息千騎之容容兮逆厲鬼而搏之彼倀倀者如瞽之無相兮今皆在乎軍中吾欲使夫子擊賊兮想魂魄於鬼雄



時常熟人石電備其同志陳湀隨包公出戰俱死之電頭既斷猶偃立為擊刺狀良久乃仆皖人祀之余忠宣廟下

萬孝子傳 陳弘緒

崇禎乙亥楚寇流寇犯鳳陽震及皇陵孝子萬公元亨死之總督漕運兼巡撫都御史以其事聞於朝已閱視科臣林公淮揚按臣張公履晟之請得旌揚如例嗚呼孝子者鳳陽司理南昌萬公仲實子也當流寇從姑山來仲實有母之喪聞訃業辭上官行有日矣適因哀毀過甚杖不能支遂臥疾司理之案牘屢怱人馬洶湧喧譁如沸仲實曰誰與左右曰燈市鬧時蓋元夕云鳳陽故無城俄而賊已及於司理之署矣左右曰賊賊觀之則流寇也司理曰



吾必以死殉國強起披衣然病甚輒起輒仆於是賊急索所為理官安在孝子乃泣語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著青衫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為我乃官也賊遂厲色脅之孝子大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喝命羣賊加刃所持乃庖人食刀刀無鋒割不能斷脰至數十割孝子乃死死惟呼阿爹阿爹賊不知鄉音為何辛以為此理官也遂置仲實而去方孝子青衫大呼其師萬思尹出視之賊并執思尹將加刃孝子復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渠事賊亦卒舍思尹孝子不獨以身代父且以死免其師嗚呼烈

哉仲實爲予言孝子遇害時賊碎裂其青衫僅存一袖血斑痕籍今袖上縷縷層叠不知孰爲兒之血痕孰爲某之淚痕矣孝子名元亨字爾嘉小字芳生十歲通五經十五補博士弟子員死之日僅十有六歲云

陳子曰予讀仲實懸投胎諸詩泫然涕下蓋無日不望孝子之復爲其子也夫睢陽之陷張[illegible]州至願爲厲鬼以殺賊今大河南北賊連營數十萬注矢密於蝟毛郡邑骸骨相撐拄孝子方且搏顙帝庭謀所以洩其如雷如霆之怒賊不盡孝子必不肯遽出人世也審矣仲實試於風號雨泣冰裂霜凝鳥悲獸駭之日呼孝子而以予言告之當有刀劍鐵騎颯然浮空而至者必孝子也仲實爾時幸無至於哀感捐生以重傷孝子於冥漠也哉



鳳陽無城郭賊大至官軍無一人迎敵者遂潰賊焚皇陵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墻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相巷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死賊渠掃地王太平王入府治知府顏容暄囚服臨獄中賊縱囚獲之賊渠張蓋鼓吹坐堂上杖容暄於堂下殺之士民被殺者數萬燔公私邸舍光燭百里賊渠列幟自稱古元眞龍皇帝恣掠三日拔營南下沿途殺掠無遺趨廬州○賊之令望風降者不焚殺守一二日殺十三四或五六日不下則必屠矣殺人數萬聚屍爲燎名曰打亮城將陷以兵周布濠外縋城者殺之故城陷必無噍類

吳伯齋伯胤傳　　侯方域

吳伯齋者少貧育於舅劉格格長者嘗舉孝廉家饒於財數推與伯齋千金以此得讀書交遊天下賢豪伯齋淹通古今高自稱許夷然不屑也弟伯胤少齋八歲而讀書與齋等郡人劉瀚格之族父也嘗聞格言二子當富貴乃以其孫女妻伯胤而盡以其財產贈之伯胤之妻亦賢輒出私財佐酒食費而勸胤從伯氏學胤早舉明經為鄉進士而伯齋淹蹇後丙子伯齋乃舉孝廉胤亦迄不第伯齋為人沉鍊英博慷慨負大志論者以其出處在郭泰皇甫規



之間為文章原本經術歸於大家嘗簡忽其時人人以此憚焉其實憐才好獎引文士見人有一言善皆未嘗忘也伯胤風流文雅美鬚眉善書生平事齋如父其學亦皆齋教之惟為詩稍辭不及齋其餘制作溫湛悉中矩度皆不及見用以城破死而其父年七十餘兩目皆盲顧獨在賊去後伯齋婦程氏嘗使人僞為齋胤狀立於父前父輒以手摩之而喜既乃審其妄坐土坑上搏膺而呼曰齋胤皆何往乎老人安歸乎哭大痛而無淚不絕聲三日亦以死程氏自乞木為棺而葬之後其家求齋胤之死處卒不得

而賈開宗曰有孔尚達者齋之同年生也嘗從闖賊見伯齋死時以目視尚達不語其色不撓而程山人自云城破時見兩賊以伯胤為官縛而牽之伯胤抗聲言奴乃以我為官我即非官豈從汝賊耶二賊更嬉笑詬詈疾驅之去噫可哀也齋字讓伯胤字延仲後皆與徐作霖同贈官

徐作霖張渭傳

徐作霖者有儁才少不得志於有司以入貲為諸生張渭曰朝廷歲一大縣補生徒百人小者亦四五十人每歲取天下之士且逾萬數而作霖以貲入豈不異哉張渭者慕



徐渭之為人因名渭自謂狂士人亦狂之使酒難近獨推作霖作霖短小精悍高辭盛氣遇人皆以奴畜之顧謂渭善也渭髯鬑其面髮鬑鬑然又騎馬折其左臂常蜷曲頗世之兒童戲繪以為冥官像者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則袞袞不倦為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霖好學深思常偃仰臥竟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人以為高文典冊聶會南昌萬元吉知作霖崇禎二年庚午舉孝廉第一作霖既就徵春官而渭益口常試居下自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潘曾紘曾紘取熟視曰子文誠善吾猝未識也竟高

拔之後數年而復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任贊化贊化怒更黜渭渭大譟而郡之薦紳先生亦有言渭賓名士者久之乃復其故崇禎七年甲戌作霖入對策言今天下剿賊寇秦蜀躁晉豫孔棘殆矣天子不可不及旹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責文法恐天下亂僞寇得之以示文震孟共嗟歎署上第而宰相溫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庚辰作霖復罷春官渭亦且摧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友人曰吾馬周也天下方有事胡不用我天下且不知文士況能知我哉遂怒罵其坐客或醉而哭坐客益以渭爲狂作霖忽怒罵曰若富貴子席父兄餘業餉十數梚肉羹耳天下亂形已成無英雄能救之者吾輩固旦暮死而謂渭狂何哉舉坐酒皆醒而其友人吳伯裔吳伯胤侯方域則皆哭泣時方爐遊修春社於吳伯裔之家因慘沮不樂罷去閱二歲而爲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友侯方域曰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鬱鬱涸迫勝乎作霖必死矣後甲申弘光立錄中外死者宗伯亦嫌知作霖果死遂爲請贈以爲祠部郎而張渭當城破時賊以刀斫之頤張且斷矣渭猶右手灑其頸之血而以折臂手自



承其頤徐步行口吶吶罵不止又一賊從後至斫以刀乃仆而死渭故貧饒心計縱猶術立置產逾萬而其子後罷於市儈駔猾者不數月皆盡無所得作霖無子有弟作肅延世琛文行甚高人見之猶想見作霖云

侯方域曰嗚呼古之死而不知其所者多矣其懷材質者或不得見用於世而傳之亦異又足悲也四子之文學不具論以余交當世之縉紳先生及知名士未有如裔與霖之大略者也胤稍文弱然其死又何壯也渭乃自比徐渭郎禰衡何足道哉嗚呼而皆不幸而死矣由今論之豈其



不幸歟豈獨其不幸歟

吳偉業綏冠紀畧曰知商丘梁以棹者故鄭撫夢澤千也邑舉人徐作霖吳伯裔伯胤相與集鄉勇爲守禦賊攻圍七日夜以二月二十七日攀堞入作霖伯裔伯胤死以棹被兵尋救甦遁於淮南家四十口悉以燼

青苗錢　日知錄八則　顧炎武

唐至大曆間以國用急不及待秋方青苗而徵之號青苗錢然亦六七月間事耳韓文公有游城南詩云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閒人麥苗含穟桑生葚共向田頭樂社神是三四月之間尚未動差科也聶夷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乃五代時語後人每援為故事至春初即出榜開徵然則斯民之不幸又甚於唐時矣

紡織之利

今邊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織雖有材力而安於游惰華陰王弘撰著議以為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既不獲紡織之利而又歲有買布之費生計日蹙國稅日逋非盡其民之惰以無教之者耳今當每州縣發紡織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給里下募外郡能織者為師即以民之勤惰工拙為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間民享其利將自為之而不煩程督矣計延安一府四萬五千餘戶戶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萬餘人其為利益豈不甚多崔寔政論曰僕前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緝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是則古人有行之者矣漢志有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載績為公子裳豳之舊俗也率而行之富強之效特覽之說豈難致哉[illegible]

十八房[illegible]

江陰李詡著戒菴漫筆曰[illegible]余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刻本窗稿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來抄得鐙窗下課數十篇每篇謄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三文憶荊川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一姻家同刻方山（薛應旂）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為從臾其常熟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板印行未聞有坊間板今滿目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實之一驗也楊子常彝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曆壬辰鈎玄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士驌選程墨始至乙卯以後而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於蘇杭而中原北方之賈人市買以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貴此之謂學問此之謂士人而他

書一切不觀。昔丘文莊當天順成化之盛，去宋元未遠，已謂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舉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讀，讀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則無知之童子儼然與公卿相揖讓，而文武之道棄如弁髦。嗟乎，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昔閔子馬以原伯魯之不說學，而卜周之衰。余少時見有一二好學者，欲通旁經而涉古書，則父師交相譙呵，以為必不得顓業於帖括，而將為坎軻不利之人，豈非所謂大人患失而惑者與。陸氏曰：大人樞遷衆而失位，心志惑亂，故循流俗之說而亦曰可以無學。若乃國之盛衰、時之治亂，則亦可知也已。

餘姚黃宗羲曰：士之不學，由專工於時藝也。時藝之不工，由專讀於時文也。故嘉隆以前之士子，皆根柢經史。時文號為最盛，固未嘗以之流行坊社間也。萬曆丁丑，馮具區集籍中名士文，彙刻二百餘篇，名藝海玄珠。至癸未，具區為房考，刻書一房得士錄，此京刻之始也。壬辰尚缺三房，乙未缺一房，至戊戌而十八房始備。書江王房仲閱藝隨錄，此選家之始也。辛丑遂有數家。自是以後，時文充塞宇宙，經史之學折而盡入於俗學矣。



今經義論策

今之經義論策，其名雖正，而最便於空疏不學之人。唐宋用詩賦，雖曰雕蟲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今之經義始於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呂惠卿、王雱等為之。元祐八年三月庚子，中書省言：進士御試答策多係在外準備之文，工拙不甚相遠，難於考較。祖宗舊制，御試進士賦詩論三題，施行已遠，前後得人不少。況今朝廷見行文字多係聲律對偶，非學問該洽不能成章。請行祖宗三題舊法。詔來年御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後全試三題。是當時即以經義為在外準備之文矣。陳後山談叢言：荊公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荊公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豈知數百年之後，并學究而非其本質乎。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於消耗，中國日至於衰弱，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矣。

史明古曰：自王安石經義之說行，累朝循是道不變。世徒知以明經為尚，殊不知其分截章句，欲裂文義，以苟合有司之程度，可醜也。其間非無豪傑之士思欲振起

之然父以是教子兄以之詔弟卒不能易天下之滔滔
此有志之士所皆歎息也
楊文貞言洪武四年十七年開科及十八年會試猶循元
制作經疑至二十一年始定今三場之制今之經義又不
如經疑多矣

判

舉子第二場作判五條猶用唐時銓試之遺意至於近年
士不讀律止抄錄舊本入場時每人止記一律或吏或戶
記得五條場中即可互換中式之卷大半雷同最爲可笑



通典選人條例其倩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恥請
牓示以懲之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中書奏吏部南曹關今
年及第進士內三禮劉瑩等五人所試判詞皆同勘狀稱
晚逼試期偶拾得判草寫淮實不知判語不合一般者敕
貢院擢科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教官劉瑩等既不攻
文只合直書其事豈得相傳藁草侮瀆公場宜令所司落
下放罷夫以五代偏安喪亂之餘尚令科罷今以堂堂一
統作人之盛而士子公然互換至一二百年自爲通弊不
行覺察傳之後代其不爲笑談乎

試判起於唐高宗時初吏部選才將覩其人覆其吏事始
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後日月寖久選
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爲難乃採今籍古義假說甲乙令
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　不足以爲問乃徵
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
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
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
超絕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今國朝之制以吏部選人
之法而施之貢舉欲使一經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



不用假說甲乙止據律文尤爲正大得體但以五尺之童
能強記者旬日之力便可盡答而無難亦何以定人才之
高下哉蓋此法止可施於選人引試俄頃之間而不可行
之通場廣衆竟日之久宜乎各記一曹互相倒換朝廷之
制有名行而實廢者此類是矣必不得已而用此制其如
通典所云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文斷決不乖經義者乎

經文字體

生員冒濫之弊至今日而極求其省記四書本經全文百
中無一更求通曉六書字合正體者千中無一也簡汰之

法是亦非難但分爲二場第一場命䟽寫四書一千字經文一千字脫誤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貼出除名第二場乃考其文義則屢利之射僅有存者矣或曰此末節也豈足爲求才累與周官教國子以六藝射御之後繼以六書漢世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補吏以周官童子之試而責之成人漢世掾史之長而求之秀才猶且不能則退之曠敢其何辭之有北齊策秀孝於朝堂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僭霸之君尚立此制以令盛之朝求才之主而不思除弊方課實之效與天下因循於淵濁之中以是爲順人情而已權文公有言常情爲習所勝避患安時俾躬蹈休以至老死自爲得計豈復有激摩古今風俗整齊敎化根本原始要終長慮遠馭者邪古今一揆可勝慨息

期功喪去官

古人於期功之喪皆棄官持服通典安帝初長文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考之於書如爭義以兄順喪去官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陳寔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父喪去官又劉衡碑云爲勃海王郎中令以兄琅邪



相憂卽日輕舉圍令趙君碑云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則兄喪亦謂之憂也曹全碑云遷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官則弟喪亦謂之憂也度尙碑云除上虞長以從父憂去官楊著碑云遷高陽令遭從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輕舉則從父從兄喪亦謂之憂也任純碑云拜鄆令妹宰歸遂釋印綬晉陶淵明作歸去來辭自序曰尋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則已嫁之妹猶去官以奔其喪也晉嵇紹傳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則子喪亦可以去官也後漢末時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據大義正之晉泰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博士韓光議以宜貶又言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爲孝廉有期之喪而行甚致清議令伐之人躁於得官輕於持服今晉人見之猶當恥與爲伍況三代聖賢之列乎

晉書傳咸傳惠帝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太傅楊駿咸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旨未下輒行造謁急諂媚之敬無已于之情宜加顯黜以隆風敎張闓傳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女

為妻補為中正貶預以清風俗劉隗傳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從之當日期功之喪朝廷猶以為重是以上掛彈文下干鄉議今則有脫齊衰而入大夫之門停殯宮而召親朋之會者至乃墨跗方闊衿鞶已飾敗禮傷教日異歲深宜乎板蕩之哀甚於永嘉之世嗚呼有人心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緦喪不得赴舉

宋天禧三年正月乙亥諸路貢舉人郭稹等四千三百人見於崇政殿時稹冒緦喪赴舉為同輩所訟上命典謁詰之引伏付御史臺劾問殿三舉同保人並贖金殿一舉今制非三年之喪皆得赴舉故士彌躁進而風俗之厚不如昔人遠矣

安丘李公傳　朱鶴齡

李公遷梧字茂陽山東安丘人舉嘉靖己未進士授吳江知縣邑自倭難之後瘡痍未復公至務與民休息諸苛遣科條一切罷去小民有所陳訴就道旁居輿前決之隸卒縱遣囚徒及春而悉歸如約其德意為人所信如此明年庚申江南大水邑尤甚城郭半崩道殣相望公首具狀捐俸設糜存活無算撫軍某公業奏請蠲稅大司農以格議不允弼先所遣曹郎在吳勾校如故公歎曰國賦出於民間今百姓畢力瘠膝以障水猶恐不給況忍驅之鬻妻



子供其斂耶於是悉停諸催科推覈招撫流移鳩修圍岸為急務或上官譴責輒攝里胥即屏去冠帶謫囚服以往御史黃公某適巡至聞而賢之表其事為七邑最公乃出視事曰吾民得無有不安故業者乎俗故好訟豪猾得舞有蠹吾民者乎遂行勞來刁黠生事者輒法之民賴以甦壬戌閏月邑民不戒於火延燒公堂公仰面顧天悉從獄囚移繫籍藏鎖圜籬頃之頹有神人緋衣者立庭中遽反風而火滅其月鄉議興復材取垂圮之廡方用鄉民之隙責失火之家訟屈者罰鍰以繼之越百日告成閎敞過

於舊公為治愊愊無華不設鈎箝不尚蔽朴慈和豈弟本
於至誠胥史之蒐蠹餒殺者亦不忍紿之以私如韋賓
傔省供億蠲貲馬減空役簽總計皆有實惠及民至於廉
潔之操皭然不滓與羅田張公道明相埒苞苴請謁一無人
焉治邑三載政成民和召入為口口口口後三十餘年萬
曆丁亥邑復大水江令鍾麟緩於踏荒反摘怨災者為訐士
民追思公賢乃設主城隍廟朝夕籲呼以相感動劉公時俊
來令爰采衆論祀之於李宮

論曰李公治行不愧古循吏嘗聞諸耆舊云其御吏行部
至吾邑供億不堪臥榻折足御史怒突入縣庭欲清覈庫
藏及後堂見東壁一小牀葛帷已敝旁置二竹笥不設鎖
鑰問何人敢居此則令之臥具行篋也乃深愧歎邑事一
無所問而去又嘗與邑紳吳太守崑飲見以一銀船注酒
酒滿則帆張意頗許之吳舉以為贈公受而日以供飲迨
去任出境仍緘還之君子曰公之却銀鐺廉吏所能也若
其始而直受想見其為人盎坦易近情非皦皦以清鳴者
噫此豈獨今人所難及也哉

周安期永年曰熊恭簡公生平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
平蠻公宴之日乃受金花綵段或者疑之次年還朝召有
司領貯庫始知公不欲以清病人也李公之事與熊公絕
相類李公治行為邑令之冠不待言而兩御史虛懷服善亦罕見矣

毛詩稽古編序　朱鶴齡

昔孔子刪定六經而其自言曰信而好古夫三皇五帝之事若存若亾蓋有不可深求者矣如河圖洛書出地吐符天人相接此與後世之天書何異而夫子顧信之不疑亦至商羊罔象汪芒僬僥之類尤爲商宇鬼瑣夫子亦時時稱述蓋其學綜墳典累師承苟古人之所有無不考求詳愼而不敢以私見汨亂其間此所以爲善述也詩序出於子夏之徒大小毛公亦秦漢間人訓詁視他經最古鄭康成取其義而爲箋卽不免踳駁自有聖門闕疑之法在今



人概黜爲鄙書燕說此不可解也爾雅一書古人尊以釋詩亦子夏之徒爲之至六書必祖說文名物必稽陸疏皆先儒說詩律令今人動以新義掩古義今音證古音此又不可解也說者謂考亭集傳頒諸功令學者不敢異同然考亭嘗爲白鹿洞賦中云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仍不用已說門人問之曰序說自不可廢然則考亭之意亦豈欲學者之株守一家而盡屏除漢唐以來諸儒之箋傳如今人之安於固陋荒忽者哉余向爲通義多與陳子長發商摧而成深服其援據精博近乃自成稽古編若干

卷悉本小序注疏爲之交推旁通余書猶參停今古之間長發則專宗古義宣幽決滯劈肌中理卽考亭見之亦當爽然心開欣然頤解嗚呼經學之荒也荒於執一先生之言而不求其是苟求其是必自信古始夫詩之有序也猶江之發源羊腸嶺也毛鄭則出玉壘過灩澦而下時也後儒之說則歷三峽分九道汩汩然莫知所極今與之導嶓山使知緣崖數百激湍萬里之皆濫觴於此也豈非祀所云先王祭川必先河而後海之義乎世有溯源三百者必能尊奉此書爲微言未墜長發其俟之而已

## 明文案序上 乙卯

黃宗羲

某自戊申以來，卽爲明文之選，中間作輟不一，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乙卯七月，文案成，得二百七卷。而嘆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嘵嘵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盤已墜，邾莒不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爲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尚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敘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求之韓歐集中，無是也。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代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爲最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粹掇菁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鑑主於政事，意不在文，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文類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碑版連牘，刪削有待。若以文案與四選並列，文章之盛似謂過之。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唯視其一往深情，從而捃摭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訛雜之內。堆積几案，何人發視？卽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滌其雷同，至情孤露，不異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茲選，彼千家之文集龐然無物，卽盡投之水火，不爲過矣。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爲之慨然！

## 明文案序下

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後，東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稍衰，成弘

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菴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間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鍊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毘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曆以後又稍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荆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間計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深其大旨罔有不同顧無俟於更絃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以起



衰救弊爲已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汨沒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爲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庶子竄居正統適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靡然而爲黃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亡於韓又曰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六經所言惟理抑亦可以盡去乎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死者大槩便其不學耳鄭

端簡之言四子者目爲一途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弇州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塡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輿臺耳四子所造不同逸其好爲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弔詭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鄞人君房𦘕眞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眞自歎無深湛之思學之不成而緯眞之文汎濫中尚有可裁自是言之四子枉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文自晦而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



也明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

附天一閣藏書記 己未

嘗歎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自科舉之學興士人抱兎園寒陋十數冊故書崛起白屋之下取富貴而有餘讀書者一生之精力埋沒敝紙渝墨之中相尋於寒苦而不足每見其人有志讀書類有物以敗之故曰讀書難藏書非好之與有力者不能歐陽公曰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二者正復難兼楊東里少時貧不能致書欲得史略釋文十書直音市直不過百錢無以

聰母夫人以所畜猶難易之東里特識此事於辜後此藏
好之矣而於尋常之書猶無力也況其他乎有力者之好
多在狗馬聲色之間稍清之而為奇器再清之而為法書
名画至矣苟非盡捐狗馬聲色字画奇器之好則其好書
也必不專好之不專亦無由知書之有易得有不易得也
強解事者以數百金捆載坊書便稱百城之富不可謂之
好也故曰藏書尤難歸震川曰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
氣卿雲輪囷覆護其上余獨以為不然古今書籍之厄不
可勝計以余所見者言之越中藏書之家鈕石溪世學樓
其著也余見其小說家目錄亦數百種商氏之稗海皆從
彼借刻崇禎庚午間其書初散余僅從故書舖得十餘部
而已辛巳余在南中聞焦氏書欲賣急往訊之不受奇零
之值二千金方得為售去時馮鄴僊官南納言余以為書
歸鄴僊猶歸我也鄴僊大喜及余歸而不果後來聞亦散
去庚寅三月余訪錢牧齋館於絳雲樓下因得翻其書籍
凡余之所欲見者無不在焉牧齋約余為讀書伴侶閉關
三年余喜過望方欲踐約而絳雲一炬收歸東壁矣歙溪
鄭氏叢桂堂亦藏書家也辛丑在武林得拾程雲樓馬石



田集數部其餘俱不可問甲辰館語溪檇李高氏以書求
售二千餘大略皆鈔本也余勸吳孟舉收之余在語溪三
年閲之殆徧此書固他鄉寒故也江右陳士業頗好藏書
自言所積不甚寂寞乙巳寄弔其家其子陳澍書來言兵
火之後故書之存者惟熊勿軒一集而已語溪呂及父吳
興潘氏壻也言畧慶欲改宋史曾弗人徐巨源艸創而未
就網羅宋室野史甚富緘固十餘簏在家約余往觀先以
所改曆志見示未幾而及父死矣此願未遂不知至今如
以否也祁氏曠園之書初庋家中不甚發視余每借觀惟
德公知其首尾按目錄而取之俄頃即得亂後遷至化鹿
寺往往散見市肆丙午余與書賈入山翻閱三晝夜余載
十捆而出經學近百種稗官百十冊而宋元文集已無存
者途中又為書賈竊去衞湜禮記集說東都事畧山中所
存唯舉業講章各省志書尚二大櫥也丙辰至海鹽胡孝
轅考索精詳意其家必有藏書訪其子令修慨然發其故
篋亦有宋元集十餘種然皆余所見者孝轅筆記稱引姚
牧庵集令修亦言有其書一時索之不能即得餘書則委
俗本矣吾邑孫月峰亦稱藏書而無異本後歸碩膚丙戌

悉燬爲火所盡余從鄞家得其殘缺實錄三分之一耳猶此觀之是書者造物之所甚忌也不特不覆讀之又從而齒書之如此故曰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天一閣藏范司馬所藏也從嘉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司馬殁後封閉甚嚴癸丑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樓悉發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廣者抄爲書目凡經史地志類書坊間易得者及時人之集三式之書皆不在此列余之無力殆與東里少時伯仲猶奠以暇日握管懷鉛揀卷小書短者抄之友仲曰諾荏苒七年未蹈前言然余之書目遂爲好



事流傳崑山徐健菴使其門生謄寫去者不知凡幾友仲之子左垣乃併前所未列者重定一書目介吾友王文三求爲藏書記近來書籍之厄不必兵火無力者既不能聚聚者亦以無力而散故所在空虛屈指大江以南以藏書名者不過三四家千頃堂之書余宗兄比部明立所聚自庚午訖辛巳余往南中未嘗不借其書觀也今聞虞稷好事過於其父無由一見之曾秋岳倦圃之書累約觀之而未果據秋岳所歎亦無甚異也余門人自崑山來者多言健菴所積之富亦未寓目三家之外即數范氏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范氏能世其家禮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雲烟過眼世世子孫如護目睫則震川覆護之言又未必不然也

松陵文獻傳四篇　　潘檉章

顧宗義字惟正世居城西流虹橋與兄宗仁相友愛終身不異爨後宗仁無子宗義命長子言嗣之畀以故廬而別與次子行耕於充溪相距數十里每遇蔬果薦新之日必賚以奉兄度兄已先嘗然後敢食雖家人亦無敢先食事無鉅細必禀命於兄數十年如一日也正德間歲饑宗義嘗捐貲以貸里中鄰有暴橫者宗義不與較徐理諭之其人感悟謝罪僕沈原母病疫將死原不敢歸視而流涕不已宗義問知之即率原往視其母獨臥一室目猶未瞑問所欲曰思飲耳乃汲水與之復歸取粥食之時鄰人相戒不敢入室宗義獨與原親問遺之日再往如是者月餘原母卒無恙有司聞其行茲屢請為鄉飲賓謝不赴嘉靖初卒年八十有二

顧大典字道行楫之孫也生十二歲而孤依母家作舉覽行詞旨惝恍讀書過目成誦又喜學為古文詞隆慶戊辰舉進士為紹興府教授遷處州府推官萬曆二年徵擢禮部主事以母老請改南京兵部久之轉南京吏部郎中金陵多名勝地暇即呼同曹郎載酒往游又善繪事能詞賦書以詩若書模寫之或窮日夜忘返然於部事亦不廢未五年遷山東按察副使主驛傳多所裁革改福建提學副使較文精嚴請託不行忌者遂中以考功法追論為郎時事坐謫禹州知州大典遂自免歸再起開州不就葺先世故園奉母供養其宅非公事不入公署曰吾豈對不見賢人哉性本疏懶不偶世惜吾歸之不早也家有清商一部嘗與客引滿盡觴流連竟日天情蕭遠不見喜慍之色性和易醉即為詩或自選新聲被之管絃時吏部員外郎沈璟年少亦善音律每相唱和邑人慕其風流多畜聲伎蓋自二公始也大典所著有清音閣集海岱吟閩遊草園居雜子慶延詞翰清絕慶恩字世寵為徽江通判有惠政亦善書名亞于父

翁遜字仲謙居城西門外性高潔獨行一意不善見流俗人為詩淡遠多苦思晚從西郊多所往還所與唱酬者皆遜自顧有孝一人而外足跡未嘗妄有所詣郡其門人來候遜度非同調者輒屏不見[illegible]獨行野外過深林曲澗則徘徊[illegible]進退之[illegible]

甚不受卒窮餓以死惟詩百餘首傳焉
韻文亨字石父爲人貞亮和粹讀書不事章句當其得意悲喜交集幼從兄廷植論史至漢北地王諶哭先主廟自殺不覺號慟廷植爲之廢講弱冠補嘉興府學諸生累試不第意泊如也家貧嗜學靡倦尤深於易象春秋之旨旁及歷律星官無不綜究讀邵子皇極書執思至忘寢食以叩其師岳公元聲元聲曰學皇極當自聲音入於是取等韻字母習之稍稍有所開悟一日夢邵子親爲指授曰余書在杭未幾遊杭果得祝泌鈐而皇極以聲起卦以卦合數之法發揮無餘蘊矣所著書有經世纂經世聲音聽解經世總圖春秋類記訂補紀事本末宋元大事記易鑑洪範暗解星江雜著諸史石言等書凡數百卷皆根極理數兼括古今晚年遊亂隱於秀水之鄣陵林作綱目紀事會戊戌春疾亟猶強起刪訂屬草未半而沒年七十有四友人葉紹袁稱其孤介絕俗攤柴讀書終身不厭不喜見俗貴人十二好友時泛小艇褰裳過之亦不數數也子宗璐宗璩皆先卒宗璩字連叔少穎異覃精著述凡圖緯解音之學文亨所未悟者宗璩輒書然先秦刀爲師事葉紹袁



紹袁評其爲文高古真至靜深以簡移乎古之有道人也然竟窮愁以夭所著有左氏事類年表春秋通例稽疑務同提要發明諸書文亨撫其遺跡輒爲鳴悒著久之將終勅家人曰即吾棄世凡弄冠者不以次兒侍吾不瞑也其悼念之如是紹袁字仲韶號天寥天啓乙丑進士洽柔強棄家隱遯長子世佺字雲期文承父志竟窮困以死又無嗣天道真不可問也

## 孝女格天記

顧文亨

孝女某氏，吳江人也。年十三，父歿，母老而貧，不能自食，將女鬻於邑之莊氏。居相近，女日節縮己食，歸以遺母。不足，又爲諸婢僕任勞苦，其餘飯摶以餉母。如是積年，母藉以存活。一日摶飯置胸臆襠中，女深自咎恨，取出浴於河，念此飯食不堪奉母，留以自飽，復丐餘於諸婢，得少許以食母。且述其故，母子相對而哭。鄰媪見母居室有異，悉其火滿譬之，母曰：久已絶炊，恃吾女活耳，何處得烟？媪之烟益甚，且氣如硫黃，鄰媪彌邀其母子出，已舍忽有霹靂震母室，一無所傷，但有遺金若干，包裹如摶飯狀，上書天賜孝女字。噫！異哉！至孝天性，無隱不徹，煢煢弱女，反哺之情愈苦愈堅，愈迫愈勵，徒知申罔極之恩於母氏，寧敢冀涓埃之報於彼蒼？然孝德格天，動威以彰，賜金在室，白晝震驚。嗟嗟！人誰無母，我懷我撫，三年乳育，一飯難酬。唯其艱若，所以倍至。矧稱此然，矧于成人。孤女尚爾，況在丈夫。凡我人子，勿愧女心；凡我下民，勿忘天鑒。



## 董癡傳

葛芝

董癡者，開封人，忘其名。嘗應武科，中式，人亦呼爲董武舉。爲人落拓，好飲酒，醉後向人言禍福多奇中。常州薛君寀（許宗）（諸西別字滄星，甲申後留居鄒平山東，今未讀其山書）以郎官出守開封。開封貴人有在京師者出餞之郊外，臨（淄故書）別執薛君手曰：董武舉雖癡，其言禍福多奇中，不可忘也。薛君至開封，以禮延致。然特以京師貴人之言，未之奇也。居五年，薛君以病罷守去，董癡追送至河干，曰：公能以禮待某，然揣公意，固以庸人畜之，未能深知某也。某有片紙奉公，別後幸屏人密視之。遂去。薛君亦置其書不省。一日飲酒，歡甚，忽憶之，引燭取視，則曰：後二年開封破，又二年北京破，又一年南京破。此十八字而已。時崇禎庚辰歲也。薛君大驚，即燭上燒之。無何，開封破，如其言。薛君固已奇之矣。客有自開封逃至吳者，薛君坐而問之，且曰：董武舉近若何？客曰：董武舉未破城前數月，忽飲酒大醉，周行市中，見市中人，輒語曰：董癡今日死，諸君盍來觀乎？然諸君他日死，亦當如董癡也。遂躍入河中死。而開封之破也，實以援師引黃河水自救，賊因決水灌城，城中城遂陷，死於水者數萬人。繼而兩京相繼破，皆如董癡言。嗚呼，異哉！

葛子曰丁酉歲予與薛君相遇於邳尉山葬君向予道如此自高皇帝之興時則有若周顛鐵冠道人冷謙之屬逞幻化於一時以是知帝王崛起非獨公卿師武臣之力也鬼神且幽贊焉若董癡者亦豈其人與然彼皆當國家之鼎盛而董獨見其敗亡也彼游方之外者亦各有其時哉悲夫

按後寇紀略曰先汴京有散人褚生精數術言往易不可曉事後輒奇中前一年別所知將自沉於河力挽之不肯止笑曰明年今月今日此中人盡如我人皆以發



狂瞽之已而果驗

湖州潘居貞　韋人鳳　吳啓鼎

徐　行　唐　靖

嘉興褚廷琯　巢鳴盛　屠　爌

吳統持　黃子錫

同邑潘　陞　吳兆宮　陳啓源

王錫闡　張嘉玲同閱

# 幾社壬申合稿二十卷（一）

〔明〕杜騏徵等輯

明末小樊堂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張溥撰

今

天子詔下禮官孳孳以進文學選德能為務甚盛事也

詔書到郡縣吏史左右顧升堂受命書



其邑之人上應

明詔率逡巡不敢發深山白髮之老聞

詔書歡動顏色或有欷吁泣下恨生非其時者其他高才子弟年未任衣冠即提筆走謁官府願頌太平通齒籍終身為聞人然度其時勢不滿三歲

天下之人不出獨雲間諸子興甚凡

詔書之言皆其所素為辛未之秋聯葺鄉黨治古文辭者九人壬申冬成二十卷悉所期約其未期約而自撰述者不在其中讀之體不一名折衷者廣大都賦本相如騷原屈子樂府古歌繇漢魏五七律斷繇三唐贊序班范誄銘張蔡論學韓愈記彷宗元至時事著策經義敷說別為一書自夫四海之大百歲之久不能有也諸子生不出里閈年不及強仕為時幾何其言滿堂不綦盛歟纍者午之役予

偕歎卣闇公臥子燕又東歸論著作抵夜分臥子奮曰誠如子言即不得官可不恨大聲慷慨舟人動色辛未蕤仲燕又臥子能春官歸謂予曰今年不成數卷書不復與子聞今其言皆驗余獨傴仰客中無所發舒又不能勸說同里蚤夜樹立彬彬有聲辭命聞一旦誦

詔書盥沐不給寢興太息甚愧諸子睢豫矣或謂諸子文辭太盛無束帛丘園之義疑與儒者不合然則六經非聖人作乎委巷之言君子所[illegible]文

行遠國家賴之且其人孝於而親忠於而君即不聞猶傳又有文爲其事全矣今人聞談性命不察其生平稱爲儒家者流方言里諺視若太玄謂聖人在是諷雅頌之音覽竹素之字則掩於鄒衍九州濫耳不信此固

明詔所不許亦諸[illegible]所竊歎也

[illegible]

序

姚希孟撰

嘗嘆今之人未必無古人也而今之
文必不能爲古文夫古人而文人者
必曰忠摯如靈均曠覧如蒙莊秉直
如丘明負氣如遷而今未必無其人



[illegible]間有之而存[illegible]亦無[illegible]術[illegible]亦無
南華有且明[illegible]遂亦無[illegible][illegible]絕[illegible][illegible]
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要者以朝氣而[illegible][illegible]
暮氣者人以[illegible]調相衝而[illegible][illegible]正聲
熙朝敦本課實務皆文詞者詩爲騈枝
也何以明其然也弘正之季變歐曾

而宗秦漢變中晚宋元而歸初盛今
則祧王仍還秦漢而用金元寧等於
務靈遁相詆實遁相師其爲優孟等
也鑿蠶叢之路啓篳路也山者[illegible][illegible]
故曰襲也古者父兄教子弟學[illegible][illegible]
象勺之年以[illegible][illegible]爲乳湩而諸子百



家皆糜餌也今則以帖括生[illegible][illegible]
爭老生之宿唾幾幾進賢多[illegible][illegible]
臘金根之誚其好爲詩文者猶易[illegible]
生結習未忘竊其塾師肄習之餘以
代紙鳶棘猴之戲否則謝去訓詁務
從事焉如閨中之秀既操井臼始習

粉朱風華韶今半銷亡矣故曰暮氣
也古之人主强半右文所以長卿衣
白子瞻各有眞知已其他標彩揚英
者非嘗陸爲之扶輪則同聲代其植
幟至今日而文則誰憐誰忌人亦猶
有可無作者或鷄口自雄旁觀則鼠
肝非貴文章之不尊未有甚於此日
者其誰御之而又誰攻之故曰騈枝
也近有雲間六七君子心古人之心
學古人之學糾集同好約法三章月
有社社有課彷梁園鄴下之集抜蘭
亭金谷之規進而受簡則勇競倍於

師中聚而獻規又譏彈嚴於桂後此
二百年來所潮見也諸君子不鄙而
出其副本以眎余如遊疏圃草木都
非人間如入鮫宮璆琳莫能名狀談
效一言罔置甲乙但惜辱入評文其
最者則曰梗木枝幹結構大厦上棟
下宇孕育氣象可以變陰陽而闔闢寒
暑坐天子而朝羣后又云赤羽玄甲
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貔有虎闞然
鼓之誠可畏也文章之妙約盡於此
而余庚有進焉諸君子所爲傾北海
之尊剪西窗之燭永夕陶陶歡言娓

娓者旣從今人中得古之文矣請從
古文中論古之人乎徒以文云爾則
屈宋同抱哀音何以別茝蘭蓀葹之
臭莊荀各尋懸解何以分燕雀鴻鵠
之操盲史腐令豈無微類可攷不至
於舉升天按入地者同其誣穢豈非
有一種孤行之氣亘星河而緜世宙
乎今之風會日趨日沉其能迴挽洪
河之流埽暮烟而還朝暾者如則賴
舉業家盡發二酉之藏而經生自圍
者不得竄名文苑乎則賴名乎壯必
躍身乎昔之上而傭鄙自甘者不得

連袂淸流此其靑萍之末實始吳會
而煽爲麗景蔓爲繁條極芳華明豔
之辰隱寓鋏幹氷稜之骨則彝仲臥
子輩以發弧爲之招也廼有識者恐
其標持之過沿爲東京末造而吾獨
以文章占其未然東京之變悃而僅
浮直而易盡有霜枯木落之意此天
地閉藏之徵也今則千常之松偕意
氣吐舒蒸爲崩濤走峽之聲可以蕩
滌氛祲使妖狐老魅聞之而斯慄萬
樹寒花破蓓蕾而出結爲玉圃散爲
珠田凡葳蕤茸薈者雁行魚貫以領

東皇之命而不敢分它兒餘火爲冬舉不祥之桃李休明治象尚留於此獨是

聖天子大觀作人釐正文章之

詔纍纍掛壁而既曰文矣恐非文人不能正既曰正矣又非正人不能文此韓歐諸公所以起八代而光萬丈也若以枯木朽株而歷鄧林之材陳陳餖飣綴且逆鼻而踞案大嚼曰吾鳥乎識籠鮓誰不姍笑之必欲釐正請還而求之於古惟嗜古則必窮徼懇之林按是非之則而萬世之公論出唯嗜古則必托羽甲於銷沉之後定皈依於訛亂之中而人世之寵屏輕所以讀茲編者謂峯泖間斌斌多文人焉不知其爲古之人古之人也吾亦論其人而已矣

天下嘗苦於鮮才以諸君子槪之多卓乎之彥矣平居之所講論皆古今之故當世之急也大者俊偉奇邁懷生民之憂小者明辨雍雅成風流之選雖諸辭小言各有深趣余雖不知古人其殆庶幾矣至於文章之事非諸君所急也各懷異才而無所用壯心難抑則假柔翰以解之然其寄寓遐深情見乎辭古人所不免矣天下多事有可用之才而不見知徒使其放情文史之林良足悼也夫文史雖盛事要豈當世所關治亂者乎余竊悲諸君子之僅以文名也故記之

徐鳳彩題

壬申幾社之行世也非諸君子意也自余與壑期隣汝翼董成之弇州先生曰行天下始知天下大也行天下又悲天下小也天下凡幾郡國賢才以百數吾郡以海陬百里之邦自諸君子出而卓然推雲間之文爲海內冠弇州之論豈欺我哉諸君子方將各成一家之書藏之名山而文者又非諸君子所欲自號於天下者也故祕之雖然曹子桓身有天下而曰文章不朽盛事是又安可忽哉當世聞諸君之風者咸能興起古學則行世未爲失也

楊蕭題

幾社壬申合稿凡例

文史發賦異軌分鑣臨邛龍門未兼兩製自茲以
後備體爲雅典則之篇尤窮時日何得藉口壯夫
呵爲小道

文當規摹兩漢詩必宗趣開元吾輩所懷以茲爲
正至於齊梁之贍篇中晚之新構偶有間出無妨
斐然若晚宋之庸沓近日之俚䟽大雅不道吾知
免夫

魏武弋八紘之秀於同堂昭明聚千載之英爲一
集才難之嘆豈獨當今若時俊期年入止十郡雖
製作之美有逖前賢而篇什之多或堪競爽矣

長卿垂沒猶留封禪之書子厚遠遷更上琛獻之
表豈皆阿世亦以頌德若閎公賓遠之精踏揚[illegible]
烈羅偉男南遐之賦誇耀[illegible]
先朝子能以生長江南則作吳問以誠司隸薄遊
燕邸則賦東郊以告秩宗雖竭其盧懇莫稱萬矣
西無盡[illegible]聖朝尤無自默也[illegible]

愁詩不愁風騷所興感物悼時豈能無慨若有頌
細娛斯爲近諂至於蟬侯鼠相鵲奏狐封皆是外
篇本無隱語賢於博奕以當滑稽若有誹謗之疑
恐非明時所諱

托美人於君工寄良媒於哲輔淫思怨感實始風
騷舒章置蜺之篇勤卣散敘之何偉男西陵之什
子龍秋雨之章今非大雅所羨豈云盛德之累

占測之學自有專家五事之徵儒者不廢與異數
條各本京氏幸非讖緯無煩欽承

文人浮薄古今所譏輕詆前賢非軌儕輩吾黨深
絕實鮮其人寥寥餘子之古觚當第一之品雖以
一時取快終非雅士所宜若乃子玄纂向秀之書
延清攘希夷之句事同盜竊匪獨輕浮巧者勿爲
恐當自勉

諸子聲華各別才氣等爽文之多寡分於勤懶要
問久滯於金陵王子頓躓于姑孰偉男秋客會稽
燕又冬遊淮右大宋棲遲梁苑之招小宋偃仰文
園之疾多損時日有妨吟咏若宗遠素冠之哀劉
於陽月時遲則然非關選歛

辛未之春。余與彝仲讓木燕又俱遊長安。日與偕者。江右楊伯祥。彭城萬年少。吳中楊維斗。徐九一。婁江張天如。吳駿公。同郡杜仁趾。擬立燕臺之社。以繼七子之跡。後以升落零散。遂倡和鄉里。不及遠方。故勒卣詩曰。明時夙侶多相得。下澤鷗群且自盟。子龍亦嘗有作曰。金臺賓客非無侶。蓮社神仙亦吾徒。雖感慨係之。亦見不朽盛事。非關名位矣。

陳子龍臥子識

# 幾社壬申合稿目錄

卷之一

賦六首


秋雲賦　李雯

避暑賦　彭賓

秋望賦 并序　陳子龍

逃暑賦　朱灝

寒修賦　徐孚遠

槩思賦 并序　李雯




卷之二

賦三首


文皇賓逸賦 并序　徐孚遠

武皇南征賦 并序　顧開雍

皇帝東郊賦 并序　陳子龍


卷之三

賦十五首


太湖賦　夏允彝

和漢武帝傷李夫人賦　宋存楠

和漢武帝傷李夫人賦　朱灝

採蓮賦　陳子龍

採蓮賦　朱灝

幽草賦　陳子龍

幽草賦　周立勳

幽草賦　夏允彝

幽草賦　彭賓

幽草賦　王元玄

幽草賦　宋存楠





蕉賦　朱灝

紅梅花賦　陳子龍

海棠賦　周立勳

石菖蒲賦　徐孚遠


卷之四

賦九首


垂絲海棠賦　陳子龍

垂絲海棠賦　夏允彝

垂絲海棠賦　顧開雍

垂絲海棠賦　王元玄
紈扇賦　朱灝
蝶賦　朱灝
蚊賦　陳子龍
蚊賦　朱灝
詰蚊賦　李雯
騷十一首
衆憂　陳子龍
衆憂　李雯
衆憂　周立勳
訟魅　陳子龍
訟魅　朱灝
訟魅　周立勳
閔奄　陳子龍
哀謝　周立勳
天問　李雯
反招隱　顧開雍
初服　顧開雍

卷之五

古樂府八十一首
秋胡行　李雯
雉朝飛　陳子龍
君子行　周立勳
君子行　徐孚遠
君子行　陳子龍
君子行　彭賓
君子行　朱灝
君子行　宋存標
君子行　宋存楠
獨漉篇　朱灝
獨漉篇　徐孚遠
獨漉篇　顧開雍
獨漉篇　陳子龍
獨漉篇　李雯
獨漉篇　彭賓
獨漉篇　王元玄

獨漉篇　夏允彝
羽林郎　夏允彝
前緩聲歌　徐孚遠
前緩聲歌　朱灝
前緩聲歌　李雯
前緩聲歌　宋存標
前緩聲歌　宋存楠
行路難十八首　陳子龍
長歌行　李雯
短歌行　李雯
飲馬長城窟行　李雯
豔欲高行　夏允彝
悲哉行　陳子龍
悲哉行一云遊湊　周立勳
悲哉行云　朱灝
悲哉行　顧開雍
悲哉行　李雯
悲哉行　徐孚遠

悲哉行　宋存標
悲哉行　夏允彝
悲哉行　王元玄
相逢行　周立勳
相逢行　陳子龍
相逢行　顧開雍
相逢行　朱灝
相逢行　夏允彝
妾薄命　李雯
燕歌行　夏允彝
燕歌行　陳子龍
燕歌行　李雯
燕歌行　徐孚遠
燕歌行　朱灝
燕歌行　彭賓
燕歌行　顧開雍
東飛伯勞歌　周立勳
東飛伯勞歌　陳子龍

東飛伯勞歌　夏允彝
東飛伯勞歌　李雯
東飛伯勞歌　徐孚遠
東飛伯勞歌　顧開雍
東飛伯勞歌　宋存楠
東飛伯勞歌　朱灝
東飛伯勞歌　彭賓
東飛伯勞歌　王元玄
枯魚過河泣　李雯
枯魚過河泣　陳子龍
枯魚過河泣　顧開雍
枯魚過河泣　徐孚遠
卷之六
古樂府一百六十二首
長安道　陳子龍
長安道　李雯
長安道　王元玄
欲游南山行　夏允彝

空城雀　陳子龍
空城雀　李雯
胡無人　陳子龍
胡無人　夏允彝
隴頭吟　陳子龍
隴頭吟　李雯
猛虎行　李雯
善哉行　李雯
長相思　周立勳

長相思　李雯
長相思二首　陳子龍
長相思　王元玄
長相思　徐孚遠
長相思　朱灝
長相思　宋存標
長相思　宋存楠
秦女卷衣　李雯
秦女卷衣　夏允彝

秦女卷衣　顧開雍
秦女卷衣　陳子龍
夜夜曲二首　周立勳
夜夜曲　陳子龍
夜夜曲　李雯
夜夜曲　夏允彝
夜夜曲　顧開雍
夜夜曲二首　徐孚遠
夜夜曲二首　王元玄



夜夜曲　彭賓
夜夜曲　宋存標
夜夜曲二首　宋存楠
春夜曲　宋存楠
采菱詞　宋存楠
懊惱曲四首　朱灝
懊惱曲　李雯
湘絃曲　周立勳
湘絃曲　李雯

湘絃曲　陳子龍
湘絃曲　王元玄
湘絃曲　顧開雍
湘絃曲　朱灝
邯鄲少年行　朱灝
邯鄲少年行　陳子龍
結客少年場行　宋存楠
紫玉歌　李雯
紫玉歌　陳子龍



紫玉歌　周立勳
紫玉歌　宋存標
紫玉歌　徐孚遠
紫玉歌　朱灝
江南曲　周立勳
江南曲四首　朱灝
江南曲四首　陳子龍
江南曲　宋存標
江南曲　宋存楠

江南曲二首　徐孚遠
古別離　李雯
古別離　陳子龍
秋夜長　李雯
秋夜長　陳子龍
作蠶絲　宋存楠
水仙謠　陳子龍
水仙謠　李雯
明月照高樓　宋存標
明月照高樓　宋存楠
折楊柳歌六首　周立勳
折楊柳歌七首　陳子龍
折楊柳歌六首　李雯
折楊柳歌六首　徐孚遠
折楊柳歌四首　宋存標
折楊柳歌四首　宋存楠
折楊柳歌三首　彭賓
折楊柳歌二首　朱灝

綠蟬怨　陳子龍
烏棲曲二首　宋存標
莫愁樂　宋存標
莫愁樂　宋存楠
勸君杯　宋存楠
夜度娘　周立勳
夜度娘　李雯
夜度娘　朱灝
夜度娘　陳子龍
襄陽踏銅蹄二首　周立勳
襄陽踏銅蹄三首　陳子龍
襄陽踏銅蹄　徐孚遠
襄陽踏銅蹄三首　夏允彝
襄陽踏銅蹄三首　朱灝
襄陽踏銅蹄三首　宋存楠
襄陽踏銅蹄三首　彭賓
五雜俎詞二首　夏允彝
迴文織錦詩二首　夏允彝

十索詩二首　宋存標
十索詩二首　宋存楠


卷之七

五言古詩八十七首


倣古十二首　李雯
詠懷十首　徐孚遠
詠懷十四首　夏允彝
雜詩　周立勳
雜詩　陳子龍
雜詩　顧開雍
雜詩二首　宋存標
雜詩　朱灝
擬行行重行行　宋存楠
詠史三首　徐孚遠
詠史　宋存楠
詠史　夏允彝
歲暮雜感四首　陳子龍
遣興三首　陳子龍
寓言二首　陳子龍
寓言四首　李雯
寓言　朱灝
惜指　周立勳
惜指　徐孚遠
惜指　顧開雍
惜指　陳子龍
惜指　宋存標
惜指　宋存楠
雜詩　彭賓
幽人　陳子龍
幽人　朱灝
幽人　李雯
幽人　夏允彝
田家詩　徐孚遠
田家詩二首　李雯
田家詩二首　陳子龍
田家詩　朱灝

田家詩二首　周立勳

旱　李雯

雨　李雯

喜雨　顧開雍

喜雨　周立勳

復旱　夏允彝

暑　陳子龍

卷之八

五言古詩三十九首

憂河　陳子龍

憂河　徐孚遠

憂河　夏允彝

苦熱　朱灝

清明　周立勳

清明　顧開雍

清明　徐孚遠

清明　朱灝

清明　夏允彝

清明　宋存楠

北郊看梅　周立勳

北郊看梅　陳子龍

北郊看梅　顧開雍

北郊看梅　宋存標

北郊看梅　宋存楠

北郊看梅　彭賓

看梅　朱灝

適郊　徐孚遠

故國感懷　李雯

九日登高詩　李雯

御史大夫張公撫浙時携二鶴歸自東孕其二雛焉以爲瑞也圖以記之命李賦其

擬挽歌　陳子龍

秋事　陳子龍

家園詩次年少韻　李雯

冬日同萬年少遊橫雲山李舒章園亭　陳子龍

春晝獨坐感懷　陳子龍
秋晴山行即事　周立勳
贈羅華亭紋山　陳子龍
從段橋雨泛山西陵橋　陳子龍
從段橋雨泛山西陵橋　顧開雍
循蘇堤至南屏下　陳子龍
循蘇堤至南屏下　顧開雍
自錦帶塘至湖心亭　顧開雍
從雲隱寺上韜光道　陳子龍
歷南屏諸勝取道萬峯路歸湖中　陳子龍
家園詩二首　李雯
客寓贈澄江主人　徐孚遠
舟曉同方扶子先生武林道中作　宋存標
春季遊留都同社送別橋雲仙因避李舒
章園居　夏允彝
七言古詩十八首
昆明池治水戰歌　陳子龍
昆明池治水戰歌　周立勳
昆明池治水戰歌　顧開雍
昆明池治水戰歌　朱灝
昆明池治水戰歌　彭賓
昆明池治水戰歌　宋存標
廢苑行　李雯
廢苑行　陳子龍
廢苑行　周立勳
分咏西京雜記新豐　陳子龍
分咏西京雜記斬蛇劍　李雯
分咏西京雜記慶安世　周立勳
分咏西京雜記石鯨　朱灝
分咏西京雜記賈佩蘭　夏允彝
學義山燒香曲　陳子龍
陽春烟雨詞　王元玄
壯士行　徐孚遠
壯士行　朱灝

卷之九

七言古詩二十一首

老將行　陳子龍
登州行　李雯
登州行　陳子龍
登州行　宋存楠
登州行　朱灝
遲暮行　徐孚遠
遲暮行　陳子龍



遲暮行　李雯
西陵曲一名西吟　顧開雍
折歌　陳子龍
邊風行　陳子龍
邊風行　李雯
壯遊行　陳子龍
池上寒月與客集宗遠園亭限如字
陳子龍
池上寒月與客集宗遠園亭限如字
顧開雍
池上寒月與客集宗遠園亭限如字　李雯
池上寒月與客集宗遠園亭限如字
夏允彝
青溪城望天馬諸峯　顧開雍
秋旅行　顧開雍
春暮曲　宋存楠
鴈湯圖　朱灝



五言律詩六十七首

春望　李雯
春望　周立勲
春望　陳子龍
春望　朱灝
春望　顧開雍
春望　宋存標
對陽　陳子龍
對陽　王元玄

對鏡　彭賓
對鏡　周立勳
對鏡　夏允彝
對鏡　朱灝
對鏡　宋存楠
江南贈別　周立勳
江南贈別　陳子龍
江南贈別　李雯
江南贈別　夏允彝
江南贈別　朱灝
江南贈別　顧開雍
江南贈別　宋存楠
病鸚鵡　陳子龍
病鸚鵡　李雯
病鸚鵡　周立勳
病鸚鵡　徐孚遠
病鸚鵡　彭賓
病鸚鵡　朱灝

鵡　顧開雍
枯桐　李雯
枯桐　朱灝
早春　陳子龍
早春　周立勳
早春　彭賓
早春　朱灝
早春　顧開雍
早春　宋存楠
螢　李雯
螢　夏允彝
螢　顧開雍
螢　王元玄
螢　朱灝
曉　周立勳
曉　陳子龍
曉　彭賓
曉　朱灝

曉　宋存標
燕巢　陳子龍
燕巢　夏允彝
燕巢　朱灝
楊柳　李雯
楊柳　陳子龍
送董子出塞二首　李雯
送董子出塞二首　徐孚遠
送[illegible]人之歸皖桐　陳子龍

即事　周立勳
夜步　王元玄
即景　徐孚遠
即景　朱灝
曉發黄江　周立勳
早發　徐孚遠
村行　周立勳
送張閣思省親溫州　陳子龍
舟行即事　徐孚遠
中秋一日到横山作二首　李雯
聖期別業即景三首　陳子龍
夜眺　徐孚遠
晚意　李雯
晚寒愁坐　周立勳
卷之十
五言律詩四十首
行樂詞十首　陳子龍
惆悵四首　李雯

驚秋三首　李雯
獨立　徐孚遠
避地　朱灝
雨　夏允彝
舟泊　陳子龍
偕諸公集盛氏二首　陳子龍
冬日遊小赤壁　周立勳
舟過澱山湖　周立勳
漫興　李雯

偕萬年少李舒章宿陳徲公先生山房二
首　陳子龍
晚宿野市　周立勳
宿山園　夏允彝
夜登虎丘　王元玄
長洲路二首　顧開雍
發金閶留別陳大　徐孚遠
金閶道　徐孚遠
曉湖初晴　周立勳



晚入西湖　顧開雍
晴湖　[illegible]
雨湖　顧開雍
山樓夜意　彭賓
立春　夏允彝
立春　李雯
除夕　陳子龍
除夕　李雯
燕巢　彭賓

五言排律四首
重經孝陵　周立勳
春寒大風雨竟日分咏木瀧君
　陳子龍
為杜休西悼亡　陳子龍
病鸚鵡　宋存標

七言律詩九十九首
感懷八首　陳子龍
感懷八首　李雯



感懷八首　周立勳
閨遊　宋徵輿
閨遊　王元玄
閨遊　陳子龍
閨遊　彭賓
少年　周立勳
少年　陳子龍
少年　顧開雍
[illegible]　周立勳

| | |
|---|---|
| 野祠 | 陳子龍 |
| 野祠 | 夏允彝 |
| 野祠 | 李雯 |
| 野祠 | 王元玄 |
| 野祠 | 宋存楠 |
| 野祠 | 徐孚遠 |
| 野祠 | 朱灝 |
| 野祠 | 彭賓 |
| 避地 | 周立勳 |
| 避地 | 夏允彝 |
| 傷春二首 | 周立勳 |
| 傷春二首 | 李雯 |
| 傷春二首 | 朱灝 |
| 傷春二首 | 夏允彝 |
| 傷春 | 宋存標 |
| 傷春 | 宋存楠 |
| 傷春三首 | 徐孚遠 |
| 傷春二首 | 陳子龍 |
| 雪三首 | 陳子龍 |
| 雪二首 | 李雯 |
| 晚晴見紅霞覆積雪二首 | 陳子龍 |
| 晚晴見紅霞覆積雪 | 李雯 |
| 觀治兵累日二首 | 周立勳 |
| 觀射 | 李雯 |
| 聞山東捷報有喜二首 | 李雯 |
| 初夏雜感二首 | 周立勳 |
| 初夏雜感二首 | 陳子龍 |
| 初夏雜感 | 徐孚遠 |
| 初夏雜感二首 | 彭賓 |
| 無題二首 | 周立勳 |
| 無題 | 夏允彝 |
| 穆天子 | 李雯 |
| 穆天子 | 陳子龍 |
| 景陽井 | 李雯 |
| 春夜深雨聞隣家絃索 | 陳子龍 |
| 宿夢 | 李雯 |

中秋風雨懷人　陳子龍
中秋風雨懷人　李雯
至節光韜　周立勳
同前光韜　陳子龍
浪銀塘江　顧開雍
[illegible]文定公墓舍　陳子龍
同遊陸文定公墓舍　李雯
夜夢登岱　李雯
即景　周立勳
即景　于元玄
野泊　周立勳
寒郊夜坐　夏允彝
春蠶　朱灝
春盡　宋存楠

卷之十一

七言律詩四十四首

晨起閣即景是日立夏諸同社成集賦詩
竟日　陳子龍
寒月在池上作　李雯
廢苑　朱灝
客居越州值有兵警　顧開雍
對秋月悵然念邊塞二首　宋存楠
同遊山莊次韻尚作　李雯
初夏　周立勳
初夏　彭賓
病起　李雯
漁火　顧開雍
闇公彝仲宗遠勒卣臥子燕又偉男集王默公書屋　宋存楠
野坐　周立勳
冬至　李雯
謝人贈牡丹　李雯
生日偶成二首　陳子龍
家童析杜子不能止也傷而賦之二首　李雯
十月聞雷　彭賓

獨立　李雯
送方扶予入都　陳子龍
送方扶予入都　周立勳
送方扶予入都　宋存楠
贈彭城萬年少　李雯
送萬年少還彭城　陳子龍
贈龍舒方密之　李雯
贈龍舒方密之　顧開雍
遇桐城方密之於湖上歸復有詩贈之以詩十首　陳子龍
送勒卣之金陵四首　陳子龍
送周王二子入南國學二首
[illegible]　陳子龍
送董子北遊　顧開雍
贈韓運崔使君　陳子龍
爲徐西挽内人二首　李雯
横山阻風　李雯
横山阻風　周立勳



千山澗中　夏允彝
渡春申浦　周立勳

五言絕句十五首

少年二首　李雯
大堤女四首　李雯
綠窗怨二首　李雯
雪後　周立勳
凝情二首　彭賓
春怨詞三首　陳子龍



七言絕句九十七首

柳枝詞四首　陳子龍
柳枝詞五首　顧開雍
柳枝詞五首　周立勳
柳枝詞　夏允彝
柳枝詞三首　宋存標
柳枝詞四首　宋存楠
柳枝詞四首　李雯
晚望　顧開雍

野驛　周立勳
野驛　陳子龍
野驛　夏允彝
野驛　徐孚遠
野驛　朱灝
野驛　宋存楠
西湖漫興　顧開雍
西湖漫興十首　陳子龍
西湖漫興　周立勳



葛嶺舊爲賈平章別墅　陳子龍
秋曉二首　顧開雍
秋寺　顧開雍
錫山即事三首　陳子龍
錫山即事　徐孚遠
吳閶口號十首　陳子龍
秋月　彭賓
舟行即事二首　顧開雍
[illegible][illegible]入惠山二首　顧開雍


[illegible][illegible]王校書　周立勳
碧海　周立勳
穆天子　徐孚遠
嘲吳客　彭賓
斬蛇劍　徐孚遠
夜泊　顧開雍
許墅四首　顧開雍
許墅竹枝詞二首　王元玄
宮詞三首　夏允彝



宮詞二首　朱灝
宮詞五首　李雯
偶憶四首　周立勳
擬艷三首　顧開雍
卷之十二
序一十六首
皇明同姓諸侯王年表敘　陳子龍
皇明同姓諸侯王年表敘　李雯
皇明同姓諸侯王年表敘　徐孚遠

| | |
|---|---|
| 高帝功臣年表序 | 陳子龍 |
| 高帝功臣年表序 | 夏允彝 |
| 高帝功臣年表序 | 徐孚遠 |
| 高帝功臣年表序 | 李雯 |
| 高帝功臣年表序 | 上元玄 |
| 高帝功臣年表序 | 彭賓 |
| 皇明成祖功臣年表序 | 陳子龍 |
| 皇明成祖功臣年表序 | 徐孚遠 |
| 皇明成祖功臣年表序 | 李雯 |
| 仁宣以來侯者年表序 | 陳子龍 |
| 漢世宗名臣頌序 | 徐孚遠 |
| 漢世宗名臣頌序 | 周立勳 |
| 漢世宗名臣頌序 | 彭賓 |

卷之十三

序一十四首

| | |
|---|---|
| 陰符經序 | 李雯 |
| 水濂居偈序 | 李雯 |
| 四傳合論序 | 陳子龍 |
| 方扶子詩集序 | 陳子龍 |
| 方扶子詩集序 | 夏允彝 |
| 夏子制策序 | 陳子龍 |
| 夏子制策序 | 李雯 |
| 上巳讌集詩序 | 陳子龍 |
| 上巳讌集詩序 | 朱灝 |
| 上巳讌集詩序 | 徐孚遠 |
| 上巳讌集詩序 | 李雯 |
| 上巳讌集詩序 | 周立勳 |
| 上巳讌集詩序 | 顧開雍 |
| 九日登高詩序 | 李雯 |

論六首

| | |
|---|---|
| 擬皇明宦官列傳論 | 夏允彝 |
| 愼刑論 | 徐孚遠 |
| 朋黨論上 | |
| 朋黨論中 | |
| 朋黨論下 | 李雯 |
| 江南氏族論 | 李雯 |

卷之十四
論一十七首
易論　陳子龍
易論二首　夏允彝
易論　周立勳
書論　周立勳
書論　李雯
書論　陳子龍
書論　宋存楠
詩論　陳子龍
詩論　王元玄
詩論　朱灝
詩論　周立勳
禮論　陳子龍
禮論　朱灝
禮論　李雯
春秋論　陳子龍
史論　夏允彝

卷之十五
論九首
商周論　夏允彝
七國論　夏允彝
唐論　彭賓
莊周論　陳子龍
莊周論　宋存標
莊周論　周立勳
蕭望之論　彭賓
蕭望之論　宋存標
鄧禹論　宋存楠
議二首
江南鄉兵議　陳子龍
擬御史大夫對珠崖不當棄議
徐孚遠
封事四首
劉更生爲前將軍蕭望之白罷弘恭石顯
封事　徐孚遠

擬諫官不言宜罷黜封事　李雯
爲馮被吏民訟韓延壽　李雯
爲汲黯劾公孫弘奏　王元玄

卷之十六

對十首

中州災異對　陳子龍
中州災異對　李雯
中州災異對　周立勳
中州災異對　夏允彝


中州災異對　朱灝
中州災異對　彭賓
中州災異對　顧開雍
旱對　夏允彝
黑虹對　朱灝
黑虹對　宋存標

難

朱買臣難公孫弘朔方十策　李雯
諫官　彭賓

卷之十七

策文一首

擬漢武帝太山金策文　李雯

冊文四首

冊狐文　夏允彝
冊狐文　徐孚遠
冊狐文　李雯
冊狐文　朱灝



制辭一首

戲爲授颶氏制辭　徐孚遠

教六首

擬修淮陰侯廟教　陳子龍
擬修淮陰侯廟教　徐孚遠
擬修淮陰侯廟教　李雯
擬修淮陰侯廟教　顧開雍
擬修淮陰侯廟教　彭賓
擬修淮陰侯廟教　宋存標

表二首

七夕戲上天孫表　陳子龍

七夕戲上天孫表　宋　灝

檄三首

擬軍府檄諭登海反者　陳子龍

擬軍府檄諭登海反者　徐孚遠

擬滇撫討普酉檄文　徐孚遠

啓五首

謝賚古鏡薰籠啓　宋存標



謝賚古鏡薰籠啓　徐孚遠

謝賚古鏡薰籠啓　陳子龍

謝賚古鏡薰籠啓　宋　灝

謝賚古鏡薰籠啓　顧開雍

彈文一首

鶴彈鶴文　徐孚遠

章二首

擬沈休文上赤章文　徐孚遠

擬沈休文上赤章文　朱　灝

卷之十八

書九首

爲陳皇后謝武帝書　周立勳

爲陳皇后謝武帝書　李　雯

擬山巨源答嵇叔夜絕交書　陳子龍

擬山巨源答嵇叔夜絕交書　周立勳

擬山巨源答嵇叔夜絕交書



擬山巨源答嵇叔夜絕交書　徐孚遠

擬山巨源答嵇叔夜絕交書　朱　灝

擬山巨源答嵇叔夜絕交書　王元玄

擬山巨源答嵇叔夜絕交書　李　雯

擬招討澤潞使成德王元逵魏博何弘敬

上宰相李文饒示論中使監軍書

陳子龍
文一十二首
詘蜂文并序　陳子龍
詘蜂文并序　夏允彝
詘蜂文并序　周立勳
詘蜂文并序　王元玄
詘蜂文并序　徐孚遠
詘蜂文并序　朱灝
詘蜂文并序　顧開雍

反詘蜂文并序　李雯
釋愁文　陳子龍
釋愁文　李雯
釋愁文　朱灝
釋愁文　宋存標
卷之十九
文三首　彭賓
[illegible]
漢詛匈奴大宛文　陳子龍
詛匈奴文　夏允彝

詛匈奴文　李雯
說七首
尸蟲說　陳子龍
尸蟲說　周立勳
尸蟲說　徐孚遠
尸蟲說　李雯
非韓子說難　宋存標
楊墨說　王元玄
非賈山至言　宋存楠

辨一首
放辨　夏允彝
短長言六首
客為信陵君說魏王救趙　陳子龍
客為信陵君說魏王救趙　夏允彝
客為信陵君說魏王救趙　徐孚遠
客為信陵君說魏王救趙　李雯
客為信陵君說魏王救趙　周立勳
擬平原君說項羽　宋存標

箴三首

續女史箴　朱灝

續女史箴　宋存標

連珠

演連珠箴五十首　李雯

設難一首

隱說　陳子龍

卷之二十

問一首

裒問　陳子龍

頌三首

漢世宗名臣頌并序　陳子龍

漢世宗名臣頌并序　李雯

漢世宗名臣頌并序　朱灝

銘八首

班定遠西域銘并序　陳子龍

班定遠西域銘并序　徐孚遠

班定遠西域銘并序　彭賓





班定遠西域銘并序　周立勳

班定遠西域銘并序　李雯

班定遠西域銘并序　夏允彝

班定遠西域銘并序　顧開雍

刻漏銘　朱灝

碑一首

擬漢武帝勒泰山碑　李雯

傳一首

扶柳侯傳　李雯





墓表一首

贈文林郎臨川縣知縣張公暨配蘇太孺人合葬墓表　陳子龍

祭文五首

弔孔北海文　朱灝

班定遠西域銘并序　徐孚遠

班定遠西域銘并序　夏允彝

班定遠西域銘并序　李雯

幾社壬申合稿目錄終　周立勳

幾社壬申合稿卷之一

華亭杜麟徵仲　彭賓燕又　選

秋雲賦　李雯

泉園先生遊於沈寞之野弭節於洞庭之壇萦衍沅湘俳佪江沱覽雲夢而不足橫四海而焉如於時白帝柄矩金虎含精辭收秉鉞天駟戒途旻有飛雲帶於平蕪雅雅邕邕浴浴茂茂歸鳥橫歷羣山邈鬱態淫蔚而莫紫意恰猶而動容飛黃騰翥昂首而長嘶翠虬翕赩鄰鄰颺颺而翔空乃命於餐霞



令子曰渺渺乎冥冥乎其氤氳乎藹藹乎發乎蒼蒼乎若起野曼曼兮冠乎綿叢之巘積兮厚波之上轢幕兮介士之胸蔚兮混兮不可得而狎也予嘗爲賦之餐霞登于蒼華而窮目若未卒寫然引翔纂蘊飄高曼飲氣而凋渝赤霓巫尾而鶱翥停雲在披彰而特爲西郊覽豐沛之澀奧矜靡蕪渙彼颺颭玉繩璿題以幽纖兮析津津靚而迢遞縹緲廓空不可得而訴兮亦獨有流雲而為之羅其出自巖竇放攬太虛擬裂廣除騰駕飛閣綴玄宜

以淡浮兮漬澧浦之沃澤紆廻蒲之流離兮橫經落而自適瞻高衢以縱送兮工綃縠而靡格發芳華其日悠兮翩獨泥漾而不可止春頹芳薰以掩藹兮亦又沄沄其末下徒觀其夭嬌搦曳之爲狀也冂數衡抑巽要紹淫搖沛艾陽岫被離陰峯巃嵸擢崷崪繖自遊明綺縷襞襀被飛翳綵綸嫪繯更从波濤菴無質而遠飈游蕩氣而邈招參離錯宛𩕳挺婀娜嬛尼縱橫肆觀霏霄霧霏屏騰灑淴漻巃嵸鬱橈嶻嶭岐岐莖莖倢倏而佔禧



貌層山叢石之嵯峨岑冥靈淵飛瀑之濺瀑翁栗寓魚騰龍馬之膠轕騰拏兮繪覽旗紫錯之揭旋岌峨婢娌皮劇爾以自潔兮瀰蕩靴錯紛以誦詭佁儗闊研扶以相讚兮畔渙靡散騃以飛翬豐脩髮鬒嫭以華襟兮絡綸流草滌泛以彝鼎晶縈發紓盱以逆軼兮傑僥傀儡僋而忽叢孤潛羣遊放以驚遊兮橫蠹撇撒穹窿而不可殫于是巷夔北陸霜靡東沼泃約快岩沄灑瀲標飛蒙茸兮押離光造天門兮沐椿沆載人神兮謁上皇儼裔

翕兮來無方忽爾靡㒋捷若羽驚長飈所馳不能自固漫霏微而自進兮眇佚女之來肅懸可握而致懷兮臨風盼而極度標翠旗之偃蹇兮春珮續之耿晤紛續綿其合離兮閻余心而不育恐鶗鴂兮若白鷗遊鷗驚舉翔擊以羊角舉發蒼孫兮蒼來翺升縱翽翽揚擘波跳浪荇藻旁鞠紛層積縹碧錯流黃璀兮瓊珥弄藻旋霞璿爍兮離琉翩翩孌蕙光白荒荒兮穹廬飄此驅羣羊班種種兮仙人驂軿九鳳凰晶晶晶兮銀闌斑斕來旋宮纚被襬



兮帝子遊渚垂霓裳飄飄幽沙育窅積瀆流紛戀以盈睇兮造崢嶸而索愁雖劉夷其不平兮航江海而空馭來何都其騁田兮襲霓霧而欣致肆滂瑧以攀沫兮鬢鬟鬟而不治緒亂俛而薄倚兮夾其紆軫情恨之所始也故其猿吟鶴悲林愁壑冥寶臣放子之孱觀嫠婦羈人之謹頸其有不在蒼梧之郊高丘之阻者貴實為龍曰有蓄有蘘曰芻不聽悲宿莽兮芳蘺藂幽棘堅其新萱霍伏歲不吾理兮霜霰莫逍飄萎桂驚芳不得茁兮幾嘻黷

英散荃以擲林薄紆組中自琴兮飈居江潭路齒多風發吳吟兮屏翳悅娛魂無四施兮若乘車縱可載兮萬態一息情不可而信兮聊志無從乘騰騰兮

## 避暑賦

彭□賓

夫何長羸之降節兮鬱陶陶而相蒸翔陽赫以旦出兮赤熛莽莽而妭㷀吁假萬物以盞樂兮亦橫暘然而不可覩天幕幕其不高兮雲遷遷而相屯蟲恢戶而蟄喙兮歌豬豬而趍趍氣灼爍以紆軫



兮體洋散而勿賓豐隆岑岑以領騶兮炎拽鐵稱而息乎青蘋朱鶉文鰩陳以除暍兮方鼓輕容襲以冒身決莽兮煩垂之不平積膂兮灑畢之難滅膏物兮批紛之自營湫棘兮黿鼉之相遭湮累兮嚗瀝結液而忘不精于是乃冥心沉魂迢幽衍博登降太清入出冥寞策神駝之滓渺兮求余心之寥清上嶕嶢以遡風兮下淵澈之滢泓約扶荔之披離兮雜蘅藻以為房鑿積冰之皚皚兮佩涼珠之琅琅左欹巖而右崎嶬兮蒙茸連蜷猿狖吟而

自崇忽飄飄以橫浮兮上流霞之西堂總王母之
舒嘯兮披余襟之洋洋瀉九井之湫湫兮憑玉檻
而極望遊豐山之龍從兮爰耕父之所都叩九鐘
以求霜兮測清淵之可娛呼帝苑之潛蛟兮蔭衢
桑之高枝蔣莽浮之幽林兮招風伯而呵之追穆
濾干華澤兮賦黃竹之清詩服甘霜以自飴兮覯
冰桃之離離總余轡於靈岳兮秣余馬於崆峒拂
石鵝之秋翎兮佞玉犬之遐踪望二女於江淵兮
交沅湘之緒風淡晧漾而遊鶩兮意滌覽之從容



想遁皇以迅高兮又颼颼而爭華遂驟逝於不周
兮歷委羽之幽鄉聆寒門之嵬峩兮層冰用而積
剛惟冬夏之涇淬兮豈惟申首興空桑蔭廣乘之
寒林兮漱百梯之發漿擊洞亭之神鉦兮號湘妃
而鼓簧飛雲幢幢而進集兮吾又飄飄其未厭蹔
帛猷於石梁兮採紫芝以自存八桂挺森以掩覆
兮梟翔翥而飛霰彼天姥之蒼茄兮聲清泠而承
見聽幼眇之空音兮思幽樞而欲淌入華山之潛
穴兮闢黃河之波濤策冰夷之騤御兮又送之以

飛飈吾令泆仲張翮兮障獨龍而不騎沐余髮於
玉盆兮脫余佩於漢皐循九疑之叢床兮吹鳴虎
之霜條顛微飈而沉螢兮遇雲將而相要天吳佚
於朝陽兮騎鯢尾而仰琴高扣懸藤之靈宅兮窅
龍伯之晶宮波騰裝於其上兮下窸窣而窅窿蹕
鮫妾之杼莽兮導玄魚而爲舞升浪滄之霽臺兮
托危山之青羽遵巖路兮跨天衢招屏翳兮澤后
土殮玉英兮飲浮流神嬋媛兮蕩澄浦若夫昆昭
崇霞之臺凌波逆風之殿翻車渴烏之工游飄條



翮之扇紫髯拂兮柄潛英冰絲裀兮沃龍精書石
床兮帳琉璃梳珊珉兮張藻屏靜瑟鳴兮蓋浮瀛
玄鶴舞兮飛霄霏平臺遠以遊旧脩池廣而漣泠
緬豐夷與弱藻翻紈袖而肩青蕩蘭舟之桂楫渡
江南而採菱乃爲謠曰碧玉樹兮瓊爲枝聲鏘鏘
兮風治之懷芬澤兮與霞期荷爲裳兮將誰貽重
曰激清源兮滌濁穢心有秋兮不在時望幽崖兮
見青滋蓮欲紅兮炯畢之亂曰練芳佳兮樓曆幽
玉虬聲兮懸瀑流紗霏膂兮空濟浮虹離須兮在

麗丘不可駕兮聊淹留謌清羽兮招飛商揭桂旌兮辨以颸奚翁叢兮麗炎光届盛秋兮徙繁霜人則熱兮余以凉山潭潭兮水滄滄

秋望賦 并序　陳子龍

僕聞淒榮之態同觀而傷搖之感獨發何則顧裕者難優而境煩者易激也故鯨鯢震蕩賁彥忘懷柄葉吟颼羈人疾首非云大小殊途亦淺深之異致矣簪蘭臺才子河陽年少宿騁恢麗早擅雋穎從容燕寢之餘出入承華之省況以微辭紛辯貴王畯顏容止清妍淑雅嘅秋亦仕宦之大榮遊娛之絕暢也猶不能忘情於秋想懷騷雅感其蕭瑟托以優游乃知秋之傷人也甚矣況予弱歲沉悼茂壯淹抑五十之年已及其半而位不列於章服名不奮於邦家俯仰報爲軒輊背搯自念終賈之儔未爲負絕撫時感運遂殊壓濩此所以當陰景而惝惻披凉颸而黯黯也且夫哀樂放心至人之達節榮悴莫撼曠士之冥致推於近道其迨庶乎至於才情之士托思綿渺棲趣流激雖途值恬爽會當幅輳猶淫淫而煩怨冉冉以悲時況乎頫臻搖落之期大有傷心之事鮮世俗之工巧抱泛濫之餘聲有不遇此愀厲增其浩嘆者乎茲者金行有氣少昊流運商風掃秋雲物顏澹予也厭崩居之不聊矚大野之難盡或狹偃山阿或孤佇林藪所見錯雜有不平於心遂抽違宕之思庶幾緣情之作其辭曰

歲滔滔之素節兮予當散洋而無儀瞻虛星之西峙兮肅昊天其茲深滯白氣之灝灝兮蓐收臨而高馳流沆碭要紹其不可即兮寒閶闔之雲旗朱羲息轡於太蒙之野兮越軒轅而弭六轄星衡頹蕩以寂寥兮淨廣漠之平爽飛廉憶其凄勁兮不周厲然而四披天雞弄其緒風兮橫九軌以流離氣滄滄起金虎之墟兮爍平林而白衰鈐刑德之大藏兮情邈但以時墮脙潚潚以瀏濫兮披玄冥之所居當其大辰右遷金行執矩竈劉既祭雲翹始舞陰道日進漸移流而不可廢布壇漫以廉潟駿傑徑之層蕣削原蔽之蕭紆切芳菲其焉取蕭

嬈姚之秋林搴扶搖之靡羽旣遠傷而愁容復近
傂而難柱時蓋葚於裕容屢濛羃於溆浦紛兮膠
猗而無窮淒蕭晨以自撫其爲氣也或鬱或藹叛
撒泛泯油油愴哀揚焆涼紅瀠蔌霂英瓔泥妝缸
雲物漱霽空光淒雯景響隮悢慘恢沸訌漫烟罩
稠荒荒相逢霧兮色媿湫兮陰夢百枯傑儻奄忽
西東文似割絕湯湯厥中飛聲繆嘉疊嚶悲攻標
疾陵兢與巉玲瓏赫瑟橫施猋駭馮馮相玉鳩之
儼儼令折丹之西嘷引一縷於緜緲寢總尊以極

類啓蹤尋於林麓振先零之悼隕赴墱景以日變
攄浮雲之蹇蹇矯高清以掩冉偕鬱軫而瀆翻趙
皐垚以慄肖抱幽房而欽魂神凄其以顯靜兮婬
初寒於霜縻澄翡蜺之容容兮夫何徘徊流爛之
餘綺也播丹崖玄嶺之窅婉颺颺兮轉陰濱陽渚
之漂茫邈迤習霍沛艾莽罠焚輪兮颯然飈颺載
開蕺颮霾霧盤桓潛以幽洩兮繁陰繹繹蓬勃㧈
瀰隮樟榣封豸豸激撟兮鳥獸蟲駭凜以疾駛荒
泊莅粽崩雲凝霞兮澌澌沉沉層霸艴紫慘風千



瑜令人心瘵兮惻滅索瘁攏華徙倚悅兮淑㥏披
多遺忘倫比角祀芸芸萎黃黯兮若妍姬頻愁垂
空房黶兮若旋室窮窕陰乍陽變兮若介士摧藏
挪大荒塞兮若夜臺駢蝶悲無方慰兮若羣聲半
剌律反商忽兮若荒邪散崩兵氣四揚不得和暢
慎吚慯傷予將眺其穹窿兮屬土囊之決口掃終
風以颷拌兮羌淒遲此芳醜呵木棲之妖露兮百
冉際而旣西歷九州而占其橫殞兮喪怦怦而誰
取使亂予情之不平兮天又爲此黑黮冥下上共

薎靚深兮予又安知其所守攖霜華之極隋兮曾
偃蹇於左右若夫崇山崔嵒崟嶺屭屭嗚嘲鏡糊
歸崎嵚巖巨壑砰砭橋零扶披白茅迴陌儻莽蓼
蠱虛巖谽閜颮颭以馳周覿四山氣縮無姿聯崗
飛柝欃解何之感草實之衰變悼萎菽之蹙爵砂
丹葉之卸削駭淒響而索吹虎鼎鼠梓披榭貢基
嘉若榴棗惡若樸樻鏘交具腓離華辭枝枚檠扶
搖號竅殿吚椒紅心於拼岫棫酸實於空格桂尊
香於清旭楨輪菌以翳卷敖臺鬣燮蕨薇蘼荃偃

菱蘂罭何草不玄玉女敗蔓鵲綬蹠揤㟪堅弱之
盡晦咸秘攄以靡旗劃秀種而馮陵巖喬嶽之騰
闐玄熊倚樹以嘯風修蛇蟄穴而不出魋䲹貅貙
乘秋而皆猛肆遊縱以駛牟嫩徊攀林而吳鼠怪
鳥大鶚鸐鵝鼓翅鵂鶹叫陰鵜鷄時驚風雨之族
各鳴厥類鹿牲牲而踐擇駕求妃以睨視既掩薄
而於悒亦臨高而悲悸嗟山中不可久居又愴然
而涕泗至於江漱沓泉震澤陰幕匡滕霧沓沙遊
烟度國濟渤滿淸淪盤赴瀛混瀰瀠瀘瀟流汪霍



如崩雲戟霞布濩騰颯颯之始殺折澎湃以含吐
朮蟲蛻而蛆蛉棲禽吟而徐步遊女浴月於靈潭
歛人漾納於淵路時至潔瀰浩浩以作敗菡濩房
寒孤依偎萍菱蕭飄茨蕪老萬嘉蔬浸蕩翹英披
淒鵁鶄鷄鳧屬玉睢鷺嚼蕁競藻翁呷喓齊鶡鶆
結陣以泊雨鷺鵝引吭以鳴栖淸流澹淡泳游東
西極哀唳於星渚歔譁辯於湅沚浮別渚之羈離
啄葭根之魚婢哀潛鱗之鬆刺嗷雲羅以横溴莽
下瀨以流喝悽寂寥之淢洮悒繁韡之咽嗚蟲寒

光而四起心沉抱兮木國夫何美乎紡鯉又若乎
旅廣坨宿莽封塋古樵亘塋高隴崢嶸榛棘遝徑
飛蓬上征術巖霄之狐跡摧狂飆以搶攘揚野火
之熾爛少飛鶩以不平於是雲閟霮霄霽淒瀌瀌
翁赫落霅颸颸搖颯我行其野無有菲範鵪凌風
以下擎兔依飢而投微日將將以向熙天沈沈而
極霄雀聚寒於疏館馬長嘶以求莞經泰隴之道
守度荊吳之遠鞘極孤情於萬里胡佗傺而鬱陶
至於蕭序輕漉夜光迴麗滄漢容容修娥蒨蒨皓



魄脖朧幽流舒洩天津便娟斗杓迢遞耀牽牛之
碚期淡招搖之暉嘒於流瀉於風塗吟莎鶲於庭
際謠良夜之曲隱濟秀傷於蛻懋爾其虛樓婀娜
廣術淸曉綺疏沾露曲房綠縹有美一人妙以便
儇感凉飂之襲人怨梧楸之病鳥散歎心於君子
歌秋風之嫋嫋歌曰萬物將謝寒光苦辛精魂內
視何以橫陳明明在旁終不見人答歌曰美人幽
遐豈無良媒端然在雲其影徘徊將子無奴同登
漸臺吹蘭苕於嫋夜種婺星之遨居齡霧翹之瘁

惝惘彷徨而至曙嗟遲留之引緒兮亦適遲之參
差齊衰樂以共傷兮惟予懷之自知西皇不察予
之中情兮日令歇此葳蕤征予目於羣滋兮樂昭
晣而竟衰怨鳴條之奄奪兮夫何年歲之不可歸
也秉介志而銷鑠兮當斷滅而難恃也樂少壯而
不遑兮又何爲此遲遲也彼草木之淹落兮猶及
秋而告槁匿蛾眉而下帷兮人安知其將老惕寵
貴之危身兮我旣潛有此芳草人不見其鬱郁兮
倦靜好於遠遊陟高山而竊褫兮神睢盱而望乎



玄圃照九江之極深兮龍矆晷而較鑠較旣怨其
文章兮虎又猖猖而予怒帝晦霾而不我見兮望
紓獨照以孤明感嬋娟之容儀兮愧要佀之宿誠
吾將服蘭而餐桂兮菊又積藏而垂英雖佳期之
後時兮咸含香而保貞恐有美之遺盡兮徒予情
之營營顧至人之無欲兮冥大道於虛無從陵陽
而遠遊兮徑溟瀛以踟躕命山神以乘風兮結素
蜺而爲幰燭龍爲予照夜兮勅崑崙之青鳥駕沙
棠而涉弱水兮度流沙以須臾紛沃若於雲中兮

賁左驂以鳳之鶵解琛縭而贈之兮將携手於天
姝脫下土之愁心兮永翺翔以歡娛彼秋風之動
地兮不至於西王母之都亂曰滮霜霧零曜靈曀
覧氣怪閔兮洞庭之山瀟湘之淵風雨踖兮蘼蕪
枯獮山皇蛇蟠二女愁兮娥嫱素好侵感肌髮華
年賀兮鶺鴒失雲兼葭水周浩滄荒兮水飲山困
條枚屈損發無方兮纖服戍側光影和媚遙相望
兮凝寒日進君子燕處中心傷兮寶於羣玉載琛
戍羈懷成觴兮清淑平衍無榮無凋永悅康兮



## 述暑賦

朱灝

炎帝揚以赫旂兮自駐節於南陸羲和遲轡來會
兮朱驪蜿蜿而推轂鶉鳥至以張翼兮祝融馭乎
赤服雲峯崔嵬鬱丹兮熒照遷於腐谷研磅聲隱
蹇車兮蒸煩空而未伏陽精出而炙海兮形赫佹
乎淵客黃雀扇彼爐威兮倏張蟜於電宅景乘離
以司衡兮胥厭冥而含赤丹衢列以環罏兮燭皇
燥其補石投焦窖於雪國兮龍皮消乎熱液迎凉
草以却炎兮要氷鳥之來適鑿晶山而守閉兮不

隸蕭麻之孫知東方不可托兮貸北方之鼠腊玉
竹簟以倭肌兮復逍遥乎水帛服氷丸與雪散兮
有玉甲之符碑押淵以避天毒兮絕歊艴之氣驅
駝石荷而縱腹兮玩泠蛇之易蜕堅息不納慘黷
兮能壞十火以向避蘭殿香飄汗渠兮習蒙風輿
颸木乞蓮蔌以潄炎井兮浥梧身之綠髓潛柳館
而避虐燕兮鞭旱石以消怒白羽握揮繁星兮承
玉漿以醉兔弄輕銚之蟬翼兮引蕉牖於初窮望
旃懽以入林兮浴卅瑞之新露鄰銀河而注珠絡
兮斷虹梁之烘渡紅沫巳汗霧幕兮逐蛟雷之失
諦陰罔巳薦苕蓉兮設霜䌶為夢護倚桂林之箭
玉兮栽龍湫之珠布闕鍛閤以居峭兮移瀟湘為
雨步晶盤頳而瓜浮兮奈裹流其丹乳挽蚕航於
曲沼兮吹凉律於風穴招玲蟾以入懷兮令赤道
之燭滅渴蚪靜飲寒漏兮傳桂戶而不閉幌綃以
牽水帳兮宿熱龍於藕闕丹魚喝其紅浪兮旱烟
濕而空咽熏兮烈兮改京轍兮繼彼鬱邑增內熱
兮氣構幽宮淡㷉㸌兮津息大火開煩鑰兮心若



草木忘灼虐兮

奢修賦　　徐早遠

肇若木之洪胄兮粵資叙乎有巖君敖靈於淮澨
兮格崇服於朱紘穆纚牒於海岱兮昭南服而揚
休臬作霖於宗袞兮熙十有八載而亮貞惟介弟
之衛於玄武兮爰宅揆於舊京遠王父之纘武兮
迺合鎮於昆明考傑梧霍胱於瓊之圃兮鏘玉琢
而弭英播遺芳於前哲兮誕四葉而震似文毋探
策於藏者兮曰予吟惕於貞十黃龍樊宛於階阤
兮雌霓蚴蟉而翕爍芙渠的皪而流霞兮艷若神
元開華而傾覆紛總總而並進兮倏橫厲而矯矗
意哈愕之良久兮襲衆兆而載風大淵儷於仲圉
兮辰章紀而告育承玄訓而底惠兮內含淑而離
尤比豐淫而弗還兮聿懷愊而信脩日扶扶而鬱
純兮怛如雲之早秋卷東喝之似組兮緇素錦以
為禍佩迷毅之晃焜兮素陞乳以為旂文雜五襍
而始成兮羗連蹇而褷羽乎中洲尋既應質於銀
黃兮彼班倕其儷之夫何瘣婁之昚廳兮文柏扶

疎於屜展嗟紉服而中處兮歲冉冉而不予追暨
中淵之執命兮羿浞猾猾而裂骹紫蜺朋而圖日
兮矞雲慘慘而瘞滲宛沈潰而食方兮厥犀在林
而吸飈憫丁辰而氣氧兮斗運掘而朝羿廻皇轡
於山淵兮登頓九坂而不定丙離章而耀淳兮信
階天而彌嘲聯浮雲之干干兮曜靈淹遲而藏郛
蠢嫂屏御而燋悴兮艴鶡虎齒而嬿嫗淵闐九光
而弗舍兮偃獨疏屬之山而少憩磐瑤垣而殖蓬
艾兮玄禾不澤而粹之若鵷飛鹿騎鶩而資黍兮



騏騮同方而因縶彼蛇牀之與蘪蕪兮雖有明者
而難解雍門振聲而不咆兮皇華嗑然而衆爲之
齊矯予矢於虎囿兮曾西指而歛乎孟霜邀犇戎
爲予右兮砂中道而輟行袷襀纓而在內兮洵服
蝟而不彰茵三華而弗食兮椽朝觀以爲振鳴深
澤而不升兮交鬻猩而引吭鴻翼雜羅而踟躅兮
志用舉而淹洋賫火河而爲婚兮媒徒勞而無梁
五色具而不雨兮蟾耀離而莫識所當冀迅風歛
焱而上浮兮何海水羣飛而蔽於天杭衆旣峩峩

而甘非類兮孰貞廉見援而不傷彼鼂鳴而鷰應
兮固相輔而爲强蒼龍觸石而摧角兮誠單獨之
不可以爲翔翟暉暉而弭戸兮怒漥離而不光純
鈎滓而在室兮齲齒眠繭而截肪紛妒婞之雜沓
兮予獨欸欸而誰語叔紫精而求珍兮悼十年而
不處耇請閒而有明兮玄女謹詠而善詛悲黨人
之迫隘兮振予芳而莫之與侶天網罝罝而浩廣
兮猶託乘而蛛予躍騤歲以爲期兮矢元辰以遠
擧拉予袂于雰中兮褰華帛以爲襦濯予足於凌



之瀨兮詠峨峨而穆愉歷千里而迅影兮駕林氏
之騶吾秉否蓬以夕春兮藹祝餘以朏餔按予轡
於乎丘兮弄遺玉於三桑瞿發鳩之怨詔兮女娃
告予以不遑經從極之深淵兮曰維冰夷之鄉不
周婁其凝顆兮測天池之蒼蒼墥龍陰而弇日兮
予維遐泰遠而回與扶木蔽芾於東極兮曜芒經
紀於合虛緬穉帝於大荒兮棄瑟絃絃于壑底之
墟愍舉妟之不量兮楚九鳥使安居拒齊州以南
指兮蹐招搖而未聯廐峋山而懸瀿岳兮周旄觀

兮九頭之圖衹雲石其淹久兮瀨潺潺其若抱導
玄蛟取八齊兮將亦有黃鳥上下於神巫陰圓丘
而嗽赤泉兮但人生之須臾夕弭節於建木兮若
華揚旌而西指湯飲側成之玉膏兮明星含霧而
襲只乘泰器之文鰩兮演若燭朱霞而疾馳把河
宗而覩玉果兮披陽紆而睹瑤華之里翼赤巖而
登八隅兮西母術予而嘯徵帨白雲不可以栖遲
兮予將駕蜚騶而去此測渾泡於屯源兮悵博望
之未通惪九折而伏流兮高闕制天而滙從流浮



竹於孟門之口兮髣髴乎愼子之遺風臨秋水而
太息兮波漫衍而無終馮夷舞蛟而迎予兮牽桂
檣而俯幽宮將擊汰而下洛川兮方南循乎沅湘
交九江之風雨兮湫管臺之舊葉下長沙而支石
牀兮微倚井而條創撫帝子其猶怛傺兮矧懷靈
受書而徬徨泝巫峽而闚井絡兮聆清㨾倒植於
素湍怫鬱石而轕鳴角兮肅若天吳驟首於黃龍
之灘嘉蜀守之立石兮要奇相而不濩過姊歸而
沉情兮哀屈田之糜漫歷荆門之崚嶒兮虎牙鬪

竦而嶟峴矚洲陽而吊二隱兮望衡宇而承雲緬
洞淵而俯淪判兮嗔樂昇而龍絕係展黃玉於魯
城兮演孔圖而應契憩琅琊之崇臺兮偉於越之
得旋彼萬戶而築宮兮徒湛辭于二碣望馬蹄之
秀峙兮想樂生之納說悲易水而和如意兮憤濺
振聲而嘆滯履碣石而覩滄海兮天柱岌岌而東
矜飛虹杳眇而浮梁兮敦泰皇之食言總靈迹之
荒忽而塊秘兮覦超世儁見而獨存誠齊巫招安
期兮資盧生受棐於羨門右英要我而乘芝兮曰



至道之不煩與眞人乎相求兮洛神山之潺湲皇
娥尪坐而撫桐兮酬滄渚而未謖發雲披離而散
明兮渺青熒雙鵠之翺翔嘉流暢而難極兮心踦
躇而徙倚屬勝情而自鎭兮滋明貞之秘旨瓊礨
霞之猶佹兮寧覲微之可紀癸入水而散形兮驚
霧而逝乎赤鯉班浮沉於升延兮愛披裘於藥市
仲落翮於微車兮尋兕發書而存嚴史縣閣而梯
樹兮攝神恬漠而高覩悲徃者之不咸兮洞冥蹤
之可儗錄太玄之瑤編兮籍藝圃於方州之巔策

東公之步景兮三繞而未賓於虞淵廼南廻於寶
幌兮雲氣紛卷於露泉隳遠飛之落桂兮餌追復
以爲鯢澤邪木之甘瓠兮擬青丘之搭芊泊悏原
而鶖舉兮倏羽服而升兮列僊乘兩龍之騰挐娭
紛兮襍遝蓊之膠輵旖跜奔衍約之照爛侏儷兮
淡關闔之熚炎披離佩緋纚蔚䏿若素氣之連卷
兮冠玉樹之詰曲傾靡選衆神而竝轂兮浮蟣蠓
而委蛇豐隆般軫鬱律而馳遊兮列缺掩霮倒景
娛玉女而贋窕勾芒緈雰矯譎以捷芝兮蕣妝敎



圖枕鉞而伾伾長離拂翼低回以亢騰兮禺彊燕
宛紆鬱而蹻蹝騷擾雜沓相視而異態兮歙虜蒙
龍散光柔於天逵泱沛緤獵狂趡而不可以婚兮
騈衍流漸灼爍以成施命騎官導騖兮裂欃槍以
抗旗方掩芒於西陸兮儵忽景於戶明津析木而
指星紀兮洸天潢之泓泓抵閶闔道而入紫宮兮聽
璿宇之崢嶸執法內侍而應制兮常伯荷劍而相
迎御羣耀而觀天皇兮勞倜予以下土令陸吾啟
鑰而列圖兮撤中纙而開策府玉版纓笈而焜煌

兮靈文指受而莫予敷飴嫪嫌之酢賓兮注黃露
之盈甗緤青渠之灼爍兮珊瑤碧以爲組臨下都
之玉欄兮驔和鸞撤幃而歌舞恭夙命於軷辰兮
聊媮樂於廣阶僁千歲而來歸兮吾將從軒黃之
所居風后負書而疾驅兮容成矯厲而振袪情悁
悁而徘徊兮黃靈顧而謂予予有服於司兮兮非
化人之可慕妝服豫之遐心兮迺卷懷於常度降
雲衢而覩濤央兮予胡爲乎此路詟秦穆之上天
兮軋忽泱甸而始縮卬炫炫而無畛兮俯橫橫而



無垠勝宸闕而無睹兮聽沈滯而無聞但萬象之
回薄兮測化始其焉分彼先通之神智兮諒非有
貞於素瞶襲江使之遺策兮値嚴平之撤襲樛判
合以棿擬兮斯羣言之炎炎曰天道渝以叅邀兮
衆晦晦而未覩沈古内之交潰兮瀕攡辭之希聲
延吹玉以降神兮奏脩娛而沉湍處丈絕贄而遙
亂兮延幽隊於霍壇甞招異以撓虫兮慇彊宗而
避難高激權以滅趙兮越先世而受丹神逮昧而
不章兮瞯淫貞其漫漫嫣夾緒而端著兮忍延非

而育姜括懟姬而湛族兮文光輔而啓襄韓權服
而入胡兮兆兩侯而後昌竇傋身於絕岸兮爰有
屬於闒茸嘳始怍而終合兮洵號笑之異方尚黃
髮倆鼓刀兮尉入岐而作賓范三徙而盈艾兮奚
七十乃縶秦朔詭辨而位下兮偃咢食而殁身班
秦辭於長信兮遊俔主而後述固委命其焉如兮
夫何悻巳而懾懾彼大岯之嚵嗟兮苟高馳而必
跌庶飛遁以從諜兮朅絕意於世紲封枯原以翳
羽兮嫉驕浪以養拙顯予志之繽紛兮麗服美而



自悲抗諒直之雅操兮揚霰芬而不悛獨廓落以
永日兮寧寂寞而存神劣河汾之沃衍兮招子光
以爲隣規伏臘而苴茅兮擬敬通之隴津捷六枳
以爲籬兮縮孟狠而爲紉播黃蓀於廣術兮斷根
桂而當振縲牛藉之離離兮漾雕胡於深淵刹枝
槠以方流兮亂浦漵而便涓落蒐客與而誕散兮
素鱗嗖藥於平川彼山根之慕爲龍兮後暴鰓而
自還庶遂性而同樂兮託懸谷以怡年詠綺季之
徽音兮撫龍脣之素絃究陰陽之迭盪兮識河洛

之秘籥牒海若之側理兮驅翰林於廣田慕子雲
之湛思兮信守好而測玄繫貝柷而方去兮夫孰
營其所姤抽羣緒之踦嬴兮籍神靈而自覆龍光
離於泰柄兮非是時之可畜雖失位而道良兮予
固知其必復嘖以牙而箕角兮允得亡之所究晬
幽冥以隱寒兮昭黃純之所繇系曰高旻曠霄日
無眹兮白露浩瀼蘭爲薹兮振芳鬱越祇離訧兮
倩以苞姿文爲災兮遺世逐遊廓無疆兮驅光涉
雲紀絕荒兮帝鄉不極虎豹猖兮翥駒逡巡內權



傷兮閉心沈翼幽不爭兮懷默保巳澹無營兮婴
入立泉以底貞兮式懿先民永漱令兮

## 整思賦

李　要

李子身既不遇側觀時變憂煩迷惑不能
自理遂遊思方外設形虛無假物遠通聲
其紆鬱故號曰整思其詞曰

扎帝顓之遐胄兮爰帛輅於庭堅肆伯陽以西御
兮跨隴紀而長延宅甘涼以火啓兮應龍翔於太
原植末胤之紛昌兮播遠條於江南赫世哲之相

想兮吾祖遯而用康兆余育以耿介兮忠爲累而
不揚余幼秉此偉則兮服董路而馳芳既引矩而
受繩兮復琢珪而求璋貫鱗羽以鴻苞兮有製像
之在旁味遯哲之所服兮歷孔老之堂階羞東脩
之戔戔兮羅日月而在懷珮二華之巍冠兮襟黄
河之逶迤樹龍角而爲植兮揭參首而爲桄前建
木之華旂兮後扶桑之膠軫羅幽職其不非兮抗
猰虎之跟跟畏白後於羲和兮聯徬徨而不暇豈
很妨以好夸兮懼前猷之未沛集所懷而寘抑兮



非世尚之所賴揚余袂之獨良兮鳴余鸞之噦噦
鏗華鐘而建鼓兮叩鼙者而長縣悲犇犬之吠日
兮越鷙履而爲怪誠不款於世度兮保堅芳之未
艾樊稽牧之冀黄兮佳磻溪之逢畋苟有美之必
招兮宕修志而彌搴歎鬿堆之雄牧兮詈鶖鶯爲
不賢俗漸潛以驕傲兮飽又欲欺夫芷蘭熠燿明
而當戶兮笑長庚之無顏攀黨舊以仇荃兮孰余
心之可言世顛眯以任趨兮余熟視而不語拜黑
蛟以祈霽兮役女魃而致雨張敗罾於盤井兮謂

江河之無舫觫詖服蘵以自臭兮遂棄蘭而不茹
遇酺者而整容兮反咻咻而請余製章服之朗麗
兮詮泥塗而可廬棲神龍於螾穴兮中拂鬱而不
疎神荼欧而自荒兮竈與礬其相揄心盱憯而不
嘆兮望魂魂而誰適焦特疏以行吟兮激端木而
抱石南比行以自逞兮本京鱺而不食原褚冠以
辭病兮賜憑軾而爲抑風搖樹以不寧兮鼻帶索
以長流信佳士之求芳兮行雖矯而終立恒東指
而日張兮東郭泚大苔謀曾疑孔以狼貪兮瑟用



循夫狸求吐引踞以喻女兮果終醜而不酬夫孰
有內而無外兮孰有隱而能彫商秉蕭以覡紂兮
諒厥能而辭武孤荐荆以良牧兮猶張弓而行怒
丁舜已而著公兮固哲人之所覩鐃鵲舉以自遠
兮哀訾言而不佇御蓍牘以待言兮郭公用而羞
虎既失魚而覆䑂兮離終悔而何補奚冗世之溟
涬兮指波濤而爲路身顛隕而不知兮孰察余之
善步哀時命之不與兮白日不可與爲徜徉珮碧
瑜之琤琤兮聲雖清而不昌麋與鹿之相遊兮顧

娥媌其孰臧抽瓊蕤以招媌兮蓺祓蝕而求羊結
懸黎以旋璧兮不忍鑿裂而無當傷桂樹之秋榮
兮天沉沉其雨霜折若華以拂日兮恐遂萎而不
彰望湘纍以思明兮匪放逐其焉耦顧溱闓而長
儆兮世不悟而徙務欲倒景而遐征兮浮丘告余
以不成將依朔以自玩兮侏儒笑而中慙懼浣斷
而自失兮辛螂頭而常淹心蹇產其無俚兮亢澄
幽而太息惟戚施之不可起兮吾將遠行而自釋
駕飛黃之號騑兮羽嘉惏其承翼誡偓佺以騄來



兮命大丙而秉策朝沐髮於鴻洞兮握迷穀而繼
食卷龍嵸而寔騖兮巃嵷廷其未畢過嶠石而東
馳兮爰養霞之攸居拜木公於青陽兮蹻步影而
疾驅封吉雲之隋露兮發暘丘以高嘘何豎亥之
雄步兮徑東西而為衢撫十日之丸丸兮吾將繫
被桑枝彈大壑之棄烎兮倚蘇門而鼓甕徹玉雞
以司晨兮息九士而長歌悲帝女之勤海兮役龍
伯而助之乘折丹之來風兮探瓊田之神芝航溟
海而問丘兮洪濤怒而不怡望南州之恢爽兮假

兩龍於祝融巨風為余申驅兮訪伯禹於潛宮探
宛委之藏函兮嘉玄夷之秘功發陽門以抽思兮
吾欲往乎巻山訴重華以証直兮要孟涂而司丹
鵔陽嚶嚶其遲余兮紱又黃熊而當關招神雀于
咮歷兮方回禮余其不懽且望洋以遐矚兮歷編
駒而盤遊挪倚騎之巨寶兮酌寶甕於丹丘注赤
泉之浸潭兮爰不死之所縣奚鬼母之善育兮揚
鮫綃以為修蒸炎土以烘爛兮顧罔覺其爲儔朱
宜使余西旆兮望弇茲以徐馳相玉門之紛巫兮



惟靈藥之是司眷皇娥與帝子兮叩文梓於滄涓
何神竅之浩蕩兮爰桑中以為期霎浮玉之沉燃
兮過寒荒而不嬉彼羿后之徹天兮安所得夫三
妃陵吾治於杜州兮詔闓明而迎余涉翥海之瀹
波兮覽坳澤之潛渠升板桐以上備兮恐造天而
徐徐金母嗽余以神泉兮冰夷貢其璿珠惟下都
之長隊兮不周淒其涼飇玉女察余之不留兮擊
雲璈而餞詩詩曰日月徬徨不可與京天地婉孌
孰云無情鳴鹿懷瓊麃丹含英將母去矣誰知其

貞和曰英英白雲流君之堂曰余徂止飛旋翱翔
吉命不獲厥中迷荒爰其畢思與子承懽歌旣闋
而總轡兮軼大寥而騰驤蔡榮木之與葩兮實高
陽之舊鄉懼九陰之不旦兮折明莖以舒光呼羽
山之明鸐兮聲淸冷而容長歷相柳之屠窨兮原
澤爲之不芳覷天闕之峩峩兮斟玉鐀以爲漿闖
紫河之萬里兮遂方舟而擊汰丹藿燁其影生兮
雲龍發以相鶩惟沈罿之淫淸兮孰燭陰之可代
臨委羽之叢淵兮悼人生之難化霧狀沐之蓬閭



兮反中原而息駕五岳會其雲罕兮森挺挺其上
下羌電胼以雷聲兮光旭昈而難載揚靈旄之霄
燁兮復躩罯以騃難值含樞之未降兮肅上眞而
相待忽眉祕以假寐兮還玄君于霞宮牽雄狐之
綏綏兮指玉戟而授躬載九雙而三韜兮不可得
其穎鋒諸稽易余以不宜兮離明謂其從容旣耿
晤而中疑兮裴亦巖其未解速朔陽使施鞭兮纖
阿爲余前馬索巫陽而不遇兮步儲與于中野渺
靈脩之不見兮穆天造之焉知危輔戒以劉寂兮

帝受從而梏之龍翼斬以梏蚩兮降下土而因之
禹渴耦夫封狐兮誕厥子而光奴苗有唐之忠臣
兮厥用勦而不啓甲何德以荐帝兮乃錫龍而供
青廉徒踵而娛紂兮賜石棺而良叔旦得風以梧
成兮尹感霧而不起穆蹐昆以考壽兮民冒沙而
化豸謚其牮以野叔兮須神明而後衰趙亥十而
嗣皆兮因長世而享代璆裘君而罔讐兮幸雁孔
而不排娙陷差以蒙帛兮反入越而多踣伯較丁
以羅罪兮乃或詠而或非蕭呼游而引絏兮石冠



兔而更榮嘉覆楲以詰狌兮賢朱輪而日崇夫旣
不可以更僕兮叩九關而爲通馳余心之灼灼兮
建余旄之幢幢左雄伯使帶劍兮右騰蘭而鳴笳
前游光以微路兮後變罷而樹旄入雲耿其上際
兮虹霓避乎天衢旄裔裔其長驚兮祖疏疏其潟
絅亢驟驟其無垠兮駭慌慌其臨朧先長離以結
言兮又申之以豐隆太乙峙于紫庭兮號數詞而
矜客享天饌之精和兮飲形霞之流礦恐失度而
自簡兮歌旣醉而以終遂驟拜而出大兮覽八維

以方羊背闕丘之業業兮超都宮之陞臣攜招搖
以指路兮閱漸臺及明堂架王斜梁天潢兮數白
榆之蒼蒼覩妖慧之磔張兮用射之以徬徨求附
耳之所在兮爰投之于封狼升少微以屏勢兮散
大陵之沉殃復東俗之金雞兮返西華之玉羊拭
歸邪以散彩兮與玉燭而齊光戴玉英履赤子之
波酋雲棧兮建九旂運帝車之歷蘿章皇拂朱鳥
陵咸池之驂還傲超兮擢天船泛析津之鮮扁落
洋搖演勿述鳴以嚳霰兮華紫捷獵畜以陸梁僄

壬申文選　卷之三十一　小棐堂

蝙綏肆汨以氾灧兮稠寂曦既滅以濂寘憑青虹
之矯厲兮搴捎雲之霄霓囂音霽昌光以四馳兮翼
握書而標激中巢遨以漻清兮追遙夢于宿昔問
天老之所都兮桓靈茅而占易遇射隼于高墉兮
岳虯蟉而勿亟彼青丘之潛獸兮囿黃矢之所直
靈既兆余以吉占兮又迪之以溫詞曰天小敢而
大昭兮貫終穰而匪移促既界于荒畋兮澆逢犬
而顛尸桓賊隱而困齊兮裹誅彭而豕啼驪姬申
以祚晏兮唯重耳之自啓季抑孔而流昭兮遭僕

虎而爲縶亂雄行之誕天兮謂不稽其終始帝入
室以護子兮終破斧而作歌鎬二妃于若華兮愛
不育其如何王肆情其終違兮剡下斯而可怙榭
犬驚而陽亡兮失牛潰而高翻苟順時而飛之兮
雖小物而足助兮蒙俗之淫潰兮乃不可以坦履
環伉惟以躬辨兮顧陽文之安處機毒趺僕辱兮
待麒麟于網罟惟哲人之端亮兮固夜行而隱霧
股與漆其相嬰兮鷙與馬不並茂彼同類其不好
兮爰氷炭之爲辨物其有以□兮介懟賁而沉

壬申文選　卷之三十二　小棐堂

煙中甚厲而易羞兮聚索夢而自纖欽至道之平
靜兮豈劇劇而占占歸祖氏而穆休兮固上善之
所甄兮余承此鴻詁兮意詥繆其歛脩憑閶闔以
流目兮吟緒風之颸颸愁余心之孔慄兮鬱增僂
此荒遊氣悽悽以中狰兮膺盤盤以羈愁柱夢勞
以飛思兮僕夫倦而吟謳醉神君兮降湞洞識舊
丘兮見梧楸霞霏霏兮承余衣電燿燿兮環余軸
揖羣靈兮謝扶胥倏飄蹈兮歸巖嶁息崎嶔之累
志兮反澄澹之愉心理聃祖之拱璧兮撫昭氏之

鳴琴泆螣砣之神榮兮懷介鳥之好音陶爵化于
四時兮殖泰鴻而極明洞孔墨于一圃兮蕭鉛朱
而同房函蘭桂之馥香兮襲雜佩之鄭瓊釋明月
之璘介兮開雲見之星裳笑離朱之察察兮姍瞀
瞽之療忘塵坦通以娛樂兮聊且與乎清狂苟中
懷之洵娟以不災兮願倏時乎吾將颺亂曰
天蓋高兮不予謀搴裳問兮中心羞發激歌兮寫
看髮紛以登兮遐哉浮遐哉浮兮藐安際秉龍車
兮御羣帝中沆瀣兮光旖旎倏來往兮多繁會較

三十四六選　卷之一　玉大三　小樊堂

在澤兮虎在路調仙眞兮爲余懼解余滕兮別余
蠶初則迷兮昕然悟反余轡兮登余堂味玄酒兮
服黃裳日爲車兮氣爲狼不可禦兮樂無方

華亭杜騏徵 楊肅 徐鳳彩仝選

賦

文皇賓遼賦 并序 徐孚遠

歲在壬申、臣犬馬之齒三十有四、括髮事縉紳家言、術藝淺薄、不能紹纘、闕長棄聖世、不稱先臣舊德、名字墮哭、作賽修賦一篇、以示吕同郡人陳子龍、子龍嘆傷其意良久、因取閣上書一卷、觀之、得從臣所記



文皇帝作征遼、予龍謂臣曰、文皇帝景武宅夏、越宗罷祖、誕畧淵塞、威靈茲舉、寓內休暢、既推既洽、然猶不敢康寧、乃歲窮積稽浸稽下富、良益交部、截慕嶺東南服、旅越裳亘海外、殊遐殆嗢、震聲懾物、登膺不耶、韋陳屈於儐默格享、博奧用宜、依類爲章、進近盛美、色垂前度、而一時言語之臣、屯篤執讓、不能從容揚文、樂舊昭則、輯之無窮、臣竊恨之、私念鋪聞掌故、經緯洪緒、作皇統一、與會臣從長安來觀

今皇帝展祀東郊、移儀靈契、盛哉非代所觀、瞻仰光藻、標其髣髴、卒卒少間、未遑抽列遺業也、宋鼎依耀、日月用以自廣、發憤據辭、昌衍秪慄、何必淮思抑放哉、臣惛然震於恢議、謏大弗克究、退自惟省古者罪戾損靡之臣、猶歌隱忍、咸欲摹鏡顯符、施於人世、卓爾偉麗、代有其篇、綴文之徒、諷其遺淑、麗於制作、蓋亦雅頌之次也、臣誠闇塞、無以發慕號、摛衣烈、威於永平、賢遷之議、允哉樂道上古、不若憲章王度、乃廻思竭智、規晰殊尤、萬分之一、



稽首頓首

文皇賓遼賦、其辭曰、

於維有皇、授運踰圖、叙帝系之絕紀、同今古混升龍儷天、馘蛟駭棄、以開遼我震域、肅物湛害、旁滌滯沛、訓而定之、龍於聰睞、罔有不咸、蓋三十有餘年、題睿非頹、實惟神宗、懋家未艾、乘執猶未雍於屯回、翔天邑、朱邸載離、粤五臻而弗克、遯崇嚴而誕祚焉、於斯時也、殊處覃彌、洪祉四馳、分遐佾臣紛紜、靈威玉章、疑被金業、靡隨會來、決辰映號、

而西內之族已隸王會而即序彼去纛而一尊猷
稚書於越使諒格來之甚勤囧后皇之所畀使觀
其接享方國卓犖龍箎萬里應古夷壬洋洋表貺
闕之西勢帶長塹之縈泓陋三百之偏制識參望
之所當韓
覃恤之甚構心爲慧而未康然猶天啓之謀湛於
神慮謂處夷者腆居險若據宅以無外所在成窩
一銘一綜洵帝者之是御渺漠陽之舊壤尚作都
而啓軨覩真人之來歸瘞靈圖之攸助相幽州之



峻壇實崇槃乎易京跨拒非落連列營乎高闕嶆
阮海灌鉶砰後阻遮塞左轉大行擅名冀牧馬之
所生收利胡苑未足比廱尚氣鼓節以俠相傾夾
騎控弦出自武靈騷勢飛響以聾百貊爾則不恪
而有齡齕貌虎鄉士底致其罪役不卷旬已殫窮
髮殪什他翡爾輪彌野若掩逸獸於其穴是則九
埏之雄區
高皇之所眡卜而未遑宅居爾乃即府成寺開翊
皆邸襄氏卷舌彼才失啓發吉參成重階環紫翼
翼崇都閣閎所視
帝曰予巡爰命監撫夏楊師師淵謨丞輔百工九
鑾作鎮皇宇
天子乃駕玉軑參飛龍雲旓大旂翠旗龍旆秘書
列乘司隸是從從御綿合宋宦馮馮徐以幔泰息
渝覆虢欒而馭乘戎出入經乎千里倒若往來乎
二宮於是縮物外羽赤幕焜煌成罽之壇十廬千
名或乃逸舌後尚或乃妹號同方隸以衆胥紛不
可詳城古風而受職非彈武而後創惟茲狄人士



謂遺孽誅而未殄假之茅茁攻關絕塞頁其豕突
天威有虔遂擢深策乃設表蒐乘勤校書虜飛廉
先路奔戎御驥虎士騰躍羽衛巷離寧遠寧陽當
其左掖武安府恩以爲右甄謀於中軍清遠在焉
轉車護重小號別部壘鼓壝騈威容灼爍訇谷震
川侍從則金楊方胡從容帷幄或飛檄而據鞍時
維仲春彈野狐而隕雪知鶉翔之恆寒遺白石而
望斗懸縈乎南轟若地從而嶽旋白雲偃蹇青氳
所射激浪隱山似高實下信異域之奇詭

皇恭頒函豫撮至如山獻黃解地湧靈潭泌泌沛
澤以應羽德碑覡玉萃水泉滋液值醜類之宇墮
賢以冠皇帑而達藥發闢寶壘碎河張彌縮頭長
聲安飛鍱戎雕戈解首腦擊鍩鉈梟名王縶韓邪
始匿白徂晉阱旋傑擊而羞栽若鵰鶚之搏噬踏
畫血而遂多恣武旅之怒態難獲柴而猶賊屠則
於仆瀕亂崖谷漫溫跳梟擊齒血七騎而喙氣
天子收其餘魄困其馬檻合佚弗恐勒旋師而齊
有功錫其黠慈不可告語至於再三武器乃同斯



則郡臺對峰用底狠胥之封若夫直拳夷而一覆
必干紀之是懲偽黎犇之作逆逆川苕而賊郡璽
畢醉而清史實懋海而抗稜聲遊裔之號闕誰
皇鑒之所旻臨龍江而禡祭命上將而受脈始則
東平杖鉞徽乃定興建號司馬齎軍徵侯列拔驍
騎奮威鷹揚迅掃樓船橫海萬艘轉濟下蜀鵠於
將洞發交師於林邑艨艟綠江截其關閩整泉鶴
聲滿滿洸洸建旗捷鼓執擊龍翔回戈淐日激浪
飛冥水則歧道失穴陸則闘象奔營渠愁而紳醜

類猛微蓋銅柱之標窶羈蠢蠢擾於是而始平一
州之王神人嗚喁
天子有詔許焉肇建元之盛德續五帝之外被海
厥宇之憤衍夫何達而勿系亘四乘而重譯豈惟
茜與井而一衛敷以文命暨於鬼區球贊綏趙不
侍信符撫之階序諭韋皇闕若乃三元之始為壽
之辰御奉天刪披門樂部和備方陳次嚴鼓而引
鳴鼓八案而受賝其東則有鯔夷句驪服弁插羽
扶風錦蹗長鼓角貴蓮遊王整流球二王顯者中



山胃簪蒙錦跳行蹣蹣夷蕃之裔是則三泛民
所還文身魅首象龍入淵三島七道祈羅湖韓尹
都釘古為吾邪焉其野有百莫不冠摩維之族而
通笈其西則有土魯吟審交河伊廬佩以金章襟
帶諸胡城郭之國蜀賓黑婁嶺非了闐黙德折都
火州戲澤挪城砂途天方不霜馮露而濡拂林人
里龜頭闘耳鶻領鵝濡都護所治欽闕而居四十
有餘區其內則河湟之種漸以身毒幟盛闡化羌
胡所伏至如尚師建法慶雲馥郁祥光天花紛挐

倏煜青鷺白鴿不可徧臚詭異憰怳化人所惡非
日正覺用嚴其俗其南則有賓童崑崙靈山占城
匙衣秕履芰冠熒熒重迦赤土扶南訶陵王猿列
會緞以金鈴壓腰葉劍飾架爲聳淳泥古里懸絡
連纓富沙錫蘭佛齊大食激波交龍浮光熠熠挪
孤黎代花阿編髮躍以黃漆矜其麗色祖法阿丹
何枝溜山經乎勞水巖嶼有千叠島居海服重匯
渠闍隷儀方而祀胡作爵貢之外篇若乃西南君
長麓川躍長爾于八百染絲衣皮不邦孟養佗殺



相移車里修眉銅鐃蘆吹滇僰之俗文網是縻分
土剖疆生以治之其北則僰爨故落龍沙之濵亦
有順寧賢義安樂貂牙佺訊分庭列幕縻以羈王
受我羈索山戎別部會州之墟佃牧參立長者稱
餘建義之功天予所命右折而東肅慎挹婁地則
混同環以二江分箕作督海西建州貫河渚冬獰
室木馬乘鹿弁熊大小相錯維百有八列壤乎其
中爾其土之所生賓於罔牧奇稀異珍紛紛籍籍
於獸則周留明駝單峯天鹿屠劇之鐵葉貫插鼠

猩猩似貀扶拔彤尾飛虎兹白利以服猛毛擢血
㯽蘆林文猍百花紅猳巂巂被格先笑後愁角端
溫腯辟邪神羊摩伽招賢獨步雙雙鳥則綠鳩白
雉赭爾鶡跋長尾距山倒挂香毋日南鵰羽于闐
火雞匹鶯澤特文翰暉暉黃頭羌鸛萬里歸飛夾
門珊瑚甚烏能歌燃丘螢螢熒以玉珂其魚則鯢
首揷蒲夷訶浮間鯧醬八蛸東鮫禺禺亦有六足
之龜大蟹爲車蛹房竹蛉鯨睛魴鬚馬則姆摩天
驥白鴿丹毛越睞駮輪瑞鵠蒲梢滇濱麒穴花路



肉麥西極乃條決波遺風果下小駿玉韓從容木
則茲思餠子加蒙東增尋支金雀慎火勾芒扶南
奇樹翠羽菴羅歌畢昆野騶鏤貝多綠鉤十生息
惟三華紫輕丹若鐵郁阿那其釀則龍脊馬乳扶
餘澄關菱章鍛丹朋牙包稜安石蒲萄枸櫞之業
赤土獅醽雜以紫甑其布則有桐花緝毳高昌白
疊甲治細勻竹葉紋節冉紙輕纖被服麗悅亦有
犀寶鎖祇魚油剛霞白毛紙籍入燕之羅齊重
錦裁以十駝其鹽則有連山五色琢爲盤盂車飾

剌客如玉如朱水晶堅眾豈惟形飾其香則有薝
葍玉膏孤沙薰陸頻樹流脂迷迭羅勒玻瓈百花
芬菲霧縠沙鹿凝露彭亨剡木九州之山黑紋十
尋其株有六朝使所職是斷是遷連艫接舳其齒
革刀貝器用所資則有龜筒鬣羊蛤牙犀迷瑇和
羅那海象牀角魚料鮫鞘枯矢青鐵安定之鑌吐
蕃之鋼礪不鈍鐵淬劍作鑌其寶利珍推則有金
星赤玉紫貝素泥朝霞丸歷黃支火齊石榴米腦
空青威蕤車渠樹理縹輕拔離雅姑玉璞海樹琉



璃綠河鱷輝浮以夜榮寶珠如意照世光明孰鑒
雙龍將飛未翔翰海明璣流沙之鍇自遠而屆列
乎尚方博望之所未覩壯武之所難徵若乃遐陬
荒域凡絕之陬未名之山玉輅所臨邇以宸游僉
胡為嶺飲馬清泉日月維明立石勒功西海長寧
東則壽安環之作鎮用表其巔碑恢崇業增榮益
觀爰命方岳領於祠官輝皇圖贊封禺奠乎至如
雍序斯啓秘典載揚宋藍還素孟賦鷹聲乃有名
王貢子高才之生未翔闕下濟濟蹌蹌入虎闈而

謀齒會講堂而橫經瞎更老之玉杖瞻師氏之彤
纓慕廉孝之重席列通禮於東序及乎三推耕籍
日月臨黃左右階序朱髮冠紘天顏惟穆嘉其向
方適冬練而夏稀出內府之所藏蓋泉鄭子之知
禮匪直狼瞻之四章於是伯越司律節惟天中
皇帝朝於行在務鳥幾之舒宴樂景物之馮融樓
東苑之暇蔵命司馬而治戎發騶蹶之絕藝觀稽
樊之遺風總八校之騎田迴諸屯之芬森豈維
儲兩爰有 皇孫從官疊沓星引紛綸霞單于於



平樂騁胡人於長林嗤習伎於玄武陋行樂於實
津寶觀其分朋置對角勝專場左維虞平右則穿
陽曹耦淩遂縱橫頗唐子侯之騎兩兩相當散誕
振蝮森拉滄洋進退要遮提纏慓輕激壁遽伎觀
者彌那過門入蓝妙戲莫名斯乃仿佯乎柳徑旋
憩乎射堂抱九合矯三成比材武擢朱棚司功申
誡舉旌按節徵侯宿衛取次親列陽元克數紀目
捻括挽强矜獲如拒斯脫懸帖中空參還不輟洵
騎窮有君屈旋穿棗而貫札至於畫陳龍之三徵

騣宜都之十發髮命處而應心觀天笑而胥悅此
則妙畫乎文武實乃得自英哲偉神藝之夙茂著
皇服之有赫肅九有而同聽感騎踊乎斯役於是
醴筵既設紙戲乃陳火州潑水輸簡雷淋歷陽相
射激波爲瀑鱗鱗之魚來遊廣廷吐霧飛激化爲
黃龍蜿蜒炫爛偃仰若神尋橦騁足實惟忽肆植
木引孤人立而掛倒突傾欹將墮復舉依拍按衍
誕曼鼓舞狀若翅飛捷不可禦翩翩竿末窮態極
數乃有務葛潑柴猙虎而婼戴勝抹額象乎天威



探喉掣尾揮霍踦跜霹靂跳躍避若難羈始則兩
解後乃搏鬬猛毅逡巡彌耳威施豈如黃公衛敗
單于裂眦又有中山奪搏全華朱鬢西域藏鴿射
生溯溯發火高絙迭別間作參差詭變無有埧鍔
於是在燕忘疲舉觴命爵劃辭解體酡顏胥遲既
醉言歸工歌擬樂乃出少府之麗綺勝中廐之吞
騶惟醲澤之自天畢華夷而咸濡方將拜節回栫
怡神乎穆清處黔首之㵾㵾爲群公之明明時逖
覽乎幾甸解驂駟而避耕省疾苦而恩卹散公儲

而振坎法已構於畫一德罔缺而不嘗歌番拱於
虞世俾作艾而用康沾浸布濩大覆方內外勤勤
懇懇亦又有年爾乃避郡晏閑被羸放谷刑無殊
斷豈惟歸獄山有流金庾多紅粟天符疊見異瑞
相銜頁芑著謀不謀同臻自古之所詫特上每抑
而不紀逵遜循德擬盛德之儀泯而不稽於是宗
伯后衣進曰發開纖緯而舉博者謂之慝符顯而
迹闕者謂之恩是以建號受命莫不用事岱宗退
非所謙遜非所據



陛下統天揚寓執紀靖殺隆烈飈霧靡有遐邇莫
不濯涵麗鴻姿邪乎一執加以修尾白儀賓於虞
廄黃應金臻於蕤翠龍汗騁服於皂景福純角騶
於圖野蠋吐靈自然之絲薦廟而來嘗玄雲五釆
非烟紛氤凝欲而慶章大巖之山異應斯答將望
幸而振筆若此之倫般齋隱軫覩前之書所未究
燦
陛下登茲實辨考非常之驗宜發明詔徵博議建
中和昭備王紹黃虞之曠典詳儒者之允儀依隱

殆爲褻瀆紀恐非聖帝之時也
覽其章而弗稱乃揚至道以勉之且夫天宗嗣
質神用無言故祇承惟德厥孚乃貞若推引鉤致
底設誕迂以夸詡於來世則上聖所弗錄也何事
泥韜秘之文攻玄默之旨哉於是得臣恍然以論
辨夷吾之設事嗤秦漢之崇辭放茂緒之荒紀者
尚書之正術斯則承外義詭縱更業怪之說千有
餘祀而乃表覆於昭代故曰惟聖謨禮用革非度
是有自也不勝剛德之下懿乃系以頌曰



黎人首夏祀武王之獨殘籠纔惟王之威高協景
欽文駿厥規時我
文祖武烈載揚用嗣於仁底緒絶紃粃脈穆穆既
軒且康總一縣寓罔不慴憚天誅是懲豐朔奠宅
體以作訓光光有赫乃命胥人以聽其治占度允
譯薦享捫儀綸綍紆敍歸化以綏姊他之北損于
以而發獻琿范禹服所詹無有迭盈收不祗威於
惟皇累頁自績載炎劉之亂亦營澌類離則聲庭
作洛惟遷惟彼周成同軌貢矢亦既纘服我業大
起桓桓休馭於古有辭時巡於甸軫軒式和農人
樂胥荷耒而歌岐枝穗離離君車承天之祉厥
瑞云徵三脊比鱗異代而與博儀可章於何不登
殷中昭定否閡之俾豈伊不懷究以正辭大公乃
建昭前之爲匪惟克讓帝嘉茂勣合郊配時靈盼
綿嗚有肅其紀貽我子孫

武皇南巡賦并序　顧開雍

臣江國下士草食皇世將及乎壯年矣自以被
服儒流合達體義方於古事少弄典翰而生値無



諱謹爲少賤託意文藻至于緣事陳列發攄固陋
宜紹盛册諫而無位未能盡信臣以是難之又臣
涉道寡小智氣未平恒恐孱淺無所表見退而悼
懼思網羅舊聞考衷得失撰次一家之書而時月
淺薄當世之猜牽于所慮又遑遑撓敗不能專懇
不得已如古惻隠之義作歌諷諭使聞者足以戒
世又以臣懷文判譏近似怨悱不得比數諸士之
列其者以爲逼其狂惑庶幾深知之臣之所不出
也因是博逝

聖。典作賦一篇。補史臣所闕。先是同郡臣孚遠作
寶遠、臣子龍作東郊、故以般暢威禮。揚答佑助。
明興以來。雅頌之册。潤色之事。歷視二臣而已。臣
淵鄙不材、經術鮮少、亞步兮脩、湛思　先朝紀載、
以謂考于正德之季。何其罕遇也。自宗室不靖。而
一流竊跨踞州邑者。以十數。
毅皇帝戒六師。下江南。不頓一矢。罪人斯得。稱
盛哉。蓋命將成功若斯之速也。當是時。同律寒
燠、經營旁午。閱十四月而始耳。然所過都會、惟有
較乘。及至秩山川。享　宗廟。大禮咸具。考之形勢
如彼。稽之度數如此。即未嘗徐衛蒸淳湖湘。有缺
儀乎。要使姚筆之臣。鹵簿草創。號曰迎待。不得柄
焉與三代同風、欲以脩文章。訓後人、臣又傷之矣。
夫穆王之御。周史紀其恤民。漢帝之游。相如移之
節儉。先士盛藻。於今為烈。臣皇恐不敢蘊畜憤懣。
謹昭敘懿雅。以附于二臣忠孝之指。其辭曰。
皇帝十有四祀。神服休佑。德茂存乎七世。丕玄揚
以挑稱。宅算文而列域。拔賦江荊。羅貢交廣。四土



覃禘。書文咸暢。八風佯溢。莫弗薄衍者焉。
聖上安居浩大。誼不忘危。川蜀珍梗。畿南翦芟。建
萬乘于九塞。臨河西。而履機朔風。合殺冬春曠覲。
闢坂表迹。逖圖創思。進勞民之弘慮。陋盤游之細
觀。崇遐曾于拱把。博王道之將歸。故以帝轍未窮
于南甸。王馭尚節乎西瑕者矣。乃有天潢小水。體
彈明德。剔離人道。天命不猶。右阻鄱陽。左引甌徼。
憯天斗之盛文。託乘輿而稱號。揚亡徒召流客。化
星渚跨大澤。嵱巡游。號縣國山谷。徒駭霍土風慝。
嫭嫭㟧㟧。鏵鏵籍籍。路躁九支。蕩潏淮泗。霧埋雲
匯。三條迴埒。踹轔鞺鞳。于上流。吹萬里。而一息。遂乃
荒忽鍾龍。湛娛王氣。黑鵠悲尤。長鼉矗矗。容裔咽
流。漩瀉卷駛。鑿汚池為門戶。收陵湛而如礨。爰居
靡穹。彤霄闢啟。伊天基之所始。何陵遷與聆聯。於
是將吏怨毒。武人酡頳。兵革棖擬。擊技漩漈。謨討
孫壘。幾秘淵天。羽檄雲與。于郡國。赤文星布。陘山
而塡塔。東呀滸漾而下。奔西紛絡于涸澨。濵綱而
銛弦。値鋒交衢。觸鶚並路。譬張法于捌格。批[illegible]而

不落一鞠師臣伎倆以抒殺恐焚林竭澤而震驚
乎闔圍
天子於是苦然改容探懷請夏滌澄峻嶇平輯傾
鑣路大道于昭晰讌士民之細韓壹長東以制海
內省風俗而寓考過將以述巡狩之曠儀遂經營
隱賑而知外關乃禮官出儒臣與陳典蘊穆神靈
敷古事脩闕經肆類上帝展文　六陵定國攸攝
新寧足蒸皇幸齋宮生弁錯星莽輅舒御璧琮流
熒旂縣揮棄六軍闔边沈貍薦燎醽享繁登芬芳



決歟乎雷爾六纛降于亍驅精天物響應而御壇
祗光肅臨以照聆較人方有事于玄駒封更已設
柢亓廣梓函若處執屛維聲中無射明庶洞闢三
匯靜莫神歆畏畏犂昃燀燀擅萬石之滌蜮立亢
旆迭燀逖舫招搖使金行旦角木乎總室韶佾答
陽懸牙樹奐彤盡張鼗金盤承穀絲與煒鍙而載
庭罘㦯穫华而並齊班行荊等別發略承天以颺
颻中和通器以會材大樂當午而嘉擇盧陛載鵝
及嘈嘈關鹹騎鼠鼾鏸響踔治燮敗削聲齒蕭

上齋乎軫翼于官序仗于奉天之階卿少稽首乎
東闕之棘法軒霤起而神而羽鈐璽瓏而效職舉
犖巻絲于丹䧺鳳惺遐佪而戉斸于宮妓若廻九
門鎖鑰十營屯翔東橋蔚秋北禁宣牆機宜整暇
征師用剛堂堂業業保作廻席雨師泛洒豐隆扶
驟周捺案衍膠憪低卬敭塵躬蕩偕烈蒼茫飛帛
蒙旂捲鍔頎摭揚趯勁而走陛雜紛傑佈其不可
殫詳其扈從則征南蕩寇後軍平虜歷陽贊畫安
邊行部金吾威明僉騎駋路三繞行宮前騶是播



武庫累息變產轖精其侍臣則二轄齊密司馬執
韡鴻臚發音大農和同承明奉籥飛文驂驪御揚
山川嶽藻在中拾遺直指左右熊熊袞衣儻朗諫
草內沖其嶣御則燕都明廊不標南齊日帝明光
彬然流長鱗次行殿昭陽一人其奔走則提督廳
肩潟者輻湊繼領繚繞旗帔炯粲調顏君格耩弓
引設名協　閫姓威本勳舊青龍拗蟉騰踔其右
揔揔尊尊翢呪馳驟其軍容則朱火飛燗握機爭
陛鉤陳伏芒天棓袾鏃耩怒導其前五雄翼其轄

鳴蔦揹其埃蒼穹紆其歇突城陴而爲梁卷霽
而成蟹朝旖旎于天門夕敦囷于埃麓太常薰天
以爲景華斧屏星而剗服鄉傳僮佽參魏枝拘擣
雜然緣喃衍帶發綱縿澤約槎擲連比以爲威屓
籤鏤繇纚撒撩呪鬮之鄉押嶘广而擐崇嶄如扉
如歷不可支掌乃三十里而一衔斛乃劃桑乾鑿
河門雨工出虹龍迴御嵱舒驅流霧浩蕩乎斯橋
之爲壯也嵷寋崒愕憑降迭踐天弁地岋桔桀轟
轄偷仰洞赴福然以夯帳若天外漫若羅猿其窈



窕也闇藹押獵疑駘盪乎絪縕其庨豁也麵龍首
蜿闊除風雨而挺華鶚撥翮而怮怒則征虡耽耽
据萬石以靜駒其奄伏也若臥其蜿蜒也若申如
背負重而飛如突肩而暴鬬如帝降息壤而壹鬱
乎西北之聖其在下也洶海瀁瀁漨漨瀊瀲漩洴
淪瀑瀬澓瀝濦涵滓奔悍側射吐釁激洌穹崎撓
汩晏瞘跳沫騰撩徐呀批觜潰沫奔屬磅礴晝昏
嚚滴乎二邑之際泛濫乎　京阜之滑發原乎渾
流之口汪濊乎決溝之郡標砥柱于異態日月遷

損而猶錯乎其齦遂乃驕聆璧磴湍率紛沓百軸
屏息七萃齊逈六轡在握玉勒斯璞下臨無地聆
彤凌擁北顧天山南睨閶闔西倚太行東還海濟
襟山河之險德苞幽都之鹿烈役周王使扶轂並
虞庭而襄轡日不停瞬足不及蹄挾策輕遷聘帶
夙駕振落濤翻蹶蹀忽踏百馬同服縱轡迅雪號
令無聲數里塵合絕磴駭作震于覆壓石梁爲之
噴礫波臣爲之澡歎流光儵熣崇庳疊嶫既而徐
下夷坦威容克隆



天子遣珮乃在河滐下大索之令召濟河之工方
舟蔽濟連綱結艫入爲夷之宅伐鮫人之宮攻琴
高于層輿傞河伯于邐迤天吳靜其不發陽侯避
而隨彭霍鐸窮涉彌十日其不見成功回轄夜軼
是斿繼從脊信不至伊才人之守宮微金鍐椎拾
輅遂蔵鞋而南下于大東于是疏鑄啓路驕驕載
驊歷覘范陽敘係翠微念阪阿之邁伐握督充之
倭遲採黃閣于退紀追雲官之徜齊喈六相以鴻
泰求崆峒而駕之鳴獨鹿飲琥璃揄樓桑眺燕虛

沓臺陂陁范支左陳宫背平坡都千里而一綱羅
諸侯之來覲帙貽彖路沃野祈祈神景燿原肅雝
安趨爾其飛髾獎輿葰龍淸苑改馭保州窮維蒲
岍城雉高明土會殷灌枕冀天邑填控稍何冀趙
蹵背燕代雷浒二關當神州之吞滹沱包天府之
衍大茂㟪嶢于罘網落翩遵遰以屛翰制六合爲
啟古之藩籬俔下則半籠八都而疊曼於是乎神
鉦僢徼王軌斯翠觜威築宫考都高陽臣卜其夜
君明于堂辇鎖夕具射覆行觴大禮易簡威儀來



央行庖膳膳溫酎釀釀金石要妙予羽觴釋天露
之所湛逸洛奂之所翱翔方牧陳辭以上壽使者
豐義而稱觥　帝曰汝符兹未可長翅違若失旣
醉且彊師無留處闕容有常若莫復遺允阿順耕
漳渤碣石故宮東光舊室海上廷祉之變三青游
說之匹亭亭云云金檢玉牒泰山肅然大九就花
洙泗斷斷儒生座座縱并中之歡康謝封禪之進
秩懷三古之謙聖正森漢之穆夫闢明堂而未融
嵩煙闕陳乎太乙蟾帷絶藹于扶桑海僮不望寺

望祺恫瘝裳之汰奓節物力于安謐則乃弭節任
國抑𢘿須句弔問災眚解助所爰小東方皇汲卹
是袜平原千乘中都重丘武城以北聊攝姑尤高
成郚于小邾及郳指除繁苛釋滌逋愁下綰租之
明詔勤勞粟之軒𢥞減縣官之供億罷朝觀之馳
驗恫瘝備之旣瘍復其身而自我人鳩於是榜人
弄一艘艫容𢗅銅墨千官端櫓洲渚導會通之駛
瀾指河濟之所聚僃華浮鷁其身萬里剽疾剛鷹
翕習決滙崿熒殊悲混并丘陼賑贍六合薉蕩方



宇沈澹慭立懸陵鉏鋙湞溮函轄莫剷其㟯嶕窒
異狀瀏淚連柱灤灤瀘瀘霖霖肆偰傀欹吞布地
中而起岬岫巑㟪混剤窮顛天矍神物形鮮常處
賁㦖技登于吳楚茨京攢柯而繫扼將軍負薪于
栢冬帑箋歲勞于賜璽纊侯尉而接咽喉鍱暨覿
而寄胸膂稜威窬敝于楊帗落瀟霞叠于覃御具
以蒸摵青芄蕃廡徐揚涯播沖𣻈縝栝混決挂明
悅於水區方軨皇于愉諒命㚅深于蠡族張水穡
以爲康其爲江也濶湍乍興疾颸東王叛衍盤蚜

兆晤陵伴下交淮泗經帶汶陽溉注魯域滌邇豫
邦日月于是乎戴凿朝景若乘于扶桑限以金堤
禁以廣瀆泥茫淼蕩淥流滿瀁時庵霜于其旁湄
草則菲菰披離菝葭似荇藻茆蓴潛紫蒲肝斬芊
眠聾藥而未可成行木禽則鵁鶄鴻鵠鸍鶴鶬鸛
候鷹鶩鷗鶯鷁止翔鵝鶴駭華鷗鷺避光鸕鷀之
屬鶯鶂之良一一生八九而瑩膏可以銛鍇蠙蚌甲
乎紬趾文翼和乎閭吭寒螿禦為去來或別生呼
鳴而貝喙同翔爾乃蕭鼓鳴榜歌發淫魚出江鳥

古申文選　卷之二　二十三　小繼堂

沒瑮舸乎巨艦栝舳艫同編艤薛艨艘戕戕簰撥
施九罭下截縠網弘綱接纖羅例重罶而張羅縱
機緒于內穴於蒼莽置以藏霄繒繳射波而寀拔
香餌剿泥以濱澤伏鉤縱橫而莫越詹河索其絕
能任公選于衞悟文身裸民剟河林友混溺汐以為
度攬鱗介之愁懲於是偃躍于名蹁躚萬族蜩蜩
邇景蠣蝬蜒項長鯨踴呷脩鯢脫械彩鱗華飛鯢
鯰時狀亦有摧鰍其利在腹泝洄泮浪鯤鯆相續
黿鼉鼈龜應月銜胸吞鰻吐源驗川陷谷撼今滴

兮春秋遊化而移以罣罹是日也雲雷大作窈冥
霧霰山川糾結慘黯田迷玄雲爾昧不周增歊形
容悲號杳篠迷翻砂汎騰渦浩波刺天魄觀改貌
墳陽停瞭斂人下守群惟物烏赤颷照而如龍獄
魔虓以凝燧遊麥淋漸畢歸儇倏昇日燁燐豐氏
狞撕未角南常火物焚炎梁放料炭燎繞回旋鼓
鄉傷其黑燎炭春中于日雄擰來乎虎落之界聆
爾乎青覺之緩黯瀉凝滯而不從洪颶搗散而徐
下繁帶丈以尺澤何異乎蠕蠕而蜿蜒方夫岸顛

古申文選　卷之二　二十四　小繼堂

來業櫓船頁績上絕道島下無極續如山如河駢
行百億狀磨鬪牒態滑斧鉞西海下禽東谷落餌
爾饕吏上循鯨蕩漭奇味疊銜衆懷靡饜情感于
中拜手如懷獄以金錢恭苓飽靡一鬻一毛如槃
斯蟲觀漁從客此樂何極於是主方鎭虎之臣六
郡豫帶之守曹濮東聯之儔江淮封稽之帥若馳
道于攸同乎谿谷以牝牡百里蕩直射陽為首占
星牲來未明奔走秣豁草菉蒂鳥先後邈趨廣原
徒覷寒阜貴賤義均文武並稠草儀羅靡之晨迎

伏金斗之右清塵在前屬韓在振壇鉞道周罕析
其赴鳴騶肅隊屏御輦醮安步郭門擁容純綴含
領軍之府上萬年之壽與海㝢之總要肆績紛于
有搢紳乃戢舟邪上觀祷曆陸氣息坦瀾周覽重
輕有隋帝之故苑經吳王之舊城執上冊以紹古
追小雅于前左觀夫封疆之內邑里背望鄽肆鱗
起貨殖駢湧豐贍貴待游俠輕訬車服光侈巷馬
一邑壘済燒膠閭藹豪落闤闠門阤浮白無筭博
勢妙技大賈富商娛樂而已家殄鹽池人海宮仕



封君之都僕氏之煮輸傳塞下殷保國鄙聲茂相
黛往來老𠅘江都之埜寔維揚州琨瑾貢器篠簜
布抽陸海陳宅夷署上區毀鎮之所滋液若甝乇
所欽求犄角江介之陰絓狂天塹之汴滄海支其
鉅遼湖淮壓其上鄣江逵渚其戶限廬舒維其列
游吟啜交隧阡陌兼噿嘉種慄新耕秬是僕乎寧
蟥炳膏腴繆錮土深產肥氣溼雪浮溪衢湉漾丹
木蕤蘇茂族薦罔繁英雜糅夏瞱冬榮靦纕吡劉
於是仲冬之月萬物解節黃宮權輿玄冥收納剛

蟲搏擊寒氷互烈羽毛氄毼封條芽結日御北陸
陰角解甲天道用罰爲仁聖爲辭詠成歷大講武
以順時詔蒐較而圖合作木攻令虞人待獵澤衡
下載弋羅上列營表脩綴權火爆接軍候卽部正
美分币殿川象以爲司馬亘野岡以爲墻柙梹杙
崑崙之軸期會九龍之陬邪界巨陂南歧湖澤衆
脊邏鋒交逵隘險者蓋數萬而接然後沛歷天之
罼罥竟埜之細趣梢星之巢躡穿梟之穴杜倒逃
斷通涉隼倖蹊窒竇攝幡茸蒙蹋坱陜人遥㖡威



偪懾鳥擱窟獸羈縻上凌倨下瞿惝地維振揚塵
合九孔皆墻六罕跕跕於是乎玄弋啓乘重光承
長四騏從揭金較倚鉞千齡澌轢屯騎比振大丙
迭先飛廉以械經平山之堂過七峰之門揉蔥珮
之田踐蘭塘之濱羡漫十百餘里神光倏其蕭條
而旅獵乎青旻天子親耗路鼓乃下大綏虎賁赫
怒中軍乘艎振胄之士期門佽飛羽林衛士良家
孤兒撐孤指顧喑啞紛披毅騎猾猩獠徒輕捷
骨射戟投石躍踐徒手權撲露膊醜居齟齬抗目

當猛而嘷跋扈長奔騣侁幽涯韝棘推什發殳拉
期牙樓踼蹶蠶蔚綱維達瓴決腹中膘入膭風毛
陰沙灑血塗蘼邈趾觸外衡猱墮斝角距挂爛筋
肌餅餘傾卵殪殨精澌魄離胥剝敝木中而已蹂
蹦十七八而有奇爾乃遷圍徙陳四面合攫封敵
希胐怱參齊鏃巨挺勍轅颮魋踤砮山嚢投暮野
摂綦散熊羆倅猝于破竄腠裹匾蹄手膠霧般首
遺光蹴蹴蹌蹌而遽嘷縱韈班文石鐘音中千東
方之緑又有金題白額玄錢徒角十一轎斃格三五

古山文選　卷之二　二十七　小裴堂

瀟索軼材騫武窮鬪囂躍近之則殲遠之則縛極
夐摎遐旁塺拃獲挽乃開棚解蘀控弦釋服命處
後發還强欲鏃秉輕飛下黄鵠追江鴻翻白鶴出
宇宙隆莪蓼滿羽翟空紅綃瑹蝲目蘼倦䬙飆颭
亂逐遥原嵺湫石沫底踏於是乎揚節而作擄虚
賓之域觀大夫之戮力陳步騎之燥韃士還驟馬
留躅韓盧令狛紫酡下猶草場有晷海各臣日神
周餘怒尚盛搜鷹犬于海陵望羅浮而下蝶蒐三
日夜山狝水遷鑿兎文雉悉率以臍遂召岳乎西

閶降集乎城曲偃息雷塘之陰游戲二十四橋之
濮飲烽微門芳醴沐洛康樂吹泳跳須齊邀爾乃
秦淮南進吳女適歡館恣取與颺要紹之奇麗婷
明風之齒齡含南國之倩態聆悠眇之多緒儇輕
神虎揣揚淵窘媚都綽約便姍灼率脈阿錫之房
騷黔嬋娟以朱顔長歛徐舉短謳抑沮奮發異弄
中堂浮濮越楚同心燕荊别御目徼瞬以略藐邏
君王而不語醼酣籍振觴葉無序
天下于坐太息茫漠冲中無爲命罷讌而櫟敢焉

古山文選　卷之二　二十八　小裴堂

將以内門闈而作衆會弄究欲而睨容與乃爾駕
樓航于范光設浮梁于胥浦闢軒悦于石恍采舞
蘋于横圃涉江豐驅覩師朔渚布濩青山驛臨波
瀹名艘潆集鱗旌縴續纚艄斷潮長颳旋艬徼朝
宗而珧晉起復道于浪陽濟宮翁流灒濟受部秤
若截擊波蓋履土錦纜横川危檣畯午飛猴決背
歸鶩旁忤青雀抵洲觭蛻拖蟆鷤穠礦下綠組江
昏飃颸颮以錯洪光瞳曨而晄眝弗震弗業龍闢
之滸若夫臧與僞鎮遠協砦靈根神偉世本郭

岫巘
高聖之鏡歷窮天心以攬英靈六代之菁屯會八
葉而貴榮弘詮昔其卓犖肆彊幹以維寧于焉御
東華之披燎護身之廷斯司烜以霏微禮九賓于
閶闔排上戶以覿深列金鋪而紛奕蕭斧綷以下
壁朱干煒而飄英隆賢鼇或南端中程峭殿崇闕
屏麗晶堯虎闕晶室左城右平高構層表巍峩嶺
岧嶤中天以除緣灑準陰陽以切飆棱禁徽鳥樓
重欒辰輿神明峙乎鬱起悟璀光輿玉繩百僚虛

全唐文　卷七十二　二十九　小□堂

巴翬姓聽聆金鋼充塀三楫載升鞠續交林騈鍇
門擗冠通天之冠曲純朱之純伏東廂之劉要于
將之瑩穆穆羲羲皐皐禮成四五方屬率繇儀型
于是孝達天地歆動　山陵翠蓋承祀鸞縿紆清
萬國惟心溥將彭彭於赫哉燭龍之神鍾山之靶
扶輿開右規萬稹而作閟巘巖隱天窮阜跨埭睇
靈谷賊陽雄盤礡委移諏論罔諦松栢桐梓則菁
蔥拂碚峚嶚㟏競擢本千常星河近而晝睇其坐
有虎豹蛇龍鸞翟文章神奇幽禬後山之麓綠匡

彌阜駢駢偏波僵栖數十餘嶺淑靈麗杳坤珍森
麗至其困埂潤黯金帷退遁直道中立碣石雙皙
鈴鏑蹐乎巾唐樸櫨巡乎紫陛玄宮黝黝　豐蔟
秘秘大雀踶阿獢猷跂銷丹榱扮橑消霄決莅混
太清以成形潮窮寅而下際銅泉百尺亘基亢壁
環以陰祀蔭以神齋椒蕭潦灑百物降嗜夫然後
宗祀上帝配天尊　祖歌大定之闋晉平胡之舞
[illegible]乜覺于阼階陳刀球千兩序懋[illegible]兵之衆光稱
元祀之禋祜且旦莘莘以允思碧莞闐闐以宗下

全唐文　卷七十二　三十　小□堂

顧蒸嘗與禴祠緣
皇心于任戶爾乃祫禘大報　德皇醉止嫭坻錯
食四廟簠簋傚周人之昭穆大合樂而盛秬東向
日　熙南向惟　懿歡娛孔明　仁聖樂只儀末
靜嘉追養似嗣十福懷攘萬年孫子作肆宴于堂
上奏送神于門跱燔燎煬壇恭攀文梓畢日逍遙
餘歆封畤及至土膏渙農祥殷太史上迎春之令
天田修三推之文馭蒼鑾以保介力耘耔于原晉
戲巧雜作奇技競鬪東門之陽峨峨紳紳士女校

服翹遙覽覽過乎溱洧之濱綠裸秦淮伊啞天津
渡桃葉之溪口巷長干之昏禍長幼齊出卑尊木
分婆娑殺旦雅鄭喈喈大風起兮四民荒魂遂乃
墅象魏以賜膌嘉吏始而維新
皇御奉先康布大號將使鋮乎於越驅信臣而迅
埽洪上討之未加傳露布于七道徒跣流離繫俘
天廟薦祓鳴音惆其酒削爾則不恭責我金葉申
章下理鬻鼓其牒導逮同辭陷黨狳建元恩除役
用光大于下吏而無滋芽茁及彼健酷虎上擒遲



發臣麕揚靡跋逞天威信謀繼角于癸穴覩稀突
之巳額
天子傷其盛黷爰策勲乎守仁欽至如歸不勞而
鎮厥維皇哉恆慢定處于爐于理臥飲秷席懷憶
即序遷義而蹤跋農若嚐以服稷商黍稾而入嘗
官中度以守禝士教書而說詩腜腜率土莫不篤
淵奉法望風嚮德欽神器而迪倫彝乃至方岳引
領五精懸巖殊慶湛害隨巖熾之所之食日上瑞
菁白昭憂倬效文武道喆醇粹宅爽臨幸高深所

在和治尚老氏之深閎懼中外之楷疑
天子心郿焉不愉阻群討秉獨是詔天下寒暑告
變暴露師衆此太勞苦非朕意命班軍而還 都
焉于是 錫命耆老脂車江濟故少師臣一清負
圖冊以進 曰
陛下聖德神爍隆憲震聯非月而進蕭物幾化後
英自天戕翦惕息所以奉太尊嗣逸業靖王室茂
泰階其勤王矣加以賢薄堅貞胄犯輕清躬暴殄
難視爲天下措解卑得于外福生于內自今有之



陛下益復廣道術延典藉脩更化之路訪問賢望
孽華所聚祥耀光發揖讓二靈七教精通三至備
斷舉馳月窮訟險日表四三六五豈難哉
天子感其意爲發後車以載之且夫功用辯者文
必修巖崇學者加必長登用瑋駿開燦祥示告懷
于天上聖猶稱道弗絕又況包并至道之要總覽
又安之教經緯天地斜然高明煒煌哉七十二君
之烈不暇蹤武而比觀遂作頌曰
於惟天險作鎮諸夏八世九王光宅烈假李視卓

聳桉饗萬里保兹南土爰洽亂純南上茫茫率育
川康土大風肥天物相貂邦人弗靖竊命紀綱類
我侯弁闢我閭唐
帝赫斯怒有服且遐遠爽家清燕行國道普天同
心
皇祚隆盛帝言單是吏無留誅措行禹服昊天子
子不思不守依其在　都介以彰藏遠及江楚室
四元懷咸被其所
帝自二年行之衍暑夜田汗菜我妆下羽犄與乘



輿祇震下閟天待啓陳河清誕告神武其又光景
岳瀆皇哉皇哉曆圖載穀以莫不申昭假純嘏用
啓我後人

皇帝東郊賦　并序　　陳子龍

皇帝在位之四載盛績服於明道重熙符契假衍
麗古絕風丁受薦祉紛綸甚休一年二年既勅皇
穹用答地祇至于三祀廣崇孔繇道斯禮備歲在
昭陽叶洽日躔降婁以次朝日於東郊禮也爰自
綦古迄於衰微罔勿避茲或蔑厥德而儕禮乎大

明王寶惡焉光鄉不來梭者紀闕可得而知也
明興以來二百餘年禮樂亮章　列聖丕承脩其
常典克勿廢墮
皇帝嗣統爰稽舊綱減慈崇賢但嘉名發英聲繼
武功張繼往聖之志述遹之氣畢臻而合
明朝光曉令義以移哉在德通旂禾嬉難之氣也
鄉禾於後矣遵三代之嘉典隆
祖之遺緒用守闕儀以爲歲事良詔來茲豈必
後大于岱封宮岬衆龍悠虐五帝乃歸明文哉禱



紳先生之流或著其義或勒厥供未遑屠于文辭
臣新從江南來　京師值
上方有祀事臣少嘗博覽史籍好稱說泰漢間盛
天子儀從千乘萬騎如雲如雷雍汾陰之明與上
林五柞之燕盤概可知已幸得睹其宏麗誠天下
之壯觀也又雅慕司馬相如揚雄之流專顧朝被
明詔作爲文章致其諷諭爲盛事與臣之鈍魯猶
有意乎作者夫德之休明在位者獻頌於朝士庶
謳歌於野皆古詩之義也何必石渠蘭臺之上資

其炳煥哉。爰作東郊賦。其辭曰。
粵若稽古帝。兄事太陽。日泉汾葵。既享既祈。爰修
六宗天精是依。玄鳥司分。明庶揚旂。命野廬儆封
人戒中達。當霽辰光。明肅清。侍衛周陳。儀司徼邏。
也方警蹕日中。懸旂旛紛綸。撤戶罷市。照耀城
闉。帝乃御之甫甫。鑾聲宮之。寶輅列火。東以大帥。
上下旗之從風。令叙和于是九旌。鉦人於鼛鼖。戈
矛連綱。聯比華擧。甲文縟繁。星燦蟲蟲。列星布行。
委宛隨虹。植戟藩落。設綴懸夕。驛致輿器。干官位



總鳴金鼓旂。周道殷紅。逕飛騎之翩翩。交旌節於
並轡。馳飲飛之僄狡。英闖尹之騎。稱驪朱鬣而飛。
文王合供而欽翠。出珍貢於騶虞。搖旗標枝。以鉤駟。
龍旂奕其蟬嫣。開鰭擽而鼎顆起。嘈囋之里鼓吹。
鏞遏之後。峨峨巍道之馮馮。投脊靡之菌貸。夷沙
麋之嗚趾。削璞瑋而築地。甄其陂。即序玄景也。若
䌹靈蹤蹤而不可攜。觀長唐之廣漾兮。蒙殷雷之
遐逝。叢星陳而髣髴兮。怳傑僦之綷縩。爛火陸離。
以炫路兮。昭電爛于營埒。列缺吐道以揚灼兮。燒

凌兢而軋乎角亢。列九微之陰霞。沖飈兮若朱鳥
流蜩而散于翼軫。華蓋崒岑嶔嶒。呼若而不譁兮。蠭駭
蹣跚而同軌。露今然下。北寒衛士兮。肅兮瀟率而
殷殷呼倡皇呷。以儋至兮。咸并起。舉揚而徙倚暗
嶻嶭石軒隱藹。行兮大何。填填殷殷之不已也。連
騎沛乎而流速。㷀兮若入遂宛而未止也。跳逃壁
之映燿。流光兮揚旌。頭之揄扬。纚纚尚太乙。虎徐
于神宮兮。百神勝者以備。使夜拜拜而後。齊衡兮
映上宇之縹碧。而繡組靈漾。翕而途匯。凝兮離騷



騎而列天市。於是
天子廼起。絳殿兮衛齊。房蒼道天兮。青圭璋夷飛。
皇兮登鳳凰。離東華兮。出建章。肅兮神淵。旭旭煒
煌。流落林在。夠繆翩翔。覽夫耿深夜之潛滅。引曉
霧之清滄。激鏘瑋霽。輕鳥鵰騑。矜隱慧龍。以坨
坨騄耳。騰氣衝而驟騤。逝以崝以豐沛。紆閣道之
低昂。布河漢之流瀾。弋玄衆之渝汪。擘啟明於雲。
隅雲蜿蜒而蒼涼。望三條之周道。塞颯蘇而孔將。
命七萃以前驅。動繁星於玄霄。燈纖熠以流離。綴

脩珠之修光命燭龍以司炬逮幻人之妖吐練長
劍之戴鞮秉輕呂而俟俟朱干猴其森修擊鄞瑣
以為舞紱鳥旗而絳夜望羽葆以紆聚矢黃鉞以
脅節方玄弋而暢武茂擔祕以聲激下溯鱗之風
由借豹服之般文嚥寘蒙而失數驗擊蔽之交馳
道能趨之訐纏塡悃鼓以巡聽紋金鉦之鏗鍧奏
橫吹之蹀躞衍角菜之婁縈總幢蓋以颺悠植罕
旦之歧蛛劍省翦以舒尾揚麟旗而飛英備五時
之副車傳警蹕於帷幄乃其儀也裕輅華芝雲罕



番菁金根重牙闢戟四董繆龍立旂金駿樊纓伏
虎升虬靈輞雕衡按和鈴之澤羅聽紆鋒於鸞鑣
鵬翅弦劍龍首雄橫蜚驂鞁軛鑣靡咋纛隼旒灌安
翁虔軒檀兵法堅紆以置幡象星辰而揩旌太僕
奉引常侍護特帛旆紛騷貂璠蛾蛾聳鵰冠之輝
靈還闌婁之雄辯虎失介以目所熊渠馳而足崩
巖遠邇以清香成五皆之發遣朝天驛而齊乎崗
飛黃之宛轡奏雲和之雅聲戴寶草之蘊萁鑑蠅
鞾之號蹕荊先驅乎郊畔爾乃六轡既駕五龍蜿

奕一人穆穆厥心塞淵玄綜義岐家龍圖羅驟恭
元祀致恩上玄祗乎僾精之禪覲乎逸壇之專肅
天容之恢深接明神以相宣朗列鈞陳當陽歷躍
僊亞對越亭用潔蠲備其郊壇也肅掃震地廣築
王宮遐陌靜坦隆基與崇方遺乎案四塗青蔥翠
慕高布重幣寄鞏壞墩次乎闕丘巍門矯其宛紅
王宇嶻嶭而除塔金鋪耀耀以舒曦臺承雲而櫂
鳳栢料技而守熊世貴神於四乖依旋璣於正中
總流蘇之春匙綴珊齊之雜紅奕禁幄以照野延



元精之豐融其陳列乎重案也則積宇碩腯黍稷
馨香滋普涼於九御備鯉味於五方太槃設皆鬯
之器良醞寶玄水之蘘鐘磬駢設騕泥芬芳蛙鼃
孔明犧樽罍帚圭璗菓以在席幣膾鱉而承筐篚
鱗出於丙穴形覆貢于西涼鬻醢鮮以炙化芹芡
採以水湖蘋上林之嘉實置亞禹之精粱甘錫
食蒸中是薦罍罍秩秩鋪次肆勞若乃希用明裡
人神具備屬爭彝之東遊移羽林以蟬蕊既案恆
乎北郊復往郊于鎮紳足百道輔諸侯畢至豐鼎

星布于近郊旌旃龍斡于儀逮始駐蹕而雲趨終
錯落而碁置緹衣林立於離宮組練讀列於禁地
對的爍於金鑣林靡見乎睨林疑外垣之橫億甃
帟幕之陪位奉警衛以清塗備警屯而遮逆控絕
隘以戒嚴備引常而遂出十乘就事有恪左右平
平伯夷典禮女樂嚴紱縷人調薦聖成帛玄百工
靜京兆史安便殊紛旛展魚龍貂蟬宰輔分獻勲
肅投延太常導引博士奉傳其官從祀洽典備罪
執金練戟常伯除旄外夷客使深目高顴鬚髮帳
禮無虧比有咸賓助祭門外用虔萬國肅介百禮
莫愆
皇帝于是降玉輅之華炳停大次之幽莫詣壇門
而整容執鎮珪而寬綽惟悅欿之諧節兮舞六成
之符度郁毛血其豐芬兮雜玉帛之疑懾酌醴齊
之和暢兮歆玄猜於雲薄恭楚楚其彌章兮感神
靈于嚴壇既裒禮而有成兮娛陽景之宛若既昭
夫道德之冥叶兮依精禁之蓬蓄協輝練而緝熙
兮懷淳光之允廓乃向夫柴壇之衎衎兮望燎位



之爰京發揚駭以廻火兮赤電纚而霞紫帶厭煙
以赫升兮膟膋腥而鶴淢蕭都梁與芎藭兮繞琥
珀而披乎金莖混翠氣於浮烟兮宛焦朋嬌乎雲
軿訛飛廉之龍雀兮蘞若木之華英朱儀盼以合
德兮命三足烏而答之仰躋景之逸駭兮祈浴乎
暘谷之溫湯駕六龍而弭節兮望芬蕭而遲之燿
八紘於方外兮振佳享之悅祇闢闓緹其綖閑兮
亦不不大設錫齊玄暢之鴻儀兮昭顯慶於明儀
於是事畢禮乎舞散樂止頒胙諸司用受福祉蓋
皇帝和悅出乎郊壇之中覽乎畛塗之軌載陰載
陽乃疆乃理日月幾郊鬱乎壘壘山川間之夷夏
經紀皇道惠眷立極思戢逵道屬大采之懋典序
民事於端祀陋珍符之私況釋仁育之弘美于是
反駕城闕元戎啓行麟麟班班以偶未央前麾東
以先度雀幢起而高揚五嶽峙於小隊北斗轉而
為梁吹龍笛於清晝彈箜篌之聯長瞻望東華排
徊明光百僚奉謁拜乎上觴車旋輪兮馬弛轡將
皇禮兮事既治昭重光兮見王宇綢八荒兮協神

嶽奕郢隆兮承後嗣遂作頌曰爰帝休命欽茲玄
幽鬱儀經天何明不求清壇蕭然惠我崇丘雲兮
發之神靈所休懷我王度惟君之來既虔乃事天
門東開時德之興延祥臻哉惟君之來龍螭以趨
萬乘偕行冥心天都邯彼上女而麽泰巫伕夫人
嘉神人歟娛帝宅盛陽陵瑞與俱大雀黃龍來拔
騶虞惟君之歸乘徒魂魄克昇无刑敬而不煩登
皆告虔兮假稱言有司爲升考政庸軒與神於爍
貽我子孫

幾社壬申合稿卷之三

華亭徐鳳彩　陸慶曾　□□□

賦

太湖賦　夏允彝

惟陰陽之殊運浩瀚寫乎東南浮大荒而瀰泯澍
萬派之淵激會流宗以來朝畫斯匯乎沉涵鬱紘
紐而滴勢蕩維紀以澄渾爾其爲大也泡泡灑灝
絕倪冥至滌滌悖勢平天沒渚尋壑渠赴焚泫浩
脊縱吳棻越控消弇巨膠葛透覆雷礚雲呴摩長



風以嘯波倒星辰其下靈淼靝灑其目顧香英紐
乎其湛際圓已金飄青冥盈森明璽宮華聲顧書
夢失就其西北則百靈星馳紅潦霆輪澤鑑淼漢
縞樓互進摩而舞繯白綢橫翔盡鬱鑑覩遙飛飄
翎耳縹瀰鯤孟津平原長矛湲漇又若蘭暴翔翔
赫擢西東九溪三過慈導渠從赤城黃土酒澆東
窮威瀑瀑而澤躍輪荊鬲而匯厥中其西南則天
目之派庚軸激軸激野滌萃或淹澮其豫貯具勝
暴之濤瀧險潭渤其陰餘不浯其陽紫碧涉濆英

狖鯛颶龍湖鳳渚鄉浦梟猶鄭闕鼉窟鱗蛇游畜
青蛇容裔舉淚滄涼洸乎決莽之濱穿弗澗澤莽
鄉淡淡洸洸不可得而彈列咸棲若霄而飛駭鼎
乎斯隅湛湛乎漓漓乎呷呀淪漣而靡表據乎暮
溉于是澤澤巨鄉連潏淬瀨中浦笠澤灑瓶滴湃
百川疏流輸之淇瀨湔趯延進瀧浸瀨澄瀏由桑
沫連雲布擣涫激喋削撓旋坤戰若殆若瑕宜氣
瀊渹發颭降組瀇瀣澆濵肆捩魏墻西斷厥龍鄗
勿翔翻項穹丘泊遙天霖高樹沒蕩滑濫澤接軸



相聿日輪瀑濫地舞折裂鼎孤碧瀧寄藏寞厭衝
縱之雄雄乃回轡而東曠貴狀勢之駒綢罷朱異
將伯仲離流濺而永醒又若霧妝霧霽霧鏚難紫
波躍潦其沸汨光泫泫而漣漪上下濤瀨擢靡定
嶸潭瀰鍊合長鑾晶洄混莫測其所屆縱膺接霍
滎瀉若乃陽烏炤彩遙山吐狀嵾崟嶠崎嶙乎淪
濤崇自攢天嵗硍俯仰其闊瀰也三萬六千其源
渫也七十餘二則有縹渺之峯天衢日蔽遙鑄嵩
而盪胸下搖襟而絕倪徵三吳其几席鬱連天異

巻槪其遠勢之周絡則夷嶁修岐綺錯層嵤巍嶷
合沓而非日月之能廻詰厥名林屋是有倘蘅牙
重楕蘭十八洵容載而鱗次又若石公蔵裏能巔
寵嶋金鋒霄隱渚瀆澰殆神靈之所鍛鑄不可
得而究既又有莫釐之山萃嵂巀嶭跨東西以騎
踞若巨鰲之卬首而逞尋迥穹彼而幽蟉旻亡蘅
之連苓炤乎杉楠橑兒之帶瑩而冠峯翔乎其朱
榮紫蘋稷重崗而依青瀟若靈源翠峰之𦑯香縣
百階而騁大包勢騈與桃舉之塢衍夏之灣丘紫

三

帶而袵襟其支則有靈黿鼉鼉元龜鼂鼂禺期之
琛璧流橫二椒之戈鋋息忞陰山𦽇嶁其亥霧葉
翁披離而春𧃓孤鸛東味而高栖駭馬滔淪而盤
駛又有長沙橫漫厥澤衝垓茆與芋兮叢蔓望夫
君兮渺涯於蕪馴兮蔡萊昌刀貝七分臙丘崖聆
雙頁之若翼既巨番而紉拱何二雷之參商適方
霽而斯靈又若三峯五石玉柱金庭雙帆遙屹長
噴淨青若管著矢翁振蘤鬱黏縱同炎琴枰交帶
不蛇吞象者八九湖姑窈窕而清英首奚𤔡兮弭

奚歷牛欽傳兮罷鼓轟爰峙三山亦崇二嶽白浮
前殿牌穹大𥛚烏南北而齊翼竹大小而叢箬陶
朱氏所垂稽于比嘉而峭恫或闢津而濟余紹王
合其蒲碩斯皆嶠巖嶄嶄嵲嵺岳岳明神之與區
自浩滲而劇䕫負而騁之㚑奱其𥈭翩兮若羣龍
之用附于天也頹而靚之千巒萬嵺若矛劒攢列
湯森而流渝是產璇樞之精衣丹浚光厥種十一
軼駕區中黃柑綠橙櫞芬逆風巨杏若𡚁枇杷空
喝𡝗瀰黍刈稃綺𨼼玄光十號楔荊三種銀杏

四

百仞脫谷排嵩塗林均列南居埒𥐊嶁華緗叢乾
藤紫柴焰霞雲日蒙隰綠蛙又若木㚒累而乎韋
丹蘙蔘而粹組珍植𤩽菡其叢生葩華䒶𦵔而𦲷
浦灌林菼葳琳琅布邑於是瓌禽詭獸棲戢其間
不可得而成譜麞麏麇麋神鼯黔鯢𧇖胡蝯貂勑
𤢖㹶狟玃父㹢雉𤢺組獥㺜𤞵麂猱渡嶢越岸
穿巖舟帶懸䗍㙞澗鳭鶵鸕鶿背竈鳺鶡盧休鸊
鶬鶋鵾鴏鵣鶾鵓鶈鸂飛女㺒且伯趙戴紝伏翼
𪃍鴠翠𪄀蘩䴔䴸耿翕散翩翺鳴噑嚶吟莫辨又

若廼馴林巢迄鮮東敖雄峷崷崒嶫嵲西嶅又岣
霞之所爲別非人力之能羈囿爾乃怒濤之所映
濶盤鬱之所滙錯靡靡不泐延縣畢嘐則有拳于
𡸣嶂變于抵齧虎蹲龍拏糺飛鳳攫碞洞嵌空嶔
嵚崛峭嶕峼垂岌單棧聯絡磅礴崿嶂鬱鄂嶰嶼
霧歕雷歔雲封嶙峻紆紡縈紆鬱矩嬗霆霹嘐
杳幻涎奇度是以梁王之苑樊川之囿萬金懸構
千夫蛻勦愉像嶻嶭輪囷傾躧偃蹇曲嶂含雲吐
煙稠若謝道獨嶠孤騫崐崘三重二脊九阪曾茂

足以方焉于是巨儈圖賈飛舸艫艫寶觸浮遊舲
艓踐驚波跖儵𣻌穿進喬窮累疊蹻曲𠜂奮所逮
蹦驟澄鏐鈑鋭狼䑲夜艘珊瑚玫瑰琳瑯瓊璧琛
瓚玫瑰碑磲鏤鏐之屬罔不颿颾波波舞蹦而轉
轢又有浸人漁子畋魚家水罟罾罝罭緡罱筍箄
織湛絣浮蕪流滬止奐鮪沉淵鯡鱸連羅竹蔑纖
射藥醒靡悔漂翡烱布涸智燿枝麖蘽憑搞鳴鼓
張市則有鱷鯛鱧鯇鰆鯖鯩鯡鰝鱗鯕鮹巨鮥王
鮍凝白若肪鎔銀液晶若刀若鐵神鯩鷁鰕文鯨

翔夜強徼激漩沉虎泅鹿幽鷺莊鱸鉤致而出罰
衆合鍪又有柔甲之屬若被文犀膾餘而遊如餅
靈仙或驕飾而鐵尾或錦理而毅班漉漉鳴沫盂
雲嘘蜓蜩腮霧谷流昧晃淵叢貫燊錯嘖藻漣滑
顙連佢今骨專車鱗吞艫分鬚刺天類與府之閡
怪非罽罟之所求焉若乃閩浙而壤溝塍綺紛糾
鱺乎邊築背濆津能尾桔槔恒升玉衡輪水激逆
溉澱㵎瀞灌注原隰漠吵溢𤄷液成濃膄不爾恒
醇妹莪恊秝旅穀嘉蔬青芊赤穬紛紛總分益值

一金頃充百囷斯寓内之奇沃舞拯春而河瀕乃
有夸奢之豪詩逸之客𨍏嘉辰邀沈愁揚輕艓駕
艤艑樓舡凌雲鷁首驪黿錯帆飄颺飛絡擊檝鳴
珠佩瓊士女翩哲素綈錦氷綵緋繡織綦纓黃䌶
文几重席燃脂烹玉殽旅盈積鼓瑟吹笙流觴飛
白切砂之青角抵之戲奕射壺博羅舞閑擫成拚
湖濱而絡繹于時晴雲解駁五嶽微紛羣波皺縠
泓秀華深芰荷曼衍紫藻紛拏芬芳穠鵲而連渚
秀柴灼爍而拚蕪焉稠啓幌蕩颱檣沁迴拚脊窗

之側停觥溫圖之陰昇猶挑覂鳥鉢雲沉臍天秤
而拭鑑眠脊口而壯隆拂香山之遺韻拾爽光之
墮笄爾乃角苞爬負蔽道臧亡植竿楊飄監弄撓
於霧潤跳踔上下翀翔封豕窦窳千百觥跟匿忽
靡蹤其所之徒聞壯瀧之淙淙於是蔺專諸之裔
褶下瀨之良穹落月治千將較鶩鸛飛肄纖湊驚
颶驟鴻沾鷹隼鸐睨鷸矯龍翔飛矢回譎長呼裂
岡貫其餘怒猶能跻熊羆而肉虎豹何有黑山之
逍魄淌池之怒螳既波清而濤晏永沛沛而洋洋
彼高人之業饑恣汗漫其尚羊或尋盟于遨初或
藏弓于鳥盡袂少娃于靈查侶龍鼉而承遐螆波
光之淼滴坐盤石之硐硎日斜雲黛夜貫風澄凌
波長嘯拂石鳴琴游魚喽集皷人起聽俄而瀰漭
須洞惘慌瀁漾欲窮混而鼓櫂懼瘍負而溯滋纔
以方壺圓嶠之邈侶蓬萊方丈之偃蹇時乘風以
遙集感漫羨以遐征然徒擲淵宕變態闘辯匯
淵之肇名云荆非淅連巻湿冥貫莫游吞灝渺浮
發白刲渾而判氣長俺淵而淪渟故靈澤昇匯幹
洪猛而林號咸池五車混決莽于瀛溟

和漢武帝傷李夫人賦　宋存標

請飛瓊于靡虛兮俄畢棲于人間離玉墀而下征
兮立徘徊以遷延傾明河以照影兮撫摘籍而私
憐樂大眞之寡累兮伊情想之能牽甫纖靈於魑
容兮知此日之何年吐幽巖之芳蓓兮揚白玉之
紫煙石含卵以流脂兮珠蘂采而孤妍茲靜女之
未字兮豈婉變之秀顏吹鄰澤於塵外兮出弱質
于衣前墀火齊于夜城兮雜木難于琅玕濬皦着
之遐卷兮渥朱符之凝丹郁灼灼之彝華兮紉蓋
盈之顛蘭具才好之寡儔兮傷闖態之難珍拂青
絲于角髻兮將游泳乎芳春何骨肉之疎遠兮日
承恩於至尊撒微薄以奉侍兮擅末伎之絕倫豈
無心而清汎兮摹絕世之佳人帝太息以思慕兮
嘉善訪之循循念生貴而稱賤兮惟其言而是遵
騁九天之寥脩兮并荷遠而邊趣撫衾裯而恐別
兮拱河漢之靈辰飄越香之掩掩兮繁淑氣于蒼
驥雖中情之信芳兮廣高高之難陳聞入宮其尤

妬兮怯妃嬪之申申虔齋潔而自矢兮托採沁芣
秋旻振回光于絳綃兮歷八街之氛氛中眷眷以
屢顧兮振隆隆之車音少焉簇騶騶之珠旂登嘗
對之雕輦邐迤迤之複道障嵯峨之宮殿曾歲月
之未除歷繁華之遷變環佩乍鳴儀容漸緲雲靄
淫鮮花月宛轉千門吐其光芒一人當其靡曉何
修短之合度兮寶嬋妖而悠遊既嬌齋而詳妍兮
為芳蕩之闕風狀窈窕而難明兮峯若木之芙蓉
帝心怡其淑麗兮叶和鳴之雝雝忘玉鷄與倉鶊

兮爽細鳥于蘋蠑爾乃蕩木蘭之櫂檝採芳洲之
杜若羈連愛之牽縈擊蜂炙之秀削落蟾蜍之光
凋就趨良于巖桁撒魚龍之秘戲討溫柔之極樂
舍手椒風啓其鵲鑰任洞房之幽麗恣周閣之盤
薄隱隱沉沉紛紛莫莫招鳳鸞于塗榆既離幃之
求索拂雙蛾以鱗鬚愁相思之花蕚鵜鶘比翼以
延覽琪樹拂枝而交扶繁翻雲于在御耗大風于
悲歌張九光兮然暗褵倚桂柱兮南金塗濕室則
羽帳沉寘涼殿則氷山瑩帷珊瑚之鈎倒桂氷晶

之簟橫拖激顏波于湘楚摘春絲于女蘿發妍唱
于房露騁逸足于鐵阿愁絲竹之幻聊奚明光之
虛無若夫邀蓬海屋拂鏡天逵金床珀枕之屬蛟
鮹象席之縣覩博山之祭日非忘憂而忿蠲嬌游
尤兮長袖下舞翾兮鵾弦意悅悅而若憶形仙仙
以坐遷責翠黛于遐甸佩明珠于內傳君王指劇
而同輦乎陽狄勞于加餐竭一身之寵幸迅循環
之轉旋斐蟒膠而易續勢壁仞而難攀何期細雨
來兮夕陰浪入大流兮團扇閒怨椽運之奇薄兮

曳瑕疑之差遲腸一夕而九迴兮中綿愧而罔恠
懼容華之朗損兮屆萬乘而臨之傷燕情之難承
兮獨蒙被而致詞纖轉鄉而秋獻兮矯貞白之難
欺望九原以阻悵兮識魂魄之誰司意沈煩而不
理兮颶亂絕之勢絲屬續事之驕鶩兮覩茹蕙之
漫漫焚驚精於聚窟兮齋懷夢于瓊田風離合于
八荒兮意蕭脩而渺歎撟天漢之孤條兮請弱水
之滑淺睇廿泉以震悼兮态燕雀之盤桓閒守宮
于飛貌兮兮金莖于玉盤操大招而不返兮倚閶

闘而殷勤起九疑之埊臺兮淚文竹而未𤯝萎長
春之代謝兮墓紅翠而氣盦照鸞燕之千雙兮謂
夜臺其無隣極反側之微惘兮動端信之少君于
香鼎從旣陳酒旣列甘氷菰米青田黑蔗進塗
陰之含枝發氷谷之爪牋然芳似之燈燒荃蘼之
屑揚和玉之玲瓏薦澔沚之芳潔非覩影而常驚
但牽情而若掇棄反魂之熱灰痛飛鱗之在留星
燦列以成行鳥孤翔而求偶失廣庭之霞步帳空
幃之莫守悲季[illegible]日月戀枚叔於苑中訪桂綫

十一

乎銀臺兮徒長夜之悠悠將笙簫于女禹兮歌坎
坎于莖核庵紫茸之雲氣兮動雜麈之翻憂夫人
欲來未來兮肅軿輧之飈颸忽冉冉其遙降兮帝
痕斂而將收服故衣而獨身兮遊碧玉之播顧還
㥧生而徐步兮聊須臾以同遊總鸞旗使先驅兮
曷不徜徉乎九州疑天門其難叩兮渺長路之阻
脩側切孤之鮮慧兮德兄弟之封侯誠廣仁而施
惠兮又默默而奚求悼幽明之殊理兮安能于此
乎淹留帝延佇而曾縈兮爰作賦以抒憂值良辰

而竊懷兮恒感逝以悲秋亂曰有美一人清揚婉
兮持此賤軀登宸漢兮美罷自然莫與京兮帝爲
成之夢熊羆兮琛桂銷萬天何常兮柔曼傾意難
終狀兮偏何珊珊寧渺茫兮佩之管絃垂萬春兮

前題　　　　朱翻

憑飈颸以走影兮息辭絡而消聲假鬢鬟以隱紅
兮斷蜺閽予駕鵠蛾月盛而彼環兮權舞藥以駐
生要脂神而薦羅兮下翩驚于夜城寒蟠咽其承
漏兮颺帝眼之未睛遠山菜而春空兮御幽鬱以

十二

擴灑游霄霓而不淬兮托瑤姬以爲偵露淚尚收
銅盤兮金無貯而失晶冊冥簾而却覿兮恍蜀帳
之孤明舞善能廻花落兮難桃歲之再顧嚴宵氣
以成秋兮愁輪沒于漢盈塵蕪巳乏傳青兮續夢
絲以長縈別雲彩而倏夜兮掩羲轡以不征孀笑
語于淸明兮奚城國之能傾尋湘娥而窺南兮侍
西母以爲嬰神女貽欽霄鷁兮駕龍媒而難迎旗
兮易堤茫兮臨齋黯黯滯魂思程沓迺偶倘友荒
憂封靡塵亂曰淚化瓊瑰籍盈懷兮河源可窮悲

妾涯兮駕車九轉辭止方兮暘谷息馬逝兮黃兮
紅齒皆謝空交枝兮南塘蓮縷萃羅滿兮蒼梢古
色釋收殘兮燦臺煙理夢兩乾兮紹華蒸蘇玉壺
次漻兮承席失左寄鬟羅脩兮輕容長容鏡水不
波兮意帝中斷凝思靡兮

採蓮賦　　陳子龍

余旅性單幽懸懷清曠芳心偶觸憮然嘆若夫
秣陵澆湖橫塘夜岸見清揚之玉舉受芬烈之風
聆雖冶態開流暢歌綽娟夫足方其磨蕩破此孤
貴與江畫短夢本遠風謠子安放論雖漠情性櫪
其花面熟非近累若云如然無無多焉遂作賦曰
夫何朱夏之明廓兮紛義靈之畢清渺鴻漾而起
志兮懷淡風之潔輕鐵娟娟其淺瀨兮嵐遊波而
起平橫江皋之宛延兮睇彼扶之遙英含澄寒於
陰沼兮介青涯以浸構迢平川之浩漫兮蒼蒲鐵
而相似集羣侶也雜芳兮日曾溢予香盡中翹翹
此酷升兮眩冷烟以自真瑩清都之綺姿兮分妙
瀾以播美韻玄服之豔文兮幕翠帳之芬首雅末

芝於澂浦兮固貞容而溫理發潤渴以烨光兮增
徽文以擅執寒秋芬而越澤兮杳不知其爲始非
爲狀也匹蕊華若的礫灑妹瑩瑩離離爛爛纖纖
麗不搖深傲不絕愉文章則旅脩姱若妹爛淡容
與芬粹物都初露呈姿新風發盾齊開騈濃凍眉
應風依影泥泥與水歡娛列婷姝之穀穀兮奪朝
旭以爲殷翹紅之妓靡兮側纖纖以爲妃揚媚
采於野汀兮樟朱顏之向背凌若玉於紫瀾兮態
瀧瀧而靜對時翻飛以暢美兮疑色授而避回接
芳心于遙夕兮願綢繆以解佩惕幽芳之難予兮
恨消消而宛在爵平情之善爲兮願弄姿而逸態
千是命靜婉娩媚理文皆淵畫艇拱舞席揚枻
川聚香綺紛羅袖給裙蕩舟約約恐撓於合浦
回逝數骨蹁躚蕭然愁悵不可究宜當駭葵之羣
激折玉瀾以翩旋時聯梈以出入戍多獲而棄榜
極傷心之直珠闕潮光於迷天進青翰之悠新兮
亦奄藹於叢次滌滌鮮於澄塘兮斯進華之遺粕
感假與之涼飕兮攬幽芳以自覩抹豊殿而耿耿

御明爐以咏思衡寂漻之翠水兮折紫萍之遲
蓮。璇斐絲而膠盤兮垂幙腕而濡濆驚翡翡於蘭
抗兮欲屬玉之橋騰隨明璫於瀟湘兮既雜薦之
以江蘺玩玄紋之紫蕤兮香紛然而亂之觸芳苓
之凝冰兮若浥露于三危延玉鱗之翡景兮登清
冷之宛巵試寒葉以斜沔兮撫脩閒而若私既攀
折之非余情兮恐遲暮之見遺心解泰其焉欲兮
傾丹葩以善持濱弱葉以半散兮會褒纖而淡嬉
慕碧疎之窈窕兮帖芳沐以相支聊承影之竦英
兮隔遊伴而蔽觴掩巧笑于異澤兮花容容而不
知雁隕粉于褕襪兮悻中膂之未安並丰朝以流
嬀兮窈柔心之骨寒薄言採於明滋兮散傑池之
極丹惟紺房之玉膩兮苞重襲于琅玕貴珠封其
歷歷兮把青瑟之勝觴慧瑩皎以穠潤兮剖璀瓓
之雖乾齒流香而胥波兮眇斯芳於夕餐彼幸者
之內含兮颰厥愁而惠中恧連栖之碧心兮情鬱
塞以善通寄傷心于蓮子兮從芙蓉之蕩風驚飛
褪之牵刺兮濕羅承而脫紅斷素藕而切雲兮沉

淑質之玲瓏颺遊絲而彼遠兮曾欵欵於子爽從
秘靜以種懷兮矜盛年以幽締剪斂綃而輕的兮
包相思以淫滯鼓夕棹于北津兮隱輕歌而暗逝
滅繊阿之宵影兮飄脩蛾之容裔引清霧于虛無
兮發湝湝之餘靚想崑流之仙姬兮經天崖而小
憩信忘情而家眾兮當嬙嫕以如蜺顧彼美之倩
留兮於府袂於靜慧情荒荒而罷採兮削秋風以
長閒亂曰横五湖兮揚淪漪涉紫波兮情內傷副
田田兮路阻長思美人兮不可歲去何採兮低光
歸何唱兮朱夬欒何極兮無方怨何深兮秋霜

前題　　朱　灝

澤陂張艷兮時墮華容菁霧寒清兮空彫紺粧錦
漢靜客兮夜聽金房碧萃鴨頭兮霞染郎當燕着
瀧蠋兮善蘩蒼茫瓊英墜粉兮艶翕緘綃徙倚凌
波兮澗卅分鄉低光俯瞷兮擁幕中央當颷解語
兮中可傳鵷凰翼畫臨兮鷫淵烜章潔洄翳樂兮
嫏女隨颷蹈背飲紅兮暁蕩火淚的蝶亂鄉兮顧
頻相望交影加羅兮渡色成行露貽紅淚兮猶濕

明璫炯綴蒙臉兮心許其秀穠諸傳經兮肥翠園
軀刻舟入錯兮香不書疆嬋彼崑岡兮玉人有光
炳此丹穴兮朱顏孔陽鮮芬行遨兮遊治齊裝錦
帶合釧兮綠珠相將木縺連袂兮伴結嬉鶩池鏡
合顏兮同心偕老傾城之笑兮蒂姝發纍纖柯繫
絲兮緗繆芳瀾爍霞紅白兮菡萏玉腕開卷爲期
兮婴姿若且榴裙迎瀲兮蔭陰設幔婀娜萬弱兮
綺成娃館蜂妒蝶採兮翠鳥曾宮魚咽浮媚兮醉
皆酡亂共轉木帶兮形虹流岸紫屏舞彩兮淩渾



花盈斂光春萼兮駢舒粉汗嬋貌電發兮如雲合
畔仙子鬭飾兮集葩待散芙蓉爲媒兮褰濡不憚
衿濺丹髓兮月作白觀瑤魂離叢兮嬌蝶爲餞荇
藻空席兮芬氤猶戀浮友棄澤兮尚依麗春朝容
夕謝兮的意未覺藏芳容與兮持葉障面乃爲歎
曰朱臘和粉融傾人色桉風顧影拂水鏡香憐中
自通波而不可測同歸無偶紅爾既爲君子妻心
願守童

## 幽草賦

陳子龍

驪山麓兮望芊芊之北坼春風蕩兮綿渺而碧傷
悲柔嶄兮縈心腸忽悄悄兮流娟芳於是紫玉山
池韓憑臺墓相思溪兮合歡瑩樹紫梨艷風蕙蘭
啼痕發亂黛之興涼翻淺緗之幽素學纖潤於脩
行騎輕揚於萍秆枝兮輿玉之光慨然飛香之路
激木窮以遊愁染雲藍而無嫣想其細雨初飛落
月半明孤烟幂隱鬼流燈燐蹤荒原兮含魅伴黃
封之幻情縮心花而減冷翠堪蝶而神輕莫不歸
魂沉鬱某感遙英吊淒淒之芳夙淫漠漠之意傾



至若漳水荒臺驪山廢殿𣵀溫泉以豐潞脊紅粉
而蕙憐歇雄姿兮青蕪閉玉顏兮綠胃當艷陽兮
晝放恣登臨兮懷戀沒文砌而藏蛛觸綺窓而巢
燕撫玄叢之化木拾翠閣之遺鈿傷故國兮荒蕪
深追歌舞兮空睇眄又若小院春附鶯閨晚思感
秀惜之開捲櫳連心之依稀落流蘇而縈幕墮小
鬟而賦被當其蔓連砌閣色刺錦帳鸚鵡空啄蝴
蝶頻移汪清脐之別婦留飄蕩之怨娃至如巫雨
遁巴湘烟壓楚蘿密披人涉深竄鼠望蒙鬱于羈

臣汾縣囚于恨佹洗清潭之紫莖蔽奇香而不處
火煜煜以焚㷊巫傲傲而祀女點碧血兮江皐亂
凉魂兮幽渚更有郍郊新緑蘭澤初魅茁微煖而
迎日枝柔和而漾絲噚鴛鴦于沙泣拂翡翠于香
瀨妖童蕩槳遊女下騎競習吳畬之朗相傳芍藥
之詩河水瀰瀰岸草離離蒲達贈別江漢相思感
此悲惻令人忘遺何我情之誕愁遇小物而斯滯
生死齊憂悲散同贅惟玆天之榮菀任往來于年
歲訓觸緒而紛紜盡虛無之姸態是以放志天遊
解情宜悲歎華三山之闕採芝五嶽之際值荊圖
而未逸經塲田而不懸庶幾忘情之士憐我傷心
之蔽者乎



前題　　周立勲

辭嚴霜之淒淒兮春風向而多姿散廣除之妍媚
兮結高樓之怨思夕萋萋其留景兮朝異色而暢
熙何輕柔搖綴而無定兮情欸欸以欲羈拂花先
鹽入水雙澄番英芳竹滌態煙披曉乘氣以回新
兮數華背而下之靜女牽帷以流眄兮步遲遲而

如刑承寒止之旋約兮滑纖腰而不怒回臓綠舒
桂微兮羞丁香之微吐嬌鶯下而無聲兮雉娛野
而失措縮青門之別路兮上銅臺之愁墓連顏秀
而匪根兮長堤漫漫而成蔭朝曦鑑而猶潤兮拉
雨宵之清霧蕩遊于于天木兮泣佳人於日暮燕
飛飛而不亂兮乍漣漪之我溯夫何桃與李之分
治兮御橋橋而顧淫闊綺窓之明䊸兮紛香閤之
遷階倣于以當春兮棄于於遐深舒夕光而低耀
兮顧宿莽而難任托明月于千里兮夜迢遞而一



臨艾莫脩而必服兮蘭善佩而衽馨薦蘅芷之芬
郁兮越江皐而見尋通微誠于枍車兮予幽人之
素吟繁花披葉而騁麗兮衆芳謂其可欽疾風懷
妒而難持兮夫何傷乎予心

前題　　夏允彝

夫何茲舟之閑積兮悄靜好之脩嫭越繁華之濃
灼兮散脩姱以永鮮悼宿莽之不治兮練娟娟以
綿綠氣纖纖其靡施兮志慚遠而未宜疑蘚綠而
媚舞兮方若背而菜袂穩寓閑庭而闃若兮弄難

氏之所能燀覩其葳蕤搖演蓊蔚翩翔抽蜂連秀
結叢留煙搖曳拂幌差互紫纏掩抑冒嫮要眇婉
玄胡優侶之婁態兮信靖潛之益研緒風颸而結
英墮任颸燒兮勁節絜方旖旎其相羊兮舉婀娜
而紛披雜蒼黃之文繡兮間濃薄以自持既潛藏
之不拔兮屢衰飈而不危露驟驟其未節兮亦俉
植而靡悲顧蔚葱而灑邪兮沐蘭湯以瑩肌溫晏
晏其淫靡兮垂垂荏苒以閒姿若乃初日欲照百
卉分紅淹瀹漠泊凄隱溟濛承炎不熱內藹斯融



炅若殘霞既暈孤月晶空紆徐旖麗婐婷翩嬋
青藹澈晨旋冷瀝孅孅乃秋飄就引漱瀉聚灑高吟
賴嫌華榮勢微獨含滋而未散脈脈遒而灑灑垂
孫怨兮未歇戶牖秘兮聲希覩茲卉之沉鬱㜷嬉
心兮長歎又有冶容拾翠雜紫參朱明眉拂地眷
藹紫淡映此青青色潛蕩綺羅檣桷暈繞之闌闠
樂芊眠之靜倫至于幽人閒閣厲貞節散幽翻范
而不尚推植蕙而滋蘭惻惻精瑤凰凰盤桓信渺
進之紫契兮獨外物逸瀞中被飛蓬兮飄飄時逸

聚兮雲中高尚之未極兮知流塵之易終感盈英
之靡茸兮非艾又之所慕雖葵楛之微榮懼樵蘇
之猶施何茲卉之陰陰兮雍寒動而恒倚亮潤露
之靡遺兮堅幽棲兮俟時

前題　　彭賓

涉蘭皋之微微兮宿莽于岑陰不遑芳以自縱兮若
橫紛而莫禁發青葭兮散玉除兮愁黛兮冒寒潯
纖如羅兮不可帷顏楚楚兮上子襟若夫黼帳香
暖銀閣塵生晚露洗花[illegible]之朋楹兮素址



踐拂長袖兮動撩盈觸流黃兮不可學瑩明瑤兮
無聲驚綠綺纏以遙思憐柔消而空橫爾其桂殿
鎖兮蒼苔冷長門閉兮金鋪塵聽車馬聲兮雷殷
殷悲苔路兮蕪蓁蓁回風薄其霜靡兮桃李辭而
不親何芳馨之在懷兮燮纖條而舉耀乃有食松
餐桂之子採穴登崖之客窮巖嶺之奇巘觀奇英
之羅積江妃採而不盡麋鹿銜而相尋偓佺種而
未食山鬼披而夜吟聯綠皆嶺兮蒼髮家茸被覆
石泉兮環珮空音乃有離離放臣悠悠江潭顧杜

薔而不去眷蓀荃而怨合目旖旎兮續紛怨鶗鴂
兮何堪至若吳宮鶯去梁園蒐走昔宿徒荒金苔
不有托弱蒂之披離寫流蘊之飛揚振微塵之清
揚兮[illegible]舞之芳妍蠲繡隱兮雉錦纏穗結吟兮螢
夜照想綺羅兮在遙望悲高臺兮凉暮煙況復松
楸茂兮驪驥佪蝴蝶飾兮乳龍傷頹替寢兮斷碣
莓苔懽侯兮位隴長蒼荒草兮習幽亭野鼯鬬兮
凄以霜王塵絕兮不可飛抱孤根兮條不揚重爲
歌曰蕩搖波兮春生得有美一人兮廓處獨寂淫
下兮不芊沐揚芳馨兮未敢卜意蟒蛸兮巖之屋
石雖落兮王以榛渺渺兮將安從拾瑤草兮日盈
掬

前題　王元玄

金塘晝冷華池夕陰花飛砌地寒木樹心若乃阿
房滾賦之閑銅臺望陵之近綠怨緗紛青愁靡靡
香非懷蘞曾蹟玉環色異返魂久辭珠履濃鋪蘭
道宮車之碾未期暗磨長門佳人之拾翠俟于斯
時也則有烏啄泥而破碧鹿紙露而傷茵蝶迷荒

而沈鼻鬼戀寂而生燐刪新霧老春肉秋塵果執
弔而跳塵均飲魄于無現又若驪山暮雨碓水蕭
風虞兮殉楚之墓明妃辭漢之宮沉淒起燃暈怨
生紅托淚表質攬帶爲叢玉杯傾側花下蕪莓石
樹離散祠前盲龍于斯時也則有遊人載酒而稽
還壯士行歌而如愁瞰光凝紫而聞香澗水呈藍
而映花飛魂悄景而出遊神女踏芳而來弔又如
河名無定地近長楊莎封馬鬣苔臥沉錢名王戰
沒之徑將軍僑什之旁莫不霜前如線雨後成綱
于斯時也則有影入深閨根圖雲閣李陵車下志
泥猶闘數愕鼓師冢邊之葉尚殢幽喉巳焉哉九
秋雞鳩三月鶯鸝花飛漢渡日暗萋萋朝出孤墳
夕萎衆墅冷纖姿而不矜娟質之如遺是以達
情之賢釋遊之士遺澹流華蠲落羈累均等蘭莘
曳一標茝薦金谷之與秋坏又吳澤而吳澤

前題　宋存楠

念時序之徂征兮兢容與乎同人覩羣物之相命
兮爰瞻眺於芳辰傷寸草之逢辜兮傍九衢而横

陳貧鶩鶩之鞠東兮操車輪之紅塵靡大造之味
薄兮誠失所於托根惟幽草之芊綿兮傍石𥺃而
羅縣吐自然之佳葉兮挺葳蕤之弱莖卷密葉以
秀出兮樂情性之無譁辭原隰之駢連兮去玉墀
之驕奢于是蘭芬桂馥招樓巖谷小樹深裡托蔭
於竹把露斯之洪洪振嬰纓之蕭蕭始纖析以委
首久悠揚而逞目意婀娜以倚徙勢紫甞而重複
或踞或臥乍仰乍沉寫三春之艷景懷九秋之遠
心全貞倩兮無用遁名勝兮稽尋騰隱帽兮眉目



標蓮映兮衣襟甫落而兮昇玉旋晃目冷辭金鎖
乃萋萋萬萬文茵成繪莫莫煙煙荒庭樹柿驚羅
羅兮圍幕疑縹緗兮書帶故攜湘兮淚斑比兎絲
兮寡系對萱草兮忘憂倚天門兮解勞邀蟲毛兮
一物剪碧縷兮千條避薙氏之傷永錫嘉號於瓊
瑤宜小羽之習群獲鳴蟲之嬰嬰類其株之善舒
狀羽客之飄飄若夫獨擁衡照明月滿幰灌銅材
而騁妙何窺簾而網階伊恐生之易止憐浮處兮
執諧至或沮擲入夢合歡並蒂形獄藏而忽顯檻

非界而離名桑涓涓之蝶粉翻采采之蜂羣蕣羅
蛾兮密闊墨飛絲兮落英倭朱顏兮疑怨憋結蔽
兮多情歌曰王孫歸兮邀雲程膏澤旌施兮茲草
生空庭二色兮蘼蕪青鵑鵙先啼兮芬心驚

蕉賦　朱瀾

卷舒為質色已成天重蔭春曬秋風乘捐張蔽緘
之淨譏依青氣以韞鮮翻紅輪而失次鬭怒雷威
欲前若乃霽潞金井璽砌王欄吟蟲組素明星出
肝花命羅蔣草信失歡扶疎徐起高擎挹寒泛虛



璽徹聲濕體漫翁搖翠柄綠輪線莫莊跡也乘
森成林高樓清倚標識也美人命名甘露為于衙
馱也桃李同圖勝六窮似蝶用也雲夢車書衛艫
代紙至如牽烟業曉啼露成行靄紋有項內座璃
房掩月若袖曳冰為寮我陰作骨披夕迎猖搖青
玉立破彩羅傷影涼石鏡光拂郎當及乎小雨悸
隔迭霧卷廓幽庇緋絏叢新粉簌掩紅拖艷胃光
消白竹聯情臺疊指思發時而藉繡地橋朱簾封
孤院瞑華擋釣鬱失其蠹覺噴壓宜于夕滄愁霜

華之增肅凹義轡以不炎層軒合而空悵舞參差之綺醉蟬消燥于幽宮若借榮于冷位于是曬茵茵之絳火龍葡萄之碧紗翻迴落照襯映重霞遮不汙之錦茵藏未深之鹿夢銀海蕩漾于山掩洞懸東繁之蕙帶驕浸蓋之荷衣迷燭樹于無艷欺桐孫之不肥領石藍以自植截霽容以作圖着繡為之染汁蓉收寄其欸譩辦續落而善化子參生而知橡中無堅以易長卷似心以悟歸

紅梅花賦　　陳子龍

若夫霽澥分英冰紋解凍魄初還春嬌驟遲踏文砌而破月望瑤林而吸瓊扣鞦韆之琴齒逗殷殷之芳源撲綵霞而潰粉舉雄蜂而纏肌琢瓔紅於玫瑰銜小的于臙脂管連心以春蘿帶麗襯以烟持紛白曉于剪玉嫣朱施而弄姿丹繡戶之獄脘照碧窗之怨眉低微酣以襯苔瞰奇汗於濺露分蓉脂而添香閑玉粧以為素丘葉黃於絳脣垂綠藍於瓊樹萼綠失仙同心起妒襯火齊之葉葉耀海銷于菸暮月分袷而緋衣水鳥茵而紅步換

嬌娃之綺袖浮戲鶯之墮羽冶月魅于昏黃鬬素娥於清霧爾乃嶺頭木介驛路霜飛膩文連煖香酥脫肥軟紅綿于薜雪脩艷鐵於斜暉泣通體之骨艷望滋泉而透醉乃若日下深閨春慵小殿蝶侶畫盤鶯妃曉街俯亭亭以腮麗裊娟娟以澀顫羈翠幕而招人貯紅樓而延燕湘娥夢裏夜引絳仙朧客魂歸早逢妖嫫玉鱗冬蓓輕是丹漁素手纏綿縷挑紅線盡我芬芳或傳蘇氏之閨器搨穠綠又變諸陽之細幘點染於春羅裁舞衣之婉孌巳矣哉小蓋柔綠自然親巧割倡桃一半春華精紅粉欺風雨伴幽人

海棠賦　　周立勳

佳氣流英妍姿頹質平野初遲層軒曉翠搖枝散腴低垂發媚愁淺紫之未盈嬌弱紅於難賞入明鏡而寬料目冉沮兮委謝妖姬罷難而不斷觀女紅情而獨惜纖烟緒之微酣亂雲歎而其治露將重以斛袂風作驚而出嚩歎意無拘柔肌自懿綴落浦之遺鈿襲吳宮之芳讌吐半艷其欲悸學懸

溪而如帽蕩子心以目成紛妖態而誰次若乃深
閨去侶複障含寐褰絛解珮落月飛鬭鸞脊碧之
柔膩拾霞褊而爲歡似美人之愁暮顰朱彩之珊
瑚掩絳綃之奇艷冉女下而乘鸞毬仙佩之搖風
透珊瑚而漸汗開珠房以吐秀浣泥游而終乾映
鱗蕉而連綿倒龍木于靈壓銜火光留滴脂凝徒
百續常靡千條乍委翠翹浮纓皓腕破粲小鳥啄
而綠但紛虹入而綴綠絡醒翦十莖蘩分舒影于
芙蓉拔冰殺而漆幔頰微暈以著舒翻鍊繞其待



倚體終日而倦如類乘垣而盡語彷賽綺而學歌
乃有輕盈帝子綽約姝嬿撫茲命意起而爲歌歌
日袖翩翩兮丹露消照明月兮金燦然愁無緒兮
心不整綫衣帶兮繡羅娟又從而歌曰喬翦紗之
燗燗兮落朱粉之離離拭木藻之流光兮截文編
而爲魂寵佗人之芳澤兮香熒熒而履帷

石菖蒲賦　徐子建

若夫小綠勻叢弱香細裊洗根淺沚變節池湖胃
石瀨以支持薄寒沙以蒞紉被丹崖以紫莖復深

源而天非於是冬洲結風草腓未遍亂葉辭青含
木沖沖挺清都而不舉蒙陰滋以在中覆末密隱
兼葭連戎戎倚旌而俔庭或承飈而已路乍將扶
以孤之旋相戰乎瀆蕪羅曉謝其昇態必降精以
自空駢乃青青木中獵獵塘汎桄芊綿侵曉迴猗
泥蒲翻庭而別名蒙在圃而同蟠生泉始消星且
初嘷農人流連于兹晨田父得意而如市聽日氣
之雁浪古步節之見以彼如絕澗深瓊崇崗逝路
木木寸變百葉緗露枝無人而獨華附飲霧而吐



素神光昭爛非煙非霧煎千歲之藏脂匪還丹而
誰識則有嵩丘道士九疑山人恐天地之既老日
月以納新朝游青要之丘暮宿太室之門十寸
九節霞驂蘇氣採英懷中飄颻其蕨是以柔帶大
出娟黃對搭與搖而戚逝比耕秋以繫縈方結
恨于匪腥振吞聲以誰于蒲臺乍空董澤將眠豈
蕪城之支離曾東水之游漾急邇暮乎颼颼託昌
陽以引年其歌曰春鳥至兮傷心碧哀江南兮賴
寵鬼弄白日兮消池伐水芹兮寄我蒲豈若堯廚

譬負文豔，縱橫濟聖功于百丹，益民聰以尚嬰歡，投辭倡優之舞，明堂和雅頌之朋，友冠環之告咎，豐飆衍之光，形表璘萃之煒曄，體玉衡之降精者

代耐王中合稿卷之三終

華亭杜蘭徵　徐鳳彩　盛翼進全選

## 賦

### 香絲海棠賦　　收子龍

發曉露以逕春嫺澹艷於纖胸焉小觸以香手背
初酣而障面約嫂魂而和紅脩瓊肌之秘倦倒嬌
粧其投懷凝妖情以低顫引輕容於霧文護柔心
以雙纓鎖烟架而扶醒吐溫酥以徐卷夢清徐之
娟娟委凝朱之霏霏學照醫而臨波蕩軟肢以斜
羁浴微露而逸風雪連錦而總掛藤遊絲於蛟月
鬟飛鬟於碧煙薰明眸之靜淫負花肴而寄雜剪
鈍絨於鸞錦掛蘿屏之絳仙縈嬌夜之情嬌萬芳
思而高牽擬幻眇之歡初佯含羞以自譬捲嫋嫋
而翀抑破飈飇於曉眠嫵弱蛛之愁秀發鬟影之
稟妍飈簪梢以朗夕解幽貞而露偎聯竿翕殘亂
胥鋑霞殺而染蟬墮月務之半銖織江義之鬟卷
瓏勞寵玫歷歆遲嬋身而叠敕顏帳舞之瓔珞抱
鸞騎之瑤鞭絳冰膚以嬌暈冉柔菲之纖穠若乃
聆剛山眉風翻娃襬藥線鈎拖花容波瀉斜峰鼻
而零斜抱蛾髻而搖曳星宮轆瑰之都致室分納
之第則有玉女開愁瑤姬通慧伴靉靉之嫿鬟帶
斐斐之墮髻封薄醉於綺疏探曼情於蟬悅點蟒
汁而瑩脂挑顏纖而慘戀鬟齒紋以聯羅擬丹縠
之昇繁玉於春虛玫瓞雨漲璣簾褪粉朱而魅散
沉的紫而魄黏斷縷挑以留碧燭明緗而剜黛短
紅葬其媚媚大香瘵其慘慘啼傷俺悵冶華空匳
堆陳英而悼蠹僵去艷而流靈亂悲人之縈牢折
思綰之柔尖穠華絕兮蝕續慘色命兮不恭余有
意兮天銖命余鄉兮飛靡恐遲暮兮齊軌靜仙塗
兮雲帷渺何接兮夢迂抱奇根兮歷歷

### 前題　　夏允彝

有名葩之新艷托瑤海而悵娃疑紅酥之凝滴學
霞綃以抽絲剪天挑而碎碎琢芙蓉而細香開千
芳面羅薄圓萬覆而珠綫于時蕤帳晨開緗簾畫
卷芳茵翠深石錢紫淺映寶粟於朝幌疊瓊蟒於
砌穠念秀枝之紺柔憎娟體之盈懨弱顏畏見春

玄宮函何玉堦逗微線海納遷拂動纖容紫燕翻
肩覺紅顰楚妃東素不勝衣延蝶怯舉遊飄嫋趙
女飛油碧帶雷旋懷纓蔓露蓋猾句光晃日泣紅
疑而丹爵夢蛉蛟奏纖縷低擢羊車斜牽鳳股蒲
桃少谿瓊玖蝶翠彩漪兮香酥寒雲鬟重兮瑤
細脩乃有石竹仙子甲帳宮娥亂番禮袖笑縮春
羅振幡鈴而搖蕊弄芳絲而浩歎歌曰麗娟千四
玉膚軟明離曲帳貯妖鬟貴金步搖不自持薄倚
瑚珊息芳喘又歌曰智瓊來兮吳宮紅行藏鞋

珠為叢不飼鴨腸妒肥婢且宜天上值青童姿丹
丹而宜約聳瓊魂而半墜落粉鎖白披霞滯紅杏
煙輕繞蝶扇妖融欲脩裾兮香自語纈醉眼兮嬌
欲通重為亂曰么娓濃聽暖雲止輕洗臙脂額玉
玳停停帖妥倚璃欄籠罩妥泥憐月姊

前題　顧開雍

颶游紅于蕩景泛嫋弱以嬌塵躡柔娟以飽帶搖
輕蟬而翦肌紛索若其冒玳鞘丹旋而掛鬟曉翠
籠以衝線瓊魂旖而紛觸射珊瑚於網底沉遺霞

纖腰飄沃而吹縷蔵鞋歛而斫靡於是罶煙
湲湔雲蒙撩河女墜黃旋霓下繞蕉華英以吐
殺緇湁廝而綿緲鄉風歸而不來闕踞顏以爲旋
頭許笑而斐斐娉輕氣乎迴散濕絕路以紆長襟
薄暈而夭紹則有塵靜絳臺雲虎月水淨妖弔雲
綴痕絡玫佷紗帷之盤卷艷赤羅之纓須冉金蟲
而縈釣圓冰椽而鉤媒繁星懸修燃吟鬟堆漏
繩以蟬顫閑臥姿而納門叫使裘而帶猜峯龍綳
以抵霧裁零影以噴苦至如楊柳樓前梨花院裏

發根頭鸝鴦愁踏紫細雨回夢於寒環真珠掩殺
于浦水隈酣脂而緩着碎髻著以當月漾銀箭而
依闌逗的爍以羅蕊飈磽磽其慼朕啼頹淚以凝
髓悵楚宮之留嫣番泰簾而捲粲遂乃步瑤樹鳴
飛鬟破疊結躍女織蝴珞瓔于晚袖拂揚旗于舞
有散危舞以列行迸透紈而體娗歛融光以杳窱
攢反態而連纏蹇邦倚以拚紐前舒晃而驚纈獄
容與其翩姍機工十二而屢遷張錦幄以曆帝捷
臉蘢以及眠時則擅牙停魄彤雯映色金莖玉液

之長海上月明之客飛羽千鐘礎星斗白映火鳳
而句朱歌梁塵而罷燭爛宵濃以酣紅弋殘昏以
爲碭末纍纍而畢繆織綷縩共蟲華涼泣薄以夜
憂嫈嫇而不紈熱自依髻以褪粉猗鬟欹傾以
息褁香蘭笑而肪橫斷天絲于一尺亂曰美人起
兮傷心碧屏障灰兮青錢生年花多兮南國暮綠
約老兮春怦怦又曰春怦怦兮黃兮臺紛盛貌兮
蘇鼓永綠怨曉兮在壠出海湯湯兮香姤來

前題　　王元玄

披曉林之惠光兮舞翡翠之紅蜺撒小英之麗柽
兮分妍心之互綴承偃柯而無力兮疊青枝之彜
龕抑奇驕而未忞兮整羞情之猶闕慶紫紋之濃
柔兮纈紺條之梳嬿芳穉欲改而彌矜兮新慵將
醒而不遠菲菲曉暈而流珊兮泥泥和煙而失瑨
風將成而顛肌兮春未辭而腰贅舒薄腕之搖搖
兮染茜顏之棣棣佤沉媚其待憐兮持新妓而妒
態冊小寒其不羈兮墜雨絲而薄痊悅媚質于乎
心兮紫冶魂於空際悵表豔其曉名兮妃春風而

莫儷

紈扇賦　　朱灝

避炎輪而張羅組綉繐而成月不因熱以合歡能
遮聲以度闕飾七寶之絕顏凝九光之涼骨展霧
夢於無樣挽花魂于欲殘當火撲而不溫蟋墨洒
而并忽削全蟲之埃綃拂鏤鳥之香壓飄霜蜺于
暑閾出蛾紋于火縑禦炎帝以設障邀風伯以解
粘易來輕體之燕雛狀長翳之蟬虛蒙而而成蕭
光舒簽而含紈似蟬翼之留形傲龍皮之須水綠
鳳舞以乘鸞素空揮以却難招飛光於凌臺襲合
颭于故履伴霓屏而揚酣逼鏤戶而去滓聽卷碧
之霧繒映函潭之星髓空穀秤以莫遊擬帳薦以
相吹借白羽而刷曉漾紫綃而分漪霧絮習以霏
雪蝶彩粘以結穠歌成珠而串質色比玉而龍葵
怯晃規之初引勝新鉤之小窺閉斷繡于紫關起
沉水于梟路疊灰情之繡塵逢惱紅之膏兩還華
影而翩悲棄扮泥而涼妒掩露臉之淚潑躍山眉
之翾足三秋薄于吹篁九春命于未暮玉衣獻而

出匣素環隔而鳴凰亂倚靡之艸影入向夕之烟
盲靡華染而昏影畔水含而隱浪鏡同心以持照
勝驟色以映挑隨絡緯之織緺亂傷蝨之萎黃

蝶賦　朱灝

倚青户以滋旅透槐東而相羊早去來於馨國時
取次乎瑤房曳花娜之長裾篩風女之小波鬭粉
涧而容瘦上綠天而影涼遲暮出為小草碧波羽
作合香乃若辭荷拂衣幸柳入幕狼籍金鈿歷置
紅瓊浴碧留今夢縟艷斯擷幽麗之空飛羽紛靡

七

之胃索嘗聞幻質吹成於剪稽黃白羅致為金瑣
偶寄生乎橘弟時市色於槐兄或返魂而好色或
托體以牽情假黃羅而來集綠朱火以長生乘長
飆而掛席閃金電以乘晴于是撲昏亂髮空光夕
黏輕襟驕重猜押玉簾繳依淡綴姿灑靡纖體裹
朱怨蒙失瓊擔波印兩兩窗許三三薄情不近乎
執扇遮愁屢風于屏風雨不出為高隱棄多變成
幻工卉敝延之攺服釋怒不與樓雄逝金鵲之臭
信拂碧慕之塵夢曉惺惚其凡性飛翠藉其意適

及氣感芳傾人妍授傳照輕各化身杳繡獨眷曉
嶠偏迷清晝問友竹而貽粉從女樹以乞脂紛輪
重而露濕白袪薄而雪欺吸若太真解渴飄同飛
燕輕態能竊香而不壽如塗珣而非醫度紫綃兮
態著逐鶯絮兮春隨入槳可居退場堪保塚出青
魂推逢紅惱尊前鬬身世造綺蕊姓蕉新黃娥
就花舞繞縞衣艸出文藻增無聲之豔譜綴偶落
之瀾華巫李解其雜佩海妃亂諸寶珈緇善賈而
疑致顏未衰而不還添暈有迷離之月拋綱有蕭
醉之霞傲天孫之巧顛罔客之無家翩欲仙而
覓羽點可學之丹砂借絲雲于易散雜錦霧而非
辭卻内如鶯誤入序色各已有差

蚊賦　陳子龍

何瑣蟲之窮蕃紛營擾於薄暮本醜德于丹鶉混
嘉名于素鷺秉炎后之方驕退夜光之未吐戲豐
草而宵遨循沮濕以冥聚鞋閒房之鵲家拔陰螢
之下藝避術術之廣除緣窺寫之濕帷時出聲以
警寐每投瑕而營肌毀聚廢之易遮何身固之無

言以呈壽像蜴身而違嗜害均竊而增羞
文蠅而善鬭吾曲腳以昭文秉長喙而利觜潛
紆蟑以戕身疑濕炎之依媚惟腥濃之是求混妍
蚩而不避殲畢命於喉肩亦既飽而無愧信極貪
之所營鮮禍福之足忘系曰朱陵所育宿莽是兮
蝟化靡野竹羽翰兮其形爲鳥罪曷道兮果殘題
遷易弗勸兮速隋光闇不得彈兮誠曰南國畢濕
嫋氏張兮乘人之倦女勿忘兮母曰在遠即女房
兮君子向明莫予殃兮重曰宵蟲容遁必掃驅兮

卷之四

鄰飛不救慘制肩兮命彼僞鼻擇臭棲香丹良璵
光專並禘兮□虎穿巢蛸螂瞻兮戰手掌掬悉焚
俘兮微彼素娥秋霜濡兮珍此凶族永歡娛兮

前題　　朱瀾

物奸陰中蠱工其嘴聳居脊村聚娥畢壘利括秋
毫蕊偏流恍恣游八區雷怒成音昧性戀恃內食
廿鄙乘隙營微聞雞舞起焦暝爲巢鳩母育子天
駒避鋒空鮫挫髓因熱紫徒力嚼不齒醒彼腯鄉
長此蝟視自奮猥形賊人內美火攻有螢設障憑

行刺輕生撼山勿揣避拂驕揚投蒄畫徒背匪
爲肩聲詎佞耳風伯逐處兩師薦翊滑踪蹈鬪像
偵裸裎饑不擇味附和爲轟艷綺就睫睫月示警
偕聲振刺與飛同盟銛逾蠆斧合若蟻兵侔逃劉
圍旋困羅城翁助氣聽神視其盲兒空惡吻格鬪
流頻窺從舞仙善竊背貞隱身藉草花命被創飛
扶利匕師後木鄉危在彈指掌竹北邙晴促霜黜
因肌爲攖依遂反噬飽尚未颶無舌飛言連飲恨
皿淅戲雲臺江浦荊萌寄汙銀屏金礫誤惱故傷
爲寒晨肆夕登投止輕容臨幌吞別開漏惱公口
劍逢吠內藏禍機當食而滅不偉鋼厲圍香焚壁
醸熟鬪酣帷空望缺爟薄燈光蝶蝥募折蜻帳不
留嫣紅棄絕雖衆芳色猶形哮勞生稟梟貪驅趕
爲蟣既懸蛛縶且掩蠹延錦衾暴御蟲纖使遷紅
鏡前欲爾頭登筵厚仇書客鬪爭逐蹤祝驗勤蟲
尋妝卷城迷天容地翼扇破圍依炎誅飲會見察
希

詰蚊賦　　李奕

爷帝何虐乃肇汝形炎帝何怒乃縶汝生水則湏
兮集則陸蟲爲弟兮昂則蠅汝德何潔兮字曰白
徂何才兮文其名螢蟆草根兮而升彼華盛身何
晝伏兮目何夜明兮雙厥彔隙微捕浪鼩削厥肩
仄入便以睡徙欲最而豁題不力鋭蹈利入夫何
以不皆[illegible]日日叫目而不佞厥膚自軀遁辭不敵
于泰厥腹易詒何[illegible]彼腥臊沒之有徒不讓肌巨
掌一試腹者醜既不相告何為命乎人吾韓汝耳
何聽又好爵夫埴汝鼻何知聞人思殺所營何利

乃夕市吾門何勒口嗔體而終身不悟顛首喋血
畏壘是禁厥翟在前何嘗不以歎弃投身觀爰有
憂膚脊瘠所都何急欲肆求得枯腊以朝飽楚羅
越蔦實藏孔腴何荟蕣之野藹蓬藜之父牛馬無
肇汝何壓焉褭尾撅足不得憩焉馮榮淫瀆醢雞
所營何脅肩駢指而交馳酣之四隅之內湔源都
有既足饜餮口而何謀人自嚂彫軒繡幙橫行歷
人奚愛積块之阿而阻齒自集雜蟲雜餅雜涸雜
濟雜蔬雜酋何萃入萃出不但厥廬曷爲乘暗襲

昏而大肆厥緣何雷霆之在野對來楚而創馭與
樹何生鷁毋安止乾吐沫拆皮入逢此子焦頓作
巢何所持[illegible]嗝神觀何所恃何窺遊兆而瑣蠛
以亨皎人驚聲細其何誠何聖人之德懂得衛彼
大騎貞姿何佐暴筋以蛸又忍彼老下[illegible]吃厥肩
何窮主施暇而慣禮長紫腹厥仙鼠日何不化何
輕客傀儡嗽雲臺而翔下翻股妖聲刺何深麥先
下帶大何勤聊朶於雨章何森丹良翼笨夫何聽
厥凶苦訴彼嬌以不臧執枯風振稗中乾不信

騷

戾薆　騷云何瓊珮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悲賢人去國也　陳子龍

嗜閶闔块其激零兮空黕黕而沉極歲滔灘之春
騁兮百卉具而異遺資菉葹其以莽逢兮蘭見憎
而撥蘼夫何弱芬之婉戀兮固心持而息晚長離
戾而遺音兮勉仰哺以私忖左鶻鵡刺刺刷羽兮
右蝮蛇遊乎蕭之水蹇纫妙而繳辭兮昇微形於
利齒羌美人之中乎兮媒申申而間之固托契㺄
以爲媒兮雖宿誠之易離嫮袨嫉以魅有兮貞既

[illegible]於素蟾躍其瀟淙兮廓娟娟此幽阻且
其兮虓兮荷駐雲而齧嶷悽欲際其焉懟兮遵
揚翅於高冥兮既繆惆其哦翔兮命余夢以纏綿
曾叔翱之營阻兮說傳余之鈞娟兮巫咸為余占
兮曰勵其女有之惟時言之睫揭兮豈則負之知
俗聲嘐嘐之清林兮又爾邪之旑旖飈風爆其一
律兮適天耿於南方揚舲涉於大江兮朔潛流於
龍堂章索索嶙其女渚兮丹椒遠蓊於都房蹁躚
山之峯峯兮登閬嶠而極望海濟波以從雲兮吾

將使鯨爲鼓楫沐濛濛以吹蛇兮潮滑滑而漾嚼
積沙淤漫以甃珠兮掩岐宫之神麗照雪谷之紫
壺兮呾嶮峯之絡荔抱疚離之替坎兮續謇謇之
兮傷我固知世俗有青誣兮指正道於天常豈荃
之獨我尤兮曷能不厭余之芳芳固若可厭兮羌
态遊乎大荒綴列星以爲衣兮浴天漢之清瀾攀
箕尾之正士兮艶光庶其余且且

前題　　李　雯

悲衆葵之方壯兮覽變翩之縱橫羌獨處于海涘

兮魂菅菅而驚颷耿不知衆之所謂兮紋雲霓而
呼列星列星失其招搖兮司詭刺刺而怒焚雷岑
岑以號号兮虹又斜繆而當庭尊予思之不可化
兮杳天門之不可開帝春九土莫與綏兮爵狂畢
方翁欲繚綠而不可媒叢蟹渠畧翁而塞天兮屭
瞑目而難視荧亂黨而爲城兮曰當世之無閼葺
非卷施之與蒺藜兮衆咸習其妖草苟毀心以善
剌兮余又醜而不道答余佩此瓊玫兮豈謂黨人
其蔽之庶自潔于閨中兮持王怡而娶之稿不信

卷之四

而中涼兮荷胎澤之靡膚余既不難夫長離兮哀
羣鷄之相翔嘆紫庭之崔崔兮霜淫畬而不可望
鼓霆淋之瀋瀋兮欲托游而爲航玉殿窯窣神爵
難扶兮萉蕺横條披離而充梁彼黨人其亦已兮
念惟蓀之不荒習冰煙以自苦兮蹇獨立兮山之
滸顧荃蕪而不識兮採野葛而盈房道幽阻兮又
不以燈腹既悍兮鴆爲擾余耿心而願告兮[illegible]之
閟兮九闕猛犬斷斷其吠余兮赤魅晏而叩[illegible]
余美之招妒兮衆固好夫侁頑信成質之自[illegible]

不能破玦而為環玉女之娃嫿兮豈避䶌廉而嬿
顏恐纆僥之彭彭兮豈狐鼬鼠猾亂而登壇壝犬
息而不辭兮叕博夜之未闌對白日之沈沈兮曾
不若黃介之可安亂曰宿霧幢幢蓋若華兮苗藜
茂茂鼯鼯宮兮桂則雖蘙芳不知兮棘則雖長近
毀府兮以鞘為表誰曰好兮脩端長饑狼飽而騅
兮僕欒盛延龍苫其脛兮竇巔歸珥帝果以為媨
兮崇日冥北訛謂其不瞀兮余心不可說兮登崇
山兮望彼豐草蓊厥貌兮秋風旦至兮飄焉薄兮
諒彼黨人兮何盤根□而蔓榮兮

前題　　周立勳

世莽莽以任運兮賢與鄙其雜糅服廉潔而儼儼
兮衆懷試而共訴天濤冥而無所極兮騁飛轎而
難叩謂明月之不可照兮牽荊榛而為偃泪予身
之遠去兮夫豈荃之不信予芳衆偃媚而工巧兮
詈予言之荒猖获黨援而充幃兮解予佩之蕙蘭
內美既不可以申兮寒獨立而襪襪廉毀容其無
悉兮驥在廄而終殘瞻廣庭兮虺蜿蜿迷不知所
處之正兮下幽㴭而棲鬱皆神堯之美節兮蹤羣
賢之得路歷興亡而莫違兮夫何變乎此度周論
道而西出兮既失柄而東步果亂流之鮮克終兮
予又何睠睠焉而懷懼日頹光而罔耀兮謂浮雲
之不我擯鴆合毒而索試兮驅鳳凰而避之非秧
途之不可以久留兮傷耿心而見羈托豐隆乘雲
而上征兮帝閽杳杳守者雖予將改駕乎中洲兮
帝復譴予而降謫世皆艾而服芳兮安得不刈夫
蘭茝以猖猖而入聽兮若陳詞而若聆返初期於
故土兮雲脩脩而塞路駕白木以為榮兮涉九曲
而不可渡登浮膚而遠望兮彼已非中土而焉寓
將道遊於衆山兮非鴛鴦之所客也牽宿莽而與
狐兎羣兮予不能為此蹤也欣東皐之可耕兮輟
予駕而就之荃既不謂予之姱兮世孰得而諒之
彼羲文曾有其易兮仲尼為之繫存亡信其有徵
兮進退險而難縣予既熟識此數兮心煩愁乎荃
之不我契抱予貞而終退兮予獨客此崖澨採蓁
蓁以為裳兮披荇荔而為袂雖黨人之不我善兮

若不委芳而就厲倡曰天高高兮雲在下山巍巍
兮木在上木有枝兮搴予旌雲隨風兮不我挾冀
列星之爲照兮奄晦晦而不朗亂日惟帝有閽誰
則司兮帶也有斗不可待兮虎豹在林犬亦猙兮
鳳匿其德鵷乃悲兮悲不得志又恐爲禽兮高翔
篸鄘非吾節兮

訟魃　　陳子龍

天燄燄兮高四垂氣弗翕兮雲何之天病槁兮露
不施虯日力兮乾旱萎哀江南兮色黔黧焦禾欲
訴兮不得上凌兢失寡兮灼彝蒼龍何爲兮不辭
霹靂何爲兮無言魚何太兮高原旱草戕兮氣昏
石文兮中播蛟渴兮蹇蹇若有物兮驕傞傞吹炎
火兮縮流波虐下民兮媢天布流言兮謂予不妍
斬茲土兮不旋詛帝女兮徙倚遇雨工兮自弛焚
碧林兮走蒼兕罍粱澗兮石髮叔何辜兮坐毀髮
余使兮玄熊命余郤兮雲驄支祈持戈兮舞空黑
妭起兮馮馮夷發河兮江妾海童余排天門兮
告帝以不聽巫傲傲兮晉汝溺深淵兮江楚拯嶠

熯兮禾黍永千禩兮爲民禦

前題　　朱灝

歷天門有赤豹兮畢簡乾而楚纏矢號咢其長嗥
兮顑頷溢而窟熙律令踦足不趣兮雷星騎而涸
池何雨工之滯散兮濮無畢而碧泉闡黔影之流
黔兮阻屏號而亡適壑焦明之不寬兮雖黑鶩而
麋散橘毻毻以瞷龘兮雖玉玄之枝使崖山烈而
澤竭兮叩桐魚以鼻喟家石梵而飢粟兮朱鱉游
以失泪雌蜺翰徙鳳草兮雲持旌而失澤皆泥龍
之不應兮立陽石而撤圻執靈露錯不禜兮邊旱
魃之爲遊譽亞尼之凘焚兮食列缺懿而魋烹豐
鷹當爲草鞭兮付河伯之問征勅應龍以致鞠兮
壞黑蜻之宵溺界商羊使力啄兮中石燕之飛擴
千爲之刑兮截南域之長身龍山雜罪吹角兮
或就燎于桓人電撰示之水曹兮明驕懲之膺賊
苟得赤夫妭族兮鸕務心之不遯

前題　　周立勳

日赫赫兮雲不來高原楊塵兮物勢飽百川

兮使能回河漢無波兮蓬萊壓草木焦卷兮黍稷
爲埃匪上帝之不仁兮云有物而爲之災載一目
其直視兮喜燔灼以自恣矯龍首而難馴兮駕日
輪使西暨雲蹬蹬而在野兮瞻天罪而先畢腸觸
蜎風而呼雨兮樹糾結而失蟒額四野漫漫其無
所陰兮江河輟流而成泚乘赤鯉以遊霧兮叩九
關而告之羲和弭節於中天兮助炎威而下垂越
平凡而猶暴兮吳巫紛紛而陳辭田父負耒而橫
涕兮孰有皆而勿矜叩彼運之罔愆兮赤千里而

翹翹岌峨絢而爲衣兮覓西旦而爲被覬豐隆靈
其前兮弭翳蕩而在水兮羌鬼國之昏霾兮挐魍魎
而呰呰嵩岑磊磊而無見兮轟潦流而生痡招雨
師于帝都兮清露浥而若洗御田祖而酌醴兮苗
既僞而復蘇魃之去兮下民喜

閔危 悼友人潘子恒也　陳子龍

於戲美人之歸蒙如也乘玄飈其焉之莽瑟兮搖
零霏霧障乎長離摧殺脩翰兮墮扶桑之上枝沈
璧玉於洮之水兮予今亡此靈蓍悲浩浩兮流雲

而無姿風發發兮散枯桑之蔞鵠昇縣縣兮宵衢
鹽以莫麗揚沙棠之委委兮予將東征海之涯焉
曆以四周兮召巫陽而徹辭惟昔帝之棄捐兮
紛靈環之妖穠茝衆芳于江南兮屬美人之姱麗
嬌幽貞以相慕兮揚秋芬以繼聘樂介夫放南之
正士兮㩜嫚于君黨之聖惠余既贈其玉環兮耿
中情之私寄苟非義而不取兮立前修而遂翔
赤霄於大衍兮御玉符以舒翅披閶闔而導乎東
皇兮覽古師之形宇貽靈威於澗庭之轄兮胡青

版之陸離人既炫其流爛兮又詹詹而見詈指星
辰以爲期兮我固知美人之瑞也緝先賢而爲佩
兮又胡遘此瘁也曰先鳴於冀州兮信洸洸于上
京溢豐潔以沃若兮衣下土以爲正塗閶闔而不
我耶兮抱總總之幽誠亦舉羽於南枝兮嗣小雅
之鳴嚶發湘江之怨文兮逑蘭臺之麗辭予既紛
其余服兮余躡華而崢嶸繼微言於孔蹟兮屬玄
苞之菁榮惜醜艾之奮臭兮寶蓋葸於郢陽彼曲
士之疾正兮豉椒蘭之不芳佩迷穀而適野兮翳

身以焜煌直我道之微緬兮絕牧畜之鮮良余
龍既逝蛇於雲中兮子又曰山有倀虎朝饕我馬
於鬼嘷兮夕余秣于幽土狐伏莽而穴處兮鹿豺
豺而蹲壘踞九閽之見阻兮帝錫予以繽紛若息
襄之在余茲兮令鸞鳳其自歌舞予獨遘此凶閔
兮冉錦帷於南浦鴻文飛揚而四出兮群夫人之
纂組余歸舲於大江兮知辛斬夫衛杜瞻海雲而
沛滅兮猜吾黨之良輔駕青鶴而上騰兮惟帝實
予善侮升庖壘而招之兮嗟爾魂徠其俁俁招曰
玄冬切暮兮吾于上征雷暴容容兮高雲鼓笙陰
池旱青兮廣堂蕭濟我蝶玄文兮鏞鼓孔鏘魂其
來兮將爲子棨名

哀謝 傷潘嶽虎桓也　　周立勳

騶昌啓之屯際兮士皇皇而見摧荃既抱此孤憤
兮予亦憂愁而傷懷登邑憂而太息兮世謠諑以
善譽鳳野處而得其羣兮謂將刺天而揚飈颮蹄
首於帝閽兮故逐窮未黨系懷姱脩世既莫我知
兮每中夜而雪涕朝予濟夫楚之濟兮荃又涉乎

內美其嫉時兮衆芳雜糅而不及蹊松栢
薪兮領蘭與蕙其猶未刪諒脩貞之可信
兮何忍要之以爲佩荃既東南之背望兮又中之
以能嚴羞衆芳眩曜以尤悴兮荃遂驟夫北路蕭
艾望風而自替兮咸曰之子之終見逐予悔抑而
內傷兮寧欲葬之回互衆翱翔遊此春宮兮各與
心于貪婪荃疾駕而中道兮忝日時而返步抱睠
要其亦何傷兮彼蕭湯之濩濩彼乃鼓刀而終遇
兮何必周容之爲吾度羞肆志於典墳兮荒耽情
乎著述明珠落而復綴兮紵袞槩而離吻嗚既朔
咸暮遍兮越亦衰而咸帙嬖霓霓之不誤兮謂眞
貨之在予辭有唱而必和兮永朝夕而相娛佇新
事於古情兮世不覺而焉焉美同好之不我棄兮
忽風雨之參差乎既逐此舊都兮荃亦憐慨而不
自怡悼時俗而致懟兮懷嫉妬而不可處也遠離
羣其不豫兮非好爲此矩也掩篇卷而不發兮豈
搖襄而無楮也蘭蕙芳而各嘝兮又何以爲此侶
也余夙駕于秣陵兮時秋氣之將深荃既抱此沉

痾兮竟奄忽而至今風蕭蕭其戒旦兮雲漫漫而
待陰託翳契于舊要兮聆鴻鴈之來音沓嚶嚶于
天末兮望南浦之湛湛病亦人之常兮嗟歲暮而
不可禁彼閩之天八百歲今豈無霧露之見侵願
採不死以爲床兮恐榛莽鬱而成林岑之駕玉鸞
而上征兮昔予夢於曾阿予冤痛而勿占兮今乃
信其非渦時疾風起于寒孟兮葉予倨於山之皐
眺四郊之無假木兮心怦怦而如標春與秋其代
序兮今又值乎冬之交兩寒暄而崎嶇兮數交游



之處放口從晚而欲墜兮神儆惕而靡贊申予纂
之髣髴兮歷子室之軒闥撫璵珏以永訣兮徐告
予曰是時乎吾將矜捐予淚之浪浪兮子有後而
予存且將信而猶疑兮豈天道之足論審妖夢之
是踐兮萎東國之芳蕭盟既好而勿替兮曷生與
死而相循居充堂行則連駕兮悲十載而遂分替
何賢之不沒兮天何晝而不昏惕好逑而喪家兮
吕既掩而書壙悼吾子之多通兮思託槧而上辯
排孽氛以徑度兮又將歷覽乎九州捐長鬱于中

道兮非騏驥之蹸也山崔嵬而崩阻兮非石之御
也彼三秀其猶苓落兮孰云茲世之可宅吾無技
而拂日兮遂冉冉其焉隔紛多煩之感吾目兮編
類是以爲曆喪黃劉于南州兮紫又焚其玉璞聚
散果不可常兮眺夜臺之莽莽陸生發嘆于長逝
兮前子停驂而念昔彼情好其猶存存兮豈伊文
章之翰乎西邑爲吾輔之兮四方不祥而不可適
結摧至思兮賦同心於故廟亂曰天曠曠兮不可
若日昭昭兮未爲期枯楸搖落兮下若霧美人爽



留兮赫之涌文辨縱橫今世與褒愛奇向廣兮古
道昌歲月飈忽兮曾不得揣飛龍爲導兮雲爲緅
鬱咸慕類兮吾誰與歎

天問

李 雯

兆惟鴻洞芬淪頹迷布化產萌疑彼湘纍曠而不
答旃晦恢恢小臣作訊亂廸于來其詞曰誕稽開
跡畸號旌之濮坝未屬何以形之馮馮沉沉夫誰
惡之翩然以昭畸尚慕之冥涬鴻頊曷帝自庭厥
初不有奚知其理太濛肇啓厥從何始羲和未司

擿提安紀靈文八會誰演布之離艮之精嚮初傀
之宴人安生汰沃安氾九州之外誰知其字戴穹
者蒼奚衡奚間飛谷安穴巨鼇安負夫誰步者得
十有二萬遺行之門厥惟何方金根何所澧爾何
蔑天地安容紫海安極天皇不飛夫安施危鼎織
何安在紙日窮月逝芝此若鳥何介焉何豈隆岑
岑而窮彼冢甚挪衣廳雖其斐幾何玄龜負蝶其
制箭何借枯累枯奚不護都何鴻濤洋洋而望鐔
可荷鮮奴何說生則死佛反渡何精而惟鼇以礪

簸妻菜客曷妖虹自術蛺氣含火何以然之剔塵
起霧何以致之駝煙窮蛟何以攝之悉唐貯角何
以將之御曦掩烏惟其何畏何疆縈厥鼎而斲彼
雲草古帝偉修上隆于天曷偃以鼇而九土是甄
不周何弱工額何肇曷五老相翔而巨蛟縈天窮
奇簫贅剔忠滅鼻曷帝流之而肆頑以佚愛有大
樹實惟火母蒼梁之司燔何佚彼烏啄曷殺墨龍
而委灰以聚斛首吞石帝何劉焉旣奮虔以尸奚
給而怖焉奚快彼一決降厥魃以縞下蚩尤造命

卷之四

之門以流小蝸炎以威何血齒翠蕃赤龍貞孽鏖
者是惹曷為未媾先契厥形累風受紀何以協之
在下歸蝸何以聯之崑崙之墟何以淵之民裂厥
穄何以歌之上伯爐川鴻濛曷內何祁支之堆鑠
服庚械而不變龍場千里其林安有巨蛇九萬其
頭安守炎山東峙號惟沃椒跣噬日之精而叫波
以熱七宮葉衰夫誰所蘊析高上下六合誰之都六
邪襟藥火于狄尸阨蔽厥辛帝曷比之女脩橫道
特聖而蠢壽麻無景曷惟耐者大人之市奚物盈

焉登高嶽耳夫誰聽焉丑尸嘆枯手何鄰焉二八
司夜臂何聯焉梟何所漏火何所沉夸蛾何族無
路何民安有鬼彈是能中人安有夜遊挾嬰以奔
腊囂鯢齒曷為不食衡尾笑天亦何所喜帝俊瘤
行勤民以孔曷冥厥神而泛彼昭河汪豕是務奚
為不醉饒天萃之凶而得彼吉妹二女嬪嫣冀于
後躬誕育興燭厥靈遹通易二帝之賢不克厥子
而惟女是工鯨竊息壤奚孤是殺何奔父祐予而
同勤以別鷖鼓聚食曷為不戒何懲彼玄狐而不

字厥嗞啓枓禹功何莸彼野舞鳴蟀不得義羿何
逆奚震卄邑之封而失彼南的蠢惟小子而國滅
自鉢惟甲擾天遇鏈何迷曷殺師門而風雨絕之
旣悔用厥祠而登車遂殃亥爲靑禍曷與河伯之
師鯵易厥家康祭九鼎何所祈焉蓬蓬白雲何所
兆焉繋植細柳牛羊是戮何察厥績而沒淵振其
白狼啣鉤何登湯朝安得夫姣妾稱天以觴遂兆
狸鼠象而不麟爾龍逃夾夫何釋厥躬翼龜登木
何必之之緊步遂行何以浮之嬰鼠伏卵何所藏



之水唐出滕何所耀之游惟赤熊善笑而諸曷侯
彼共伯而終沉于淮鵬咬之佐實惟狐功扶翼食
廉厥恨何從何莠君盡臣而泯滑以同禹伐届鰲
何以罪之夸翔河上何以終之何教厥勳而再世
逢孽女鴇在商何所謀焉滕何不詳湯何稜焉鰲
味圖天惟何[illegible]謀業彼敗牧舜奚不恥執[illegible]違
而又交七士削鋸施朱叛者㒸多金極三[illegible][illegible]下
維何何登受之昌明而其民式呼何譽畜[illegible]維宿
不醜盡彼玉姬而貿夫仇胥天降石年嘉穀是祉

曷稽玉冊而乞彼小子殷髮不燥九井以與曷益
作之而有龍雲登天錫厥圖玄文負燭鬼何所傷
而莽腕是爽獻獲錫珪季何執殺之庫塞丁何執
周秉蒼德與日衣光曷滲于豕半赫然得昌昔龍
擾部何以驚之墀厥天智何以殉之鷙蛩湯尸望
杞是戚曷爲怛化詐厥大而稽細拳豕爲醜奚而
繁次曷孝于設彈而毒矢用機武秉峰旗一人是
求曷術訊盟而四內共頭遂懸二白孤竹不理曷
激良媛而壯蕀爰殺彼紂王之醜百神吹去何陽



侯拂波違天之成而屬怒彼兄何怡而用作歌何
鵝螽自中而孺子卒孚惟昭涉淡汝造夫大兇執
二女同舟而爰同沉止丹朱儀房是生穆王曷甘
彼白鴿之血而西狩式荒著龍啣卵割厥男子厥
神維何而得彼朱矢取玉作弒夫何所射何利險
肆驟而終以驟喪叔與愕晉謨歸周田曷嗣彼火
色而寘臣是占天翟命律何兆彼靡在瑚野之郊
何厲宜是形夫王紂之年而誰使老壽乙震于天
商命不莠飾女托媚淫用不佳龍自招厥醢而伯

訾赤虹黃玉實爲孔堂安得彼血書而妖鳥
亂翔何二伯之靈或象或茂白也蟲流耳也牛呼
膠叔夢天何以歷焉既得夫假喙夫何勝焉鹽腦
孔甘奚爲而服何朔月而泥而中彼共川霞心疾
擊得臣是力焉吝頸玉之弃而識夫河伯逐食熊
膳何既厥子曰靈何蓋而更乞良鹽帷專葬共何
懣怒之不勝心厥弟何徹吳而煬之弟有淑嶷見
何求棄甲擊戈夫何尤備女齊救雉何化屋乘白
驪淵何投鞭寶于沃射羆及熊何過彼桓門而赤



桂是逢繇作金虎黃蛇曷祀何毀磁石之門而二
世兵衆西老祈勝于夏不欣曷媚彼穆王作昭宮
之寶蠢號犬賣雉何不狂何跪石而吟而孔譏厥
臧伯奇衣苔夫何哀服藥水仙夫又誰懷孰試飛
鳶愛失其母羣鳥旌翻夫何銜厥鼓何興情之好
不可爲謀飛頸苻儀玄國憐黔犫糜曷婉而隊溺
之郭開曷罷而趙杖之種側連山胥何貧之曷忘
厥國仇波何助之何東戶之子三身是因褻秘游
市而懸馬標情股作長夜何爲不旦惟百二十日

厥何道實之申脊梧壯何畏彼瀕曷置于帷而丞
手用牵艾裘有尾子何榮不博不琴儒何功商丘
深淵隊何護跡救挾雉將何殺代殺隨兕培何殃
射覆焚魚噴何芒燕有慈夫何所洛河伯使昔何
所逐秦欲樸橋龍何狀中徑入愿術何疎失驕擊
回訢何枯冰貴醇酌生何化射設貍首甚何妖三
足集冠獲何[illegible]天行姣西至河木車何
翅龍左作逆虎何齒集適不來兮何絕赤穴有主
神何能虎殺白虎龍何輸何豐狐岐毛鶯日天使

何彼群蛾翀翀好衣何彼賓懷繁棘萃鴟何若軒
蓋向吾南欲何有不足掐于東西何幽黑須洞智
而盡懸

## 反招隱

顧開雍

山榛兮隱雲崇何兮白降荒塗兮儋莽殘古兮寂
音蘭芳歌兮君不知間獸娛兮忘所歸桂露傾兮
爲獵林英落兮如帷風蕩蕩兮河中哀景爛爛兮
鴻不來若有人兮辭潭沱容眇眇兮張憂虞晨褰
裳兮航霧露懷遠道兮心怫鬱聳山鳥兮鳴徘徊

□兮在門□攀天路兮色幽幽登巖闢兮虎
□□蹋兮誰留攬雲旗兮反西顧整步馬兮
□□索乘上下兮蘂駕之與予期兮圖皇畚高桐
□兮日千仞青霜拂兮日所見日黃河兮來殽欒
道太行兮神慈龍身縣板兮捕蒼龍蕩坱軋兮不
可下裁羊觀兮孰我衣伐丹羽兮在手攬茫茫兮
今何歸□□駕兮江之蘼懷窈窕兮木蘭堂廡木
我兮草沐容依啾啾兮臻靈鬱哀湍急兮平莽思
在日日兮禾宿莽睎予要兮蹇脩年君兮昔兮秋



未前思去此兮心弗辭美冉冉兮何遲暮□不翔
徉兮洲庭聊偃蹇兮連卷朝孟渚兮夕雲土崔嵬
與兮波瀆衍息遲景兮客與予不下兮愁予乘若
木兮東處驚空濛兮清虛水澹澹兮牛馬封疆兮
濡輪浮天兮在沙上觀帝子兮青青告吉占予故
宇辭曰春草生兮佳人歸紛內美兮託光耀人之
來兮女蘿老時既逝兮匪所思又曰紉艾失兮心
惻惻冠陸離兮行中洲藍茝雜兮未敢言為同車
兮將遠游。

初服　　　　韻閒庭

朕幼好此靡匄兮蹈規墨而競舉步皇輿之遠步
兮矜故服以銜度羌九頭之罕御兮爾唐風而天
作共工既遷其違詠兮升復滔此窮懸回何汩乎
天常兮帝怒降于息壤日月莫知其鄉兮聞而不
我照也曰扶桑與西淵兮或改光兮與厥歸來游
棲乎崑崙兮望天路而抵嶮攀虎豹之危關兮揖
□□于嵒穴此邦之不可久處兮聊倪徉而上坌
期予馬于雲中兮隮長轡于江之皐攬青黎以在



乎兮顧翩翩而摩託蹇內微之永終兮莆余治而
誨淊年如河其道可量兮荃獨擁乎幼艾我將反
顏乎蘭草兮香失與而不芳懷公子于日出兮思
進身以要帶呼中夜而無媒兮乃導言之逢怒拚
威儀以反眷兮與聰聽之惕愁天物之憚憚兮
飛羅以禱纖哀聽聯之滑庭兮宮殿殷而未通□
既召盈厭離兮慘惘惘其愁我昏將旦而陳辭兮
曰鴻歸而何慕掩復却而就躬兮鬖鬖其蔾蘸
聆膏沐以就理兮夢夫君兮中央捽英蓉以爲槃

兮宿白露以藉之君嗜疏而不來兮倚予笑予道
左餘欲音而改聞兮安陟降乎神祇攬芳杜而作
古兮徒惡乎予之婞也娉脩能而多忧兮靈不恣
爲此態也求陽和于上下兮陰及須女于九河廚
良遘以中好兮羌招魂而善妬日淪戶以不鼓兮
胡同心之歡娛宴熊羆乎當門兮雖虬伏而宗食
余何敢魅兮攬執臂于霜晨方詞爲此褰姿兮將
命殺以迷行倚雲綏之屏扇兮驂青虬之癸癸升
朝發而東之兮瞻若木于天右輪人告我以封否



兮下木葉以與航予今棄以縹緲兮遵光景于雲
之際鬼登日于高山兮披蘺門以集帷秋風來豈
末幹兮水決鳥而號戶莽無極以四方今伐予晁
以爲御綿若邈兮不見人旋征轅于舊草鴝鵒先
鳴于軼路兮蹵躑躅若其下婁誰與我以終古兮
欲修契而未知壹耦以諯其文兮爛昭昭兮飛遯
悲妍聲之已反兮聲離離以不惠作黃鐘于沙丘
兮舞雲門于木際彼既眺此噌吰兮思徘徊以不
得開慘寞寞以下土兮抱規隗其何所臻

華亭杜騏徵　徐鳳彩　林肃顯　全選

## 古樂府

### 秋胡行　李雯

為樂當何期日短而慮馳為樂當何期日短而慮馳側身修道亦偶何為遭時毒苦天不可知龍吟虎步頓居蒿萊皺鼠侮笑悲來無辭歌以言志爲樂當何期 一解 泰華何崎嶔所近者日星泰華何崎嶔所近者日星吾登其巔俯覵窴窴雷霆大至雲霓雌斜盤石若剌步履煩苦仰首雨泣徘徊而下歌以言志泰華何崎嶔 二解 張樂崑崙閬我將晏東皇張樂崐崘閬我將晏東皇訪問道要云何壽考西王母進其玉禾青琴宓妃餚以綺異目流神荒猝不得問退而嘆息歌以言志張樂崑崙閬 三解 戚戚欲何歸古人者吾思戚戚欲何歸古人者吾思吾思退而躬耕時進自依飯牛之歌亦不能為憑托雲霧神獸多感桓文雖高賢佐天子而雄嘉歌以言志戚戚欲何歸 四解 白髮者金鉞摹

收以為秉白髮者金鉞俘收以為秉拳上帝命佐討奸腥鵠瑪瀟林鳳凰安蹲斡制蕪荒植桂與松下養麒麟上翔鵷雛和樂萬里受祿無疆歌以言志白髮者金鉞 五解 魚鱉何紛紜水竭網不施魚鱉何紛紜水竭網不施聖人之德滔滔江河蝦蛆文蛤皆出其中魚龍瑰琦皆育其底安樟與府其列將大歌以言志魚鱉何紛紜 六解 往來三神山仙人無獨居往來三神山仙人無獨居吸入瓊之漿餐五雲之英彈璈鼓箏驅龍驂麟遨笑相宕樂無已極是以其期永遐歌以言志往來三神山 七解 勞勞浮日光飲食非吾生勞勞浮日光飲食非吾生黍豕滿牢豚者不聞天地雖壽非我思存奚為束手用惠他人歌以言志勞勞浮日光 八解 剌剌不得寧道智人何愚剌剌不得寧道智人何愚包攬世慶豕為驅驅衆人析薪大人薦腴山高海深[redacted]重可師歌以言志剌剌不得寧 九解

### 雉朝飛　陳子龍

晨出隴上雉求其妃雌者戢戢雄者翯翯雌不和

雖文而錦緋雖不如雄文而錦緋雄則不拒相與
飛飛乎齊之處士未有家室高賢難和豈無妻
姑嗟爾弗慕姬彼曾勿矜其文勉就羣匹

君子行　周立勳

幽燕遊俠地江蘺君子非貂不苦寒高鞍佩毒
紫歡婁豬盤髮談論少文史內人學裝束的皪明
繞綺下士鮮容顏偪側傷痿痏胡塵東北東百僚
失圖紀常侍祴國權登堂事方始

前題　徐孚遠

秋颸多蔚葉激波無安鱗小儒委時運知尉纓冠
紳君子觀未然洞跡鑒冥眞不若翮緩及但念世
事迍戚戚復難處進退一何遼抱璧置荒途餘靡
猶照身豈無英雄姿顉之沒自驅嗟哉君子志沉
吟感心神

前題　陳子龍

君子夜夢遊晨起猶惝怳胡來妖麗人令我魂魄
悸出門過桃李閉目不敢視讀書廢鄭風常飲必
獻器三十始議婚百拜畢一廂暗室每拱手過益

始徐詐賈鑑衆鬪訊恐曾照冶媚猿馬尤寘思疑
是遊人驕漢帝招儒生思緊長安縫建章多佳人
公孫非布被方怒長卿狂又遇東方戲行道求帝
都猶然自憔悴

前題　彭賓

君子秉幽性得失常若茲善勞非有望憔悴信恒
撫長松不言寒孤嶽不厭危蹇然護謙吉衆陋失
所期時乘多匹理險易代爲資豪聖各有困易地
自相羨嗟哉禍倚適蜂螫人未知



前題　朱灝

魏草待暮合楚蘭在女芳物情皆聚附神恥君群
鄉風木摩所止天游適其良會希以達漠破彼敢
納房神能不綱否山桂無隱香智輛發塵際晝思
各有彊策心振廢冥昏散孤乃光

前題　宋存標

富貴不苟合貧賤無相離山谷任遷變道義秉不
移春和寓秋節四照盛光儀生平惟古歡不欲曆
貌似姝懷綏縣貞閑情若處子寘契托松雲明月

來千里

前題　　宋存楠

九垠若空曠群動生條枝萬物各有恃川嶽衆所
資流偕行茫茫每與白日欺百年儵逝邈浮游窮
久時君子秉慈性周孔奉良規內修惟皎潔外達
循委蛇飲源遡流泉觀星識南箕得志慎懋勉中
夜仍蹐跼峻嶺非難登盛滿恒易虧勞謙以永譽
成名良在斯

獨漉篇　　朱灝

卷之五

獨漉獨漉水骨泥肉測涯際深濡轉淪軸龍鰍雜
活海江厭潤風滓自揚鳴機危末致雷飽同飢蟬
餐風石信於裏中悶納聽魚困迷津高雲隱輪妖
草弄夭欲婆大椿騰蛇飛蘖篠籠病鷃鐙鈞創語
久銜不平蟻弟蛙黽喜鬭怒喧嚙衛豺豹自爲大
言

前題　　徐孚遠

獨漉獨漉子睎我沐機事未成不得友覆障泥自
蔽不如行猶良念我友傾筐倒筐戚鳳制易不使

鬻歛雄劍在掌何朋詆訶饑而攫肉難以得餘蝗
螂蠖彈蜚予挾丸食虎者駁利豈在角觜觜甘人
乃用相學縫羽作翼千步則蜚卑智處高但爲世
劇

前題　　顧開雍

獨漉獨漉水清泥伏泥伏不告水清發目睹鵠在
深求方其躍吾欲彈予喪我萘萘鳥鼠同稼肉山
之下伐石得穴歸我以蛸帶劍忘韠道人得之求
而不與言射其脂雖疏屹屹附於龍聽不如棄菹

腥彼大澤逐濤千里斥鷃羣齒彌雲下網猶數而
視

前題　　陳子龍

獨漉獨漉草深泥滑鵜鶘在梁魚不怨猶有蛙在
溪有蠏在松終日鳴噪不得罪凶玉女所贈天雲
如羅欲爲衣裳譏言孔多龍騰深淵不加純醒臥
祥禍野勝於明靈術能壁虎蜴若誅之權能殺人
知之則危大縱鷙鷗以擊鳳凰鳳凰有神摯之不
傷養阨袖中不齒者愚巳欲親近何得號呼

前題　　李雯

獨漉獨漉水深波惡水深可航波惡難梁啾啾鳴
烏呼嘯林間吾欲射之獸子清廉身有寶刀字曰
孟勞年來不得爰爲逐爲使衛鰲魚誰握其喉鴟
鳴中堂亦誰之害多矜深藏不可自喜役毛三穴
其皮在市爲盜關門虢云吾恩斧柯授人乞活安
存

前題　　彭賓

獨漉獨漉水深沒輪苔無蹤涉不如平陸南山神

卷之五

鷄飛北山鴻鵠舉我欲仰弋宜作脯脩子肌肉不
盈俎思馳雖嚴達人寄之龍失其角逐彼蛟螭竊
符公子奉窮如擢恩深則一各報爲誰雄劍悲鳴
詎憶彼雖瞥然殺佗甘剝其皮

前題　　王元玄

獨漉水流緩水緩能殺人下流褰裳渡上流陳鷄
牲蒼鷹方若饑小雛自相猕衔雛飛飛上高巔叱
縉哨矢空撓挖登市彈瑟不得一一鈞學劍空山來
知誰仇遨棘抱荊欲求蘭蓀邪許負楞蔭之窨簃

有孝子田父怨之唐帝求臣稚足枯髭

前題　　夏允彝

獨漉獨漉水深泥濁水深則揚泥濁易浣彼有螵
蓑取其背我敵不我侮我犬乃可有鴻鷺飛虎豹
赤落予啄予飲言愽其翁虎怒商鬪偵怖而食劍
蝮匣中遇囚斯判便便壬夫求以禁毒投畀烈火
頂逆不三秖躝鐵器器盈飲數壯士一怒天下和
寧

卷之五

羽林郎　　夏允彝

六郡選良家崢嶸入建章玉觿金雕勒天明跋上
驟明光六屬錯犀利千金裝流允光雀檔飲羽氣
飛揚侍獵上林苑角射騁長楊弦鳴必雙叠扼虎
若驅羊健仔催賜帛驃騎爲傳觴饕足上方賜困
騎酒家狂酒家有好女習媚艷無方清歌梁上遏
巧舞掌中翻解佩聞鄭澤領余索明璫何必卿與
相爲樂恣未央恨不識稽察反覆司否臧願兼司
隸權鉗網當塗張宿衛莞廷平緇幟凌侯王

前緩聲歌　　徐孚遠

檻中之鶴不如霧中之鮀白雲浩浩難以爲家誰能負我去塗以玉膏長新鬐受敎天公與我語夙桐堪作瑟蒸芝堪疏年但願減軀爲世所賢今日慷慨長歌間清絃少壯不若老援步如文淵

前題 朱灝

脊郵傳胬旆穿然紫虯縈霞隱丹穴酬石充玉房衣龍鱗壘重樗蠕絲吐光纓鴻天雲留爪瑶水銀濺箭采碧靚靈族賓絳滿青城烟裝送黜帝瓊床安老尘玄館蝍成蜿蜒田鵠爲耕遊廵籟鋼柱盤潛揚塵瀛週景晴列缺追空羽邏僞香園風夢覺年芩垂華棚

前題 李雯

水弩之尾一如麒麟之角函毒不渴心煩中剥孤凶的衆佐卒然受嘶猛虎之所威貴必裂蟲卉放步中林睨鹿竄尾神龍賁雨天上行接躐木石人民乃驚上天念其功大得不煮烹日酷風虚人怒之醉目豺嗥何爲乎

前題 和晉士龠韻 宋存標

神仙多與遇相期在城阿平霧易驅馳獨峰自嵯峨林水映深秀明月含清華吹簫招子晉鼓瑟召湘娥春花金碧叢玉蕊秋雲羅鸚鶯揚節奏日影過羲和佇看回風舞臥聽採芝歌珊瑚生夜光資烟吐紫霞皇祚受敷錫群眞爲一家

前題 宋存楠

鸞鳳本靈族翩翩振羽翰呼吸吐妙氣虚白張幡瑕日月懸畊岩烟雲適素翫朱霞神君佩青玉雙童家辰光困希微庭宇明星爛高絃發瑶琴綠綃振纖腕笙簫子晉吹名氏雙成嗡江妃粲然笑阿母授飛散髣髴開心魂憂懷頫米泮長跪奉王道金簡鏤玉篆所惆塵勞人奄息甘羈絆秦皇驚遮漢劉帝久河淡二者尚同盡下此安足算聚窟繁芳香閬嶺多遊覩喬松蔭百尺芝田美無畔富貴非吾求毛髓誓當換俯仰見寥廓逍興從汗漫

行路難 陳子龍

來君琥璃文玉之廣殿海綃天錦之名衣左受安期美門之大業右攬上元雙成之容徽君復不樂

逝將去我今爲言心事違南山種田買滄海古今賢愚相是非雖能延年老常在桃李不見永芳菲繁華且恐易零落窮愁何得無歔欷

其二

春花熒熒劇可憐映以明月嬋娟斜烟薄霧淡不息花飄深淵流香泉幽人酌之如玉液一朝出山歸大川溷濁涇渭不可問誰能含香辨涓涓

其三

羲和日日向東生不知何事相迫逐長安城中百萬家誰令先照黃金屋羅裯錦瑟欣芬馥春光瑩瑩滿絲竹美人意氣在盛年揚蛾發笑展新沐曷不作書寄上天帝使東皇居若木

其四

明月忽然好美人臨袂相邀遊我獨鮮歡掩雙扉傷心不敢賞詠秋悲思浩浩若雲雨何用織阿復助愁九華之衾琥珀枕紅羅高張十二樓閉目重重謝明月猶有魂夢來綢繆

其五

瓊樓繡幕通魚鑰蘭香妙舞飛綽綽屏風宛轉障不得步搖半落雙金雀蕩子相求亦無數香藤不語春漠漠含愁斂怨慕君子飄揚日令紅顏薄江南才人情未通幾回適踏桃花紅芳草如山心不許年年愁悵臨春風高情莫走日月外美人不在蓬萊宮

其六

君不見桃花李花艷陽時枝枝妖蕩紅顏垂一朝風雨各散去不聞桃李相嗟咨華年附謝天地老人生有情偏悲思常對春風泣花草花草不聞風不知何勿日日飲醇酒遣愁天外無歸期

其七

晨起攬鏡長太息神氣索漠頹枯零幸不身作好女子此時當爲人棄指何必白髮始稱老今我不敢濫對春風眠三十夫有二十餘考鐘擊鼓張管絃老翁向我稱少年含羞障袂不敢前

其八

夜夢架上兩鸚鵡綠尾刷刷紺翠衿小語分明訴

花落湘簾窈窕春風深忽然化作二女子玄衣素帶情不禁迴眸搖曳前致辭撫心發調多哀音念此變化理豈測何況魂夢難追尋集靈臺上漢天下有求玉女皆青翁草思繞繞怪物至何以澄欲彈悽哭

其九

憶昔長安同舍子盛年慷慨相爲雄日日聯騎燕市中酣翱翔韋曲中一朝對策獄天子步趨宛轉明光宮我爾不共而罷歸意氣猶令江南空世人笑汝計淹拙雖有才調難爲工不知英雄各如此那能戚戚廿蒿蓬

其十

君不見九關虎豹力猶人東隣貴人衣綃綺又不見扶桑高照霜雪消東隣貴人盛歌舞微姬燕代樂胡羌秦箏羯鼓諧笙簧行樂不知身稍賤日持蜥蜴點名侶聲云老翁何太愚日月逝矣猶皇皇一朝送汝北邙去大都我輩俱備祥

其十一

丈夫在世不爲樂黃金垂盡心茫茫不見長卿出臨邛卓家女兒弄酒漿卓家有富術長卿不困閉自甘力作盡勤苦那堪遂與隨門群一朝奉命西南夷蒲城郊迎繁若雲豈必戚戚悲貧賤人生要在多功勳即令山東賊壘黃金高於天何勿收錄隨官衙

其十二

少年閉戶好著書盡攬百代何紛挐敘事直欲屑班馬在下為求與黃初人謂詰曲不可讀五晉年[illegible]識知者虛其名雖盛身寂寶還與今人同丘塋莫將文彩空照耀鐘鼓可以駭鶢鶋

其十三

學書不成去學劍身挂紫騮雙雕弧自言曾受黃石書指顧一掃吞蘗胡前年匈奴寇薊門今年山東誅賊徒生平自言慷慨輩誰人尚得留其驅不見漢時衛與霍雖成功名今已無獨思炙牛飲醇酒家有趙瑟與吳歈起唱丈人且安坐百年任意脊獄娛

其十四

西隣有美人君子事遠征登望山上雲日日自從
橫不得從之去愁緒淸泓泓曉聞徘徊無端倪晚
窗隱髻多悲啼下帷怯見單影在紅顏明鏡兩不
情昔日雲中雙黃鵠同飛共啄遊蓬瀛一朝雄集
太液池羈縶繞樹爲哀鳴鸞鸞啼叩一水間丈夫
多有萬里行

其十五

朝視貴家兒必器用尚方珠襦爲君衣玉匣爲君
棺旗旐爲君導送者自成行生時鬼從本烜赫誰
知身後猶輝光高亭豐碣銘盛德誰其作者多文
章玉體一遊松栢下便有狐兎來登堂誇文雖留
千載後大抵是非都茫茫王孫倮葬名更遠黃帝
却在橋山旁

其十六

何事最傷心青春與黃土昔年埋玉草更深又是
梨花對風雨孤魂歷歷出墻下杜鵑初鳴如聲若
紫蝶翠飛化彩多妖狐相對猶歌舞百年明器皆
精靈夜徂山南寧石虎不能春日野中遊掖有香
魂在西浦

其十七

見說必得陰麗華生子當如孫仲謀秦皇漢武更
有去三事若成方無憂君言太奇不可聽天若聞
之天亦愁且酌古酒以自寬明日爲君相與求玄
駒繞繞桔桑下口道鄒衍大九州

其十八

丁甘十五使厭世明人偕作緱山遊彭祖吐內且
千歲一朝敗道歸蓬丘神仙亦應致身早何況富
貴如東流兩物相銷爍多情復多愁卿今二千已
增五功名寂寂徒離憂長歌重嘆百年事與客置
酒登高樓浮雲廻薄日易暮我今無言且優游々

長歌行　　李雯

憂本不可禦置酒中天衢左手招翔陽右手舞望
舒欽爾美酒脯爲我姑安驅我欲歷五岳遊戲青
城居東發龍咸函西請蒜丘背假途軼遼海群龍
相奔遊玉虬駕中梁乘黃當安車歸來臥瑤瑟玉

貪吹笙竽射獵西山頭百虎千狼狐一堂傾玉巵
下堂敲珊瑚所樂不可言仰天呼吾吾悠然起長
嘆日月月吾徒丈夫不苟壽擾爾徒區區

短歌行　李雯

大海有涯高山有阿多悲少歡歲月維何鳥雀鳴
啼朱明求其鼓缶而歌誰能不歎擊爾選鼓揭爾
拊懰托懰天地良及芳辰大雨將降龍上於天蜩
亦在穴自吟其野物之所足各在乎已蜉蝣欣欣
颯颯不喜枯林風高猛獸怒號不見子都但逢蓬
蒿大人所欲亦不獨快禹勤其民首觸騶桂

飲馬長城窟行　李雯

飲馬長城窟窟冰馬毛立毛立猶尚可指落凍殺
我自爲長城戍時作長城吟長城昔迢迢單于蹛
空林長城今陂陁胡虜日夜侵海寒魚不寒桑枯
不枯心獨吾長城戍椅立爲焦黠安得如飄蓬逍
遙隨風征羨彼牛與羊飽食遺其烹吾馬且努力
吾朝餔以水

牆欲高行　夏允彝

鳥欲高飛先翦足致身卿相巧彼逐營開庸庸多
厚禍卞璞莫剖宋櫝易鬻貞女無媒十年不育願
謁君門陳痛哭閶闔非不啓中人莞樞軸

悲哉行　陳子龍

朱夏候將變素秋行來歸慘節豈足慕猶幸弛炎
威蟬鳴柳葉長鹿鳴求其妃陽禽集枯桐織婦停
鳴機草露尚同懷我意自相違如何盛容顏鮮矣
獻車非朝暾照我牀夕露沾我衣温凉日迴斡安
得永芳菲皇路何險折南山何崔巍本懷良不渝
垂絕響音徽勿爲鱗鳳姿行歌聊採薇

前題一　云棣崙　周立勳

遠遊涉江漢楚雲帶高岑薄暮風大起虎豹來其
音前村未見月榛莽復相侵羈禽響哀谷役夫頓
空林曾有騶車子劍佩明星臨照耀伊山麓繹落
灌木潯傀懸豪士氣復傷蕩子心行路有貴賤所
恨月黃金

前題　朱灝

翔族惟昏聚頹飆浸高辰鳥聆議氣候淒草不署

春渴心羈陸海行感龍芳輪長松繑晚意醒石當
迷津客雲自肥遯謝紅能隱淪中天電齡促小儀
倣大椿陌緣牽往月暫戶閉窮寅山恥安童獨景
弊榎荒榛孤烽冷碧照桂意熱通薪迴懐無更潮
悲期難紀伺

前題　顧開雍

大風蕩青草淳于患未成山樓垂離離靡無改光
榮陰岡沒鳥跡日氣來縱橫輕蔦蔓長蜓丹蘿爛
華蕤衆情違復前習物知遠情感風辨清領袂帶
羈不平豈無好客顏亦悅蕙與薪車馬婁天末壯
節懸噌呟悲哉何悲哉隆恩亂迴潒松根結崇阿
冬春不絕名

前題　李雯

盤井易爲滿雀勢易爲懽悲哉壯士心饑來不可
飡砥鍔崑山岡淬以大海淵携持撫戶庭局曲誰
能寬名刀翼問文內虜匡齊恒投足謦欬貧傷時
不吾安披家無千金世甫誰爲覩顧非商山徒奚
爲紛幽蘭附聽堅風哀鉀視星漢闌猿狖爲吾吟

虎豹笑吾閉抗慨復何爲自古以爲歎

前題　徐孚遠

端居意無悅悲思積溫涼白雲多素姿飛鳥鳴且
閒花丹無限慷慨何當長擔振風足歲暮徒
令黃壯心不在骨安用千金裝意氣一以傾微颸
發清商背鴟相將迎客華不得芳悲哉委秋草望
空使心傷

前題　宋存標

愁如微紋量明月促夜光壯士廢長道佳人嘆淵



房各知心所悲不能共舉觴星落如亂螢野水與
天長松栢無爲薪孤鸞失其凰狂泉衆所樂醒者
爲不祥猛犬噬當門蘭蕙無芬芳遺恨抱荒丘遺
洒濕枯腸傾杯輒已醉解愁無奇方悲哉復悲哉
浮雲莽大荒

前題　夏允彝

華榮發衰枯浩浩春光馳遇物莫爲故綢繆辭新
姿悄哉窮窕士順彼浮雲移縱心適所歡奚爲傷
暮遲悠塗促短轡欲乘鸞羽儀飛飛覽何極網羅

□□人綦傲萬關猿狖夢熊羆匠石委樗櫟樵
名枝个鎖帶痛哭斯人良不羈

前題 王元玄

浮□高樓台見此浮雲生徘徊翳落日日落秋風
清□□□□下吹萬里行猿啼無安響風去慘
豈無□□□壯士尙良已平馬援功名徒劉徹
神傷悵方其雄懷發篇兩寂寞迎盛顏會有悴隆
嗟今自傲悲哉重悲哉志士惜功名

擬遠行 周立勳

高人蕩氣大道青茫茫我行苦躑躅不畏道路
長春草浩蕩色百鳥紛翱翔誰家冶遊子錦裾綺
兩襦羞見大堤靡相逢曲澗旁下馬問所之西北
上太行太行盤紆紆中都古帝王荊棘湮城社羣
雄歎鳳凰直視川原小英雄何分創攬物貴幽異
適心在狂忘日月羈之遊世事齊一觴奈此無方
搔握手徒悲愴

前題 陳子龍

春戲光柔枝艷陽萬里餘深紅亂人心舉蜂語衣

諸忽逢姻韶子自稱天上青鳥而還碧梢露滄明
丹初發辭清和妍邀我以局車雜風送雲駢烟然
開石闕珊瑚爲列棘鞢鞨布廣除水殿浮淫爾海
精隔綺疏舞鳳孕巖岫鸞虎銜靈書瑤草滋叢叢
耕父爲我歌後旁刻軟玉夜擣紅膏餘上元勅青
鳥龍伯騎文魚朱盤高矜椅天籙何紛拏促觴香
烟霧紅顏淡容輿衆樂可君意辭慣豐成袪醉素
絕妒歡通情不崎嶇寶給縣黼帳清娛蕩徐舒神
人難久處君當歸其廬貴盛再可謀此中能自如



前題 顧開雍

驅車出東門道仄勒轡躑白雲夾青松飛鳥鳴栗
栗日出不知路威蕤頓驂驚中有來鸞入烟鬱仙
桑扶明月上頭髻皓腕黃金束瀉語紅霞間沉憩
攜前谷自稱本秦氏家在高稱曲夫婿仗千里風
採蠶求桑腰鉤桂枝霜朝上中郎緣昨夜變遠行
朝日心懸懽託彼幽蘭叢吹髮爲洗浴一拂馬前
稱入門去令燭請君大道旁彎弓彈雙鵠抵逢側
側迴心腸長上長安富珠玉

前題　　朱蹈

龍馬走如霧綿草綠薰天魚鱗壁繡袂香摩丐玉
樓花茵陣畫地霞帳廻錦纓鞲臂鷹覗怒鍔銀漾
光榻持兜向雲背笑語似飛瓊叱風連汗雨清塵
氣失逸氣端時出火氣意驟居樞腰玦佩弦月蛸
行及其群君揚動柳碧長穀類鬪旋紅盤照螺麗
翛少年無檐綸勢難向遛安得千春連

前題　　夏允彝

孤雲不自持惻惻往來疑携心大道旁欲擲抵向
羅道旁語離間藹藹復嘖嘖吹块沉暮藹有客惆
然姿崇義冠劍佩輝光隱鬚稍軒步蓄盛怒雷行
句相追氣肅天地寒心雄無雜悲嘆息荊圖窮誤
中酒韓椎沓轍虬龍嘯切齒公侯雌公侯日飼門
掉頭常忍饑翻然顧我笑睨覦眞吁譊相類不相
謂君身余有之握手入余門意寂形容危何以佐
君酒南山搏虎炊百萬摟君擲所慮雄葬馳左挾
邪支頭右牽大宛驪買奇聊復爾麟閣亦何其河
漸浩茫茫歸去相娛嬉

三十三

妾薄命　　○李雯

西家金閨秀英嬌芷合蘭體清惠顏態宜情嬋
若嗔枝夜則晶盤玉露遍盈鬢髮委雲鬟膩光
玉燕雞安蓮薹徐引珊珊瀨侵逐興日淵歛裾飛
稍形翻蕙帳蔵蕤流蘇彈箏鼓簧激歌離鵾別鶬
嗚呼妙舞七盤廻波約環倭脂凝膚珍色不勝自
憐汎求其展良難東鄰東鄰少年貽吾玫瑰琅玕
結心丹氣亦惟樂滿悲來事殊影欲辭形不俱着
妾紫羅綉襦乘君白馬素車君獨追妾誰知妾所
自裁君衣中有都梁迭逮蘼蘭百和雜齊願君服
之勿梨繡紈莫加素綈松吟栢摇夜凉不如綺閣
洞房君當勉求樂方魂亦息君來央青陵華山相
望

燕歌行　　夏允彝

愁雲黯淡春失紅搖搖腸亂參差風挈君欲度遼
之東遊魂未測路曈曚袖䙱帶緩凝恨充鳴絃韻
咽婆簾朧可憐嬌小恒忡忡況佐孤棲淚隱窮碧

二十四

從浮飈飄君君斷蓬妾心欲寄逢飛鴻努力常彎明月弓

前題　　陳子龍

燕山漠漠秋氣危悽霜佛露相間之妾有紫帶紅香憐明燈孤照不自支出帷下堦天四垂雙鴻雙飛星流姿念君窈窕雅善思胡然入夢夜何其丈夫生多辛苦辭妾心安辨素與緗錦繡大媛凉絡緯與君相逢常達時白日何德好西馳塵年何辜有容儀情言如饑饑可治欲京寄鳥鬢長離

前題　　李雯

塞雲飛飛白日黃清氣激冽悲河梁念君遠行踐胡霜低幃沉思不可颺明月窈窕難爲當誰能愁來夜不長離魂策夢路洋洋獨何盛顏婿苗牀鳴箏切切訴空堂採蘭擷蕙意不芳河有堅氷鬱莪魴不能從罛中心創諒君守貞在他方高飾入雲增妾傷爲君自保容儀光膏沐時施不敢荒

前題　　徐孚遠

秋雲流漢縱且橫秋霜結地地欲明念君衽飾戍

邊城十年不解關河兵愛來戚戚離爲平吹風入幌還復成徘徊當戶理秦箏繁絃促柱有悲聲關塞角秋芳蘭特之作好容顏更何況君行衣裳輕沙没兩袴烟雨并思君不忍獨悄悄願隨雙翼抗飛旌若當仰觀南鴻音

前題　　朱灝

秋葉別風送離聲地隔兩照螢光盲蘭膏耗夜憂慮明清淚生波滴愁灑碧灣不没乾望星君峰時孤無斷青安得春命代冬齡悄淵溯洄君爲萍孤影向鏡咽雙鳴烟鬢寒濕消喧啨羨雲作䄏貼空宵望心成早怨覺屏尋夢解緒長思程水東日西尚相迎君遲歸飛妾假翎

前題　　彭賓

代北城高日氣凉漫天蕭瑟不可望念君別緒何蒼茫出門漠漠無近鄉籬疎月小寒夜長撚絃來指帶清商三星落落隔河梁眠起一時善亡常霜溢凝脂剪綵纏刀尺輕裁忘忖量南風吹到烏啼亡妾願隨風寄裲襠情思去來杳無方安得遊絲

寶劍篇

前題　顧開雍

秋霜瑩草悲枯凉清光薄惟何能忘代馬如沙傍
君黃日月爲君不相望海燕翩翩辭虛堂妾子風
華自騰騰初步卜增失迴遑河星四流明未光衣
帶蕭索理無方爲君憔悴亦敢當悠悠饑渴隨君
傍昔容改毀來誰妨

東飛伯勞歌　周立勳

柔鬢緩絲蝶結香硃姬斝玉花心凉雕雲練月照
清影鬢光微動金鉤鑿寶瑟初開聲光沉鞦絃錦
指愁春陰茸蓉波小丁香結鬢尾疊剌雙救切含
嬌侍態可憐餘搖蕩芳姿恭不如

前題　陳子龍

香風小翻紫鬢大霓裳流絳沉幽帶誰家嫁艷楊
波瀾春風飛花嬌上寒錦溪碧樹明月居帖肌溫
玉神清虛奇懷關日芙蓉緩湘娥尺素文魚搦道
釵暗擎銀箏絲蛉帳舒光芬香姿

前題　夏允彝



翩翩鸞舞湘絃擬停雲織杏巫山渴誰家少女禰
纖櫳飛香夜度愁掩紅蒲芙傳風風貌媛玉肌延
日日行憫將泞討堂淚門光頏惟不過嬌容翔可
憐促促芳菌獨裹簾新月依人熱

前題　李雯

翠飛翡翠瓜飛鵠青琴瓊妃遙相屬誰家冶女採
蘭歸驚艷啼香花戀衣綺光流雲紫鸞妒繡帶開
風狄芬識吼瞬通波宿飛歎暫羅觸珮鳴聲瑚菖
蒲花落委蘼沃守宮如新脈脈蕩

前題　徐孚遠

西宿啼鳥東流急碧玉盧女來嫁初誰家冶豔約
明鬟如矜迴媚通曼顏疎簾不箧耀珠聯翻翠百
和懷芬耕年時價重嬌不足促坐欣聲暗相屬牽
絲逐風徒自縈可憐絕世難爲名

前題　顧開雍

上山黃鵠下青姑瓊英玉女相歡娛誰家短鬟學
楊柳歌出東風度花右金房珠構音徽闘羅帳珊
瑚明月寒可憐十五尚不足連蜷繡帶春一丈翁

看夜夜美難忘私語移姿香氣長

前題　宋存標

佰勞翻飛碧樹低波鱗沙暖魚雙棲誰家窈窕相逢起珍重蛾眉道旁炙金針鈇滑遊絲斷羅裙扇影香心亂年幾二八嬌面紅夭桃含吐招輕風可憐嫁與夾內郎黃昏白日青春誤

前題　朱䟫

遊絲織春情博勞在下□□蘿櫚香爐裊昏鏡紫夢金鈿吐酸鍋小風紅脂濕顏冷玉溫羅洞颶



虛曉換晉珠簾燃光月戶變艷發春城失霞面畔波不起含細翠粉勻偏照參差年

前題　彭賓

紫煙溶溶起青鳧輕帶搖風喚小姑誰家丹霞開丹吻約掠新梳鈎月隱淨涵粉穀枝影搖朋安理鑷珠珮儇伯娣未拜妹褕袨蓮帳香微弄長劍調絃拂匣紅臉新可憐粧粉寄花茵

前題　王元玄

山南紅玉北青芝娟霧明風壓錦絳誰家新冶臨

春數徘徊花姻花色湊絳英黃蝶紛相求變魂歷亂不成愁可憐明昨好傾盼春寒深閟殘香院燕掰網戶年復年空留夜雨夢鞦韆

枯魚過河泣　李雯

枯魚過河泣作書戒鯨鯢鯨鯢笑相答芳餌今不施

前題　陳子龍

大河多賤魚其一頗有神倜然狎小謔見網初不汴身躍橋鮑塼自知才莫倫日望雲雨手變化歸



深淵田父攜就食痛哭經河濱寂寞波不與衆魚還滅鱗神物久見棄河伯自有臣活汝理亦易知汝終不馴吞聲就盤餐無爲賤者嗔

前題　顧開雍

枯魚過河泣出水難復入作書與子孫莫向水深給飲水復夜魚戊魚將安娛腹小還能廉相戒各用愚

前題　徐孚遠

纜舫挾雷雨濺滅如有神漁人截網入一朝失要

洋體大厭者衆㓷食江漢均見殺不能報勢去難自振寄語衆小魚倚賴脊所覩幸不相隨沒舊恩猶當鯉衆魚倔强立意氣各自新非用苦相負天帝時爲嗔反覆不可料去矣勿復陳回波委泥沙咫尺無安淪

鯨社丁甲合稿卷之五終

# 幾社壬申合稿卷之六

華亭杜騏徵　徐鳳彩　盛翼進仝選

古樂府

長安道　陳子龍

燕京氣衍大水清山雄紆太行鬱盤跱滄海限神臯雉堞高於雲宮殿相被扶道旁羅邸第呵導宮中趨城闕萬車馬散蕩不一區塵坱日夜起蒙垢無賢愚作指何紛紛各自勞路隅府横東越猾權姓并州姝健兒多楚綵歌童學吳歈貂璫有妻媵



商賈服紫朱寳欒稱戚里鷲騎天閑駒臺廝餘繡黼賤隸佩信符綺疏蔽幃幕温室罝氍毹璧藏探丸客隧養擊劍徒佳國惟栢林佐酒列萃酥畫圖必統帑丹木臨幟纑矗矗千萬戶潏潏㦸皇都横者中貴人其夫執金吾大兄李貳師小妹衛子夫舊領東宮尉新賜平陽奴朝出射狐兔暮歸揚騶騶衆惡番錦埒屈戌冷銅鋪晶盤承酥翻火布胥珊瑚照宵燃薔茵嬌夜香菜萸中堂七十二十一鳳凰雜調事疾魅鬼叱咤驚於莬朝彥勢忽變莫

言千金騎終月論爲因不得少踟躕吾聞有一人貴盛嘗獻觀許史乃不交梁鄧豈護萃透紈承明廬智術如覡巫黃金入門去背壞助微須炙手不可問所恃深根株逐臣猶長往荷鋤衣短褐言者猶在督豺狼來追呼寄語金吾子勿爲他人驅此中一片地頃刻換榮枯金吾頗我笑廷尉皆大儒請看其獄辭何人不當誅吾輩宿奉行長安有聖謨

前題　李雯



車馬老日月遙望長安中嶙嶙排天闕鬱鬱紫皇宮北枕太行道南指碣石峰其中百萬戶朱門日蘢蔥將作皆羽林賁醬時鳴鐘金玉各在眼市儈少悉韓天子之所都百物靡不工流離翡翠帳瑤碧青珠幪文錦起鮫鳳玉紫瑪瑙紅此等貴無用不脛萬里通幽并好游俠燕女多豐融寶袾珊瑚福紫艾青馬驄射鳥西山下挾瑟易水東中有金吾吏自誇金吾雄將軍坐中堂繡騏玉蟒龍黃紙出懷袖赤棒臨短虹其下虎貴校礫毛趨奔蜂日

[illegible]千萬人繹絡長安街，鶖鶴不空掌，怒虎生腥風。近見侍中貂，紛紛亦怒怒，朱紱肘下懸，絳節紅錦蒙，出入天語重，彈射不及躬。天子盛才樂弋獲，羅飛蟲區區，房櫳委鵰鶚，及羆熊。豈無李延年，亦奏衛霍功，田賞猶結歡，許史氣協隆。黃金披亂穴，銀沫被僕童，紫馳煮青蘇。香霧流霞濃，堂上沸刻管，堂下植青桐，角逐狗馬間。今走聊與公，公卿好容同寵，喚顙頷頰，腰間暖橫玉，文犀鏤玲瓏，飛塵頭上苑常供節奏，同鳴鳴入閶闔，肅肅闐呼嵩歸來飲醇酒，今日無胡戎。

前題　王元玄

黃金臺平郭隗死，海子入城寒泚泚。清秋風起雪如輪，金柝玉街冷於水。太平之世天子尊，馳驅億萬皆來此。騾駝踯躅車快穿，得望君王忘疾痛。貴者列戟甲爲郎，眷出朱提炫曉光。可憐得當貴人意，十載不愁離故鄉。王孫里第關可觀，暖玉紅氍棱曉懵。清樓不照紫堂月，奏伎挾羽衛宵闌。吁嗟長安之地舊幽薊，末背入房陰雲賦。二百餘春成



[illegible]栢從此年年聚繁麗，東南雄賦如水流，西北傚兵設重衛。九陌不飛青雲麟，王氣矗起浮雲路。噫嘻水衛彌用久，閙閙炙手之勢乃可邀。

欲游南山行　夏允彝

遊波皓萬頃，豈念漆輕塵。高高聽彌畢，不爲怨詈寘。咸厥角九霄，百鳥自和馴。人勤吐握萬物資，清淳方圓亦異器，角弧誰相傷，吃虎共一域，適生無短長。蕩蕩忘機士，所適成嘉祥，百年甲兵偃，四海波不揚。



空城雀　陳子龍

黃雀形體小，不能搏鳥深山中，又不能啄魚鰍，集水濱。朝棲榛莽，暮伏蒿蓬，或獨而翠，或西而東。仍食田中禾，莫食倉中黍。田中無網羅，官吏射殺汝。殺汝猶有可，倉中補栗又箠楚。

前題　李雯

空城雀，何啾啾。啾啾嗽獨不得食，身倚蓬藜間，啄沙□後不得飽。沙傍井蓋畔，雀大苦辛，回向隍下安。□翠被彈公子卻翻來，意氣一何紛紜，雀大怖

伏地仰翼哀鳴。公子策馬去手中。乃持大肥雀是雀竊脯盜粟。日遊樂。饜脂豐羨。得入公子手。金彈玉盤五味雜香。當是之時。自謂不如瘦雀在空城裏。

胡無人　陳子龍

惟漢五世其昌大。冒頓匈奴胡亡。龍堆乃作漢西門。祈連草木不長。單于窮寒方。積雪數尺。牛馬耗戕。漢天子不相忘。已命六將軍分道出大荒。又勤兵三十萬登臺旂茫茫。馬上殘胡兩君長。帳中閼氏心悲傷。胡頭山積於武庫。徼倖數十倚伴。惟漢更至君國愈強。胡弱心易分。中自仇殺。其一款塞。漢發卒來迎。大受寵賜。請婚良家子。彈箏炙肉坐地。其一走康居。役屬諸羌自恣。都尉來。發兵都賴不得出。五重城已摧。射中夫人鼻。其首五日縣。西域盡入質。其後益衰微。常守邊。雖從上游來。厭人金人。已亡天不饒。漢方涉汾祀甘泉。天今皇帝子萬年。



前題　夏允彝

胡馬壯。胡人張。胡馬氣驕入。殃生不視棄與膓豕皮而食。北風凝霜百鳥藏。馬毛浙縮骨羸尫。覆巴空帳刳其腸。胡婦泣。胡兒僵。粟粟長望塞沙潢。雁天子博愛。不換殊貌。貉爾秣穢帛絮延爾亡單于稽顙暨名王。千萬億載爾犬羊。

隴頭吟　陳子龍

涼州城外秋原高。日落黃河風怒號。胡兒沙中射鴟鴞。漢家隴上開旌旄。自棄燉煌人內徙。孤邊搖搖千餘里。持節未解諸羌縈。道傍牛禁單于壁符官抵塞尚不足。今年轉戰幾人歿。忽聞關西盜縱橫。軍書又調涼州兵。

前題　李雯

隴頭漢水寒惻惻。隴上行人慘顏色。黃風吹塵堆作雲。萬馬一時嘶向北。燕支自落漢家兒。胡淚灑天。天不知王貌花容歸漢女。空坐高樓霜四垂。

猛虎行　李雯

山高草肥猛虎。盤桓羣佷相追。招招北南。一解
虎得猱術人樂就虎。吮血而酣。其目不怒。二解
一虎

含赤磨牙莽間不得人嚙發病狂顛　三解　雷鼓莫
驚朱矢莫注曾有赤符擊之者無　四解　吾聞上苦
王道便便虎不咬人麒麟在前　五解

善哉行　李雯

天門日蕩蕩賤子悲毛羽生在日月下瞑目不得
觀　一解　羣智如蛙蠅是以吾不與披髮從南山鬱
紆當誰語　二解　士賢者耳樓玉石不能侶太息于
嗚呼安所適晉楚　三解　吾願於黃昏指右不識左
四海如焚焦鳥鼠悅其處　四解　烈士難爲鬭食愁



日無緒浩浩者天乎契濶不可怙　五解　吾將安
窮所思亦難竹今吾將何游霜露又紛阻　六解

長相思　周立勳

輕雲冉冉愁波明落花含情嬌難橫美人去我遺
空城羅衣拭淚香不成羞言家住桃花別門前流
水學雲行賦鬟斜墜飛蝶迎停歌撚指吹玉笙歸
鶯辭風參差情風雨欲渡湘烟蝴蝶恩不續天泓
泓遊絲縮作雲中櫻雙縈雙愁月荒白城頭草色
淺清

前窮　李雯

玉門秋雲冷怨琴素絲哽短紀繫銀餅所恨不及
井高望青寞長下視龍水湯明月照單帷簟紋寒
欲霜晉與君別時妾怨青門柳青柳爲枯楊君獨
未回首雙紋刺篔篋欲寄要君戀刺刺不成文愧
妾手中線宜前有樹生其花號忘憂妾獨對之泣
空悲腸憑伏翩翩錦鱗又斷飛鴻翮摧心君不
知此物竟何蔬妾聞有好鳥其名曰鳳凰發音良
有思夜夜鳴歸昌君自保貞心妾自持朱顏長思
無終極豈隔崑崙山



前題　陳子龍

長相思在玉京天高漠漠何時平香雲蔽霧橫太
清嬌魂如月不敢行欲抱君懷夜夢明瞑鶯啼情
咽幽素心飛路黑相逢迎繁花澀澀離哭聲顛眠
斜呀清泓泓茫然不識愁爲誰深心窈窕生空精
古來相思能幾何無端今我情甚多

其二

寒煙欲來花可憐深深清晝靜於天湘簾半捲蜂

竟出白雲將去心茫然春風蕩漾吹紅絃我欲鼓瑟愁忽眠中有幽靈含怨江水咽波濤不去香在蓮。我將採蓮子欲渡河無船忽有蘭橈桂楫人清妍。乘我迢迢入洛川又聞美人已去青山嶺碧霞素月嬋娟娟望之不見空芊綿長相思怨千年日夜望我生羽翼心煩情痛不學仙

前題　王元玄

漠漠生春雲不知海水爲天亦可疑。神仙貌肌拍何處相思突兀何所患昔不見古來妍質皆已化



惟有相思留其姿芙蓉涓涓秋日苦鳳凰之吹簫闢雨白日撐愁不及天江水江風牽一縷

前題　徐孚遠

長相思相思欲明心所憐鳳銜其凰高梧裏梧子得食容華鮮細釵寶袜車闐闐駢株作好倚人妍美人依徙雲爲鬟蹀躞窈窕隨流煙我欲廻舟釣洛川觀魚乘霧水淺淺荷香在水不入釣思長作絡徙爲牽歷亂不整寄縈絲古來名艷各當年

前題　宋　灝

長相思心出若縈輪歷遠無脫虞情刼爲灰亦不糜盼光如髮隋雪把日兄月姊結愁禍昏黃酣春煙燭龍下紅淚泉香夢當年鏡通雙鳥使草絲縮離命悽惱花開枝幽感成核願化石行想海中無揚塵

前題　宋存標

長相思久離別同心鈿撕了香結。巫雨搖湘烟滅。常付鵲尾燒吹笙鳳耳熱淚滴海棠花泥污臙肢



前題　宋存楠

長相思久離別盤龍刻鳳生香絕鐵網沉珊瑚滅吹簫玉腕愁。裁錦金刀熱綠苔生寶鏡青鳥銜紅血。

秦女卷衣　李雯

咸陽宮殿二百七嚴蹕不開紫雲逸。鐘鼓嘈嘈呼月妃龍錦夜脫香飛緋宮娥卷去向玉床。金泥窄袖項霞光昨來夢日臂上止曉起惆悵碧窗裏

前題　夏允彝

咸陽宮觀三百甲行樂經年迷出入紈綺少女卷
衣隨玉階香萬連雲濕六王鐘鼓充其中悼日燕
齊晉楚宮昔日承恩嬌莫二此時迎拜車前風雷
振振驚妾心候望複道無昏晨泄者駢誅首千百
君王恬澹稱真人

前題　顧開雍

秦王古丈夫穆鑠三山意屋舍潮王青磨摧鑿文
宇宙酒咸陽宮恬淡阿房秘[illegible][illegible]鼓笑窈窕美
人至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夜好齊夢來
生紫氣承恩三千人心同入海市何時仙人居明
綃捲雲臂

前題　陳子龍

渭南渭北千宮殿真人夜遊曉不見捲起咸陽道
上雲栽竹仙衣紅片片葉田寒玉文參差鳳凰嬌
啄銀箏絲裙衣坐聽花滿咽複道燈光燒夜枝秦
樓弄玉已飛去君王豈是癡家兒人生有情本無
主紛紛照鏡空爾為喜見明年祖龍死相將又入
驪山裏

夜夜曲　周立勳

明月不夜發愁陰梧葉寒階前蛩語入帷中燈氣
妾佳人理長怨侍女罷小彈待得鷄鳴後高星沒
復乾

其二

惆悵玉釵前明晨為郎下郎去春復秋夜夜盡單
栖

前題　陳子龍

碧落凝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灑秋香階萎玉牀上化作雙鸞
舞後親嬌吐煙淡瀵青茫茫縹緲上瑤瑟金蟲蝕
繡衾天吳化飛蝶仙鼠入夜房銀釭凍灰盡曉屏
龜甲涼羅帳抱明月妾身映文章弄影漸成僻自
憐復難忘舊夢飛上天魂夢委嚴霜

前題　李雯

絡緯織露清宵中商風入幃梢桂叢玉關獨倚思
驚鴻龍脩夜寒心恍恍秋芬細藕通筠籠雲母月
照相思縫裁絺綌素秋復冬倏颯忽涼時難同賤
妾一心煩內攻開窗揭幃訴悲蟲

前題　夏允彝

愁帳欲章月夜夜睡光微枕寒不受夢蟲吟感歎
欲欲逝妾馬黃欲歸君馬驄思苦難爲淚坐數晨
星稀星飛渺何極馮寄望歸辭久怨未傷心疑君
稍見思

前題　顧開雍

清淺紅門戶愁儕踏出樓明月珊瑚完峻霞薇帳
吐桃露泣朦朧餉峰夢秋雨燒香捷火紅捲簾奈
夜午天上碧宵縋逬逬膩丹乳花落鳳凰叫生閒



笑眠樹酒醒燭光薄鬟鬢鬧嬌努彿彷亦難忘舊
髣鏡中古

前題　徐孚遠

清聊持照身淡然娛素秋空餘宛轉恨猶解戲藏
鈎微風間玉體掩映冰絲裙小閑長自惜有憶向
牽牛

其二

夜夜埋秦箏繁響何能長愁來不成寐清曉起嚴
妝

前題　王元玄

月低不到戶宵氣泣清螢露重絃聲膩鳥啼螢焰
涼粉香辭夢怯鏡影帖天長憐惜生情夜銀河不
可望

其二

夜夜屏影黑今夜屏影明清池臨幌動漾滴亂君
行

前題　彭賓

落古夜一色沉沉星影勞是響歲清切無寐逆天



高香微薄露荷肌怯壓輕裯但見月痕小朦朧墮
玉鏁

前題　宋存標

纖月閒舞腰是妾舊相識枕痕紅淚熒碧縷秋煙
織星寒繞入愁雞鳴河影直莫使春風生人間妾
歎息

前題　宋存楠

北斗橫天直中夜吐光芒羅帳帀四角雕檻雙鴛
鴦蘭燈燒焰冷艷粉靜銷香空憐蕩子嘆賤妾徒

其二

黄竹鐙漏絕可憐。沉沉此夕戀何年。佳人自是嬋娟子。珠愁玉恨生綳妍。微風涼月流螢飛。金環纖腕紅綃衣。池塘入夜蓮房冷。河漢遙橫露欲晞。紫簫瑤瑟情未盡。采顏[illegible]恨相感。佳樹瑣玕千萬[illegible]南[illegible]身障面湘簾閑嘿嘿背人私自道寘寘獨包明瑚來。

作夜曲　宋存楠

春第纔卸銀蟬吐。羅衣小試平陽舞。珠簾十二梁花飛。月明如水燕初歸。玉鈎不上春宵永。百和香消寄炬冷。翠羽遙低春色濃。楚雲蟬蟬日初紅。

采葛詞　宋存楠

葛之花。舞斑斑。隨風颺去何當還。令人見此傷朱顏。

懊惱曲　朱源

離袖縫背風草替墜歡緣。䟽波斷針類馳光不及旭。



其二

環想盈缺月。款枕無安髮。雲面隔泥情如深河未沒。

其三

花魂奪新紅。肴斧夜轉抱。火寒消宿心。委淚成石腸。

其四

作意情烟紙。露歇垂簡破。離愁駐悲聲。彈思竭淵耳。



前題　李受

羅襪安花那得子。憚雪紫城空流水。一雙鸂鶒不相逢。都作嬌蝶引飛蝶。心欲白蓮欲紅。連根結纈事不同。澗河照天失星宿。姮娥皎皎當清空。馬蹄路地隨青草。春對守絲管中老。碧管貫憐玉膚寒。皓腕何須守宮抱小史。莫前青桐枝葉山叢下。蔽膝絲蛻灰作丸。飲蕩子莫令深閨空獨思。

湘絃曲　周立勳

湘娥帖水雲蹄蹄。神女瑤花遊碧竹。玉肌不暖愁

香紅夜半月光吐新精呼龍藏酒勸吹笙寶釵瑤
鈿參差明洛擷蘋小波紋窄烟中細語含空情靈
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花露翠蓋搖風紫袖脫蘭葉勝縮媒勞
夢[illegible]蘂扶佩歸心淵黃陵祠下草荒涼杜鵑飛盡
晚鳶觴

前題　李雯

秋雲作波雁明紋沉湘香綺帳羅幃鴨雨楚女賦
一幅吹蘭搖蕙佳哉紛芙蓉寶帳捐杜若白鳳擺
[illegible]盛隱響河龍夜聽聞楚鳴長離瀨洌飛鵾驚古

古今詞選　十七　六　小[illegible]堂

殿翁呷暗香雨燈光寒笑御脩詩錦鱗上天濕雲
鮮墻沙黯黯灑笙歌頻霞微寒煙裊落芳理游漾
舞處所泥銀小女赤輕妍碧葉瓊花相擲與白濤
虹起貫華軒鯨風吹吹涼紅蓮帝子不留可奈何
九疑慄黛愁嬋娟

前題　陳子龍

紅脂染水魚鱗縐涼烟殘佩香銷蛻傾看剩花月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手[illegible]作荷[illegible]青[illegible]浮臥春蕪神燒龍
[illegible][illegible]青[illegible]女蘿[illegible][illegible]黃葛[illegible]楚[illegible]倚竹梢空藍跡

波照帶霞文皺琉璃鬢渡芙蓉透亂[illegible]夢[illegible][illegible]紅
紅磚壁研珠懷荳蔻幺鳳綽綽媒含愁寒鋪水練
丁香鈎妖鬟啼春浴汁露可憐情奴皆清秋暈玉
投金剷粉碪小蘭脉脉温湘唆

前題　王元玄

濕煙沉沉飛青禽半空吹香斂流澌颯然墮雲見
素[illegible]雪[illegible][illegible]交[illegible]春階楚江蒼竹落翠浮楓聲近
今[illegible]低吟湘宮猗[illegible]氣味冰[illegible]兮若[illegible]慰君心細
[illegible]綿思挑[illegible][illegible]玖杜漿[illegible]紅榆花枝不寒感薄

古今詞選　十八　六　小[illegible]堂

衾去住雲海靜相尋祇驅拏下鬪遺簪騎龍偃子
怯秋霖神靈填填騰玉簫青鸞嘯風度碧岑

前題　顧開雍

哀沙立雲波聲白猿笞射河伐蛟額土鼓不活楚
銅燭雨工騎出青堆壁千丈沉心江底紅天空踏
鬼[illegible][illegible]灘澆酒初凝碧花暮鸝禽張响奏細靈水
啊漢角巫身委小巫當河大巫跳湍弄急瀉額赴
秋日芳茫茫蘅若奴三絃兩絃靈脩唶果米墜帶
[illegible][illegible]深逐鬼上下追光昧君玉無夢三山外

前題　朱灝

鳴鶯止咽起雲謠。騰雨玄螭摩轉霄。玲瓏憂玉素魂遙。明光曲名飛清夜。閒剩落花起舞碧華年。鳳絲颯戈天江帆紫霞蒸。广白景輝。旋颷發縈空行。軿靈倚閃均鳴甲銀。商絃促節龍舵麟。鏗割無斷雷車超大道小遊神長春。

邯鄲少年行　朱灝

茜鞍帖輪走金彈統羅艷張平原早。意氣出雲追龍媒珠帶銀帙發新縈繫日長天紫錦纏觥船俠。



視碧虎岸府金錢竹廷儔年。刺仇雄劍激雷嘆呼。鷹截虎彝填空。雕弓向背彎月半胸開三春無葬。城征若飛蓬風游笑。燈山花市鎖韶華。年光欲破施霞慢。

前題　陳子龍

叢臺之下風颯縱。軒然匹馬生波濤。乘夜殺人月未落。有時射虎青天高。一日飛上紅樓裏。醉倚錦瑟翻羅袖。曉來朱門擊鐘鼓。夢中壯士求其曹。年華倏忽成騷屑。終日許身謀竟拙。邯鄲公子意氣

畫邯鄲美人黃金盡。況復時清無所為。折節儒生常哽咽。壯心難斷思風塵。猶是當年遊俠人。

結客少年場行　宋存楠

翩翩佳公子。生長在華堂。少小[illegible][illegible]。宛若圭與璋。騏策未得志。相呼出道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笑骨肉轉荒涼。良朋獨慰勞。斗酒聊自強。丈夫重意氣。道遠非河梁。寧但授意難。逝還亦以匡。久要聖所貴。求賢始知方。膽志升青雲。相與披九闕。

紫玉歌　李雯



月來其日光離魂。夾玉籠因風。不如但已。蓬蒡裂蒿。非妾所恥。與君相期。覩此吳水。吳水湜湜。有鱗其魚。妾心授君。不吾育居。父兮母兮。妾則誰如。白鵠何德。使隨吾車。濶則有岸。霞則有散。生不可知。效貞其槃。絕質從君。與君旦旦。

前題　陳子龍

吳山墓草寒香耶。清霜桐路蘭容毀。白日暮暮黃土深。千古情從此中始。星眸照夜霧衣輕。涼風啼樹鄰娟子。解帶束月野白荒。沈姿落艷愁寬寄冷。

光松露滴含玉泉下雙環凍纖指昔途太黑相思
明感君經過見君美賦胸長閑餘上花玉魚珊枕
勞桐娜祖洲碧鳳千琅玕猴山殉崔百統綺皆日
吳宮嬌晚春今貯夜臺光尚紫擬翻大地傾君懷
土木紛紛悲不止水銀機發散人間疑斷雲根剪
月姊白蝶銜花佐幽歡贈君碧血徒傷心艷女上
殺日月昏魚燈瓜火粉相逃爲歌激萬撩人心至
今次作三江水人愁則可憐鬼愁何時已去來俟
忽若無端幽魂不再相思贈君不見館娃歌舞隨



君王無情歡笑安足恃姑蘇之臺烟消矣

前題　周立勳

青楓颯沓含幽墓夜色千年照吳樹黃坡氣暖玉
釵生獨立寒烟脂粉奩雙環脫指手贈君自是君
心君莫恨人間佳麗亦茫茫顏色不如此中駐錦
繡作蝶雙飛月白無情踏孤鬼去碧綿綿鬼語
新雨山北山腸香霧松花如燈泉下明情重身輕
離再簪金棺珍重徒珠瑞艷魄芳魂誰與鈿紫燕
銜絲羽長成出門愁倚天無數吳宮照耀昔家春

李落花鈿泣瑞露歇期本曉鷓鴣啼三江之水咽
復生曾聞帝女淚痕枯蒼梧雲盡湘潭涸

前題　宋存標

上山奄忽道逢神仙稽汗鼻雨告我險艱土瘠薇
瘦朝無一餐虎豹哮吼穴爛雲端禍機自志將何
所聞下山崎嶇道逢寒月旋影無光亦灰不活恍
惚噴薄蹤除影閃龍腥蛟啼幽芳半溼荒草孤雲
飛沙吹滅天上不樂人間可知憂來萬端銜夢行
道回穴遙望幽明開之新我松栢拚覆偃蹇抱膝



催藏哽咽無辭蒙犯霜露嶺隔溪危人鬼路殊婚
姻可爲邊游失志不如旋歸憂集同門萬禮塵灰

前題　徐孚遠

本是昔日吳宮娃感君故意爲君出辛苦思君讓
口多宛轉欲沉芳華質高梧風雨神傷霜滿烟
平月爲日不忍恢霽長閉相與君共語兩心一石
燕飛飛銀海花芙蓉作枕雲作室繡帳蔵燕宵燭
光本輕一銖貼體相泉路相攜不憶年寄意莫愁
宮箭疾河漢夜夜縱且橫風吹洞簫聲瑟瑟幽憤

勳天天分明。鬼伯不用相追詰。攬持鄗姿且跱躇。
少別萬古會黃畢。

**擬題**

瑤月皎明倫照夕。貴根摩歸狐兔宅。夜鏡羅曉咽。狐風。思的可射南山隙。歷星已頹髮崩雲。花開帶眼。自憐笞。參氏相望黎秋辰。孀娥堤生亦何盡。淒燈。悽潛乘鸞烟。愁海缺填。願銜石。巫峯季女招淚魂。三泉未能化五液。淚飄絡珠簾。光顏碧草赤凝白。黃郊力原難埋情。銀龍滴漏悲傳驛。雀釵

汪中文鈔　卷之六　五十三　小楚堂

有題送尋環。情輝萬遇同合璧。

江南曲

三月暮春氣。百草紛相催。風行江不亂。雨餘山自來。出郭沿堤路。臨池撥高臺。白日照林罅。桃花顏色開。美人臨南浦。雙槳愁空迴。

擬題

……來難顯書夢。水被秋霞殺。春梯嬌豔。啓春樓楊紫烟。青花點蓋彩。雲瘦著纖度曲。笑風明闌塵。

其二

煙鬟成小髻。萬夜疑光桁。麝香薰鉞。雨荷衫掩紅肌。碧絲延辰意。暮情通鏡知。

其三

霞歌栽小月。夜前澤胡光。廻暗綬羅帶。絨歡盛粉信。鑪頭草醉色。冷玉憶溫鄉。

其四

露臉懷舒艷。穴霧聚香鄉。孤花薄匹命。夕心偏啼馬。浦芳蕭盤照妍嫁濺朱。

前題　　陳子龍

汪中文鈔　卷之六　二十四　小楚堂

綺閣罷含烟。江清促採蓮。水鳥白上下。溪流引芰田。明月窈窕來。照我簇中絃。飛露灕纖指。欲歌心渺然。夕香秀衣稀。淺波橫畫船。窗外明星流。樓上楚女眠。

其二

憶昔金陵城。長江日搖曳。女兒春浣紗。東風吹蘭蕙。雙槳繫垂楊。踏歌芳草緻。綢繆陽人心。入暮徒容裔。昔時繁華子。白日忽已閉。鶯花待今歡。山川政清麗。

古來佳冶地茂苑乃長洲出門湖水白青山月夜
淨吳女好淡粧烟中含素愁常侍輕雲意蕩漾潛
江秋紅玉日以冷青草日以稠橫塘芙蓉花欲贈
終悠悠

其四

今有傷心人日暮江南雨桃花山上發綠蒲柚清
蕃采蘭懷佩間三年無所慕何助明月來散之吳
閶路白日自古亦多爲潮沚淚迢迢萬里餘我情



誰當選

前題　宋存標

鱸魚繫客情行樂無新故蕩子發冶謳美人嘆歧
路萬峰紅葉明千里江雲暮遥指六陵烟溪花沿
古渡

前題　宋存楠

江南足豔冶碧野翳芳絲采月破雲出迷花得徑
遥高樓千葷怨珠簾一種疑蘭橈何處弄妖鬟怯
采傾

前題　徐孚遠

候湖廣陵岸風濤綠波起皓腕約錦帆笑卻輕烟
裏田葉摘已希鄰弄蓮子碧蓮出清泉枯蓮就
溺水齊芳不齊歎流嘆情何已

其二

少小持門戶遊戲諸王宮東府出伎人玉質素寔
中綺樓八九月急管閒疎桐夜夜歌白紵間迹兼
曉風生帆芳華發客意與誰同

古別離　李雯



別離何從始古道雲盤盤車馬從此辭君行無時
還妾有萬里心君有萬里道黃鵠海中分相失何
草草日暮天益高寒風吹蘿蔦明月不相知奚爲
夜相思斷藕藕根如種蘗蘗實黃悲妾猶枯木思
君如朝暘

前題　陳子龍

離別在高秋庭中百草沒無以贈相思決下如雲
發幽房闊瑤帳寒風吹羅襪塵沙滿河梁未必同
明月

## 秋夜長　李雯

秋夜長長于天銀繩夜耿清無眠碧紗開幌愁欲然八尺屏風雲母鮮撇箏不語招凉煙蘭幽桂冷思自牽玉柞無聲懸嬋娟羅幃翠袖不相憐欲倚未倚情不宜寒池露波香炎蓮鶺鶄矜起巾自舁願乘雙魚篙斷鸞穿天入海相流連

## 前題　陳子龍

秋雲高寒照夜明曲欄繡戶無人聲搖搖孤星對更漏美人焚香自清青筯覺玉冷仙鼠啼已開簾帳飛蛾鬭侍女沉沉向東牀燭淚恐汚紅繡裳持燭繞牀行不得空房寂寞無輝光聊將織手弄瑤瑟一絃一心燈下出翦粉尾上霜離離夜寒難繞知為誰始恨征夫不如日朝朝照妾幽香姿那知長宿虜淵裏啼烏啞啞勞相思何況交河之北歸無期



## 竹蠶絲　宋存楠

女兒年十五織指恒織素獨坐可憐人背地看郎過一解　願養同心蠶抽絲供儂織春蠶自相向多情人不識二解　誰將金剪刀剪斷機上絲錦紋機可續絲就莫嫌遲三解

## 水仙謠　陳子龍

芙蓉落波紅鱗鱗宓妃愁坐烟為茵舉旗子子香蘭折六銖衣寒秋水人幾年凉枕動悲客遺艷猶留岸花碧夢躑踐宮羅襪多鯉魚飛處嚴霜白

## 前題　李雯

遙山搖黛青濛濛鯽魚尾色桃花紅玉冠星袍煙骨如霜凉曉空巖吟鶯思愁海水十二玉樓光毗毗太霞歌出銀浦清瓊妃自是嬋娟子老碧山頭寒桂花秋雲戛戛亂藍沙青麟白鹿且相值石帆如幢天無涯



## 明月照高樓　宋存標

西北有高樓不夜常如日明月照人行見出不見入春雲閉玉顏背月自啼笑悲歡同一夢盛色十年好飛花濕衣袖疑是晴中雨推窗見月光不見花飛處美人彈夜絃聲情與月寒獨彈自獨解寂寞香風傳明月入人懷懷中探一紙云從遠方來

不見相思守高樓高百尺明月無進掩立待照郎歸莫把陰晴變

前題　宋存楠

高樓高百尺透對南陌頭小窗開便掩夜夜覺深秋妾如繫纜船君似往來潮去寧辭道遠來便覺期遙明月何皎皎靜坐揚娥君郎心不待照妾顏郎自私流星亦歷歷燁燁當為誰郎程不須照妾情郎易如白雲更離離烏鵲欲棲止比翼儷參差安得依彼此匣中雙劍風雨吼同處中夜傷焦

卷之六　二十九　小樊堂

桐君行妾獨御會合良非易朱顏槐獨難撫弦不成調欲語摧心肝

折楊柳歌　周立勳

白馬置紅妝楊柳高樓下空綠不成絲坐看枝相亞

其二

飛烏畏彈射不向郎邊過郎為騎馬客那復理輕鞜

其三

兒彎弓長夜向并州去淺草耕黃雲帳下虎方踞

其四

阿母催上頭顏色為君理君看隴上春桃花散如班

其五

草深不避兔白日風生戟遊獵索頭兒射虎存成石

其六

卷之六　三十　小樊堂

領上雙錦旗腰下兩鐵箭戰罷明月盡北風吹馬黃

前題　陳子龍

折柳大河上日暮驅牛羊天沙各萬里壯士猶心傷

其二

射虎黃雲暮腰間截兩狼願掃沙中日照郎好輝光

其三

□州城上望，胡兒醜于鬼。美女載馬頭，黃金隨馬尾。

其四

漢家屋裏坐，胡兒馬上眠。安得屋生脚，行動郎馬邊。

其五

牛羊食黃檗，躑躅滿山者。亦知不可堪，食時那能卧。

其六



女兒借官馬，騎到黃河邊。隔河少年子，擲贈珊瑚鞭。

其七

日暮官渡頭，若望鄴城戍。就中無限人，二十猶未娶。

前題　（李雯）

繫駒楊柳枝，柳葉入駒口。徙兒沙頭臥，得敵便成手。

其二

[illegible]刈草來，鐵鍋烹雀头。壯士有所思，叩環不得薪。

其三

吾得漢兒女，接來累馬騎。生子三歲大，深目號鮮卑。

其四

左抱白鼻騧，右執金叵羅。郎帶鉄具裝，姿香紅錦靴。

其五



南山自有雲，北山自有雪。胡女自憐胡，龍翁能來齧。

其六

黃河常苦濁，華山常苦巍。不獵隴頭下，安得蒼鷹肥。

前題　徐孚遠

并州柳葉長，鄴城柳葉短。天在帳中兒，罷馬不作伴。

其二

飲馬玉壁下。牽臂入重圍。漢兒作臺郎。宣令學鮮卑。

其三

少年好作健。拔箭猛虎頭。今來作貴人。臂鷹不脫韝。

其四

娶婦得大姬。不願作儀同。穆陸通言語。嗚鞭晉陽宮。

其五



自解彈箜篌。胡舞錦旋袍。不得五千戶。長負佩身刀。

其六

罷戰曲河曲。帳緩脫深貂。當時多樂事。小婦落雙鵰。

又擬前題　宋存標

明明天上月。化作地下霜。悲笳驚餓虎。胡婦廢宮妝。

其二

入笛何年怨。吹來此地愁。琵琶猶漢製。掩淚上烽樓

其三

朔風馳代馬。牽夢入他鄉。從軍多苦樂。有劍照空林。

其四

甲重驕馬疲。風燥嫌手柔。彎弓射明月。月落西山頭。

前題　宋存楠



道傍列楊柳。珊瑚鞭青驄。少年輕家室。朝暮騁春風

其二

官陌飛紅塵。馬足競長驅。琵琶彈趙婦。迴頭留射須。

其三

寶刀橫腰間。握手傾斗酒。健兒負弩矢。射獵單于走。

其四

妾本將家子。廢堞愁烏棲。雄心照烽火。無聊鬭寶雞。

前題　彭賓

蹀躞出上郡。星高弓自鳴。前村殘騎暗。後落飛鳥橫。

其二

陰崗難飛雪。此夜多離別。雪上跡三寸。平明度沙峽。

其三

折柳攻題　卷之六　三十五　小楚堂

胡埋青絲鞭。爲君策良驥。恭約白絮紐。爲君解重紟。

前題　王元玄

日落楊柳黃。沙飛楊柳白。交河流水多。惻惻停鞭客。

其二

借客逊良馬。好刀辭漱裝。君存并州兒。百戰成羸尫。

從軍貪微名。胡爲不戰歟。從軍貪富貴。胡爲懷閭里。

其四

霜是風所爲。樹乃春所發。雪消牽柳枝。驅馬向胡羯。

其五

秣脂城頭紅。銀鞍墜玉驄。年年收出塞。不用夜長弓。

其六

古今文選　卷之六　三十六　小楚堂

今夜聞折柳。明朝馬上歌。去馬沈吟立。歸鴉颯然過。

綠蘋怨　陳子龍

攜鏡下階步。怳怳相徘徊。苔衣靜春碧。幽幽入照來。日影揚容華。妾心誰能開。艷陽滿天地。遊子方登臺。

烏棲曲　宋存標

明河遙遙映碧雲。月出烏啼驚夜分。待得妝成月已落。流雲堆鬢光如灌

其二

鈿裡尋郎笑復嗔。明河隔斷夢中人。催烏銜石塡河路。歸擁郎車雲外渡。

莫愁樂　宋存標

莫愁江上風。郎開月中路。歡謂早歸來。儂猶嫌日暮。一解 莫愁月不出。只愁郎不歸。郎歸便無月。晴裡識客帆。二解 住家在愁中。却言莫愁樂。見郎殊平常。江水分清濁。三解 莫愁不下寄人。假自尋愁去。湖上棹歌聲。烟波生佇立。四解



前題　宋存楠

莫愁生石城。踪來不知路。迎歡歡未來。江頭日須暮。一解 莫愁何所能。能作忘愁聲。佑客休墮淚。莫愁相逢迎。二解 何處起清謳。聞聲知莫愁。愁來儂不解。山水任悠悠。三解 光陰如逝電。百年那堪負。江左解風流。莫愁長相守。四解

勸君杯　宋存楠

杏黃衫子綴銀鄣。花袖翩翩拂翠鈿。玉人佳麗垂綺筵。翠堂銀燭燃青烟。長歌一曲及暮天。四座皆起稱萬年。稱萬年。歡無歡。勸君杯。酬今夕。

夜度娘　周立勳

高高明月光照儂。難爲影。繫髮將花搭流葉。不及耿。

前題　李雯

脫妾長袖衫。星光抱妾槳。打。折。芙。蓉。花。君。聽。波。聲。響。一解

前題　朱灝

星心。識。私。路。玉宇納潸鬼。雲多。縮地恩。暮。魂。返。烟。



步。

前題　陳子龍

儂行拂草露。衣濕夜無聲。河漢橫著天。隄防織女情。

襄陽踏銅蹄　周立勳

征入抱錦韉。思婦織素縞。門前柳色深。莫上襄陽道。

其二

襄陽城中若。不識襄陽路。夫婿近從軍。白馬催日

春

其三

黃雲壓城低。堤上行人少。綢繆得楊州兒。紫韁控驟裊。

前題　陳子龍

征人何處去。江水共東行。製帆千餘幅。知我眥中情

其二

何日下楊州。門前雙畫舟。郎載紫騮馬。黃金飾轡頭



其三

生長襄陽城。石頭在何處。登山望不見。他時來迎女。

前題　徐孚遠

襄陽多健兒。揚舲下江渚。已破晉陽宮。莫忘大堤女。

前題　夏允彝

辛苦襄陽女。織縑勿織素。縑成身上衣。素作風帆布。

其二

未識襄陽路。隱隱聞車音。怪郎忽南馳。戈戟耀江潯。

其三

楊州女如花。飄漾欲忘憂。莫負閨中憶。襄陽君上頭。

前題　朱灝

征衣蔽漢水。猶帶襄陽塵。腰間背明月。照我閨中春。



其二

宛濱吐烟紫。迷斷巴離弦。相思入馬耳。偏爲健兒牽。

其三

峴山高閣夢。頳輝上金戟。已得石城水。出浣襄陽衣。

前題　宋存楠

生長峴山側。不識石城遼。大堤諸文郎。盡道從軍

逐

其二

駿馬挾弓矢。血濺猶染臂。縛得楊州兒。總是襄陽騎。

其三

破却石城早。健兒切莫留。楊州繁華地。大堤女郎愁。

前題　彭賓

郎家不宿衛。策馬金貝裝。女兒齊犀錯。恨不隨襄陽。

其二

朝出襄陽城。猶是襄陽路。門前金鞍整。珍重江干渡。

其三

健兒摩白日。少小慕江南。截流猗星斂。聚看江南春。

五雜組詞　夏允彝

五雜組。較獵場。往復還。哀樂鄉。不得已。絕資糧。



其二

五雜組。織花茵。往復還。譬相因。不得已。極人臣。

兩頭纖纖詩　夏允彝

兩頭纖纖新一束。半白半黑國手句。腷腷膊膊紙半觸。磊磊落落剛無慾。

其三

兩頭纖纖臨危弱。半白半黑棄謀章。腷腷膊膊萬弩張。磊磊落落伐士腸。

十索詩　宋存標

郎將出門去。先與覓歸鴻。不知郎遠近。長疑在月中。慎惱無消息。從郎索春風。

其二

語郎莫早起。春風未解凍。顛倒郎懷中。痴龍抑瀉鳳。今夕問明夕。從郎索新夢。

前題　宋存標

碧玉阿誰破。黃金亦難鑿。規模象小月。出入羅袖閒。旋轉無斷續。從郎索指環。

其二

夭矯游龍驚。嬌頑紫鳳放。拗麼蓬島中。迸雨荆盤上。倒掛珊瑚鈎。從郎索錦帳。

幾社壬申合稿卷之六 終

# 幾社壬申合稿卷之七

華亭 杜騏徵 徐鳳彩 林希[illegible]

## 五言古詩

### 倣古　李雯

寒日照北林悲風號其巔冰雪相層居積幽無真
宜歲暮懷苦心慷慨息長言高臺彼棘荊卑岸樹
芷蓋萎枯各有遇誰爲相周旋眷彼蒼鷹姿斂翔
陵中天苟自生羽翮孰云非高賢如何幽居子沉
落傷華年



其二

宿昔好童心崢嶸視九州䠨建臨路衢孝廉雜爲
謀二十事詩書折節下朋儔覽古不得志壯士戚
謝丘樹宿蕭與萊燕雀鳴啾啾豈無吾所懷歎背
將無踩東者流水歡西者白日浮是趨不可動愁
然起長憂

其三

採穀崑山禾路遠不及穫假我吉光翮飛翥凌
寒造望雖苦辛此志良獨難君子有異尚小人多
平憐手植青桐枝繫以翠琅玕萬年摩穹蒼時一
儀鳳鸞吾生誠不待聊用息往歎

其四

東吳富烈士專諸及要離清霜發中懷凜動生悲
商斯人今已亡聞有舊冢闕松柏生其身狸牲舞
其前取琴向此彈用酒酹之擊劍起悲歌涕淚
沾吾顏衰衣舍之去白日無光輝

其五

孔雀矜羽翰翩翩超臨南崗爰遇雙鷙鳥譏行於林
鳳本自慚醜質安欲相摧藏朱唇從西長曾昔借
翺翔相期揮天衢繽紛有容光倉黃東孤味翁羽
逃菰蔣憎哉乘高德翻故時相忘

其六

雲霓織如組山川鬱紛拏生不近日月孰能無嗟
噓茫茫視荒城人獸相雜居各自榮其往角爭與
刀鋸夸父自驚疚豈能悵陽身安得返太清逍遙
陵長途

其七

君有雙珮環結綠與懸黎左刻青松枝右斲蛟與
螭鶚以朱絲繩發用冰蠶絲革檳蔚龍文嵌襞吐
火齊眾之懷袖間十年無所贈寶此神物光恐或
沉污泥

其八

昔日湛盧劍光蒔冒三吳一朝舞白鶴驚飛入楚
都嬋若流星光皎如匹練舒瀟湘積雲霧不敢相
盤紆楚王夢中見欽若賢士俱再拜列九賓拂拭
召風胡龍淵及工布因此相奔趨不見鳴犢死仲
尼爲廻車

其九

黃河西北來江漢爲南紀不期會溟海同波不相
疑神龍輪上天澎湃空中施蒸然起萬族不知誰
所爲如何寶藪于悟明謂嗢哇鳥雀各自鳴紫綬
不相肥而此復奚嗟小物多紛岐

其十

盧敖山上呼若士雲中遊攜手四五人洪崖與浮
丘裴氏呻吟者秖怕徒脩脩不見秦王醫車多乃
豈羨豫章宿爲薪梯楊不相愛愧非趙李姿無爲
驪鳴騶

其十一

西北有好女綽約芙蓉光紫霞爲上襦白雲爲素
裳秀擢倚玉枝微風激中香含思無所繫俠志凌
朝霜奈何彼厥旄引領娑猖狂怪鳥鵩嗚鳴青雀
高飛翔飛飛入何所不歸白玉堂遠望使心迷流
光結中腸

其十二

人言長生樂長生良苦悲朝見覩戚死暮見城郭
非高臺生黃埃豐屋臥狐狸死者則已忘生者徒
長嗟仙人王子喬奉吾藥一筒三歲不敢吞心中
生狐疑

詠懷　徐孚遠

灼灼炎夏日憔悴理憂端流光不可逝白雲何盤
桓有客自南來一言良獨難加餐若不足焉用生
羽翰終恐所懷抱愧彼峩峩冠

其十三

朝霞何光輝燦燦著層岑幽鳥欣奇懷於時多今
音浮雲不盈掌白日爲之陰變化詎可知昔歌今
則吟去去不相望風雨還故潯

其三

巢中兩黃鵠其一凌層風凌風亦何之所悲羽翮
毹傍有挾彈兒上有張機罾何爲用則我咫尺玄
都宮雌鵠仰天看雄鵠還入叢去住各有時鬱鬱
兩相同

其四

替日翠蓋君容顏苦不好繁華未盈夕所幸致身
早一朝推遷至黑頭居然老皆美不可恃今貴詎
能保虞卿方著書甯子歌浩浩世事邈參差何爲
激懷抱

其五

徘徊池塘上回景翳白楊高蟬發清響不餐何自
傷因思賢達士貧賤不可忘所以采芝老長歌振
徽光今我獨何適浮沉各異方鬱然念生平孤雲
依山崗

其六

揚舲發枉渚意欲凌紫霞飄颻起天末川谷勢眷
衙相顧咫尺間傾側愁日車大澤不足問隱見迭
龍蛇拔劍揮纏波一棄莫重嗟矯矯雲中鶴田田
水上葭沉浮同一時去矣山之涯

其七

丹桂生高崗未草陰山阿草摧勿復言桂折富奈
何禍福非異門貴達傷者多一免不再冠勢去如
流波誰念生平時小吏得見訶矯矯吳市卒遯世
方行歌

其八

世難不可子屯夷固云推抗身學士木達者傷奇
奏我開龍變化屈直無常儀白玉摧爲薪在塵理
不疑如何東幽尚長嘯高山層膂懷任通塞寞寞
終保持

其九

同川而易流波逝去難回怨鬱結中腸宿昔委塵
埃片言傾意氣千里相徘徊顧盼遺光澤諧笑不

爲我如何兩決絕明達多辯猶荀王不終好殷劉勢相推山岳起一時見此令心哀

其十

念我生平時慷慨意何長棄去誇與名寂寞懷古方鳳凰恐朝饑相將凌雲翔豈言梓燋悴瞻世不可望壯盛既消損知謀不得彊芳芝被山澤倏忽委嚴霜

前題　夏允彝

戚戚非所持感來難復已仰窺浮雲馳俯瞷飛景馳騁憂世不治卑賤乾爲理南山莫隱淪東皐失耘耔王人欲無爲忘機視流水

其二

萬里不徒往積風輕羽翰皤皤渭上叟俟時良亦難五世藏金盡天下驚報韓栖栖懷玉士永歎常編殘霖雨自西郊陰霾日漫漫寧知蛟龍騰澤藪翻洪瀾

其三

日車或得翻羲和益難服鳩鷹以時遷萬物俱變花不聞鷄失鳴鸞凰代蒔夜天馬龍之友豈尭鼓車駕嘽嘽陽春委恐以輕風謝

其四

二十未知書光色跨儕伍長大益習誦蟠然念千古忠信道不合縱横焉足數賈生死絳灌蔺廉猶傾吐豈意窮阡麥棄損久塵土中懷未恐停放歌長偃舞

其五

中夜撫劍起一怒情慓瀰渴飲名王血棄擲腥羶肉揮戈日馭回鄰邦光流煜嗟哉弄兵子未戰而自伏潛身不言功祝君解怨誹萬方綏征輸蒸民免敲朴

其六

猗歟當世士彬彬大有羣噂息榮華子貴賤自相欣結綬不終席爭儕起紛紜菀枯亦更事意氣委流雲所以同心士斂骨飾殷勤

其七

吾友當微熱卓犖買馬儔發兼鄙平物儕誦則商

周偃蹇驎鳳委鞭箬御猨猴朱草不妄滋慶雲俟
偶逑謂余蘋蕩士相將萬里遊萬里未易適燕雀
來啁啾絕跡躋雲表高寒翻百憂

其八

投石超距雄百萬簡熊羆中權號令司公望秉鉞
麾孫吳佐前籌屈指愈耆龜援山數十輩驅走列
偏裨嫖姚頗跳脫節下司鼓旗轉輸良亦艱蕭管
互規隨走檄命班揚三閒潤色之遺父牧圉長谷
黃騅與騏北駢單于臺南越昆明池

其九

駕此萬斛舟言置坳堂中豈意垂天翼摧折委蒿
蓬豫章千丈材樵薪日相攻娟娟蛾眉子憔悴泣
塞風河清信可俟旭日扶桑東

其十

東隣女無雙況乃盛文藻閒觚照閭里回眸光皓
皓托身墳裘傳君恩貴及早雞皮三少姬婢嫁東
方老二喬歸葉榆白首相攜抱百年詎知促愁思
祝冥昊

其十一

文巢陽金穴叔夜封酒泉車前擁入騶灼灼妾清
妍秦娥與趙女歌舞日喧闐花萬歲耆艾有子嬖
嬖媚少者侍中貴長者勸燕然供張與將徙數見
恐不鮮爲樂恣未央忽嘆可長年

其十二

北風浩浩漉沈陰慘悄哀清歌靡舞地零落蔓與
蒿伎倚樓婉娈繁弦相激波新鬼語舊鬼俊思同
一方勞歷中客撫撫空之歎

其十三

黃門招我遊松喬相緣因辛苦節松朮吐納爭故
新寂寞巖中居遠遯魂魄馴恍惚未云期庶凡千
秋孰爲知千秋後爲樂無邅迍故知遠近齊大抵
悲歡均

其十四

勒名高山顛風雨日侵銷置之沉淵中波濤相蕩
搖不憂爲世名所痛生民凋生民何當盡萬世長
渦陶木梓無久榮蟬蝣不終朝蠢蠢逐相嬉春至

草惟歎咄咄復何道彈琴詠逍遙

雜詩　周立勳

高雲失崇嶺托風照田隅萬物難久處日薄更相
驅前溪生微瞑淡然烟與紆顧屬飛鳥影流輝布
區區

前題　陳子龍

娟娟露中蘭邀我若有思俯身近芬芳野草忽開
花白日淘行路明星爛無期清光傷人心含懷待
所私杳杳復何樂巧笑當及時盛年閟幽歎紅顏
共與持放情馳遠方沉路天然姿

前題　顧開雍

遙遙雁門路垂垂陌上桑與君共離別迢迢永相
望堦前蕙草生聞月鳴廻廊因兹不得意迢遞悵
流黃胡馬雲中飛君顏改蒼涼君行自萬里妾夢
亦經霜挾尺剪秋衣思君與妾長忖身裁得遺寄
君妾在傍廂言胡草叔春風入未央

前題　宋存標

病起發復來昏昏白日臥更闌頻秉燭終夜起獨
坐別離已過期歸鴻阻遊路夢君對新人綢繆勝
於故明月本自妍泱漭浮雲妒轉側寒衾枕獨影
淚如露

其二

物類亦何感時至輒鳴悲七月戒流火九月催授
衣誰不畏寒露美人與我違陰雲與戶側對鏡無
容輝夢中自驚愕怪子不肯歸寤覺無人聲獨影
守重闈本是比翼鳥凌風不並飛鱗鴻無尺素盈
盈河漢晰畏聞車馬過徙倚掩雙扉

前題　承灝

地舟石作帆銅柱勞富媼龍愚守頻珠明鳥目蔽
草噫氣成酸風覩青易變穡花氣以順飛本爲著
耆老

擬行行重行行　宋存楠

古來重行役頗世多喩嘅遊子慘不言少婦前致
詞嚴霜戒危道馬足寒且嘶君子客京洛榮枯誰
復同君今加餐飯饑寒誰復知所陳雖無異骨肉
情自私躑躅出門去馳車竟何爲

詠史　徐孚遠

我本漢都護雅志慕功名郅支殺使者城郭方縱橫去國萬餘里倉黃已抗旌古今共如此勢異衆所驚相國稱好儒引義乃力爭旋居未及下檻車何訇訇所謀嘶爭絕功罪難分明浮雲交馳流白日雜飛霙寄語絕域使端居慎莫營

其二

智計不足論否泰在一時亞父乃去楚曲逆謂閒之疵哉漢祖心萬金棄若遺爲國有綱紀察人在骨脂親信不可保豁達徙見嗤君觀布衣士已諾諒不移晏行非高賢灰身從此辭

其三

西遊咸陽道冠蓋列行軒傾身事弘石意氣自相存須臾不可託浮雲散朝暾出關貲千萬勢類猶土門開堂進廣袖歌吹何紛繁被服耀流光長揖吏所尊黃金生羽翼癱痟安足論嗟彼叔孫子負薪不及飧

前題　宋存楠

荆卿本無術舞陽輕薄兒壯士尚孤注神聖豈待時應雲猶未至養此虎豹姿世詎乏智勇至德天所私當其罹憂患危急僅如絲細人誠有言拔劍殊可疑兩賢既相厄瞬息分雄雌聖人無亦地危酒安足辭

前題　夏允彝

一雛漢其六雲黯山東咽鋒鏑天下慘罰銷成純鐵泯台中泣恐灰三晉血長城執言歸驪山亦永訣悟青慄霜飛天地莽水到伊人婉孌姿徒手以炎熱猶言黃石秘傾彼設罵傑魁魁挾山夫從容持箸藹翻飛旋帝鄉清灑千祀澈蕩蕩乘車子榮榮要領絕英英公可作恐不受塵紲

歲暮雜感　陳子龍

玄冬景方晏浮雲寂無姿晨風朔天末從兎橫中達怨彼雪與霜紛紛侵我肌如何盛年子窮琓有餘悲杳澗徒滿積狐白何離離相對不能飲今我顏色衰白日忽已暮春陽豈無期惜哉憔悴士愧此桃李枝燕坐還欲出黯然臨路歧

其二

積素有盈旬三日無朝陽薄暮棲客輝起覗雁南
翔雲物淒以惻百年常相將時恐哀怨多欲告言
無方黽勉效輕薄歡娛等悲傷情性爲我累何時
當悦康高情苦多音澤蘭苦多芳何如一世人是
非皆茫茫

其三

深冬常閉戶白日翳以陰廣除生木介高館來寒
禽言念懷所歡杳若商與參歲月自徘徊孤情日
夜深豈無傾城色可以明我心君子樂幽素小人
爲荒淫古時芙蓉花芳香猶至今良意信有托何
用雙南金

其四

長夜意惻惻衾枕相因依雨雪陽禽避朔風胡馬
肥念我同門友搖搖京洛歸發軫天津樹揚舲大
江磯或言承明省九伐佐樞機羽翰共一林風塗
各分飛嘆予蓬蒿下歲暮多歔欷烈士無閒情悠
悠日月非蹐身天地間愧我舊裳衣何時二三子

遊嫐揚皇感春言繼往哲毋令賢者希

遣興　陳子龍

妖狐有脂粉上帝誇香馨除山滿霧姿巧嚬月與
星帝醒白日舉何處藏其形即今在蒙蒙日夜思
雷霆

其二

畏影而卻走疾聲乃碎缸既卻復縈視方稱尤鐙
飾人言可重禁命盡難再榮豈爲克讓士汚已成
人名

其三

田夫策牛犢仙人騎鳳凰用舍必乘時宜適各有
方魯君覩晉囚楚霸觀韓王愚若雞與鶩塞默無
輝光一朝奮大策吞聲徒困傷

寓言　陳子龍

江東有鵜鳥自名爲禿鶖食魚徒滿吭毛羽終可
羞其或所立渚鷗鷺必遠投何來一蒼鷹鐵翮黃
金眸雖非高尚姿猶任搏擊謀不作摩天飛下集
滄江流側身就鶖飽比鄰相邀遊末流安可居貴

眼各自爽所以老鵰心傲然當高秋

其二

鼻固有腐儒行止如清狂狎虎求不嚙捕蛇求不傷二物頗威厲豈欲貴倖章非不執斧柯欲擊心茫茫終僞佃身易寵知均喪亡梓肉餧猛獸弭耳來相將食盡廿飼見亦得充君腸所以天地間盡犲豺與狼

前題　李雯

應龍谷天猶喬澤下上升及乎臥深淵斧然若不

十七

昭吾覩蘿下蟲緝穴何紛騷未聞金翅鳥營營工其巢君子務四方小人刈蓬蒿各自有本事何能相爲勞

其二

吾聞指佞草生在陶唐時上有賢聖君纖柯奚爾爲又聞古傑奸柱往神仙萎刈獨紫庭寵良云牿化私不然賢達士戚戚何空悲

其三

赤驥走萬里不貴守戶塵養廝如養隽貧能求其

腦小制不大立綫轡可崇登用人若草本奚爲徒兢兢奴隸則封侯漢室以大興

其四

首陽止一山夷齊蹈其巔翅以呂子牙遂有營丘日高臥良有謂投袂非徒然區區欲段馬欲犄將安先麟鳳不救時鴟狐誰當憐拔劍擊四荒雲雷鬱相連

前題　朱灝

日車走炎海月戶門奧潭碧心有涼熱雲烟豈安

十八

憨蠶龍宿小穴飫蟲揚長鬚物累殊伸屈靈蠢皆忘慙黠金豬待藥煮石尚爲甘無情未化質辛甜貽他嫠我聞鍾山北神仙有儕族芝田畫千頃瑤草長飼麥稍從偶耕墮粟飽饑腹脫彼蚊市喧並湖竒施肉六鑿無生香奚用反魂木

惜指　要臂人之民也　周立勲

大宇支杜村華縷耀薄臙反覆變忠佞焉得不踟躕伊昔亂國紀未必皆狂獰先帝好深拱中權柄須史朝士相偪促賢者投其筆蒼黃及典要零

落感激徒日月揚再光結佩承明趨自信君與臣
上書勉後闕天地變兵革內外無嚴郛在易有至
數小人戒歡娛鎖闥高姓飾妒乃四海瘠惱惜委
國寶忝職還舊疆漸條出燕市券斧角賓蕪恭嶷
少靜木齊參諸長戟安危誰所使倏忽成榮枯鋤
闕滬荒露概鼓怯為賊直道計自棲　皇輿淺泪
汗吾闕忠義士慷慨布天衢當關嗥虎豹何孫斯
貞烫顧為存亡慮觸忌恐見誣脫身遇　明主幽
存無時數

前題　徐孚遠

涼風起高崗齋殿使心危作力振天宇終傷垂雲
姿伊昔端拱初老碧折其翳黍氣輝朝日群才柱
皇基今望縮剩要談議多透遲金紫煌煌爵崇
智莽竊持刀憚一割迷魅友熊羆此輩亦易與驅
扇徒脊脂黠者通天衢外拒兼內縻遂令帝綰綱
雷雨惟所施先朝有遺事祖述信不疑惠文殿內
黜貂珥帳下帮策勳先蹇足持籌盡毛錐上相即
侍中一氣秉神義安危未敢料出口成戲𢧐小臣

銜國恩中夜起嗟咨翳翳沒無光星漢激流霧島
啼不畢夕去羽失高枝拜章觸大罪勿得少淹羇
聖恩實廣大脫組未縶馗送者出門嘆救尉備晨
炊虎豹隱奇文毛摧安用皮去去各有時清書舞
妖狸

前題　顧開雍

哀風作九微嘌嘌咽皇路皇路荒無亭高人恥狼
顧鴟鴞鳴齋宮侯枝遺時蠹爭在　君王初夷難
開群豬振衣臻高閾休光式藍幹耕迹奮忠姿危
論亦隊附遼遼太平代旻天急告痛時宰撓清揚
犄拱埋尺霧乘綱弄陽威揚聽恣怙趣戎作方孔
多災纍自天吐悲哉一君子撲節為冤注戒易寓
恫辭撫變側睇露疾痛亂日月裂夜乃一呼前轍
既顛傾末遇永摧仆秣馬金闕東繁霜逐車度傷
羽墮中背役先去龍蔟囚士云流離邦謀動違誤
天廟缺荒音萬宮旅桂樹得失爲孰多根良壁梟
惆江海類不流薜蘿山鬼愁來方聽有人去者日
遲暮厭侮託永號反覆知遷悟

前題　　陳子龍

憶昔先帝時。踰楔方內訌。國柄不在握。行止如旋風。入。阱。笑。麟鳳。上殿皆狐狨。宵人罵碧血。群閹艷華蟲。逆臣謀益急。勢去天愈蒙。天下憂黙黙。日月何時東。是時大誅賢。餘姿托轉蓬。裂衣敎稼穡。不上訴未育䒦。　今皇膺圖籙。嘷嘯雲霧空。補反將兵協策解。一忠。紫極終夜正。煌煌頌帝功。白首悉也變大道。娛淸適。雖無與人出。畫節除夷戎。猶見皇猷張義和。正當中。即今五載餘。塵事傷初終。前者胡雛烈。其後內設罪貂璫。滿都鎮四野多坱。烽守臣報告。孽農夫指蟾蜍。有士私憤切。陳辭發宿蒙。上言天序廟。下言俗態工。爾作非時鳴。此輩眞愚倜。胡不牧羊去。蠶繭污彩。宮秉鋤大歡喜。高山友羆熊。不見妄言傳。榜掠成罷癃。項嬰陰雨。木手鋼息閧劉。吁嗟夜魂黑。愁覺誰爲雄。射鳥莫射鳳。鳳去蓋梧桐。擊樹莫擊桂。桂數怨靈囊。東隣有賢婦。聞貞乘牧童。西隣未嫁汝。感物憂忡忡。其處雖與遇均抛。淸潔哀何人。國所運悲傷到纖髮。

前題　　宋存標

浮雲幻城府。黨霧蔽隆曦。曲。木。無。直。心。孤。松。守。高枝。鴟鴞疾鸞鳳。立心自參差。功罪失輕重。義禮久陵遲。正士君同命。無辦不可支。上書勉後圖。天下爭安危。直道廿自梗。深文成小疵。永言謝　聖主。語默忤時宜。空橐一杯水。不堪嫛細兒。孤臣易得罪。羅網悲雄雌。班馬鳴蕭蕭。被僕共流離。惜哉秊國寶。水雪甘裘絺。　詔旨雖切責。自矢非面欺。患難見君子。名節勵相知。跡輪及初服。棄職爲農師。烟霞生退谷。　聖朝無羽儀。天下一二士。擁時權肝。脾。屬。望。旣落。職相聚。共訾咨。行潛托風諷。刺藏深。覘殷憂感。七發不遇成五悲。六爻占陰陽。九疇愼稽疑。耿耿星向晨。蒸雲日月移。猛犬嗥天闕。變幻生九疑。天地鬱兵革。江河爲湍危。處女謝懷春。貞婦笑戚施。嘆息賢人去。日落悲風馳。盧食玦玕樹。鴉集鳳凰池。杖熾痛抱薪。祭祀饗王尸。從來被錦犧。不若曳尾龜。顚厨與俊及。何如有道碑。狐鼠徒凶凶。忍見犬逐羆。君子如淸風。曉霽眺孤吹。

卷舒任紈扇不受塵纓羈棄捐勿復道嘆息亦何為

前題　宋存楠

大道理伸屈哲人治安危眾著鱗性復日月生盈虧煌煌盛明代功德比有虞恩澤匝寰海栽覆若天垂鸞鳳振六翰松桂挺歲寒衣情雖殊向所至各有期大者崇山嶽微淺搖黍黎言笑共一處車馬交九逵彼美貞獨行棘叢常苦饑孤涼困蓬茅不欲時俗移十載金閨彥話默適所宜蟄難始奮跡時艱彈圖維慷慨陳周易自比千歲書　聖明少留意微臣從此辭　至尊特神武菲薄困面欺知爾抱遐慮詰責含弘慈任賢易買罪蒭蕘本無私極論動中外昌言膺愉轍一去不足惜冠裳喪羽儀丹衷白日照孤影疾風吹情切命殊薄感激橫涕洟何年賜環日四海常朝饑

雜樹　彭賓

解冠涉桂木日暮嘆無梁翕忽高枝巔嗷嗷聲悲長遐高飛走絕八極幾迴翔自言騰攫久生習際朝陽長羅弛逼脇學青耀錦章鶴翔或聘國求食桑稻粱自彼幡木折章孤障明光高激及海澤利嘴雞翠踐周垣掣勁翮黃鳥嘆三良闕制經七載狡齋絕大網青宴隱星漢朝日霜勾芒猶快憑霆驊戍紙謝錦稽鸞翼駕皋路磯釣起渭窮以鼓懸來宇挾策走萬方豈期應節變鳴啼不可防直廄沉千里疾盆恣蛾傷健者悲蠅蛇銜藩櫻劍鋩南山徒所貴憔蘭不用檻權杼誠難拔一夫自病狂於者悲道喪中貴歡夜觴

幽人　陳子龍

幽霧不在聯明月誰能同出則經天衢隱亦大海中龍純春變動空谷生雄風始知雷雨夕不任蓬萊宮君來爲明盛光彩流虛空劍佩隨雲高平壤開華嵩世亂天不見掃除用霧靄促促達所向翻然扶桑東山中時倚劍帝所或射熊素女騎紫鸞寶匣靈文紅非心既有歸大道非無功咫尺宇宙外胡爲守蒿蓬

前題　朱灝

澄淡自洗心消息閑群動風質詎滓靜雲出無生
知蕩虛遊長嘯日月歛暇窺馳烟多返駕餐懶未
及芝栖清空導路逍遙存遐詞不理龍蛇蹋獮韻
霄空時閑爲遇風想神光淡秋熈玄津蔵埃沒靈
槎順氣吹乘胥解滯紐性潤岳雨滋素功冥綺照
常廿唯道鐵

前題　李雯

羣山不能聚游氛亦時通山桂有餘香千里誰當
同宿管樗城思杳冥滓霄中幽人渺何居青嗥含
鴻濛天漢落水聲碧潭沼霓虹日月在吾目驥鱳
聞清風百才極用壯余因造化工氣酣飲天酒賓
客東王公不聞秦家鹿奚知漢氏龍蜉蝣多聰明
朴心有所崇是人不可見浩歌誰爲雄昂首叫鳳
凰飛雲日馮馮

前題　夏允彝

寂寞高岡梟乘雲去爲雨大翮雲冉天風輕不翻
羽至人亦何爲鹿豕恣狎侮縱意豈其樂順物良
用苦假蹇蹶從姿揺折天下矩煎不未粘天折薪

不鼓斧側首叫梟義携杖馴貔虎寢足休內樓志
大不妄怒污泥畜靈虬入世爲得取

田家詩　徐孚遠

勝勝四五月良苗如新瀟暑餘足雲氣往往露田
壚即事有綱紀溝塍各相呼凉風帶曙星談笑輕
泥塗百穀非不登年年聞捐租官長但晏眠所幸
無追逋努力在茲日足以慰所須瀟暮荷耒歸桑
柘高榆夕陽接烟火繁響動鳴蛄老農勤拾取
雞犬勅妻孥藜藿未及飽還復哺其雛長大能爽
耕勿復憂饑餔端然念孫子世業不爲勞

前題　李雯

布穀深春鳴披蓑向隴首新霖養稚禾細草足牛
口蕪理視所勤即事不可苟良苗植深根憫彼讒
稗醜利此鎌與鋤毋然脫吾手猶虎不足求所覬
防堤壩以茲衛盛苗苗盛天所右螟螣不爲孽
收相與守蒸然秋玉麥不在風雨後八月梨棗熟
九月丹鳥白坎坎鳴鼓聲飲酒樂相壽

其二

五月南風發良疇亦婉孌畝中流水綺渟中流禾
激蛙遲視吾耕飛魚白如練老牛不下田童子勤
挽牽家長自縣歸嚴符縣中見不言力耕田但言
速輸縣兩稅尚云寬今欲求其羨不聞天子憂不
見東西戰長老疾驅牛述之辭嗚嗚吾苗日以長
吾農日以煎顧此敝襤脊乃在采芳甸水深魚驚
游水竭魚驚罾小人分有常安敢思荒晏

前題　陳子龍

四月雨新足良苗青可憐農夫荷耒出各自求其
田蕪荒有烟氣朧陌相遷邅飛鳥或鳴樹游鱗時
泳川嘆息此村老保聚多歲年昨日村中人買牛
入鄰縣傳聞有盜賊殺戮求金錢歸來但沸酒終
夜不敢眠安得守其廬雞犬皆翩翩雖害被呵責
官吏真聖賢

其二

布穀先要鳴田鼠飲濁水泯泯剝啄通格格驚武
徙桑女蚕欲饑樹筐擲于耜夜望牽牛津不見雲
電起遠村煙火紅犬吠復不止何來有一人行遊

甚雄駛入門且劇怒手探懷中紙長跪不敢讀請
君命非昔上言來尚方下言供戰士難得少須臾
恐有長吏礙在倉黃雀肥在野黃雀亦難然同羽
翼豈不異脂髓忠臣亦可為老農徒自恥

前題　朱瀚

浮青[illegible]光遶迴谿瀲濁霽曠空簾衣宿草招碎
[illegible]午謳眯草安恩谷桑榆養豐陰流紅醉
[illegible]細條風吹微雛弱花執睡蝶亂撲腰繡新鷗
[illegible]苔莖伏蟲飄楊綠難蓄危橋度塞烟生
雲犬吠熱墟復樵氣通衆溝奪月目匏樽留去驚
馴鱗遊入樹權榮不辭朝螢火辨昏族

前題　周立勳

薄涼蕩晚渚五月下新苗雨餘開淨綠溝塍自相
條前村烟火微蟪蛄鳴終宵水深傷苗本實淨見
清淥倒頭椘黃鳥隣家餉白鰷田父勸勉力晨餐
不及朝所貴在速長殺草誅其蟁吾聞上古時農
祀重迎貓太平防害稼况乃征歛朝疾耕待秋稅
毋為官長囂

其二

南山風吹棘北林月在田犂鋤有安影機杼聲復
牽苗多雨未足分渠流細川老農勤致問哀隣或
餘粹頗借終畝力緩急自一屋隣家饒畜牧安能
無顏錢嗟哉手與足耘耔良所便朝汲瀨頭水暮
看村外煙八月潮大白禾黍立野莽收穫置高樹
頗宇浮空船謀炊日不給朝廷須有年

旱　李雯

上澤久不下積雲如委灰熇然曝萬里白日光徘
徊草乾長驕蟲山焦鬱枯雷農歎夜有聲訛言日
喧譁獨坐空堂中如聞禾黍哀神龍復安居涸湫
令人猜波竭潭宮傾豈惟蛙魚災微雪亂氣度颱
風猛相壓人事有所召可以術理推戈甲半天下
鼠息反嬰孩笑歌彼何人安得無深哉

雨　李雯

大風十日號所驕瞰其藏訴意蒼眷回顧恃蝦蟆
力須同空波濤排揖莽相直白浮平遠參衆苗欣
已蕤顧其磔裂時足令愛者感荷戚杼勞農致月
非帝德六符未可陳九野鮮靜域吁嗟荷畚子所
耕非其食窮馬多傾輈鋌鹿息險匿及茲未崩莽
猶足加惆惻雨餘空翠來雲歸晴江黑仰目盱天
施后土時沾墳

喜雨　顧開雍

江南地卑蒸財賦富　天都丁男力耒耜父老勸
征輸汲汲畏官法終歳忘卒歳織布不織絲京
師爲名繒而民棄堅懿易帛聊短襦誅索三百年
踐更破居廬貧民薄十畝苦征相怨讟況坐阡陌
連疇難常吞吁更三四縣令富室吹枯臘杼斷雜
得聯魚空誹施眾連秋事兵革塗瘡尚云刺歳殺
數不登民氣頗飢盍皇皇走鄉黨汎汎皆白徒素
鮮忠義結投竿揭戈殳　聖明親會計萬里隔孔
虞今春麥爲穡一畝三斛逾官吏不下擾農者相
歡娛伸稍遂及時青苗飢神巫草盡既壠深清風
使懷蘇三月至四月天澤不絕濡兢旱發中夏乃
及大火徂谿雲乘東郊赤宰騎龍拏裂田勢顛岸
焦土爍銅鐵　上帝怒滋厲殺苗莫殺荼一方等

息壤四國啜無餘圭璧曾來竭號叫斯載塗夜半
帝遷思念茲衰者雩爲公與爲私毋乃暇瘼無椅
方上能致雨卒以暇瘼得之飄風布洪濛崩雲旋地樞瀚湃告
川谷平田充流逼自午至暮足槁葉蒼嚅囁老農
歟 皇土不載冥冥謨曰余生初來天子問土吳
願得千萬年弗復借民祖

前題　周立勳

中天走赤日浮雲薄未空炎光下四野草木氣欲
燃苗枯土塥裂水鶴避深叢田父輟耜歎仰看天
垂虹夜高漏明月星盡霞復車與人擁羽蓋揮鄒
譽天公丹砂分篆笈東北來蒼龍呼嘯雜雷電風
雨鞀鴻濛倏忽天地失波濤相奔攻樹勢若偃草
屋无成飄蓬連舟艇火絕接壠江河通始知神鬼
力不與冠蓋同堯湯委氣數萬物無所蒙茲術信
靈異反覆造化功寄語下車者無爲勞貴躬

復旱　夏允彝

雨賜曷維時辛苦東南耕漕粟逾百萬歲歲輸燕
京況茲濱海地尤兼布縷征素未不鳴機所恃廿
霖佰何意夏愆陽百物苦焦烹山岳爛毛髮深溪
枯藻萍枯槔終斷絕鴉死犂與辟官府坐嘆息牲
玉何當輕時窮且焚巫謝此孑遺珉爲公者暇瘼
竭擊雲雷生一雨詎足潤長吏昭至誠雨師未撤
駕凶魃還崢嶸數日益龜圻蘖此未枯莖老衰苦
督作所痛竈無羨乞貸自窮扼抱本泣走城未獲
天公惘還家長吏驚束生不容再昨雨方沾盈催
科何得暇坐觀禾黍成

暑　陳子龍

白日猶行西火雲猶在東炎成盛揚赳旱魃爲譴
雌風力既已竭執扇其何功鴟鴞亂鳴毒蛇遊
水濱群物各棲息蚊蚋獨騎空整衣終不懽負圖
恣盡咒餒饗本小節畏客弃我享顛悤翠來巖復
憶蓬萊宮芸爾窮夕蒸海綃障朝暮自謀盡不樂
傷彼蒸黎窮郊原焦若燬牛衣人罷羅盛衰易以
遷世亂如藹蓬貴人都荏苒賤士徒忡忡

華亭杜騏徵　徐鳳彩　盛翼進仝選

## 五言古詩

### 凌河　陳子龍

遼東百餘城一一居胡酋那發瀋陽軍版築青麟
頭綢繆緝故壘圮然當仇讐揚兵直虜巢轉餉凌
瀛洲中建大將旗健兒雙吳鈎國家勁兵處此地
無與侔要區敵所爭胡來必淸秋朝廷夜指笑何
異撼蜉蝣我城銳不如況復饒貔貅長圍既蛇盤
孤城遂獸罣鳴鏑馬躍濠負土駝塡溝四門閉白
日萬人無一籌擊鼓鼓不揚愁雲高成樓滿城杰
飲魂黯黯如荒丘外救復潰散氣奪層冰摯後來
不傳烽出關皆道避相顧但歎息被身終無由鄰
尉萬矢盡左賢一角抽漢氛豈有神事秘必有盡
自羽同獻捷云虜宁憂朝議持未許頗見邊臣
浮退避理獲全進壞眞大試揄關爲北門穿逮爲
遐陬安居胡不樂豈得态他求何人興妄役坐引
豺狼蹂唐時築受降漢代營涼州其後或淪胥未
聞誅首謀寄語臨邊士曷勿常悠悠失地律尚輕
開邊罪難酬　君王不好大誰敢思封侯

### 前題　徐孚遠

酋胡亂天紀遼海久凋喪大城棄如土況乃餘屏
嶂上將晝地圖凌河批其亢建牙帳中居屹屹未
可傍轉輸關塞愁畚鍤兼兵仗沙石雜冰霜指顧
城郭出地要狄所爭虎臥走其壙軍府未及成虜
騎突相向胡來晴風雨喚地知塵坱主客勢難齊
列壁盡鐵帳月闕不解圍渦夜悲笳唱築塹青海
頭飛芻不得放幕府無消息遙遙永相望壯士彈
指泣轉粟如天上援聲竟寂寞孤城安所仰穿井
無飛泉煮革詎成餉將軍按劍起星河氣慘愴麾
下皆健兒未知適所嚮鞭馬西南馳奇計秘難狀
驕兵天下强總戎安危枝脫身得來歸氣矜神色
旺中朝有是非壘書乃責讓始者議關疆不聞盈
篋謗功名一已忤彈射動成創廟略契昭融機事
焉可量嗚呼三城戍斷臂昔所尚撓亹不謀身憔
訶無乃妄成敗今何如塞默獨惆悵

前題　夏允彝

全遼久既脫雕灑寢貔貅凌河創伾復四海鬱同
讐數千齊版築百萬資乾餱雷野車彭彭前驅無
豫尤所恃上將武兼資元老猷縣官懸上賞殺敵
萬戶侯斯城苟不拔錫犒亦綢繆帷幄必公孤士
卒饗酒牛陰績震鼓角白日翻旆斿壯士倚城笑
虜至畢皮剝飛騎告工成中朝褒壯謀明日風塵
揚百里耀兜鍪蟒纛蔽空南樓新城頭四匝貫
雖壘十萬橫深溝鳴弦墮高鳥穿仞附蜉蝣愁雲
黯不飛陰風怒颼颼有詔急馳救徵發詎悠游檢
閱鋒銳盡薊永亦窮搜料選積時日一戰散浮漚
壯氣不復鼓坐視虜深秋蕭條日月晴慘烈霜雪
稠我軍炙地屏虜重只孫裘勿歎白水誓上將脫
拘囚崢嶸三騎歸奔飢衛霍儔拔身穢飛將棄尘
喻稱痛遼王何堪惜關中猶蹂躪廟堂良算拙覆
師非國羞胡然城其涯候疆邊近憂受降幾翻方
青海制西曹古人亦何爲百代耕鋤丘

苦熱　朱灝

炎帝開朝冶鬱蒸空白炊長河虹泅飲饑鼠挺
絲螢爍隱身蘗星乾滴髓池肥柳張艷綱悴蘚蘿
焦猜聯犇龍銜燭晴畢出火雌薰隆湯井溢氣赫
紫山凝霜算溫豕玉霞春色染脂潑純璃瞇沫粹
帛火懸旗炎為消冰獸艶雪林霏蜡珊枝吐汗粟
翼扇起焰狨烟蔑蒸煩殺霧為嬌導師月畦猶鑾
赤土幽亦鎔墻憔悴土地冷迎颼乏草支鞭陰背
早石迷甲是涼醫虯縱繁赤弊猶避風穴吹

清明　周立勳

去去隴頭春深花憐人影野薄淡無縣嬌酣不自
秉行雲淺覆堤柳垂啼鶯警天空出素絲散漫如
番經香爥破柔紅油塑恣芳景墓火凄然明心寒
鬼食冷石垣蔽冶容檢簾蕩繡衿飲罷鷲鵶飛鏡
中羞復整接巷舞長場窺舟臨短杏鋤煙蝶氣忙
種月鳥聲耿時良風雨催萬物愁多梗高樓知遠
道一望烟雲併嫩色學羅襦飛容照瓊領寂寞百
年身草滿幽光猛

前題　顧開雍

陌阡娟幽桑陰冥羅遠楊長煙冒野朧輕寒陽微茫華緒天風和豐青蓊頹塘餘花埋方狀川委淹逸望北道草物物横古遺情傷傍生六尺榆下有平田綄白日精景春東飛翬孔黃冠蒼夾路去郭門何荒凉悲哉繁華子鼓帳移前岡期思忽輟業千年沉短觴壯士不惜主慨忼增哀光春機葬花斥淑懷誰能忘

前題　徐孚遠

仲春變氣候綺旋散新烟和風灑芳霧空光情潺湲素川交緒薄紅雲幄遠孫消照分沙潤繁聲入選妍不惜柔枝落頹隨長縷牽所幸非芳已頹節暫流連

前題　朱灝

新火悟昨烟草木衣初試解風起紅笑嬰然春尚穉石泉拂舊畔霞市留曉醉篆碧蟲書始穀塵雨絲織郊婆署濕光薰氣布如地落曲欵飄香沙席暖不次虹將出絲緪對馬善走戲

前題　夏允彝

陵漠新煙發蕩耀春氣驕花燃亂鶯曲細雨整殷露金鐙影艷曳百草疊重緗古墓風花雜松栢鳴瀏瀏溪水不妄綠春容煙歸條

前題　宋存楠

清明春事半客地頭飛鴉榆錢覆長道遶堤開柳衙騎奔來許史窮寵識羅家雄心銜實鈚纖手試輕衫但誇能似馬或自妾如花樓頭誰少婦當路杼琵琶終曲波三嘆令羞面半遮所悲井憶遠荒塚竟何淮今日此衣冠當年妓繁華臺榭易松栢驕徒牽遮儀容湮彷彿靈魄喪幽遐英賢子推火佳麗阿香車青春莫擲度日暮揚塵沙

北郊看梅　周立勳

長衢亘北野夾道花成霞微香艷芳塵弱羽舉輕翁墓門雙石高曲磴扶深院靡靡幽氣侵瀧瀧寒枝戰遊女飄素衣出手思鉴鈿小鳥决林來回看綺被面夜深月照堤花葉不相見

前題　陳子龍

我心傷春陽攜手城之陰高塚臥石馬遊女息逍

浮晳稱賢達士鬱鬱成高林遊蜂花間來觸草爲和育感此渡前溪淡越恣幽荇燦葉潔肥柔氣理相浮沉芬芳放樊圃水木兩不任餘情給妖夢蕩渺闊空淫他勝奪欣賞人散花愈深夜伴月露姿奇香出孺襟寒光來斟酌清娛猶至今

前題　　翁開灉

出郭曠游覽寒光羅素姿徑道影欹寫留風香難羈幽台凍不前高蔘晚空枒梢蕊坻下路數數人踪施蔵艷寄日上娛情莫與知濟蕩一水涯獨妍遺流嘔碍彼名高士長年山中嘯

前題　　宋存標

曠然春氣妍人影動寒烟寂寞志未立淨沉負芳年歛青飛數字木馬走澗邊傍花香不遠長被春風牽花下行遐矚慷慨莫能傳能使羣籟寂惟見白雲閒達人貴觀化銜杯辨聖賢郊外風俗美人朴無機權幽花傲羣妍照影階前川爲樂苦觴短明月來燈前

前題　　宋存楠

輕寒回淑氣脉脉動芳思韶光蕩神想幽獨靜爲姿徵步出北門所期在乘時良朋集佳苑春色莽難持妖嬈俯朱檻淨綠臨瑤池香魂悅遥野舞態見參差蓋繁枝幹隱影艷浮賞宜勝心非石轉愛情因境觸自然誰忍折惟愁龍笛吹

前題　　彭賓

香引前林永廻看花影疎理色庶不孱靜然明月初輕寒春艷滿尚素物華虛延景互慊慊濯心水雪餘

看梅　　朱灝

深野旅浅春寒心尚羈雪幽獨耷空荒人影枯橫鐵篆烟暜缺籬氷蒐自憐潔照水洗梧暈素手恥受涅孤村含白酣香霧不敢熱高旻動蒼氣雲縞亦爲裂昏黄撫所歸漾光自傲濶

適郊　　徐孚遠

佳氣入林早發妍在茲辰結侶眺幽渚歡賞寄所新清暉傳遠意風華麗以旬長堤交素綺列栢蔭文茵策杖情彼倚迴洞光漣淪展謔謝日夕恃此

一嘗春

秋園感懷　李雯

涼風吹秋雲飛雁無北向海湧鯨鯢多野荒豺虎
壯西悲秦川流南愁蒼梧瘴東頹海岱間蟣蝨稱
伯王巾幗乘鉞旄猶窺在民上紛紜卒徒煩是物
不可制健兒忧為兵作賊孤雛放是以黃巾徒飄
然恣飛颺裂錦披龍文細縣綴華伏爵酒錢紅旗
擁嬋刀泉傷猶然中原人已作恙胡狀豈無將相
尊黃金自惆悵置四非全璧闇烽思玉帳英雄在
草間無餌其能逆河鼓星光搖車騎四方漾山東
大流血近聞誅敗將遠調防胡兵內伐絕賊吭十
萬非不多貴其速剪盪闢門無鐵樞臨秋亦宜防
猶恐久遲疑即事生鴟梟方今禍亂後橫跡時相
釀棘荊易為林恐或類哲匠斧斧與雲深冥冥漭
霧漲黃鵠不可乘鶖鶴衆相謗安得挽天弧畜弭
射四望鶻鷓空山焚蛙黽江河望四海無風塵儼
然守青嶂

九日登高詩　李雯

顥顥九秋節淒淒登高期長年獨何人秋花費芳
枝樸木競遠陰荒庭發朽思水傷影搖漏月出雲
參差傲然揆所勸開肓絕中挺驤首雲臺勳危蕩
蓬萊消道左不得志浩歎難自持携手觸豪廊相
盻神披離青冥在滄溟幽懷靡所之鳳嘆臨丹穴
龍愁鬱湫池震蠹滿襟佳人臥遙帷雲路不可
即悵望秋風吹

御史大夫裴公撫浙時携二鶴歸山東孕二
雛以為瑞也圖以記之命予賦其事　陳子龍

霁海浩無端白日開高清老雀凌波濤雙羽翩然
明影落芙蓉池滄州渺玉京氣寒蝘高墉仙才飼
牙兵瀛風修神騎瞻望虎遐舉徒存俗羈憒永保
磧士貞玉衣隨素裝放志懷崢嶸芳園蕩禽性幽
人知夜情儼靜濟水上橫翼風雲平和光動儔匹
遠澤胎精英二雛鳴啾啾物小神矜盈日長煙霞
委弱翮霜草成恩皆太古時人鳥無相爭機物日
夜深焚蔬何斜縈物罔智弄盡鼓息阻芽萌天地

巳促儉區區思尊生張公今亞相盛德滋雄名炳
麻瓚岡綱日月在軒檻惠心感潔材清絕成符顧
安坐理天樞繚繞紅玉笙

櫻桃　陳子龍

夏春交麗景當時貢朱櫻携以青絲籠玉盤秀高
盛色若群鮮斷照耀綴餐明美人濕纖指入口神
輕清甘澁本同枝味亦隨時成何年媚皓齒圓的
含流鶯昨歲艤作今倚酒平原城風沙昏乾燥顧
悵烟林情悅斷娃好賜不見青帝華憶昔在京口
碧葉綴瑤瓊态食千餘顆主人贈滿籠即今重對
汝三嘆意縱横此物蔵呈艷我身時時更竊懼年
華衰醜質羞精英

家園詩次年少韻　李雯

平生湖海士特立俯大荒身傀傀豹婆家檀巖林
長結交應劉徒浩蕩聊相當遂枉濠上訪披衣登
高岡仰觀星河深月出山衣霜青崖有孤思顏雲
積澄涼吟呼吐長風碕巖亘短梁脩竹影嫋娟潛
龍發微香驚鳥天上呼神物湫中藏各道舞山魅
苦林凍寒螢幽然石閣女不下瓊露漿懷珮無所
貽採芝欲誰芳左顧豫章本森竦來清商右激西
澗泉濕翠蕩中央煙深鬼厲苦水涸龍鼉傷相覽
獨無言緬冬心徬徨

冬日同萬年少遊横雲山李舒章園亭　陳子龍

玄冬景奄忽蕭森山蒼茫頹岑浩當野黯然天外
涼石壁森崢嶸深澗多嚴霜朱樓峙其間窈窕松
月光永夜宿烟霧獨鳥號山岡夢境有超越及晨
滌餘傷攀首登高臺雲物都荒荒人影亂木杪絕
磴相翱翔遐哉池上飲其樂不可忘名士秀萬子
文苑長李郎身在林泉際思横日月旁明時一揮
手顆言保孤芳

春晝獨坐感懷　陳子龍

晝靜不厭長春風滿闤市荒庭蔓深草搖曳弄晴
爬瘦桑光尚沃隣家蠶脫紙白雲過我居殘花爛
餘紫嘖嘖決鵲鳥歷歷綠樹鮮秋毫涉檀心沉吟
度舒晷幽情懷所寂寞營學遠累戒飲時忘機謝

客斷倒屐沓意難騁息志士古如此干戈日夜多
黎元色如燬兵氣照文登逆謀起越嶲用事臣盜
驕植根有表裏魑魅影太清鈎陳注枉矢時良盡
三木貞夫終朝磯悽惻太平業不見耕鑿育江南
寂寞人浩歌蕩無紀宿好臥龍名勉負華野恥二
十頗有餘空沐老蘭芷恐看豺狼橫俯身默成席
遠患翔鳳凰乘時駕騄駬天運屢通塞英雄達其
理諒非閒散姿何難混鹿豕

欲晴山行即事　周立勳

日開雲未至溪木靜聊聊新柳不知晴小桃紅欲
歸巖谷無移置園亭改舊扉濕光如露氣旱木含
清肥高閣達深淺萬象皆有感沾泥知兔匿安花
識鳥稀因之越山麓暮景晴相依

贈羅華亭敘山　陳子龍

良玉本溫質蘭蕙資深陰夫君金閨彥出宰吳江
潯清風布霞路羣彙肅以森耽文有餘歡彎彼彎
南金藝哉蒲中士窈窕多奇音在理亦無棄殷殷
乃宿心皇塗政艱難世用各異尋旱颶震江表嘉

禾色已黯誰爲神龍質萬里愜甘霖願言捐所緩
專心事保任民命豈無期積儲聊備侵賢達方傾
焦何時揮素琴

從段橋雨泛出西陵橋　陳子龍

午雲政翳其洩烟紛多時文鏘淹宿雨觸波起陰
涯中湖既瀰瀰外流亦委蛇揚舲日弱芷清淺犯
幽姿秋心淨前麓潤曾懷蹤枝仰送孤嶺沒俯矚
潛鷺饑松栢森脩岡傷客情易知莽莽風滿山美
人絕光儀涉水更幾放爲縱閒清吹精靈長寄意
物化特後期緬矣抹芬素瀰瀰蕩遙思

前題　顧開雍

風潭曠客輿窈窕尋幽期裝舲既遒望午溪旋依
湄入橋不厭深北山時遠近塘葉剩晴媚小島翻
陰涯泓光澹遐景潋灔動短移安偶稍已遠迴帶
堤難圍瀰藏嶮層與石曲風聲悲長楸夾松門薜
臺殉古碑宿雨寀不落山鬼含燈吹蕭蕭土中花
紫煙生冷脂不見西陵月年年秋自知

行蘇堤至南屏下　陳子龍

輕舟遵芳渚悠悠弄潺潺雲卷峰外繁雨涓松
際襟潤發秀直空濛含幽麗行旅隔烟水攜荷叢
莽蕩湖山競舉容松篁間藹蔽南屏覆庇泛北亭
懷婉戀日暮虎蹊闢樹暝猿飛細吳客多深華越
歌雜傷慧區中茲遊淸采賞有淵契柔姿媚羈情
秋心良易切泛泛載芬芳朝夕從此逝

前題　　顧開雍

北嶺緬修趾緜婉遵渚廻始情託隔瞰脩涯意彌
沖淺繭胃淸坻弱瀨沘故紅稍左媚孤嶼隔溪甸



豐藻彷彿改層陰上下相冲融寥蒙浩無主微纖
依塘風吐納橋下溪縱橫求所終朝遊濯錦池亭
午恣廻溯湖光望不還蒲蕩南山中紫蔓被淸霞
菱根亂巖叢寂寞漁子興削竹覆魚弓林聲激灘
幽獨鷺鷥張罾淹留戢景深渺神獻所窮

自錦帶塘至湖心亭　　顧開雍

浮水無限綠高涼息大堤殘沉宿岡淸落景明歸
鷺岸道直如馬松風常在溪解纜安中流反顧疑
有倏空光羅未已搖瀉曠容迷畫船沿晴波越女

喧音齊浩浩無時無恐此停逶迤含黛下山勢妍
鏡澄圓睇參差倚大杪湍棒荐脩題薄南悲草多
春秋長汀泥

從靈隱寺上韜光道　　陳子龍

浴氣發層巘下峯秀披扶孤亭倚木下散曠存淸
頫木淵溪尙靜雲暝山復姝廣堂鬱朱草別澗生
青蒲豐與樊絕懸反侵蓮帷迩迤映媚縣路盧折
攸人區幽篁崖媚姿飛泉歷處無鳴鳥谷中怨巢
閱松際俱高閣抱雲氣逍遙闊江湖門山間無人



秋籜相奔趨物慮勞光采遺心適可待

歷南屏諸勝取雷峯路歸湖中　　陳子龍

悠悠長北堤歷歷穿西淚驅車亂朝瞰聯袂上雲
綺危峰陰先冠寂澗影相比烟白曉人淨泉香秋
草亂卷山納藏翳虛巖息遙視碧石青無時寒流
明未已羈心散羣壑美人復何似共棹層霄波庶
荐湘中菸谷困禾黍風渡成稿柚市幽魂撫肅肅
矜情候瀰瀰會拾芳華歸娟娟弄秋水

寒閨詩　　李雯

荒庭集静楚遥覌多清歴深霭晚際紅細草攅玉
碧池凍𩔖魚尾氷紋見鶴跡積翠參列差脩竹响
棲瀏雅意任空叢古人列素壁顔放豈吾懷難與
世相適

其二

歛氣味幽賞霜雪清我襟月逐飛枯桠神與竹栢
深凌嵗桂枝直梧敉青桐吟短褐非吾冷孤賂無
忘心窮山惜哀蒽悲寥𥻵與禽陰霞送日末皓月
挂夜沉惜樂不吝將惻惻愁空林

客窩贈澄江主人　　徐孚遠

水陸通回互日暮且安如小艇烟光裏緣崖得此
居主人農家流門巷不容車朴直寡揖讓爽氣來
巾裾野外少供給截網得脩魚須臾列盤餐傾樽
倒茗醑蔬脩割蒸老設食佳有餘感此意氣厚想
見淳古初良久步沽月散誕入幽墟薄露𩑶草根
竹影淡瀟疎是時林壑靜窈逵遊廣除我行既有
適曠然心神舒

舟曉同方扶子先生武林道中作　　宋存標

舟行浪不起棹影泛星希神感因物作閒見矜天
倏微寒光在水初日綴雲衣倦起憶新夢測幽露
端倪芳氣随風結晨光識其微所上歌緩緩空翠
掃前谿

春季遊留都同社送別横雲山因遊李舒章
園林　　夏允彝

風花與溪水此日舟行宜吾行聊慚爾吾友亦傷
離行行山之阿停橈更凄𢛁山雲杳突兀山骨横
鏤巉鏤深崟窈窕崕崿巖班剝離立老巍競孤屹
凌天委雄勢具萬仞怒浪連雲吞幽泉隔風霄沓
香潛流池鮮碧雲根黑冷青微駭者芊曖烟紛樹
回沫風縈絲携手曲橋上伏石撑幽瀾若甑若杵
日若駟若臥樓丁丁林際墮斷崖閒曲碕誰云留
別久攬勝自忘疲頑騎不帆便偕影越江渚

七言古詩

昆明池治水戰歌　　陳子龍

漢家北闕照漢月楚南積水光冲融滸烟布絶大

秦遣荒唐旄節帝腥風黔巫壓翠綠波紈崑崙洛
梟搖龍宮巴蟒暑飲毒溪水踏歌蠻女挲雄虹漢
威不到劉郎怒剗石燒空剪銀浦旋風捲土移洪
濛劫灰飛盡羝羊舞長安城西星漫池秦家蒼璧
神靈雨猜秋碧落賜鶻遊樓船激浪中流鼓高牙
矗天日卍旗黃姑愁絕雲莽莽鵞鶯嘍藻聲徘徊
老蛟失翼青兕哀北上學技夜郎國美人倚石遊
天臺支祈尺郭移下瀨威名遺作天南雷炎州小
水入涇渭卬竹枸醬端然來從此昆明靜春碧宮
娃染紅青草腰元狩三載工作始叱咤滇王受漢
璽幅員不數義與軒茂陵龍孫其天子

前題　周文勳

長安天子好武節盧胸列陣秋光裂五尺曾通南
滇池戈船夜走昆明絕騎龍踏象天崩雲元鶴初
成下瀨軍甲鋒散日波聲起樂月入關照新水愁
旗欲偃觜星文驅葉勞靡如羊豕十萬中流鼓氣
揚鐵光不暖沉灰紫組練寒凝舞瘦蛟蹙波作賊
羣靡中原騎士北登臺八校從征開卬嶲竹醬

紛紛走上都南滇自繫名王壓樓陽歌闋大駕回
泰巫祀雨石鯨秋水淅漠漠白鶩飛宮葦不來空
舊壘昆明之功天下闊楓香猶含茂陵雨

前題　顧開雍

天府漢朔溺小水擲馬西行能一紙黃雲不落珊
瑚紅日色斜怒火池壘將軍入塞霜屠聲苜蓿葉
就頭蘭箭卬枝鳩鴉一一州丰閱水百初居封禪大
子南朔未可通使節郎當通不得樓船十萬落危
星滇洧難呼滇嶺黑神有力甲下蟠辣穿得湖光



靉靆空一夜雲墩槓刀斗八十九侯飛練艟軸艫
銷浪潑青銅岸頭如草張鼙鼓大旗械劍天欃出
鵰旌捲霧揚淵沏鯨鯢駭駭蒼蛟撥連艘鐵柱艄
宮括蝦虹碎鱗風沙啼中有白龍腥箭苦大將十
年胡月驚洛戈弭汗征鞍嘶此日長安罷行獵穹
廬氣墜成舟楫君王浩浩有神功意寵龍池小鍵
雄懸車乘木報長樂六軍酒臥謝朦朦安得天河
寫秋暮昆明蕩漾祈連直

前題　朱灝

紫氛蕩水激飛鵝蛟螭盤帛烟吐暖牽空黃霧閃
劍花角鳴鼓浪雷不旱錦纜霞拱月抱弓戰氣斷
艙鼓咽洪鋋戟剌青畫舞雪整陣為營與不折千
艘齊突爭騰餘甲光蔽日鯨躍鐵濤攤羽書白先
[illegible]軸艫轉鬪度貔貅箭弩射落攙搶滋玉虹瀉飲
涯成壺石人鬪武逍遥漢火旗走紅隊雲慄凱聲
卷波凝擁臺迂鯨頑甲營止亂

前題　彭賓

漢使不斷天失險買傍舡索昆鑿闢錦車直指跨
鞭長天子披圖志怪迂滇雲斜覆黃屋小盛欄香
桂列纜紙尺縮輕偷誘旁邑買市透迤充神廚長
安明月樓南雲堆排五尺落鐵舶舉頭茂陵捧神
璽鯨鯢戢甲中夜跑封爵列邑誠足多經行著毒
道顛紆帝曰神池不可得從此昆明盜戰艙毒龍
老蛟導武飾畫鷁飛旋騰赤符日弓射石樟聲裏
修風夾木氣象珠浮船十萬星河明怒翻白鷗起
驪珠憍旄羽葆霓旄封禹鬪雌雄精欲枯魚鳴隨
雨地文裂星立玄址天河猛

前題　宋存楠

炎漢皇帝推神武厮養椒房懷胡虜苜蓿葡萄逐
處生蒲梢魚目橫遼數將軍肝膽不顧家陰山魂
魄燒胡笳昆明不搖邪耶鑿天子還知式怒蛙上
林內苑昭武德刀筆因吏適代林金褫玉牘紫芝
泥池沼神靈寵帝力神池柱杆浮天香娃柔管游
擽觖風搖聘挑漣綠蔽膝紅深色綠連愛長錦帆
前[illegible]白魚跳織女捉梭合半女星昨露腦廻文褂
[illegible]日月相對照木綱伏飛只射鵰大魚何仍羅
長患截綸髡索矢報恩德尺獎珠腹中辦君王鄭
重觀兵勅細柳當年在池側珊瑚丈二烽火樹九
華七采銜潮色蒼兕餘皇形障天舳艫飄飄歷紫
烟幡旌旄蓊茫四角乘流突爾誇便旋小翼大翼
若中翼樓船戈船飛烏船司空楫濯黃衣郎鱗屋
貝闕驚戰場旌旗上下紛雜杳雌雄勝負生激昂
至尊王顏獨龍準斬蛇利劍空中引御兵御將奉
廟謨指麾頗聆英雄盡封茅列爵岸頭侯崑崙使
[illegible]河源求蔡姬矯來怒小白膠舟問出周王盖[illegible]

玄壑帘赤羽鐃鼓沉波河伯怖大傅豈是戲魚
龍石鯨鬪忽噴雷雨廻看能盤鬱蟣蝨無小無大
歟情多宦奴內監更迴惑商旅道止戈劫民
墨黑憶萬春戰征撻伐安生民碧空何日天狐落
試問通仙執戟人

廢苑行　李雯

君不見野荒煙灰蒼苑古落石空亭怨秋雨烏啼
時有涼風吹月白獨見魑魅舞荷瀰趁魚黃日下
夜燐飛入鴛鷺徂鹿角余拜供祭人刻毛剛兔脯
胡賈別有幽房深鎖門鐵花重繡穿藤根彷彿猶
聞蘭麝氣綠帶蝶出相翩翩珊瑚鈎折蛉翼斷捍
撥荒芭銀跡燦冷粉生塵蟲網森枯桐落露空清
旦子規啼嘆涼殘倒白狐戴髏望星漢昔時歌舞
亦有神高臺月出鬪夜嘆美人嘴下語園花翠燭
青螢露中散憶昔繁盛稱莫當朱閣繡戶雲滿梁
鑿池欲擬漢太液築堂莫數魯靈光麟髯之簾映
珠網鯨日之光照曲房青鳥啄珠拂舞後草木厭
聞迭迭香竹枝灑題羊不往王顏懊惱紛忙忙題

詩栞壁還痕餘至今藻綉青與黃飛螢滿天落秋
浦玉砌彫甍愧黃土柏梁基上無遺芳銅爵臺前
碧瓦腐玄髮潑酥且娛賓狐鼠瀌樵他日至

前題　陳子龍

荒郊落落行日暮短牆蜀大堤路苑門零落不
安橫芳草何年滿堦前餘花小紅猶照池碧叢化
蝶還能妒燕雛空自有春秋予覩頗厭帘風正陰
竹窈窕山鬼泣夜久燐光在高樹樹影搖月月更
涼疑有香魂夢中度昔時美人年尚芳傾城素宇
遥想當傳宴樓頭半鸚鵡焚香被底雙鴛鴦紫阮
撥兹來古塞明珠懸幕開中堂白日欲瞑水欲竭
舊花不得管鶼鶼舊家亭臺尚未改昔人已去徒
悲傷藤蔓經過蔽幽室架上猶書紅繡裳床前白
粉與獸炭其中往往存鄰梁雨後流沙洗堦圮折
釵碎玉相輝光可憐壁間刺題字當時一詠飛千
觴卽今太平良不易變遷蕭瑟數年事況當喪亂
何所期浩蕩青崖足寂寞不爾歡娛須極意後人
勿復空憔悴

前題　周立勳

蘇鄰夜夢荻楓高秋風向晚白雲勞空堂廢館烟中立聽鳴雨來其曹昔日繁華照朱碧綺窗明月流螢積美人屏障錦繡居彝佩初回玉笙炙門前知草行成行階下淺花亦不齊東樓歡宴西怨嬪夜深往往見遺翁可憐石上青苔痕猶是當年歌舞迹火道鳥啼犹愉朌棟午夜空明殘雲紅臺巳冷燕雙入深竹幽泉多鬼翠荒無發發烏向去中有鶴吹他家湖偶來池畔逢野老自言昔此前



水漬頹垣之中皆深院兒童時復持寶稭斷岸連岡相思尺花欄藥檻為耕耘可歎洛城鄴下皆名勝千秋舊歲銅雀墳

分咏西京雜記　新豐　陳子龍

天上沉沉肅紫清渼王宮闕雀崢嶸長樂殿前拜天子太公寂寞無歡聲憶昔初從豐沛遊少年屠狗相徵求鄉里呼作亭長父其樂不減秦諸侯他時拔刀援龍手相將約束長安裏搖搖故鄉不可即貴人羅落徒為爾一朝天力移新豐萬室巧匠

經營中山東故人歸市里雖存禮數歡娛同人生富貴豈不足何為貧困復堪慕秦家遊俠氣未衰漢帝衣冠禮相謨鳴呼豁達真乃公豁達大度真若翁

前題　斬蛇劍　李雯

金虎東攫六禽奔大爐銷兵騰煙紫那知猶有三尺鋒芒碭山中護龍子參陰楚氣斬若豚區區舉雄安足論七星離離掛日月留侯蕭相功名尋憶昔高宗伐鬼方神鋒藏歲白大荒千年顛氣不可滅再興真人肅世綱此物逆用珠宮秘月色霜華暗中熾雲孫龍膾媒英威柄入椒房與常侍二猾竊鐵無久功興午創鬪非英雄異物不為庸主御銜飈抉雲有所從



前題　慶安世　周立勳

三雲峨峨窈窕居屏風爲玉紫綬舒帳底香銷吁赤鳳珠光寂寞闌干初侍郎締綈年十五善作離聲天下數出入深宮寵愛兼名花如霧巢鸚鵡輕綵蔽錦霞茵玉階紫幄夜漏春自是帝家行樂

從古來不色難沉淪鸞鸞死賤琉璃濕當年寵出
昭陽門昭陽承恩稱女弟輧車迓艷亦至尊

前題　百韻　朱灝

魚咬神糞傾石髓噴沐迎鮫羞作蟬動若魂燕舞
閶風時階上龍乙天怒月珠夜射離畢隨鸞尾雄
鯉河伯起游通銀灣唱罌雲鼓浪欲濟魃神妖如
蟠流涎蟜石岡旱鱗跳皮屏鏡真宿中胎集犯米
鼈吸吐月腦敖大鱓未用加鞭加點顧枯肆能傾
玄冥耳

前題　夏允彝

扶風美人歌吹工相傳約束來深宮自言曾侍戚
夫人大風歌歇隨飛逐夫人妙舞泣鸞鳳綠香霧
霧花蒙蔽君王歡醉看倚劍輕紙薄袖消豪雄于
闥辞沸自于池牽連愛纏靡終窮劫然荒非哀慘
切來自深山數老翁大人掩泣呼如意君王嘆息
空樓樓合幸坐視珠玉碎哀樂無方適所馮猛士
徒能四方守縛縱誰與破樊籠皆驅貌虎入戚門
人無以安房簇一朝化主呼嗟出耀光鳴玉須

史空君王寵愛莫爲承萬古茫茫奠女戎

學義山燒香曲　陳子龍

小欄春放烟未斷靜夜花飛懸露濕楚宮猛獸光
焚焚劫灰葬火香雲流海山霜華枯枝紅千年沉
水涎龍宮嬌娥纖手擘小蛭調紋別觀迎新風玉
鳳顛聲霜影瘦月凉桂嚥蟾蜍闞雲母雙屏酒細
煙夢桊玉肌迴翠袖香壓菉蓮透襪蓮瓶甃肉酸
清晤眠腦手暗帳凝芳譯宇宮妝骨膏蜍妍濃酣
散浪紅蘭液鬢熱粉絨不得惝恍悽星落空光白
春野荒荒艷魂魄

陽春烟雨詞　王元玄

高樓心蕩天收淼微寒渼渼青會洛滿園清艷靡
外沉春氣嬌愁無約東海綃半障妖鬟紅碧邑鬱
綠濕淹風帝女行雲洗柔綠草心絨窄含空濛四
山巒暮花夢客迷幽嫉眼驚帝白大野香動魂淋
滴鬼衣褅墓殷桃夕江南愁絕烟欲遮西陵之下
莫愁家小閨暮暮嬋娟子漸看幽蘭孕鳳車

壯士行　徐孚遠

莫擊麝麝息常在翮清秋脫韝上追格側目凡易
無一迹傑裂毛血不爲强發憤書如所對胸意氣
不如草神龜壽何益青絲作絡帛作幘願逐部護
安西客開元天子大好武帳下奏請不知數朝士
兼假即清階何况能持百石弩中有一人無資蔭
刀頭索莫同行侮長跪臨奴置伍中願作僕人事
府主僕人三十甫夾鈹繡襦歲毯常揷羽軍中遨
次安可期序勲不用門戸爲將軍決策掩瀚海捷
書爵里常若遲幕餘成行不敢撰僕人自贊爲此



斷磨劍刻草何皇皇概成三囊奏明光從此將軍
異顏色豹姿逸機龍雲翔十年持節自開府前部
鼓吹後黃黃男兒不亦即列戟不見昔日異姓王
雄劍在壁鳴何長玉宇肩瑟看天狼

前題　朱灝

騰蹕雄耕番自挾方寸岳立何能平電笑雷訶破
梗壘裂眦倪揄皆欽睛開張須洞出剛角强撐豪
邊決怒鯨歐歔欲氣若蜺渴不墮日車力彭彭七
尸堅持習百勝紛紜安敢冠意械切玉如土石如
柔利劍佩之無腐聲抑覭大武同巘鬬鬼膽已破
神心傾

長生吉甫合稿卷之八終

幾社壬申合稿卷之九

華亭徐鳳彩　杜麒徵　楊□　肅全選

七言古詩

老將行　陳子龍

漢兵誅胡漢南空捷書夜奏烽火紅公卿紛紛選爵里天子大開明光宮是時徽召冠軍侯雲連甲第長安中少年擁擊獻奇計塞上悲歌獨老翁借問翁為誰曾守右北平當年率師臨盛秋匈奴不敢稱其名暗中射石黃雲冷白晝騰虎俱呼嘯徒誇結髮已百戰未得十當單于具每出師錄舊將帳下健兒多專城縣來功高賞不關惟有茂陵輕封侯數奇縱遇高皇帝豈得便與韓彭侔豪家丞相在中下何況長平冠軍真傑者

登州行　李雯

登州城上鴉亂栖登州城中虎交蹄海月靜泣萬鬼室石龜不語聞寃啼遼東小將齒嚼血見虜骨寒工內鹽白紗黃衣擬府主霜戈不知人膏熱赤風追走醒入天銀鎗夜啖弓鳴弦海東已絕安巢燕黃腊飛芻不得使騰腊網下日脚紫田橫山前飽烏鳶　天子防胡凌海水專賜柴節鎮牟子誰知犬羊不在外攙槍枉矢流於此此輩豈必皆驍雄乞活饑民被驅使近聞江南賦斂急十禾安得生萬來反者不徵此倍輸老農眼血對眼帮

前題　作於四五月間　陳子龍

山東無兵八九年遼人一夜成豺虎千村寂煙火微燐邑殘城滿鼙鼓新年轉戰渤海上登州將士屬無數奇旗倒折赤幘來哭聲斷處同騎關發存美女及衣冠兩城百萬今為主昂然橫王二大酋高橫錦纈凌滄州隨風吳越抵交廣東媒虜擊乘清秋窺閩朝議且曲赦此事若威方百憂未亟田橫有義士大者為王小者侯老羆幸亦假雖翼易軍擁帥推犍牛遼東健兒亦愚憤昔日胡鷹獲首領縣官枚爾新長威彎弓射日孤雲冷止今天下軍心強叛將無常盡馳驅吁嗟朝廷方用兵負恩不滅威難行

前題　宋存楠

戎旅騷然年一年泥沙賤貴比金錢蕪然勒銘遲
時日刁斗旌旗紫塞連天驕不道能旗喋詭語從
今事舟併貝闕鮫人供夜漁龍宮海若愁飛涉洶
海覩殺宿重兵毒波駭浪鞭狂鯨建牙設蘸藉彈
壓分廿套哺迎遊丁廿泉烽火孤城援玉璽劍符
重徵遣羅虎千番杵撥催海枯石爛風難便□璽
明神武天怒赫簡書功令移魂魄不割持刀紵自
戕治絲紛理無良策羊羨炎本微蝶熊穴輕啓
全齊哀野寺燒殘剩劫灰僵屍橫道開空櫬狂奔



國狗覓長驅酒溫飯熟留斯須赤眉黃巾正求友
妻妾子女浮珍珠草根白骨青塚哭梨棗蒼鼉銜
腐肉豺狼跳叫狐狸號數下堅城幾破竹幺麼犇
蠹何蠢蠢命輕責重單書緊南北咽喉孔道驚穆
陵無隸魚鹽盡大逆檻車殊鳥獸頭顱飲器千金
購蛙鼓蛟雷霹靂前彎弓射日當清晝坐甲龐狼
惟激求揚灰裂肉能文牛書生膽核藏蓄縮漏師
失馬滋殷登埘更喬兒戲場阿誰城上遙相望
府□怪賊便握手悠忽白日夜倉皇奸執合從將

大還黃官長吏猶搏影民能齊言皆屬齊更漏沉
沉落瓶綆美人怨眼香淚竭寶劍霜花摇尺鐵千
家燈火青熒熒惡風吹箭當空折龍媒倚徙卷蝟
毛俄傳城尉半銜刀咫尺十步莫相顧賢愚貴賤
齊所遺陰雲慘凍烟失路白雪三尺鮮血汗闇道
中函幾一堆四海紛然向東指

前題　　朱灝

關鴉兒譟蠢起金馬走宿園驚冠染雪紫鯨奔東
海海吼逗伏猊夜張蚩尤影穿氣吞城渴斟哽鐵



衣赤雞肉合領髑髏左右封建臺青紅鬼泣無黃
埃道胥汗漬驚黔雷幕竈生翼蛙集鱗鼠嚎犇碧
磨鳥骨豬草布昏義失輪括火焚自巢毒卉方蘖
辰血濺汗駒砌劍花鉄零春妖旗閉斗失東柄斬
魑魅爭華偶人

遲暮行　　徐孚遠

蓑襆少年頗好老公孫已貴伏生微道黃金鑄就
赤霜注騎生齒齒稍負上林葉上林風沙多吹沒
賢達當奈何不成爲君御往來坂坂逢怒訶長遠

欲一言白魚安足歌不如作力遊泰山徒倚日觀
闢天關神人扞關不可攀雲雨咫尺徒爲奸羣犬
相鳴吠老蛟立閶闔背日成安社市門吏皆背然
不然縱横巳成但晏眠從此都去二十年猶能説
項持秦權

前題　　陳子龍

無情忘白日有情泣年期是以衍凝深淵之松栢
蠢蘭千栽梁棟姿渥洼神馬三歲無人乘跳舞朔
風心何悲君不見東鄰嫫母三十嫁老農欣動盛
歸常嵐嵐又不見西施十五六空房怨艶傷失時
丘壑自有物天地何得久相欺風塵稍稍壯士喜
按劍起舞呼龍螭婦人醇酒何物哉不能忽奮雖
驟衰世上白髮紛紛何足數獨我年少劇可危

前題　　李雯

白日白日且安撫吾語若東鄰有好女三年不嫁
顔色盡如土南山皆日龍馬駒農夫傳之與牛伍
鼠焦齒平骨歸沙田伯樂泣之涕如雨珊瑚乃樹
大海中織網不來朱光腐人生不若貫禺桂千秋

歲立空山金鶩飛飛來復逝

西陵曲　一名西冷　　顧開雍

勞勞怨雨孤山秋一天帶綠寒啾啾湖波頹光咽
不流紅燭作土剪暮愁桂洞苦茫墜涼蓬暗泉下
道銅鈴炊鼪鬚桂樹突青晴老松剥鮮濕丹髓冷
霧撈朧白草長螢油無心懸露光白日幽寐叫高
鳥黑石平聲碧花熙求蕭逐狸澆椒蘭三尺燭鐵
吟哀湍流年一度彈落月黄昏不還淚如髮行人
夜夜塘浦來欣芙殘霞向馬延樓臺半人江沙鼓
斜曛光彩愁無蝶莫忘紫蕪人間路西陵橋下吹
何數

妍歌　　陳子龍

青玉流寒雲照臺雙成弄影香霧開鴨綠屏風緑
玫瑰縈嬌綺艶雜烟來紅絲沉沉壁開雨銅鋪凍
斷幽紋古花更搖夜蘭思苦銀燈背人浩無主嬋
娟抱夢歛魂蠱春山人懷隔秋浦敲墻踏鸞望河
鼓我爲楚歌若楚舞

邊風行　　陳子龍

十月居延逢草衰黃風吹沙萬餘里落日半照牛
與羊入暮胡笳馬上起枯桑淅淅雜聲來城頭鳴
角何時已千峰齊過玉門關一聲夜渡黃河氷鵰
梟宵明豕戰場白骨青冢燐光紫此時將軍歸帳
中霜戈壁立月在空金鐃十部盡胡樂屈巵舞女
酬新功美人起唱伊州曲颯然四坐生悲風回首
中朝冠蓋子賜貂方出明光宮

前題　李雯

胡雲欲斷黃沙吹邊風獵獵嚴鼓鼙龍堆之下寒



日瘦四山夜紫霜下旗將軍骨在凌河戰今旧凌
城積氷霰白骨有我同袍人化作飛塵來拂面胡
兒錦衣拳茸裘漢兒單甲鐵兜鍪自言委棄沙場
裏朔風何不吹髦頭

壯遊行送董子也　陳子龍

董生今年匹馬走江外我甚疑之久徘徊蘇臺侯
忽滿天地諸公寂寞無雲雷中原惟聽白羽簫無
京誰築黃金臺九關秋風虎豹怒三河曉霧鮀鼉
來拔劍斫之非汝力蕭條千里空塵埃董生笑謂
爾不知十年以來昔好奇結交半在五陵下學道
時歷三山期方士新獻歷虎術厮非能獲射鵰兒
去年便田地肺山今年牧羊東海涯我輩龍蛇不
可測豈得便採商山芝渡江十月淮陰城鳥鵲鴻
鴈相哀鳴黃河獵獵吹天外彭越落日高原明山
東故人久相待有與君子舊知名昨夜山中射鬭
猿解鞍且坐為斛烹官軍近日渡膠水鯨波餘孽
猶縱橫有書可射聊城下有酒可却萊夷兵忽然
念作并州歌快旅夜走桑乾河揚鞭入帝里宮殿



何㦸㦸稍易儒冠升學士董子省其舅學士公歸來仍着紅
錦韝亦有金張共出入豈無李趙相經過選人不
就太常祝夜飲不逢小尉呵燕姬二齒那可留散
然太船凌滄州尺書別島劫奇計樓船屬國總遊
遊或回榆關外轉歷青海頭但言邊西業不宦遊
西錦白衣緩帶河海客挾策且試東諸侯長揖高
坐諸將上紛紛恭佐無風流拳髮又出趙郎郭見
將西入秦長安雲中北望虜千帳榆林鎮烽遙貫
蘭將軍守邊盡金注王金設險無泥丸高旗大纛

但強飯短刀長鋏憂忘養人生會當有鱗翼蒔衰
便得成羽翰萬里之行豈足道青天肅肅路漫漫
我聞君語生雄風燕南冀北萬馬空或授黃石書
且還採藥翁朝泛鐵貊境暮宿新秦中古來萬雄
各如此後人戚戚何其窮我今亦將取侯印移封
更乞蓬萊宮安能徒作老文士天下健者獨董公

池上寒月與客集宗遠園亭限如字　陳子龍

碧雲素月相踟躕九秋楚客神淸虛流烟娟娟[illegible]
廣除高天飛霜獨愁余幽潭不動寒有餘枯林疎
簷光崎嶇上有棲鳥下有魚群影淡艷傷黃疎命
客爲我停望舒既醉且攬雙成袪妹身凌競高凉
居何以贈之璠與璵今我不樂將焉如

前題　顧開雍

四天寥泬平凉居寒秋欲進聲踟躕獨月皓露瀰
廣除蒼茫侵人涓涓初有客浩淡來何徐長風拂
林紛蕭疎芳蘭不盈開襟裾與子嬉遊摩笑蔡嵩
言淑明充子虛危霜夜重光難茹烟姿偃蹇愁疲

余淸娛支持留歡噓孤窪叫嘯依衰膚瓊雲泱漭
進青車泰山梁父歘趨起羅衛星漢留焉如

前題　李雯

高天流寒雲不舒秋娥浴藻疏清除鬱盤堙路巖
中踌上有高木凉以魚皓鶴醒塞影上居欲鳴其
寒步爲除披衣拂袖霜有餘星漢離離愁照余仙
人不下青玉昔瓊瑰在懷將安如終筵坐起嘆客
裾飲酒極樂悲來初

前題　夏允彝



浩浩無主開凉初氣連積影消淸渠疏雲澹宛將
馬如長空寂淨遲哉虎鳥暢合拂森旋廣空庭羅
月光紛挐狂呼烈激歡林闌稍鶴巧舞其來徐急
罰槃我濠上居醉歌欲極重欲歔寥寥風樓攀愁
余焉用解憂攬予袪

青溪城望天馬諸峯　顧開雍

城頭草深馬尾青白雲拂樓千片明遙錯八九眠
不起中懸一峯縹渺子參差坰莽老綠平山烟如
啼春鮮炙昏蒼浩浩理難收眞宰頹唐青冥愁聊

睨昃桂長天路人向此中空光度

### 秋旅行

顧開雍

江干蕭瑟哀空茫城頭落葉依枯霜翔鴻相失鳴悲猿桂花不白沙不黃鏡湖百頃青頹塘千年沉綠愁相忘古木老聲高無光禪房月落辭廻廊闃蟲急響馳踉蹡星河羅列何成行下堦四念憂無方朧朧滴露思中央朔風齋栗來中商羅帷森森秋在旁長關腸子傷中腸欲明不明酸清厩遙傳海上吁怜息青煙不絕燒高岡黑夕登陴忞危檣使君發卒如蜩螗出門蓱游未久常越州迢遞春車輾殘音自理安硅璅黃昏無言支謝跡

### 春暮曲

朱濟騰

鶯啼柳弱春無恙到處逢人慣相向烟絲風興酒希微絮散花飛更搖宕道旁路熱香塵漫謝妹嗜袂羅衣卷碧草襯鞋泥未前黃蜂撲面香難遣銛深蓋重自然驚欲語還停更有情漠數纖指傷娥李明歲還來底下行

### 鳳蕩圖

朱一灝



山靈厭寂家羣愿皆貌得從毫端幻龍蹤贊玩盡指名移置不離雲物間荊驛拔石亂青郵古僧千歲自賜來梁身崎嶮洞命懸雷巖已長寒風栗襆頭大小隱林臬芝頂可採飽游屬雙筍解籜露玉青照磨潭作銀瀉錄鶯蜓仙掌瘦看魂五老不知甲子促應真洞口烟可耕響嶺大木向背顧木蘗纖珠絡玉絲聽詩之叟若顧談白雲寨內鐃鼠雲靈巖滴盡渾沌乳平霞玉屏囲義鞭風旗天柱空成鋸卓筆自出獨秀華玉女惟駕雙鸞步石龍戰海勝吞湫橋渡神仙愁墮纓參差皺透逗天聰魂骨善化凝鱗兔版障奔霞列赤城䟺嶺待登留古駐石門飛石瑞鹿峯剪刀欲截紫宸路穴鼻幽旻闢雷雁邪那對滕鸞星吐鳳項猶不拒鴻人歸撲倫洗珊瑚骨華陽灌養秋月丹梅雨猶飄徵沫髮攀九嶂嶂每含珠丈陵臺襲色俱飛藏辰昇覞珮孤光燕尾梟飛裂玉肯部景不啸行春梁丹芳巴開天蓋啸四十九盤真宰迷內外二谷發險荀觔竹澗中展齒徂十八寺布烟兩畝寸替道祇具五

丁撰綠管青綠素齋

五言律詩

春望　　李雯

春事莽無窮煙花赴北樓沙柔浴鳥喜藻合戲魚
留萬木開巖色五湖淨綺流亂離聞不少聊樂是
南州

前題　　周立勳

春平流野色雨外落花初紅滿鶯啼得青留蝶意
徐孤村芳樹靜高閣冶雲舒兵甲傳齊魯江南未



攙鋤

前題　　陳子龍

春深天意靜草滿碧無聲野濶烟難並山濃雨易
成火應殘海國花及綴江城掩抑傷心細吳農且
放耕

前題　　朱灝

舊條懷新霽歸花因草雞廢鬱青亦藹悍水白爲
欺業冶通朝晃絲遊忘暮思窄堤寬柳帶倚鳥浴
猶疑

前題　　顧開雍

城外春難約遙青畫可名遠烟淡林畫薄雨滯川
晴岸帶數家暮橋餘一板平江南多媚日天地不
休兵

前題　　宋存標

不辨烟中路孤情黯自消柳深鴉隱背桑長草齊
腰霽破日光濕帆移樹影搖意隨春近遠送目入
層霄

對鶯　　陳子龍



啼魂時麗艷軟語待春催麗曲溫香裏美人烟霧
疊雨深花幕病日弄柳銜詠造次憐看汝遊絲可
自媒

前題　　王元玄

小舌何乃縱趂花雖不爲猨聲欺蜀帝急語盡吳
兒惱亂醉愁夢雞棲迷蕩思芳春啼恐盡逐去最
高枝

前題　　彭賓

衆鳥知時早流鶯嗥翠新誰雞晴日煖相引對鳴

春柳帶數聲怨風廻湍水蛚蹬枝吟不定毛羽且
須珍

前題　周立勳

前林香泯泯小羽接枝飛間睆啼紅暮天深欸翠
微鸎鳩安近意鷹隼足危棧湘浦空烟外雲衣暫
與歸

前題　夏允彝

花冷縉雲薄柳濃蘼霧深美人發清嘯流水傳空
音急管烟樓澁新簧綠影沉窮途春未遍度此啓
遐心

前題　朱灝

綠光鶯度細紺幕轉春機聲溢雲猶遏啼翻花已
飛碧樞嬌弄帶黃稠拂昏衣遷影風猶顫翔空破
玉閨

前題　宋存楠

朱檻艷光滿流鶯詠曉晴縷衣春護惜簧語枉分
明鶯孌游棠畹街花柳絮輕幽棲閒不擾斗酒爲
君傾

江南贈別　周立勳

吳雲高未收離別在中洲蘭芷牽芳恨芙蓉濕曉
愁波聲微動月山氣遠疑秋解佩無言贈湘江夜
雨流

前題　陳子龍

自古別思地離筵意渺然雨深南國暮雲滿北征
年飛盜悲橫塹蛟龍喜浴川時艱更行役大祗象
幽燕

前題　李雯

攜手清郊暮江波意渺然青秦開亂角吳楚未孤
煙谿靜鳥虛睽巖高熊欲緣未知安枕是況復畏
途邊

前題　夏允彝

江南烟水闊城市亦蒼涼魂斷花飛辦心傷草蕨
香鳥翻洲渚白帆帶荻蘆黃京洛風塵遠尊罏應
未忘

前題　朱灝

江花流去顏缺月欲歸環螢兵貧匪未離雲入別

山帆成未脫葉翠作比飛鷁天岸爲鯝鱉分汞雜碧灣

前題　顧開雍

江流懸六月客意薄三吳拂映辭楊柳揮雲遣鷓鴣旱城多瘴苦（時吳國大旱）兵士亦憂虞君自中原寄愼鈎倚大都

前題　宋存楠

別浦遙遙路相思何處樓帆輕淮雨出夢白楚天浮烟水蒼茫事笙歌次第愁雄心尊酒盡安得爲君留

病鸚鵡　陳子龍

久爲羈幕客心性學吳姬同悴風前伴相思隴外知多言老更甚解夢病增疑莫厭樊籠困春鷹不敢窺

前題　李雯

豈無樹海思空伴曲闌愁孔雀休云妒雄鴿吾意羞殘香憐翠羽瞑目傍銀鈎恃有能言智敢爲僕妾謀

前題　周立勳

高樓思不靜頼爾結幽心欲去雖忘舉能言且未深將籠窺月細碍架啄花禁懶與園林近愁時聞素琴

前題　徐孚遠

鸚鵡恣奇慧爪生仰玉懸近人分珍惜强默遂支離會見羽毛損寧辭讒口疑放歸不度隴日後得還思

前題　彭賓

花簾愁日夕倚爾伴微櫳不容身先失相思夢未通綠衣羈客瘦紺趾困樊叟遠掠驚迴看藏身幸主翁

前題　朱灝

羈絛已訓氣語默未謀時久怯朝陽色唯牽舊隴思溫蘖不媚聽振影是中醫羽翰難重刷如新增徽悲

前題　顧開雍

老碧愁龍係圓吭滯小紅懶拋青鏁冷性損鴨香

朧來朧說支慧入宮語病工彷知馴主夢辭粒學

修聲

枯損　李雯

幹自青銅立枝非鳥雀安沉濃思昔蔭疎老未云

殘自月憐彫影玄霜擘古寒遙知風雨夕歌響夜

珊珊

前題　來灝

鳴骨咽朝濕夜風未語深鶯無憑夢影雨失洗華

心寘節不罔閭虛中可返音倚空難俯斃合體斷

分陰

早春　陳子龍

嫩寒猶傍雨鶯弄促芳春香洗憐梅舺波遊落鴈

臣山光開小羽雷勢發羣鱗空野烟雲薄迢迢倍

損神

前題　周立勲

春至忽無迹日光動柳姿故寒寧在水新事已歸

時梅暖花香半雪殘鶯語羈暖山初麗色少婦莫

相疑

前題　彭賓

勢氣動偏疾初來野色移晴芳動有托餘列惜非

宜啄雪鳥欺暖迎香花失居未知寒已破兩歇覓

支離

前題　朱灝

東雲已失所鳥語不枯寒波止光猶廊柯參差已

乾燃梅月假道絲柳霧香聲羣影動封碧野岑騎

寂寥

前題　顧開雍

春光復欲至經物亦難知寒煙猶相失新池曉白

斷到花不定蝶招柳欲奔姿最是清思發無聲草

待滋

前題　宋存楠

今古江南思年華遍歲時暮帶嬌漸出草長綠能

知暖日私花氣輕風入柳絲江阜擁妖麗迎袂且

遲遲

歲　李雯

幸與草根別猶分日月[illegible]星近相接耿耿自能

將不甚辨眺翁偏宜隱竹淋諸蟲復何意乾野夜
行長

前題　夏允彝

羽翼誰所假欻然盛光輝或云小草出自作繁星
飛疑焰然空小難厭入幃微熒熒如可久不道聚
螢非

前題　顧開雍

虛堂暗通夕融融度冷光星高不帶草入靜欲逾
牀遠客三更別支離半骨凉因人豈無意小照自



微行

前題　王元玄

宵渚亂華清微颻敢自明失炎因六月不寐獨三
更雨重時投幕風高欲繞城無爲暴星翻昨夜動
攙槍

前題　朱灝

蒼暮識錦里木無改火篝飈空縮月地飛翠散零
城猶益香鬟熱能含王腕晴諸山乞小照風向不
烟生

曉　周立勳

鳥飛分夜色雲動散朝光曲幛餘佳曙虛窗入早
香鏡奩初達曙發髮未成行誰念高樓外寒風與
雁翔

前題　陳子龍

空光雲外至淡灩散林烏殘月初回夢幽花漸入
圖乍明羞障幕先煖照笙竽行樂如昏旦華年不
可俱

前題　彭賓



殘星猶帶渚庭燎尚餘熏煖閣侵爐氣幽思接露
文華飛枝曲亂小曆辨痕分放覺曙窓裏雲來鐘
語聞

前題　朱灝

勞星亦成覺光歷已爲吏問影沉消息依形淡有
無穊空濛不滓微沒淨非遺共漾晶盤內神居似
得圖

前題　宋存楠

此景正如何朝天佩玉珂深黃候日月淺碧辨山

河朧塞因程遠夢花憶夢多更憐羅幌裏霏雨失
湘娥

燕巢　陳子龍

海濱羈旅客幸托画梁宜養子仍能體污泥不在
卑知兵營暗壘識向避非時莫恨秋風散華堂今
致危

前題　夏允彝

綱羅横林密未若依人舒嘆息語其婦辛勤營若
處墻闈不厭因兒女行森如所願曾留爪年年無
事居

前題　朱灝

瑤光欲藏室避戊建歌梁卜向難開北安焚猶宿
堂構戌䑛儒蘚影匿戀梁鄉不昧吳宮照新泥免
故傷

楊梅　李雯

是物矜清夏蒼山一夕丹霞光甜入被瓊漿細便
餐釀去寧香齒殷餘漉白圍吾閑多内熱不遺植
長安

前題　陳子龍

盤餐媚朝日五月艷新姿絳雪寒清樾明星綴瓊
枝體無原廟薦驛少後宮馳分餉江潮士流紅亲
越絲

送董子出塞　李雯

董子竟北去朔風秋塵揚飆芝不待長拔劍良有
光燕市訪屠狗龍沙好秋羊丈夫自有意時俗識
清狂

其二

公業食不足季心天下知由來游俠士所貴行藏
奇西北風烈古關河對虎疑莫隨李都尉匹馬陰
山陲

前題　徐孚遠

董生長寂寂况乃當秋高劍氣方鳴璧鷹心在厩
韝聊書諸將蕭燕市酒人遊遲子度聊日應為皇
甫留

其二

結客裝千萬東臨遼海陲平沙迷塞色落雪壓征

裘決策敵逼敵開圖子叢儲千年傷老大托意在吳鈎

其三

聞道長淮北連天毀鋒鏑魚能浴廣陌貔虎怯平川好武今何得博遊有歲年且尋高士榻直下漢樓船

送客之歸皖桐　陳子龍

昔歸秋色盡落葉九江哀宿雁依寒水游蛟避古臺銜餘鬪馬在棧及木牛來（解落之銜作木牛）霜月横吳楚清光送客杯

卽事　周立勳

天地原非爾山川亦有羣草深風不去岸盡水爲分晴葉蜻蜓戲晴沙鸛鶴勤客愁容易得衰亂復相聞

夜步　王元玄

草細通幽路雲香接暮衣夕陽烏際淡初月烟中微野火亂林石碧雞來作乖悠然夜遊子惆悵[illegible]寒輝

卽景　徐孚遠

茲遊得首夏風雨晚晴移虛磴分流細深篁引翠還鴉歸知暇豫鶴飽看傲差我亦悲生事登樓盪遠思

前題　朱灝

輕烟自無悶綠藪鳥偏窺花盡無心地雲攀蹈照池林招光習息閣立景能隨棲步苔層左函幽已破詩

晚發婁江　周立勳

臥起畱朝日開船得小寒山雲連雨暗江草入風覺天勢容高阜容懷在遠灘無慙遊計拙秋色白門看

早發　徐孚遠

早發孤城外綠流宿霧中野航分岸出村樹入烟同高枕負微日長歌想大風生平多道路愧此北飛鴻

村行　周立勳

散漫平蕪勢沿流覆淺塘日光雨[illegible]白樹色霧前

黄江米荒村市湖魚別浦橋梁空行欲止春思別
茫茫

送杜岡思省覲温州　陳子龍

小舫逐烟姿君行知有思涉江神女賽度嶺石門
詩明月夜深綠陰峯暑到遲聚歡應好夢我意欲
相期

舟行即事　徐孚遠

風波猶未惡衆力已云蹉斷岸奔流出廻舟滔日
斜驚魚没近渚孤鷗啄平沙斟酌征途事我行亦
有涯

中秋一日別横山作　李雯

日暮風林肅雲歸征鳥浮殘崖能自古幽徑易為
秋高嘯呼龍聽長吟與鶴謀牧樵時有意問我在
園丘

其二

宿霧有時積連峰不肯平風臨巖際静花向暮先
明發啣聯秋竹蔌香胃野萃懸藤有孤致山鳥
能驚

墅期別業即景　陳子龍

晨光風渚淡首夏濯羣妍遠浦估船泊高林梵鼓
傳岸香藤羃水墓濕草深烟盡日荒郊路江流同
去年

其二

雨淡海棠外春深弄小紅猶殘花夢積已入夏雲
中深朧常藏雉江清欲下虹農家早妝麥宮吏曉
年豐

其三

虛室河干靜青苔深淺同漁蠻絲網月龍女繡幡
風麥秀歌村老蓬辛泣小蟲避愁無地好踏徑瞑
梵宮

夜眺　徐孚遠

難忘此夜月良久佇空林清影散幽壑微吟起其
禽風寒木葉下雲臥石苔深漠漠天高去相看獨
撫襟

曉意　李雯

斂墅寒原外孤庭亂木中雜霞停晦色清吹入高

桐村靜砧舂急星飛鳥雀過蕭條最無事閒久獨成翁

晚寒愁坐　　周立勳

萬樹斜陽裏啼鴉破後歸籬邊殘菊墜野徑短花肥孤意難憑几愁心未理微無端憐鏡影巫峽故雲非

幾社壬申合稿卷之九　終

幾社壬申合稿卷之十

華亭杜麟徵　徐鳳彩　盛翼進李雯選

五言律詩

行樂詞　陳子龍

小少通輕俠，家門事事宜。初成巫雨賦，新聘茂陵姬。玉盌分長樂，珊鞭賁月氏。青樓隨意入，不信有相思。

其二

高樓臨曲沼，朱檻動波瀾。別院空歌舞，中堂列羽觴。難愁三婦艷，早結五陵豪。夜飲何能健，深寒解玉欒。



其三

珠簾花正艷，春夢入葳蕤。碧玉籠嬌鳥，沉香洛小姬。早冠迎劍客，畫飲試箏師。日暮歸何處，綠楊柳林。

其四

池館新歲剎，來尋舊酒徒。水擂開曼衍，春健借樗蒱。宮媒豎奴舞，裝數嫌女扶。自矜能任俠，有客履明珠。

其五

誰家好男平，甲第五侯中。世爵當橫玉，先朝有賜銅。雀屏泰鏡，碧鳳桃漢環。紅鶴恨難爲，宿長歡敕小童。

其六

清尊仍儒雅，風流不負身。性能通樂府，名早厨騷人。小史句箋賦，青娥搗藥新。詩成花幕下，燈火曉留賓。



其七

待月樓頭宴，霜飛龍腦處。賜欽裝翡翠，壓袖小麒麟。閉幕矜歌妓，持金看洛人。溫柔憐激宕，意氣性來新。

其八

出徹平斷道，紅妝隊隊霞。採花望楊柳，踏鏡理琵琶。佐酒龜茲舞，傳聞大宛騶。醉嬌聯騎去，油壁跪還家。

其九

春江紗含雨錦纈濯烟姿繞岸聲歌合沿溪香粉遺佳人沈玉珥神女獻金支彷彿陳王事年華不可襄

其十

未極人間業寧知眞有焉碧雲扶殿閣素月館嬋娟穆満旌旗日劉郎陵墓年若云天上好何不遂神仙

憫亂　李雯

致亂非今日傷時獨野人甲兵天下半徵令歲時新厚俗知明主群疑歸柄臣如何舊封壤一任見荆榛

其二

學盜乃甚易為農術已窮飛蝗愁鼓壘竄角怨秋風爭穴背韓兎當關誰消熊十年大流血廟算訪群公

其三

斬鯨竟何日受鉞乃紛然留盜貽天子糜金衍歲年邗航戍吳越車馬怯幽燕年少淸河客觴樓



獨可憐

其四

土著避羣盜翻然調遠征民流譬主客卒博自縱横雄特先乞活陳吳亦戍兵幾人廣武歎孺子得成名

感秋　李雯

遂有冷秋意空庭落小凉晚花濃判日病葉墜先霜爽動宜鵰鶚驕騰間犬羊郊原最愁寂瀝酒對滄茫

其二

寥落生閒思蕭騷宿我胷天高了不與野淨自能供木末芙蓉見皋蹤薜荔封明霞如可擬幽意渺相從

其三

四海鬱兵氣山川尙有姿登臨及今日幽滯失良期不解洛生咏能吟豪士詩閉門聊自臥亂石適相宜

獨立　徐孚遠

岡立長城暮因來池上亭疎林延赤景高鳥下青
冥亂水歸舟急繹村漁火熒砧聲無意緒遣我若
爲情

避地　朱灝

清涼以利見米性去炎洲七戸謝聲木九關納息
楷雲開無住地花有不時秋臘氣神樓結唯栖大
塊舟

雨　裴允彝

溟濛原樹合心遠動無涯墮鳥餘煙惑歸雲滯影
聆肥添山意重綠覆水容斜杳雜愁難次沉沉蚌
晚霞



舟泊　陳子龍

舟影清虛斷秋炎日夕加幽燕傳漲雨江潮灰霍
沙越女櫓鹽橋村童堰水嘩曇虞萬端在行旅莫
長嗟

偕諸公集盧氏　陳子龍

俗士久不遇雅人天下稀文章矜意重遊戲壯心
違塞北聞兵聚城南見鳥飛諸公無寂寞日月未

坐非

冬日遊小赤壁　周立勳

野橋臨斷澗開徑入藤蘿水亂山光動草涼雁影
多更無青嶂立惟有白雲過細石皆文理徘徊此
一阿

再過澱山湖　周立勳

百頃平無岸浮雲細未連鴨兒圖白渚鴻雁汶青
天島嶼斜陽樹桅檣獨夜船應分帝子淚瑤瑟理
湘絃



漫興　李雯

日星家林暮雜禁鄉鳥喧爲雲總自去鐵鶴歸無
言歲月英雄悴江河盜賊尊吾聞徒步客薇蕨外
能殘

偕萬年少李舒章宿陳眉公先生山房　陳子龍

與客俱好靜夕陽水上來遂躡晚山下顛歷幽人
端島鶴振風起松杉入照殘夜深更語笑明月畏
相看

其二

連袂上雲岫，寒心各自知。頑營高士墓，乃築仙人祠。（時先生方營生壙、葉呂仙祠于其旁）江海鳥飛內，禾霜月起時。書

畫林木下，浩蕩不能思。

晚宿野市　周立勳

荒驛真成古，凄涼雜暮聲。風烟聊散漫，雞犬似逢迎。百里遙鄉思，孤舟繫客情。愁邊多畏物，猶有未啼鶯。

宿山園　夏允彝



山氣下蘼蕪，香花動酒紅。虛泉通石蔓，細鳥唔藤風。道士松下笑，小樓深夜蹤。凌晨尋雨葉，歸袖濕蔥蘢。

夜登虎丘　王元玄

我來遊此境，再見經營初。小葉綠崖出，高榆帶月疎。石平開面勢，澗古盡幽虛。坐久微風集，吹笙下碧墟。

長州路　顧開雍

冬塘獨木路，歸鴈照寒沙。白霧兼波潤，黃蘆倚岈。

斜客行何處，暮落日乃天涯。念此茫茫者，江楓點數家。

其二

日晚定何去，荒煙與斷橋。平田出野燒，村祠椎枯蕭。牛明巳眠地，鵝巢半渡潮。傷心波浪闊，遲暮一寒樵。

發金閶留別陳大　徐未遠

爲客無端久，揚舲在此晨。歲寒常惜日，衰斂每嫌身。小婦還梁苑，東皋憶仲鄰。幽懷難自理，清嘯發



高旻。

金閶道　徐孚遠

小艇衝烟出，蒼茫罷此身。溪行常失路，鳥語辨清晨。客思如流水，天寒猶釣緡。予生或有托，風雨即河津。

曉湖初晴　周立勳

日色開湖昧，羣峯來曉清。鶴飛晴不下，鳥沒濕猶經。大勢趨山盡，微波與岸平。西陵宛轉地，歌舞爲誰成。

晚入西湖　　顧開雍若霖

湖水秋夜白。瞑雲時在巒。帶堤煙勢直。過月櫓聲寒。入北半歸樹。浸南純定瀾。紛紛鳧鴈起。搖碧倚闌干。

晴湖　　顧開雍

宿霧初收態。瀕青有定姿。畫橋分嶂脈。丹閣攬湖斜。娟娜涼通水。秋花香吐漪。蒼深何限理。入目已透迤。

雨湖　　顧開雍



昏川浩平夕。雨容參差微。急鳧沖葉沒。鐵塞揣亭歸。鐘濕依山遠。風吹到墓非。禾封翻舉網。燈火對丹圖。

山樓夜意　　彭　賓

肅氣澗四野。高天皓月流。蒼冥稍幽目。清迥入寒洲。北澗響枯籟。南池起鷺鷗。渺思不可禁。孤眺獨深抽。

立春　　夏允彝

新雲雖窈窕。霜雪不辭春。花柳更相慕。清光藹厭人。年華多寂寞。日月半風塵。莫學情如水。芳時最損神。

前題　　李　雯

何事東風急。飄颻又逐人。不知歌管意。誰與歲華親。物色自相媚。羈愁有此身。五湖青草動。別是一年春。

除夕　　陳子龍

城中百萬戶。繞繞管絃前。風俗隨鄉古。烟花隔歲妍。未應悲白髮。能不怨芳年。明日春光滿。經過劇可憐。



前題　　李　雯

小館清池凍。寒城暮氣紅。辛盤傷老大。鈎戲憶兒童。人世荒亭外。悲涼繁會中。生年未三十。髮鬢欲慾愁。

燕巢　　彭　賓

寂寞雕梁意。璀光星散依。紫泥動細葉。黃口惜新衣。鵓鴿知能避。蛇狸覺汝肥。飛鳴聊自好。詎足息深機。

五言排律

重經孝陵　周立勳

萬歲松濤滿，千盤輦路長。華夷還界限，天地隔蒼
莊。虎藏金輿，秘龍遊玉殿。涼衣冠留至德，風雨散
雲先。翡翠籠烟重，麒麟石勢張。勳庸皆賜家，宿衛
餘勝裝。南紀騎如嶽，西陵儼不岡。識圖真有待，宮
闕壍相望。一自步留宸，常思豐沛苑。赤烏曾置璞，
朱雀舊浮航。衛氣先年滅，皇風此日揚。應知卜洛
意，推攘竟何鄉。

卷之十一　八[illegible]堂

春寒大風雨竟日分詠水讓居　陳子龍

負濕恣佳興，天風動碧洲。野雲紛亂甚，潭影澹茫
收。聲雜情難定，寒深春不流。柳沉狂絲泛，花損瘦
紅愁。小寺鐘搖暮，孤村樹學秋。長蕉思卷障，夾栢
代張油。蓑色聯青草，漁絲起白鷗。蝸生盤蘚院，鶯
夢結重樓。雨外啼鷄重，烟中窗鳥浮。繡唾奔峽澗，
幽渚憂蛟鬥。病對魂尤欲，詩成客進愁。人今無好
事（物自長雨不至也），景勿服常遊。歷霧矜清夜，空雷過瘠

丘竄與忽蹤，至稍愧鄭莊鄰。（予復以與當[illegible]者遂至也）

爲杜徐西悼亡　陳子龍

本自巫峯秀，移來茂苑鮮。綢芳杜有若，求種楚爲
先。劉女門仍大，衛娘家更賢。小樓餘碧玉，曉匣棄
青鉛。理鬢秋蟬見，飄裙春燕穿。桃花嬌暮雨，蘭葉
破朝烟。龍臘燒鸞帶，龜珠飾鳳鈿。紅紋紗羅織，綠
水軫初旋。繡蝶金爲剪，枯榴荻化絃。珊瑚扶鼠筆，
蛉粉扶蒸叢。現愛琉璃疊，文多絨玥編。書名傳弟
子，新詩助仰仙。紗繁憶持贊，鈞藏閣放拳。素娥雲
作扇，青雀羽成船。碧石溫香露，瑯玕刺寶耕。佳人
方鳳舞，公子政蕩肩。陽肉臙脂樣，繡肪瓊琚邊。犀
釘涼不捲，熊席暖飾妍。白龍資朝染，黃膝燭夜煎。
歡情二千月，愁緒九秋天。急雨催銀箭，狂瀾撼石
連。飛花傷要渺，落葉病嬋娟。紅壁釭搖滅，丹幡篆
召還。玉妃呼月御，婺女失星躔。閬苑悲離寉，人間
泣杜鵑。返魂香自煑，懷夢草空眠。稿藥先奔羿，凌
波不姓甄。抱寒吟桂殿，流涕坐芝田。荳蔻心猶白，
愁著藍竟玄。空餘龍綃襪，何用比肩鶼。不見雲爲

卷之十二　八[illegible]堂

兩常看水逝川劉郎悲毒石移滿弔寒泉銀鴨衣
猶熱金蠶髮尚纏韓馮飛側側秦吉語僎僎覓斷
燈初淚神傷月再圓自多新宛轉無復昔因緣熊
膽口中苦馬蹄雲外牽莎青神女塚頭白小姑篇
脣子九節草貽郎七寶鞭相期同不灰愁悵白雲
年

病鸚鵡　　氷存標

春老香難護深閨盟易寒長疑代鼠禍不是畏珠
彈絨舌驚河鵲隱形藏鏡鸞聰明防衆忌啼笑向



人看棄婦羞同遇孤臣感萬端多心經莫紀狂疾
賦誰刊久失雲霓志空留明月壇雪衣應有塚翠
項苦無冠滅倖鶴來弔開籠鷹欲替六宮愁發詩
三詔侶應單性慧偏無命愁多何所懼故鄉罔消
息肯使羽毛殘

七言律詩

感懷　陳子龍

北風日落海雲黃萬里江南愁政長城市荒荒淹
歲月山河歷歷散氷霜家無百項惟供客囊少千

金不治裝莫道重論遊俠事中朝冠蓋本賢良

其二

神京爽爽古幽州紫禁烟雲屬御樓　天子新添
太府寺羣臣多拜大長秋簿書衡石皆秦吏封事
飛霜半楚囚奏對即今誰便殿幾人江上自披裘

其三

北極朝廷倚玉旒千官嶽嶽自崢嶸外家難治椒
房重察子風聞御詔輕蒲幕赤光燕市俠連宵白
羽薊門兵公卿此日多籌策徒向　神宗說太平



其四

軍府烽烟雜雨霜盧龍萬馬盡雲翔已將國計歸
中貴更發兵符遣侍郎虜部徙庭秋上谷饑民舉
火夜平陽君王留意安邊策西苑親開內教場

其五

文登窮冠夜傳烽高壘蛇盤第幾重豈止東兵能
壁壘更無島帥渡艨艟五家箕指三冬盡千竈炊
烟萬馬供最是堅城宜早下誰人百道一時攻

其六

老上金人不祭天分明題轉殺胡年牛羊耗失息
南牧風雨揚殘滯北還東甲政宜謀馬邑罷青羌
是奏甘泉紛紛漢將檻車後獨使中涓控九邊

其七

中原側首半蓬蒿丁壯江南盡輓漕武備向誰訶
朔勇冠來無傷太行關監明倚重撫金部簿內
經營仲賊當若有王楊能事主何煩桑孔計秋毫

其八

謀國登壇事事能榆關胡騎日憑陵惟呼將士分



三協不會諸侯祭大凌西極大攻齋寇盜東首天
與費金糈 至尊愁坐承明殿諸老從容是股肱

前題　李雯

出府清羅近我廬平寒萬里接桑榆東御龍朔西闥
剛使身困江陳長嶮近廳馬迷乎年少事詩書空
被布兒嗚壓梁日仰知何益應有侯芭亦未知

其二

揚州歷歷櫓清華煙景滄茫舊帝家歌舞半銷隨
世事蘇才徒橫壯天涯建牙今落材官客微倪皎

勤油壁車聞道禾嘉近無恙莫從滄海問星槎

其三

紬繪萬斛樹雲撓江米如沙中使催玉粒幾曾戰
士飽朱提擲自絕邊來和戎魏絳今多事誇虜王
恢昔異才最是臨期費惆悵度遼紙上說龍媒

其四

紫極神都稱冀州幽燕霄際望龍樓諸公歸畢平
臺穩 天子雲衷青壁愁累若殿中新御史平城
闘外大長秋更教內院三千騎天策將軍居上頭



其五

桑乾亦自號黃河昔日天驕曾此過邀使至高
深耕法歌辭諸吏盡嚴訶若盧夜泣冰霜重江海
秋風澇鵰多 聖主搜才窮禁闥豈無龍驤在嚴
阿

其六

諸將東征未凱旋黃雲白骨尚紛然如何皮島婆
波使卻似蓬萊方士船不夜城邊守孤鼠之罘山
下候烽煙孤雛已付驅蒼兕猶枕雕戈望遠天

其七

精新廟筭卻匈奴更使當塗一事無圖計總歸中
謁者刺奸還待執金吾滿山白甲皆蛾賊天下黃
旗盡兎株幸得五原天奪虜陰山夜雪不曾踰

其八

少府何無耿壽昌度支不見賈弘羊均輸自是安
邊策平準猶文足國方追錄太山窮會計力田著
海貯敵倉更虞地大人民衆尚有紛紜勞　聖王

前題　　周立勳



冰霜清歷見寒門古道迢迢隔暮烟家本刑名難
去籍身非房杜倦遊燕二十年冬夏無知己十載饑
凶有稅錢日月易流壯盛裏不關風物亦凄然

其二

遲遲車馬此神京甲夜猶傳召對名相國分曹論
冠蓋侍臣開第揖公卿朝廷遷客皆言事邊塞臨
戎自請盟愁數子雲甘寂寞南郊烟樹日崢嶸

其三

不堪日落照榆關西望燕京指背胭餘孽自更龍

虎豹新軍未學鸛鵝班馬斷雲棧傳烽近鴨綠江
寒轉餉艱最是安邊多將吏却令風雨送胡塵

其四

長圍十萬赴登州白骨成原旌旆愁戰艦風高懸
不夜成臺日落旆之罘觀軍中使頻持節叛將連
戎未解鍪若憶黃山闘說誓故人東市失封侯

其五

當年文社亦縱橫結客論心舊擅名百代興風歸
吾黨三吳落日照孤城明時願佩多柳得下瀨周



郡且自羈觸足和逢天下事難言蓬蓽可遺榮

其六

愁看馬影度寒原歷歷諸峯一望昏此日黃巾窮
歲月連宵白羽歷乾坤天涯流客終難遇國事誰
公未敢論不識銅山奔走路棠梨花滿幾家村

其七

金陵景物謝家多猶憶東山載酒過家月自生琪
樹外秋風欲下碧城向萬方搖落餘絲管六代繁
華盡綺羅走馬驅馳曾洋渙秦淮寒雨夜蹉跎

期八

南浦烟雲不自愁故人零落已先秋十年著作
方信千里交遊晚更收夢到青山成永訣書留華
閣見貽謀素車白馬真吾事鷄絮何言賦未投

史子

開滇　　朱灝

碧雞関漢長妖纓赤白横馳逐彝烟魑魅吹風猶
蛸勁蚺蛇樾日不知年益州饒勢盤天柱滇海騰
波便地船未洗甲兵河夜動蠻雲亦復帶腥前



前題　　王元玄

滇池東去走雙魚濮獠猶含古段餘漢月千峰寒
刻木蠻雲萬里動征書兵戈接勢初開課雄節辭
威已滿艦中土即今戍馬隔樓船未解下軍儲

前題　　陳子龍

萬里朝廷恩澤偏益州偏國漲妖氛微候年少心
懷土使者談輕血染雲倒水飛蛇吞漢節叢臺在
象械蠻軍樓船未建高旗月誰有相如喻蜀文

前題　　彭賓

練雲高出濮城屏蘚石斜侵蒙詔碑漢使浪傳蒼
碧檄蠻軍直負豆菁旗播胸瘴血埋天飢進耳巫
烟擊地祗莫道此邦瀛海外遙聞舊戍共朝儀

少年　　周立勳

居近新豐識帝家生年十五善琵琶秦樓夜入明
珠帳蘭錦朝迴玉勒斜風細綠衣從射雉日微紅
袖試驕驄猴多少諸侯客絕塞功成有鬢華

前題　　陳子龍

蕭蕭灞柳幾春姿玉勒銜杯人不歸射虎月塵弓
影瘦鞲鷹風疾袖痕移藏星醉入青娥館留夜潛
行黑帝祠驃騎既封胡虜弱年年征寶稱佳兒



前題　　顧開雍

生長燕山宿將家十三走馬出胡笳黃金不惜盡
窮劍駿骨雕千加挂車觸辯語云隴右李風騰定
是曲侯邪君王欲竟西羌事白髮關門理歲華

野祠　　周立勳

江頭細雨竹花輕古屋荒涼綴暁鈴鳥鵲遶巢遲
夜月君王遺像照殘星寒簫自閉村巫祀廢鼓猶

來山鬼聽不及田家香火重年年社日走魚腥

前題　陳子龍

禾黍灣通小徑邊橫溪石馬臥寒烟畫圖說像知
異俗題額荒祠設幾年安穩燕巢繡幕起居龍
女利花鈿老巫𡚒後神靈歇刺鬼做做舞廟哭

前題　夏允彝

出出風嘯空篇悲綸紛莎蔓纏雲旗黑陰凝霞斑
鬼顱穿溜斷崖砰祠鞘習蟄留酸猶拱鼠傳糞飛
騎掩瞿[illegible]排[illegible]徐帳來徙蛸曆前村曾臥犁



前題　李雯

落日沉沉原草涼頹紅荒碧亦祠堂神鴉豕樹哨
单殿鬼馬脫體送砍廊篝火夜賽巫舌使游光晚
出村心忙只今苦歲魚腥儉風雨搖蕩神靈像

前題　王元玄

南嶽尊峯稱秩禮一樣風雨亦靈祇稻畦春浸題
神路竹塢宵聞祭魅詩尨卜樑誣香漠漠村巫脖
步舞做做可憐難餧供輸役賽鼓今年且沒祈

前題　宋存楠

極目蒼烟翠蔦羈碧椽獸尾立鼓危烏巢松栢翻
殘黏童牧牛羊下斷碑翡壁霓旌金鬼魅平田野
燒出琉璃殿勤俎豆酬與祭黃土辨持白玉姿

前題　徐孚遠

荒烟道廟點蒼蒼風吹蕭疎蕩日凉栢古巢烏深
沒樹壺空遺鼠獨遊梁賜倡騷瑟常鳴頭壽載參
差靜掩芒多盜且須勤禱祝齊巫歌舞八祠忙

前題　朱灝

郊荒壘日聚鴉村獨水兼天痕待吞靡草却烟傳



碧火纍藤居魅出鑒蛇臺承泫露滋幽泣幢飽麥
風嘯舊魂雲路耿光侵月炙若連斷碣自爲鬬

前題　彭賓

獨樹溪頭轉廢祠雲迷伏獸意難持烟餘香積黍
時閃獨末風傳巫氏辭鬼嘯兩廉釋尨墮蛇盤曲
蔓遠林疑青壇燁火時陳燎莫說新年報賽遲

避地　周立勳

忽忽乾坤寇盜催江南無雨亦堪哀時危不得舒
籌策主聖何妨敝草萊已歎黃金能結客敢

白石白迴瑯琊殺氣高邊徼邊海征人日來閒

前題　夏允彝

山東豺虎新成長江外征輪帶甲傾世亂不關林
壑盜時清何得厭談兵未隨管氏遊滄海且結龐
家事偶耕天下英雄廣武歎幾人草澤就聲名

傷春　周立勳

黑紅繞日傷春風萬甲齊光海岱東平陽草凉新
燕巢小城花隱碧猶通軍輸欲渡淮烟櫃使節何
來塚識空極目東塘愁遠事莽齋能結且相同



其二

桃花漫漫水爲隄戰骨初高新雨迷沙暖鬼歸愁
自習海家鯨起勢難禁壯鶩遊快鶯鷹潮嶼島鼓
亡泣鼓鼙中使頻傳催賦詔不將芳草事春哇

前題　李雯

碧動江天萬里姿中原此日厭旌旗青袍白馬縛
常事玉帳金鞭何處施河北不聞食桑椹海壖無
路貢離支低飛鶯燕猶無賴啄蕊銜蟲春日遲

其二

其三

虎嘯一夜變難詳帳下千羣成虎狼突騎不羈避
水戰歸師翻作濟西防博徒中立將軍急劍客招
來中使忙羽檄不須頻召募于今戎伍正飛揚

前題　陳子龍

江南春放五湖東花氣傷心萬國同旗表烟迷金
馬廟海濱烽迫魯王宮占星夜泊蒹葭雨結客朝
隨楊柳風猶是太平無早計茫然舉事爲誰雄

其二



香靜靜破甚春愁風動無光不媚萱蠻陣從排雀
怯鬬蜂衙不靜爲分貪苔青昏眼文理塚星白蓋
雙劍破函沉罔幾添燕社雨欲酣無圖夢無廊

前題　夏允彝

春入平蕪花氣流淋漓蕩艷不相收江南波瀾摧
輪急淮右煙迷榛莽浮光搜春山妖暈月抄肥齊
海血殷洲登樓愁望梧空碧弄翼新禽詠解擾

其二

梧搖新草含天碧柳疊愁煙恩不斷黑水風翟擾

陣雲遥壓海春寒上國花前慣酒難南毅莫欲殘
羽送北軍不解栢脂餐朱旗日擁宮中使白鶴無
勞枉後冠數泣江南荊錫予十年社鼓不成歡

前題　朱灝

桃然烟幕似傳烽蠢動東方鏇盡從月射就弦猶
引滿榆錢催莢不支供風生口角多談虎雲鬪心
旗有見龍 龍有關虎見 鬪扇欲修違毒霧春瘴難泣積
愁封

其二



烽罷荻傲短服雕弓誹格鬪雄心半落在封侯

前題　徐孚遠

聞道妖星經海東正逢南國洗花紅新鶯相語多
怨耳故柳長飛自逐風擁甲蒼黃歸士變建牙遷
次大官同人人頗牧憂　明主領護還須出禁中

其二

作健東其近上京春來消息未分明已傳薊北羽
公節復斥淮南表弟名沙漫綠國沉折戟風吹碧
浪擁懸旌獨愁田客連餘勢出沒烟波未可平

技藏蒼梧日冷楚雲危鹿頭芒惡横鋋戟貂尾啼
喋東鉞鹿　天子勤農曾下詔來年秋稅近春追

前題　宋存標

感時無計挽天河憔悴春雲酒一壺風雨妒人花
信惡列波隔岸夜愁多涕應唾海全無謂笑聊轟
雷可奈師來刻悲第倚日落首敎北上漫揮戈

前題　宋存楠

將翻花路勞華騮恨碧羅紅志未酬化地紫貂朱
夜鬮南人白日黑虹愁流古瘦骨知青塚征戍狂



深愁柳葉護烟霜不及兵前學翠翹鴻射來臺京
月暗燕焚海昼漲雲悲紫貂刻玉鹿標轟白馬横
金虎識旗不隱未能當任俠擬辭黃綺結衰絲

雪　陳子龍

札札紛紛弄雨工紫皇新在蕊珠宮初隨碧海五
更月旋舞紅樓五夜風孔雀尾翻金照耀水蠶絲
織玉玲瓏年來耕盡藍田玉止有盧家堂更空

其二

西母瑯玕飼鳳凰粉飄銀漢隱紅牆連宵樓閣能

通火永日簾櫳不避香三尺縠人冰作剪五銖玷
射水爲裳裳鶯蓼綠迷雲路指點青溪白石郎

其三

桃引紅牙簾卸犀絳紗漸漸小樓西竹房半欲塗
雲母檻貨全驚吐火矜鴛尾曉深連玉樹鳳棲朝
起路銀泥依稀不夜城中夢恨有寒啼碧野鞍

前題　李雯

麗藻迷愁不可支瑤樓高在碧濤湄猗蘭薊蓋憑
鸞馭紺綃千樹儷翠鴛鴦帳小開琴靜悄青城不



夜鶴稍稍趙家玉體矜寒際可要墻東射鳥兒

其二

帝女瑙寒施誕粧玄洲瑤圖更相望燭銀夜照飛
瓊入瑯實先教青鳥棠天上可曾栽白符人間多
自舞霓裳楚王既晏章華醉翠被濃香倒玉床

曉將見紅霞羅積雪　陳子龍

積素荒荒更不開咸池返照白龍堆已嬴滄海塵
三斛更接天家酒一杯絳節仙人雲府度紅鸞帝
女玉山回可能同藏魂猶斷漢武雄心曼倩才

前題　李雯

通白高寒意未收夕陽閑射閣西頭珠塵谷量輪
青瀚瓊液壺傾儷聚洲鶴鶴明童廻錦袖絳綃玉
女欄星聯紫霞宮裏淮常事散作登樓一段愁

觀治兵累日　周立勳

天狼昨夜下吳淞次將論兵屬仲冬月黑雕弧疑
射虎霜清組甲似騎龍扶胥晚陣攻闔合鼓角宵
嚴訓練重莫以防胡非此城只今闔海正傳烽

其二



落日喧喧呼噪通揮兵指办事稱雄連年烽火咽
喉城盡日旌旗首尾中戲士樂傷爭鍵槊帳兒習
射隊持弓東南賣海爲遊騎更取艨艟俱阿童

觀射　李雯

平原草短角弓深年少分朋出射堂銀鏑入風驚
鐵鶻烏㖮雕日傍垂楊只今四海多傳箭幸有三
吳未戰場身是隴西猿臂種可憐無力下天狼

聞山東捷報有言　李雯

開邊三齊海霧開封孤雄飛竟何才將軍戈戟田
横道誠虜腥高韓信臺始見臨邊多壯士莫言要
笄不驚雷中原有此消羣盜鐵騎無煩再北來

其三

千騎東方秋戰天幽燕諸將解圍還波臣不與餘
鯨横內孽誅爲胡虜先出郭人民求橡養歸村農
火帶烽煙頗閙　天子安民詔牛種明年賜福田

初夏雜感　周立勳

蘆風散雨入行舟蘭槳蝬催自客愁野綠勢能齊
遠樹山青事不到孤飄何年兵華東方隘今日性
輪大地求父老勸農勸發土江南無黍亦堪蕪

其二

風雨何愁四野中開渠納水亦淙淙柳溪不動雲
手下麥隴初除燕白通詞客飛騰歸黨禁孤臣荒
逮豈天夢便應扶策投　明主坐對青山未可逢

前題　陳子龍

麥隴初晴烟火收碧溪水鳥踏新愁吳農減食窮
懸耜淡使乘俯閑滿篝寨北呼庚終餓虎江南分



野木牽牛幸無自惜疲殘骨此地忠勤三百秋

其二

江南風雨綠初滿有客登高意不平鼎衡矢前飛
北地此明錢尚阻西京宮人新少傳封事常伯徒
勞典禁兵願上洛陽流涕疏更端歷難漢公卿

前題　徐孚遠

高樓翠雨暮烟弁入眼麥渙拔絲平播殺豈勞
聖主詔賜年常苦大農爭青苗馬上不知數白給
鈴前只署名幸有江南添息壤泥塗禹貢未分明



前題　彭賓

海濤吹雨棣花秋軟土新畦接細流草具暫充欣
野食赫書飛下飲青疇士膏盡農推南服天府實
爲困一州願得極邊多戰士吳農力竭未能休

其二

定綠流煙不可收羈愁無限暮登樓雄鳩得主能
讒鳳聲鶴驚虞思近鷗　天子沈憂獨胡虜群公
大業極微求無才不得誣今日管樂悠悠空白頭

無題　周立勳

窮陰漢漠下重帷，撿點寒花雪後稀。鵲鬧和泥繫竟打，銀河不斷鵲曾飛。最憐酒醒初回夢，更憶歌殘自理撤。神女佳期原珍秘，高唐一賦有微辭。

其二

秦樓消息意難孤，玉管寒吹永夜徂。翡翠疊稍連菡萏，鴛鴦宿枕綴珊瑚。已教北燭幽期斷，未信南鴣恨事無。寂寞鬢雲愁不改，傷心豈復解吳歈。

前題　　夏允彝

天上行雲未遣收，人今獨立鳥多儔。曉花惟有芙蓉艷，斷水難禁蘆荻秋。已絕商絲怨楚雨，莫歌黃淡賛吳愁。江珠洛珮尋常事，偏我含思弱白鷗。

穆天子　　李雯

穆王昔日厭皇州，白首增城號壯遊。天子龍鸞雲上出，群臣猿鶴野中秋。西來草木多英興，北望河山足冥搜。玉果金背攜滿轂，瑤臺猶有盛姬丘。

前題　　陳子龍

穆滿西征天外期，弇茲日影動旌旗。赤烏美女新參乘，蒼璧氷夷導六師。已有笙簧歡阿母，尚愁雪凍殤姬。猶恐漢帝誇神馬，徒築崑崙使者祠。

景陽井　　李雯

宮井當年飲翠華，景陽休唱檻庭花。不堪羅襪欺寒藻，曾有燕脂染落霞。永夜銀牀轆曉綆，千秋玉砌咽幽蛩。可憐僕射選衣鉢，素頸殉王獨內家。

春夜深雨聞鄰家絃弄　　陳子龍

曲巷通煙泛柳枝，輕寒玉箏黑離離。肥香會伴紅絃語，密雨遙籠白紵詞。風展小纖聲入瘦，夜沉空艷影爲姿。蘼檻愁絕王昌夢，春氣虛無嬋暗時。

有感　　李雯

費拓亭亭倚墓[illegible]，七年廻首怨秋雲。極知溫玉冷來冷，可奈餘香積自聞。綵蝶凝來裏翠帶，蕭霜想已拂羅裙。勸書久傀韓憑鳥，和夜吟思待君。

中秋風雨懷人　　陳子龍

誰將幽怨度華年，河漢濛濛月可憐。落葉無飛妖夢後，輕綃紅冷恨情邊。青鬢怨路蕭聲歇，白蝶迷魂帶影妍。愁悵廬家人定後，九秋雲雨泣嬋娟。

前題　　李雯

桂樹飄搖尚有枝芙蓉細瑣不成帷如聞瓊珮秋
風細雨何處娜娜明月簫清白廣陵空夜雨珠明合
浦隔雲帆飛鶩已滿江河陰會欲乘槎拜武夷

至韜光嶺　　周立勳

一徑雲開萬竹光樓高細霧辨微茫空浮江白來
鴻雁全擁山青雜虎貐海昏氣涼秋大出松亭日
靜曉逾荒即今天地皆兵戰極目中原未可忘

前題　　陳子龍

鳥道斜盤亭午時清秋高閣動深悲湖山雨浸雲
生雜江海東風日照危入檻尚餘鳳勢到人誰
見虎狼姿有檻有虎穴句暂年愁悵偏方來吾輩登臨樹
釣奇

渡錢塘江　　顧開雍

江畔陰雲直午昏潮聲大出海東門山鐘到岸愁
分越吳鳥投沙秋背轅勢灶火紅通馬戶江居民畫皆
潮東畔連下舟風白入牛渦其中不至入置書頭者盾氣餘通以與壽夫敵爲響
昔時名舟日下東之不容知不所察性而玄濟猶此身尋人風投而之大江至蒼茫射
誰知何力攬上城高勢拒蛟

同遊陸文定公墓舍　　陳子龍

斜照松涼小徑明紅橋繫柳晚潮平玉魚鄉露湘
澗冷祠墅秋風和黍稷有樹艷牽霜後色隔溪香
斷月初情高原當是埋愁侶我獨傷心野老行

前題　　李雯

曉柳秋蒲迴曲瓣低欄清影暗吹芳栢蘿罨罨新
滅辟城岸離離欲待霜劍佩如存遊月出麒麟不
闕暮雲長茫茫直視皆塚壘獨向平原打夕陽

夜夢登岱　　李雯

身臥江南遠海邊夢飛何事故遲遲雲旂不阻神
房過岱氣能通日觀天鷄石歸潮洗襟袖吳閶立
馬帶風煙可無天子登封事願助金泥玉檢靖

即景時方立夏　　周立勳

樹色含烟日走西暗雷晴過雜雲低高樓欲斷千
門雨曲沼曾過二月撕舊鵲銜人猶健舞殘鶯過
客不難啼相隨故事惟庭草翠竹流光綠與齊

前題　　王元玄

高閣陰霞沒且遙竹涼隨戶納聲尋小魚戲浅雜

饑態老鶴交飛未肯眠粉蝶障孤猕數夜空倉鬭
鼠饑哀煙郡家忽忽憂兵火一劉良籌已弄全

野泊　尉立勲

春陰寒雨滯歸程對酒難歌倦後傾折柳何年惟
別恨看梅此夜不同情煙留遠樹村先暗風散平
江波乍生白鷺雙飛蘭槳外愁看山靄暮縈縈

寒郊野坐　夏允彝

古壑平煙貯晚寒清郊遠浦淨漪瀾竹竿梟梟青
無數野日荒荒紅不安秋去高林凉古殿人依宿
莽竹歸途何當騰氣蕭風上千騎雕孤射雉看

春盡　朱灝

離離緗帳那紅非草木留香雲拂衣山帶貼空鼠
作節花身腰遠水成泥野收迷藤晴消亂林養深
蒲陰透肥已老碧絲春遣別聽門苦長暮無違

前題　宋存楠

幾日春光未恐歸瀟爛妖夢吐薔薇欄桃不夜珊
瑚色玉版今朝珉瑁衣遠樹碧雲濛翡翠游絲濕
露濺珠璣爲憐燕子香泥重金屋殷勤更啓扉

輿刑壬申合稿卷之十二

華亭杜麟徵　徐鳳彩　盛翼進

七言律詩

霞起閣即景是日立夏諸同社咸集賦詩見

日　陳子龍

聚窗細細幽夏初凝泉滿入夕陽姿。細煙時上花臨鵝遠。聊常含日中蛇老竹走寒穿廢寺復且飛暑見荒池家時江米將清晏扶客登高且賦詩

寒月在池上作　李雯

碧雲何處是幽期。悵望樓吟往枝。獨鶴數聲霜下影。飛鴻嶽引月中思。丹楓石瀨黔三次。玉笛能傾假一卮。只有鄂君餘繡被。病然語夜深悲。

廢苑　朱灝

華氣雖過幽不時。翁遊每快聞樂聲□□□愁亂花自歸存亦開寵裏竹畫房猶為燕樓臺空席草曼枝。荒延殿月光離鬼蔓藥無能自攝圖

客居越州值有兵警　顧開雍

越國流離半藏城。海州殘夜角争鳴。觀潮使者無



□□□水從兒今軍兵。公等紛紛戍北寇。吾行狀少丙南征傷心用武難爲昔。一鑑西風秋樹平。

對秋月悵然愁遐思　朱存楠

風前一葉驚高城。金井凉生伴月明。秦地河山飄縹緲。漢家宮闕峥嵘。千門露冷瓊花落。萬井烟銷古戍平。獨立尚憐秋氣肅。天涯行役不勝情。

其二

玉門何處古凉州。鐵騎長驅說未休。羌笛漫愁青海月。塞鴻應度白登秋。荒城匝地狄烟斷。落木關山畫角愁。一曲離離誰望決。游龍脫水喝刀頭。

同遊山莊次勤卣作　李雯

寒日登山事逝幽。蒼崖携手暮雲留。孤雲無侶親鷹樹。壯士相依問古丘。望極不來雙白鹿。月明先入小紅樓。脫巾醉倒眠青嶂。阮籍當年自勝流。

初夏　周立勳

高雲含暑散輕雷。平野茲荒綠勢迴。萬戶關扉遲麥壠。一鳩鳴雨過花臺。城通北浦春流盡。路接西山暮色催。寂寞殘紅風不起。愁看燕子踏香來。

前題　彭賓

南風吹老豔陽天綠綠亭亭靜絲點朱實已從細
鳥食葛巾欲向嫩篁眠醉鴆獨立婆娑樹孕翻相
飛入水田新雨夾裴齊補種肖家數畝青蒲錢

病起　李雯

病起忽欲開秋雨白雲不合相離披亂驛如織失
靜樹渴烏相呼來清池坐上樽中竟何有脫巾豁
朕空獨獨銅鱗揚水灌松下憐汝憔悴生枯枝

漁火　顧開雍

細雨連潮夜點紅南屏鐘鼓下魚罿谷圖瀰角低
懸網伐木隨天直射蒼巖寄柳深星帶火船頭風
翻勢如弓黑光鱸豔火驅夕待月登樓自遠空

闇公彝仲宗遠勒卣臥子燕又偉男集王默公書屋　宋存楠

野水蒼茫近酒家孤洲芳嶼護蒹葭晴雲抵暮疑
蒹雨獨樹高原自落花紫網織鱗陽挂綠白鷗振
羽出平沙莫遲盡醉今宵話錄漢秋容萬里槎

野坐　周立勳

殘雲滿地此荒丘不盡斜陽與客愁直北諸山來
大野近南一水入與流蒼凉浦樹先秋變寂寞溪
烟向晚收獨坐未堪悲往事酣歌今已到紫樓

冬至　李雯

日下狼山只漸長月中青女更吹霜高樓玉笛愁
無緒小苑寒花近有香氣暖瓊泉龍睡足風移
湘煙行客自憐獨望滄洲外不及葭灰一寸揚

謝人貽牡丹　李雯

小苑紅銷顆玉姿清秋琁閣更相遺蒼烟輕籠朝
霞種銀鋪微施香麗時欲採瑤雲傳曉夢將溫羅
薦待春期知君憐我多愁癖曳雨牽波引豔思

生日偶成　陳子龍

問汝此日何高眠風吹碧梧徒自憐程生嘲客始
三伏（六月一日初伏）鄧禹笑人已一年（時予年二十有五矣）擬勸文
章北海上隨將射獵南山前功名細事尚寂寂刪
敢輒欲為神仙

其二

擊劍讀書何所求壯心日日橫九州顧狩大兒又

文學雜學小弟馬少游不從側身老章句豈徒拔
策干諸侯閉門投轄吾家事與客且醉吳娘棋
家童梢桂予不能止也傷而賦之
李雯
滿滿兩香鎖翠翹竹枝深擦隨輕綃玄鬢已去空
回首月華根本恨哀參無復吹妾憐月姊猶餘芳
思守青蛾迴官欲貌夫人影蕊帳珠襲冷碧霄
其二
何不移根天上栽紫皇玉女數能來有香自與閶
闔病無術能如樣不才山鬼旌旗獨空翠仙人英
餌半荒苦沾衣久已承佳惠懷袖臨風不敢開
十月聞雷　彭賓
疾雷不合下霜朝況復無雲近鼓妖豈有宗君拜
殿上武驚光祿舞天騎東南赤魃寒猶縱西北貫
巾久未消不調　聖朝頻覩此欲修封事問丹霄
獨立　李雯
碧天空藻敵高委獨立丘園多所思客愧博徒無
賦氣身非才子有僦詞論交四海將安恐託志荅

生長自憐文舉元龍今見否恢奇浩蕩是否師
送方扶予入都　陳子龍
與爾常期明月居中原江左昔人悲賦詩高飛嶙
龍語說劍著談將相奕子暫每勞梁帝都朴宗儒
為漢儒師艱難莫悔安危累大半談兵可救時
前題　周立勳
官舫踈簾進晚凉岸商徐引綠花香去隨薛激謝
光白行近燕山日氣黃詞賦激昂難寂寞才名清
切會飛揚漢家同異諸儒事歷落雄心覺大荒
前題　宋有楠
垂楊掩映繫征鞍尊酒淒然斷浦寒京洛弟兄傾
蓋數江南山水別離難烟雲翩予臨風繪桃李成
蹊傍日看從此振鱗滄海澥金門紫鳳碧琅玕
贈彭城萬年少　李雯
龍護汲堤踦偃碑彤樓清館傍河涌已為來玉才
難盡更擅莫愁家易知戲馬臺邊楚日月歌鳳亭
漢威儀千年伯氣今安在併作君懷綺結思
送萬年少還彭城　陳子龍

飄雲變錦濕玄霜永夜蘭橈小帳香冬煖鏡奩飛
孔雀月明紈扇畫鴛鴦大江北渡吳歸客舊楚西
來漢故鄉指點橫塘春事近莫教愁悵鬱金堂于萬
約於明春納姬吳中并聘吾輩

贈龍舒方密之　李雯

知君枕檝下錢塘贈我驪珠青玉厫洛下玄談輔
嗣少諸劉文筆孝標長驅車千里運求友仗策三
秋不自凉顧盼英雄饒壯思廬江不得有周郎

前題　顧開雍

大雅風流事不彈多君千里共盤桓和南未詔書
名重天子間時賦草寒今日珠璋盡東海應稀期
月掌能歌夜際四顧高星斗指點能人路已深

過桐城方密之於湖上歸復相訪贈之以詩　陳子龍

小雨烟波碧可憐殘荷衰柳各娟娟才人南國悄
紈扇秋如西陵怨翠鈿秋痛扇舟能望氣夜樂古
廟半談天蘇來江東論兵者大抵風流似晉年

其二

仙才寂寞兩悠悠文苑荒凉盡古丘漢體昔年稱
北地楚風今日滿南州時多作竟陵體可成雜樂聲猶
且剩微辭戲玉樓頗厭人間枯槁句裁鄙弄月書
三秋

送勒卣之金陵　陳子龍

憶得秦淮舊酒樓無端不見又三秋當年經薄詩
宮體此度凄淸滿石頭白羽新軍懷楚練時新軍金陵一渡單
黃雲俠客動吳鉤即今天地多兵甲勿向樊西
問莫愁

其二

十二城頭江更寒君遊此月動波瀾芙蓉子夜倡
樓迥鴻雁商秋古殿殘湖內於今蘆鳳隱歌中轟
是識龍蟠生平寂寞孫劉業空老周郎張自竟

其三

南朝子弟每論兵獨恥爲儒風調輕吾輩近來與
劍客君吟仍作春歸生鳳臺夜色雲中鈌鳥替暮
光柳外朋儔過東山思舊隱永嘉烽火取縱橫論

入太學故有諸生之談
句時溫州有警故

其四

勿將禮數例朱軒更有風流猜飲餞自擲紅毬趁鞋

南國可傳自許到中原湖名玄武開濱詠山號盧

龍像薊門懷古公卿懸散燬鑄心模業典難論五

送周玉二子入南國學　李雯

秋濤如洗千峰色別緒時開豊厲來猶有儒冠行

不料丸飛撒窓方猶不城嚴折凉風落鴻叢秋

砧蘋角催江左風流應未盡莫辭攜酒自徘徊

其二

我生不識金陵道君後倦遊思惘然更著青衫稱

孔子羞歎知劍向江吹雲歸東南陵歌衛術西

湖不挪運秋氣滿天鼙鼓亂昆明當見習樓船

送董子北遊　顧開雍

秋約吳江萬木清送君驚媛理縱横廿年塵海要

餘學九日燕臺論劍名殷策解環遣聲皆深個人

次獻商兵書生賦草能當屬得似驃朱薄紫宸

贈轉運崔使君　陳子龍

閣嚼青霞天外開陸離珠珮照樓臺賦才新益

詠物應知貢珣琛南楚毬鞬歸微吏東來賓

幣擁青材明時漢吐輸邊策轉運猶無才使相

爲徐西挽内人二首　李雯

連枝繡帳不成雙珠箔無聲玉漏殘鶴擊蕭蕭隨霜

月照空室迷延翠燈寒可憐交甫懷空珮不信秦

嬴騎獨鸞烟澌沉沉碧岸遠難携螢草問珊瑚

其二

羽騎高飛絳節飄朱顏不住此逍遙猶傳猶弄金

鈴簇鸚鵡仍綠銀蒜條初撥紅珠圓夜夜誰言碧

樹冷朝朝玉泥自向雲中姑室鎖藏製楷摴蒱

横山觀風　李雯

山樓不耐又驚風催日崩雲夕望中石落盡從飛

瀟下凌生不許釣竿通居人拾草椒巖際饑獸叢

毛蘆笛官不是良朋深樓螣難羃寒火聽歸鴞

前題　周立勳

空山絕壁見莓苔朱閣斜臨石勢迴龍虎崩餘荒

井氣荊榛無復野雲哀侍郎開府戒令古秋燕尋

高曼去來渡尸危檣飆浪蜺小橋寒月蝕卿河

干山澗中　夏允彝

晴綠貲山畫不明。水痕初落藉無聲。能覆屏鷗衣煖竹。背鶺鴒鳥翠輪。汲女收瓶蓋斷綆。漁兒蹴鯉貫花塢。春榆此□多風緣。別有傷心關灑縷。

渡春申浦

淵豈勳。殺文淚捲平蕪楚岸回。湖天何處見蓬萊。孤城帶雨沉飛閣。別浦遮雲擁戍臺。可有宓妃乘水氣。能無賈傅托文哀。灘空日夜潮聲急。幾向春申墓上來。

五言絕句

少年　李雯

玉面青絲驄。金彈當寶弓。朝來灞涯逞。遥庭是春風。

其二

少小狹邪遊。官袍掛玉樓。生從豹尾貴。不尚郅支頭。

大堤女　李雯

腰插青柳枝。手持白接䍦。擲波下紅去。知是誰家兒。

其二

櫻艇伐紅霞。芙蓉濕素沙。鳴篙落蘋渚。鸂鶒不識家。

其三

紫絲持作障。火浣裁爲襦。即將琉璃枕。妾投袜給珠。

其四

春風宕無力。大堤羅襪多。如何繫錦纜。故傍玉鈎過。

綠墀怨　李雯

櫚霜滴不去。秋塵掃不來。雲屏明夜冷。難向玉階開。

其二

香殿芳菲滿。金鋪射月紅。東風吹硬砌。只有暴塵通。

雪後　周立勳

睥對開殘驛。鱗鱗霜殘塘。冽寒光不起。鳳瘦其棲霜。

擬豔　彭賓

山眉漾鏡水紅鷄喚絳仙瑣雲涸花肺醉雛忘夕年

其二

珊骨涔晶盤交龍覆作被雲槃濕夜衍貫蟠石鼓賦

其三

憐倚虹霓屏纖供芙蓉食薰塵滯紅雨鬭黑戎心織

古怨詞　陳子龍

向夕新妝竟憑欄不自持春風未相識翻向撲花大

其二

瑤琴妾曾理不解是傷心冷[illegible]難爲別却袍承綦深

其三

秋心抱明月相望夜深時却羨沉西海清光待後期

七言絕句

柳枝詞　陳子龍

朝元閣下障生綃宵女留春挽細腰妙舞新傳回鶻隊紅燈碧月鬭清宵

其二

吳閶蕩雨濕三眠玉腕紅綃染麗川曾看黃鶯聲顫處水紋溫膩落金鈿

其三

煙肥小院護春嬌淡引西陵風雨條紅悉薔薇鸚鵡睡倩人驚醒更吹簫

其四

春風約剌甚無名歲歲腰肢別樣情何事承豐新唱後妖嬈十五倚身輕

前題　顧開雍

隔巷迴車日氣芬女兒停歡辨香氳一笑不來杜墮地儂家偏學少般勤

其二

江頭桃花落水多山邊青雀飛青擺小戟殘客不

有個教節樓跑馬上歌

其三

墻上草高風晝來儂家日出門未開但恐東風吹歡手揚鞭多力不能回

其四

蕩槳輕羅薄薄飄與歡相失在南塘水深蓮子不得採攀荷縫作歡秋裳

其五

儂上鞦韆出短墻歡騎紫騮金埒長旁人見儂相倒力不知歡是誰家郎

卷之十一

前題　周立勳

門前楊柳散高樓小得春風綰別愁少婦藏羞窺不語輕柔時上玉搔頭

其二

豐條[illegible]解勞落葉通香可自遣買得圖中愁意緒夜深未遣月痕高

其三

吳闆宮館舊臙脂小雨飛花滿地悲惆悵東家荒

夜對斜漸歡舞開西施[illegible]

其四

弱線牽風萬縷寒玉釵斜落鬢雲寬即今拾得輕相問爲結同心贈與看

其五

上青門外可憐時派亂輕絲不自持留記芝生殿裏曲落花如霧浴芳枝

前題　夏允彝

遊絲風軟怯春歸輕袖殷勤漏落暉丁香絲斷將離茂雖結君恰捻掩閣

卷之十一

前題　宋存標

路生芳草意牽情夢到江南第幾橋折却柳絲牽卽對不容花底學吹簫

其二

柔風拂柳陌蘭舟香陣雖回舞袖遮明月亦知人愛殺滿天飛絮草與萋

其三

柳眼一束落花輕放盡春風柳眼明卻憶閒中綠

[illegible][illegible]偏壽綠樹打黃鶯。

前題　宋存楠

幾縷妖鬟擁翠翹。珠囊仙子着輕綃。玉關明月愁
斜斂。渭水春風瀾細腰。

其二

飛花撲絮自然深。變化浮萍豈易尋。寄語裁楊
柳樹。天涯若個不關心。

其三

百樣嬌癡一種句。生憎情性惆悵春。非烟[illegible]
金縷如絲如花畢玉人。



其四

垂絲扣作珊瑚用。蕭蕭斜穿珠箔彈。不道深閨更
多事。折來還比翠琅玕。

前題　李雯

高樓十丈鎖金鋪。婀娜春風吹柳開。舞散枝條
似我。黃鸝偷弄去還來。

其二

紫陌森森柳自長。隋堤又欲覆鴛鴦。長條折有个

拂綠英縈繫腸錦兩稀

其三

斷却青絲毀馬蹄。狂花不得舞東西。猶憐修葉藝
箭似啼露。愁烟傍小閨。

其四

芙蓉葉嫩水萍滋。云是楊花所爲。老去春條不
堪剪。何當玉笛又頻吹。

野驛　顧開雍

北人游酒問南人。明月如沙共此塵。獨有昇頭楊



柳怨。青青猶旁客爲春。

前題　周立勳

大堤落日白荒荒。驟馬憑車寶劍裝。欲向驛亭傳
使節。巢烟衰柳閉長廊。

前題　陳子龍

微陽徊映舊紅楣。禾黍荒庭沒斷碑。何恐更從衰
亂說。太平使者不威儀。

前題　夏允彝

荒烟漠漠大堤黃。古木蕭迷閉使廊。函下勁鳧足

大都郡車初息綠林張

前題　徐學遠

荒亭寂寂草修綿江笛風殘欲暮天邦憐中郎持
節罷傳尉常叢大農錢

前題　朱灝

騎布殘聽風剪青騾樓背暮滯流螢諸峰相去雲
傳置樹外孤猿喚客星

前題　米存楠

官廨傾頹拄蘚蘿勞人太息此經過炊烟馬跡今
何處省得金錢盡賦戈



西湖漫興　顧開雍

畫閣涵波曉綠平秋山如夢鏡初明楚烟舊雨香
消語便下秦樓第幾聲

前題　陳子龍

日暮湖光雜素秋淡烟過接小紅樓一雙鸂鶒荷
花雨蕭蕭驚飛入更愁

其二

日有湖山歎上客不如歌舞老何人惟留堤畔十
條柳背對秋風泣鬼神

其三

朱樓山半綺窗虛疑是層城碧玉居瞑鳥投烟去
將盡憑誰消息數行書

其四

蟲怨秋山萬木空漁燈明滅小亭紅焚香夜夜愁
難夢人在西陵風雨中

其五

碧水當沉萬古情香魂寂寞去逝明烟波小艇南
屏下入暮子規啼數聲



其六

憲津圖畔曉殘鐘泉布當年葬玉容化作湘湖紅
荷藕枝枝常背北高峯

其七

荒墳秋草雨方深蘇小虛無已至今疑是登山有
高士西陵不許結同心

其八

渺渺蒼烟天政涼人言此水似瀟湘本無雲雨情

湖在宋玉微辭不可齒

其九

白馬嘶烟秋更驕紫薇花下少年邀知他醉臥青
娥館又夢錢塘第幾橋

其十

當時風月未全銷草欄臙脂餘舉翅移得秦樓名
更好誰人解弄鳳凰簫

前題　周立勲

平湖初漲緑如天荒草無情不記年猶有當時歌
舞地西陵烟雨飛人船

葛嶺傳爲賈平章別墅　陳子龍

楚城吳地七年懸妙舞清歌一日閒憶得當年遊
俠客爭言江左謝東山

秋曉　顧開雍

夜露無聲啼寒竹酸風射地秋增紅蕭蕭欲斷
魂夢愁殺錢塘東復東

其二

星氣初高懸五更無憾如水不成明河上鄰鷄二
片違雞鳴別自海中聲

秋寺　顧開雍

黄葉羅門一徑深犬鈴號月冷銅螭到來久住如
家舍客夜方知江外身

錫山即事　陳子龍

小艇高檣有無江南十月下群烏寒流稍潜何
情思猶是紛紛入五湖

其二

迢迢驛路盡寒聲曲曲山樓似碧城蕩漿清人
易醒五更無夢聽分明

其三

寒江寒日共徘徊烟凍山成碧玉堆山外何人更
愁絕青楓萬頃獨登臺

前題　徐孚遠

十月河流白似霜疎林蕭瑟掛高檣客帆日暮愁
雲合不遣棲烏帶夕陽

吳閶口號　陳子龍

哀柳寒鴉天四垂嚴霜纖月滯歸期已無茂苑千

白矣不許傷春有所思

其二

無頼三更酒醒時朝朝曲巷候佳期將疑翠水人
難見不信君家誠易知

其三

鳳紙魚箋未曉裁豈知詞賦是良媒非關班女文
章盡奉倩終來不愛才

其四

那當非雨復非烟沉緑肥紅障暮天側首但憐金

卷之十一　小樊堂

菡萏潘家止有步生蓮

其五

遶襯紅氍灩灩扶近看無復掌中娛楚王宮裏原
難入掩點腰肢必減厨

其六

金陵軼女小鬟欹北里笙歌事事宜借得夏侯家
四障教人不敢問容姿

其七

帝子風流自不群盧家織錦已紛紜可憐宋玉才
[illegible]拋徒爲襄王賦楚雲

其八

何妨放誕太多情已幸曾無國可傾却信五湖西
子去春風空滿闔閭城

其九

傳聞夜飄蔡經家能降乘鸞萼緑華莫似紅顔哥
易散館娃宮外盡烟霞

其十

各有傷心兩未知嘗疑玉女不相思芝角館裏懨

卷之十一　小樊堂

愁悵枉恨瀾珊入夢遲

秋月　彭賓

清月依微見客寒吳心越夕兩[illegible][illegible]此來亦欲尋
秋事却旁松稜倚桂闌

舟行即事　顧開雍

黃日如雲午未開平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端遂與寒
潮曲天北天南一馬來

其二

潘鼎中流自不平斷橋偶樹與織横分明定有登

山斜斗片泉聲天外清

薄暮入惠山　　顧開雍

寒霞漠漠足陰岡松子無風下井林落日體輕歷
杖屐百年愁殺五湖禪

其二

山淵幾隈斷不流舊時池館委山丘於今霜露成
珠斗夜夜龍鱗泣墜樓

贈潘雲王較書　　周立勳

小腳初陰雨和烟衣香不散蝶羅新柳知君意輕
歌扇自採紫花故贈人



碧海　　周立勳

碧海蓬山事已遙紫蘭香煖隔重簾自憐燕子樓
中月不及朝雲暮暮歸

狷天子　　徐孚遠

飛瓊歌舞白雲端萬里明霞戴勝冠譜道楊家殿
腳少江都一幸不回鑾

嘲吳客　　彭賓

野雲搖曳任風吹欲倚南枝更北枝白鷺他從霜

上宿鴛鴦入夢亦堪疑

斬蛇劍　　徐孚遠

菱光三尺起秋風斬取秦關百二中却憶當年解
佩力未央危酒復新豐

夜泊　　顧開雍

客逢蕩口酒蘋淺暗碧成聲下玉泉夜半松打鳴
山髭孤舟白月冷蟬娟

游墅　　顧開雍

嶽關木渠丞風吹大舶難鳴欲過遲關吏虛呼傳



乘使大農不比秦園時

其二

控引江湖日夜長江南米熟不須防一君王自是
勤萑澤却得金錢罷入常

其三

公卿絕問賈人居漢法無心亦慎初料得武農雄
逐屑年年算口不勝書

其四

巴賨越蜀總秋毫少府緡錢亦告勞向使抶風四

𠂊種大夫應𢇁辦錐刀

許墅竹枝詞　王元玄

女兒家住大橋腸碧柳毿毿覆曲廊記得三年春
漲處別郎似水不曾量

其二

花落月明能見郎匆匆何事少心腸郎家自慣雞
鳴去不爲儂分夢裏霜

宮詞　夏允彝

楊柳陰森鎖液池沉沉歌吹落重帷遙傳天子罷



鸞輦行樂宮中昔未歸

其二

盛德能焚甲乙帳長門賦不費金錢君王遠色高
千古恩澤何妨田竇專

其三

擁翠亭前弄小精忽聞飛騎遠呼蟬才人八千歲
回首阿監於今方盛榮

前題　朱灝

長門烟閉玉衣深吟月能傳燧火心花素不留賦

野地流鶯猶作望春吟

其二

碧宮早鎖不情春獨夜風眠翠被塵紅袖集欄香
夢散山青空寂畫眉展

前題　李雯

桂殿沉沉宮漏長五明扇影曜瑣璫玉函不復開
封事素手閒垂倚御床

其二

荷對芳蒨上林中花氣遙聞長樂宮自是君王遊



禁少內家何處獨當熊

其三

金殿雕甍貓畫裝催來騎射獵長楊宮中自有材
官客邊騎紛紛大剩佐

其四

紫微深禁近臨天鐘鼓遙傳鳳細煙帷有中書對
便殿近來時過五花磚

其五

御勅官中須綵絲接來爭作繡麟旗軍容將出明

宸賜天策神威絕塞知

偶憶　周立勳

小窗殘雪照孤帷此夜佳人舊有詞言及寶釵分
散日晴垂雙玉枕先知

其二

秋娘米粉不勞施錦幕初開夜雨時共說傷心無
限恨小庭芳草碧參差

其三

蘼蕪亦自解相思承夜歌殘細語悲渡口風流桃



葉冷紅顏啼裏一時虧

其四

抱衾悲涼已自疑屏風屏曲障紗帷黃金費盡妝
鬅斂香玉新來懶自知

擬艷　顧開雍

碧玉綃頭拖錦靴日出滿溪珊瑚明當窗蜀枝魘
紫雲梨花不來鎖寒聲

其二

龜甲屏風小山曲芳蘭欲笑茱萸紅勞勞胡蝶疑

風醉蕙帳晝眠人惱宮宮

其三

瀟湘碧雲洛浦雨海客酒寒面如土哀歌猶入銀
沙路清聲無聲怨書鼓



皇明文選卷之十　終